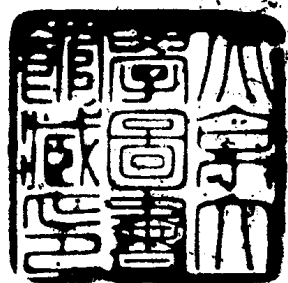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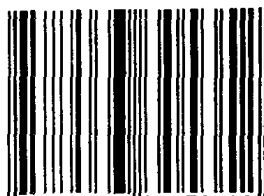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二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1/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二)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二)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四 盱郡鄧元錫纂著

王文中子經學訓述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上黨潁銅川人也其先出漢徵君爵世有明德後家祁永嘉之亂自祁遷江東而六代祖玄則究道德考經籍焉鴻儒事宋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王先生生煥煥生虬齊代宋去齊之魏魏孝文以為黃門侍郎親幸說用進王肅遷洛都皆虬本謀也已出判并州家河汾焉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彥曰同州府君彥生傑濟州刺史曰安康獻公傑生銅川令隆文中子父中說所稱銅川府君者也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隋開皇初以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容問朕何如主也隆對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天然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賁資堯舜恐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生朕之陸賈也於是奉詔著興衰要論六篇以進出為昌樂令遷倚氏銅川所居而治開皇四年文中子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胡為乎來哉坤二化而天能以衆正者也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週天下之志乎遂名通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之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尚幼也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者有長久之策故夏殷

以來數日年天下恒一統也後之爲邦者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來數百年九域無定主也夫子之嘆豈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歛未或有定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志元經者明王之大統也銅川府君欲勗子於學宴居歌伐木召子謂之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器以來期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顧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學成遊長安慨然有齊蒼生之

嘯史止編 卷之二十四

二

心上書隋文帝陳太平十有二策本天道明王事因時制物三才之道畢具帝覽而異之坐太極殿召入見文中子曰臣聞敬其事者大其始當其位者正其名魏晉以降天下無主矣今九域甫一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紹周漢除四代之法以乘大命千載一時也不可失矣於是推策中大旨爲帝遂言之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而先之正始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是天以生賜朕也下其束於公卿而公卿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語不合退而有憂色或問之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

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也子曰二三子皆朝之積議者也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遂授琴鼓瑟之什門人皆露襟爲文中子知道之不可行也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也又時將有蕭牆之憂乃作東征之歌以見意其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自是徵辟皆不至焉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

嘯史止編 卷之二十四

三

之敝廬在足以蔽風雨有田可以具饔飧釋耒耨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先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既而便來聘謝之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旄而遣之退而曰王昂云乎哉於是有終焉之志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未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土始家於河汾有丘壠於茲四世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退志其道而巳乃續書詩脩元經讚易正禮以述素王之業曰竊比於我仲舒蓋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董常姚義杜淹程

元等自遠而至咸北面受佐王之通焉。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故隋之季世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風如也大業中再徵。又不至。楊孝感以黎陽作難。召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也。苟非其道。毋爲旤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密出。子謂賈瓊曰。嗟夫。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遼東之役。子聞之曰。旤始比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太息曰。林麓盡矣。帝首其山。世何辭以對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遼太樂聞龍

通史卷之三十四

四

舟之山。瞿然歸曰。嗟夫。是靡靡之樂也。今斯文斯殆。不可以遊矣。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復於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埃能者。十三年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之道而吾不遇焉。命也。謂薛收曰。道喪久矣。如有王者。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也。今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已而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遂寢疾而終。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而不足接。少者溫溫然而有就。其人與言

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鷄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銅川。府君之器。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子才交時者三月。人間曰。送迎之泣。泣以拜。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宴賓。無或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

通史卷之三十四

五

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焉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有水土之役。必具畚鍤而往。萬春鄉社。必與執事翼如也。子之鄉。無爭者。之他鄉。舍人之家。見主人必俛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子居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安所得逃乎。子藝黍登塲。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酒。

也成禮而止子之室酒不絕子之家廟坐必東南鄉自
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
肉或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之半章子濟大川風
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子不相形不禱疾
不卜非義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
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之道與物而
來與物而去不度不執不遂此絕已之本越公以食經遺子
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
德食經准南王作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
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素曰已死矣

蘇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六

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廣求
何益通問通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
子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慢則僕失矣僕失在
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尚書召子仕使姚義往辭
馬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辭子曰吾得從嚴楊游
泳以沒世何患乎僻芮城府君子起家為御史將行謂
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加
馬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退而謂董常曰太履將顛非一木所支也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楊玄感
問孝子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而忠
遂矣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
勝子曰莫如仁義遇此敗之招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
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賀若弼請
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之君子志於道據
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若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
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劉炫見子談六經偶其
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
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

蘇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七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內史薛公
謂子曰吾於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
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
何冀之子振頽綱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
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時有不言之化不殺
之嚴矣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
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安身致命遂志
其唯君子乎子曰古者進賢退小肖猶患不治今吾樂
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問其說

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
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賓威進曰夫子得遂潛乎子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
乃葉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
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然彼
於客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董
常之卷子赴洛道於河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
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

國史上編

兩卷之三十四

八

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之能斯學
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自仲尼沒至是且千歲
矣魏晉而降天閱經正之道縱心敗矩而淫於清談文
中子實始卓然逃覽於周公孔子之道其言曰吾視千
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
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
下有脩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論道約之於五
常曰仁五常之始也性五常之本也道貫五常而一之
者也至德道之本要道德之行也仁義教之本先王所

以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皇極之門先王所以嚮明而
治也問天道人事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者也其自
言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者神明極之敢無畏
乎栗然而原本於天地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
心乎圓神方知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
恭靜思止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問君子子曰知微
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謂也子曰此之謂不器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以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曰禮豈
為我輩設哉子不答答則退謂薛收曰斯旁行而流矣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子曰智者樂

國史上編

兩卷之三十四

九

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
俗孔和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
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
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大德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
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入德子
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靜詐
儉者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君子先擇而

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怨小人多怨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小苦人以所不好夫如此故免仇讐間君子有爭乎曰見利爭讓見義爭為有不善爭改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舉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疑滯者智之蟲也忿憾者仁之騰也纖恡者義之蠹也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回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 罪莫大於好進既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 問息訪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術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仰其信可以立功矣 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而好名利者也 問君子之道子曰反其不思亦已焉哉 問群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而此故全也 賈瓊爲吏以事楚公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順而諷之無鬪其捷瓊曰請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問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具死者乎必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誠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然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 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難矣哉 房玄齡問立功立言子曰必也量力乎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楊素謂子曰
甚矣古之衣裳冠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
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
襜如劒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
之以此防民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
魚於淵寧俟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 問志意脩騎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
曰彼有以自守也化則處一而齊其論政曰人不里居地不井
後終句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 政猛寧若恩法速寧
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中者其
西史一編 卷之二十四
惟聖人乎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祭不止姦之府也
或問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
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治而受職古之道也不以不學 吏而登仕勞而進官
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登乎役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 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
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 度德而
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
正其身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惡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

如有用我必也使無訟乎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
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以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
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
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
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
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笞肉刑害
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絺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
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
西史一編 卷之二十四
斂之國其財必削 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
歛義生於豐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
距鷄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五典潛五禮措五服
不章蓋上無爲而下自足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
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繼軌而
天下朴夏桀乘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
乘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
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
太古不可復起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
哉 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與殺身而成仁者其

中人之行與制法遊仲尼之門由志士至未有不追中

者也明哲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怨

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房玄齡問事君之追子曰

無私反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問

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問

史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擢文問文曰古之文

也約而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

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聞人以名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子聞之曰古

之好古者聚今之好古者聚居而安動而變可

以佐王矣其深言有之局者疑焉然言適有當有味

乎其言之也其言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

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

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彼交匪教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

自取矣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瓊拜而出

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治亂

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

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

豈徒云哉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震疊辟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魏徵曰聖人

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

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吉凶與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之

曰徵所問者迹也憂疑由應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

久矣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

者不知其殊也至於道者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始

違一也李播聞而嘆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莫

之覺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

也止求今吾得之止乎非止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

君子奚辨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也其猶其與董常聞

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矣其時乎子曰誠哉

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有上而待者有坐而不得者有

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木若不見而存

者也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已而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安

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之評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發之曰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排波助瀾縱風止燎爾讀洪範謹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微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或問長生子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為長生其矣人之無厭也其深於天古人今之際宗周孔之教施之於續經其言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函史

函史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述言東待察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存我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安國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問幽風曰風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

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平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達矣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共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陳淑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饗焉三者不同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函史

函史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則無不至矣淑達俛其首深思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其天乎識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也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達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盡性者也故必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

則有主焉。圖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祭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曰：子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圖首方足之謂也。混然一體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問易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竝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小是乎？子曰：子未三復，曰：主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為君子，汨羅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其贊易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者也。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聖人所以乘時者也。問聖人與天地如何？曰：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問易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患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則何難也？子曰：有是哉。終日乾乾可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其言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故夫卦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

史記上篇 卷之三十四

十九

智可以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故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贊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問風自火出曰：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也。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贊易至千輩，歎之曰：時斯可矣。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其續書始漢其書天子之道，列乎範者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策者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問兩漢有制志何也？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志其勉德於備物乎？詔何也？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由史記上篇 卷之三十四

十九

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誠亂也已其有命何
也有君有臣經畧成敗天下懸之而命可出也其訓取
諸仁義而入告也其對因宜取類無不經也故廣仁益
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
達臣孰能專對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乎有議何也天
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有諍有諫何也君子於君
贊其美而匡其失王者所以進善不暇也問贊非占乎
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益阜陶所以順休命也議古乎
曰聖王所以盡天下之心者也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議之謂也薛收曰諫其見忠
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
詆狡乎逆上吾不與也其自言曰帝者之盡制恢恢乎
無不容以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湛然其下恬然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吾常守
中焉卓然其不動乎而感遂通乎此之謂帝制古之王
者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
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孰能詔天下乎續書之有
命遽矣其君臣經畧乎其問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
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
權契化自作天命乎訓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

通史土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樂受天
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出也其唯
明主乎議其盡天下之心乎人哉乎并天下之謀其天
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誠其
至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聞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
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書有之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
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
禮其惟誠乎書曰改過不悛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
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
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
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外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
乎賈瓊問事命制志之別續書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
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知書矣薛收曰書無
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其天下無主而有臣乎其無制而
有訓何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大臣之命尚正乎無
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命
訓先而誠諫後何也先行後言也誠先諫何也先微後

通史土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顯也此續書之義也其續詩備六代有四名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牧守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國以成功告神明也四曰歎家以陳誨立教誠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刺焉或戒焉五志之謂也其備六代何也曰吾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其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其自言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也傷而不怨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怨而不傷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三代之季猶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識詩者之罪也李伯藥見子而倫詩子不答伯藥退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填篋而夫子不應何也薛收曰吾嘗聞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騁乎末流是君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是續詩之義也子言之曰吾於禮樂三失而已知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其歎之曰冠禮廢天下其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宗祖廢而姓氏離朋友廢而名宇亂嗚呼斯已久矣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子曰君子將冠讀冠禮將婚禮讀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馬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存之可也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儉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又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庸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裔子敢忘其禮乎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風洽矣裴晞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二二

史 26-12

曰何難也子田夫備家威者也象威莫大於形而流於
聲主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部之成也厲氏之愚被動植
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隱而藏乎已又以春
秋之義作元經其言曰春秋元經之外王道是輕重之
權衡田直之繩墨也失則無以取衷矣其大義曰晉而
下何紛紛多主乎吾視惠懷傷之舍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何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舍兩漢將安取制
乎薛收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
子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冀有
復也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盛

西史二編 卷之二十四

二四

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制可作而
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
不得已而作也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何得不
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
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也其以天下無主而
賞罰不明乎薛收曰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
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王孝逸曰帝不帝久矣
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繫名索實乎此不可去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爾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
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
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堅王猛不
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
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
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
遠而至猛之力也董常曰敢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
猶傷之也傷之也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授之何也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
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貴其時

西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二五

大其事於是乎用義故非至公不及史也子述元經皇
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
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于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
其捨諸子闕之曰凝爾知命哉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
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
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
與其為國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晉宋齊梁陳亡
具五以歸其國嗚呼其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
曰晉宋國亡久矣今具之何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
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

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其未亡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子法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亡蓋傷先王之遺盡墜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有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明神器之有歸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問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何也子法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客忍言耶吾何敢及也子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辨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矢天下之所存

也我則存之者也無謂不可程元問六經之幾子曰吾讀書以存漢晉之實績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繼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有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爾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君安敢處其縱言及於古有之皆六經之義或問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其寡也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也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萌乎其時乎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擢於朝直言屬於耳以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婦人預爭則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

明所以康天下也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其畧達特令達乎哉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其道何如曰靖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善無名無近惡人謂不密吾不信也問田疇曰古之義人也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問嵇康阮籍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未也視局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伶何人也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其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謂京房郭璞古之亂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一八

常人也崔浩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問謝安曰簡矣問王導曰敬矣問溫嶠曰毅人也問桓溫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問陶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問魏孝文曰可與興化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子曰其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視民如傷冀為不終問王隱子曰教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瞻其道何如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

道不足稱也問葛綽子曰俊人也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際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歸衆傳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回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回始也秉經而任傳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墨白相踰能無微乎是非相援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二九

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末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而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謂歎於山河之固也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讀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後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辨命論曰人道廢矣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讀說苑曰可以輔教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哉其用智矣太初善發其蘊謂荀悅

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乎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譴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之狂者也其文恠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閻孝綽兄弟曰鄙人也其文淫閻湘東土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蓋觀人於文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問藏之之說子曰既其迹悶其心反一無迹難以事求也薛收問仲長子先何人也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躋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德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北山丈人謂子曰何爲遑遑若無急與子曰非敢急傷時息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

公之都礪溪則仲尼之宅四儻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之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樂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描鼓武入于漢鰲盤襲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享操焉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然其有行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兄晏然其有行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子謂片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或非續經薛收姚義以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黨劉峻亦知言哉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又馬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薦是菰必有豐年於是乎述作大備程元歎之曰夫子之成也吾儕之慕之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未嘗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也賈瓊曰夫子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

夫子以續詩續詩為朝廷論禮論樂為政化贊易為司
命元經為贊罰此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
以孝悌為社稷不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
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其自言曰吾不仕
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文中子
之歿也門弟子會哭者數日人已會議曰吾師其至人
乎自仲尼以來未知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沒
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之亂世莫予宗續詩書
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而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
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又在中也請

函史 上編 卷之四

三二一

諡夫子曰文中子續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
子之書歸王氏其高第弟子有程仇董薛之倫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靜至而動靜蓋靜不謚理而足用
焉思則或妙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
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寃是圖豈其然乎彥博未達退
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常
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圓而不
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侮者焉常曰濁而不
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悅常嘗歎曰善乎
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遠姑慮而行

之爾無苗焉為惟精惟一誠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
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子謂程元曰汝助董
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
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然也繁師玄聞董常賢問
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
十五為人師焉陳晉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曰肯北商
豈以年哉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其沒也文中子
哭之寢門之外拜而受弔曰悲夫天之不刊道也
沒明王雖興無與定禮樂矣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
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自

函史 上編 卷之四

三二一

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又聞過而能喜薛收河東
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見子於長安謂收曰河圖洛書
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毋失也及內史以非辜被戮收逝
于首陽山既免累服不除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
明文謂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聞二
才之與退而學易曰乃今知人道脩而天地之理得矣
聞六經之旨曰乃今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
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明聖人窮而環
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斯文不絕也房玄齡曰道之不
行久矣夫子何營營乎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夫

道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道則大夫脩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脩之身脩之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玄齡謝之唐初興收詣秦王上謁延見問方畧語合意授記室參軍時軍務旁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構王討王世充實建德來援收定先建德之畫語具帝紀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峻宇彫牆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露臺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封汾陰

幽泉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四

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璋嘗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然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之力也姚崇人山人馬信好義不忍捨道而干祿困於囊房玄齡曰益請子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易退子謂我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又曰廣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問孔庭之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家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鱗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

幽泉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五

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以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以其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而其深乎重其深乎重則諸曰姚子得之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曰出子曰賢哉敬也以禮樂為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少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閒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則尚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

不亦樂乎裴嘉有婚會薛方十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恒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珙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楚公作難瓊去之子曰瓊可謂不易方矣是時門人扶風實威太原溫太雅並賢而清河房喬杜如晦克巨鹿魏徵成京兆杜淹趙郡李靖麟穎川陳叔達俱事唐為名臣而房杜魏有佐命功各具謨傳中太雅仕隋為長安縣尉以天下亂去職不仕入唐高祖引為記室參軍與司錄實威主簿陳叔達定禮儀廢黃門侍郎事秦王與秘書丞祖部尚書大

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必葬此地福第而寧兄大雅曰若得家第並福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達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官尚書入隋久不調大業中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今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世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

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遂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子嘗言杜如晦識時運若逢明主於萬民猶天乎蓋許之相也玄齡問正主庶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而後能無私能無私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者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薛收遊於館陶遇魏徵與之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三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

也子言之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挺
若行於時有用捨焉又謂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
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其屬玄齡
忠而密魏徵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
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而子之從父珪從子授緒
經子仲弟曰凝字叔恬學於子請曰凝於先王之世行
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
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皆醜正惡直疑也獨安之乎
子悄然正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

幽史二編 卷之二十四

三九

而後已天不為怨谷而輒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
而輟其正直長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
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
許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叔其叔恬再拜而出仇璋曰
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與子笑而不答薛收曰樂然
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旣而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一選叔恬常居栗如也子
弟非公服不見閨門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
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富儻則散之親族
聖人之書及祭器公服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

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慎著
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也饗食
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也
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
者一歲再輸官御史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
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為也群居縱
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子季
弟曰續字無功子曰朋友之過也神人无功汝何敢望
焉已而逃於酒作五斗先生傳以自况子曰汝忘天下
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然晚耕東臯太守杜之松招之

幽史二編 卷之二十四

三九

見不往問禮對以禮明正服義服之辨灼然於情禮與
權曾不以沈酣廢也貞觀中脩隋史續持御史大夫杜
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尚書叔達幸入史時長孫太
尉總史事叔達以太尉不說學而叔恬以論糾忤太尉
杜大夫又於太尉隙藏未出也貞觀末魏文公有疾病
叔恬問焉因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叔恬問何歎曰魏公
曰大業之際徵也與諸賢侍文中子矣子謂徵父房杜
曰賢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徵乎時有不
平之色子曰徵乎行臨事自知之及貞觀初徵與廷議
上臨軒謂侍臣曰卿等每正色進諫感云嘉謨良策愚

至不行誠行之古治可坐復也朕誠虛誠然知亦頗
審矣雖德謝明哲至聞義則服則庶幾乎古人諸公有
長久之策其悉陳無隱因引入宴坐酒行上曰設法施
化貴在經久秦漢以下不足襲三代損益於可為常
其悉心以告無患不行徵時在下坐房杜屬目焉因越
席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
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書之也請以周
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召徵等復喟然曰朕夜讀周
禮真聖作也篇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大哉深乎已太息曰朕思之不井田
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
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
中書省會議數日不能定而退久之上宴開謂徵曰禮
壞樂崩朕甚聞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昔漢章春春於
張純今朕汲汲於卿等良以也徵曰恐對曰非陛下
不能力行愧臣等無素業爾房公退太息曰禮樂非命
世大賢不能及也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先見之矣使
黃薛在適不至此文中有二子長福郊少福時叔恬
以中說授福時福時拜受之退而辨類分宗勒為十篇
今中說是已首王通篇具陳其世家故觀者枝焉而福

時有子曰勅述祖德而作詩其詩曰伊我祖德思濟九
挺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夫豈願焉其位雖屈
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
樂咸若詩書具貽厥孫謀永為家寶其後文中子之
學唐司空圖宋柳開仲塗實尊之然續經不傳惟中說
具存
論曰予讀文中子書已論其世探其微恢恢乎其於道
也則明洞幽雅大而察小矣道觀其通故圖而不閤德
止于一故純而不雜學詣其極故曲而有當心中權中
會於道調適也故公而不黨平而不激聖宗周孔述
六經道脩於近治反乎本以舉遠而該末也運昌則獻
尹謀時欲亂則閉而藏諸其巽言可釋法言足懣格言
足志深言之有遺味可存也可謂具體矣聞韓愈何無
稱焉曰愈華矣中說樸非所好也問司馬君實有傳曰
君實愿未達其微言晚宋何時有嘗言曰宋方以絕學
自詡然程淳公邵先生亟稱之矣曰中說之某論語也
已甚曰是形也見其形而忽諸雖有至味未暇測也是
讀中說之大患也

通史卷之三十五

唐高祖太宗帝紀

南唐後主李煜降宋

高祖姓李氏諱淵隴西成紀人七世祖肅當晉末有秦涼自王所謂西涼公者也西魏末僕射虎佐周有功封唐公唐公薨子昉世封唐高祖父也高祖倜儻有大度推真任素而宏衆爲寬仁事隋歷刺譙岐隴三州守滎陽樓煩二郡楊玄感反先覺察以聞煬帝說以爲弘化留守知關右諸軍事尋以右驍衛留守太原當是時煬帝逆德毒痛於天下征遼還盤遊江都虐滋甚而劉武周起馬邑朱榮起南陽林士弘起豫章久稱帝李子通起楚海陵薛舉起秦金城竇建德起河間杜伏威起淮南各稱王李密起軍號魏公梁師都據朔方他諸據州郡盜名字者所在而是不可勝數也始高祖爲守寬爲豪傑所衆附中子世民聰明神武結晉陽令劉文靜宮監裴寂等業陰有安天下之志矣則文皇帝也初寂與高祖同起義於秦州時寂以爲高祖必能成大事遂與高祖共謀之寂以爲高祖必能成大事遂與高祖共謀之寂以爲高祖必能成大事遂與高祖共謀之

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此帝者之業也世民笑會突厥寇馬邑高祖道將高祖雅擊之師失利恐罪至甚憂世民乃乘間屏人進說曰主上教虐百姓憤怨大人爲留守而晉陽城外皆荆棘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大人欲於何自全乎惟順民心舉義兵可轉禍爲福高祖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送縣官世民遂退明日復說曰外人藉藉言李氏應圖讖當有天下故李金才以無罪種滅大人即能盡賊功誠高然身愈益危如不能則坐縱賊亡城誅必矣唯昨言可以已禍願大人勿疑高祖吁噉久之乃太息曰吾乃者夕不寐思汝言亦其理政當聽汝所爲今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高祖故與裴寂善及留守太原而寂爲官監益昵親世民欲因寂以圖晉陽人侍高祖至是寂從飲酒醉後寂容言如世民指且曰義大誤以官人待公二即陰不不辟爾耳高祖乃大恐意欲誅之會劉武周攻汾陽宮煬帝遣人讓高祖守太原奈何今盜顧獨猷如此高祖愈益恐而知星者言帝座不安參墟得歲當有真人起其分於是高祖集將佐各討劉武周集兵遠近嚮赴旬間近隋大業十二年夏五月甲子斬郡丞王威副將高君雅起兵太原甲戌文靜使突厥求濟師臣六月遣世民將兵徇西河擊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贊數之曰

汝指野鳥爲鸞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政以誅佞人
除殘豈敵百姓哉斬之餘不戮一人慰撫使復紫遠近
大悅遂定入關之計於是前祖趙子元吉守晉陽自稱
王侑爲皇帝移檄隋武牙將軍宋老生將兵屯霍邑大
郡縣所向輒下
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師會積雨師不得進太原運
愆期不至重乏食軍中訛言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
陽皆內顧洵洵裴寂等請旋師世民曰今未菽被野何
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克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界
武周與突厥外附中離縱遠利太原亦近憂馬邑河渠
能動哉本所爲興大義奮不慮顧者爲天下生民也當
先入咸陽示形制之勢號令天下奈何遇小敵自沮且
師一旋將不可復合獨還太原一城之地焉賊耳高祖
不聽下令趣旋師世民將復諫則已寢不得入號哭於
外聲聞帳中高祖驚召問故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
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能無恐
高祖悟趣軍還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拔霍邑斬宋老
生引見霍吏民勞慰賞如西河進克隔汾絳而突厥遣
士馬來助師時屈突通屯守河東汾陽薛大鼎首建自
龍門濟河入關之策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捨
之去而攻關脫進不克攻敵踵吾後此腹背受敵之道

也必先克河東然後西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庸累
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將望風震駭
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振槁耳若淹留自敝於堅城
之下使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
大事去矣且關中邊起之將今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
來屈突通自守虜耳豈足慮哉高祖兩從之留諸將圍
河東綴屈突通而自引大軍西所過罷離宮園死業貧
民出宮女還其親屬民歸附日至世民收簡其豪俊備
官使照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一見如舊識署記室
參軍引以爲腹心專謀謀時高祖從弟神通子塔柴紹
段綸各起兵以應師關中群盜並使來逆師高祖以書
慰勞使咸受世民節度遂進軍長安令諸軍宿止壁壁
毋侵暴遣使諭隋將衛文昇等降不報進圍城敕城拔
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族十一月克長安稱唐
王奉隋代王侑爲皇帝尊隋主廣爲太上皇群臣請唐
王以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加九錫總百揆唐
王內自斷曰孤棄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羣臣曰歷代
故事也不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順其道以應
天順人豈相襲哉未聞以夏商之季行唐虞之禪也必
循魏晉之迹以欺天罔人孤竊耻之但敗丞相爲初國

死者帝特命嚴之素立申之曰三尺法王者所由天下
其也法一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

感曰今天子遠在遼去幽州懸三十里南有巨海之阻北有胡戎之患今擁兵出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喉前有

強敵退... 大自可... 其勿攻... 言也若... 以今百... 而此金... 不即已... 陽擊... 因謀之... 也然後... 將軍... 將領者... 盡米... 從沿流... 沙買... 此一旦... 王世克... 虎牢... 矣祖... 娶... 折... 意... 為... 諸... 天下... 路... 失... 強敵退... 大自可... 其勿攻... 言也若... 以今百... 而此金... 不即已... 陽擊... 因謀之... 也然後... 將軍... 將領者... 盡米... 從沿流... 沙買... 此一旦... 王世克... 虎牢... 矣祖... 娶... 折... 意... 為... 諸... 天下... 路... 失...

故即... 收兵... 之數... 不再... 所... 度... 密... 檢... 海... 也... 教... 大... 二... 見... 田... 士... 食... 漢... 郎... 與... 舌... 修... 之... 與... 中... 我... 故即... 收兵... 之數... 不再... 所... 度... 密... 檢... 海... 也... 教... 大... 二... 見... 田... 士... 食... 漢... 郎... 與... 舌... 修... 之... 與... 中... 我...

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
耕戰之務由是上馬精糧所向無敵而府江法此
八月鄒公侑薨葬隋恭帝殺民部尚書劉文靜
皆在裴復右而位乃下意執鞅不平與寂部會家
有妖召巫為厭勝文靜無寵妻使其兄上告之詔
吏文靜對獄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中寂位
畧同今寂為僕射而甲第而位官賞不異人東西
討老母而京師風雨無所庇誠不無缺於寂對
文靜建非有之策已乃告寂及王為固請曰昔在
有之非敢反也帝低回久之寂曰文靜上過人
遂殺之寂家四僕射寂師潰于介休定揚武周紀并州
齊王元吉委城遁冬武周將宋金剛陷晉滄諸州秦王
出師中相壁三年夏王擊金剛破走之武周走
景城人號勇善射通秦依以征遼功為鷹揚校尉
下亂殺河間守王仁恭開唐窮之秦樓煩郡取汾陽
陷突厥馬邑突厥立為定陽可汗遂稱王
剛為建德所敗奔武周得之喜焉曰宋王委以
兵冠并州陷介州帝憂之僕射寂請行討之寂遣
將金剛擊之軍大潰晉州以北城鎮俱陷沒武周
秦州元吉與其參佐交構妻奔長安中秦帝欲
秦大河以東獨關秦王奮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
何願假臣精兵巨萬珍武周克復汾晉於是秦
秦王將專之王引兵自龍門乘米河也相與金剛
對壘而軍令剛遣其將尉遲敬德與別將擊虜
主秦基於夏縣秦王遣殷開山等邀之秦王曰
敬德相繼引兵將援王行本於蒲坂秦王曰步
于從間道邀擊又破之還相壁諸將咸請戰秦王
則懸軍深入兵精勇猛虜掠為實和在速戰我
貌挫其鋒分兵分路其心腹以盡計窮必走
而擊之虜不捷矣未宜速也於是遣偏裨乘間抄掠
饒道而大破之虜金剛食盡走徙相壁秦王曰
十合能管則以迷日大王勇於入不
身乎士卒疲疲宜暫壁俟其糧集進未晚也秦王曰不
能金剛力屈窮而走秦心雖矣必乘之若淹流使成計
將不可得功難成而秦敗後難得乘之若淹流使成計
何身不足顧哉遂策馬進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入戰
破之俘斬數萬人時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
中止一羊與虜士分食之而前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
出西門背城陳季世勳與戰即王帥精騎擊之出金剛
軍後大敗之敬德尋相與戰介休及未安降劉武周金
剛敗大懼乘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後復圖秦莫肯從亦走
突厥秦王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為唐初武周之南
也苑君璋謂之曰唐王第一州之衆取長安加向無
此天授力人力也不和北連突厥南結唐中觀秦島
長策必每挫敵武周不聽及戰泣謂君璋曰不
至以此已金剛在突厥謀走上谷武周謂亡歸焉邑皆
所突厥顯州人殺行臺楊士林降鄭秋秦王世民督諸
軍伐鄭夏救鄭四年春師圍洛陽秦王移兵按虎牢復
求戰虎牢獲其主建德旋圍洛世克降徐中山東平赦

天下給復一年陝虢轉輸勞費幽州久隔寇戎復二年
鄭偽主王世克夏王寶建德也世克本幽州胡毋
術成王甲冑王以口吏隋煬得幸至太僕卿越王
侗立封鄭公進太尉已遂以主侗而為之位鄭建
德目州津南人鄭重然諸好為任清亂入高
中為賊盜字化以試隋煬帝時大破之入聊城
先謂諸將稱臣誅為逆者奉章進王越王越王
唐州州將淮安王神通又同安王王君德
世勳質其父使通黎世克將奉叔寶釋和州諸
王公歸唐漢伏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婦見其
初亡歸唐秦王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世克
告者免後有賞所唐者秦王討之秦王遣行軍
以先至昇詔秦王討之秦王遣行軍
口斷其南道美君漢攻迴洛城而大軍屯北
逼之河南州郡相繼降秦後魏東世克城守嚴
攻旬餘不克將士疲弊思歸請班師世民曰言

秦世民班師還獻俘太廟飲至赦世克徙蜀斬
夏建德世民為建德將劉黑闥起漳南及徐圓朗反
冬命秦王世民稱天策上將命趙郡王孝恭開府靖為
行軍總管伐梁破之梁主統降斬都巾孝恭高祖從兄
批三原人也孝恭沈敏有識量狗巴蜀下之俘擊朱聚
兵衆料降者不殺安魏魁秀通其舅氣擒虎與
論兵未嘗不歎息以為孫吳復見也而後梁主帝會孫
統據江陵備置百官本靖以行軍總管攝趙郡王

秦世民班師還獻俘太廟飲至赦世克徙蜀斬
夏建德世民為建德將劉黑闥起漳南及徐圓朗反
冬命秦王世民稱天策上將命趙郡王孝恭開府靖為
行軍總管伐梁破之梁主統降斬都巾孝恭高祖從兄
批三原人也孝恭沈敏有識量狗巴蜀下之俘擊朱聚
兵衆料降者不殺安魏魁秀通其舅氣擒虎與
論兵未嘗不歎息以為孫吳復見也而後梁主帝會孫
統據江陵備置百官本靖以行軍總管攝趙郡王

武門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賜為父後若爵免民連租宿

武帝之起晉陽也本秦土世民之謀許以為太子王國
賦而建成得立已秦土以神武定天下帝以前世官
命開館延文學之士秦王上即位王公上開府置僚屬且
每房於秦世南諸亮思廉李道榮兄弟皆元敬
達蓋文達許敬宗等文學館學士號十八士人謂
之金齋蓋是時天下士無不屬心秦王矣而太子
事諸姬嬖與比而傾秦王毀言日聞帝意頗感之乃由意
成懷慕竟勇二千人為東宮衛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
都督楊文幹發兵反與秦相應事聞帝大怒召建成
建成懼不敢赴從詹事主簿趙弘智計貶損車服以從
者詔仁智宮見帝叩頭謝奮身自擣帝怒不解弘智
以弘智之命秦王討之幹誅之而元吉與弘智同夕
為建成請事得解獨歸宮中秦王往帝社海流楊州
會突厥入寇或說帝徙都日突厥所以寇關中者以
女玉自在長安故也若徙長安而不都則胡虜有息矣
帝欲從之秦王力諫曰我狄馬患自古有之未聞有徙
東都邑以避寇國存者陛下聖武龍興四征無敵奈可
首尾北始四海之羞為百代笑乎弘智數年之期而
建成與弘智之強致關下若其不效遂都未晚帝曰善而
成其利帝怒責秦王會突厥利實利二可并也
至幽州突厥受盟去於秦帝召秦士謂之曰首建大
割平海內朕汝之功吾欲汝為國因辭而建成焉
儒儒之日又吾不忍辱也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
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秦王前游許不
欲違勝下不許而建元吉相與謀脫秦王至洛陽將不
可復制不如前長安盡前其羽翼則一也夫耳乃家今
人上封事阻之不果行於是二人日夜與弘智謀于密
殺之而秦府僚文學智計之士多斥逐捕外府曉將
知節制遲敬德等皆誘為已用不聽則諸恩殺之府僚
惶懼不知所計乃出房玄齡私長孫洪恩日令其隙已
成一日禍發皆朝堂所實杜機莫大之憂不肉相
王行周公之事外國家可也無忌以告土嘆曰骨肉相

殘古今大惡有誠知禍在朝夕然先發即禍自我作侯
其發乃以義討之不亦順乎府僚皆曰禍誠朝發可暇
及夕夕而謀之無及矣且齊王固及終不奪不願當
謀軍謀實言但秦土除取東宮及掌耳彼與太子謀事
未成業已之有取太子之心令得志天下非彼居不也奈
何惟上失之節志社稷之計乎王猶未沙衆口大主以
舜為何如人王曰聖人也衆曰舜誠大聖使彼波不出
井中之泥塗靡不下則廟上之災安能幸彼波天下法
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所自來見之取能投地曰
上以決疑不疑何一上而不吉庸得已乎秦王意乃決
帝以太白再經大博奕客奏太白見秦外秦王意乃決
帝以狀報上於早王兵馬帝言建成元吉與後宮淫亂
意專欲殺上似為世京建德報營臣未達若親獨見
諸賊賊于帝大震怒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於是秦王
遇害帝力於池池近甲武門而建成元吉入格闕誤
牙至帝加頓首曰太子將王作亂秦王身說之矣忍不
震驚下遣召入宿衛帝問胎得已自換恨曰何不早
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前賀日臣聞內外無
異則父子不親父子不親而弗斷大亂之道也建成元
吉草昧本非始謀所不親而弗斷大亂之道也建成元
內外歸心陛下若處以示良委之與務天下事大定矣
帝釋然曰此吾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未已
敬德請客手執秦王內外諸軍受秦王節度然後定帝
召秦王入慰撫之秦王跪曰上孔示更生相與疏勸者
久之於是立秦王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委太子處分
太子命縱禁死鷹犬四方貢獻聽高士廉為侍中房
百官陳治道政令肅中外大悅
玄齡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左右射僕八月太白晝
詔傳位皇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帝赦武德流人定勳臣爵邑長孫無忌封齊國公玄齡
裴顯公侯君集翟國公長孫順復天下民田租一年闕
德崇紹而下進爵邑各有差
內及肅南虞泰陝鼎六州復二年民八十以上賜粟放

宮女三千餘人立皇后長孫氏突厥入寇至便橋陳六
師便橋及突厥頡利盟使橋見志禁淫祀禁占卜非龜
兆易占者置弘文館冬十月朔立子承乾為皇太子封
皇子五人為王蕭瑀罷詔宗室王非以功封者降縣公
具封追封故太子建成故齊王元吉王禮葬之

太宗文皇帝貞觀元年春燕郡王羅藝反伏誅藝素陽
據承嗣字文化及使召藝藝斬使名楊陽帝後器寶建
與高祖道亦招之藝曰化及逆建處開自稱武王不可
從也其將公乎未歸國高祖遣使之至王王明姓拜生
胡衛大將軍而藝自功驍帝為秦王特遣遣人至藝
所安反縛軍務及擊之藝走死傳首京師詔民男二
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為聘娶貧不能自行者

親戚鄉里資之節者勿隨月朔日食分天下為十
道因山川形便為分曰關內河南河東三月皇后帥內
道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蘇劍南揚南外命婦親蠶赦朝堂訟冤陳事者悉上封夏山東早詔
所在賑卹蠲租賦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孫伏伽為諫議大夫八月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淹參議朝政自是朝令僕必待州南隴右御史大夫
諸州賑問下戶蕭瑀罷命吏部四時選舉併省文武官
二年春長孫無忌罷無忌皇太子為弟為弟未竟
朕洞然於卿故示無忌無忌皇太子為弟為弟未竟
不許皇后助為請乃許之三月朔日關內諸州饑民
鬻子者出御府錢贖還之早詔責躬赦夏詔掩骼斂

亂多詔州縣置義倉夏州降梁州都城朔方突
萬均擊之師都從秦唐雅樂祖羊孫所
父弟洛仁斬以除秦唐雅樂祖羊孫所
今奴上變告主者斬詔文武官年高致仕者朝參日位
本品見任官上出宮女三千人冬十一月有事於園丘

徙居大安宮賜孝義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早錄因徒遣
家司禱祠名山大川遣使行諸州振撫令百官極言得
失秋置諸州醫學八月朔僕射如晦疾辭位是歲并州
僕射如晦疾辭位
其尚書書監四年春正月朔日食武幸溫湯還宮中
書今彥博侍中珪檢校吏尚書省恭豫朝政早詔公卿
言事尚書左僕射如晦薨葬杜裏公尚書靖平突厥俘
頡利可汗以來詔獻太廟八月瑀罷勅百司諸詔敷
不便時宜者皆執奏右僕射靖恭諫朝政長城南隋
末暴骸祭之禁古帝王賢烈陵墓無芻牧春秋祠祭冬
行幸隴隴岐二州還都除鞭背刑大有年斷死刑歲二
十九人王王魏泰來朝五年春封皇弟五人子七人
為王夏詔諸州刻削京觀加土為墳以金帛購中國民
隋亂沒突厥者秋詔使詣高麗葬隋末死戰士詔自今

決死刑三覆奏京諸司五覆奏決日向食咸膳徹樂冬

行幸溫湯獵驪山賜新豐馬還宮是歲林邑新羅入貢

州總管馮盛入朝六年春正月朔置律學幸九成宮秋

如慶善宮冬還宮錄囚徒七年春詔隋逆臣化及虔通

等與重典子孫禁勿敘二月侍中珪罷守秘書監徵為

侍中造渾天義秋山東河南大水遣使賑恤三十冬長

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帝曰朕為官擇人惟上視

行之舉非狩少陵原八年春詔僕射靖等克黜陟大使

行天下察吏治問民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

滯俾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滯滯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

陵陵降洛州因建免一歲詔行新厓玄齡徵等所定夏詔

河北淮南舉孝弟淳篤閑時務儒術該通文辭秀美識

武體及可牧民者給傳詣洛陽宮虞國公溫彥博卒葬

溫恭公秋七月穀洛溢壞陝河北州縣幸水所巡觀賜

瀕河遭水家粟帛穀洛水溢入洛陽宮賜命勳戚大臣亡者塋陪葬

官上封事封事關失冬賜佐命勳戚大臣亡者塋陪葬

獻陵幸懷州還東都獵洛陽苑十二年春頒氏族志先

山東崔庸李鄭諸族以地望相矜崔庸李鄭諸族以地望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帝即兄弟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帝即兄弟以妻族相矜

不當誅帝盛怒曰相貌未耳養假子五百欲何命斬之後歲餘刑侍即缺帝曰必爭道卿義者道必讓帝寔歎以爲不當殺然未之覺也然至今秋幸靈州靈州悔之遂超授則伊郎○國二月朔日秋幸靈州靈州聲冬還宮蕭瑀貶商川刺史見魏傳卽降詔置史二
十一年春申公高士廉卒拜高文獻公慮因路亮非皇
太子粹業于太學謂以左丘明上南公高毅亦伏
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包氏士肅于輔嗣杜預郭璞等二十一從祀孔子廟伐高麗夏
四月作翠微宮幸翠微宮秋還宮八月泉封子明爲曹
王冬作九華宮褚遂良罷是歲其高麗龜茲克有木底城遣使詣獻名部購書
國人陷沒突二十二年春中書令馬周卒葬馬公
司徒無忌檢校中書令知中書門下二省事中書侍郎
仁師參知機務仁師除名流連州坐有伏闕訴幸玉華
官方賜京城父老獨今歲半租畿縣三隋后蕭氏薨
位彌諸日將使夏宋公蕭瑀薨秋司空梁國公房玄齡
三品葬并都
薨有葬房文昭公八月朔褚遂良為中書令遂良字登
徵時帝待竟子也帝克天策文學館之士好博覽善
屬文太宗每征行必從才數賞以寵容諷諭多裨益
遂良工楷真體初以製敕口承得旨書一過誠議大
夫盡匡拂時有事泰山而星李太白微以逐良言張柬對
帝嘗問方今何事最急遂良以爲太子者王訂定分最
急又皇太子立帝於殿宮側置拜焉太子丁近遂良
曰朋友父深者易怨父子愛難去多愆占父子罪官宜
許太子還東宮立師傅專學以廣懿德從之無干張忠
素在隋爲令史帝廷許之遂良請問曰臣上以禮忠
出不能安前慘用如死以精爽殉亡見者驚怪陛下擇
玄素三品佐皇儲尊卑矣豈宜德對辱臣面質之付無

得所繩糾在諫官天子廣耳目資啓沃自益在文學侍從始監國即以謨議幃幃臣玄齡如晦相大政召先太子宮臣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置弘文館選天下文學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其官充學士日直宿具中聽朝暇輒親詣館與講論前古思繹治道商畧時務抵夜分乃罷有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嘗謂輔臣曰宰相之職當爲天下求賢才隨材而官使之比聞公等乃聽訟不暇給安能助朕求天下之賢良繼自今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關僕射令毋妨本務制軍國大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

國史正編 卷之三十五

黃門侍郎駁正之中書舍人執所見陳議雜署名上曰事判謂王珪曰國家本制中書門下相檢覆非以相加以人見不同務質難往復求至當也脫各護己短遂成怨隙若避私怨知非不糾將國事日非矣卿等當徇公忘私毋雷同又謂輔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不便當論執比惟順從不聞違覆非朕求卿之意也若但行文書誰不可居此位者何必擇才玄齡等皆頓首謝帝嘗從容與輔臣論隋文帝之爲君也玄齡璠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至日昃五品以上每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抑亦可謂勵精之王矣帝曰公

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又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上意惟取決受成卽有愆忘莫敢違覆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各司天下之事而宰相平章其上審熟便安乃後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庶其理于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執奏毋阿從不盡已意帝以制敕旣下諫官以其職諫不從則遂非從之恐後事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則匡正諸司於正衙奏事御史服冠冠彈事對仗讀彈文帝謂侍臣曰朕曩得方士以爲天下之良方也近示方士云皆非良木心不正脉理皆邪方雖勁然發矢不直朕以方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萬機至衆何渠能諳悉乎命京官五品以上更直中書省延問民疾苦及政事得失帝謂執政曰賞罰國大柄常恐以己私喜怒干之故欲公等極諫然舍己大卿公等亦宜受人盡言不可以喜怒爲取舍也苟自不受諫安能諫人又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與博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虐也魏徵對曰人君雖甚聖智當虛己受人使天下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此謂大智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口誦堯舜之言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覺以至覆亡

帝太息久之曰前事不違吾屬之師也群臣以帝神采英毅進對多失措帝往往假辭色誘使盡言嘗對侍臣言人欲自見形必資明鏡欲自知過必假忠臣朕比來決事違誤公等或以爲事小不執奏朕懼之矣夫事失未有不由小而致大者此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乃公等親見公輩常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等念龍逢之死則君臣兩相保矣羣臣皆頓首謝帝以爲欲天下民且得所在都督刺史疏其名屏風坐卧觀每得其在官善惡之迹輒注之名下備黜陟以縣令充親民詔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又以爲官在得人不在負多并省內外官定制爲六百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才足矣諸識王體具如此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能與人同利故也紂瑤宮瑤臺而民以背叛者不與民同樂故也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專之自予則危亡立至朕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以監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意勉約已裕民或有請重法治盜者帝諭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縱饑寒切身不顧廉耻而然也弭盜之本獨在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牧安之使衣食有餘將自不爲盜安事重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三

法耶初年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故人君之禍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嘗自思不敢縱欲也天下蝗帝入苑中見蝗撥而祝曰穀者民之命也汝食穀以傷民命寧食吾之肺腸舉吞之左右爭進曰惡物或致疾帝曰使年穀豐登天下又安卽移災朕身是所願也竟吞之是歲蝗不爲災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空厥鹵畧者戶給絹一匹帝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卹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詔計口給絹帝謂侍臣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發賑而令百姓就食山東其末年天下儲積足供數十歲而煬帝以城倉庾之積備凶饑爲賑而已餘何用哉帝審慎刑獄詔自今大辟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當以聞律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帝曰善果官五品不卑矣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敕自今五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已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令三覆奏者欲思之慎熟也今須臾間三覆已竟亦烏取覆奏爲哉又斷獄惟據律文卽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此寬嚴所自始也古者刑人君爲之不舉何得無慎於是制決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三

死囚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其門下省視視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伏閣戶讀明堂錄炙書云五職之系咸附於背嘆息久之為除鞭育之刑賊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十惡為御史所劾帝曰昔唐虞二帝以大聖為天子猶不能化其子况崇一刺史其能使比屋皆不為不善乎今劾之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大罪矣詔自今所部民十惡勿劾刺史但明糾察論如法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且曰銓叙未當各自言其辭於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與兵關西有義勇陳叔達曰山東百戰悍敵房玄齡杜如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報帝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起兵蓋亦自營禍害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房杜運籌帷幄計安社稷論功行賞宜在叔父之先叔父感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與功臣同賞耳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人淮安王尚無私况吾儕乎遂皆悅服秦府舊人陰官或出前宮齊府人後頗怨咨不平房玄齡以為言帝曰王公至公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見宜以荆舊為先

後哉也必新而賢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失政體矣其後有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帝曰朕以天下為家兵何論新舊乎不許漢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以秦府舊人救復官魏徵諫曰秦府左右多矣若人恃恩私為貪冒則為善者懼矣帝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念不得獨私故人賜帛而遣之相壽流涕去帝遇群臣甚恩房杜王魏諸大臣慮無不以恩禮始終者事各具紀謨傳中右僕射靖以足疾乞骸帝曰朕觀自古居富貴知止者鮮公識大體避位自重朕甚嘉之今聽公非直成公志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下優詔以特進還第賜靈書杖疾少瘳間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貞觀末玄齡嘗以譴還第褚遂良諫曰玄齡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可謂無負願毋以一青掩大德帝幸芙蓉園玄齡戒子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至有頃帝果造其第載還宮申公高士廉卒將出哭左右力諫曰陛下適餌藥於方不得臨喪願幸為社稷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輦卧流涕帝乃還入東苑南望哭涕下如雨及柩出復登樓望哭馬師公張公謹卒帝出次發哀有司言辰日忌哭泣帝曰君臣猶父子哀發於情安問辰日哉遂哭初上定

天下作奏王破陳樂已名七德九功之舞蕭瑀言宜
武周建德仁果世克擒獲狀以大武功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彼其皆一時人傑朝臣或北面而事之今必
使觀者見故主屈辱之狀心能無傷乎為此者無已迫
乎瑀拜謝不及帝嘗獵驪山草山望見園缺不合如左
右曰目陳不整而不刑則墮法刑之則吾自高臨上求
人之罪難乎止為下矣乃託以道險引轡入公堂之
中長孫順德受絹賂覺賜絹數十疋大理卿胡演爭以
為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於受刑如不知愧
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有司言皇太子當以二月冠請備

唐書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

儀仗帝以東作興命改十月蕭瑀言陰陽家謂不如二
月良帝曰吉否在人豈在時日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焉
吉其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何可失也
中外屢上祥瑞帝曰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
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時吏焚連理木為
白雉而食之豈謂盛世哉詔自今非大瑞毋表聞嘗有
白鵲巢寢殿槐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瑞在得賢
此何足賀命撤其巢帝令封德彝舉賢才久無所舉詰
之對曰非不盡心苦於今未有才耳帝曰古致治者豈
借才異代乎獨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爾愚已不知人安

可誣一世之賢才德彞歟謝工部尚書段綸徵工匠至
令造傀儡嘗巧帝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以供軍國用
也乃令先造戲且豈監工日號戒毋作淫巧意耶綸
階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宜餽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
百萬也帝曰朕為天子所乏者非財恨無嘉言可利民
爾與得數百萬金何如得一賢才帝曰堯舜抵璧於山
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汝未嘗進一嘉言
舉一賢士而言利豈欲以桓靈俟乎耶是日黜萬紀還
家帝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參舉之不已帝正色曰
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

唐書上編

卷之二十一

三八

士及慙謝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上
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當以譴邪罪之初年以突厥
方盛日引諸衛將率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
使汝曹穿地鑿苑置專之於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禦寇
則為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或諫集將卒射殿廷
設狂狡出不意竊發非所以重社稷也帝曰王者以四
海為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當人推心置其腹中奈何
於宿衛士加猜忌乎不聽而士皆自勵為精銳每出征
身先士卒輕騎前深入所得降卒悉使故降將將之與
射獵無間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叛去諸將疑尉遲恭

因請殺之帝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遽釋之引入卧内遺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成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爾敬德感泣卒爲上盡死晚年征遼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蓋蘇文賊殺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馬次定州親坐城門以度師人人慰薦在道卒有病召至榻前存慰付州縣療治李思摩中流矢親爲吮血攻白巖城既請降而中懷帝怒令軍中得城日當悉人財賞將士已復請降受之李

勛曰十卒所以冒矢石不顧其死者利虜獲故耳今城垂拔而受其降無乃傷戰士心乎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掠誠朕所不忍城克之日請因將軍悉頒庫物犒六軍贖一城之命卒受降而全初年突厥盛強帝感晉陽藉兵之辱日練士爲侮戎突厥至輒創請盟許無何虜驟衰突利可汗求入朝帝謂侍臣曰曩突厥盛疆馮陵中夏用驕恣失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蓋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行或失道即危亡立至亦若晁而已矣奈之何不懼卿等毋諱苦諫以佐朕已百利諸部皆叛散會大雪馬牛羊多死民大饑

鴻臚卿鄭元疇使其國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車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羸亡徵見矣而薛延陀回紇諸部衆咸叛必急擊勿失也廷臣交以爲擊便帝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將分軍出擊胡大破之陰山擒頡利降其衆十餘萬詔羣臣議區處之宜議上帝悅中書令彥博言王者如天覆地載今突厥破滅餘種歸義宜救其死亡散處河南地敘以禮義職之耕種爲編氓魏徵以西晉往事爭不得度朔方地目幽州西至靈州處降胡其中分突厥地左置之

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填馬久之突利弟結社率結種人作亂帝思魏徵言乃大悔徙突厥內地養亂也然終已不怒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今帥種落還故部思摩行張宴置酒引之前賜卮酒謂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豐熾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遣爾還舊廷慰爾衆殷殷懷土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陛下再恩生得還骨舊鄉死不恨時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感動悲涕馬康國求內附帝不受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張服遠之名徒糜費百姓

耳無益今康國內屬儻聽之有急義不得不救救之是勞百姓為夷狄役朕不為也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帝曰好戰者亡如煬帝諷利害所親見奈何乎效之且小國也勝之不武況未必勝乎羣臣以天下太平請禪封不許曰卿等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誠令天下又安家給人足不封禪何損令天下殫敝人物凋耗即封禪愈靡靡耳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為不及始皇耶且古者事天掃地而祭天神降馬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請不已許之會星變竟罷帝之

史記卷之三十五

四二

即位也以太上皇居大內即東宮顯德殿以朝示不敢尊卑太上徙大安宮始御殿太上皇時不豫帝輟朝入侍疾疾愈賜文武官吏賜民年八十以上及孝子表門閭者粟帛各有差每出畋自射禽獻大安宮突厥平從上皇宴未央宮上皇喜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上皇悅太上皇崩歲生日罷宴樂謂僕射無忌等曰世俗以生日為樂朕覆成悲感惟年之久長君臨天下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

以劬勞之日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泣皇弟荆王元景等出都督諸州辟帝謂之曰兄弟之情念不欲遠離顧天下之重勢必分理諒不得不然諸子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也因流涕嗚咽太子承乾者帝長子也覺喜聲色游畋為奢靡畏帝知對官臣論忠孝輒涕泣歸宮中則日與群小狎宮中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拜自責而傲溢如故慕亡奴盜民間馬牛親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言服飾飲不謂左右曰我異日當將數萬騎獵金城西然後解髮入思摩軍令當得一隊足逞矣其戾縱如此漢王元昌多不恭帝時

史記卷之五

四二

七月初一

與遊戲大呼相擊刺流血為恨帝自後為太子極情與同臥起帝謂之曰教之太子於宮中王泰多能有寵折節下士聲名藉甚潛有奪嫡之志帝命韋挺杜楚客構奏府事二人為素結客客多歸之嘗詔魏王月給驗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端除禍亂之原也若常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將乘機而作今魏王新出閣宜閑之以禮帝曰善然未有以制也太子畏惡之與漢王元昌尚書侯君集構為逆帝遣使召之元昌還散下獄皇帝不念功以木即斬李安儼等為中朝洋州刺史顯宗馬射射杜荷皆失機怒相與劾奏帝怒以天文有變高麗使韓

疾暴傷上必臨視可以得志會稽王肅反繫獄當死上變告事遂敗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具帝面責承乾承乾具服且曰臣為太子優何求但為魏王所傾與宮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抵此耳今臣誅不恨第泰為太子即其計行恨也帝謂侍臣曰何以處承乾羣臣惶恐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帝乃詣太廟謁告謝過流涕者久之於是廢承乾為庶人賜元昌自盡若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宮僚以不諫諍免獨庶子于志寧以數諫爭見褒君集獄所具帝問臣臣曰君集獄有月汝知其主可乎帝爭不可帝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計矣帝之而原其妻于帝使李靖教君集兵法結言於帝曰靖與上為帝問何也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祖者而歷其精者矣以知之帝以問靖對曰此君集獄反耳今諸夏已定臣所教之以制四夷而君集曰求盡臣術非反而何承乾既獲罪王泰日入侍帝向許立為太子泰曰昨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王帝謂侍臣曰昨日洎將我時云臣今日始為陛下立有一子臣先之曰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青雀泰小字也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也臣願幸議思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授晉王為世言獨何心乎陛下前以不明嫡庶之分致殺此泰恐帝立晉王猶非措蓋晉王國以安帝無弟起入宮會於色幸怪問以實對帝時帝春秋高太子廢諸王多不恤然悔誤許立泰矣時帝春秋高太子廢諸王多不軌而儲貳未有定日恨恨自憫一日留大臣無忌玄齡世勳遂良謂之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誠無聊賴因自投牀下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無忌等

請所欲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出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當立者衆同聲應曰晉王仁孝當立也帝大悅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歲降泰爵東萊郡王幽北苑府表詔自今太子失道藩王有窺伺者兩棄之為著今皇太子定立詔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殿門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入乃入坐乃以其與書前後稱各惶恐太子立帝遇物輒誨之見其飯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乘馬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乘舟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慎之矣見翹不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已作帝範十二篇賜焉且曰取法其上僅得其中取法其中斯為下矣汝平居當博求古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致之四方巡行所過供億煩費汝勿以為是而效之願我弘濟蒼生其益多釐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愧之矣汝無我之功勤而享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庶國家僅安一或奮縱將身不自保國安難而獲易位失易而得難可不慎哉可不戒哉帝愛太子甚然頗以

太子仁柔不類已憂之謂太尉無忌曰吾如雄奴平時頗囁頤不循法治自幼為淳然諺有之曰生子如狼猶恐如羊恐不任社稷奈何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誠守文之德也帝悅而太子大安初帝即位時慨然語羣臣曰今承大亂後恐斯民難理未易及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而渴者易為飲也惟陛下加意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乎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

國史正統

卷之二十五

四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夫非承大亂之後耶皆身先教化以致治平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今日當悉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深然徵言事務於教化元年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憂心慙惻形於寤寐民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數年後海內升平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取資道路焉時封德彝已死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國史正統

卷之二十五

四

中歲以天下又安尤兢兢所以為治謂侍臣曰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嚙齧各輻輳而攻之求自售人主少懈而一有隨之則危亡立至所以制也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宮室營構已成勿數改移勿易一椽一瓦所損多矣若慕奇變法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又嘗言治病如治病病小愈尤宜將護儻遽自縱病復作不救矣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中國幸安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然治安則驕侈驕侈則危亡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欲數聞卿等諫爭耳魏徵曰內小治安臣不以為喜所喜者陛下居安思危天下幸甚謂羣臣曰貞觀以前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貞觀以後繩愆糾繆為朕計安天下魏徵之力也皆賜之佩刀晚謂侍臣言古帝王平區夏不能兼從戎狄朕德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咸頌述功德帝曰卿言過矣朕所為致此者止五事人君多忌疾勝已朕見人之善如己有不憚自服人行能不能兼備朕棄短取長俾各材諸用人進賢則賓諸懷退不肖則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則矜之人主多惡正直畏挾撻陰誅顯戮之朕踐踐來正直之士比肩朝廷未嘗一過謫之自古皆然中

賤夷狄朕愛之如一故其部落親附朕甚恩此五者所以成今日之功也羣臣頓首謝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玄齡曰方草昧時群雄競逐攻降戰克創業難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天授人與無足難者惟既得天下驕逸易生人欲靜而徭役興世衰弊而倍古作守成難哉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得一生親見創業之苦故難之徵與我安天下懼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故謂守文之不易也然創業之難者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共之皆頓首謝帝年十八舉義兵二十有四定天下三十有九而天下太平壽五十三年而崩

舊唐書卷之三十五

四八

自漢衰魏氏更魏晉南北之酷而九域輻裂者幾二百年感止矣天眷北顧高祖以寬簡同待漢祖而太子勇智天錫並效於文德武功萬邦茲統一焉豈人力也哉文皇行師制勝自黃帝蚩尤而來未有也已勵精於三代之盛受諫用賢持衆良以薦諸庸若一未嘗有勇智焉不庶幾哉於德詒所稱用八惟已改過不吝寬仁彰信者昭也柝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有以效之矣

房杜魏相讚

房梁公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杜泰公如晦字克明京

兆杜陵人也開中皇天下混一人皆謂隋祚且未艾玄齡父彥謙以刺史入朝從至長安私憂之言於父曰上無功德獨以外戚故擢神器而有之顧不爲子孫計久長嫡庶淆紊修儲相傾終且有蕭牆之憂世雖平亂亡可立待也如晦補滏陽尉棄官去與玄齡俱受學王文中子受佐王之道已太宗以敦煌公徵俱受學王策走軍門上謁一見如舊識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每征行必從所至收人物致府幕引如晦爲府兵曹參軍諸將有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人輸忠力王引漢光武稱鄧相語太息曰自吾得回

舊唐書卷之三十六

四九

而門人益親出入十年軍機府政洞曉縣決軍符檄駐馬立辦而文約理盡嘗入見高祖高祖嘆之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歆對面談已隱太子卻府僚多以譖外逐如晦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玄齡走見王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非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奏得留太子將發難二人以方士服夜入府定畫王爲皇太子二人擢左右庶子太子即位玄齡爲中書令爵邢國公如晦爲尚書爵蔡國公時天下新定二人並相諸臺閣制度典章文物率討裁定而行之母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矣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蓋玄齡沉幾善謀而如晦負大節能當機立斷故也時上倚毗二人特甚常總衆職平章之侍側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兼數職意以諷帝怒之曰師合欲離間吾君臣耶斥之而委任益專及如晦以疾告詔給常俸聽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也疾病帝辛其家撫視哽塞晁哭爲之慟贈司空諡曰文忠公黃銀幣曰如晦與公同軸朕今獨見公爲泣然美俸其半領賜玄齡而玄齡居相位積十有五年夙夜任公登賢下不肖不欲令天下一物失所聞人善意絕媚忌若已有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格人女爲諸王妃男尚主權寵隆極而卑賤人咸得自盡或以事被讓必積賴謝罪畏惕若無所容累表辭位詔不聽久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讓帝曰國家倚賴公久矣一旦去如亡左右手卒勉自愛爲國帝征遼詔畱守京師有諸闕上變事者玄齡問爲誰曰我乃告公玄齡不發視馳騎送行在帝聞有告變者問爲誰曰房玄齡亦不啓視立斬之蓋相信如此帝嘗在洛陽悅司農卿李緯以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緯好鬻鼻才聞他語帝遽敗官帝還自遼左耻以天下之大困於小夷規再舉時文德皇后崩魏徵卒群臣以上意堅莫敢諫玄齡疾甚顧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

王功大勸太子早爲計及太子敗王召見貢之曰爾
間吾兄弟耶徵神色自若曰先太子早從徵言適不至
此帝異而禮之及卽位拜諫大夫日親幸說用時時引
至卧內促膝訪天下事徵亦自以爲不世遇展底蘊無
隱每與帝言仁義治世之道未嘗不反覆自竭也恒割
切當上心拜尚書左丞會詔遣使點兵相德彛奏中男
年未十八軀幹壯大者宜并點從之敕出徵執以爲不
可持不署帝怒召見讓之曰中男壯大者非年果未及
獨姦民詐妄避役者耳取之庸何傷徵對曰夫兵在御
之得道不在衆多陛下獨取丁年者以道御之足無敵

通鑑上編卷之二十五

五一

於天下何必泛取多調增虛數乎且陛下嘗云朕以誠
信御天下欲令臣民皆無欺詐甚盛今卽位未幾而失
信者數矣帝愕然曰何謂失信對曰陛下初詔諸逋負
官物者咸錫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物非官物徵督
如故陛下以秦上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詔
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繼有敕云已役已輸
者從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征百姓已不能無怪
今旣徵輸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
天下者在守宰居常簡閱一以委之至於點兵而獨疑
其詐從中遣使烏在其誠信御下乎帝悅曰卿疑卿固

執爲頗達於事情今卿論國家大體曲盡精要何其達
也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朕過深矣詔賜金甕
帝嘗問君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曰衆聽則明偏信則
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之倫不能
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偏信朱異而望夷臺城之
禍不能救也故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待壅聰明而下情
上通矣帝曰善已左右有毀徵阿黨者使溫彥博卽訊
驗無狀還言曰徵爲臣不能存形迹遠嫌而被謗心雖
無私不無可責帝以彥博語謂徵徵對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豈以迹哉若存形迹規苟免

通鑑上編卷之二十五

五二

上下睽隔邦之興廢未可知也帝矍然稱善徵稽首進
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以
異乎對曰異稷契皋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良臣
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承傳祚流無疆忠臣身嬰禍
辱君陷昏惡國破家夷祇取身後名此所以異也帝動
容者久之徵進諫未從帝有言不輒應詰之徵對曰臣
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應之恐事遂施行故
不敢也帝曰應而復諫庸何傷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
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是面從也豈
稷卨事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朕視

之更覺嫵媚徵再拜曰陛下開臣使言臣故得盡其愚
若拒而不受即臣何敢犯顏色乎徵容貌不逾中人有
膽善回人主意即言犯諱惡然中機竅能令上必從每
犯主顏色若甚帝每為震威帝嘗得佳鵠愛自臂之望
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鵠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冢
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幸南山裝嚴辦而不行何也
帝笑曰有之知佚遊卿頃以中輟耳其見嚴如此久之
帝欲廣耳目防專蔽而治書御史權萬紀與侍御史李
仁發以善極發見幸大臣數得讓徵諫曰小人以計為
直以讒為忠此陛下所知而倚信二臣者獨取其無忌
諱用警策群臣耳而彼挾恩怙勢彈射非辜將損治者
多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讒自損乎退奏
疏言凡國家委大臣以大政責羣臣以小事此治體也
今委之以職則大臣重而小臣輕任之於事乃大臣疑
而小臣信是信其所輕而疑其所重也若任以大官而
求其小過使刀筆之吏操大臣斷割彼大臣者用何道
自免乎自陳則以為心不服辜不言則以為所犯皆實
進退惟公無自必之心將且求苟免而矯偽成俗矣此
亂亡之道也會玄齡珪掌內外官考萬紀表其不平命
覆考徵諫曰二人以忠正被委任所考既多何能無三

二不當者顧其情靡他也萬紀比在考堂會無駁正逾
身考下劣乃始陳論此其情可觀矣今覆考無補於治
而徒失任大臣之意臣所愛治體非私二臣也於是萬
紀等皆黜免時有勸帝親覽章奏防壅蔽者帝以謂徵
徵曰若陛下不任百司而親庶務豈惟章奏所當親覽
即庶獄庶慎皆可親也帝為默然當是時房杜以佐命
起為宰相徵自隱即進而倚信日親與上言一本於仁
義論治有體帝甚嚮信於是簡賢安民而天下大治帝
嘗幸洛陽宮官吏以關椅儲彼謹徵諫曰陛下所為行
幸者以省觀民俗察民所疾苦也今以儲椅謹官吏臣
恐有司覲聚歎以望幸失行幸初心昔煬帝視郡縣獻
食豐儉為賞罰而海內叛亡陛下受命當兢懼刺約柰
何令人悔不為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
即萬此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
忌曰人苦不自足往吾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居業食
之居之今供頓如此何得猶嫌不足乎蓋自是巡行有
以盛儲椅得譴者久之羣臣請封禪帝意頗嚮之徵獨
爭以為未可帝曰公不欲朕封禪以功未高耶曰高矣
德未厚耶曰厚矣以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天
瑞符應未至耶對曰陛下兼此而有之矣然則卿斷斷

不可吾封禪何也徵曰主臣陛下雖有此六者然百姓
富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庫尚虛呻吟未起而東巡即
供億煩費其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萬國君長皆當屬
蹕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灌莽極目此爲引戎狄入腹
中而示之以空虛况賞賚不豐則不厭其望必豐之雖
給復連年固不償百姓勞矣崇虛名而受實害將焉用
之帝大感悟事竟寢帝以交州大藩去師京遠甚須賢
牧填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難其人廷臣言瀛州刺史
盧祖尚文武才而廉平可使也帝徵祖親尚至慰藉
命之祖尚謝而中悔以疾辭遣大臣諭旨又辭遣其妻

通鑑卷之三十五

臣陸

兄以爽信要責之又固辭帝大怒罵曰人臣而皆違難
既諾而背之何以使人命斬之朝堂他日與侍臣論齊
文宣之爲人徵進曰文宣狂暴然與人爭論事理屈則
從之有責州刺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
宣怒讓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今更得小州以
是不行文宣貸之此亦有所長帝悟愷意欲以諷遠自
引過曰鄉盧祖尚雖失臣禮朕殺之已暴由此言之不
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桂州督李弘弼以狀見褒及卒
家出明珠鬻之帝聞咎薦者徵諫曰自頃群臣以遠忠
目守中始不渝者惟屈突通張道源二人今通子三人

直選共一羸馬代而乘道源子至不能自存而陛下無
所問弘節爲國立切前後蒙賞賚數矣身沒賣珠豈足
深過而并舉主旁責之雖疾惡情深而好善爲不罵矣
帝撫然曰造次不思卿言是也文德皇后崩葬昭陵帝
念后不置於苑中作層臺以望引徵同登觀徵熟視讀
曰臣目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陛下爲望獻陵
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諸微言廣上音類如
此帝欲作飛仙宮徵諫曰臣觀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
行萬里威懾殊俗一旦舉而棄之豈煬帝惡安存而喜
危亡哉獨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萬物以自奉養
僇役無時干戈不休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身隕匹
夫之手爲天下笑固其理也聖哲乘機拯其危溺監彼
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垂則
嗣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仍其舊貫停其不急德之次
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爲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
靡使人不見德勞役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固不危
與亂同事罔不亡惟陛下深念帝悅爲罷役通事舍人
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冊聘爲克華使且發徵聞
其許嫁士人陸爽疏諫曰臣聞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
爲心當憂其所愛而樂其所樂故處高榭則欲人有藉

通鑑卷之三十五

臣

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遂
室家之歡今鄭文已許士人而取之豈爲人父母之道
乎君舉必書恐虧威德帝大驚自責停冊使有司言女
許嫁無繼狀而禮冊已行不可中輟與亦自表無婚議
帝召徵謂曰群臣容有希合爽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
下外雖舍之中或有係陰加罪譴故爾帝悅停冊使
及帝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皇后楊故巢刺王妃也徵復
諫曰陛下比德唐虞奈何以辰羸自累乎事得寢其深
言閉帝欲至於此相玄齡士廉嘗朝退過少府監竇德
素於路門問此門近何營繕德素以聞帝怒謂玄齡等
田君用知南衙政事爲職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而問
爲玄齡等拜謝徵進曰周禮少宰實掌工官昔人有言
官府同體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孰非所
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營非常請陛下罷
之臣不知玄齡等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帝大愧服
右僕謝靖侍中珪奉使還至圍川有宮人先舍於令廳
靖等至令爲徙宮人奉之帝聞之怒徵諫曰靖珪知禮
必不敢動宮人自便安殆言者誤也誠有之靖等陛下
心督大臣宮人掃除婢妾耳委任不同輕重非等又靖
珪出爲朝廷問百姓疾苦法當延見官吏至於宮人止

通鑑纂要

卷之二十五

五

臣

州縣供應而足若罪有司駭耳目矣帝悅平高昌師還
有告薛萬均通高昌女婦者萬均不服出胡婦付大理
辨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貴人將
與亡國婦人辨帷箔之私何迫也即得實外焉益者輕
儼虛則所損重矣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釋絕纓之
嫌陛下道高堯舜曾二君不逮乎帝永釋之馬王妃父
訴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其獄帝怒免仁方官徵諫曰外
家公主舊號難治自漢晉來而然武德中已多驕逸賴
陛下登極而蕭仁方爲國守法奈何以外戚諸恩加嚴
罰成其私乎此源開萬等奮起後雖悔無及矣自古
能隄坊外戚惟陛下奈何以水未沸流遽自毀決之乎
帝說復仁方官有闕出使還以奏討發帝怒者徵諫曰
閣堅細人然狎近左右言輕而易信故浸潤之潛不行
曰明陛下創業爲子孫法宜早絕其源諸危言劇主意
防微漸如此貞觀初帝旣崩頽利平突厥其部落降唐
有從溫彥博策徒塞南實室虛之地徵爭以爲戎狄人
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故春秋外之若徙置中國
後且蕃滋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監也不聽而
結率無竟反帝乃大悔立思厚爲可汗帥衆還漠北
安嶺用酋和改邊臣奏都督益反請討之徵諫曰嶺南

通鑑纂要

卷之二十五

六

臣

瘴癘險遠不可宿重兵且齒相攻者數年而兵曾未出境不反明矣若遣信臣行宣諭可不煩兵而下帝從之益立遣子入侍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匹詔遣使立西域華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賁金帛詣諸國市馬徵曰今可汗甫立即遣使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可汗雖可汗立亦終不懷恩而諸蕃聞之且以爲中國薄義而重利也使寢行久之帝以承平久意頗有所怠中牟丞皇甫德參言修洛陽宮營人收地租厚歛伶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帝怒謂宰相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徵罪之國史上編 卷之三十五 六一

徵進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願恕之以廣言路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帝從容問朕爲政今何如昔時徵對曰陛下威德所覆視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恐不逮也帝問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治安爲樂故不逮帝曰可德聞與對曰貞觀初陛下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悅而從之今勉強從之所以異昔帝曰請實之對曰陛下初年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畝云太厚帝曰朕卽位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中年司戶柳惲以隋資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志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耳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倪小自知耳召德參加賜拜監察御史帝本以兵定禍亂及太平久有遠戍四夷之心徵侍宴奏武德舞則苦首不顧至慶善樂必審諦縱觀之貞觀二年徵以秘書監參豫朝政尋檢校侍中辭郡公七年拜侍中進左光祿大夫爵鄭國公數以病辭職拜特進知門下省仍參議朝政諸祿賜官封如故尋以定五禮當封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矣許之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數讓不拜十七年帝以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欲復舊制重大臣爲之傳墳之念無踰徵者拜太子太師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今以太子煩公其義一也雖病可臥護全之及疾亟藥膳賜遣無算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聞見所及封狀上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乃橫加威怒此爲欲蓋彌彰帝嘉納徵宅無堂命輒小殿材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素褥素几杖以遂所尚疾篤上親臨視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詣徵第徵病不能興加朝服拖紳帝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葵

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臣敢有私請乎時帝女衛山公主許降其子叔玉命從往帝曰公強視新婦微憊俯首不能謝帝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蒙哀而華堂葬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微夫人裴曰微平生儉約以羽儀葬非其志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葬之帝登苑西樓望送哭盡哀贈司空謚文貞自誅其行文于碑手書立之已臨朝時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保此三鑑以防已過親徵逝朕亡一鑑矣已登凌煙閣觀功臣畫像爲賦詩悼痛居久之忌者媚毀百端有言微嘗錄

由史土編

卷之三十五

六三

非

前後諫章示史官者帝滋不悅停叔玉婚而什所立碑顧其家衰矣及征逮還悵然曰魏徵若在豈使朕有此行耶命馳驛祀以少牢更立所製碑召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徵章疏論天下事甚衆不具擢其關治亂大體者于篇其十思疏曰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繁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縱而輕物竭誠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也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營繕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思虛中以納下望諛邪思正身以默恩思之所加思無因喜以謬賞罰之所及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以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爲哉其德禮誠信軌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刑則遠者來格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命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今而不信今

由史土編

卷之三十五

六四

本

無誠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庫愈充土地愈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者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使佞之徒得肆其巧也謂同心爲朋黨謂告訐爲至公謂擅直爲擅權謂忠諫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責雖直者長擅權而不得盡忠諫者惑誹謗而不敢爭愛感視聽鑒於大道妨化損德然甚於斯夫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待君子也敬而諫退小人也親而狎狎則言何弗盡諫則情不上通是毀譽常在小八而督過常廢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以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悖謬況內懷奸
宄承顏順旨其禍豈不深乎孔子有言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未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
不甚無害於正小人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謂忠今
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
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遠之以德待之以信
屬之以禮一之以誠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
為之化何遠哉苟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
父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帝賜手詔
褒美曰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其十漸疏曰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
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
不克終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道
便市索驥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
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兼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
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
煦之若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輕用人力乃曰百姓無
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聞有百姓逸樂而致傾
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勤之以力役哉此不克終二漸
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易

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凡有營構動
白便象人情順上誰敢後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
初親君子遠小人比來輕棄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
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
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或有時
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以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
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羅
然竝進玩好之作無時休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
廣而冀農業與不可得矣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
士如渴賢者所舉郎信任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比來
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信而
任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
必可信積年之行豈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程臧否
而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
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
貢遠及四夷晨出夕還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
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無由得
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論道常若不足比恃
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盡棄

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諫疎遠者畏威而不敢諫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携老扶幼就食關外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憂摩撫故民寧死不攜貳也近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傾而不遣正兵既番上而復留市物襁屬於屬父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復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無靈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彼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此臣所為

上疏

卷之三

六十七

王珪

鬱結長嘆息者也疏奏帝報曰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以所上疏列屏障朝夕觀省兼錄付史官焉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文中子叔父悅子之道從受學焉者也性沈澹志量隱正不妄交高祖時與魏徵俱事隱太子為中允帝即位與徵同召為諫議大夫推誠納忠多所獻替與齊名嘗宴見美人侍帝指之曰此廬江王瑗姬也廬江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娶其妻宜其喪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問郭之所以亡父老對曰善善而不能朋惡惡而不能去管仲非之以其善所言之人猶之善善

而不能用也今美人尚在左右臣竊以陛下必且是之耳帝嗟美其言立出美人歸家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進見嚮讓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使教女樂已過又數責嚮之無乃使天下士自輕乎帝怒曰卿等當效忠事朕奈何為孝孫作說客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每責臣等以忠直今臣等言非私而陛下過之此陛下負臣帝默然罷明日謂宰相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今猶悔之願勿以此不盡言也帝以珪善鑒人物且知言令品諸廷臣材用且令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

上疏

卷之三

六十八

房玄齡

房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不如李靖教奏群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濟煩治劇令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如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不失其正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稱華久之群臣亦心服以為確論也帝問近世治不如漢者何珪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生故風俗淳近世重文辭又參以法津治化所以衰也其識治體如此坐漏洩禁近語出為同州刺史尋召拜禮部尚書為魏王泰師帝謂泰曰事師當如事我泰每見輒先拜珪亦以師道事居勛以忠孝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故事主下嫁

估貴佛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上乃以禮法治天下善
當受公主謁成國家之美以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
璽饋已乃退卒六十九帝素服別次哭詔魏王泰率百
官臨哭諸曰懿珪性不苛察臨官舉綱維去泰甚而已
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如子薄於日奉而宗
族賈之必周卹之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
勅教有司為立廟風切焉

論曰史稱房杜輔唐宗撥大亂興治諸號今紀綱繁然
社稷蒙其功而怪其所以致之者曾不少概見也異之
柳芳不言平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
杜遜其直其衛善兵而房杜讓其勇
推轂後先泊如也以能彌綸輔贊持衆美效之君內藏
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相道也夫魏文貞之匡主直而
不挺幾而時中引類博喻一律諸道義庶幾乎王佐之
言三賢能斯學之力也彼有技專智隨世自效使人喻
戶曉而不由其道者細已

由史上編卷之三十五終

由史上編卷之三十六

野部郎元錫纂著

唐高宗中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憲爵校

高宗皇帝

諱治字善太子也母文德皇后即位
時貞觀二十三年夏赦賜內外文武勳各一級年八十
六月年二十二歲救賜以上乘馬進州及諸州比年供
復一年太尉無忌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參掌機密三
品名年秋八月河東地震者五千餘人三又廣詔使
存問後二年詔贈太尉梁公玄齡贈司徒申公士廉贈

僕射蔣公屈突通配饗太宗廟庭詔濮王泰開府置官
屬冬十月晉永徽元年庚辰立皇后王氏封皇子三人
為王夏四月晉州地震五月太詔五品以上言事秋旱
為王夏四月晉州地震五月太詔五品以上言事秋旱

錄囚徒英公勳解僕射仍同三品
水高仙擊突厥二年春詔關輔蝗螟諸州水旱處遣使
存問振貸尚書左僕射志寧右僕射行成同中書門下
三品斥同州苦泉牧地賜貧民頒新定律今冬十一月
有事於南郊禁進犬馬鷹鷄

州左武衛大將軍孫延壽驍衛同平契丹力三年春
為行軍總管擊之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
以久旱避殿是月不用遞減死刑罪一等吏尚書遂良
同中書門下三品參太廟耕籍田侍中節守中書令

與柳黃門侍郎瑗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立子忠
為皇太子赦賜五品以上子為父後中書侍郎濟同

疾乞還就醫至不引謝即還府治事

張文璿卒冬十月張文璿字子小兒年四歲達心異

年三十春東都饑夏四月入羽林永隆元年十二

年春幸溫湯宅少室幸嵩陽觀還東都復黃門侍郎炎

知溫中書侍郎德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廢皇太子賢立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

使河南北諸州大水冬降封曹王昭零陵郡王徙

黔州還都突厥黑山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

走之開耀元年三十春詔免雍岐華同民兩年租賦

河南遭水處復一年禁服紫赤禁問商賈富人厚葬

秋炎遷侍中知溫元起並中書今

就食江淮南九月望星見天市長

歲饑能元日朝會二日色如紫四月朔日使幸東

都黃門侍郎待舉郭兵部侍郎長倩中書侍郎正一

郭吏部侍郎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

帝以待來等預聞政事資未可與相同街名而

早燒燈會前書民秋作奉天宮嵩山作萬全宮藍田

新地是歲下方最破西風車薄弘道元年二十春

幸奉天宮母終母葉父許由等祠禁生見五車北夏還

都河水金嶺河陽城水高城五尺

通詔國陵制中書省倫乾陵是歲突厥寇計州

帝性仁孝年九歲文德皇后崩善居喪哀動左右及皇

皇太子當承乾魏王交冠後得越次立益孝恭惟天子

亦以為立雉奴而承乾泰可具全也故父十篤親嘗命

觀游習騎射辭以非好獨願得居膝下時奉至尊大

宗乃營寢殿側為別院居之每視朝太子侍從觀伐高

麗留鎮定州悲帝者累日帝諭旁之曰為監國當進賢

退不肖賞善罰惡努力天下之重奈何效兒女悲泣

為乎聽飛驒馳起居慰其心指所御袍曰侯見汝乃易

此袍在遠左雖盛暑流汗弗易也既班師聞太子恭迎

且至從飛驒三千人馳入臨渝關太子謁見前抱上泣

進所衣乃易之從至并州帝患癰太子親吮靡及膠疾

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再日不食髮有變白者帝大漸

召司徒無忌中書令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

等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

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天下多具力我死慎勿令

譏人間之頃之崩先是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可大

受然於汝無恩我黜之以遣汝即行乎我死汝用為僕

射若徘徊顧望者殺之爾於是出勣為疊州督勣聞命

都河水金嶺河陽城水高城五尺

通詔國陵制中書省倫乾陵是歲突厥寇計州

帝性仁孝年九歲文德皇后崩善居喪哀動左右及皇

皇太子當承乾魏王交冠後得越次立益孝恭惟天子

亦以為立雉奴而承乾泰可具全也故父十篤親嘗命

觀游習騎射辭以非好獨願得居膝下時奉至尊大

宗乃營寢殿側為別院居之每視朝太子侍從觀伐高

麗留鎮定州悲帝者累日帝諭旁之曰為監國當進賢

退不肖賞善罰惡努力天下之重奈何效兒女悲泣

為乎聽飛驒馳起居慰其心指所御袍曰侯見汝乃易

此袍在遠左雖盛暑流汗弗易也既班師聞太子恭迎

且至從飛驒三千人馳入臨渝關太子謁見前抱上泣

進所衣乃易之從至并州帝患癰太子親吮靡及膠疾

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再日不食髮有變白者帝大漸

召司徒無忌中書令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

等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

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天下多具力我死慎勿令

譏人間之頃之崩先是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可大

受然於汝無恩我黜之以遣汝即行乎我死汝用為僕

射若徘徊顧望者殺之爾於是出勣為疊州督勣聞命

不至家而去太子即位進無忌太尉召勸左僕射與遂
良共政謂朝集使曰朕初嗣位閣事情事不便百姓者
悉陳不盡者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百姓疾
苦及政台得失有敕使市馬突厥而自取駿者大理卿
李道裕請以馬實中廐帝曰道裕法官也馬非其職朕
方禁貢獻而道裕言此豈朕行事不信於人而然耶朕
方自咎不則道裕也御安福門樓既百戲謂侍臣曰朕
最聞胡人善擊鞠嘗一觀昨登樓則爲擊鞠者立前乃
知人主之情誠不容偏有向也命焚之絕望漢王秦
薨元旦臨軒不受朝以哀喪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
尚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凋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令凋飾何以訓農以他耒耜
耕竟九推乃止築長安外郭參軍薛景宣言漢惠城長
安尋安駕公城之必有大咎廷臣以景宣言涉不順請
行誅帝曰景宣得罪恐絕言者路赦之其謂廷臣曰頃
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官或伏下面陳或退上封事
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默默也嘗出政遇雨問
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則不漏對曰必瓦爲之
不漏帝悅焉罷獵當是時無忌遂良同心輔政帝亦等
禮二人恭已以聽故求微之政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
馬武昭儀者應國公十護女也太宗時甫十四以殊色

選入宮爲才人性怯忍多權數而外以柔順自將始選
楊與談勸獨自如口見天子何渠知非福耶何悲也太
宗有善馬烈碑左右中官莫能馴才人進曰妾能馴之
獨須三鞭一鐵鞭一鞭四三鞭七首始不馴馴之
不服施其自不馴謝其難馴制哉太宗大壯之
大示以讒文言才人主得天下多太宗崩出爲比丘尼居
感業寺帝幸寺悅之當是時王皇后以晉王妃帝進
皇太子妃在位五年矣忌蕭淑妃寵欲間之乃陰令武
氏長髮召入宮見之帝大愛幸焉昭儀而后及淑妃寵
皆衰昭儀始入宮屈體事后土皇后安信之數稱美焉
明年昭儀有女矣后至宮歡愛弄之后出昭儀潛自扼
其喉殺之有頃帝就視昭儀陽歡笑以迎發被視則死
尚史上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矣乃驚啼問左右左右皆對曰獨皇后至此乃痛哭數
后平日罪帝大患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明后舅中書
令爽自引解機政無何昭儀譖后爽其母爲厭勝削門
籍母得入宮中出與刺榮州於是帝欲廢后念獨以后
爲先帝所冊立恐大臣不從乃以昭儀幸太尉無忌第
因留飲極歡拜無忌寧姬子三人爲朝政大夫輦金繒
數十車賜之因從容言皇后無子諷無忌無忌陽對以
他語帝不悅罷酒而嬖昭儀不自勝一日召大臣入內
殿議遂良曰今日之召其爲中宮乎上意已決逆必死
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

良起草萊無汗馬勞過先帝致位受顧託不允諫無以
報國無以見先帝地下勸稱疾不入無忌遂良等入帝
曰禮七去無子其一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廢后立
昭儀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所娶臨
崩執陛下手謂臣等朕佳兒佳婦一以付卿聽音在耳
不敢忘也皇后無大故何可廢帝不悅罷議明日又言
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
經事先帝中外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臣今忤
隆指罪當死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
歸田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殺殺此
婦西史上編 卷之三 十三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丁志寧不
敢言瑗濟涕泣諫帝怒甚不納瑗退上疏曰姐已傾軋
褒姒周為前古不謂今日廢黜聖代臣恐宗廟
之不血食也濟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
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嬖為后
社稷傾淪惟陛下深念皆不省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
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以為不可當但已乎勣對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學士許敬宗贊之決且宣
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
何豫諸人事而異議為先是中書舍人李義府以佞邪

失無忌意出為州司馬因叩闕請立昭儀帝悅立拜中
書侍郎於是廢王皇后立昭儀為皇后而后及蕭淑妃
皆幽死時皇太子忠立六年矣於是敬宗逢后意上書
言東宮本所出者微而皇后有子為正嫡釋不立不直
人心不安即其心亦必不自安請有以全之帝喜召破
宗入見諭之曰忠固自讓朕遲之未決也敬宗頓首曰
為異秦伯不亦可乎於是廢太子忠為梁王立子弘為
皇太子尊后父士彥司徒周國公母楊榮國夫人明年
出諸遂良為桂州都督侍中瑗諫曰無忌體國忘家冰
霜其操鐵石其心誠社稷之臣也惜微子去而殷亡張
華留而晉存今遂良斥逐非社稷之福不聽而敬宗逆
后意未厭誣瑗濟與遂良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
授遂良欲以為外援於是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
刺史而遂良卒愛州后以無忌受重賜終不為
已地深怨之以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會有告太子洗
馬韋季方罪者救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方自刺不殊
敬宗因誣奏與無忌謀反帝驚曰舅為小人所間生疑
阻有之何至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帝泣曰
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反今元舅復反將
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

忌與先帝計議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首
姓畏其威一旦竊發陛下當誰使制之乎帝曰朕決不
忍加刑元舅敬宗對曰漢文帝漢賢主也舅薄昭坐殺
人帝使公卿哭而致死之今無忌罪與昭不可同集而
語陛下少遲延則變生恐悔無及也帝默然竟不引問
削無忌官封安置黔州於是以前逆構扇追削遂良官
爵除與瑗名免志寧官尋詔御史袁公輪詣黔州逼無
忌自盡逮與瑗詣京師瑗已死發棺驗斬與都市並籍
家近親流嶺南又明年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謂人
曰吾久當死乃幸全今得死所矣不介馬封敵死北二
則與上編 西突厥 卷之二十六 七月初八日 北
原人濟楊州江都人義府客貌溫恭與人語必怡愉
時笑而深則刺骨人謂其笑中有刀呼之曰笑面人
濟為賣官然益路帝嘗從容戒之義府曰臣知事
誰為陛下者緩步去帝不悅又與術者語術者出城候
色或告義府有異義府之除名流寓州朝野驚久
之大赦惟長沙人不聽還義府夢病死其後敬宗
死博士袁思古諡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後嫁女於
史落聞詩學儒事紀綱庭納名唯聞賈貨按諡法
名以實棄曰謬諡諡敬宗係彥伯和恩古與許氏先
帝得失一朝榮辱干戈後不可言何得昔晉司空
謝安既忠且孝法以日食高第得諡諡敬宗忠孝
不逮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謬初武后屈身忍
宜稱詔改諡曰恭福時大儒周子也 初武后屈身忍
欲順帝意及得志專威福帝動為所制召方士郭行真
入禁中蠱咒帝不勝忿密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言之儀
因言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即使草詔

行后聞遽走帝所且泣且訴帝不忍亦抱之泣曰我初
無此心獨上官儀教我耳於是敬宗誣奏儀與故太子
忠謀逆欲殺之賜忠死黔州無忌元舅遂良顧命臣濟
瑗皆宰司並屠覆至是儀又被禍贈后父士驥為太原
王母楊為王妃於是后大制天下政由后出天子拱手
而已太子弘本武后子也幼受春秋於郭瑜至楚世子
商臣弒其君廢卷八息而問曰聖人垂訓其書此何也
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示勸貶惡以示懲
故商臣之罪歷千載不滅弘曰然然不忍聞也請改受
他書瑜拜曰里名朕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凶逆
西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十六
之迹不以留視聽不亦善乎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
受禮太子曰善與膳水邢文偉以宮臣罕見上書諫太
子手書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未敢聞也比苦風
虛奉恩旨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乖廢學緒觀尋來請
敬聞命矣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闕宿衛軍食有
榆皮蓬實者為悄然廢食命家人給米食之又建請
以同州沙苑假貧民時有司以征蓬卒亡命及亡命不
即首者罪殊死沒家屬入官弘議以為軍法士卒從陣
亡命同隊悉坐士遇疾失期若被署若溺厭死皆虛真
亡命同寬傳曰愈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請條別具科制

曰可天子甚愛重而奏請多忤后旨蕭淑妃有二女幽掖庭年三十餘矣太子見之驚惻白帝請出降帝許之后即以二女配當上翼衛而太子以暴卒帝性哀悼帝妃王上金他姬子后惡之安置澧州即王素節淑妃子幼誦書日千言從徐齊聘受經力於學刺申州后稱素節病令母入朝素節著忠孝論以自明參軍張柬之欲悟帝持以聞后見大怒之安置袁州而雍王賢以后子得代為太子方士明崇儼善厭勝為后所信奉出入宮禁官至諫大夫賢惡之崇儼為后言中外籍籍謂太子少韓國夫人子不可承大統英王貌類太宗可承統

四史土編 國卷之三六

十七

左

會崇儼曾盜所殺后疑太子恨之使人上變告太子帝寬之后不可勒曰殺子光順及黨與皆誅當是時帝稱天后稱天后中外稱二聖匹尊矣久之帝有疾欲以位傳后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帝之與后猶日與月陽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一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國大器母后猶母得臨朝稱制陛下當陽奈何欲輕傳位乎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乃止及帝疾苦頭眩不能視侍醫曰此風上逆也砭之血出官可愈后欲自從不自令疾有瘳怒罵曰咄奴可斬也上王體寒

嘗刺血處耶醫叩頭請死帝苦眩甚曰眩不可堪忍賜刺之何渠非福祚之帝目忽頓明后立於簾中趣再拜謝曰天醫也躬負繒寶酬之及帝崩遺詔軍國大事不決者取天后進止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太后不欲從子制於子舉欲天下自予用成其一尊會天子立而惑嬖韋后以后父玄貞為侍中中書令炎自以受顧命力爭之帝怒曰我欲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一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太后即集百官乾元殿勒六師宣制廢帝為廬陵王帝自言無罪太后曰爾欲以天下與韋玄貞罪孰大焉立豫王旦為皇帝居別

四史土編 國卷之三六

十八

六月二十八日

殷不得有所預政事一決於后三月后殺故太子賢命將軍立神勳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備非常寶殿之神勳過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勳奪官而追封聖王尋復以神勳李敬業者故司空勳子也勳既阿高宗意為金吾將軍李敬業者故司空勳子也勳既阿高宗意立后而后稱制諸武用事唐宗屬人自危敬業以失職怨望起兵揚州后遣將軍李孝逸將三十萬擊殺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勳塚斷棺聖元年神敬業及弟敬起兵遂屬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募囚徒旬日間得精兵十餘萬敬業稱臣後上表又求封魏王王賢者賢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貴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崇以妻未入侍泊子曉神敬業春官密隱先帝史弘陰誣殺之妻踐元后之尊神敬業春官密隱先帝史弘陰誣殺之母人神之所同嫉夫道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竊神敬業君之愛子山之於別官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

臣多不服而敬業兵起疑天下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
於是殺中書令炎后立武氏上麻災諫曰太后毋臨天
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所殺獨不見呂
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妄生者故敗吾追尊亡者
庸何傷對曰事當杜微漸后怒不聽而武承嗣與僞父
第三思用事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勸太后
除之炎與爭不可后愈益怒及敬業舉兵后問計炎曰
皇帝年長不親政故賢子得以爲辭若反政盜乎平矣
后大怒承嗣因史監察御史崔峒言炎謀爲逆遂斬炎
番亭籍其家無覩石之僖劉景先胡元範明炎不久并
下獄流貶炎第子太僕寺丞伯光年十七上封事求見
賈責后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易嗣
子承祿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覆評以罪殺及子
孫今早復子明辟高枕猶宗族可全不
然天下必變必不可復改后命杖朝堂疏之殺安撫大
使程務挺物裴炎之死于道安撫使程務挺寄表申
理之后與焉評務挺與敬業通遣使即軍中
斬之務挺忠力善撫殺土服其威愛父老祠祀
之突厥宴飪相慶土方翼與務挺善流死崖州台銅馬

匿一區四隅各有竅可入不可出東司延恩聽有才
 能者自言南曰招諫聽陳時政得失者盡言西曰申寃
 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能職涉知天文曆數及秘
 記者所欲言詔中書門下一官領之實開告密之路
 諸上變告密者無貴賤稟客館在府吏不得何詰給傳
 供五品食送京師至立召見不愛爵賞欲動之改稽留
 不送者以所告罪罪之失實者不問於是告密徧天下
 而胡人索元禮以告密幸立擢游擊將軍案制獄以風
 天下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羅網並辜窮慘毒織
 成反狀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
 而虐法烈用矣當是時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
 越王貞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以才行著名為后所
 忌惡不自安會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
 昌帝業使人獻云獲之洛水中后喜命曰寶圖詔以冬
 十月拜洛受圖告謝于南郊徵宗室諸州都督刺史畢
 從會朝于明堂諸王聞遞相恐曰太后欲因受圖致諸
 宗室王盡掩收誅之乃詐為皇帝璽書告諸王令起兵
 時諸王名都督刺史實不得專土往來相結約未有定
 而琅邪王冲必輕發募得卒五千人則遂起博州父越
 王貞聞冲起狼狽起豫州應之而諸王皆猶豫不敢發

后削貞冲屬籍改姓曰虺氏而遣衛將軍趙宗裕擊貞
丘神勦擊冲貞及崇裕戰不勝自殺冲擊武水羣令馬
玄素閉門拒之縱火焚其門風回火薄軍車却衆散冲
走博焉門者所殺神勦至冲已死官吏出迎肅捕
殺之后欲因誅諸王而監察御史劾珣按無驗后召
詰珣抗論不悅后笑曰卿大雅士也朕別有士使此獄
不以煩卿使周典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
齊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煬黃公譔皆迫令自殺而
貞起兵時勝敗壽州刺史趙瓌論以匡復且假道瓌得
檄許爲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濟州刺

如史上海

國卷之三十一

二

在

史薛顥與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謀應冲皆連坐受誅
明年殺汝南王煬鄴陽公譔等十二人又明年殺南安
王顥等十二人子孫支黨皆種誅許王素節被告徵詣
獄公路聞遭器而哭者曰病死何可得更須哭耶其痛
急至於此獨紀王慎不預謀檻車徙巴州道卒唐宗室
殆盡幼弱者削屬籍流嶺表當是時天官侍郎鄭玄挺
坐知反不告同平章事魏玄同坐語人太后左當奉皇
嗣爲耐久同三品劉禕之坐忤旨內史張光輔坐私論
圖讖懷兩端皆被誅玄同定州鼓城人與裴炎交保
裴和後積怨裴或謂玄同說告裴得召自陳玄同
曰殺裴裴等免而當告人乎遂決裴之

言陳人父翼有學術稱儒林李伯樂所稱劉四雖傳
人人不恨者也之卒友得降錄送高宗以爲
忠孝之門今明韓王禕之謂鳳閣舍人曹大隱言
后廢昏立明而可矣安用誅制不如又安天下之必
以爲害者何名赦后大怒賜死初下獄審宗爲申救親
友皆賀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
若命其子草謝表于悲絕筆不能成書乃自操筆詞理
懇至見者傷痛彭州長史劉易從爲赦真引命就
州殺之易從仁孝忠謹得民心氏講其母事遠近奔
附衣投地曰易從仁孝忠謹得民心氏講其母事遠
太后有憾於處俊會以誣告象賢反族之象賢處俊
官刑人先以木九塞口云已而秋官尚書張楚金陝
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萬元頃洛陽令魏元忠皆坐
告密論死臨刑太后念元忠有討徐敬業功忽馳騎宣
赦并楚金等特赦之是日天陰露四塞忽聞霽秘書正

如史上海

國卷之三十一

二

在

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太平之世當使天下樂於化不
當使臣子日犯干天刑比者大獄滋多逆紀日衆臣初
憤惋以謂實然適者陛下特察楚金元忠等無罪曠然
昭瀚時方靈贖頓爲卿雲臣乃今知前此其必有無罪
之人橫罹憲網者矣臣聞陰慘者刑陽舒者德聖人法
天而天應隨之感至速也今陰靈復作竊以爲此其過
在獄官陛下曷若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示明刑
寬濫者罪獄吏豈不彰明至德於天下哉后方以酷烈
委獄吏而陽不與知不聽也於是決吏競深酷朝士人
人自揣莫旦夕能自必其洽每晨出與家人訣而後朝

醴泉人侯思止素無賴恒州刺史裴貞叔一判司判司
使思止告貞叔與舒王元名反貞叔見狀元名元和州思止
自求為御史后日卿不識字對曰卿多何事卿字卿能
卿耳后悅擢州之御史王弘義見卿里者老作齊卿
以變告而用時去官流為黔陽太守卿里者老作齊卿
景倫李日知卿存平如波告者曰卿里者老作齊卿
必主俊臣勸將軍張度自訟於有坊俊臣怒命
卿士乃亂所殺之皇於市又韓岐州刺史雲私同不服
先斷其首後乃 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
卿參聽王三宥然後刑比獄官單車秦使即時專決不
復關秦脫有冤濫於何從知以九品之官而操生殺之
柄案覆不經秋官省審不由門下擅人主威重國之利
器輕以假人恐非社稷之福后以獄官秩卑品下方假
以行酷烈不聽也后既以刑威懾天下又欲恩施不測
結人心初制百官萬姓得自敘行能求舉用即妄男子
言稱旨輒不次擢而遣使者存撫四方還引見所舉人
無賢愚畢擢用高者試給舍次即御史拾遺校書而殿
試貢士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收拾遺平斗
今及者給之曰補闕存撫使者御史溫成校書郎有舉人沈
史幼之太后笑曰但使此輩不亂何恤人言補闕薛謙
允疏曰選舉之法本需真才取舍之間則風化所繫也
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始也自售不耻既也諠
訴無慙至乃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在制敵止驗變孤
昔漢武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其得之僅終二令
知其不任公卿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提

敢揮將臨難决疑非一劍之任則虛文豈足以佐時
射豈足以克敵哉而后方不愛祿爵權利寵天下為已
使不聽也又於刑時有所縱舍即賞擢已亟乃不稱職
者旋放黜不少貸其不受鈐勒者立誅之蓋挾刑賞二
柄以控送馳驟利天下之命於一又明察善斷故當世
英賢亦競為之用而不能自解免也蓋后稱制之日久
業寢寢嚮稱尊革命事矣立崇先廟享武氏祖考加尊
號聖母神皇服袞冕饗尊象神宮用周正改詔曰制而
意恣睢猶未厭僧法明等偽撰大雲經言后乃彌勒佛
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教主制頒天下天下州縣各建大
雲寺事佛於是時中宗在房州睿宗居別殿七年所矣
侍御史傅遊藝表請改國號應天心后陽不許而立擢
為給事中寵異之於是百官庶民四夷合六萬餘人俱
上表請而遊藝言后乃袞冕御則天樓改國號曰周稱
皇帝而女居尊位為亘古大變追尊其祖考妣皆帝后
墓曰陵改正朔易服色置社稷立兄子承嗣為魏王三
思為梁王士彥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郡王以所立帝
號王且為皇嗣皇太子成器為皇孫以女太平公主為
謀主密與議天下事公上多權恩后喜其類已故太子
使武攸暨殺其妻賢子及皇嗣諸子義豐王尤順等本后諸孫皆賜姓武

而閉之宮中已而同平章事任之古狄仁傑裴行本司
農卿裴宣禮左承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直
被告密下俊臣逮治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反者
得賊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署狀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止欠一死反足實俊臣乃少
寬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可得免仁傑
曰皇天后土遣仁傑爲如此事求活耶以頭觸柱血流
被回德壽怒服謝之稍益親仁傑製衾帛潛書冤狀置
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繯德壽爲致
之仁傑子得書持稱變以聞太后問俊臣俊臣乃詐爲
仁傑等謝死表上之會平章事樂思晦爲俊臣所殺
未十歲沒入于司農亦上變得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耳陛下不信
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信任者爲反狀付俊臣
無不承反矣太后意頗動召見仁傑等問曰承反何也
對曰脫不承已死於考掠矣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
之出表示乃知詐也於是得出賤仁傑彭澤元忠涪陵
令流行本嗣真子嶺南俊臣稱行本罪尤重請誅司刑
徐有功駁之曰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
恩信不可聽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錫也言於太后

曰陛下不私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示爲人臣不私其
親以頭觸殿階血流地太后皆不聽蓋是時后所誅夷
唐宗室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而下至不可
數內所忌惡者畧盡欲稍解弛以慰天下心右補闕朱
敬則上疏言臣聞李斯之相秦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
言杜私門張公室惜日愛功亟戰疾耕以屠諸侯不亦
猶救弊之術也與哉天下已平固當易之以寬簡弘之
以淳和而秦乃不然焉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
此不知變之過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臯間
餉絕兵刃智力俱困未嘗關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
利之人以赴功及區宇適定乃爲上陳詩書說禮樂高
帝用之而漢道以昌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祖斥二子
不用終廢詩書則複道爭功擊柱拔劍將晷滿不保何
能支十二帝衍三百年之祚乎故曰仁義聖人之蘧蘆
禮義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而芻狗捐淳精流而糟粕棄
仁義尚然况下此者乎國家自文明而來天地草昧內
三則叔流言外則四凶構難故不設鈞距無以閑邪不
急刑罰無以靖變今政不出房闈而天下以晏然大寔
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而
療饑不鼎食向時之秘策固方今之芻狗也願鑒塞漢

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命流曠蕩之澤滿然與天
下更始后喜曰是吾心也賜帛三百匹侍御史周緝上
疏曰今推劾之吏相矜以虐泥首籠頭枷研檟攢膺
籤瓜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豈有不承反者竊
聞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皆雄桀豈
身致帝王耶但不勝毒楚自証服耳尚仁厚而昌秦峻
法而亡願陛下緩刑罰用仁恩以懷來天下於是命御
史嚴善思按告密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人羅織之黨
為之不振當是時后自知誅殺多冤濫中內歎禁天下
屠殺採捕日佞佛造寺以徼福免罪矣而諸酷吏亦往
往坐罪禽滅而天下稍甦有告周與者后本來俊臣
之俊臣與與方推事對食
因多不承奈何日此易耳大勢以炭四周
之今入其中事不承俊臣索大炭炭四周炎之
興法起揖與曰有內代惟兄請兄尤入此驚與皇恐
面法罪法當死原之元道南在首為仇家所縛食傳遊
亦以請革命得相夢登港殿語所親所親上奏告
亦坐誅時禁錦綺侯思中以家私蓄錦綺朝字苑之賜
來俊臣司川流王弘義陳州而弘義許錦綺朝字苑之賜
古遂漢止遇制史胡元禮被驗之詐也論死先是鳳閣
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上慶之等數百人表請廢皇嗣
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后召問曰皇嗣我子也奈何廢之
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今
李氏黑嗣乎后不答慶之屢求見后怒命鳳閣侍郎李
昭德廷杖之昭德引出朝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皇嗣

立武成嗣先撲之耳鼻皆血流乃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走昭德因言於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所生子
也陛下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何得以姪為嗣
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當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
皇顧託而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為不血食矣后意頗
動然自以譽李氏酷深意不能自還時承嗣為左相威
重於人主昭德以為言后曰承嗣五姪也故委以腹心
昭德曰姑姪之親孰與父子子猶有慕弑其父者况姪
乎太后矍然罷承嗣政而承嗣大恨毀惡之后曰此吾
勞臣吾任昭德吾始得安眠汝勿言時后貪戀權勢慮
昭德上無 與卷之三十八 二八
陵王在房州稍日遠不之忌而乃大疑皇嗣莫能必其
心尸婢團兒譖皇嗣如劉為厭呪后殺之尚方監裴謹
躬私謁皇嗣坐腰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告皇嗣
謀反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毒欲自誣太常
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明皇嗣不反即引刀自剖
其胸中五臟皆出后聞大驚令鑿至禁中命高醫納五
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旬始蘇后自臨視太息曰
吾有子吾不能自明乃今汝至此乎傷哉乎忠命更停
推而睿亦乃得免方慶之請立承嗣時司平華事格輔
誅死明堂尉吉頊以來俊臣告冀州刺史劉思謙
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以臣僚修左祖李氏今思謙

外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係元亨等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種誅之親舊連坐者數十人而唐法復用宋俊臣倚勢為爵貪時奸佞附心昭昭之曰此石赤心洛水小餘言詰之云此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村法陷忠良昭昭每廷詰之思止為所絕移死魯府參軍自惜疎耶德以凌轢負氣有節人等同列庶官望塵相敬南宮尉復召拜御史中丞人等昭昭有謀深帶之論死又謂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其主與皇親國戚王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其主與昭昭不痛昭昭廷詰亦助之於足與昭昭同東市昭昭肉立昭昭忠京兆長安人后本欲以淫刑憐天下至是知天下憚懼無二意乃陽為侍臣頃周興來俊臣獄朝臣連引者輒承反朕意其枉遣近臣臨訊皆自稱不冤乃不復疑目興俊臣死不聞復有反者則前死者寧不尚有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臣垂拱來天下以告密為功號曰羅織甚於漢鈞黨陛下雖使近臣覆訊彼方凜不自保何敢一搔手忤酷吏意取死哉今幸天發悟陛下殲夷兇堅朝廷復安繼自今臣以百口為陛下保內外官不復反矣后乃陽憮然曰前宰相務為順旨陷我為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於是詳覆俊臣等前所推大獄平反者甚眾久之后年日益高武三思承嗣營為後益急而后信平章事狄仁傑賢等用之稱國老不名仁傑從容言后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勤勞而有天

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乃欲移之他姓其無乃非天意矣乎且姑姪之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永世無極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祈姑於太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何知焉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亦豈得不與知者乎因開勸后召還廬陵王后逆天終自還他日忽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燕子也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陛下姪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感寤時吉頊亦因張易之昌宗勸立廬陵王太后乃密召廬陵王還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語上事仁傑請益切至涕下不自禁后乃出王見之曰還爾太子仁傑起再拜賀且曰太子歸外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乃命太子舍濯龍門具儀仗迎還復為皇太子封皇嗣相王中外大悅而承嗣怏怏發病死久之后慮百歲後太子相王與諸武終隙不兩全也乃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軟血誓明堂以自堅銘之鐵券時吉頊以忤諸武意貶安固尉辭行涕泣求見陳一言太后召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

尊有爭乎曰爭矣項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
今太子立而外戚自如此半為佛半為天尊之說也嗟
下適驅之使必爭耳后默然良久曰朕亦知之然業已
如是可奈何故知逆天道任數末未有不窮者也
人隱安恒懷憤慨上言陛下先聖顧託受日月
輝煌應天順人二十餘年矣太子春秋既壯陛下
市宮使處宿衛豈有異於陛下之身哉今詳武職
而下二十餘年矣陛下之身也詳武職而下二十
公侯而分土以上諸侯之計也詳武職而下二十
周室屏藩皇室萬世之計也太后召見趙主之而
已不用明年交恒後疏曰天下首高祖之天下
也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王豈非以東宮昔在諒
也非長子恐宗祀中絕故應天順人矣乎今太子
回年德俱盛陛下下年在耄耋不復子明辟何以
家宗廟將何託以諸天帝墳隤陛下何故日夜積
史以上
知鍾子淵盡忠臣為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天意人
事遂至李家陛下有欲下之而不行得者不如高揖
勝日怡聖躬命史官書之令樂府歌之斯亦太平之
事也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義烈士不懼死而偷生臣
何惜一身之命不為陛下安萬乘之固哉太皇太后
陰毒敢言無酷吏與武懿宗爭初后既稱制而縱悅
人懷義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托言有巧思令入
內造明堂給廐馬中官為騎侍護作士數萬明堂成又
度其後為天堂日役百萬費鉅億成拜左威衛大將軍
梁國公而義本名馬小寶以千金公主追得近幸日深
大聖明堂立盡后諱之云工徒失火所延燬而懷義益
驕倨后乃令太平公主擇有力婦人奴上縛而淫殺之
置控鶴監已命為奉宸監皆壁寵托言脩三教珠英於

內殿掩其迹而願以文學士參之最後張宗易之兄
弟大受幸以為奉宸監今當是時承嗣三思貴震天下
然於懷義二張皆執備僕禮卑事之宰相而下皆面諛
為容莫敢忤其意蓋權寵至於此族孫也本名家子以
門陰補官太平公主薦昌宗入侍后悅之昌宗曰臣兄
易之器用過臣工合錄即召見大悅之俱傳粉黛朱衣
錦繡侍中太后委心焉獨懷元忠復相裁抑之言於后
曰臣承先帝顧託受陛下厚恩不肖狗忠使小人在側
臣之罪也太后內慙不能應會不深二張乃請示忠與
司禮令高麗故挾太子為久長云鳳閣舍人張說與
之曰發怒下元忠獄與昌宗廷新說入至門舍人宋
呼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求苟免若
獨開寶寶為榮多手服事不測環當叩關力爭不令子
夕元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榮說
入后曰朕未對元忠急宣言說與昌宗本共羅織臣說
之曰元忠為宰相奈何效委巷小人嚼碎相說欺
耶昌宗旁趨迫說使言說曰陛下視之今在下而
猶頓首臣如是兄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二
人逼臣使誣誣之耳易之昌宗還乎曰張說欺元忠
反后問張說曰說貴說元忠為伊周伊放太甲周
公稱王非微反而何說曰昌宗兄弟小人徒毀伊周
不任重任臣實言曰明公既居伊周之任欲不為伊周
其可得耶伊周當為臣至古共仰陛下用等
相不使學伊周當為臣至古共仰陛下用等
宗可富貴附元忠立族但元忠實寬不敵誣之耳太后
怒說下左右昌宗并繫治之他日更問對則曰臣
事朱敬則元忠說中理乃得免元忠入辭舊言曰臣
老何堪南十元忠說中理乃得免元忠入辭舊言曰臣
此二小兒終必敗亂矣鳳閣舍人宋璟以正直聞安
堂璟六品下生易之虛位揖之曰公當今第一人何
下坐也璟曰下坐易之虛位揖之曰公當今第一人何
易之五郎昌宗即鄭善果曰公奈何何五郎璟曰
街正當為卿若非張卿家奴奈何何五郎璟曰
蕭入朝易之氣張卿家奴奈何何五郎璟曰

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明日
中宗復位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
太平公主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曰日川東之等廷官
封有差復國號曰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旗幟服色官
名畢如舊外百姓今半租稅更房州三年帝永慶慶高
改葬有胤嗣者承襲無嗣者立後為周與來俊臣等所
枉誅夷者咸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本所能反以唐
者梁公以至誠悟后始也取日於虞淵而太子復安既
也哲於知人援五王柄用今夾日以飛終其功也可謂
社稷臣矣梁公秋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仕有李姓
南望見白雲在天帳然曰吾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
雲移乃得去行者感動同府公平鄭崇其母老疾當奉
請行前仁傑在容美其誼曰秋公北斗以一人而
已梁公秋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仕有李姓
以御史使岐州有亡者數百為行刺官追捕不能到仁
相曉自歸遂以清高宗分陽克知頓使道出如女祠
俗言感服過祠下政風雷吏受卒致萬治馳道仁傑曰
天子行風伯清塵雨沛酒道何如女足避邪也此役帝
歎曰真大夫也仁傑已為寧州刺史肅和有不效御史郭輪
察隴右多按劾入寧州境者老須知史德美者盈路輪
就辭召久吏謂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使者當成使君
之美何久吏謂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使者當成使君
待即巡撫仁傑已為寧州刺史肅和有不效御史郭輪
吳太伯季子伯賢而仁傑已為寧州刺史肅和有不效
時吏王其敗支實錄二千人皆論死仁傑在永復山利豫州
城以爲臣欲顯其德仁傑已為寧州刺史肅和有不效

仁傑之心善表成後毀者數四矣獨念此屬皆非本惡
望特赦原之廣恩思君活汝即相請吳於德政下
父老迎勞之去先尹使君活汝即相請吳於德政下
三日後去先尹使君活汝即相請吳於德政下
輔怒曰州將元帥即仁傑曰仁傑曰仁傑曰仁傑曰
董士三十萬以平賊乃從年暴無辜之人是一越上耳
百越王生也且王師至代魏城而上歸順者以哥計奈
何從後賞之人殺李多功半如得尚力勿加官即死
不恨光輔勳之左曹復州司馬天授中又加官即死
何平奇武后時之曰臣在汝南有否女慈諸者數矣
欲知之乎則曰臣下以臣在汝南有否女慈諸者數矣
幸多矣不願知也后數其長者會來俊臣所擢斥馬彭
澤令擢魏州刺史會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驅民東城
仁傑至山房向達何自疲吾民乎唐來吾自辦也縱
就田民庶愛和終何自高示來歲發兵警西北戎虜
勒田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元王封域
之外典籍其紀薄伐太京化正上詩人斥之則今之
域中過夏商遠矣而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環府庫之費
以爲曉曉不毛之產竊以爲過矣今關東鐵饒蜀漢逃
亡而求求冠帶遠夷不務安人固本此秦皇漢武之所
以非幸子之盛節也請相西鎮安中息武不納并
河北安撫使河北民爲突厥驅迫者各往行區山谷
冬仁傑疏曰河北土性重氣一往不悔其緣軍興調發
頗重至質田宅而不售又官吏督趣酒屠事迫投死
半七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情也民猶人也墜則溺
疏則爲川夫馬有恒性哉今貧罪之伍潛竄山澤露宿
單行非之則黎情懼懼之則反則自安道阻暫驚不
足爲憂中土之人結聚而不解此大可慮也曲赦河
北諸州無所問人結聚而不解此大可慮也曲赦河
以賑貧乏修驛遞以濟旅師自今糴糴禁官商侵運而
河北大食之造浮屠大像詔天下僧人施一錢以助
仁傑說曰今之伽藍費官閭工不役界必需役人
非天降終由地出損百姓何之哉今邊鄙未寧宜
寬征徭省庶務而興土木以徵福非所宜也昔梁武帝
文後佛好施而三淮浪漉五嶺煙騰剝削窮民未滿
路豈能有補於救亡哉知以爲顧作以濟貧民既失農
時是爲奪本且勢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貴官財又竭民
力即不幸有一方之難何以賑之役得正后幸三陽宮
有明僧道請觀舍利后許之仁傑前爭曰佛樹神不

足以往高乘胡僧欲招至尊感遠近耳目耳台還與
司馬吾南臣之武契丹將有勇力善戰屢敗中國兵者
降則勇也以為將契丹而勝破平仁傑所信
重每向折廷爭以屈意從之又知人好薦士所出至
公卿數十人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入公門矣仁傑
曰為賢者國非為私也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部一人
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石善后則足舉而奚天年七十
一歲謚文惠中宗復位進司空察宗有祖烈帝本昏德
當在房陵時與韋后同幽閉愛甚篤每敕使至輒皇恐
欲自殺后抱持之曰禍福何常遽爾何為帝德之嘗私
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為及復位后即與
政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安樂公主者帝幼女也生於
房州愛之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健好者上官儀女也
沒入宮辨慧有文掌內制帝嬖之三思私焉並用事而
三思為司空三思子攸暨為司徒而武氏復張始二張
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兇雖除
祿產猶在去草不除根終復萌起朝臣尉劉幽求亦勸
之二人不聽曰是枕上肉耳何能為季昶出私嘆曰吾
不知死所矣至是韋后與三思宣淫於內而帝為點
善擅政於外東之為中書今不得志撫床歎憤至彈指
血出曰本所為不誅諸武者欲上復辟自誅之明天子
之威也今若此大事去矣始大悔不用季昶幽求之言
乃以百官上疏言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陛
下反正而諸武惡官儲備按堵如故此開關以來未

也惟陛下念社稷計順遐邇心三思等王爵貴人
之望不勝哀痛上書陳戒曰臣聞詩有國難以後妃者
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不此之甚也樂奔南巢禍陷日
魯桓頌世感始齊姜書曰北維之晨維家之索夕日
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行于外也今陛下臨朝皇后
他惟殿上預聞國事夫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抗夫逆
人也違入不祥逆人不祥惟陛下以社稷大計令皇后
遷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言胡僧慧
範託游法入禁與漬朝以不問下輕服胡僧慧
上下汗慢君臣虧替夫事名道以亂政者殺假恩神以
疑聖者影慧範之華裁不聽其言以方士鄭普
思為秘書監慧範能為臣子蔡酒彥等誅曰陛下治復
生知詔軍國皆用貞觀時故事貞觀時以魏徵為
顏師古為秘書丞顏達為祭酒豈普思等此乎恐妨議
天官加私人又不聘於是三思用佞人崔湜鄭愔計日
夜與韋后諧求之暉等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奪之權使於是封東之漢陽
王暉平陽王彥範扶陽王恕已南陽王玄暉博陵王並
罷政事為五王斥逐者復之尊用者斥之而中外大權
盡歸三思矣是歲太后氏崩明年三思忌五王在京師
出為諸州刺史而使人告尉馬都尉王同皎與武當丞
周憬謀謀廢皇后殺三思坐腰斬使鄭愔告敬暉等與
同皎通謀貶遠州司馬已陰疏韋后隱穢榜諸朝帝見
之震怒三思以為此彥範輩所為帝惑之於是御史大
夫李承嘉即奏彥範暉東之恕已玄暉恭誅危君罪當
族下有司議大理丞李朝隱言彥範等未即訊而誅恐
為讎家所詆証請按實而三思慮五人以按實得自明

命流嶺外而矯制遣其黨周利用攝御史使領外府慘
毒殺之中外憤然而復辟諸功臣屠滅盡矣東之玄機已死遇害
帝怒命立誅黃門侍郎璵諸傳吏考治帝怒岬側出召
見曰敕即誅何請璵抗對曰不即訊遽誅天下竊議陛
下者愈藉藉願加審慎帝愈怒促如詔璵曰請先誅臣
不然臣終不奉詔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
爲方夏行戮違時令命杖之流嶺南出璵則貝州思貞
青州秋分一日平曉廣州督周仁執斬月將嶺南太子重俊者帝他姬子也
失愛韋后與三思忌惡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
皇太女時中書令元忠當國帝問之元忠曰公主爲皇
太女則駙馬都尉當何名事得止而三思爲譖愬日深
太子積不平欲起誅武氏時諸與復辟功者獨左羽林
大將軍李多祚存與定計於是矯制發羽林軍三百餘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使成王千里將兵守宮門而太子
與多祚斬闥入叩閣索上官昭容及安樂公主帝后登
玄武門樓與同患下宮閣令擊其前鋒斬之帝在門樓
大呼曰汝輩皆朕宿衛士奈何從多祚反於羽林士
倒戈斬多祚而散千里攻延明門不克死太子逃之近
關烏左右所殺乃知君父在太子不忍情憤之忿有餘

討即所誅適當罪而勢逆徒債重無益也帝斬太子首
獻太廟已馳祭三思崇訓第乃梟之朝堂初元忠相武
后有清正名至輔政天下傾望其幹濟而元忠老更事
度主閭內亂不可貞外示依違欲隱忍以圖功酸棗尉
袁楚客與書規之元忠得書不辨也書曰生上朝服
君子退小人望其安其於寵祐而一公主賜府署其
不早建太子若師傳而輔之命惟新皆皆取勢於五龍進官至前十八人六王公貴戚皆選出
無度七廣置員外官爲財害民八先朝宮女出及是元
忠子太僕少卿昇遇太子永安門將與俱事敗見殺時
忠者皆歸曲太子元忠獨毅然曰兒與誅逆賊謝宗廟
死所甘心惟太子枉沒爲恨耳宗楚客等誣元忠父子
通爲逆請行誅帝以其人望且有功爲高宗武后所尊
禮以特進致仕已再貶務川尉至涪陵卒元忠宋州宋城人少味湯
不險曉兵法美風中以學主上事得召內供奉告
家皆以各賜金帛周興與試免死流以御史中丞昭來俊
臣獄被徵周放嘉譴呼獨安坐向如既寧其後起日
亦無喜色復何耶封曰臣所處也羅議之吏如僕者須
已已韋后宣淫無憚忌帝以外庭露章論諫者衆中內
患居恒怏怏時噴有諍言后及其黨慙且恨懼事且變
也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得爲皇太女乃共謀於餅飲
中進毒而帝崩蓋復位五年矣葬定陵中宗初立改元

錄其年秋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經三十三日乃滅
括大水殺故太子賢殺徐敬業殺內史裴炎將軍程務
柝后檀國之二年改元垂拱遷都洛陽王房州出大早
四年二月朔日蝕蓋匪明堂受告客冬有山出於新豐
四年夏穀同三品劉暉之秋冀州雒陽七鳥皆京師應
震是歲大饑擊吐蕃五年春穀乾元殿作明堂山東河
南饑六月朔日蝕京師地震秋神都地震是歲越王貞
瑋瑒王坤與起不克死太后大梁宗室六年朗州松州
瑋化爲雄夏穀內史張亮輔同平章事魏玄同冬殺宗
宗王大人七年除唐宗室屬籍殺王上金許子素節
又殺宗室王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秋以國號曰周
后攝皇帝已立帝爲皇嗣追尊武氏神后以武氏
七廟爲太廟是歲改元爲初又改天授八年春更置社
稷易服色改唐太廟爲享德廟夏四月朔日食冬置同
平章事格輔之昌右相岑長倩言歐陽通名衛將軍
李安靜已年夏四月朔日蝕秋洛水溢漂人居二千餘
家是歲改元如意只政長壽十年夏棣州河溢十一年
改元延載秋九月朔日食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加壽
帝燕氏越古今金鑑聖神皇帝秋祀前郊冬登封嵩山禪
冊史土編 卷之二十六 四一 三月二十八日
少室是歲改元萬歲又改天冊改元一歲三改元十
三年春改元通天明堂歲冬同平章事李元素孫元
亨等三十八家松茂督李蓋之營州孫可汗命二十
八將討之改元萬歲將勇十四年改元神功是年臣誅冬
爲臺侍郎仁傑同閣侍郎兼檢校並同平章事十五年春
改元聖曆秋肅陵王遼東郡復爲皇太子武承嗣死十六
年春后幸維山嵩山秋河溢漂餘家十一年春幸溫
湯夏幸三陽宮九月朔日蝕改元久視大旱秋作大
像十八年夏幸三陽宮秋殺郭王重潤改元大足
又改長安十九年秋九月日食不盡如鉤突厥寇忻
州秋京師大雨霜人畜死者九月朔日食二十餘家
年夏幸興泰宮自九月至於冬十一月陰晦大雨雪都
人饑凍死神龍元年春三月太子復位遷太后上陽宮
復國號唐武三思爲司空改元爲司儀夏同官際大雨
雷焚雀死封復辟力臣爲五王知政事洛水漲壞廬
舍二千餘家冬皇太后崩二年春二月黃霧見其中
陽城東七十里地色如水樹木中影歷歷見其中日
餘威夏洛水溢漂天津橋五王爲二思所殺秋武重
俊爲皇太子京師旱河北水大饑冬牛大疫是歲寒

靈原會等州師敗績死者三萬三年春自京師至山
東疾疫河南大旱夏六月朔日蝕秋太子重俊殺上
三思崇訓誅之殺改元永昌冬各遣使慰撫西方二月朔
日蝕京師雨土景龍二年春會同日食如鴉卵大二月
癸未夜有星墜地西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鳴武延秀
赤氣紫雲天象地變三日乃止冬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延秀崇訓弟也美姿容善歌舞主悅之尚馬坊入寇
三年春正月黃霧四塞日赤紫無光夏六月大日晝見
秋八月星孛于紫宮四年夏六月壬午帝崩年五十
秘不發喪裴張錫張嘉福奉養崔湜並同中書門下
平帝事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甲申發喪宣中書門下
爲皇太后太子即位秋百官上謚孝和皇帝廟號中宗
論曰小雅之言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夫幽王雖失國
周固未亡也言滅以爲文武之業盡於是不復興其之
也武嬰易命唐宗室賢士大夫戮殺殆盡太宗之遺烈
斬焉此正禍豈直一褒姒比耶高宗善柔視中宗童昏
有間韋庸劣其權謫距武嬰天壤而淫禍並烈國幾再
亡嗚呼父子夫婦之間豈不難哉可無慎哉故溺於淵
可游也

由史土編卷之三十三定本

睿宗皇帝

諱旭輪

高宗第九子也

母武太后

初封殷王後封豫王

嗣聖元年太后廢中宗以豫王立為皇帝居別宮既七年後革命降為皇嗣貼危者數矣及后召中宗還皇嗣數稱疾請遜位而中宗復皇太子封皇嗣相王中宗復辟加號安國相王遷太尉讓不受已立為皇太弟又固讓不受而韋庶人與宗楚客等日夜媒孽之太子重俊反誣王及太平公主與交通中宗使御史中丞蕭至忠詢之至忠泣曰陛下獨一弟一妹不能容而忍羅織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因請以天下讓陛下太后不肯王累日不食太后乃聽忠愛如此而陛下疑之豈不太甚矣哉右補闕吳兢上疏言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謀陷之自古委信異姓猜骨肉未有不覆國亡家者况天授而後國家枝葉凋殘盡矣陛下登極之日淺一子以弄兵授誅一子以愆違達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謹何可使復與乎願垂三思中宗與王固無嫌而相王恬於謹讓以得免已中宗崩于祇章后不發悉召宰相入禁中易置之盡置其私人徵諸府兵也京城矯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加政事相

王參謀政事慰眾心而相宗楚客葉靜能等言相王皇后叔也嫂叔不通問王不當參政事從之乃發喪溫王重茂立后臨朝脩武后故事以諸章典南北軍謀革命時相王子潞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結羽林豪帥謀匡復而楚客等日夜危相王急甚臨舊王乃與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會草播主羽林軍而驕虐萬騎萬騎咸怨王撫以誅諸軍皆勇躍願效死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於背林宗稱萬物既定書密以白太平公主公主貴其子薛崇簡從或請白相王臨淄王曰我曹所為此者以徇社稷也事成歸王不成當以身死毋累王也且王仁萬一不從敗太計景龍四年夏六月庚子王微復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雨星如雪幽求曰天命也時乎時乎不可失於是入羽林軍斬諸章典兵者以徇曰韋后弒先帝危社稷今誅之立相主安天下敢助逆者族遂勒兵入玄武門斬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而內外皆定於是臨淄王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王勞之曰宗社不傾汝之力也遂以少帝命收捕諸章親黨及宗楚客葉靜能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等皆誅之遣使分行諸道宣諭進臨淄王為平王薛崇簡

馬立節郡王鍾紹京中書侍郎劉幽求中書舍人參知
機務命宋王成器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進範彭城王隆
繁分典禁衛兵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出為諸州刺史
甲辰相王即位封少帝溫王大赦中外官四品已上如
長流長任人未還者並放還贈常月宣州刺史立功
人賜爵秩未差放宮女還家是日景雲見改元景雲
太常少卿稷參知機務兵尚書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召嗣立中書令追削武三思崇訓官爵暴尸秋追復故
太子賢重俊位號論神龍復辟功復五
王及李多祚等官爵召洛州長史璟檢校吏尚書同三
品張仁直崔日用薛稷罷日與稷爭帝前稷曰日用
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
宗楚客非陳休而何而兩罷之立平王為皇太子廢
武氏崇恩廟吳陵順陵去陵各秋追廢韋后安樂公主
為庶人罷墨勅官譙王重福反伏誅重福中宗後子
胡后臨朝時過均州與重福謀舉兵未發而帝崩敗
洛陽人平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帝子當立相王亦有功
不當立若潛入洛陽發兵殺留守天下可拈摩定也
重福喜令惜選洛陽徒待行自與靈均許乘驛入東都
潛舍駙馬裴英宅初左右屯營兵馬亂侍御史李邕
覺之馳告城諸軍重福曰蕭王權不能動亂地立功取富貴
文惠閣城諸軍重福曰蕭王權不能動亂地立功取富貴
火燒之左營兵至重福不重福不重福不重福不重福
均皆伏誅初時州來俊臣等進俊臣等附附附附附
張易之易之誅附庸氏至是附重福竟族冬詔者敬皇
帝主社廟遺古義於東都立別廟祀許公蘇瓌卒置諸
州經畧節度使是歲姚
州蠻久二年春正月太僕卿元振中書

侍郎說同平章事改封溫王重茂為襄王追謚先妃劉
為肅明皇后妃實為昭成皇后出同三品元之璟幽求
刺諸州復斜封官復武氏吳陵順陵從太平公
主請也冬御史
大夫懷貞中書侍郎湜同三品象先同中書門下章事
三年春并汾錄三耕籍田改元太極
萬曆五日夏祀北郊秋七月
出西方八月帝傳位皇太子稱太上皇帝皇太子即
位赦改元立皇后王氏九月朔食是歲
初睿宗即位群臣請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當立而
平王有大功意未有所定而宋王成器前頓首請曰世
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所以重社稷也苟違其宜
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讓劉幽求
亦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
救君親之難量功繫德無可疑者帝從之乃立平王為
皇太子而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自武后時以為類已
愛辛之誅易之昌宗有力焉已與誅韋氏又帝同母弟
親遂干政朝士競進者爭走之初以太子少意頗易太
子已憚其英武妨已與益州刺史竇懷貞譖之百端帝
不能無疑嘗密召侍中韋安石問之曰聞外廷皆傾心
東宮信乎安石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獨太平為
流言危之耳太子有社稷大功仁明孝友中外共嚮此

社稷之福也帝覽然悟而公主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以易置諷同三品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真宗廟社稷主孰敢為此議者知政事陸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太子何罪若之何廢之事得寢留是時姚元之宋璟等在政事中宗弊事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秩然有貞觀永徽風而侍御史倪若水楊孚等糾劾無所避權貴毀惡之帝謂大臣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不爾反為所傷御史繩姦惡非人主保衛者傷矣於是元之璟同白帝出諸王歸藩出太平公主於東都以安儲帝猶豫未有決也頃之帝謂大臣曰術者言五日內當有急兵入宮當慎防張說曰此姦人欲離間東宮為此言陛下第早以太子監國即流言息矣元之曰說言善此社稷計也於是命太子監國而出宋王成器幽王守禮為諸州刺史居太平公主於蒲州公主聞之怒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基間骨肉各貶官寢前命而崔湜以私侍公主蕭至忠以阿附公主俱得相前相韋安石郭元振李日知張說等俱罷主勸帝復脩武庫時諸稅政天下失望矣明年秋八月彗星見而方入太微公主使術者為帝言彗所以掃舊布新也令帝座及心前星當有變變在皇太子欲以傾帝意便甘心太子

而帝顧自危又素厭萬幾乃言曰傳惡避災朕意決矣立出詔傳位太子公主及其黨皆固爭不聽太子聞固辭亦不聽大言曰汝為孝子豈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於是政統於一尊而定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肅至忠為中書令夏能脩大明宮以郭元振同三品秋太平公主謀逆賜死湜懷貞至忠義皆伏誅

帝為太子時河內人王至長安因后殿下在肅內盡述諸語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帝知其理范離語也遂召見與語語曰韋庶人執逆人心不服討之易耳太平因稱莫測大臣多為之使臣屬憂之帝引與同坐山曰上同氣唯太平言之恐傷上心不言為後患且奈何帝曰天子之貴在能安宗廟社稷與否爾且小節帝悅既即位以中書令即

時太平侵大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政武大臣皆由之或以帝安石不附已以為不僕射同三品皆不知帝到幽州與上計內亂為腹心及羽林將軍張麟密白帝誅之自是帝以馬為不密之帝大懼遂列上代流幽州封州驍豐州及是公主謀廢立又與官人謀與毒赤箭粉中非之語言於帝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說自東都遣人遺佩刀贊之次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有日陛下在東宮猶然臣子欲討之何謂力今陛下尺一制書立定矣顧猶然臣為萬一不究得志悔何及帝終以驚下皇為憂日請先定北軍後收王黨即上言晏如矣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李日知姜皎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慶州門崇以主當帝元帝慈於朝堂斬之懷貞自誅死其尸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皆伏誅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問故元帝曰皇前奉詔誅其懷貞等爾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聽皇帝處分並居百福殿退與右丞盧藏用坐私侍毛流橫商尋以湜與馬逆賜死加諡王實封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階駝毛仲力士等道官封有差先是

歷生與燕王事福滿當死以說幽燕營護得免既勝八
上則罷說政事幽求流到州諷廣州節督周利貞殺
之并州督王版知其謀幽不遣乃免及天下下
至中素行雅望為公士所引附之華州刺史金
其妹夫也謂之曰子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中忠不無
欲緒退而飲曰九代卿族一而威之衣我至忠忠不無
公主第出遇宋瑛瑛曰所望於君也至忠無笑
口善平安生之言遂策馬去及嗣後身不可不換
也
以張說檢校中書令幽求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
復徐國公毀天樞軍國制自今常法外屠割人者準
殘害之科冬幸新豐講武驪山容流并州給事中忠紹
大軍禮
品還宮改官名中書省為紫微省冬禁寒潑胡戲劉幽
求罷中書侍郎出行遷言於帝曰張縱橫之才可與
御史上編
定禍亂與守承平帝中
是疎之使按行北邊軍
二年春關中旱饑使賑給米直言停諸陵供奉鷹犬錄
囚徒命祈祭名山大川葬暴骸檢責天下僧尼俗者
萬餘人避殿
罷員外檢校官復置十道按察使魏知古
罷六月京師秋襄王重茂薨帝
禁女樂作興慶宮
即唐老于舍元殿殿九十九上凡以故司刑卿有功
子倫為恭陵令削天后時酷吏周利貞等籍擯勿齒幸
溫湯敕百官喪葬所司申品令高下制園宅下帳墳墓
瑩域之式禁踰制者出宮人
庭帝聞之令有司具生車
者載還家訖言乃息冬還宮訖以同紫微黃門三品

契丹及契丹戰虜河敗績除名復舊武衛之官
三年春正月立于嗣謙皇太子降死非已下夏早避
殿減膳錄囚徒六月山東蝗下諸道捕瘞秋七月冬置
侍讀寺行幸鄆陽賜賜過九十以上幸溫湯妖賊崔子
崇等入相州作亂州司討平之是歲西國八國降訥
大四年春幸溫湯還宮夏六月太上皇崩京師中夾大
河有
比蝗秋奉中宗別廟見禮儀志七冬十月葬橋陵聖真
道採訪使
微令崇疾避位黃門監璟紫微侍郎題同平章事行十
受朝以宅太廟四室壞
屋材皆符堅物朽腐宜毀而逆興行會何足異也百
廟耳帝喜從之遷神主太極殿表曰避殿殿廟更育
立太廟北使臣之言願性
下聖天成納中遂讓幸東都四京還都詔州縣
無出今年租詔訪武德貞觀米
臣子孫失官封者以
開州縣有行道行嘉遜不仕者以名聞夏復明堂為乾
元殿毀拜洛受圖壇及瑞石碑文
單縣水溢毀縣署
百餘家
秋復舊官名冬太廟成饗神主于廟
契丹內
附復置
六年春收天下諸州惡錢銷鑄見賄徵嵩山
隱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拜
盧水溢壞
舍溺死千餘人
定配饗太

廟功臣故侍中桓彥範中書令張柬之特進崔玄
宗廟庭始賦給官俸冬還詔大廟元皇帝以
品京官一人內外官三品以上有願者給賜
秋旱錄囚徒制器服一依舊典禮經冬幸溫湯還宮
皇太子詣學行齒胃禮生賜官及差八年春侍中璟中
書侍郎題罷侍中乾曜中書令嘉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夏六月瀝穀溢東都新安瀾也河南壽安輩冬幸
長春宮畋下邳還宮是歲突厥元九年春宇文融克勸
農使括田檢逃人幸新豐溫湯秋楊州等州暴風發屋
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崇薨幸中書省冬罷諸王
都督刺史幸新豐溫湯還宮是歲南池州叛胡康符
諸事及九姓舉破十年春幸東都詔內外官犯賊免縱
逢赦勿齒夏大水伊汝洛陽河南許汝洛陽秋遣
使存賑京兆然自長樂門斬關入宮城伏誅冬幸興泰
宮獵宜州還宮始募兵充宿衛是歲安南郡命內十一
年春幸并潞州初過在開高年鄭家流先罪威一
宮改并州魚太原府京兆河南該官百祠后土汾陰
姓給後一年貧戶復二年心從戶復三年祠后土汾陰
縣安集逃戶前令檢括逃增太廟九室尊八代祖皇
帝臨懿祖置長從宿衛見兵制釋與諸州用牲牢冬幸

新豐溫泉祀南郊赦幸鳳泉湯還宮十二年夏詔宗室
國王為後而屬近者封郡王夏還臺閣臣有才望者為
州刺史以山東舉政勿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
分職州刺史宣訓皆出首相侍御史署秋七月發
得拱然已上由是事多異同因是出之
皇后王氏后弟司一賜死張嘉貞貶台州刺史冬幸東
都還宮二月朔日食是歲五溪苗反十三年春
二月幸龍門還宮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秋禁祥
封泰山日南至是日上帝降明祀星地祇於壇百神
明日御帳殿受朝賀赦內外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等四
品已下賜一級皆首封禪議乾曜品已上賜爵一等四
多引兩省更及小親導事禮事能恩起入五品而不
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崔沔上加而無湯
然之幸孔子宅親與祭十二月還東都大有年斗十錢
十四年夏戶侍郎元絃年同丁章事六月大屋
事冬幸汴州廣成湯還東都赤白龍是歲黑十五年
夏作十王宅百孫院門樓鵬多欄檻六十三州水一十
霜旱河北饑牛疫轉江淮南米日萬石賑之許公頤
卒冬十月還都十二月幸溫泉吐山青西吐番陷瓜
州益殺王君英十六年秋行大衍曆冬河州節度嵩
突厥使人貢是歲嶺南檢反思補所之命十七年
召同平章事是歲嶺南檢反思補所之命十七年
夏四月禘于太廟錄囚徒大風事出山崩令中書

年等微相還元紘乾曜罷融光庭裴同平章事嵩兼
中書令融尋熱刺汝州冬十一月饗九廟
謁諸陵三月三日供饗三月三日其馬供宿曲最所管
近六鄉以供還宮幸溫泉宮獵渭濱還宮行張素
日選勝行樂聽選司立循資格從前書夏築西京外
郭命左右丞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
及刺史者六月天津永濟二縣及夏州元帥水
冬左丞相說卒八月管掌案吏元帥十九年
春帝躬耕興慶宮龍池夏六月大冬幸東都還都浚花

中洛水二十年春二月夏築花萼樓夾城至芙蓉園秋
冬行幸潞州治復幸北都曲祀王土睢上命所至有賢
外文武官加階三月十二月還宮擊奏契丹破之二
十一年春黃門侍郎休同平章事夏早遣使往諸道宣
慰賑給熱陟官吏錄囚徒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擢
用毋循資年有司冬相嵩休罷黃門侍郎耀卿
員而人仕之塗元濫冬相嵩休罷黃門侍郎耀卿
於此秋七月朔日食冬相嵩休罷黃門侍郎耀卿
中書侍郎九齡並同平章事京師饑出太倉米二百
萬石振之分天下為十五道道采訪使二十二年春
幸東都秦州地震下四千餘人仍連震不止命右丞相

嵩禱祠于山川遣使存問賑恤歷死之家復一年一家
夏侍中耀卿裴黃門侍郎九齡張禮尚書林甫並同
平章重譚病坊八月行馬者關中大風水冬十二
月二十三年春耕籍田以九終赦又武官三品以
下加階外官賜勳一轉日今五品以上官及刺史
舉有王霸才略學究天人尸堪將帥牧宰者各一人江
淮水命本道使賑給十一月朔日饑是歲秋西此庭
及安二十四年春責逃戶自首夏頒令長新誠京兆醴
泉妖人作亂擒斬之冬侍中耀卿中書令九齡罷林甫
兼中書令仙客兵部書同三品是歲上庭都護擊

郭王琬光王琬殺之六月榮感鵲巢大理寺樹以刑錯
賀封林甫晉國公僊客國公寺少卿除鳴泰天下今
帝推功元輔故封是歲河北帝推帝推帝推吐蕃青海
西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東郊流橫南餘放免京
兆府新開稻田給貧民州縣里皆立學延歷斗魁十餘
兆地京立皇子忠王瑛為皇太子散內父後者各賜勳一
轉朔三日冬兩京作行宮殿左右龍武軍折左右
之左右萬騎營馬是歲吐蕃寇河西二十七年春加
於舊六胡地置宥州冊南詔為雲南王

尊號開元聖神赦左降官量移百姓免今年冬幸溫泉

還宮是歲北庭都護蓋運葉二十八年春三月秋開

通濟渠是歲時二十九年春制饑饉待奏報後開倉

道遠民無救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聞三月無影

洛河北霖雨使賑卹洛水益發天津橋上陽宮及民廬

冬寧王憲薨葬讓皇帝東陵州達七所瘞人石堡

天寶元年帝三春正月改元赦色並免刑資及布

永有通儒學餘文辭及軍謀武藝加號號郊辛卯年

午享太廟丙申合街舊官名為僕射及下諸州為

刺史為秋僊客卒適之本為左相死數百人七月

日林甫加尚書左僕射適之兼兵尚書右僕射冬集靈

臺成開廣運潭計黨屬來降二年春改玄學為崇玄館

博士為學士追尊玄宗皇帝為大聖祖冬幸溫泉還宮三載

號先大太后尊主為明皇帝冬幸溫泉還宮三載

春改年為開元一月海賊寇台州討平之冬幸

溫泉宮親祀九宮貴神于東郊赦蘇米施可汗傳首

師河西擊突騎施莫賀達干立可汗四載秋冊壽

祿為可汗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王如韋氏立貴妃楊氏等入大木冬十月幸溫泉

還宮是歲封外孫獨孤氏女為靜樂公主外孫楊氏女

山敗契丹芳公主出降奚契丹號樂松漠貶括蒼守隴

各殺公主主舉即狀五載春刑尚書堅

右節度使惟明皇貶播州守夏左相適之罷希烈同平

章事秋堅惟明配流賜死適之貶宜春守飲藥死通之

王承皇太子妃離昏堅嗣薛王瑊甥貶夷陵郡別駕冬

養善大夫杜有隣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柳勣獄死

六載春殺北海太守李邕秋命宰相錄繫囚自至十月

七月死罪決配冬幸溫泉改名華清宮七載春至十月

夏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上尊號文武應道星中赦

冬幸華清宮還宮八載春二月觀左藏賜度支釧金紫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見兵制考府劍南置都護府祔

于太清宮是歲石節度使尋九載春正月群臣請封

西嶽三月西嶽廟災停封夏旱錄因徒安祿山進東平

郡王度節使封冬幸華清宮還宮是歲南十載春正

月郊王王自此秋入清宮癸巳勅聖太壽甲午自于南

虎五百人秋廣陵大風潮震冬幸華清宮是歲雲南

船數百艘京師武庫災霖雨冬幸華清宮是歲雲南

祿山之高芝擊大安十一載春還宮夏王鈇賜先都

木發屋秋幸左藏冬幸華清宮林甫死國忠為左相十

二載春追削林甫官爵削棺宗黨流貶秋蘇西陽出太

京兆人理中書門下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封西平郡王

冬幸華清宮築興慶宮樓觀十三載春正月御華清宮

受朝賀還宮加祿山左僕射國忠守司空大雨黃土

朝風五月

日飲不盡如飢 秋八月希烈罷武部尚書見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霖雨出太倉米百萬石開十場賑濟貧
民澤洛溢漂冬幸華清宮還宮是歲北庭都護程千里
擒斬阿布志歸于國
李必擊雲南一十九坊十四載春宴群臣勤政樓奏奏九部樂
詩數百篇秋
免民今年租冬幸華清宮安祿山反幽州昭陳留榮陽
陷東京李惟中李惟清死之帝還宮常山太守顏果卿起
討賊十五載帝四十春祿山僭號陷常山太守顏果卿
長史袁孝廉
朔方節度使子儀河東節度使光弼將兵討賊
戰井陘破之夏六月僕射哥舒翰及賊戰靈寶敗績為
虜遂降賊甲午帝幸蜀次金城丙申次馬嵬驛六師誅
相國忠貴妃自盡丁酉廢馬嵬留皇太子東討賊已亥
次扶風劔右節度使圓崔為中書侍郎憲部侍郎昭
為吏尚書巴西太守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詔皇太
子克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
馬復兩京分遣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珣諸道節度大
使軍守禦庚辰至蜀唐從官吏至者僅二千帝既手
內難在位念為天下在任相而中外舊臣獨毫刺史元
之明達有遠識又洞於物情事權欲召相中書今說與
元之隙諷御史大夫糾劾之帝不聽以殿中監姜皎為
帝私人使以其私言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難其人

今得之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才兼文武多大畧其人也
帝笑曰此張說意獨今汝傳告汝何得面謾皎叩頭首
服於是帝幸渭召元之入見至帝方獵渭濱立引見問
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
逐獸為樂張璟藏謂臣當為王者佐無自棄始折節讀
書然少為獵師老猶能之帝悅與較獵馳逐控送如帝
意帝歡甚既罷咨天下事衮衮不自休帝曰卿宜留遂
相朕矣元之知帝大畧銳于治欲先要說堅帝意跪請
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可行行之臣乃敢受命度不
可行罷之無所用臣為也帝曰可得聞乎元之曰垂拱
以來峻法繩下願政先仁怒一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將外強中乾願不幸邊功二比壬浹憲綱皆
以寵倖自解願法行自近三往天后臨朝喉舌之司出
陶人之口易為轉注願官豎毋與政四戚里競貢獻自
媚公卿方鎮浸傲為之願租稅外貢獻咸絕五外戚貴
主更用事班序荒雜願戚屬不任臺省六先朝棄押大
臣虧君臣之嚴願陛下接臣僚以禮七燕飲融章月將
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杜口願開言路令群下得數犯忌
諫八武氏造福先寺上皇道王真金僊二觀靡費百萬
無益所絕寺觀營造九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為

甚願以爲永鑒今外戚無與政十也皆切時急務大故
條白之以觀帝俯仰帝慨然曰朕能行之乃頓首謝
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更名崇崇映川人武后時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次徵義委奏決和武后贊之拜侍郎准平章事已兼相王府長史宗意疑有間以母老納政詔以相王長史府義兼相王而復官本兵王無所猜必自上言臣奉命事相王而復官本兵王無所猜必
總管無益於王詔改春官奉性張易之出爲重武道大帥百官往起王公交慶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公卿時泣耶崇曰比南討逆者爲社稷也然臣事天后久今達唐王故王人戶之義出焉毫時承武章續政之後綱紀大壞宰相至十人臺省要職乃至無限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法而紀官任百官必各當其才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又吏事明敏朝機政務邊屯士馬默綜時決處之沛然帝倚崇以大政而虛懷慎謹得並相崇嘗疾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憤懣不能決入惶恐謝帝莞然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獨藉卿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立盡時人曰康慎當廷時天子求直言敬者老寬繁囚錄忠良詔敕諸州修常平倉停不急之務焚綿繡珠玉於殿庭示天下以素朴以聽朝暇於宮中覽經籍有疑無從質也命選博學耆儒一二人入侍以太常卿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兄之時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以帥傳禮禮焉舊制

六品以下官皆尚書奏擬帝以郎御史起居拾遺補闕奉天子侍從獻納官必簡注關重慎制尚書毋得擬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補京堂官使出入均勞爲著令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舉縣令一人後視所舉政善否爲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縣將發帝引見臨諭以惠養元元之意而遣選人韋濟以辭理第一崔宗之請置十道按察使廉訪吏治惑言道使徒煩擾無益獨請簡簡刺史郡守縣令端治本崇曰今止擇十使尚患未盡得人况天下州三百餘縣多且數倍又安得令一一稱職乎且爲此者正以簡刺史守令也京尹崔日知暴不法御史李傑論糾之日知構傑陰罪告之傑待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居彈糾之司而奸人得以其私恐喝之則御史臺可廢矣帝命傑視事翌日知歛縣丞尚書左丞韋玢以郎官不舉職請澄汰已而敕出玢刺小州相崇言玢方奉公而驟見貶黜議者謂郎官謗傷而然則自今左右丞不復取舉職矣將尚書省可廢詔敗玢冀州薛王業舅王仙童以侵暴爲御史所糾王請敕覆按相崇懷慎言御史糾非法而親王請別敕格之何以齊衆而儆童竟抵罪申王成義請政府錄事爲參軍

謝馬蓋其度也。崇疾病治。今析貨。室令諸子各有
定分。絕後爭以時服。欽金王玩好。毋從。從母事佛。造經
像。永冥福。慶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文獻。初
瑯召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往迎之。瑯風度疑遠
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一語。思勗素貴。幸殊望
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之。已進黃門監。相以清
議格上心。以禮制肅群下。以公正任百官。抑浮競。杜請
託。時時犯顏正諫。帝甚敬憚。每拂已從。馬封皇子皇女
命。宰臣差次。諸王公主封邑。號名且密。敕別擇一美稱
及。好邑。別封上瑯。泰言七千均。養詩人所稱。今同等
別封。恐傷鴈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文帝納之。
御史三編 卷之二十一

夫人不爲繼。以其於久長計爲得也。臣不敢別封上帝
嘉納皇后父王仁皎。在將葬子馬都尉守一請用昭
成。皇后家葬。寶孝謹。故事得馬墳高五丈一尺。瑯駁如
著令。敕如所請。瑯封還。敕曰。古者墓而不墳。聖人制喪
紀。衣槨棺槨。皆有度。有數。所以爲坊也。韋庶人追王其
父作鄼陵。而禍不旋踵。寶氏已侈。不可蹈也。夫后父重
戚。豈憂乏用。官給其物。一朝可具。而臣區區陳聞者。欲
明朝廷之政。示中宮之美。於天下耳。必情不可奪。請準
一品陪陵。制墳四丈。帝大喜。曰。朕嘗欲正身以綱紀群
下。容於后父。有私耶。然人所難言。而公能之。誠所望也。

可其奏。賜絹四百疋。始貞觀時。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
幕。事必諫。官史官從入。有失則匡正。及許敬宗李義府
用事。政側僻。乃於御座前屏人奉監察御史。及待制官
達立俟。具退乃出。事不得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
御史得風聞彈射。又險詖傾側。主是瑯請復前制。昭公
平帝以日食避殿。減膳錄。紫因且求直。言瑯進曰。陛下
降德音。卹民隱。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人之所以慎
赦也。臣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竊以謂天道難知。國政至隨。非可以一端
求也。進君子退小人。止女謁。杜讒夫。所以脩德也。固固
不擾兵甲。不黷吏無苛治。卑不輕試。所以脩刑也。願陛
下常以爲念。兼脩而謹用之。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且
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應天以實。無空文。帝嘉納。帝行幸
東都。過嶠谷道。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瑯曰。陛
下方事巡行。而以道路故罪二臣。吏必且嚴供張。以求
免。恐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瑯曰。陛下罪之以臣言免
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且是不爲無罪。請令待罪朝堂
而後免。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能文
詞。而性多端。好是非。更作瑯奏。以爲二人若全引擢。則
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陝二州刺史。

璟為相務擇人任官守法杜恩私時朝集使往往齋資入京師為賂遺求選璟一切劾罷又負罪妄訴者三百人璟疾其亂法付御史臺推治人多怨者會天旱賂優人傾之作魃狀戲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丞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繫獄抑之故出帝意頗感之會璟白遣御史括江淮惡錢使者頗嚴急致怨遂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璟與崇相繼為政志操不同而同歸於治崇尚通善應變成大下之務璟守正為天下持法以能進退賞罰依於公平紀綱振舉而天下治康後引嘉貞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每為之失聲嘆息焉後召為御史大夫守帝東巡謂曰卿固元老朕極言帝手詔褒答遷右丞相說左丞相曜太子少傅皆舊相同拜璟太官設饌太常奏樂百官會省堂上帝親臨對曰臣無所須但求仲方寵幸有婚會帝問何須對曰臣等一人必求璟對曰然帝笑曰朕為汝召客明日百官畢造璟日中不至皆不敢食以待久之召客至執酒西向再拜謝曰飲誠不盡凡遇痼疾作上馬去其剛正名而稱焉如此後請老則全祿帝中身稍欲縱猶自力於所為治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張餞於洛濱御製詩十韻賜焉封泰山還幸孔子宅宴從官宋州謂侍臣曰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上供帳無錦繡皆示我以儉

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皆獻規其曰人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甚味乎其言若三人者可謂良吏矣顧刺史冠汎曰比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吾左右也自舉酒賜之以丘為尚書左丞沔散騎常侍耀卿定州刺史猶重吏治如此已問相於蕭嵩嵩屬意左丞丘丘讓於韓休嵩以休柔易引薦之及並相休方正有大臣節數犯顏諫爭亦往往面質責嵩不為諱前相璟聞之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帝時稍稍耽宴樂為盤遊憚休則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一日引鏡自照忽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妙於異時帝太息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頓指既退吾寢未嘗安席休常力爭既退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非為身也猶畏相如此以生且為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中書令九齡具表言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為鑒也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為書五卷奏之曰千秋金鑑錄帝覽書褒美後賜白羽扇時九齡業有厄心立獻賦畧言伊昔皋澤之時常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忌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手批答曰覽卿立賦詞高理妙具見情素朕詳味久之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捐棄篋笥義不當

也猶仕賢如此開元初宋王成器既堅以大位讓與甲
王成義皆帝兄岐王範薛王業帝弟也幽王守禮從兄
也皆與有精難功而帝天性於友愛最隆爲長枕大被
與兄弟同寢聽朝罷時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
人禮起居飲食必共業嘗疾親爲煮藥火熱翹左右驚
救之帝曰但飲此而愈賴何用惜宋王尤恭慎未嘗及
政結外交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帝以宮旁曉近地
聽之賜成器等宅環宮側便出入於宮西置樓曰花萼
相輝南曰勤政務本時從諸兄弟游觀焉後稍崇草
毋得與諸王私交通駙馬都尉裴虛已挾讎從岐王
範遊流新州離宮而待範無少間謂左右曰吾兄弟本
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依附耳吾終不以此誅吾兄弟
也猶爲親如此嘗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刈曰所
以薦宗廟也其何敢不親且欲使汝曹共刈之知稼穡
艱難耳猶重本務如此而帝本多欲初以爲精抑畏內
自拂於欲至中歲稍怠見海內完富意欲廣而恐雖於
所欲好貨好色好攘四夷爲功而又有惑志一僊開元
初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物鉅毀供軍國
用其珠玉錦繡焚殿前而肅禁首宮闈敕百官所服帶
及酒器銜銓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婦

人從其夫今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織錦繡罷京畿繡錦
勢已宇文融實始爲帝言天下戶版利隱人多去本籍
浮食閭里避繇賦甚衆請加檢括以清逃匿戶羨田收
其賦佐國用於是令州縣責逃戶口聽百日自首於
在所附籍或牒歸故鄉從所欲過期不自首者謫實邊
其新附客尸免六年租調於是遣融克勸農使覆田而
置判官十人分天下括正兵畝招徠戶口業之使
者競刻急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能得僞勸亡丁甚
衆得戶八十餘萬出稱是歲中得羨贖錢數百萬緡帝
俸拜御史中丞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勅州縣安集方融
巡行時數州郡事無大小先牒勸農使然後申中書中
書省待勸農使指揮然後決於是融權重威於一時
議者多言遣使者爲煩擾無益下百僚議公卿內憚融
不敢言獨侍郎楊瑒以爲括客尸免稅不利於居人又
於田籍外征科民滋困殆得不償失忤旨出刺華州已
融領汴州刺史河隄使又建白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
陸連本錢收其息入官與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入爲
鴻臚卿兼戶侍郎竟入相坐侵盜官子錢巨貲流巖州
死而天子頗恨其才用未盡也又楊慎矜爲太府亮出
納諸州上世物有水漬損破若色不鮮者却不受令本

州折估轉市以世徵調繁富以得幸由是轉運使韋堅
候主意欲勾剝財賂進奉以爲功擢陝郡守董水陸轉
運堅素白言西漢至隋自關門抵長安有運渠通山東
漕此其來蓋久請從咸陽壅渭水爲堰絕滸漕而東注
開西永豐倉與渭合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坂下聽之而
漕水上東有苑苑有望春樓堅乃千下穿廣運潭達樓
前滸之蓋二年而後成渠成帝登樓從群臣張宴臨觀
焉堅取洛汭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餘列潭中工枕
皆大笠修袖芒屨爲吳楚服舟又以郡邑所產若
廣陵銅器會稽羅罽有年珠璣珍寶充牣車馬器
物皆石之類皆累陳其上連綿尾街數十里不
絕所署別縣名觀示之關中人未始知也皆歎其
陝州崔成甫以京師諸有寶器歌與百協而天
子從之編 觀卷之三 五十二
子從之編 觀卷之三 五十二
此十餘載矣官妓已未缺綠紗錦半臂偏袒紅袿額
一人中懸前倡及百十人和歌以爲歡堅乃收諸郎
廣貨上所及牙盤百上食品得和貴版近臣爲匪願
帝大悅擢散騎常侍兼官累使已進御史中丞而天下
調發愈煩調發人一十萬開元初王皇后以帝微時
妃預大計得立及即位愛弛而武惠妃有寵內傾之帝
與姜皎議欲廢后皎洩其語帝發怒杖殺之后不自安
承間爲帝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焉
生日湯餅時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小字
也繇是得久無廢已后兄守一使僧明悟爲后禮南北
斗部舞樂木書天地字及帝名佩之事覺賜守一死

竟廢無何卒欲立武妃爲皇后御史潘好禮疏諫曰禮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可以爲子惠如
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爲天下所共
疾惡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流廉夫不飲匹夫
匹婦尚擇匹配兄於天子乎顧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
且太子非思妃所生而妃有子一儼宸極則儲位不安
帝覽之意沮得不立開元初詔公主實封準貞觀制早
妹千戶皇女五百戶或言其已儉帝曰租賦皆百姓所
自出良苦我何得私所愛也出戰士出死力衛國賞不
過東帛女子何功勤而當多享戶口爲乎且吾以訓儉
也至是以惠妃女永穆公主下嫁敕資送如太平公主
故事僧一行諫曰天斥惟太一一女故厚然竟以驕敗
奈何以爲式乎帝遽命止之猶自克如此開元初安西
大都護郭虔瓘請募關中卒萬人詣安西皆給遞續食
以遣將作大監韋湊疏諫曰今西域服從雖小有盜竊
舊鎮兵自足制之關中天下根本頻年平戍以征行累
盡豈宜更募驍勇資荒服爲乎非疆幹弱枝之道也又
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續食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
州地皆沙磧其何以供億儻軍行不至而戎稽天誅所
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而虔瓘果無功已虔瓘

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相懷慎以為恃功海
法不可許從之於時空厥默吸窺邊邊將郝靈仝擊
斬之傳首京師相環念天子方成年恐干寵微利者行
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而賞始行僅授右武衛郎將靈
仝素憤不食死吐蕃使請和致書用敵國儀帝恚不許
相說曰吐蕃無禮宜詠也但天下連兵十年甘涼河郡
民憊甚今悔過願贖款以行邊人帝意解曰俟與君莫
議之君莫者河西節度使也說退謂人曰夫大勇而無
謀常僥倖進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莫果請深入進
討勿聽和會吐蕃入掠甘州君莫勒兵乘情歸蹕之及
於青海西大破其後殿獲輜重羊馬以萬計遷左羽林
大將軍而帝愈益事還功君莫以四部開元初河南
岑軍鄭銳朱陽丞郭仙舟各投匭獻詩帝曰是其詩崇
道法於時務無當從所好度為道士帝與中書門下及
禮官學士宴集僊殿帝曰僊虛寡實而賢才濟理實
具也今朕與卿等合宴此此謂得賢僊何足慕哉更石
殿曰集賢帝又言春秋於祥瑞不書勅天下毋得奏祥
瑞及是居禁中以聲色自娛念獨在長生於是方士所
在爭言符瑞言長生信之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祀九宮
貴神禮在太清宮太廟上牲王侔天地時帝既自演謫

韓真經顧中書侍郎陳希烈曰經養生主朕既悟其旨
矣則德克符何詎無應希烈稽首言陛下德克於內符
應於外必有希常奇絕之瑞表之少選需之耳於是參
軍田同秀言見玄元皇帝於寶僊洞言桃林縣故關尹
喜宅也有妙寶真符其中遣使求得之希大喜希烈言
靈符略錫與帝意冥合宜宣示史官於是林甫等請捨
宅為觀祝聖壽帝益愈喜而求僊費乃不訾開元初更
武韋殷憂後天子意未息而元老碩人本舊德為帝所
尊憚其後猶慎擇其人使之所用相姚崇尚通宋璟持
正盧懷慎尚清張嘉貞尚吏蘇頌張說尚文李元紘杜
進尚儉無慮皆得人後天下承平久戶口殷盛米斛三
百錢行萬里人不持寸兵於是天子泰然無慮顧意彌
急而左右大臣皆帝所識擢易之恬諛惡直乃為佞人
所深逢而肆李林甫者長安肅王曾孫也城府深人莫
測其際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必死之人以其口有蜜腹有劍
始時陰自結宦官伺知帝動靜先侍所欲為故奏對多
稱旨帝愛信之得官同三品時武惠妃特幸林甫遣宦
者言於妃願盡力壽王於是妃從中擁護之甚勤時相
九齡忠蹇事細大力爭帝不悅也而林甫以其劾已力
傾之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欲以為侍中

九齡曰不可宰相代天理物非其人不授不可以賞功
帝重邊功涕之曰假名耳何傷九齡曰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且守珪獨斬可突于功耳有知後邊帥有平東
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事得止已而梁州督牛勣客以
脩邊功欲以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故事
多舊相爲之仙客獨河湟一使典耳班常伯天下其
謂何帝曰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法非有軍功無實封
將積穀帛繕堡塞適目常職陛下即欲賞之以帛帛
可也獨奈何遽裂地封乎帝然曰卿以僊客爲寒士
薄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誠
不自知陛下過聽以文學目擢用僊客起自胥吏目不
知書若人任恐不愜衆望帝不悅翌日問林甫林甫曰
僊客宰相材顧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
於是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監察御史周子諒
論仙客非宰相才與九齡論合林甫因譖子諒故九齡
所薦士爲九齡使帝大怒以爲媚嫉殺子諒貶九齡荆
州長史而仙客得相國大權盡歸林甫矣皇太子瑛者
帝第二子也初名嗣母所從出者微母愛時得立加
元服令詣國學行齒胄禮納妃薛氏曲赦都下而皇甫
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瑤追武惠妃特幸生壽

王瑤諸妃愛皆弛而太子及二王皆疎薄已用惠妃諸
欲廢之相九齡曰陛下享國久而子孫蕃天下喁喁以
爲大慶今三子皆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
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
世子而三世亂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而中原爲
墟隋文帝納獨孤后語黜太子勇以遂失天下臣不敢
奉詔惠妃密使宮閹詣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援宰
相可長處也九齡變色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以白帝
帝爲色動故久得無廢及是駙馬都尉楊洄構太子於
惠妃惠妃泣訴帝言太子及二王私結客甘心妾母子
圖爲逆帝怒甚召宰相議林甫故以附武妃進即用許
敬宗語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與於是廢太子瑤
鄂王瑤光王瑤爲庶人尋殺之瑤瑤皆好學有才識死
不以罪天下惋憐而武妃中內自歎數見太子若二王
爲崇而疾病無何死諡貞順皇后歲餘後宮無天麗當
帝意者或言惠妃子壽王妃楊氏之美也帝乃見大悅
之封爲壽王妃十年矣乃令妃自以意求請謝王爲
女官許之賜號太真而更爲王娶郎將韋昭訓女爲妃
而潛納太真於宮中不著歲寵遇如惠妃已冊爲貴妃
贈妃父玄璵爲兵尚書呼妃三姊爲煥封韓虢秦夫人

恣睢為豪蕩貴寵震京師妃嘗以妬特不遜送歸第是日帝念之不能餐及夜遣高力士迎歸院門啓而入於是女謁權賄復赫然與武韋時等矣林甫既專國益媚事左右伺上意迎合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擅權又屢起大獄誅貴臣以立威凡朝臣不望出已右及為上所知者皆陽以奸結而陰百計去之雖巨奸宿猾未能自解免也以帝好文尤忌文學之士帝嘗謂嚴挺之安在彼其才可用也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欲逆閉其塗退召其弟諱以上意甚眷厚孟稱疾求還都得一見復用可得也挺之皆具疏上林甫即持白帝云挺之老疾可念宜授以散秩使醫藥帝嘆咤久之以為自外詹事而挺之終廢左相李適之頗幸林甫欲傾之陽從容言華山有金鑛誠采之國可富也他日適之言帝以問林甫林甫曰臣固知之但華山山下不命王氣所在鑿之恐有傷是以不敢言帝益以林甫為愛已而適之見疎林甫忌諸諫官論事明謂之曰今明主在上羣下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後悔之何及補闕杜暹上書言事即黜為下邳令自是朝廷士大夫爭持祿養恩忠諫屏絕矣初太子瑛既廢林甫附武惠妃因請立壽王帝以忠

王瑛年長又孝謹好學立之將受冊儀注中有中嚴外辦及服絳紗袍王嫌與至尊同表請易帝大說停中嚴改外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王不就輅步而入帝大說而林甫以非其所翼戴也深心傾之會韋堅以通漕得寵而女弟為太子妃相適之媚事馬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為上言林甫專權林甫痛疾之又俱於太子有聯則日夜蹤迹之會正月望太子夕出遊與堅會堅又與惟明通於是林甫使楊慎矜告堅惟明謀共立太子下詔獄窮訊太子懼表與妃離昏於是堅貶縉雲惟明貶播州尋遣御史分道賜之死適之自殺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騎衛兵曹柳勣妻勣狂疎結豪俊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隣稱圖讖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鞠之太子懼復立出良娣而勣有鄰皆杖死先是法曹吉溫之才於適之良人也及林甫敗適之大獄求獄吏得溫人喜又以羅希奭與吏刻深引為殿中御史二人隨林甫所欲希奭輒錄周入之時謂之羅錡吉溫於是事有微涉東宮者皆下二人鞠而使楊劍奏劾之所擢附誅及者數百家當是時太子幾殆然帝以貴妃故中內勲壽王不欲立而貴妃無子太子仁孝謹靜學士張垠中官高力士力左右護之故卒莫能間也咸寧太守趙奉璋條告林

甫罪未上林甫諷御史逮捕為妖言杖殺之忌戶侍郎
楊慎矜為帝所厚幸陷之死其獲罪流貶者以在道退
還白下敦左降官日馳十驛往而左降官經考訊者多
不復全矣慎矜隋煬帝曾孫王鉷太原人也鉷為戶
部郎中數市輕貨上之所輸乃其於不復除舊制成
者免租庸以歲而更過將此敗士卒死者不中其數
不除鉷皆以為為避課大歲外悉殺其租庸民無所訴中
外嘆怨慎矜與鉷父中表兄弟也引鉷入御史中丞
使圖之取慎矜術士史敬忠等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
於臨汝山買地避世慎矜遣人以此語告其弟楊慎
與妖人往來以蓄謀逆書謀逆帝大怒收慎入獄中
楊慎與鉷之鉷入長安搜其家得書牘數十人林
甫崔暉等皆有堂如偃月狀排摺大臣則戶其中思
所以中之者嘻笑而出則其家方碎先帝幸加以度
自處驕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愁僻處刺客集其
腹出捕步騎數百居重關復辟林甫一久屢徙雖家人莫
知其處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常與林甫遊後
因指使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然仇肅下一朝禍至
勢已烈可若何謂不能自愛也楊劍者貴妃從祖兄
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采訪使章仇兼瓊以帝遇之
厚恐為林甫所危欲內結與援辟劍為推官使獻春綵
於京師傾貨為裝齋之以賂遣秦韓號三夫人使為容
得召見大幸出入禁中嘗使校文簿精核帝太息曰此
強明度支也即使判度支以聚斂驟遷歲終領十五使
嘗奏以為幣藏克初古今罕儔帝帥群臣往觀賜劍金
紫賜名國忠由是帝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慶愈縱

矣貞觀時邊將皆以忠力任而總帥皆大臣為之開元
中儒臣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皆以方
畧積邊勞自節使入相林甫恐妨已疾之欲逆閉其塗
說帝曰以陛下神武國家富疆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
為將憚矢石不身先士卒奮平虜也不如用蕃將為大
便彼生而鞍馬習行陣若陛下感以恩意擢為使必且
盡死虜滅矣帝曰善而安祿山高倭芝哥舒翰等皆領
節度專制邊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也母適安氏冒其
姓氏狡黠善揣人意欲平盧使張守珪愛之養為子嘗
敗軍當誅帝違張九齡議特赦不誅而祿山見天子銳
然有威撫四夷之意日夜微邊功以祈寵數侵軼奚契
丹契丹諸部各殺所尚公主以叛而祿山狙擊大碛之
又誘致虜飲以美酒酒醉而坑之動數十萬於是大幸
賜爵東平郡王兼河東平盧河北三鎮節度使握重兵
雄北邊至是請入朝帝命有司為起第於親仁坊初窮
極壯麗曰胡眼大母惜財力為所笑既至召見出入禁
中得毋事實妃數通宵不出至而聲外聞帝居之不怪
也於是吉溫艷祿山勢附之傾林甫初林甫以國忠有
掖庭之助倚為援以陳希烈易柔引並相及是林甫與
國忠隙希烈顧附國忠頃共傾擠之林甫乃大結會南

詔殺寇邊林甫言國忠故領劔南節度使習兵宜遣巡
邊國忠泣爲帝言臣行必且爲林甫所害帝曰卿暫至
蜀朕屈指計還期矣還且相卿時林甫已有疾大憂
不知所出已而國忠果召還謁林甫拜床下林甫流涕
被面謂之曰林甫死公必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收
當汙流至踵林甫既專國十九年而死於是安祿山使
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告林甫與阿布思反下吏問林
甫塔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木葬
制削官爵剖棺扶金珠橐金紫子孫流領南黔中賜陣
希烈爵許公國忠爵魏公常是時國忠權寵震天下國
忠疎脫氣盛驕既得位百僚莫敢相可否苛督所屬官
鈎制之始李林甫給帝言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
文書填委並於家坐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
請署左相不敢詰至國忠相益備章見素大希烈署惟
謹先是銓定注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得繳駁國忠
敕吏於其家定負名訖集百官尚書省注唱召左相偶
坐侍中侍唱訖目之曰已過門下矣其專橫如此又便
佞專徇帝意欲逢之嘗淫雨敗稼帝內以爲憂國忠擇
禾穎粟者以進曰雨不爲敗也扶風太守房瑋上郡災
國忠怒遣御史按劾後無敢以水旱關石國忠雖當國

常領劔南節度召募戍瀘南者苦險遠之與舊勳戶免
行國忠今先取勳家行舊募法願奮往者聽國忠遣御
史督迫無應者則詭設餉召貧弱者食縛置諸室中械
送屯亡者輒以所送吏代之遣劔南留後孝宏將兵十
萬擊南詔南詔反屬所善鮮于仲通將兵十萬往擊之
師覆于西洱又覆于太和前後喪師二十萬國忠匿其
敗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國以大困先是安祿山既兼領
三鎮而驕自以襲不拜太子見帝春秋高頗內懼又艷
中國殷富而輕其武備玩弛蓄逆謀孔目官嚴莊掌書
記高尚因以圖識逢之勸今反以史思明田承嗣安守
忠等爲瓜才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千餘人爲親兵謂之
曳落河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始以李林甫狡猾諭已畏
服之每見林甫林甫輒於言表得其情雖盛冬背爲汗
下呼爲十郎奴事之歸范陽見信使問十郎何言得美
言輒喜或云語安大夫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吾
死矣及國忠相視之蔑如也國忠大惡之屢言其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召之祿山立馳至見帝泣曰
臣胡人蒙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嫉死無日矣帝撫
勞甚至欲倚爲相念祿山本胡人誠相之恐四夷輕唐
乃以爲左僕射遣歸辭飲餞醉解御衣覆之自是有言

祿山反者帝輒縛送之而國忠言莫能間矣已而祿山求領群牧監總戎馬得兼閑廐群牧使奏所部將士討翼契丹有勳效乞超資加官賞得除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最後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國忠推右相見素入使極言其不可帝迎謂見素曰卿等豈疑祿山有反心耶見素極言祿山反已有端其請蕃將代漢將者欲盡用其族類相為死也今祿山業已擅天下兵馬大半復盡用其種族何憚不反乎時帝先入閣使輔璆琳詣信祿山無異志曰卿勿憂朕自與卿保之竟從其請始祿山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然後發而國忠

國史王維

西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以白久之帝中疑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覘知之國忠又數數激發其事令速反以取信於是祿山反范陽步騎精銳十五萬誓眾引兵南以誅國忠為名烟塵千里百姓承平久不識兵河北州縣望風瓦解解事聞百官惶駭而國忠以先識自功楊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京師帝喜以為然於是斬慶宗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賊以榮王琬為元帥不出閭高僊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州祿山兵本邊人精勁習戰常清所募皆市傭不識兵戰嬰于谷戰上東門

戰都亭驛皆却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留守崔暹御史中丞盧奕死之崔暹與奕皆曹州人崔暹任誠州刺史崔奕任長安朝服坐府中見賊及深訪刑官薛清皆死之奕馬祿山殺其罪顧賊口罵人常加唾罵我死不失節後何帥僊芝用常清畫保潼關天子用關全誠諸殺之以哥舒翰為副元帥哥舒翰清帥餘眾至陝謂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水若賊突入關則長安危矣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入奏事謀言常清以我拙而僊芝身以地數百里入潼關賊入關則長安危矣今誠諸殺之哥舒翰為副元帥哥舒翰清帥餘眾至陝謂

國史王維

西卷之三十一

四十

日我故使耳何如祿山所之帝以哥舒翰有屬名且與祿山相見拜兵馬別元帥將兵二十萬討祿山翰乘因臣許不許病不能治事以平政委司馬司為不敢事使王忠禮士河奉承先主黃當是時平原太守顏真卿超討賊河北州郡皆連盟從捍賊而朔方河東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合兵出井陘戰比有功祿山在東京而漁陽之路中絕則大懼欲棄洛走范陽而國忠以恣睢樂禍亂人切齒憤之王思禮說哥舒翰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反也或說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哥舒所若迴旗西向指公公何以待之國忠懼募萬人屯蒲上今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禦賊實備翰翰

聞之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瀾上軍練潼關召乾運斬之而中外交貳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寡而羸可擊也詔使趣進兵翰奏曰祿山兵素精其師羸其誘我也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速戰官軍據險利堅守况賊勢日蹙將內有變可無戰而擒要在成功必速戰何爲今所徵諸道兵尚未集請待一光以子誠亦表請引兵北取范陽覆賊巢穴使內潰潼關大軍惟心固守以擊之國忠疑翰且謀已言於上以爲賊方無備而翰逗遛不卽前必且失事會帝以爲然遣中使敦趣之翰不得已拊膺慟而出師覆于靈寶四原翰部將執翰降于賊於是賊入關而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州郡走事聞帝舍卒召宰相議國忠懼失措首勸帝西幸蜀雖上意亦以祿山所將盡天下勁兵度不能抗禦也從之而御樓下制稱親征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門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六師猶之選閑廐馬九萬餘疋從厥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皇孫及親近宦者宮人從延秋門出而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去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掠民不如委之無重困赤子過便橋國忠即使人焚橋帝曰人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力士撲滅之

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未食民獻糲飯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句藏禍心已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致陛下播越是以前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時數進直言而天下懷安自頃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耳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憮然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抵金城驛驛無燈人枕薪而寢貴賤無復辨明日次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以禍由國忠欲誅之因閣輔國告太子未發也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遂譟呼曰國忠與虜謀反爭殺之以鎗禦其首立之驛門外并殺秦韓國夫人帝聞變遽出門慰勞令收隊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將士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入門倚杖垂首立久之京兆司錄豆譔進曰衆怒難犯今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譔見素子也帝曰貴妃居深宮安得知國忠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彼豈能自安願陛下

審思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六軍乃免胄釋甲頓首呼萬歲謝罪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明日發馬嵬朝臣惟相見素一人從以譖為御史中丞克置頓使將士以國忠將吏皆在蜀不肯往諤曰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於是幸扶風而太子為扶風父老所留語且後紀中進平原士卒為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命陳之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奉先朝託任失人致逆胡亂而遠避使卿等倉卒從行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於此朕甚自愧蜀阻遠郡縣稀小士馬衆度不能供億今應卿等違朕獨與子孫及中官前入蜀庶幾目達今與卿等別可共分此綵為歸資歸見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願死生從陛下帝良久乃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至河池劍南師度俱崔圓迎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請臨幸帝大悅即以爲相遂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遽西壁連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邊令誠遣迎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祭安慶宗王侯將相車駕家留長安者皆被禍相希烈以晚節失恩學士垠以且相中止皆怨叛迎賊祿山以爲相於是賊勢大熾西脇汧隴南侵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唐紀

江漢北割河東之半天下幾亡帝任才南時齊大同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以天下事付林用事而游終天年不亦可乎力士以京師漕不給用和羅以齊而林甫專政對曰臣片干守巡將欲司知四方所疾苦也賦稅有常則人不告勞今國無旬月之蓄而和羅不止逐末者益衆且天下大柄可輕假人使底權既衆誰復敢有議者帝默然不悅久之力士頓首謝臣語謬當死帝慰解之左右呼萬歲及楊忠和又乘間言臣至門見表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并諸兵悍狃且漸成尾大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約諸州以並陽驍校入秦事相九齡以爲有反相目之曰亂幽燕者此胡雛也及計奚契丹敗執赴京師九齡欲因誅之帝曰卿無以王前知石勒而監禍忠良釋不殺至是思其先識焉泣下遣使詰問江祠觀焉○九齡子壽紹州曲江人仕至孝父喪哀毀中庭產連理木它母憂毀不勝其苦芝生坐側白鳩自巢巢其家樹九齡嘗有惡報其爲相諤諤有大臣節及出外帝猶思之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年六十八贈荊州人著督證文獻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唐紀

唐紀

論曰唐治最貞觀下即開元相稱房杜下即姚宋尚矣當其時諸夏又安施及於方外今觀明皇帝帝紀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勒已良收撫人何其美也汔濡尾而不終夫帝固誼辟也又親更禍亂於惠妃奪嫡楊妃恣淫猶甘心焉况庸主乎記稱平天下之幾決於忠信驕泰微乎危矣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七

國史上編卷之三十八

肝郡鄧元錫纂著

唐肅代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肅宗宣皇帝

諱明昇玄宗第二子也母元獻皇后初封

名天寶十五年夏六月天子幸蜀以皇太子撫軍靈武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至德上皇遜位制稱誥遣左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蜀冬十月復東京帝自鳳翔至京師告饗九廟新主于

長樂殿賊陷睢陽河南節度使巡太守十二月上皇至

自蜀左相苗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赦靈武元從官三

品以上予一千官四品以下一子出身唐隆元年官三

復其家免天下租庸歲貢三之一後諸州及有官名

詔褒表死節臣工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上皇尊號

乾元元年帝二春上皇加帝尊號口光天文武大聖孝

檢出宮女二千入復上上皇徽號大上平道赦夏四月

皇后張氏立九廟成迎神主入廟帝朝享遂有事於園

丘赦五月月掩立成王俶為皇太子相鎬圓麟罷中書

侍郎琅王同平章事帝頗好鬼神事依果神以家媚

秋命使相中書令子儀及九節度帥討安慶以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制冬圍相州二年春加尊號元

大聖本天文祀九宮貴神耕籍田月掩星三月九節

度之師潰于相州晉卿瑒兵侍郎譚吏部尚書揆

本戶侍郎瑒並同平章事思明賊安慶緒還范陽明

突厥維和胡也事祿山受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祿

平盧軍使冊大敗歸其大校斬之思明進去祿山還

愛思明退謂人曰歸使早出者斬矣多知如此已佐

逆思明引兵救之官軍潰思明也對南不慶緒告

通變對南不慶緒告

第誘殺之慶緒引兵救之官軍潰思明也對南不慶緒告

崔乾祐等斬之留其子夏城常膳服御停諸作造坊像
口初處分五品已上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
徙市零旱相峴罷為蜀州刺史襄州亂元州將康楚
秋使相子儀罷元帥還京帥以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副元帥冬及思明戰河陽大敗之上元元年帝五春
正月光弼進太尉中書令夏破賊懷州又破之河陽四
月出妻西方長秋改元人相食井譚罷坐監官
九月秋七月上皇徙居西內冬十二月二年春使相
光弼及盜思明戰北印敗績思明陷河陽懷州相揆罷
馬袁州長史中書侍郎華同平章事史思明死于賊思
明思明好殺命子新義築三角城約一月舉工工畢未泥
弟明清開不附已皆數人夏黃門侍郎遵慶裴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梓州亂梓州刺史段子璋反秋七
年江准制去尊號年號受明賀如元日寶應元年帝
春河東軍亂景山朔方行營軍亂賜中書令于
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相華罷戶侍郎載元同平章
事運如夏四月太上皇崩年七帝崩皇后張氏弒
太子即位敗元奉節郡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進魯王
關輔國封博陵王朝朔聖秋閣朝恩封馮翊郡公元振

鎮軍大將軍宋國公秋八月夜而光有赤光浙東亂冬
盜殺李輔國是歲江東大校舒州鄂西原蠻方玄宗之
發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不得命命太子宣慰父老曰
至尊既不肯留臣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若殿下
與至尊皆入蜀即中原百姓當誰為之主乎須臾聚至
數千人太子不可念駕遠泣欲跋馬而西建寧王倓與
寺人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
由匡復不如因人心所欲然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
河北與併力東討克復二京削平四海然後冀除官禁
以迎至尊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靖為兒女子之節乎
廣平王倓助為言而父老共擁抱太子馬不得行太子
乃使倓馳白帝帝曰天也命高力士及壽王送太子內
人及所服御以來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諭太子曰
好去慰父老望勿以吾為念已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
辭不受太子既定留行未有所適召將士議所向建寧
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儀
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今
多在賊中或生異圖不可往也獨朔方道近士馬全盛
杜鴻漸衣冠名族必無貳心盍就之於是詣平涼留後

沙塞空虛之處此其意欲豫為諸王地即諸王得天下而已不失富貴也自為謀得矣豈忠臣之所為乎帝由是疎瑄會第五琦以言財利得幸詔以為江淮租庸使瑄諫曰曩楊國忠聚斂產怨於天下令天下禍至此陛下即位人未見德又以琦言利寵之是復一國忠生也帝怒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將安取財用乎自是意益忤已瑄請自將兵伐兩都帝猶欲倚以成功許之然用兵本非所長請李楨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戎務委之曰賊屯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而二人皆書生不閑兵與賊遇於陳濤斜效古法用牛車二千乘居中馬步夾之以重戰賊順風縱火牛皆賊走賊鼓譟從之遂大敗帝大怒欲深罪瑄賴李泌力營救而免於是瑄見素圓渙冕皆罷而上皇所命相無知政事石矣初上皇至蜀用瑄計以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用為天下繫祿山聞大咤曰誰為上畫此計者吾不得天下矣而永王璘顧作亂然瑄本書固社稷大慮非果如進明所詆也京兆李泌者少以奇童召得供奉東宮為李林甫所惡退隱居潁陽不復見及大難作帝自馬嵬即馳使物色之謁見於靈武帝大悅出則聯轡寢必對榻如為太子

待泌字長源七歲神慧入見玄宗方與張說公說要若基為國若樞子動若基生靜若樞死泌必憂之曰方若行義國若用智動若樞才靜若樞得意帝大愛之曰是子精神乃大於身今待詔翰林與太子布衣交也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而嚴苦動而悅蕭軟美之泌曰方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事人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相引重及林甫修太子之病泌必奏從動春帝欲以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豈必屈其志乎一日陪帝輦出行軍軍士竊指謂之相與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幸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為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直賴以濟艱難且此獨散官侯賊平任行所志泌乃受時軍興務繁四方奏報昏曉無虛刻帝悉使送泌所開視有急切即重封上餘待明進禁門鑰契悉廣平王俶與泌掌之帝嘗曰卿上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三世資道誼矣持諸將在前陳事畢能盡新廣平於外從容時靈武困於供億泌勸帝幸彭原侯西議以聞許之時靈武困於供億泌勸帝幸彭原侯西彭原時帝頗內嬖張良娣而彭原解隘隱帝時與良娣傳聲聞於外泌言諸軍奏報停壅風切之帝改容謝已上皇自蜀賜良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服儉約

以爲天下先請剝其珠玉付之文以實功帝遽從之建寧王倓見之於廊下泣流涕帝問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與復非遠不日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故喜極而悲耳良娣曰是惡必及倓倓帝次子也贊帝自馬嵬北還常血戰以衛上三軍屬目帝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成功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也何必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成大功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嗣不可得矣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固倓之心也久之帝欲冊良娣爲皇后立廣平王爲太子泌曰靈武踐祚固知非此下本心獨以羣臣勸進而然今戎事交切固當立決至於家事當須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諒陛下靈武踐祚之心乎出以告廣平廣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儲儲嗣帝賞慰之而良娣怨益深帝從容與泌言及李林甫追恨之也欲敕諸將克長安日暮冢焚骨揚其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離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廣耳且今從逆者聞此阻自新之路帝曰此賊豈日百方危朕卿幾及於禍奈何矜之泌曰王臣上

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甲冑之故而然萬一自追恨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帝起抱泌頸流涕曰朕不及也蓋調劑深至如此時贊帝相繼克西京平四海當何官以賞之泌曰今子儀先討者賞功惟以第主傳之上孫太宗欲後古制以大臣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力以官夫以官賞力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推重則難制歸功則山有百甲之國亦非才遺子孫不反矣焉今之計吳若蹤跡七以封功臣雖有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時賊陷兩京河北州郡皆覆沒帝憂之問賊當何時得平泌對曰臣觀賊所掠子女金帛悉北輸范陽此其志在貪得無遠圖今獨虜將爲之用中國脇從者莫不患苦之誠用臣計不二年天下無寇矣帝喜問計對曰賊所恃者將獨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但令李光弼討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思明不敢離范陽忠志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仍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地之路常通陛下按扶風與太原朔方之軍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銳去則乘之不攻城不遏路來春乃命建寧節度范陽並塞北出與光弼先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

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則根株畢拔矣帝曰善會
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賊慶緒僞號賊黨內相離而
使相光弼敗賊將太原子儀兗崔祐河東扼兩京走
懷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畢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
人從賊中自後來者日夜不絕軍大振物賊得長安
事賊事長安中上皇幸安行入蜀而天子
北至靈武無他處長安人皆思唐已聞靈武起
北力塵起轉在走以鳥大帥以京畿豪傑往殺
南所置吏應官軍以而復起不能制是賊力所及
和賊所置將免扶以而守之江淮請貢獻之靈武者
皆自襄陽抵扶風通一行無所阻賊將皆守蒲津使
相郭子儀以馬可東居兩京之關馬扼賊要衝得河東
則兩京可復子儀遣人入河東與唐官密約者錄令為
內應丁惟兵至司戶韓旻泌請如前策先范陽帝曰象
奇祿賊之官軍河東平泌請如前策先范陽帝曰象
集矣當秉銳定京都乃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范陽為
乎對曰西北諸胡之兵性能寒而畏暑今舉新至之說
攻祿山已老之師統必克然賊走范陽而關東地熱諸
胡兵必因而思歸彼侯其歸後動則戰爭方始矣不若
先用之寒鄉搗其巢穴則根本永絕也帝曰卿策善然
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矣趣進師泌以靈武即位非由
上皇命每與帝語務以上皇之心為心及是帝以晨昏
為言遂不復強諍於是命廣平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
帥師僕射于儀副之復兩京帝夢饗之曰事之濟否在

此行矣子儀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至長安城東河
西節度李嗣業將前軍子儀奉廣平王將中軍王心禮
將後軍軍香積寺北彌一舍而賊以勁騎馳蹙之陳
動勢欲崩嗣業奮謂子儀曰事克今日不克亦今日不
以身啖刃者將軍無子遺乃肉相執陌刀前陷陳所部
士執陌刀如墻從奮擊殺數十人陳乃定士爭致死喊
乃卻賊伏勅卒於陳東莽中欲伺間發子儀將僕四懷
恩帥回紇卒就搜殲之賊遂大敗合殘卒保陝郡大軍
營陝城西乃戰於新店師小卻回紇從山曳白旗徑
穿賊陣抵其背嗣業率精騎前薄之賊宵遁走東都是
役也本嗣業戰疾力以倡勇敢故捷而廣平王與回紇
世子葉護約結為兄弟子儀忠誠天至恢廓不疑與葉
護好其密為回紇所眾信故回紇盡死力而功成嗣業
為陵捷聞帝即日遣中使奏上皇且表請還都命僕
冕入京師告郊廟宣慰百姓召長史泌謂之曰朕已表
上皇請還都且請還東宮修子職矣今何樂如之泌曰
上皇不來矣帝大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人臣七十尚
老而欲傳况欲復勞上皇以並幾何渠來乎帝曰為之
奈何泌曰今請更魚羣臣賀表言馬鬼明留靈武勸進
此羣臣愚忠幸今日功成土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

就孝養則上皇來矣帝即使泌草表立遣中使奉入蜀
因就泌榻同宿時建寧王倓用良娣之辭賜死而良娣
復內與李輔國比而危廣平王泌患之因太息曰臣報
德足矣且復為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此同
憂患今事平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
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帝驚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所
謂五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矣須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
就臣宿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以朕而辦殺卿
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求去若既辦殺臣臣安
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五不可也方艱難時陛下
待臣如此臣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何敢復言
乎帝默然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嫌之乎對曰
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舅圖繼
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臣爾
時在河內知其詳建寧誠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
與臣言其冤輒鳴呼泣涕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
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則以臣為忠益
親善臣陛下可以此察其心矣帝泣下曰先生言是也

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欲陛下慎
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制惡
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感
悟天后天后不聽賢竟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
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有是哉朕
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其後成
都使還言上皇初得表彷徨不能舍欲無歸及群臣表
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帝大喜召泌告之曰
皆卿力也冬東京平泌固請歸衡山時泌結髮洛陽失
官軍步騎猶有萬計泌等與賊遇於新市賊依山而
陣中與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殺泌
失其其人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潰慶帝所獲府
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跳身北走慶帝王入
京回紇糾集大掠猶未厭故患之矣於是帝自鳳翔
還京師不納回紇呼萬歲有汴上者帝素服詣太廟三
日哭宴回紇禁護於宣政殿封忠義王為歸朝客於
長樂殿十二月上皇自蜀還至鳳翔命悉甲兵輸都庫
帝發宿衛三千騎扈迎至咸陽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
皇御宮南樓帝著紫袍望樓趨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
撫帝泣索黃袍自衣之帝伏地頓首泣固辭上皇曰天
意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優游終天年汝之孝也帝乃

頓首謝上皇不肯居正殿帝自扶登殿尚食進嘗而
薦發行宮帝親效駕乃進御親執鞭護行上皇止之乃
乘馬前導不收當馳道上皇喜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
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進御舍元殿慰撫百
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者久之出居興慶宮帝
復屢表避位還東宮不許親以傳國寶授帝乃涕泣受
明日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相林甫國
忠若酷吏誅死者王鉷吉溫羅希奭子孫不赦封廣平
王俶為成王加功臣子儀司徒光弼司空餘進階賜爵
有差追贈死義臣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

張介然蔣清等官有差拜執節臣甄濟秘書郎蘇源明

考功郎中知制誥受賊官祿者令三司科條其罪差次
聞兵尚書謹御史大夫器言諸陷賊官背國從逆

當重辟禮尚書李峴從詳理判議以為方賊陷兩京大
駕南巡人不能必其命禁以叛逆處死垂仁恕之道且

此朝臣有陛下親戚若勳舊子孫奈何盡誅之且河北
未平群下陷賊者多若盡誅是堅其附賊心也帝從峴

議以太等平罪罪重者棄市次賜自盡次廷杖之百次
流貶有差

初汲即跪濟有操行隱居嵩山安嶽山為
樵訪使奏為掌書記得風疾歸家嶽
山不使賊將對乃召之嶽引領符刃以實病曰乃免後
慶緒使檢屍至洛陽堅不赴會平東京乃迎詰軍上

國司稟稱源明亦稱文學受旨詔撰制之方入
東宮時百官受安祿山官爵者三百餘人皆素無罪
明見其心條其罪漸連奏同等十八人希烈等
人老帝感涕其罪漸連奏同等十八人希烈等
以帝上皇乃日增其罪漸連奏同等十八人希烈等
作微屏我身門決不可活帝而受命賊將史思明請
自歸相鎬言思明凶狡持勢窮而服非可以德懷也願
勿假以威權又策滑州防禦使許叔冀後必且為變請
徵入宿衛母專軍時帝已寵納思明難之而中使出謁
鎬鎬未嘗降意詰思明叔冀二人爭薦賄悅之於是自
范陽及白馬來者皆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為不切事
機鎬罷廢思明尋果殺副使烏承恩以叛

史思明不以時父軍又傲易充弼命斬之三軍服栗以

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時充弼所將平悉赴朔方軍眾
不計萬人諸將請修城以待敵光弼曰太原城固四十

里城重至而修之是固自固也乃帥士民於城外築城以
自固作壘數重泉莫知其解及賊攻城光弼因以壘為

城築壘補思明攻圖月餘不能下乃選銳馬遊兵飛
之曰我攻此則潛趨別攻東則趣西而光弼整暇無

所不及警不備下為問充弼中有一技藝取之人盡
其用和善穿地遁者使之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城中

十人賊死者眾乃退營久之充弼遣人詐約降而穿地
遁環賊營四週至期遣將將千人如川降賊賊方
慶目而營中地忽陷死者餘人充弼列將固守充弼
之俘斬大破之太原圍解思明死

府門不入圍解後三夕乃還寢及思明降光弼求其必
叛以烏承恩為思明所說信表以為范陽節度副使使
圖之謀遣思明統承恩索其裝得鐵券及先約而殺承
恩以聞帝遣使慰諭以為非朝廷與光弼意者承恩所
害殺之帝思明表求誅光弼使耿仁智為表云陛下不

城光弼謂李於玉曰吾欲出屯中渾以待敵將軍龍
救不至之可也抱玉許諾抱玉者河內將安與貴也
且隨給之曰李將軍與我約過期降名抱玉勒兵守城
明當降賊賊至待明抱玉得藉完備明曰賊出奇其
於城外至細柳外穿壁賊至命領西行營節度務非
禮守拒賊賊使問曰中丞視賊壁拔柵而不動何也
禮對曰司空手詔云李將軍與我約過期降名抱玉
禮曰將軍死矣乎禁之李將軍曰善吾不及勉之矣
元禮帥敢死士突其營擊破之賊越北城奔奔開
日中未決曰大雋而可破者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
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拔柵手玉當之廷王
將也五百與三百其攻日東南隅命論惟自韓日舊
旗緩持利賊旗三百與二百日王王王王王王王
以知刀置韓中日戰事危吾國之三公不可不於賊
史記上卷之二十八 十九 三月十日
不利諸君死敵我目利義不令而君死非吾生也
易王廷王奔還尤謂命其首廷王曰時中諸非退也
先驅連馳其旗旗至抽諸賊齊死呼聲動天地賊大
潰乃道去是時尤謂軍大振命謂因或忘明間趣
進軍尤謂持不道侯國懷恩勇而後寺功多不法子
寬曲容之尤謂一裁以法懷恩不悅乃州朝四言東都
可中使相繼皆出師尤謂不得尸將會攻洛命傳
山而懷恩恩陳平原尤謂日依險則可以勝可以敗
平原而不利者蓋其不勝賊據平原以長戟前出士
執刀從而委財物餌師懷恩士爭割獲賊從之而尤
謂渡河保固喜而河陽懷復表請罪詔入朝徒鎮先
是史朝義圍宋州城月城小食盡更殺劉昌為倉中
以千斤食之曰李太尉必故我尤謂李福淮監軍使
朝義在尚強兵少謂南保揚州尤謂朝廷以安寄
我我退縮即朝廷河陽使田神功擊朝義破之不意
自清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朝義破之不意
平劉展留淮南尚衛仲相相攻交鄂間來瑄擅棄
亂去有所定尤謂至神河河南南仲相相繼入朝

尤謂在淮南惟軍務自決餘悉委判官張儉參吏
敏區大如流諸將皆嚴事之軍中肅然莫敢以事
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尤謂與判官抗禮乃大
驚稱拜官屬曰神功出行伍不禮義諸君亦胡不言
諸君所憚服如此已完項羌叛分邪寧鄯坊為兩道
各置帥以子儀領兩道節度居京師獨假其威重填之
不任軍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儀散地命鎮邪完項
遁去已命為諸道兵馬都統帥師取范陽為魚朝恩所
沮解而罷又明年河中軍亂殺節使鄧景山而朔方突
將王元振因眾心思子儀不棄殺都統李國貞節使荔
非元禮朝廷憂二軍與賊合非新進諸將所能制乃封
子儀汾陽郡王知諸道行營副元帥往出鎮時帝已不
豫群臣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而不
一見陛下目不瞑矣帝召入至卧內語之曰河東之事
一以委卿子儀既至軍王元振以自功子儀曰吾為宰
相當為國誅有罪救法豈受一卒私耶收元振及其黨
四十餘人誅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
而諸鎮以靖初帝為忠王時與裴妃離婚張良娣以辨
慧得專內方起靈武時衛軍夕次良娣必前寢問
之曰脫莫夜有變妾當之上可跳身免也產子始三日
即起縫戰士衣帝勞苦止之對曰時危如此豈妾自安
時耶帝愈益憐之而飛龍廐閣兒李輔國貌寢知書計

事高力士得進贊大計得幸專禁兵宰相百司皆因以
白事宣制敕自口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立
縱遣相覲於上前叩頭言制敕應出中書出中人口易
轉注得恣行冒臆帝感悟停口敕處分令諸務歸有司
有追攝經臺府乃下輔國大忌覲出之鳳翔馬坊官等
之無完輔國怒吏侍御史毛若虛自歸帝怒貶他陽
婦罪未甫出陽詰責之若虛自歸帝怒貶他陽
尉流蓋播州覲白作陽無罪仲以爲重貶蜀州判史謂
覲言直陛下寬之祇益章聖德帝不聽而若虛除御史
中丞覲吳王恪孫也高宗萬年今輔國請選羽林士
河南少尹靜卿守所任著聲績得民輔國請選羽林士
五百徵京師相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司擢故周勃因南
軍入北軍而劉氏以安此本朝置南北衙意也今以羽
林代金吾徵內卒有非常將執與制之事乃格時成王
當立爲太子而張后有子曰興王召愛欲立之帝從容
語揆觀人心所嚮曰立成王爲嗣則何如揆起拜賀曰
天下屬心久矣臣不勝爲社稷大慶於是太子乃定立
太子固仁柔又懲建寧之死務恭遜取容會伯又夭死
已乃得無動上皇自蜀歸愛興慶宮即居之帝時自夾
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內父子歡然無間也上皇故
所愛中官高力士龍武將陳玄禮得日侍左右而帝時
時命玉真公主及故所教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悅

時御長慶樓縱觀樓下有父老過者見之瞻拜呼萬歲
上皇往往輟酒食勞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登樓
宴張后及輔國比設形似動帝意欲因以爲功輔國陽
請間流涕曰臣言之當死不言亦死敢昧死言上皇居
興慶日與外人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
士盡靈武勳臣慮無不爲陛下日夕危者一旦不可諱
則萬世之慮也帝驚泣曰上皇慈仁安有此對曰上皇
因無此如群小欲富貴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
未萌且興慶淺露非至尊宜居大內深嚴迎居之即晏
然定矣又使六軍將士叩頭請帝泣不應而張后於內
助爲言會帝不豫輔國遂矯旨迎上皇遷西內上皇方
游興慶苑輔國將射生騎五百人入露刃遮道曰皇帝
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
叱輔國令下馬目攝之因宣上皇詰慰勞諸將士將士
皆納刀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輕侍衛如西內
比至侍衛兵纔壯羸數十人上皇旣內遷輔國與六軍
大將素服見請罪帝曰卿等杜微漸安社稷何罪刑部
尚書顏真卿帥百僚首上表問上皇起居輔國忌之貶
蓬州長史帝遷後宮百餘人詣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
宣二公主日視膳四方獻珍異先薦上皇乃後御而玄

禮力士不得侍流力士巫州玄禮勒致仕降南京為蜀郡上皇意不懌日快快無歡因辟穀不茹葷浸以成疾帝初猶往西內問安既而制於后輔國不得行端午日山人李唐召入見帝方擁幼女膝上謂唐曰朕念之卿勿異也對曰此至情何異臣竊意太上皇日念陛下甚於主矣帝為感泣而終畏張后不敢朝上皇但遣人往起居而上皇鬱鬱成疾崩帝疾亦尋篤是先輔國以遷上皇自功求為相帝曰以卿功何官不可為如朝望未孚何輔國諷僕射見相華薦之不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示載不許固以請華罷載得相內射生程元振唐史補遺卷之二十八附輔國得信用張后與輔國隙惡之欲除之矣召太子謂曰輔國典禁兵久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以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信臣陛下不告而行誅必且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怒不應太子出召越王係入選宦官楊甲誅輔國而以帝命召太子元振聞馳告輔國輔國遂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以兵護太子入止飛龍廐女聽召而勒兵夜入三殿收越王係及甲者繫之遷后於別殿時帝卧疾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宮人皆驚散帝聞以悖崩輔國乃弒后及越王係充土欄引皇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即位為代宗輔國以張

后故欲危太子而已弒后安天子以為有保護功大機放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方握禁兵不敢誰何之也已與程元振重陽尊禮號尚父而能其判元帥府軍事諸閑廐已下使並分授諸閹奪其權已乃封博陸郡王罷中書令終不敢顯誅遺盜夜入室殺之携首臂去而赦有司捕盜遣中使弔問贈太傅蓋閹禍已烈矣初太子以武惠妃意於壽王帝意屬楊貴妃未決中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故帝曰汝我家老奴汝何故力主曰母非以即君才定耶帝曰然常何如力士曰但推長而此定矣誰敢不服帝遂決及是帝念功召還都而力士見二帝還九龍州大都督府葬奉陵代宗武皇帝諱豫已以始生之歲豫州產嘉禾廣德元年春吏尚書晏劉同平章事流相瑱播州殺之雍王适帥師回紇助師史朝義誅死以賊降將張志忠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成德魏博盧龍節度使時詔討使詰回紇修好日親師營里河汗義朝義言唐雖有大乘中國無主欲使回紇者言七帝維棄天下今皇帝即廢平王也廣平王於回紇可汗問驚曰王乃果帝乎對曰信可汗起兵至河陽見州縣虛有輕唐之心時僕固懷恩女為可汗與俱南帝令懷恩前見之為言唐恩信不可召可汗乃自陝大陽津渡河為諸道先命李适為大上兵馬元帥帥大軍會之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适至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洛陽陳水林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關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精兵十萬來救官軍逆擊之不勝鎮西外馬瑋日事急矣遂單騎奔關兩騎突入萬衆中賊披靡大軍乘之入賊大敗斬首六萬餘虜

二萬進克東京河陽後中書令許以冀恩回統
營河陽使子堤帥步騎一餘逐劉義至鄭州再皆捷
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恩遣擊之衛州敗亡無所入欲
奔襄陽度不達臨北林賊將李元平入欲
承嗣等迎侯恩恩拜馬首乞行間自欲恩恩恐賊平
羅素泰結高寶臣分帥河州為堂援朝廷亦欲行苟與
無事恩恩世不復矣泰陵孝皇帝崩恩恩亦欲行苟與
三鎮終唐世不復矣泰陵孝皇帝崩恩恩亦欲行苟與
宣武明武德大皇帝秋上尊號武皇帝恩恩亦欲行苟與
通負戶三之一後河州三年行營恩恩亦欲行苟與
今歲私賜內外官恩恩亦欲行苟與
右諸州陷邠州寇奉天武功帝出居陝吐蕃陷京師立
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閭內帥汾陽王子儀軍京師
吐蕃遁閣元振削官爵放歸田帝還都相晉卿逆嚴龍
黃門侍郎峴同平章事故承宏平州刺史火火
民應舍二千家反廣西原二年春正月詔舉堪御
道州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詔死
史諫官刺史縣令者立雍王适為皇太子僕固懷恩反
寇太原以汾陽王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懷恩走雲州
相晏岷罷黃門侍郎縉兵侍郎鴻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晏生與元振交元免元振獲與恩恩有力焉為宦官仇
疾亦事二月癸酉恩恩於太壽宮甲戌朝享於太廟
乙亥有事以南郊恩恩於五月秋稅青田錢給百臨淮王
洛水益六月有星隕於汾州秋稅青田錢給百臨淮王
光初卒僕固懷恩以回紇吐蕃來入寇汾陽王子儀鎮
奉天虜退秋有賊劉中書恩恩於二月在流如雨
之宜難賊劍山度恩恩武州守將馬望死之恩恩
方兵馬使郭晞敗之邠西恩恩武州守將馬望死之恩恩
登陷永泰元年帝三表水吐蕃請和風板本秋平盧
邠州

滿青亂得命權爾後九月太白經天冬吐蕃犯奉
王退至邠與回紇合復入寇汾陽王子儀屯涇原回紇
請盟及吐蕃戰靈臺敗之成都劉義使使使大曆
元年帝三春二月釋與于國子監日安史之亂國子監
才之祭官魚朝恩請與學詔復國子生義釋與命宰相
帥冬祭官魚朝恩帥六軍討吐蕃大夏夏早以洛水
溢冬周智光以同華反吐蕃陷原州寇奉天同華節度
邠州即改刺史張諲使邠州寇奉天同華節度
充終斬之殺號州刺史崔元振志誠責其部下不
力不與平章事與僕固何也口同華加狹不足展侯
十二月吐蕃出子牙瓜掃寇者冬無雪二年春詔汾
陽王子儀討智光智光受誅夏鴻漸復知政事秋吐蕃
寇靈邠州八月入氏化畢九月癸亥犯南斗乙丑
東南淮浙五州水三年春商州亂刺史殷悅
○年歲桂州山徐友三年春商州亂刺史殷悅
月如口食夏幽州亂八月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
承天地度節辛雲京卒繼代○是吐四年春遣御史稅
商錢京兆今歲稅京師稅冬相鴻漸卒初鴻漸出
尹川副元帥率州據成和鴻漸至蜀使人先達意於
許萬全甲甲辭重恩恩之鴻漸至蜀使人先達意於
朝議以節制謀又表其將各為州刺史之從之已自請
入朝廣貢賦復知政事之病甚今肅削髮道令為各以
葬吐蕃寇靈州朔方軍留後左僕射光同平章事尋卒
常謙光敗之冬十月大霧左僕射光同平章事尋卒
元載以見老病易制舉以廣桂州亂王胡平之五年
相受命歸舞什地未幾卒廣桂州亂王胡平之五年
春內侍監魚朝恩誅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

相兼領夏湖南亂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瑒慧星出
是歲間行錄開國賢臣房玄齡杜如晦李
情李勣等從于瑋後○是歲西原蠻入寇六年春副元
帥抱玉請解山南使專備隴坻從之嶺南亂經畧使王
元帥北旱災盛玉西原地暗命段錦及文蔚
吳陵馬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得衣七年春江州
大雨霜大風拔木京秋盧龍亂殺節度使朱希彩副使
師早殺并苦微樂世祖開元後冬淮府旱
月雨土長星出于參八年春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
御史歲各舉刺史縣令一人秋吐蕃寇靈州汾陽王子
儀敗之七級渠廢華州屯田給貧民嶺南亂循州刺史
節度使冬吐蕃寇涇邠汾陽王子儀擊却之吐蕃使
呂崇賁冬吐蕃寇涇邠汾陽王子儀擊却之吐蕃使
丁于戰宜錄宿將不用命敗績涇原節度使馬燧戰
原島虜所隔府判段秀實發城中兵陳東原吐蕃却
山史北編
乃得還子儀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自精勁
聞天子令收績同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卿理賊罪
不測丹見使于儀使將兵起朔方虜欲掠開龍鹽州
刺史李嗣元曰虜來脇必犯郊畿我擣其後虜必反
兵趣秦原鳴鼓虜聞之返城邀之益蓋使其山九年春
亡虜亦出精兵襲虜重京數千人虜遁去
徐州亂逐刺史徐乘二月十年春山承嗣反陷相涕
衛州衛州刺史薛昭義車亂使薛昭義車亂封皇子
十二人為王河陽軍亂常休明陝州軍亂殺兵馬使
察使李國夏發諸道兵討田承嗣四月甲申大雨雹大
清亡走風震闕門秋吐蕃寇涇隴州帥杜玉等之十月朔
涇義寧帥瑋敗之百里城殺七月杭州海盜冬日食
貴妃獨孤氏薨追冊為皇后嶺南平前使路嗣恭兗十
一年春赦承嗣夏汴宋軍亂鄧廣便李靈曜起兵馬使
出承嗣欲開入

李晟後羊虎統女之妻杜蕃寇蜀十四年春田承嗣死
漢宋亂將李希烈逐節度使夏五月帝崩年五十五葬元陵
帝諡文宗思長帝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好學強記
通易象從起雲武以臨平王帥大帥復兩都肅宗急欲
得京師與回紇約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十女歸
回紇乃克長安葉護欲縱廣平王下馬拜葉護於馬前
曰今始得西京而俘之則東京人必為賊固守願寬之
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前取東京
即引兵營澧水東而遂行軍民見者皆泣下曰廣平王
真華夷主也王整帥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迎
呼萬歲天子謂太息自以為不及也及玄宗徙西內蕭
宗病卧大內不朝以皇太子往來侍湯藥堂而進衣不
解帶者數旬一宮藉以通中外大悅既即位顧李輔國
幾濡忍不能決蔽於讒以姑息養亂既誅李輔國閣元
振以驍騎大將軍得幸專自恣忌汾陽王子儀功高任
重為諸構百端帝惑之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節度
使留京師臨淮王光弼在淮穎亦畏讒中內懼不敢朝
左僕射冕以山陵使議嚴事忤元振貶施州帥來瑱自
襄陽召相以載諸賜死而梁從義以鄧州反表瑒瑒則
以為留後中外憤惋始帝與汾陽王子儀帥師同慶也

已平兩郡同功相好甚以緣故中不能自明懼纒且
乃寢肅宗時所賜手詔十餘通上之因有明帝大感報
之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繼自今其勿有疑會
吐蕃入寇破太震關歸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
河西隴右之地而元振專閉壅不以聞帝過邠寧乃大
恐詔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副雍王浩鎮咸陽以禦難時
子儀閑廢之日久部曲離散獨從二十騎以行至咸陽
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渡渭水竝南山
而東矣子儀使人請濟師元振遏之不召見吐蕃渡
橋帝倉卒不知所為出幸陝官吏六軍盡逃散發使徵
諸道兵入衛皆以元振居中無至者子儀聞之流涕董
行營兵西還護京師道遇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劫
豐王瑾寺出迎虜子儀叱之下獻忠下馬前跪曰今廟
社之主令為公元帥倏立在一言耳子儀斥責之以兵
却送行在以受誅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帝中國
縱掠長安中相晉卿卧疾虜興入省背之晉卿閉口不
言以竟免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南山而東謂判
官王延昌曰六軍逃潰者在商州速往收可集也延昌
至商州諸將方縱掠聞汾陽王在乃大喜得四千人以
來子儀誼諭以吐雪國耻皆感激受約束帝恐吐蕃出

潼關徵子儀前詣陝宿衛子儀表曰臣詣陝則京師不可復京師不可復則陝無由而保是兩失之也臣出藍田則可收京師收京師則陝無事保而保是兩得之也臣不收京師無以見陛下願聽臣於是子儀度吐蕃雖暴掩鄆城得之終不能久有之也遣羽林將長孫全緒寶應軍使張知節出藍田爲前鋒至韓公堆晝擊鼓譟山張旗幟夜燃烈火以疑虜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師自萬今至矣吐蕃驚遂衆遁而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千騎徐進逼使行召甫甫至責其亂命立斬之白孝德與郾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召入城京畿遂安自變生倉卒天下皆歸咎程元元振振素毀短子儀而子儀竟成收復功則大懼說帝都洛陽子儀疏諫曰雍州古稱天府襟帶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此秦漢之所以成帝業也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獨以六雷皆市井子竄虛名逃實賦盤結其中一就戰渙然無前關心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則於豈秦地之不可保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乘輿且都洛洛陽自大盜來焚掠殆盡井邑如墟千里蕭條亭舍不烟其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何可都也昔衛爲狄滅文公廬於

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而有之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豈常憂貧願斥素餐去冗食薄征役弘卹鰥隱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也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真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京師迎渭橋子儀頓首請罪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於是削閹元振官封放歸田畧流秦州而閹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方吐蕃入京師昭太常轉士柳伋發憤上疏言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風志願死臣事今日之難走臣死之日也將死之言庶得萬一臣聞天生四夷皆習戰鬪然猶走而易北今天共勦萬之師犯關度隴秦渭牧羣臣曾不血刃直底城闕館穀旬月綿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各攜卒伍割初閹閹臣史一語韓愈之二十八 六月初三日

汴屏宮閣燒焚陵寢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有朝義求賊回紇其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曰引月侵戎犬獮陛下待臣兼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乞願竭慮至使北指沙浦西失秦川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警十月一日徵兵今四日餘日矣天子一人至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僚志皆離叛陛下能何以陝郡堅城長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之事校臣所言若虛耶實耶若以爲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決大計也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常病投藥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今日之病皆因不練士卒不選賢良委任宦官權臣將相以至於此必欲以今日之急在宗廟社稷請即勒程元振之首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漢官日與貴臣坐議政務然猶恐明詔尊尊引過自責誓與將相百僚率德而行一月之內天下兵馬必雲集闕下言如不效請開門討斬以謝陛下帝以未振有擁護功詔削官爵放歸田畧及婦人等入

長安規復用為京兆僕固懷恩者本鐵勒部酋也
金發從汾陽王子儀戰河北從臨淮王光弼戰常山功
最已從子儀赴靈武從擊同羅子玢敗降賊自拔歸叱
斬之欲敦煌王延家使回紇請兵與可汗結約因以女
妻可汗為可敦平兩京及是復以回紇軍復東都河陽
誅史朝義汾陽王子儀以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
元帥者以皇太子稱元帥而名實專總六師方朔義敗
時賊將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帥抱玉張志忠以
恒趙澤定易五州降于帥雲京二節使入軍嵩志忠畢
受代而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分賊三降將帥河北馬黨
援於是二節使各表懷恩有異志宜為防懷恩受詔勞
回紇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不犒師結中使駱奉
儼白其必反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儼詔和紉之而懷
恩憤怨上書自訟反舊曰臣罪有六昔同驛作亂臣在
旁自歸臣斬之以令衆罪二二女遠嫁絕一男珍敗陷亡
親三身與勇賜為勳命四止步所無安反側九說
輸回紇往赴國難六臣負人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
肅文以來賴之聖恩中官護口權小敢前臣奏者無非
非不撫建而寵任肅深竊聞四方遣人奉事陛下皆云
與驍騎護會不委宰相可否改節數月不遠遠近解
不納恩恩終終因循臣定不敢保家陛下亦豈能安
尉帝使裴德慶諸懷恩喻告令人朝懷恩抱憂足立
訴冤然以懼諸訴解竟不朝而遣子瑒詣師藥太原
不克圖榆太為其解焦驥白土所殺懷上問之天人告
其母母曰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果心既離驍
將作必反我可知何懷恩不能對母瑒力逐之曰吾

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臣懷恩失
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騎渡河走雲州方帝出居陝
刑尚書顏真卿請奉命召懷恩使赴難不許及還都命
之行真卿曰陛下在陝時臣往以忠義責之使赴難夫
何敢不聽今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說之無
辭召之庸肯至乎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儼李
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將可無
戰而定也會李抱真自汾陽跳身歸帝召見問河中動
靜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
兄陛下下以子儀鎮朔方定矣於是詔子儀為關內河東
副元帥節度河中召見諭之曰懷恩父子負朕深聞
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勉為朕行子儀頓首
受命懷恩將士聞之相謂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
目見汾陽王子儀至軍斬將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眾
鼓舞流涕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走雲州明年以回
紇吐蕃眾十萬寇奉天京師震駭子儀朝召問計對曰
威無能為也懷恩本臣褊裨雖果悍然素失士心今所
以能為亂者因思歸之士誘與俱來耳其眾皆臣故部
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保為陛下平之遂出鎮諸將請
戰子儀曰虜深入吾地利遂戰吾堅壁待之彼將以吾
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既而夜出陳於乾陵南虜始以

國家爲無備欲襲之見大軍驚愕不戰退攻邠州子儀
已前遣子晞將屯邠州賊攻不克已遂遁進尚書令子
儀以大宗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讓不敢受而上
奏言昔安史據東都故諸道置節使制其衝合時務也
今大盜殄平而所在聚兵耗百姓非便請罷之邠河中
始於是罷河中及耀德軍而子儀留京師明年春吐蕃
遣使來請盟相元載蒞盟子儀曰吐蕃必利我不虞若
不虞而來國不守矣詔遣兵戍奉天旣而吐蕃回紇吐
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爲懷恩誘果分道寇邊子儀使
人入奏曰日騎兵海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出

唐書上卷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兵扼其衝於是命淮西李忠臣渭橋滑濮李光進屯
雲楊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德李日月屯盤屋李抱玉
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爲坊命諸下不道
以時出師淮西李忠臣得詔獨即日行或勸請擇日忠
臣曰父母有急豈擇日後救耶時天子佞佛方置百高
座內出二寶輿奉仁王經音樂鹵簿自宮中送資聖寺
講之而帝粹至奉天始罷講命子儀將屯涇陽而天子
自將屯苑中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圍丁壯爲
兵民大駭逃散百官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
蕃攻犯郊畿車駕幸河中則何如公卿貽愕莫能對

劉給事者出班抗言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
扞寇而遽欲勝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懷恩驚沮得無
動而朔方兵馬使渾瑊帥號河百衝虜陳入之極虜將
離馬還士氣大奮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已解去
至邠州遇回紇合軍圍涇陽子儀令諸將嚴防守而不
戰時懷恩於道暴病死而二虜爭長不相能分營回
子儀規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回
紇大帥藥葛羅聞不信曰令公顧在此乎汝給我耳果
在此儻可得見乎光瓚遂以告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
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無

唐書上卷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戰而下也竇佐交諫不聽請選鐵騎五百從爲衛亦不
聽子晞叩馬諫曰戎狄豺狼不可信也大人國元帥奈
何輕身爲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
以至誠與之言脫見聽則社稷之衛也不然亦身沒而
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傳呼
曰令公衆回乾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陳前子儀免
胛釋甲投槍進諸酋長相顧曰果我父也皆下馬羅拜
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
唐唐之報汝亦不薄今奈何負約深入我地棄前以徼
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

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等所爲我死我將士且人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公何言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今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可汗殺我曹寧忍與今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我郊甸驅馬牛雜畜亘數百里此天所以賜汝也全師繼好破敵取資不可失矣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當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子儀許諾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漸進子儀揮却之因呼酒與酋長共飲藥葛羅請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舉酒酹地大呼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墮陳前家族城絕盜行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相顧喜皆嘖嘖語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獨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吐蕃間夜遁藥葛羅遣酋入長見帝而身率衆追吐蕃靈臺西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助之殺獲者萬計京師解嚴當此時虜再入寇賴子儀威德填之而社稷再安時子儀以懷恩外夷不招之恐後爲國患詔回紇資遣酋將從懷恩將詣鳳翔自歸已回紇言市馬萬匹有可以財乏請子儀以回紇有大功宜有以答其意又中國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自已復言靈武經寇難百姓凋弊戎落才安請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鎮之而率壯卒田河中自耕百畝張卒以差次受田於是士不勸而力耕野

懼也而載遂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肅成與王縉比而納
賂恐秦事者許其私乃請自官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
中書乃後奏刑尚書頗真卿疏爭曰諸司長官皆達官
言得專達於天子也諫官御史天子耳目之臣今論事
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無門
籍人有急奏門令司與仗家立引奏防壅蔽如此李林
甫爲相塞言者路下情不得上通卒成幸蜀之禍今踵
行之則陛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而止天下之十錡
口結舌咄復言者而陛下亦以爲天下無可論是林
甫復起於今也載恕貶峽州別駕成都司錄李少良上
書言載陰事帝置之客省而少良洩之載以聞帝怒以
少良甚間君臣付京兆杖死而疑載愈深已載授官多
非法恐爲有司所駁請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令部司無
檢勘帝猶從之然益厭其所爲以任政久欲全始終因
獨見戒切之終不悛會有告載緡夜醺禱圖不軌者命
后弟金吾大將軍湊密收之與中尚書晏御史夫大涵
同鞠訊皆伏罪死晏謂涵曰故事重刑三復奏况太臣
乎且法有首從宜更請涵從之乃以逆法誅載而貶縉
括州有司藉載家胡椒至百八石他物稱是初帝與
李泌少厚善既卽位徵之衡山至賜金紫爲作書晚終

蓬萊殿側時過之乃軍國大事皆與議欲以爲相辭而
元載忌惡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衆佐帝謂泌曰
元載寔不容卿卿詣少遊所避之俟除載報卿卿速裝
來乃以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乃載誅召入執
手曰別八年矣乃能誅此賊不然幾不見卿泌對曰陛
下獨舍谷太過故自使至此城知其不善亟去之則懲
大於小矣帝換惜久之先是禮侍即綰清介敦素爲古
學與深尚書吏部品裁清允爲元載所忌爲上言太學
儒館如館選國子祭酒陽尊用實處以散地而天下士
衆信綰唯天子亦自知之也及載誅召相制下士相慶
公朝御史中丞寬第舍宏麗卽日毀撤京兆尹黎幹立
省從騎馭汾陽王于儀在郊行營方宴客聞綰相減坐
中聲樂五之四綰既相聲弊更化衆方翕然望其有爲
相旬日而病無何薨帝驚悼謂群臣曰天不欲使朕致
太平耶何奪吾楊綰之速也
右圖史疑塵滿帝猶如也馬右拾遺天寶亂脫身見天
子還中書舍人爲禮侍卽建言取士當先行義請置學
京方正科復古選舉語具學校志中以得作以示載事
使載不悅外移請刺史不得繼去州諸使所即不拜職
古職員本道使不得舉奏不得繼去州諸使所即不拜職
諸龍省冗官以古兵出於農定上中下州置其召募
始人得若夏歸農秋冬追集遠近官制史分道巡撫之
始天下兵興爲一切官品同而祿以例爲差次江淮大

州至月千緒而山劔資金即大州刺史范數十緒而止
請定州縣官山使使優使日道後太平之世會有疾
今批中書省療治野延英殿許吏檢扶前未幾薨太常
議諡文貞比郎即蘇端時與議相常奏陰主之帝怒
端巴州諡文簡端儉約未嘗謂生事端端分卿舊職
寡其言內登視自止經詰殺越初年史朝義誅河北平
學家疑賡者一見能即詰請
左拾遺獨孤及上疏言今帥興不忌十年夫天下生產
空於杼軸筋力疲於供億而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嫖
厭酒肉又剝貧人之膚髓以奉之長安城中白晝椎剽
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此大患所伏陛下
獨不思以救之乎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
虞而邪涇鳳翔之兵既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盡巴
蜀無鼠竊之警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
以給不用之軍此臣之所大惑也謂宜扼要害之地置
屯禦而悉休其餘甦疲亡之命蓋是時天下郡國向萬
城無一城無兵有故及言如此而自肅末年平盧帥死
使中使往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旌節高麗太李
懷玉遂殺舊帥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即因授之而方
鎮之廢立自軍士始於此其後河南北諸方鎮遂根據
蟠結諸官討甲兵租賦刑殺皆自于朝廷完城增兵輒
噴起煩言謂天子為猜已聞之上常為罷役而鎮於
境內築壘繕兵斂財賄無虛時以為固當不暫息也以

是雖在中國名蕃臣實不用朝命於蠻貊不異朱泚軍
中有貓鼠同乳不害以為瑞列上之實人徵表相象率
羣臣賀侍郎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帝問故對曰臣聞
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也以為人去害雖微必錄今貓不
能捕鼠而乳之則反常為妖其應若曰法吏不觸邪疆
吏不捍敵王法不懲入慙也云爾臣愚以為宣申敕有
司察貪吏申邊儆嚴將帥法官之本則貓能致工鼠不
為害而終已不能用帝性本寬仁弘人覆下雖頗惑諱
聞而遇勳賢大臣甚恩恩逮於黎庶汾陽王子儀中子
曖尚昇平公主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
薄天子不為耳公主患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
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子儀
聞之囚曖毀服入待罪帝曰鄙諺云不凝不隴不作阿
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關聽也臨淮王光弼遷延
不朝帝恐嫌遂成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徵不
至迎其母至長安厚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親禮之
儀固懷恩反下詔撫其家言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
之端起自群小君臣情義初無間然其歸自詣闕已懷
恩子瑒為其下所殺傳首諸關群臣入賀帝愀然曰朕
信不孚人致勲臣顛越深用自愧何賀也懷恩反三年

猶曲為之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懷恩死諱其母至京師給待優厚卒禮葬之田承嗣叛載縉以魏州監貴請禁鹽入其境困之帝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戶侍郎韓滉劾其不實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稼不損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行視稼大傷帝大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即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敕毀白渠支流碾磴禁分水令得益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禮其中請得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為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蓋德厚如此然輔國元振朝恩以中人載以相承嗣以藩鎮各自擅獨熟視莫誰何禁之為讒間焰焰不望也後勢溢自斃所諍者不必禍而為讒者畢受誅故社稷幾危亦因以不亡云

論曰方天寶末大盜起倉卒天子幸蜀起靈武宣帝平能以一旅復宗廟定兩都方代宗拜葉護馬前時華戎屬目咸以為車華夷主也得天人心矣乃父子在御二十餘年大閹房接踵于紀與幽州寇盜相始終太阿大柄入得尸之則君道之御其臣下信不易哉臯謨陳性術之變調劑之於德蓋實果系立撥毅而後能用其中也有以也耳

由史上編三十八

由史上編卷之三十九

時郡鄧元錫纂著

唐德順帝紀

宏治豐後學陸懋辭校

德宗皇帝諱適代宗長子母后沈氏初封奉天四年夏五月即位門下侍郎祐用事同平章事相衮貶潮州刺史尊汾陽王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儀尚父所領河中尹副元帥諸使悉罷以其裨將李懷光常等分領之封皇第二人皇子五人為王舉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日二人更直待制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方疾苦秋七月召道州司馬炎楊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琳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帝在東宮博士張涉為侍

士聖無上相於崇祐南祐南勢炎器業而張涉與帝由是疎涉尋冬十月琳罷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十一月琳是歲吐蕃合南蠻建中元年春正月改元上尊號聖神文武皇帝已巳朔太官與千牛衛太廟定兩稅法詔併省官定官法詔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歸有司浚陵陽渠遣黜陟使十有一人分行天下回書僕射晏貶忠州刺史賜死夏四月中書侍郎崔祐甫卒築奉天城秋遙尊母沈氏曰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皇太后使安史之亂帝生母沈氏陷賊中求不獲冬黃河物二年春成德軍節度使李元平臣卒于惟岳自魏博

田悅反命永平李勉為節度都統及神策都虞候李
書侍郎炎門下侍郎杞同平章事振武車胤
芳襲州崇義反詔李夏五月京師雨雹六月
父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薨初子儀有逆復大功焉元
而子儀忠誠一節不得行嘗有盜發子儀父塚吏捕不
獲報洵以馬朝恩為會入朝衣其必且忿恨
求釋憾也帝迎勞問之于儀流涕謝曰臣將兵久矣不
章敬寺或問之曰臣嘗將不利於公史請表甲以
于儀曰我國家大臣以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
來即兵多何為獨從家僮數人往朝恩怪問曰非公長
以問告笑曰然頗公經嘗耳朝恩慙涕謝曰非公長
儀曰兵與以來方鎮防寇凡所求朝廷類委曲以從蓋
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不可行也而置之諸君可
何又怪焉臣者皆服法軍中足有禁南陽夫人乳
母于北禁都厚候杖殺之諸子立訴子儀乞遣去明日
諸侯佐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不當父之都虞候而
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功蓋天下之爵與姓王位元
宰藏人侮無慮二十四萬緒宅居親仁里四之一中
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名入子儀嘗為國官諸
光輝城輩皆出下皆皆王公常願指奔走於明承
人亦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三十年其遣使
至亦承嗣所承嗣西望再拜曰此勝不居於人若子長
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
子儀物不敢近遣年衛出境富貴者哀葬汾陽忠
祭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嗚呼可謂大臣矣葬汾陽忠
武王秋中書侍郎懿同平章事平盧軍亂子納已卒
留梁崇義誅新崇義傳首京師相炎貶崖州司馬賜
死三年春李惟岳誅成德王武俊斬之給優易夏括富
商錢增稅錢夏田悅朱滔王武俊各令從稱王叛方使

李愬充督召朱泚入朝罷兵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鑑出
鎮鳳翔六月京師地震自冬中書侍郎播關同平章
事李希烈反王四年春正月遣太子少師顏真卿如希
烈軍夏四月甲子京師地震生黃白毛三尺餘丙子大
州馬稅屋間架錢及除陌錢秋八月有星隕于京冬涇
原軍反京師帝出居奉天泚入涇原軍以叛司農卿段
秀實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死之希烈陷襄城翼死之
吏尚書復刑侍郎從一諫議大公公輔姜並同平
章事賊攻圍奉天都虞候瑊禦之戰疾力左薛武將軍
呂希倩將軍高重傑死之鳳翔軍亂鳳翔將楚璋商州
軍亂使劍南亂兵馬使張勛逐節朔方帥李懷光勤
王軍醴泉神策帥李晟勤王軍渭橋奉天圍解杞貶新
州司馬興元元年帝年春正月帝在奉天改元赦去
希烈等武俊等官爵日收天收京將上罪賊三等子
孫祿二等在行營者易勳五等賜文式官勳爵罷開
架竹木茶漆炭及除陌錢和安奉天五捕兵部侍郎
年京成子年分命諸臣諸諸道官諭播兵部侍郎
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農卿段秀實贈太尉諡忠
烈李懷光反帝幸梁州檢校左僕射瑊同平章事行營
副元帥涇州亂牙將田希全殺帥夏相公輔罷為左庶
子延賞同平章事神策節使晟為京畿渭北商華兵馬
副元帥同平章事昭義使抱真成德使武俊破朱滔武

澤治走幽州副元帥晟復京師此令官走死以梁州
後一年河南復二秋八月太子太師真卿死希烈軍帝
至自梁州歲封西平郡王燧北平郡王瑊咸寧郡王
冬涇州平相復罷貞元元年帝大春正月赦改元
其後夏江陵度支院火燒租賦錢中書侍郎延賞同平
章事秋河中平懷光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相從
一卒延賞罷冬詔延英視事日常參官七人引對二年
春正月罷元會疾勝咸寧人月糧米咸飛龍馬半料散
騎常侍滋給事中造中書舍人映齊並同平章事
翰庭夏希烈屠死淮西平希烈將陳慝奇謝希烈屠其
四月雨秋淮西亂吳少誠殺僭奇以為吐蕃寇涇隴
郭寧京師戒嚴西平王晟遣將擊吐蕃汧陽敗之按權
沙堡吐蕃退冬十一月立皇后王氏是日崩諡昭吐蕃
陷鹽夏銀州鎮海節度使混同平章事相造能造少與
東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造為建
世刺史宋此亂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以舅源休佐
遠時罪已免勉給事中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道
久在江外疾發數日死上之弊奏准水陸度支轉運
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官送京師令宰相分
部時諸道租賦已入造敗法事三年春右僕射延賞兵
多不食以失職罷權不視事三年春右僕射延賞兵
侍郎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滋罷混卒混在任時餘佐
侍人常有故人子謂之混考其一無所能然其長竟不
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

出入者在鎮長中特選江南貢賦數會國之絕及入
朝在位月荷暴為帝所痛任言無不從百官校焉
他相元位而已朕貶夔州刺史映在諸相中無敢言帝
映非宰相副元帥燧以吐蕃來請盟西平王晟罷元
帥為太尉夏侍中瑊為會盟使往會盟吐蕃劫盟燧罷
副元帥東都河南江陵江州大水漂沒合五月千
見四朔日中書侍郎必李同十章事秋部國長公主
坐姦幽禁中流李昇嶺南前相復坐安置饒州冬妖
僧作亂伏誅京師東都河南東陽州四年春刺
史增戶墾田者加階正月令元殿階欄檻築三十餘間
州地又震丁卯戊辰庚午又大震矣西復震金房二
州地震山裂二月太僕卿牛生損六足承生子
子皇第七人為王秋寧州軍亂郭寧都直統制封
水色五年春正月朔門下侍郎晉中書侍郎參同
平章事以二月一日為中書侍郎必請令官選農書司
相問通祭勾相郭侯必堯冬復雋州六年夏受朝紫宸
殿於五月一陰生君臣冬十一月郊赦是歲吐蕃七
年春二月朔牛疫遣使以兩稅錢買牛教給○百神
分○是歲吐蕃寇靈州回鶻敗之來獻俘八年春京
主夏參貶郴州別駕兵部侍郎懷中書侍郎贊陸同
平章事太廟屋秋大水十餘州溺死三萬詔遣使振

之紀賜米二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送鎮和羅冬十一
九年春初稅茶從歸使張榜請復開關左僕射耽
尚書右丞趙盧同平章事相晉罷中書令西平王晟
震葬李忠武主贈太師廢冬十一月郊赦宣武軍
亂逐節使劉七寧○是歲帝早破吐蕃十年
春黃霧四塞日無光秋汴州軍亂各相贊罷政事為太
子賓客吐蕃來獻捷十一年夏貶前相贊忠州別駕秋
北平王燧薨葬馬莊武王冬橫武軍亂逐節使十二
年春渾瑊王武俊加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竝同
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秋宣武軍亂度使
宗儒同平章事是歲吐蕃寇駕州十三年夏旱錄囚
徒義寧軍亂殺其將秋浚湖渠魚藻池修昆明池修石
炭賀蘭兩堰地實相適以疾免通反愛崇倫相贊
立而已十四年夏旱出太倉粟賑貸五月始霽月
秋相宗儒罷門下侍郎損中書侍郎餘慶同平章事
十五年春宣武軍亂節使董晉卒士卒殺節使陸長
五市其甥歸子吳少誠反陷唐州守將張嘉賓死
度使柳元藍山崩吳少誠反陷唐州守將張嘉賓死
進討冬咸寧王瑊卒葬渾忠武王窮將相無
絕每貢物必躬問日每受賜如親受上前每
奏事不從則私言日上不疑我故以功名終十六年

位尚書左丞執誼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救元末貞
十州判史婦人孫君九罷官市罷鹽鐵使月進放後宮
三百人立皇子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夏封皇第二人皇
子十九人為王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官秋七月命太子
監國門下侍郎黃裳中書侍郎滋素同平章事相均
瑜鄧罷帝傳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皇諡冊良姊王為
太上皇后以下罷裴延齡所置別庫冬葬崇陵諡神
文皇帝廟尚書左丞餘慶中書侍郎細同平章事
德宗在亮陰時動遵禮法日厲精於萬幾中書舍人祐
甫故守正與相袞有却議喪禮交劾祐甫率情憂禮貶

刺潮州帝以爲已重改河南少尹先是宰相更直日掌事非大詔令休沐還第者雖市者署名上上祐甫効時郭子儀朱泚俱休沐袞如政事代署明日子儀泚入言祐甫賢宜貸帝曰卿向署章令云爾何也二人謝無有帝大怒以袞爲罔上是日群臣直經立月華門詔兩換班而祐甫得相袞左還河南少尹百僚震悚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鷄能劍南貢生春酒山南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獻者罷邕府歲貢奴婢罷梨園樂工咸乘輿服玩錦綺放五坊鷹犬山宮女數百人禁創置寺觀度僧尼罷權醢以沙苑養豕三千給貧民諸德意如此先是代宗優宦者宦者使四方還問所得多少多輒喜或頗少輒以爲輕命使噉之於是中使所至公求重而載歸及是寺人邵光超使往西軍受所遺繚僕馬杖而流之兵侍郎黎幹與寺人劉忠翼比而盡政隱賊並長流賜死於是中禁肅然先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多連歲不遣置客省處之即上書言事報未下者亦實其中省常數百人費度支廩給詔悉疏理事竟若遺當叙者授官拘留者出之省歲廩萬九千斛天寶中貴戚第舍極弘麗然垣屋高下猶有度後法益墮宦官將相治宅舍各窮其力而止無限度詔毀折元載馬璘劉忠

翼宅懲之肅宗好祿祥巫祝王璵黎幹皆以術數幸及是皆屏黜山陵遵古制七月葬事集殯引不擇日及發帝見輜輶車不當馳道中行問之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帝哭曰安有枉靈輜側行謀身利者乎命當道中行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以時覆其出入第五琦判度支奏盡貯大盈內庫使取給宦官掌之天子悅焉而天下公賦爲人若私藏宦官得蟠結蠶食其中及是相炎頓首帝前曰財賦國大本生民之命天下安危輕重所由也周漢皆重臣掌其事然且或耗亂今獨使中人筦之大臣不得知爲耗蠹何極請出歸有司度宮中歲用數上供幸甚帝即日詔加炎言自兵興來軍國徵賦百出名目繁比不能辨知更緣爲奸賦無準炎定括建中元年軍國徵賦百目爲夏秋兩稅取於民有制而詔兩稅外科率一錢者以枉法論自兵興來方鎮重任必兼臺省官其僚佐必帶臺省銜聽聽議常參官授訖三月內於四方館表讓一人代郊官委長吏附讓表進下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而併省冗官先是官以賞戰功故大素已更元載非賄謝不得官常袞當國一切杜絕而無所甄異及祐甫相擢舉惟人其未踰年除吏至八百員或有言祐甫

所擬官多私親故者帝問有諸對曰有之陛下過聽令
臣得進擬庶官夫官人必悉其才行非親非故何由具
知如具不知何從得實竊以爲不當問親故若否獨當
問才行宜稱否耳帝曰善神策軍使王駕鶴典宿衛兵
久權震中外帝欲代恐變生祐甫密署白志貞代將而
召駕鶴至省中語移時則志貞已入宿衛領軍矣淄青
李正己聞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觀朝廷俯仰帝欲受
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問祐甫祐甫曰正己誠詐然以善
意表獻而卻之無名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即賜
之若正己奉詔書頒資即恩洽淄青即不用命是朝廷
爲德而彼自尸怨也軍且亂且是史諸藩知朝廷不重
貨賄重爲德也帝如其言正己大慙服祐甫京兆博陵人
開元中自傳時崔寧在蜀丁母年專及入朝而吐蕃
詔大入寇帝之趣歸鎮相炎言於帝曰蜀地饒寧據
之而貢賦不至與無蜀同今遣之無功則蜀地敗有功
則不可復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復得也必留寧
無遣而發神策都將季晟將范陽戍兵及禁旅討之納
親兵於其腹中蜀必不敢動然後改授他帥使千里沃
壤還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乃留寧遣晟將而
定先是吐蕃數遣使求和親而盜邊不已留其使配其

俘嶺表及是命太常少卿韋倫將其使共俘五百賜襲
衣遣歸懷來之虜使歸入境謹呼稱新天子威德吐蕃
大悅除道迎發使從倫來奉貢獻贈請盟旣而蜀帥
言吐蕃豺狼所俘獲不可歸帝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
則柔之擊以示威柔以示恩豈顧偏廢哉命悉歸復遣
倫使吐蕃蒞盟倫請帝自爲載書示信相炎持以爲非
敵命宰相副元帥子儀爲載書以下至德來國家多
事宗室郡縣主多失時不嫁有華髮者帝聞之惻然命
悉出嫁所齋物皆經心目而後遣先是王下嫁舅姑拜
婦不答拜命禮官定公主拜舅姑儀如家人禮有縣主
將嫁會從父妹卒命停婚有司奏供張已薄帝曰爾愛
其費我愛其禮澤州上慶雲圖帝曰朕以時和歲豐爲
嘉祥以進賢顯忠爲祥瑞卿雲靈芝珍禽異木於國家
何益繼自今有之毋以聞外或貢馴象帝曰象豈養
而違物性朕安用之命縱之荆山之陽并諸豹狸鬪雞
獵狗之類放之邕州秦坑有金可采利國也帝曰金坑
誠利然利國而勤民將焉用之聽民采無禁內莊宅官
租萬四千餘斛詔分給在所克軍興前諸州節度觀察
使於楊州置廵易所罷之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陳
瑾以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月於朝堂受事辭不見

經聽越登聞鼓大層前賦欵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史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二十年宣欵觀察使薛嵩徵入為左丞去州日盜隱官物以巨萬侍御史員寓餐之貶連山尉而州縣始畏法蓋自祐甫得政以道德廣上意而朝廷綱紀秩然中外大悅方鎮聞新政皆惕息淄青將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會祐甫薨於位相炎獨任政而專復恩讐僕射劉晏領度支有勞能而典利權久衆疾之故與晏銜晏言晏與劉幹劉志與晏立於子韓王洞帝意疑之祐甫口為事曖昧不可詰况更故事得已炎乃建言尚書政本比置諸公奪其權宜復舊制祐甫大為駭異金舍部而罷晏轉運度支使尋謫忠州會由與上論卷之二十一 十一月 八月十七日
祐甫南來南使度支希炎指奏晏與朱泚謀殺教糾然望帝怒遣中使繼殺之滯青使李正已上書請晏罪炎懼還願心潛詰方鎮言帝以盧杞者姦人也貌陋色如藍有口險賊深急帝悅之擢為相媚賢能特甚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寘之死知帝意疑多忌因設疑以離阻群臣而勸帝以嚴刑御之用市忠帝甚信倚梁崇義反詔淮寧李希烈討之雨久未進師帝怪之問杞杞度帝惡炎前造膝對曰希烈故與炎却今遷延以炎在位故也不若暫免炎使希烈赴功必用炎事平復召未晚也帝曰善罷炎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廨杞諷臺官勅之命炎所惡御史大夫嚴郢往覆視稱受直過適下

大理議法正田魯以為當奪官杞怒貶晉官下御史更以監主自盜當絞上初蕭嵩有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地非神靈所棲命徙之炎家立廟直其地杞密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取建廟帝發怒貶崖州司馬如史議遣使縊殺之於是帝益疑大臣不足仗輕用三尺矣先是杞父中丞奕死東都之難祿山使賊黨蕭奕及死事者首徇河北至平原平原守顏真卿執其使腰斬之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焉為祭哭受弔及是為杞所媚惡真卿質責之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真卿不敢以衣拭血舌舐之公忍相摧壓乎杞矍然下拜而銜轉刺骨李希烈反帝問杞杞對曰希烈不反獨為人所迫而誤誠得儒雅重臣陳禍福可不勞師而定帝問其人對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義正直為海內嚮信真其人也帝以為然遣真卿慰詔下然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而真卿竟遣竟死難僕射侯相宣帝帝所稱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者也杞惡欲陷之吐蕃請盟今克會盟使行揆辭曰遠行不敢辭第臣年則既耄矣儻即死道路將不能達詔命帝為惻然杞曰和戎事非老成練達者不任且揆行即自今少於揆者不敢是辭雖矣敬遣揆卒道死鳳州相張

錄忠直為帝所倚重杞忌之會鳳翔帥缺即諒曰鳳翔
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帝俛首未言即
叩曰陛下必以臣貌駁不為三軍所服惟裁可省帝乃
顧鎰曰無以踰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拜受命
後竟死鳳翔於是帝卜相杞以圖謹默可制也薦竝
相以裴延齡刻深善言利以集賢直學士規任之插
進對時欲有言杞目攝之出譙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
故相引至此曩柰何欲發口論事相負耶猶自是不敢
復言而大權盡歸杞矣初汾陽王于儀老病每見安姬
親問故子儀曰已陰賊而貌猶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難矣蓋蚤見如此先是涇州
刺史上書卷之三十一三月十四日
倖劉文喜作亂詔討之不下徵發驍然廷臣請罷其帝
曰微孽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覲國
海賓私於帝曰文喜今所求者節陛下與之文喜必息
乃臣可以申王誅矣帝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
善我節不可待也減御膳佐臣而文喜果誅而帝益強
明自任輕用兵時河北三鎮李惟岳李止已田悅旅起
拒朝命而襄陽梁崇義與潛通帝銳意削平詔河東節
度使馬燧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盧龍帥朱滔討
惟岳淮西帥李希烈討襄陽已滔破惟岳燧敗悅希烈
誅崇義河南北畧定而帝易置諸節帥頗失當諸節帥

皆少望於是田悅遣使說滑武俊與連兵而禍復暴起
詔諸軍合討而希烈又反自稱天下兵馬都元帥禍益
張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梁楚北至太原無慮
皆稱亂自乾元中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帝遣中使耶
志于立侯希逸而節度使由軍士發立於此始大屠
劫安史破城分河北諸州界賊降將以魏博德冷滑界
田承嗣為天軍軍恒定易趙深界李寶臣各成德軍李
寶臣者賊將張忠志也各賜今姓名李懷仙殺史朝義
其首以降即授幽冀平劇盧龍軍此所謂河
北三鎮者也希逸好畋遊建塔廟居兵馬使李懷王
王為節後賜名正已於是諸鎮收安史餘黨舉所隸丁
口壯健者皆籍為兵老弱耕稼其號健者為牙兵完城
浚漆署將吏自擅不供貢賦與昭義薛嵩山南東道朱
崇義等結姻相要約朝廷不能制大歷三年幽州兵
馬使朱希彩殺李懷仙稱節度使而盧龍將吏所留此
後得節錢入朝第酒有其軍李曜重之亂諸道攻討所
得地聽各自為有淄青李正己因又得曹濮徐兗鄆五
州凡七州徙居鄆城李實臣據恒陽七州李懷光據
田承嗣據魏博七州成德李實臣據恒陽七州李懷光
五州其又南梁崇義據襄陽均房後即六州梁崇義
根據蟠結奉承嗣死第子悅為留後事朝廷猶恭順河
北歸順命罷之而集應能者謂之曰汝曹在軍中久有
父兄妻子今一旦罷遣將何以自存眾大哭悅乃出家
財厚之使各還伍於是士皆德悅而怨朝廷其後李實
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諒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千人召
州刺史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非皆連頸受戮孝忠懼
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己獨得全實臣死子惟忠遣兵
使王武俊使亦不敢叛正己獨得全實臣死子惟忠遣兵
佐共奏求道又才許滿屋為請又才許或曰不與
必無即帝曰賜本無實以賜亂古藉我土地股我位獨
聚眾耳曩因所欲命之輩已亂而亂則其之非已亂
適長也竟不許命盧龍帥朱滔刺之定州刺史希烈
致推母舅弟也故為實臣所忌希烈推杜門岳欲請金

焚橋悅聞燒營宵鼓角謂明復挑戰也益閉壘不虞樓
軍行數十里乃澤之乃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臨淄
其後乘風縱火鼓譟前燒令士無動塚其軍百步除草
焚為場結陣以待戰火至半所而止悅見表遂縱擊大
敗之神策昭義河陽軍合擊入破之悅率深長橋橋已
焚赴水死者不可計俘斬數萬淄青兵幾戰悅夜才繼
州欲奔還濮而大困是役也悅與淄青恒二軍為首尾
欲不戰以老師故攻其所必救而敗當是時魏拔方
惟岳反時成德判官邵興泣諫曰先相公安國厚恩大
夫欲反之計其不可若此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度
節鉞可得也惟岳然之使草奏大史畢華以為與二討
結好而背之速禍惟岳又從之而盧龍韓朱滔奉令討
惟岳度易守將張孝忠重然諾可下也遣俠說孝忠
易州自歸季中曉之詔以為成德即度使惟岳遣兵守
宋鹿滔孝忠攻拔之郡真復說惟岳為表先遣兵惟
簡入奏然後身入朝以待命耳悅聞之怒使人諫惟岳
曰尚書舉兵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信邵真之言表罪尚
書以自害尚書何負於大夫哉必斬邵真不然者絕矣
惟岳懼制邵真發兵圍東府王武俊為惟岳左右所帶
而武俊為前鋒武俊念結治則惟岳軍大振歸必殺已

史記上編卷之二十九

府中為贊武俊謂將士曰今虎口失當北歸張尚書
劉常寧曰大夫暗弱終必為朱滔所禽今制戈取之反
惟岳傳首京師李納之從父兄也為急詔徐州
以徐州日歸納遣將王福會襲轉攻之有告納守徐州
大將唐朝臣與宣武帥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清州李
愬共救之朔方軍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以乞于愬
愬之朝臣因以激士怒使之且曰都統令先破賊者營
中務悉與之士爭奮青魏兵大潰斬首八千盡得其糧
璽海服以詔宣武人曰乞予之功號與宋多來蘇逐北
孝忠為易定滄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皆深趙劉練使
而以德棣諫朱治已滔請深俊日知為恒皆深趙劉練使
而武又失趙定亦望復詔武俊以糧三千石給幽州以
清河朔不令藩鎮得承葉璽亡燕趙為之次矣若司
利也治許諾遣人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
康日知豈得與大夫論功哉而朝廷棄嘗畧同誰不為

偵犯者今聞又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資餉車
吏與僕射及司徒共相屠滅司徒不敢自保使奴
屋計欲使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三鎮連衡若
耳目手足之相救則未無患矣武俊亦許諾相與刻日
舉兵南渡言於多日將士有功者吾求官勳皆不許
今欲與諸君共事也遂取溫飽則何如皆不應三問之
應曰深州人自古史反仇而首者無一人特還今入
之體况太尉司徒皆受國亂有命士亦各樂官勳誠不
願有他滔對然而罷已大將數十人厚饗士乃復將
步軍一萬五千至深州詰旦士卒忽大亂誼諒曰天子
令司徒歸幽州奈何復違教而南乎滔大懼俾蔡維謂
上卒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其新織寬汝曹賊率而
國家無信入有行考汝曹上曰是也衆曰帝然不知且
奉召歸鎮滔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二百人悉斬之
其所以從亂如甘蓋天性也滔遣人說張孝忠爲使然
孝忠曰始司徒遣人語孝忠言惟品負國恩爲滿最孝
忠歸國爲忠臣孝忠性直奉司徒之教爲忠矣今何得
又助逆也且武俊歸還不可信願司徒慎之於是孝忠
與滔絕口完其勵其居強寇之間莫之能比初武俊遣
史士上經上與孝忠之二十九 十八 六 四 州正
判官孟華入見帝怒之以爲恒冀圍練副使歸諫言而
武俊已反則諫口聖意於大夫甚厚止孟忠豈憂官爵
哉何同並也武俊怒奔其官華懼血卒遂迎武俊魏李
懷光馬燧等師覆一德山於是滔叛冀王懷琳移王武
俊兄趙平納稱恭王而頗其推滔爲盟主已天子詔李
希烈兼平盧節度以爲軍致討滔寺度不敵則遣使告
許勸希烈稍中以免難於是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發兵與西鎮連兵舊制諸道軍出境
則給仰度支帝欲得士心勅出境加酒肉本道給其家
日支一人常兼三人之給故諸道雖不前各進軍出境
以徼利而常賦不能供於是增諸道稅錢括富商錢又
括僦櫃質錢已又稅間架除陌錢而中外大困富商質
其畜利錢帛穿麥者皆借四之一封櫃害虐取之實
繼死者一僦櫃質錢五兩架屋間上屋錢二千中神
下五百區一間者杖六十曰間架錢公私給與貿易
緡輸官錢五十池鹽貿易約錢爲率取之隱錢白者

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乾元之後大慙初失繼有外電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衛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失活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之乎帝還自夾州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大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秋防

尚史二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塞尚不能保固封討過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宿衛之兵出關外僅有賊臣為寇黑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守障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亂者朱滔李熙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而希烈叛為岳戮而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三矣而愚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自叛矣而他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

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今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無以籍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撤邊軍輟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虛賈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旂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復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墨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御之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汾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未固矣帝不能用及是詔發涇原卒討希烈過京師作亂天子出居奉天泚據長安僭號犯奉天以金吾大將軍渾瑊力守禦而完以朔方節帥李懷光神策節帥李晟師勤王而解當是時國幾殆

尚史二編 卷之二十二

拾七

六月初八日

源原其者本安西北庭四鎮行勤王則業軍死又從自考德赴難屯朔州代宗不元戎以討番連歲入寇四鎮兵屯朔州不能自禦使朔方軍屯朔州已而文官州無險要可扼原州有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可其西乃臨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秦嶺南一縣即可給軍食故源原在秦之可一旬而畢宜從也原州而移朔方軍鎮涇州在秦罪事得寢建中初楊炎白用其策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邊尚虛土數遷易動不宜興事召紫雲其沮挫

其祿而建其難非也吾知往必死但舉別無稍難之
臣使上意恨恨呂壯之故奮令往耳竟死難時段近道
市人援而陽表稱奉迎乃詔援兵營三十里外入
城學士公輔上志有之有備無患今宿衛單矣獨恃諸
外衛告此奉迎何憚於衆倘其不然燕有備乎上王者
羽衛不設何以重威靈帝曰善乃蓋納諸援兵時金吾
大將軍渾瑊以重威靈帝曰善乃蓋納諸援兵時金吾
奉天郭寧衛後韓遊瓌前拒此遇於泥泉欲引還
監軍曰吾留驛賊不敢越我而遂求令越我東與奉天
夾攻之可破也遊環曰不然賊象使我弱若賊分軍綴
誘之清宜趣入胥天子何難遂引還此上遊環曰奇
殊死戰竟日賊乃退造次具設佛寺爲梯衝遊環曰奇
燥內蓄火需之賊攻南城遊環引兵嚴東北賊果在
東中不爲入將半高重捷乃死之蓋少日忠臣
也結滿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來蒲爲
身血之會靈武監夏渭北諸將兵入衛帝猶欲遙制
軍召將相議道所從入渭城曰漢谷近此所遮不
若自乾陵北而來分賊勢也盧杞曰漢谷近此所遮不
別選城中可援僅出其時驚駭寢矣杞曰漢谷近此所遮不
臨史上編 卷之三九 十九

賊城中流矢自羅去後血戰愈厲會雲梯賊者既而
賊所伏馬矢及箭自賊中出火梯電上焚賊死者甚
於是城中大潰詳開三門出軍以擊賊賊退計會
神光復三日不至者城不守矣於是從官皆賀滑
馬使賈德林進曰陛下性已急不能容物矣此性不改
此難收亡憂未艾也帝謂善久之侍御中万奉天圍解
翰林學士贊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莊以善
言反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謝天下詔書之辭許洗刷
疵垢宣暢運籌今一無所諱則反側革心矣帝曰善命
中書撰赦文持示贊贊泣曰臣聞動人以言所感已淺
言復不切人誰肯懷因更草制上且言知過非難改過
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
御史上編 國卷之三十九 五月二十五日
著猶願聖慮更思所難其文曰朕聞致理興化必在推
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
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
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
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
然行賁居送衆庶勞止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
由來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昨空於杼軸夫謹於上而
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賊臣
乘釁肆逆滔天會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於未言

愧悼若隆深谷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
神文武之號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李希
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
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
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
君人則何罪所管將士官吏竝與洗滌各復爵位朱滔
雖與賊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私
貸如能效順亦由維新惟泚大逆不道反易天常盜竊
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一應
賜從將士官吏百姓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其兇
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官軍未到前降者並從赦例其
赴難奉天及收京將士並賜名表天定難功臣其加墊
陌錢稅開架竹木茶漆摧鐵之類悉宜停罷帝覽之命
立頒驕將悍卒至感激揮涕武俊悅納皆去王瓈表謝
罪昭義帥李抱真入朝為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先是張貞素討四
以澤潞數州橫絕其中誰沮其姦謀以武俊頗直義可
洗而一也遣客賈林往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
登壇日對卿謂左右曰我本倚史義天子不察遂至此
則其悉之矣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無所及朋友失
意尚可謝獨不許朕得悔過乎此大夫轉禍為福之日
也武俊大息曰僕胡人為將尚知愛百姓不啻親兒於
天子豈敢以罪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將結
盟而背之不祥天子誠下詔赦諸鎮罪僕當首唱從此

不從得奉詞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諸鎮
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林選報遂與結約會帝幸奉天李
懷光引兵勤王諸將各還鎮而河朔得自寬矣是日悅
懷光與共克昭宗洛陽復遣曹林說武俊曰臨洛兵
精而饑餒未易克也今勝得地利則利歸魏博不勝則
恒貨傷且易定洛陽皆大夫故地不如先取之於是武
俊乃辭悅北歸林復說之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可
自為盟主而來輕蔑同列今又而倚其兄北引回紇志
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難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夫
若與昭義併擊洛陽必克洛陽亡則必破此不世之功
乃福而反正則已晚矣於是武俊密與曹真及馬建相
結然猶疑事洩及是詔下許士則勸田悅反武俊亦
使人謂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曹何得不悔
過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此我曹何得不悔
畏洛橫武俊請何曜連昭義擊賊之清河朔以共事天
子於是悅武俊各上表謝罪惟朱滔怙強力為盟主
使人說田悅與共取大梁將步騎五軍回紇二千人發
河間南入趙武俊懼騎車之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挾臂
行乃請曰日出軍將士勤兵不勝日國兵新破將士不
免凍餒若舍城邑而去朝暮必且鬱然悅不取誠已今
步騎五千從供芻牧之役失滔大怒即遣兵攻宗城人
城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大掠節陶以去閉城自守
滔分兵攻貝魏於是回紇加田悅右僕射武俊司徒爵上
官如故當是時悅其敗士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兵
馬使田緒承嗣子也凶險多過失悅而因馬以歸國
微警緒頃左右共殺悅得軍而治後收貝魏曹林復說
武俊曰滔志不與魏而田悅適被害不救則魏博為滔
有矣魏博下則張孝忠必應滔連三道之兵常山常
山豈公有哉常山不守則昭義退河朔必盡入於滔
不若及貝魏未下與昭義為從而救之滔可破也武俊
悅從之軍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即馳數騎
身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俟曰今日之舉
繫天下安危我不先領軍事以聽明命惟子勵將士以
雪讐耻惟子言從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
遷與相持而哭流涕綴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
仰視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
者久之武俊感激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

連營進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治與回紇將悉師出戰連
武俊自引騎步前薄之復疾擊回紇及日中皆
敗走滔走范陽不能軍亦上表待罪詔亦從官許以武
俊為恒州大都督賜德棣二州而忠龍還滔初以武
評忠力使雷守范陽及收棣作圖已乃得不敵作人聞
其至蒐兵講饗夾道陳二十里以迎滔大感之
會被赤軍攻一委評滔竟慙素死而評遂得軍
由史二編 卷之三十九 二
言相杞及趙贊白志貞之姦也且曰天下之亂此曹
所致吾見上當力誅誅之懷光勸海韓杞問之懼欲
逆閉其塗拒之乃言於帝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今賊
徒破膽無寸心今乘破竹之勢取長安一舉可滅也聽

大朝必且有宴留累日使賊得成備難圖矣帝立詔
懷光督勤王諸帥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賊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為姦臣
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遷延行而抗表暴杞等罪衆論
亦譴咎杞等帝不得已杞志貞實皆責授遠州司馬而
懷光以恨懷異志當是時神策節度使李晟壁東渭
橋而軍懷光恐其難制請與晟軍合詔聯壘咸陽西
良州昭義節度使李勣奉命率善騎射大將物出蕃寇
之辭日以軍中事以謀多失請千人往釋吐蕃不
與河東昭義合兵討逆懷光聞之怒曰吾累月累月
者破之又與河水悅大敗逆功懷光而李勣亦度
以事相望遂派會朱滔王武俊圍道真分兵二千
以戍那城遂欲引兵歸晟詣說曰今奉詔討者吾
分衆守之宜足矣今賊方固走且那城旦夕變李向書
與聖恩交歡已而最建言願以紅州定州與張孝忠合
圖范陽則趙州之國自歸善之節而趙州之國果
群臣既與孝忠兵合計日承真一州絕無往來之路
孤軍介二盜間倚重晟止晟無而晟曰子播越人
臣當百舍一豈遠他顧哉乃以下請增於忠而身
瑜飛孤書又行至代州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自滿
濟而前持劉德信自唐調助入謁晟責而斬之以數
騎入學勞其壘未成賊至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
旄攻之未易克今離其窟穴而索戰此天以賊賜明公
也必擊勿失懷光謬言曰今吾軍適至焉未秣士未飯
今遽戰何為晟知其意即斂軍入壘不為異無何以其

間說懷光言天子播越公千里勤王有再造功願為公
先驅死不恨懷光不答於是益自歛陰為備懷光所至
軍整我懷恩軍分所獲懷光欲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
遣之晟軍終解不敢受懷光欲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
兵給賜比方鎮獨厚於軍賞已偏今桀逆未平衆藉藉
有言臣無以為解惟陛下幸帝以神策軍給賜不與
諸軍齒重親軍蓋久今方鎮欲與並固當而國力不贍
遣學士替諭意且令與晟計所宜至軍集懷光欲
戕自削其軍餉令士怨易撓揚言曰稟賜不均士何以
戰數目晟晟曰公元帥軍政所得專晟所將軍增損調
費惟公命其敢不敬從懷光無以難時懷光軍咸陽八
日矣竟不出而陰與泚通述頗露晟惟為所并上書
言請假裨佐趙光鈺唐良臣張戔為洋利劍三州刺史
各勒兵通蜀漢矜喉而移軍別營學士贊是其言於懷
光坐泥及之且私問聽否懷光曰本所為欲晟合軍者
為同力破賊也儻晟欲別營懷光何籍焉贊因美其軍
壯武盛其氣懷光遂奮曰儻上命晟別營無不可者贊
歸恐懷光中變立勸帝許晟移軍報未下中使至晟所
晟即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趨陳東渭橋而去時廊坊
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將楊惠元從懷光並營贊為帝
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以大師制之易於拉朽而逗留

不進殆其有他端患太強不患寡助兩將附麗之者勢不能自完宜託言李晟兵小慮為泚所邀令兩軍為犄角移屯仍密使二將裝而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帝以晟軍既徙難之欲更俟旬朔而懷光遂奪兩節度兵以反帝聞大驚命戴休顏守奉天而出居梓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謂佐將曰長安廟社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上誰當滅賊表討賊自效而蒐士繕甲兵計收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而身及利士家屬皆在長安中內無資糧外而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將士有言則東土編 卷之三十九 十一月一 晟受命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聚褐而終無携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晟怒曰爾乃為賊作間耶斬以徇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諭以禍福今改圖立功俾光中內慙力未忍擊之帝欲幸蜀展疏請駐梁漢繫億兆之心若遠居岷峨即人心失望帝為駐蹕於是屢遣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人吏假郡縣官督渭北諸道與軍乃給會詔韓遊瓌屯邠寧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監田皆受晟節度而軍大振懷光奔河中先是懷光遣韓遊瓌書使回逆遊瓌奉之帝為今分等靈武河中懷光皆不帥下冬以其眾乃備授之加懷光尊官而罷其權則諸將各授本帥皆悍

即惟光欲為逆孤失帝曰如朱泚何對曰將士奉天子命討賊取富貴豈憂泚哉且懷光今又安可乎使也乃有是詔如懷光引眾欲變神策軍三令之不應相顧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言有不能也懷光下所共信獨中遭議阻故至此今誠欲長安殺朱泚擊車黃龍道而身詣行在如此則前未也孰與去方泚朱泚以書兄事之約分帝驛中及懷光久其下多反泚乃賜以書臣之上微其兵懷光慙冬內憂麾上為變外恐臣本展月襲逐燒營時吐蕃來助師討亂已東走涼州等處去遠河中棄去渾瑊軍孤帝憂之學士贊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瑊帥欲捨之獨前則慮覆躡欲待之合力則苦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今懷光遠遁吐蕃旋師形勢既分腹背無患此晟諸帥得效其忠力之日也願陛下慎撫接而巴帝乃悅而令贊畫諸軍進取規下之贊對曰今秦梁相去千里兵勢無常即遙畫豈有當哉彼違命則失威從命則害事進退為繼何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之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也帝從之於是晟集兵復京師朱泚姚令言皆走死是日渾瑊韓遊瓌復咸陽晟陳兵警戒後京城引給而通召諸將計從入皆請先取外城瑊坊市然復清宮闕殿坊市監尉伏兵關中格闕非軍之利也則重打今當聚苑中不若北止攻之其腹腹必奔如許官關不擊坊市無擾策之主者也諸將皆

善乃移軍光泰門方卒壘而此兵大至是日京師固賊
不出是吾憂也今昌死矣夫誘之失機擊人破之明日
將復戰而渾城略不允尚引孤明會師諸將待之賊
日既戰當乘勢快珍苟必候西軍是安賊或衛也乃
悉軍光泰門使王必李演將別列前最致將將焉
之開死橋二百餘步必擲之不得前最致將將焉
帥拔擄入大溝此乃與胡令言餘策西門長安
長安遣京兆尹部長安萬年分撫居民令軍中長安
士力陷中久矣那小有策警非所為甲伐意也輕將
大將私明曜取賊妓尚孤部不獲立斬之軍士
明道孟涉屯白華尚可孤論夕而後知王師之也
寺而自安國寺劫賊將李希清等八人表著節不
劉地蕭沈等以聞此賊奔時蕭沈散亡盡至還加
百騎中系鑒開城拒之此遙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
第何危相召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此
非走此非迎庭芬射此隊坑中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
韓曼之請淫州降時首行在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
田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二月二十日

清宮禁祇謁園陵鍾虞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曰天
生李晟以為和樸非為朕也先是以軍興稅斂百出苛
細而中帑藏克溢不可校朱泚為逆時不愛金帛悅將
士加軍興費廣所糜耗無算及長安平府庫猶有餘積
見者皆追咎有司之暴飲馬帝至自奉天城遊環休顏
以其衆扈晟元光可孤以其衆迎晟謁見三橋首貨平
賊次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帝駐馬掩涕慰撫焉乃
論功饗功臣進封爵有差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
兼鳳翔隴右節度使至鳳翔治殺使相益罪至涇州治
殺帥河清罪各誅首惡十餘人而定初相鑑出鎮性謹

帝出奉天具服用貨物欲行在而鳳翔特李楚
此與其黨殺監降于沈姚令言奉詔赴襄陽時以馬河清
義輸甲兵行在車馬兩禁旅以完令言將士大哭遂以忠
之河清斬其使而釋將田希鑒與沈姚通殺河清附此及
是晨以沈姚積卒倚權邊帥不可長奏請入朝最欲挾與俱
者且力出積卒倚權邊帥不可長奏請入朝最欲挾與俱
翔請斬之慈恩亂時不許斬將王斌等十餘人而清
田希鑒使來謁晨謂使者曰卿近吐書意使清歸以
告希鑒果請兵遣兵防援日未出田尚書意使清歸以
崇出迎晨與並轡入道昌為之晨希鑒妻手文以叔父
事晨晨呼之田即命具三日食曰卿久歸希鑒不復
列久忽忘之司各言姓名於晨晨曰卿亦不得無過引中
死入其營撫諭已又成懷光之誅懷光之誅懷光之誅
衆股栗不敢動已又成懷光之誅懷光之誅懷光之誅
光授太子太保宣慰之召、朝拜赦其將士使官
田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二月初三日

誰可代河太尉懷光素服哀哭父不為止又宣言軍中
步是馬太尉懷光素服哀哭父不為止又宣言軍中
三州馬太尉懷光素服哀哭父不為止又宣言軍中
因降而受州恐有下之詔即以三州懷光素服哀哭
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款於賊事泄見殺事重懷光
高都李都虞候呂鳴岳密款於賊事泄見殺事重懷光
道不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款於賊事泄見殺事重懷光
兵會軍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款於賊事泄見殺事重懷光
指部軍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款於賊事泄見殺事重懷光
乎晏軍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款於賊事泄見殺事重懷光
稱欲歸國由是得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聚齋財士馬詐
因於兵又連年早糧國儲備言者多請報懷光罪解兵
西平王晨自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聚齋財士馬詐
里而近州當其對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聚齋財士馬詐
兵則不長為防一截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聚齋財士馬詐
耳知又應移移子奪不常何以懲勸一今連江歲餘矣
計未幾宋效而散不治西有土蕃比有司紀南有淮西
里以有以國起觀觀三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聚齋財士馬詐
實今所庫方虛當不滿望是也四又解河中圍

列女傳

國卷之二十九

三

五月十一日

矢計之以

炎諫臣希烈僞臣無益不恤牛馬

在史
上編

卷之三

iii

十六李

帝發忿謂學士贊曰造塔小費非宰相宜論公輔獨欲指朕過為名贊曰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微之不可不重也陛下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職也謂役小非所宜論竊以為過矣上陛下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資宗社無疆之休凶而利焉所獲多矣愷怒其指過而不改則招惡且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且被逆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滋大帝曰朕欲罷公輔者久公輔所知因臣史上海 卷之三十九 三十八借此為名何能忍之贊曰主道要於虛心御臣必先誠意陛下以欲罷公輔之心而逆之是心有未虛揣公輔知必罷之意而疑之是意有未誠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以拒諫帝怒不解而公輔竟去位相蕭復好直言始與盧杞並奏事杞阿旨面譙責之又為帝言宦官獨當專掃除不當使用事得縱暴又言陛下初踐阼聖德光美後用楊炎盧杞而命亂帝中患訪左右曰蕭復雖朕援自請出宣撫江淮而朝士多上書留行者帝疑復懷行實使之以謂學士贊贊曰復貴門子且

此屬矯修勵為清貞其矯情而適有之至二三吳德扶詐懷奸少不其然陛下第面詰言者白矣帝竟不復詰及自江淮還問使事對曰陳少遊任兼將相敗臣節莫卑兼府下儔建忠義請以畢代少遊鎮今善惡著明帝然之退入省帝遣中使揖相從一附耳語去諸相出從一入詣復曰適中使傳旨令從一與公議公所言事即奏行必勿使李盧知復太息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必與眾共使李盧不任相則當罷今在位朝廷大政顧安得不與同哉誠不惜與公奏行恐浸成阻隔從一以聞帝以為下比愈不悅而復罷臣史上海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五月十九日公輔之使弟絃請為日當以要地處君復曰僕為舊業為極端幼也以易義職有部心矣不可縉縉之罷官後以賑前階及登台輔職事不若頗為同列所忌嫉故不久於位盧杞雖以公論廢帝終念之遇赦移吉州杞謂人曰吾必且再入未幾帝果用刺饒州給事中袁高持不下秦杞極惡窮凶不可復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言杞三年擅權百擗失叙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帝曰杞已更再赦高曰赦止原其罪何可使有民社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勿退此大事國理亂所繫當死爭帝意稍動召宰相與杞小

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孰能禦之如天下之
何乃以爲澧州別駕高南陽王時李泌以散騎常召
至入謁朝議方洵洵從其問問之帝曰朕已可袁高等
奏矣泌曰累日外人藉藉至竊比陛下於桓靈今聞德
音乃堯舜不逮也帝悅杞乃廢元相延賞者惟人也帥
西川時與西平王晟郤詵召相晟表陳其義利事不可
使韓滉來朝與晟善帝命爲居間引廷賞詣晟謝因留
飲盡夜漏極驩去滉請晟表薦之卒得相廷賞頃晟
觀愈力晟退謂人曰吾武人性快釋舊惡於杯外聞如
洗不如文士外陽爲好而中蓄怨愈甚也時吐蕃謗
毀百端言晟反而延賞因爲內閣設形似婦帝意晟聞
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京師而身請爲僧不許
則入朝稱疾辭方鎮會吐蕃早辭厚禮求和親副元帥
延請許和獨晟爭以爲不可時天子厭兵而恨回紇
嘗絀已欲吐蕃共擊之延賞規知帝意且欲以間晟
乃言和親便晟獨恨國家有事取重得典兵於是帝令
晟自擇代者而冊拜太尉中書令罷鎮奉朝請中外失
望會鄭侯泌拜相入謁與太尉晟等俱帝謂之曰朕今
與卿約毋報讐有恩者以告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

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讐疾臣今誅死久矣
所善率顯達不即零落無可報臣今者亦有一事願與
陛下約可乎帝莞然曰可何謂也泌曰願陛下勿害功
臣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功高則諸多譖多則疑積
萬有一信之則宿衛方鎮之臣皆解體矣陛下不以二
臣功大而忌二臣不以位高多謗而疑此安上全下之
道也帝曰善晟燧皆泣起拜謝時晟燧爲延賞所嫉而
自危故泌首及之帝謂泌曰繼自今兵旅糧儲卿主之
吏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中
書稱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儻必
各有所主之謂有司相道失矣帝曰朕適失辭卿言足
也先是帝自奉天還車國區而歲歲中外洵洵必召拜
之帝問泌泌對曰洵公忠清儉貞嚴相屬無江米海
賦不取所爲脩城造戰艦者爲不虞備耳此人所共
之慮奈何以爲罪乎況不附惟貴故多謗臣敢保其無
他退上章以爲口保渾帝謂之曰外議不洵洵于中
親今關中米斗千錢渾泌而江東乃幸稔然陛下下
計也帝即下泌章聽渾泌歸而泌其意達於太
尉百官皆聽渾泌留五日還朝京師以步陝兵馬使
授帝以蒲陝連衡不可復制而水陸之運皆絕道
必將兵擊之泌曰陝城固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
單騎入之帝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不可失卿對
曰他人務前卿必不能入朝但救感與臣同辭情行使
東全軍也安邑馬燧入朝但救感與臣同辭情行使
人知之乃一勢耳乃以泌至都防崇水陸特遣使將神

策軍赴之命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必好得之曰
主上以陝州將吏在長安者必好得之曰
陝行營在夏縣故不授必而領運令督江米河之
運關自夏縣必與馬使使驅將州將佐不使推暉命來
迎必笑曰吾事齊矣去城十五里迎暉亦出迎必慰
以善意抱暉喜既入府府佐有請問白事者必曰易
之際中煩言固其理深矣自定矣不願問人語事
索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帥不
得入故句汝餘生為我齋祭版祭前使自擇安處然慎
無入關後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不計其加
陝州遂定會准西卒詣京師報捷者戶部密救必防
退而知其誠實召之欲給以食陰遣牙將其起靈
二隊伏太原倉之隘令之曰十隊過東伏大呼擊之
西伏亦大呼以應勿進勿退勿行宿衛以半遣又遣
夜出軍軍調北軍長水明日進西軍入隘伏發賊驚
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調北軍遂少悉繫賊眾師詔斬
之鄭州令防休者其後相延賞以長平西平王晟以壽
之鄭州上編 卷之三十九 四三 三月 唐 唐
會通州復故池以新驪賜幸帝思晟致其極前後
配饗廟廷本最所為安全者必之力也

武關下明肅而所養小善必籍記其姓名於故舊
鍾鳳翔時慨然提提微之忠直思致主亮舜可法也司
馬本叔度曰諫爭儒臣事公元功獨宜養威重自全最
難容曰何言之不忠也最難位將相和朝廷得失而不
言罪也然用者惟上綱每進對譽譽有大臣節然能沈
默不道人莫或聞之台家職子非晨昏不轉見所秉

在當治酒食待賓客為姑權何得離侍來乎知不許見
憲恩賜而恩功在准禁事中必為相善即事幾牙利導
之因敗以為功其轉移上心也亦然故力不勞而功倍
始延賞議省州縣官收其祿以奉戰士新除當職者干
人怨嗟盈路必請復之帝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
於承平時而吏負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乃
多於承平時十倍故不得不增且減官善今所減皆有
職事官而冗官不減故未當也至德來置額外官當正
官三之一若使加兩選授同品正員官而停之則不惟
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舊制諸王未出閣不除官屬官今
儀舊即所收奉乃多於減員帝曰善時方鎮所徵賦
藝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朝官祿寡薄自方鎮入
內座謂之罷權必以為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閑劇增
其奉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盡行也自變兩稅法而來
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為軍資
必請赦其罪今革正而諸以非法留州者悉令輸京師
其官司通負可徵者徵不可徵者釋放示國恩帝必立
法寬恐得無幾為疑必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則樂輸
所得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得實而吏緣為
姦所得必覆少而遲矣帝曰善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

北庭父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必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給於是諸胡四千人詣政府訴必曰此異時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聽歸國便不願者於鴟臚自陳授職位給俸人生常乘時展其豈可終身依依死異鄉作客界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分隸神策左右軍禁旅益壯而歲省五十萬緡時帝頗欲斂財賄克私藏謂必言諸道貢獻故直錢五十萬緡今僅直三十萬緡宮中用不足也必曰古天子不求私財藏富以厚下今諸歲供宮中用錢百萬緡而罷諸道貢獻宣索即有必折稅勿使姦吏得因緣誅求此上下兼足之道必蓋損生事言利之臣逢天子欲爲私藏剝百姓自困而欲倣周官國用一領於冢宰得轉移節縮爲利也已而貢獻至輒輸大盈庫有宣索敕勿令宰相知必惆悵而已已議復府兵請和回紇通雲南大食八竺因制吐蕃皆天下大計語具兵制戎狄志中相延賞爲皇太子所惡又與李叔明爲怨而叔明故扈帝駱合與令狐建郭曙等嚙臂盟更韃帝馬故特執問之無心也以郃國長公主肅宗女適蕭升而女爲太子妃主素不謹叔明子昇素出入其第欲因兩傾之密以聞

帝語泌令陰迹其事泌曰此必有動樞東宮者爲具言其端且固請罷昇宿衛以遠嫌無何或告主祈太子速得位爲厭禱帝大怒幽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帝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而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廢之而立姪帝勃然變色曰誰語卿訂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上今吾子之故知之也今陛下所生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請自今勿復皇舒王孝敬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陛下異日悔之必且尤臣云吾徇任汝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魂魄亦何得歆其祀乎因鳴咽流涕帝亦泣曰業如此且奈何泌曰此大事願審慎思之臣始謂聖德天覆當使方外蠻貊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宗者陛下獨不記建寧事乎且建寧昔何罪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諧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因辭官誓不斥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用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爲誦黃臺瓜辭防讒構之端而先帝始安帝意色稍和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國何故不亡對曰承乾嘗屢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其多而宰相侯君集又佐之爲逆事覺太宗使元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頌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誠知肅宗性急而建寧寬臣不勝慶幸願從容三日竟其端緒必且釋然太子之無佗矣即不然當召大臣知理義者二十人與臣等鞠其左右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通鑑卷之二十九

伐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懷愍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願陛下語臣臣敢以家屬保太子卿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討王圖定策功矣帝曰此朕家事卿何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海內爲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罪豈容誅爭何敢不力也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

即抽笏頓首泣對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但陛下還宮當審密勿露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頷之曰已諭退朝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請先自仰藥則何如泌曰必無此慮上至仁願太子起敬起孝承之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曰帝開延英殿獨召泌涕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異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必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帝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以盧杞爲忠清強介也曰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

通鑑卷之二十九

四十七

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回天田悔禍不然亂何自拜乎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不足朕中不可忍非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則天定命不可變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問之所以一也帝復言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九鼎者也帝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

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此朕私喜於得卿也必出入中禁事四君皆崎嶇納忠父子骨肉之間自牖發節動中乎倫會數為權倖所疾常以省自免又時時好遜不污自托於赤松黃石之倫史病其談神仙事為危誕而柳玭稱其功大於魯連范蠡於子房為千載一轍云四年八月月餘東聖口東聖口府古相為學士故云已而果薨必薨實叅相無術學而食素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與學士贊不平忌之拜兵侍郎解刁職事必與族子給事申議申招權賂逢參意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傾贊帝察知之通玄申廷杖死參以廢黜而贊與趙鼎並相參貶郴州會受宣武帥所遺絹五千疋事覺帝大怒以為外交有異志欲殺之贊以為法太重爭之曰參貪縱天下所知然以為有異圖迹曖昧加重辟駭動必多貶驪州司馬已命劾治其親黨贊曰法罪有首從參為罪首既見原它宜末減已又欲籍其家贊曰法反逆者籍家賊汙者徵所犯皆獄具乃論參罪法未著而籍之恐天下不厭事得疑贊為翰林學士時帝甚倚信及為相帝終以權重為疑聽用乃不如翰林時至請謁盡絕而公聽並觀使臺省得擇僚屬與同列參定可否乃下而務於厚下恤民依至德故事宰相迭乘筆旬日一

易已自一易求自免於讒而謗顧朋興帝在奉天時苦當於用及事平愈欲聚斂克私藏海鎮多以進奉市恩竊稅外方圖稱羨餘其實增斂百姓咸史祿以尅而私以為利所進纔什一二半兼在江西有月進章阜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而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欽判官嚴綬掌留務以進奉徵而幕僚進奉自綬始及是裴延齡判度支相贊以度支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必用之恐傷聖治帝不從於是延齡奏檢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抽貫錢二百餘萬緡呈物樣錢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掌之欠負通史止編 卷之二十一 四九錢皆民貧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練染獨虛名實左藏正物徙置別庫以徵寵左補闕權德輿奏其罔上不聽已延齡又言於左藏冀土中得銀十三萬兩樣貨百萬餘入別庫大府卿草少華抗表言延齡所輸皆月申見在之物請推驗而帝念欲私藏克以延齡能富國不問也相憬故有清謹名贊念欲與戮力事上共圖議贊進見每陳延齡姦詭不可用而憬覘帝意嚮延齡輒先事語之延齡益得為備帝由是益信延齡不直贊罷贊為太子賓客會天旱延齡讚贊以失勢怨望宣言天旱民流度支愛惜費不給軍夫軍芻當給若能給與

否自上所明也贊爲言若此極軍心此其意非直中傷
臣後數日帝獵苑中適神策軍晚馬前訴度支不給馬
料芻則大怒以延齡言爲信遽還宮貶贊忠州別駕而
疑宰相愈深自縣令以上皆自選中書行文書而已於
是延齡與禮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諫大夫韋渠牟
並用事權傾宰相諸人無行能術學齊運柔佞實刻深
渠牟善嘲笑而學士韋執誼頗以文章與相唱和趨附
盈門矣未幾延齡死中外相賀而帝特痛惋惜之帝自
奉天還憚用女姑息諸方鎮益甚不欲生代節度使今
自擇行軍司馬爲留後一州郡典兵者輒曲法貸之始

自四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爲節度使已
僊爲其將吳少誠所殺即以少誠爲留後宣武節度
劉佐卒將佐匿喪請代帝遣使以吳秦下軍中議皆
唯力授秦至軍忤士意輒擁玄佐之子士寧爲留後
初士寧爲請又許之以兵馬使李勣榮遂士寧擅軍又
以勣榮萬榮病至輟董晉中書事出鎮安之會晉薨
復賴韓弘而定徐濠泗節使張建封病表請代詔以
韋卿爲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劫建封子愔
知府殺留後大將數人卒授愔吳少誠反詔奪官爵
發道兵討之無統帥而師潰用中尉竇文場言以韓

全義爲招討使督師全義無勇畧獨以賂得而不撫士
卷師於五樓於是劔南節度韋臯言全義不任將請以
渾瑊嘗耽爲節統將諸軍若重煩元老願以精銳萬
人下巴峽剪凶狡會監軍奏少誠求昭雪詔赦少誠復
官而全義遣司馬崔放入對謝無功帝曰全義能來
少誠其功大矣禮顧之其厚時相賈耽謂帝言近聽車
心所衆嚮除節使凡以爲得衆故也然將在軍勢必有
愛憎安得人人而悅之一有愛憎將喜懼者半又何謂
能得衆請自今獨朝廷除帥卽成福自上不聽當是時
天下方鎮無慮並兼兩省令僕平章士衡諸非道求請

無不獲志者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誣鄧州刺史元洪
賊罪流端州已復表洪貢太重複以爲吉州長史又怒
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而怒解後奏留皆從之浙
西觀察使李錡刻剝事進奉帝悅之又以饋遺結權倖
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臨鐵諸弊且
及錡不法事帝怒械送錡錡鑿坑待善貞至不脫械生
瘞之遠近駭歎帝自奉天還於官益銳復以竇文場
霍僊鳴爲護軍中尉勢傾中外天下藩帥多神策所自
出臺省清要亦往往出其門鳳翔監軍西門去奢殺節
使實不問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奪帝使姚南仲權

仲不聽以有卻遣小吏程務盈密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規知之追殺務盈於長樂驛自作表申理願殺身自明遂自殺驛吏以聞帝驚異徵盈珍還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帝召見問曰盈珍卿信乎對曰盈珍不擾臣擾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限雖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帝默然然竟不罪也仍使堂幾密而盈珍敗南仲幕僚馬少微官江南遣盜潛殺之江中先是宮中市外間物官主之隨給直至是以臣者主之謂之官市直白望數百人抑買市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絁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

卷之三十九

五十二

石為市嘗奪之有農夫以驢負柴鬻之官市取之又就柴門戶錢農夫怒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與柴不取直歸顧尚索錢乎有死而已毆官者街吏擒以聞帝為黜官者賜農夫絹十疋然官市如故帝性本寬仁懷人之亂度支欲輟所部士冬衣毋給帝曰朔方軍累心忠義獨為懷光所制耳何罪命別貯俟道通發給敝新店入百姓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今歲頗稔何不樂對曰詔今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令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如云和糴今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遣數京西行營破產不能更

愁苦如此何樂之有帝為動容太息久之命復其家元及直勾檢諸道稅外物輸戶曹為定制民不堪命訴之意寤詔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予民後歲盡免然享國久而批政最多於鑒戒亦最具云皇太子誦加德呈后子也為帝元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禮重帥傳引見輒先拜奉天之難常執弓矢先後導衛上備嘗辛苦故父子間慈孝最隆洽而太子往往心存天下之憂陸贄之貶帝有感志於延齡太子伺顏色為別白言之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後得風疾不能言帝數臨視大感二十一年三朝之旦親王百官入朝賀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三

獨皇太子病不能帝為涕泣悲傷因感疾疾日進彌留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草遺詔時宦官業籍籍欲樹所親立之自為功矣次公大言曰太子家嗣中外屬心雖有疾當即尊何疑即不然必廣陵王廣陵王太子元子也絪亦助為言而太子乃定立是日人心憂疑太子乃衣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見諸軍人心乃安太子在青宮時學書於王伾而王叔文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奕因有寵叔文詭譎多智計有口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宮市事細人苦之也太子曰上獨未知其害耳吾入必為上極言之眾唯唯贊決獨叔文不應既退太子

留叔文問之曰向言宮市事衆交贊我而君不吾應也
我豈有所失耶叔文曰叔文愚竊以爲太子職在問安
侍膳不宜及外事陛下在位父有如疑殿下旁及外事
收人心當何以自明太子驚泣曰非先生吾不及此先
生幸教於是大愛幸而叔文丞相相依附日親居閒時輒
爲太子言某可相某可將某當斥逐入之矣太子既即
位是爲順宗大赦罷宮市罷進奉五方小兒貶京兆尹
李實爲通州長史召前相陸贄諫大夫陽城還除稅外
權稅上供外進奉出後官并殺坊女妓六百人罷翰林
醫相占星射覆諸冗食員釋仗內囚皆帝素所自明者
也人情大悅而是時帝疾不能言不視朝獨宦官李忠
言及所幸牛昭容侍自帷中可百官奏事而叔文爲翰
林學士任待詔翰林專決之令忠言稱詔行外無知者
然叔文任本小智無大受才益以嗜權利於是引所厚
善韋執誼爲宰相田素所結死友陸淳呂溫李景儉韓
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布臺省爲要官諸人皆
朝士以文學有時名皆怙才用希進相附親於是相與
采聽浮聞出入風議互推獎自詡人側目視以爲病狂
易恣睢輕脫而叔文輩偶然自以爲伊周管葛後出也
榮辱進退任其胸臆生於造次不復以法度自將其門

晝夜車馬如市朝廷庶政皆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
後宣於中書於是叔文欲擅國賦自予驟遷使恐人心
不厭以杜佑父司會計有能名位尊重而柔易可制則
使兼度支等使而已爲之副已又欲奪宦官兵籍范希
朝老將以爲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而使其黨韓泰爲
軍司馬專其事時相耽珣瑜皆天下人望以不得其職
自似業稱疾卧乞骸矣叔文至中書與相流涕計
事今直省爲趙省才敢叔文叱之乃入白執誼執誼
臨執誼之叔文其間語故久時宰相高郢執誼
失珣瑜待久之報者言王士宗飯與宰相同餐中
亞珣瑜手執大息曰彼其空我輩如無人吾豈復常時
文臨此事固有不可知者君知之乎叔文曰何謂也叔文
去歲李實怙恩挾勢傾一時公當時遠巡路傍
乃江慎一吏耳今一旦據其地目擅安知路傍無如公
昔時者乎叔文默然其意叔文
歎始執誼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
迫於公議時時爲異同而叔文乃大怒面詬之遂相與
爲怨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
辭中尉宦者乃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時帝疾
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叔文等欲專政諱言
之於是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乃潛啓帝召學士鄭綱
入草制立太子時牛昭容以廣陵王英睿惡之欲更有
所議綱不復請書赫曉作立嫡以長四字進帝領之於

是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百官謁太子瞻容觀巖然皆大喜相賀而叔文獨有憂色乃以其黨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入之質勸講畢頗旁及時事太子正色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無庸預他事寡人不願聞質懼而出子諱易今名於是宦者俱文珍等白以叔文為戶侍郎翰林職奪之權叔文大為謂之曰叔文以此院名也今制之無因至此矣又得至此政者五日一詣翰林叔文始謂之幾以母憂去職西川節使而王叔文等忠言之徒執富重任紀綱置心腹使後為河東觀察表奏逐羣小俾人政終於一制南裴支益急而任日詣宦官及杜佑為造請意帝眷叔文乃疏請起叔文相德北軍生院中不歸者累日疏三上不報帝意中變忽大出無何詔皇太子監國已帝自稱太上皇皇太子即位而定外司馬賜死叔文敗論司馬朝政一青

論曰德宗初總萬幾思政若渴見賢立拔守道嫉邪確如石斷斷也以禮義防於利無論肅代視明皇亦猶賢乎已已乃強明自任甘姦人從吏而見屈於正論為耻也於心腹耳目自猜隔而佳兵以帖于危亡足戒矣而終已不悔獨姑息藩鎮寵昵宦豎聚斂財賂以養亂蓄禍相始終詎不哀哉順宗毓德東宮陰為天下賜而疾疾逢之莫克有所為悲夫

陸宣公相謨

陸宣公贊字敬輿吳郡嘉興人少以學行著名壽州刺史張鑑與為忘言交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以博學宏詞授判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德宗在東宮時聞其名及即位擢監察御史遷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遠近徵發師命奏報書詔一日無慮數十下一委贊贊操筆舒紙立就吏承寫不給而曲盡事情與權當上艱難中雖有宰相而特倚重贊與寇謨稱內相行止與俱以行輩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列莫敢望狩山南道阻險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墮涕募得者賞千金至入謁則喜甚相持而泣宣公上書 卷之二十九

太子以下皆拜賀帝意疑不能推誠任下贊陳王體述五后興衰廣上德其書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為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為上坤為地為臣為下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

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紂已而裕人人必悅而奉上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已人必怨而叛上不謂之損乎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具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達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衆舍己數舜之功則曰明目達聰務畋欲也序禹之典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

國史十編 國卷之二十九 五九

從善也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則是德益盛者慮愈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道亦反焉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德也詩曰汝無怨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鄉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考得失於已行鑒盛衰於既往與堯舜湯武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術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尚恐議者曰

時異事異臣請舉近效之尤章章者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迴言謬舉旣往難追每詔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嬖幸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墜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胡不爲樂有深謀遠

國史十編 國卷之二十九 五九

慮者謂之虛誕驚衆有諫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逢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誼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其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至於大失矣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而撥亂之咎虛受廣納招延詢謀拔豁冒襟忘已應物故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肇勃興先皇帝繼體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每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宣諭德意課責侍臣或實其肅規或讓其容默性本仁慈事多含弘諫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一

雖未從亦不深忤情時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辨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已及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踟躕趨走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喻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便臣列延宰輔未行者則戒於機密勿陳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官爲諱至於變亂將赴億兆同憂獨陛下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一

恬然不知方且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失何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入之情僞盡知之矣今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新遠邇之聽而歸反側之心乎帝得疏遣中使臨諭以推誠致患自悔以矜眩歸過尤諫官贊復疏曰臣蒙睿眷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德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謀靡輟故曰惟天爲大爲人則之是知堯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關於詢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有懼溺而自沈其爲矯枉豈不過甚也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存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然後使民用情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臣竊以爲過矣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不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

不以禮則狗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
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裏
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
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感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
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今方岳有不誠
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
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以陛下
之所有而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二

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也臣聞春
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是故成湯聖君
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周宣中興賢之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
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
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
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
惡彌積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弗者聖人
之所尚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諫君亦自聖於是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三

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
此感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
帝誕才千古清明在躬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
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身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
元可謂盛極矣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
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
例目矜銜歸過於朕者臣竊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
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若違諫勿納又安能禁之不傳恐不可以爲歸過而
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祭通言故能成帝化晉文
聽輿誦故能恢伯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文洪範有謀
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
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遂于志
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
者不必非辭拙而功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
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圖遠
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謂此見奏對論事類多雷同
首聽金說臣竊以爲衆多之議足見人情不有可行亦

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眇而莫之省納也臣每讀書見
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
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
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
恣強愎此六者居上之弊也諂諛觀望畏愎此三者臣
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
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開矣臣辨必

臣史士編

卷之二十九

六四

勸說而折入以言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
下之觀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
畏愎者避事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
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尊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
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
者又千萬無一焉幸而得接又有九弊居乎則間則上
下之情其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
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不見納則
應之以悖今不順從則加之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

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
放而楚衰臣謂虞夏殷楚之君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
棄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
謂其言不可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
則盡言不難聽言不易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
未窮則是胡可以試加詰問即便辭窮而盡絀之也以
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臣是以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而
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擬鏡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而

臣史士編

卷之二十九

六五

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
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
示以智相冒以詐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天下
不可得而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人心不可得
而懷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下固不可得而接
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還悅其順已君子小人固
不可得而辨矣趣和求利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
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惟忠告
之不既况違道以率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
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爲忠順謂獻替爲

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
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顛危可立而待也
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
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
以詳其理不禦人以口給不自眩以聰明不以先覺爲
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諂不大聲色以示威
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
水鏡之設無意於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如此
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司
如梓人之用材曲直咸在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

前集九卷 卷之三十九

六十八

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
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自然無
不用之材亦無不舉之實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
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
聞其過爲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
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
一于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而君亦理安諫者
傳獻替之名而君爲採納者諫有失中而君無不美爲
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
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

而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而不疑言或乖
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
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陛下有拯
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
光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虞載含弘之量而未翕
受於衆情臣每中夜靜思竊歎深惜向若陛下有其位
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臣固以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億兆幸甚宗社幸甚
奉天團解首遷贊賢考功郎中贊辭曰行法先貴近而
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

前集九卷 卷之三十九

六十九

先錄大勞次編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不許奉天團解
帝感術者言時運須有更異富量加尊號贊執不可帝
終感以爲宜贊復疏曰王者父天母地以養八理物各
得其宜故曰皇曰帝曰王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
即欲變更何踰於此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以
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
指以爲號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
自菲薄降號爲王羸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暉兼
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制大元
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目稱崇其號無補於儆猷損

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
餘能納諫之譏况時運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增美稱而失人心寧
黜舊號以祖天戒陛下誠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
順一舉而二美從之人既好謙天亦助順外可以收物
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齊德於夏古下可垂法於無窮
玄元之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
遭亂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能
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
損已也與加元號以受實惠者其亦遠矣奉天圍解帝

御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八

於行宮庶開庫貯諸道貢獻榜之曰瓊林大盈實諫曰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食作法於貪弊將安放示人以
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
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盡忘其欲賄之心哉
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亂邦家耳是以務
鳩斂而厚帑藏之積者匹夫之富也矜散發而收兆庶
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
不恃其為收之成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為貪散之不
為費以言乎體則博人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

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責萬眾以代匹
夫之藏也哉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者皆創自開元
貴臣貪權務巧求媚言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而
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水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
起欲萌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陛下踐位之初務
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穢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
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肅然海內丕變頃屬為危之
運宜增激勵之誠臣昨使車營出從行殿忽觀右廊之
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
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勞賞

御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九

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
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
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譖謠頗含思亂之
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試昧高卑不可以尊
極臨而可以誠意感懷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杆兇
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怠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繼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
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稍豐
而謹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窮夫恒性嗜貨矜功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安平不與之同利衆怒難任蓄怨終
泄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公物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私爲欲者人必拂而
叛之默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
惡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圃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
之圃四十里時病其已大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
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必宣其利而
禁其私今茲二庫珍幣所歸而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
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近想重
園之股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

五文上篇 卷之三十九

七十

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
懷與衆同欲納貢必歸有司珍華先給軍賞推赤心於
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
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則禍亂必靖盜
賊必平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其大儲
損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帝立命去其榜幸采州道喝有
獻瓜果者帝悅欲授之散試官贊不可帝曰散官虛名
無實即授之何傷贊曰當今所病乃在爵輕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賤何以勸人今貪外試官雖授無實
祿而突銛鋒挑患難竭筋力展勤勞者舉以是酬之若

獻瓜果者得之必且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以瓜果也將誰復
爲用哉事得寢時有卑官自山北來者帝病其語賊勢
張皇類爲賊覘者欲獄訊贊諫曰臣聞尊負其要卑
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密細故練數小事察覺微姦此
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畢舉明
通而遐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旒纓而默其聰明匿瑕藏疾而
務於徧獲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
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

五文上篇 卷之三十九

七十

周也故泝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知億兆之衆不
可以智力勝也故壹其至誠之意以待人之自感苟以
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昔項籍納秦降卒
二十萬慮其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可謂至矣
漢高帝達八度天下之士來而納用不疑猜其於備
慮宜若䟽闊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
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智出庶物有
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累
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宸嚴東百辟有倖刑

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
於不任忠蓋者愛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
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今賊泚未平懷光繼
叛都邑城關狹隘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居
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惟心降
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阻且復
囚拘使反者有辭來者懷懼則天下之士安敢復言忠
哉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益悅近
者米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事得寢已收復京師
詔渾瑊於奉天尋訪散失內人以得為限資送行在贊
謀曰頃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
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
夷大難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
役疲瘵之昨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威上天悔禍之春荷列祖
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缺慙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
為戒於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後宮為急損之又損
艱之惟艱尚懼汰侈之易滋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
終猶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內人為號蓋中壺末流
天子之尊豈憂乏此而首訪之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

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
後史稱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行之者有下車而行
之者蓋美且政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
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宜遣大
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
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緝綏烝黎優問耆耄安
定反仄寬宥脇從宣暢鬱堙褒表忠義官失職之士復
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
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一聞搜索必懷內懼餘孽
可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
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焉豈必忘其情愛耶知大
君之體然也乃不降詔猶道中使先是鳳翔將李楚琳
殺使相鎔降於泚奉天圖解楚琳遣使入貢時京師尚
未復而通王命在褒斜不得已授楚琳節及京師平
帝發梁州至鳳翔或請因六師威遠遣將代鎮以為事
幾權費諫曰不可權之為義取類權衡於物重輕毫髮
不爽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言權之難也今輦路所經
首行脇奪以除亂則不武以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用是特巡後將安入
是乃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可反乎夫以反

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器亂也如遷京日徵授一官將奔走不暇安敢懷蠶芥哉贊曰奉天以學士從他獻替非天下所以興亡故即國大體要機業具上紀中當是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合帝意得相贊最親幸而天子意忌相權重欲以贊為私人慮之故久不相贊孤立一意言事無回諱陰失帝意又時為左右權倖所沮短久之不得相以毋喪解官詔中人護器葬甚寵召復為學士入見流涕伏地謝帝改容慰撫而相參素不平忌之遷兵侍郎解內職已得相言聽計行願不如官學士時贊請臺閣長官

通史上編

卷之二

七四

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業已德許而問者言諸司引用皆親黨招賂權贊獨欲委勞詔贊自擇用如故贊上書曰臣以閣劣謬當大行果速官諺上貽主憂過家思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夫理道之急在於知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亦何由一一而皆中哉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為卿舉里選之法為長更辟署之制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僚此之王朝但命大官而大臣得東僚屬之明驗也漢制

求士不惟公府辟召而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左右郎官皆以任舉克選之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下則並受旨制勅所命者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者也受旨者吏部銓材署職然後列上旨報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列選曹銓綜之列者在格令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幸臣專朝拾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周行庶品非出時宰之意或由致馬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臣竊驚鈍猥蒙任

通史上編

卷之三

七五

使欲廣求才之路是啓至公之門求賢審官初立綱制凡百司長副及兩省供奉之職並與同官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僚屬請委長官自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以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章明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人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途所謂達觀其所舉即其義也自蒙允許宣行舉人繼至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慘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

擇其於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盛矣然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夫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謹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先必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追終其諫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夫稱人之善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必察其實又察以情既得其情復稽於衆蓋衆議情實必參相得而後賞罰加焉夫如是則言者不墮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政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伏不測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而議曲者得以肆其誣昔齊桓公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以其事實之於臣臣復以其事實於舉主若使有伏則據罪抵刑如或

國史全編 卷之三十九

七六

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事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里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共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陛下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自擇不可信任諸司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入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多士倘閱群才若令悉命群臣理須展轉詢訪則是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暗投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得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恐不若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揀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譽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以諸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致取責傷名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惟職名之暫異非行業之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僚屬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且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書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雖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永諸物議孰免譏嫌且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

國史全編 卷之三十九

七七

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陛下慎選宰相必以爲重
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
吏薦士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
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
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
特選任之道失而已乎帝嘉納然竟追前詔不行贊以
大水請遣使詣諸州賑撫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憫
生姦欺贊上奏曰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
母矣蓋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
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
其病痛無不恤也近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鑑照
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
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
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
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恤
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謂宜速降德音深示憂恤
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其家有溺死
及居產漂沒父子不存濟者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
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租如此則沒者蒙

瘼之思存者霽煦之思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之心
若不失人何憂之用惟淮西貢賦既闕宜不必遣使
下息歸舍垢宿彼渠魁惟茲下人尤宜矜恤昔秦晉
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豈當二視也哉乃
遣使宣撫諸道如章時贊與趙璟並相帝一日密使人
諭贊自今要重事勿對璟陳論當密疏聞苗晉卿往攝
政時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
斥遂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
恐事情不通贊上奏曰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平蕩蕩無反無側昨臣所奏惟得
闕陛下勞神委曲防護是心膂之內尚有猜嫌職同事
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苗粲少以
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勤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
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榮先父常有
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
官伏以理國之道在於宣明刑賞與天下公共者也是
以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惟是
諸惡之重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
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
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

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陛下誠以晉卿
述實姦邪榮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憲典明受播遷若
察晉卿見誣又知榮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豈必猜防
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以論材則失序以行罰則無
章徒使榮等受網於聖朝晉卿憤憤於幽壤以臣蔽滯
未見其宜昔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
少假名於前代宜蒙昭恕理在不疑昔孔子有言曰大
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苟大臣邇臣可以受財
將庶長百僚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方鎮方鎮取之州
縣縣取之鄉鄉將安取哉亦出於疲人之肝腦骨
髓耳自大盜猖獗夏耗數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
衣食農夫蠶婦凍餒餒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
月引領望於升平幾及惠恤凡四十有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廖持權利食厚祿者當憂隱恤憫愧黎庶
而交通私賄竊起貪風是今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
也夫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監臨受
賄盈尺有刑吏士之微尚當嚴禁風行之首寧可通行
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
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

史記上卷

卷之二十九

七五

四月二十三

可欲何能自望乎心也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消
流不止糴整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蠹春秋傳曰在上
位者洒濁其心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
惡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君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
古之王者貴德賤財示人以不貪訓人以尊讓始於朝
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靡侵漁之害不萌里閭安
郡國斯又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皆無賄之效也王
綱侵壞德化陵夷城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
於是乎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政亂矣然則君
王輔臣之間不可語及以私賄况躬行乎臣以受恩特
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聖明得竭
愚直宣武兵馬使李崇榮逐節使前後欲許之贊以帝
姑息藩鎮已甚乃言曰制置之安在勢付授之濟否
由才勢如關焉視其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
平材如蜀馬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踰其力則行
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勞勝能大者不可輕易處典崇邪
陳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悛則敗况苟邀不順苟乞不

史記上卷

卷之二十九

八一

事機之來聞不容髮相幾而動猶恐失之况以千里之
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
雖聖者不能即使謀慮能週亦且應幾難及戎虜馳突
迅如風勢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
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遛之月寇已奔逼託於
救援未至且各閉壘自全牧馬屯牛轉為割割尚夫樵
薪盤作俘囚及詔諸鎮發兵乃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
莫敢進邊則既縱掠退歸兵乃陳功告捷設器則戒百
而為一措復則張百而戒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
憂非累陞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者所可
謂機失於遙制夫理兵而排置垂方駁將而賞罰虧度
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失計
以者處揚之毒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蝕不除而但滋之
其大欲求棟樑豈盡庸革克美何可得矣臣愚謂宜罷
諸道鎮士差替以秋之制往還舊數而三分之二其外
委小力節度得募少壯訓練邊者聽其一分責歸外
河東諸軍州募皆洋子弟願傳邊者行又一分今本
道但出木糧給應募以克又令度多於諸道和市耕牛
雇召工人就清軍加繕造器具募者全家給耕牛一頭
由吏上編

卷之二十九

又給田作水火之器皆令克備初到之歲家家口二人
糧并賜種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戕更徵發之煩且
官為收種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戕更徵發之煩且
知幸不得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戰
是兵卒不得不挽食不肖不足與大倏來忽往豈可
而論哉擇文武能臣一人為廬右元帥淫龍馬駒長武
山南西道等節度屬馬一人為廬方元帥鄆坊鄆寧靈
夏等節度屬馬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鎮武寧節
度兵馬屬馬冬選臨邊要會州為三帥治所見置節
度即所近併之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亦停罷他諸州郡
戶口多者慎選良吏以為牧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
調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弘
藏姦盜虛浮之費以豐財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
委任之首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
中國之初長謹行今之所易明八利可致六失自定
可除如是而戎狄不滅懷疆場不寧謐未之有也
兩稅法來本估價益輕而所納實倍稅外進奉宣索之
弊多有賦愈重為民所患苦也疏兩稅六弊上會裴延

以格克見親幸天下嫌廷臣莫敢難贊殺然以其
身當之為廷齡所深中蓋幾危而免貶忠州別駕始
自少入翰林為天子所長養成就念不敢自愛事大小
皆力爭或規其太銳者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他何知焉居忠州閉關不納客無識面者又避謗不
書書地苦瘴獨集古今醫方為得驗方以傳餘十年不
召順宗立乃召詔未至薨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
論曰自有書疏告君而來至陸宣公數編蓋粹平獨盛
也其言曰天子之德與天同方聖人之道莫深於易必
道源深矣其言天必及於人言政必及於道言顯必本
之隱而樞紐於一誠悟閣主以心勗政過勗推誠勗宣
利厚下順順乎其言之也斯於唐殆絕詩藝訓也與哉
耶漢賈島為禰矣韓昌黎者順宗實錄頗刺其傾實參
豈未觀疏草耶抑貴耳賤目即賢者不免耶嗚呼若宣
公可謂古王佐矣

函史上編卷三十九
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
肝郡鄧元錫纂著

唐憲穆敬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長子元和元年春正月上太上皇
帝尊號赦改元賜文武百官爵一級高祖關以西川反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崇文高祖討之太上皇崩夏尊
太上皇后為皇太后賜百姓有父母者各賜酒一斗命宰臣監
試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先朝所試秋葬豐陵至德人聖
廟宗廟封皇子七人為王成都平關誅冬相餘慶罷二年
春正月己丑朝獻於太清宮與寅朝于太廟辛卯春
春于南郊郊壇陰曆庚辰宰臣請改日帝曰郊廟至重
將成日其敬時及辰忽霽人情大悅賜文武百官
爵勳爵賜文宣公二王三恪後公主諸侯王一千官賜
高年粟帛羊相黃裳罷門下侍郎元衡武中書侍郎吉
甫李同平章事秋錄配享功臣後入官冬鎮海李錡反
伏誅相元衡出鎮蜀勳海祥南詔並朝貢三年春群
臣上尊號書聖文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夏四月大風
月朔日武皇帝司空嶺中書侍郎均裴同平章事卻國
公黃裳卒是歲西原蠻酋以馬順州刺史四年春
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湖南浙東荆南饑免今歲稅賑卹
之相綱罷門下侍郎藩李同平章事立皇子寧為皇太
子赦死罪繫囚降從流以下通降一等文武冬成德
軍友關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使贈太師見配饗代宗

贈太師嚴贈太尉秀實配饗德宗廟廷五年春三月大
秋赦王承宗禮尚書德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相
均罷六年春中書侍郎吉甫李同平章事相藩罷以與
不協三月夏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途均俸給
陝路漕引歸中郭而甘守職名仍舊諸道團練使足修
武備向別置軍其河南水陸陝府皆便使及調宣越洪
福諸州運使皆廢員並停其俸料秋霖雨饑饉通租放
委本道代百姓關額兩稅具數開秋霖雨饑饉通租放
京兆所配折糶粟賑之中書侍郎絳李同平章事皇太
子寧薨七年春正月張武河秋七月立皇子宥為皇太
子京師冬魏博兵馬使田興以六州自歸詔興檢校工
尚書克魏博節度使遣詔使宣慰魏博自歸相檢校工
尚書克魏博節度使遣詔使宣慰一年為年孤獨廢
蘇萊帛八年春相德興罷門下侍郎元衡同平章事
復大陝山崩消振武軍亂遂節使九年春相絳疾避位
水溢冬大雪李進賢九年春相絳疾避位
鄆州地震夏早饑出太倉粟七十萬開六場糶賑之刑
部尚書弘靖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月大相吉甫
卒尚書石水貫之韋同平章事是歲與十年春淮蔡吳
元濟反詔山南忠武肅州河陽帥師討之夏盜賊殺
相元衡傷御史中丞度詔大索盜京師諸城門加衛兵
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中書侍郎度裴同平章事秋八
日宣武節度弘韓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冬十月地震
盜焚獻陵寢宮十一年春相弘靖罷鎮河門下侍郎逢

吉李同平章事皇太后王氏崩夏賓州軍亂賓州葬莊
憲皇后秋相貫之罷八月渭水溢月掩心後星饒冬中
書侍郎涯王同平章事是歲雪十二年春正月
出單南長丈餘指西角近大第而設京師大雨秋中書
舍元殿柱折市中水渠三尺壞坊民居二千余家秋中書
侍郎群崔同平章事逢吉罷相度出視師唐鄧節度
使愬克蔡州元濟誅給復淮西一年免其鄆州水歲
門下侍郎鄺李同平章事是歲容管經畧使楊十三年
春門下侍郎夷簡李同平章事相鄺罷夏王承宗獻德
棣二州赦復官爵給復德棣滄景四州秋詔宣武魏
博義成橫海各出師討李師道相夷簡涯罷戶侍郎鐔
尚書工侍即昇同平章事判度支益鐵如故是歲近十
四年春恒鄆平師道誅夷昇卒秋群臣上尊號聖文
皇帝唐赦賜文武官階勳大星相度出鎮河東中書侍郎楚
令同平章事相群罷是歲安南將楊清殺都十五年春
正月帝崩崩於銀年
元來兩河三鎮鳳翔鄆坊淮西淄青等十五道皆阻兵
擅土次者觀望前卻朝廷不能問順宗嗣位叔文僭據

徵錡而錡及制削旨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元新字伯

氏人修文館學士平上錡故苛刻失士心兵馬便張子良等執以

來群臣入賀帝愀然曰狀不德致字于紀甚愧之何

賀御興安門面詰錡對曰臣不反子良教臣反耳帝

曰汝為元帥子良誠教之反何不斬以入朝今為所執

乃始嫁之禍耶錡不能對乃伏誅翰林學士裴垕李絳

言錡割六州用自富今錄其家輸京師非遏亂累綏因

窮之道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從之當是時天子

銳精於治垕及絳皆方正任公卿故中外機政多所參

與舉制科得元稹獨孤郁蕭俛以為拾遺待白居易以

為學士皆號敢言帝常宴語太息於太宗玄宗之盛也

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風烈當何行而至此學士絳對

曰陛下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收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者

與焉簡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

則怨曠消村帥擇則士勇用舍公則吏清法令行則下

順教化篤則俗遷如是將上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

夫何遠之有然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

曰美哉斯言朕當書紳因語絳等曰脫事有未當即十

論列毋憚毋以十二疏苟塞責為也且令撰次古君臣

成敗五十種為屏張殿坐時臨觀焉垕拜相帝謂之

曰以太宗玄宗之聖猶藉輔相以成理况如朕不父先

聖萬倍者乎垕亦竭誠輔佐帝嘗問為理之要何先對

曰先正其心帝降意順納用拾遺稹議諫官隨三品以

上官入議政參得失宴處與於游庶官曰於延英召得

以次進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罷非時貢獻相學士諫官

或數日無陳論帝輒曰豈無事可言耶將朕不能受盡

言耶何默默也或累日不召對學士絳輒言臣等飽食

安坐無獻替自為計得矣如國事何嘗盛夏御延英日

盱暑甚汗透御衣宰相億帝倦請少休帝曰徐之朕退

入禁中所對惟宦官宮人殊惡得久與卿等談理道殊

益不厭也於是延英論政率晝漏下五六刻方退以為

常和樞密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垕絳奏以

為赦使所過為煩擾直置郵行便從之光琦以舊例問

帝曰例是耶則從苟非是何為乎守之卒不聽帝以山

南東及江淮荆湖饑遣詔使賑撫召使者面命曰朕宮

中用一疋帛皆籍記不敢妄惟賑百姓念不敢惜費卿

等宜體此意歲旱欲降詔振撫以問諸學士絳居易言

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賦欲諸道止厚斂無如絕貢獻

宮人數廣宜簡出南方掠良人為奴婢宜禁於是制降

繫囚錮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省飛龍廐馬制下而天雨帝嘗謂宰相曰日淮浙諸道屢言歲被水旱災甚也近有御史來自淮謂災而不害豈言災者妄市恩耶何舛也相絳對曰臣讀淮浙諸道所奏狀言水旱人流未嘗不自危恐朝廷以政治無狀致災旱譴之豈顧肯無災稱災者獨御史欲從諛求媚耳此邪臣願知其馬誰致之法帝曰卿言是也馬國以恤人爲本聞災旱當亟爲振救可復寘疑乎命速錮相山南西節度浙西觀察使違赦今進奉中丞盧坦奏劾之帝召褒慰曰言之善第朕業釋之欲全信坦曰不可夫赦今陛下之大信也業宣布海內違詔進奉而釋之何謂信獨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詔所進歸有司帝親策士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闕失無避諱得第相吉甫惡其彈刺也恨之至持其章泣自訴詈考官阿黨帝重失大臣意貶考官涯於陵官而湜僧孺等久不調僕射裴均馬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均恚陰擠之改右庶子拾遺居易疏諫曰僧孺等直言時事遭斥逐於陵等收直言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職官將上下杜口且陛下既詔徵直言求極諫直言極諫

由史上海

卷之四十一

八

四月十一日

者縱未能用又何所忿恨而斥逐之乎帝深慰納時田季安擅魏博王武俊子士真擅成德李納子師道擅平盧而劉濟據幽州士真死子承宗請後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議除帥不從則致師相相諫曰武俊納本皆狂狡納跋扈不恭而武俊嘗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予奪違適彼必不厭不如姑許之帝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皆且物故今皆如成德請後天下當何時定乎絳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畫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之竊以爲河北之勢於二方異也西川浙西皆非素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指臂之臣關錡獨生狂謀故一舉而克河北則不然其吏士百姓各懷方鎮累代煦嫗之恩不復知有君臣逆順之義而鄰道各思擅土遺其子孫大欲在焉萬一表裏連結兵禍衡起其憂患可勝道哉貞元初事可鑒也濟及季安物故之時朕有隙可乘當臨機圖之今何可豫也太平之業非可驟致願陛下詳察且裴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命帥今正其時不則可議征討儻恒冀連兵未罷而蔡州有釁又以財力不贍而沮則恩威兩廢矣帝終怏怏而宦者吐突承瓘故從青宮得幸嬖欲奪相學士議請自將討之

由史上海

卷之四十一

九

四月十一日

宗正少卿李絳上書言承瓘信臣可任帝以狀示

學士曰此奸人可畏等於是承璫為神策河中等
道招討處置使學士白居易諫曰征伐當責成將帥近
中使監軍已非今典今奈何徵天下兵付中使專領乎
夫神策不置行營節度則承璫乃制將又克諸軍招討
則都統也此古今所未有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
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今後代相傳云中官為制將
都統自今始乎竊恐諸道之耻受指麾心快望而功不
立也陛下念承璫勤勞富貴之可也至軍國機權動關
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亦寧忍徇彼之欲自隳法制
損聖明聽之乎時廷臣交言其不可帝不得已削承璫
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遣魏博平盧將果逗留
不進承璫至行營與承宗戰屢却失大將而彰義帥吳
少誠卒果以河朔兵未決不能討於是居易復疏言今
決戰方始承璫已失將而懼怯不進師道季安各收一
縣一寨而觀望不進此其情不可保而勢必無成功若
兵連不解饋餉費犒必益費是以府帑空帛齊民膏血
助河北諸鎮為富強也且少陽受命河北諸帥必緣事
體輕重請雪承宗章一再上義無不許是與奪一由鄰
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惜也況今天已炎熱
士氣鬱蒸饑渴疲勞其苦孰任又神策募市人不習兵

遇敵而奔軍心搖矣北虜西戎或且乘虛兵久禍生何
事不有帝不聽盧從史本昭義列校中使得軍父老
求起復因承璫關說願以澤潞自効相垸不可不聽命
起復之鎮而從史反復不為用承璫不能堪密白之帝
乃悔問計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垸引入推誠
與語翊元具言從史陰謀及惡稔可圖狀而都知兵馬
使烏重胤有才力足制軍於是垸為帝言從史逆節甚
著而易視承璫若小兒往來神策軍無忌請密敕承璫
圖之而從史果就執昭義士聞之甲而出重胤走疑立
軍門大叱曰有詔毋妄動皆錯愕散於是承璫牒重胤
權昭義軍學士絳曰不可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
恒幽諸鎮蟠結惟恃此制之誠國之寶地也昨為從史
所據使朝廷肝食業不得已為誘執之計矣今以承璫
牒命牙將為留後則紀綱大紊校紮利害曾不如使從
史之為得也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胤一列校
耳又嗾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藩聞之必且
憤怒耻與為伍又謂承璫誘重胤使逐帥而代其位將
人人自危萬一罪狀承璫連表請命其何以待之不聽
則眾怒益甚政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帝乃以重胤鎮
河陽而徙河陽節度孟元陽帥昭義軍時王承宗亦厭

苦矣遣使自陳為從史所問乞輸賦請官吏自新李師
道等助為言乃制雪承宗復官爵加劉濟中書令而相
垧學士絳交章言承璫首唱用兵疲弊天下無成功宜
顯戮不然他日不幸有失事之將誅之則同罪異罰不
誅則人自保玩寇此亂道也乃罷承璫為軍器監使是
役也微相垧學士絳居易大計幾悖垧字弘中絳州開
宿費前望不貲于以私有故人自遠歸之垧欲遇厚
乘間求京兆判官垧曰才不稱此官垧不天官
私公其為知縣不課吏而分司政務先足執政多忌
忌諫官言時開政垧使書言拾遺郎部李正辭
等本使三人並選為垧垧面責休後日居與夫二人
致文景納者以進擬上固為疑休後大愈每陳帝降
意輒納在殿中以官呼不名明於知人為學士引李絳
崔章與同列及相提常賞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至輔相他擢用舊允以病罷帝甚懷惜之初
李吉甫薦垧力得代相頗變更其約束吉甫復用舊
之卒不加賜給事劉伯魏博帥田季安卒于懷諫請後
生十一年矣帝召宰相與計相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
當自歸朝廷帝問何也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
皆分兵錢諸將不專之一人誠恐其權任重而謀已故
也諸將勢力均敵莫能相尚廣運則衆心不一獨起則
兵少力微而方鎮又以重賞峻刑憚之故能制諸將之
死命以自固然非嚴明主帥臨之勢必不安今懷諫乳
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權當必有所歸權所歸衆不必
心服而怨怒將起田氏不為屠肆且為俘囚此何煩大

其哉必且有自列校起而代帥者然固鄰道可甚惡也
必且倚朝廷之命以自全願陛下嚴敕諸道按兵養威
以須後而魏博之自歸可待也惟應幾敏速中其事會
則不戰而屈人耳帝曰善旣而懷諫幼事決於家僮
朝命久不至軍府亂諸將士果擁兵使田興環拜請
為後興申版籍封府庫以待命興入府甲士大呼某
汝等能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謂大興曰朝廷
法申願諸請吏然後可不然吾不從汝等曰某拜曰諾
而懷諫諫於外事聞帝亟召絳曰卿揣魏博如符契
矣今當何如相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不可
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以六州自歸陛下
當推心撫結疎兩河觀聽用堅其嚮順之心若待敕使
持將士表而來然後與訓廢置在將士不在朝廷即昇
之不思矣帝曰善退朝內樞密梁守謙聞之主宣慰云
以觀變絳聞之驚獨請對言今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
舉緩之即後事之明旦降白麻除其節使則猶可及也
帝曰除留後何如絳曰興恭順如此非恩出次無以
慰其心魏博不露皇化五十餘年一旦六州之地來歸
剗河朔腹心非重賞士無所慰願即授興節而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犒其軍則四鄰畢勸而兩河藩鎮恐麾下
效之必且恐懼爭為恭順不反矣或以發庫錢過多

律章面論此突承璫橫不法語切甚帝作色詰之終
因博流輒顧而對曰陛下不察臣言臣心下其
動容久之帝嘗歎死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
諫不如且止蓋身軀如北中書舍人易金紫擇良
親授之日與時膺顧託有面雖勿主常乘此勢其
重如此欲遂以相重左有面雖勿主常乘此勢其
戶部者進美餘錄不違問之對曰方鎮有地則有
乃陛下府藏臣獨為陛下出納而可矣帝益重之
內藏為美餘錄是以國所自有為身軀也帝益重之
和教坊使密詔閣良家子女入禁中京師然終約
吉甫入言之吉甫曰此諫官事錄曰公嘗和諫官易言
此難言者顧欲諫使言耶乃獨誦言之名立命歸所
卿坊義方入謝言錄私同年以京外故出臣帝作色曰
朕諫錄不如是明日詰錄曰人於同年因有情對曰
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此登科後乃相識於
情何有但陛下不以臣愚使備宰相之職當材於
任若其人果才雄兄弟子姓猶用之況同年乎苟
上史止編 卷之四十一 十六 六月二十日正
子相終為出中尉承璫遠監淮南軍絳避位承璫乃復
召君子曰終可謂大巨矣不與佞倖並立於朝廷
州刺史帝遣五坊使至華陽成仁彰義節度吳少陽死
宜有祿終大臣有奏至立行法矣彰義節度吳少陽死
子元濟遣喪領軍務廷臣爭言蔡帥之不廷授久矣傳
三姓四將兵利卒頑順撫便相吉甫曰淮西非河北比
四無黨援而國家嘗宿數十萬兵備之為勞費無期今
可取不可復失矣相私請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
弔祭待不順之迹著乃加兵從之而弔祭使不得入元
濟反焚舞陽等四縣制削官爵殄山南東忠武河陽諸

道軍討之中書侍郎武元衡中丞裴度主其斷時河北
三鎮獨魏博田弘正悉其眾助師成德自武俊傳子士
真比承宗三世平盧自李正已傳納師古師道四世矣
與淮西聲勢相依倚數表請赦元濟罪不許而師道素
養刺客姦人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武相替
之也必刺之武相死則他相懼不敢謀致師爭且勸
天子發兵矣師道密為裝遣之於是相元衡旦入朝盜
伏靖安坊從暗中賊之竊臙骨以去又擊中丞度通化
坊傷京帥大駭詔大索數日賊未獲兵侍郎許孟容請
見灑泣曰安有相國橫屍路隅而賊不得者乎此朝廷
之辱也帝為憤歎乃懸今諸能捕賊者賞錢萬緡與五
品官敢蓋藏門誅神策卒捕王承宗所遣入京覘事者
人誅之以為解而師道所遣者盜竟亡不得也中丞度
刺卧者二旬帝遣宿衛兵護其第中使日訊勞而讒者
言請罷度安恒鄂之心帝怒曰度罷則姦謀得成朝廷
之紀綱盡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三賊遂相度度既相言
淮西心腹之疾義不得不誅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
扈者將視此為俯仰中止則跋扈者得志天下事無可
為矣帝曰善悉兵事付度始德宗時好以耳目摘發
四方賢才皆盡而謝客是自殘也計還第得見士

大之當是時三盜比而謀淮蔡焚柏唯倉焚歟陵寢宮
斷建陵門戟焚東都沮軍制削承宗官爵發立計之而
二方騷動天子所遣諸道兵討賊環蔡驪者十餘屯屯
各數千人互觀望莫前而坐食耗國儲又諸道皆中使
監軍軍為前却命宣武帥韓弘為都統而弘欲倚賊自
重不願淮西速平師久宿無威淮西自少誠來俗恬於
為逆所命將得便宜自戰不束以法故人盡死力於是
師四年不克餽餉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天子以師野
宿輟元日朝賀免淮西鄰州夏稅深憂之亦且中厭之
矣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欲罷兵相度獨無言
帝問之泣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賊害窘迫獨諸將
心力不一而師未奏功臣請自往督戰諸將恐臣奪其
功必且爭進破賊矣於是詔加度門下侍郎持節督蔡
州軍彰義節使淮西宣慰處置使出討賊度請擇朝臣
有才智者以從詔則侍郎馬總憲御史大夫兄副使太
馬司勳鄭李正武都官郎馬憲憲御史中丞兄軍司
馬李宗元皆以侍御史為判官書詔度將行慷慨辭於
帝曰臣滅賊則朝人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帝為流涕
諸通化門臨送度請罷諸道中使監軍而督諸道選換
不用命者益急於是諸將始奮忠武帥光顏連破賊援
凌雲柵降郾城獲賊於五溝賊悉眾當光顏而唐鄆帥

想以天大雨雪夜疾馳百三十里薄蔡州克之擒元濟
而淮西平想西平王晟子也以太子庶子求討蔡自歟
以易帥故必增備居言天子知想能思戰而蔡人
得士卒進取非吾能言獨謹為備耳乃蔡人安信蔡人
亦易之不為備舊令合謀者門誅想刊其令得蔡人
之謀反以情效九蔡中川險易與賊情偽虛實具悉
之居半載知士可用請濟師以河十餘坊二千騎益
之於是始繕器械其為戰計賊將李祐有勇畧神士
列參謀者言祐與賊內應恐誘先達不及故持祐立
想辭謝者言祐與賊內應恐誘先達不及故持祐立
使京師先審蔡必得祐功乃可得成願以祐還臣詔
祐至想迎執手曰太子之德也往還之雲也署馬
使令出入帳中佩刀巡警往往召同宿或各語送曙左
右多鬆獨時聞祐感泣聲嘗遣一攻前小不利乘快
恨想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朝夕練之自常為行
備也克其外城時日今光顏破賊因出拔凌雲柵城
陷也土編國卷之四十一
蔡州連陷於汴口扼賊於五溝穢之矣元濟盡銳率
可入也必先入蔡比他將聞來救後矣想曰善家
諸相度白師期度報曰兵非奇不勝帝待計是也想喜
命祐帥突將三千為前行自將三千人為中權率進
殿引而東想買行不知所如往行六十里夜至張紫
村盡殺其守卒據其柵休士會食食訖復引出諸將請
所之曰入蔡取吳元濟聚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
計矣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率成行自度必死
然想以身先莫敢連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懸谿城
城傍皆陂池今擊之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成吳
城不為驚祐等坎墻先登眾從之叔門者開以納師
而將將營夜如故黎明雪止入駐元濟外宅吏驚走
告元濟曰城陷大軍入矣元濟不信曰是酒也子弟來
索衣衣者何大軍也及聞軍號口常待傳語如驚曰何
其勇也遂相率至左右牙城賊力竭重圍耳乃訪重質
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騎詣門降於是
元濟屈就擒送京師而想出屯鞠場以待度本願斤
為賊助者以降荷或降將因用不疑於勇怯之算如虞

女如脫兔各當也諸將以其聞請曰公敗於朗山而
不憂勝於其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
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蒙恩未論也則諸將曰朗山不
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吾何愛取之房則衆奔蔡併力固
守勢圖矣吾在之分其兵回肅州風雪陰晦明烽火不
接孤軍深入則人自致死吾何可止而又何懼也夫是
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而何懼也夫是
小敗先自捷何能立引來皆悅服明日相度建彰
義節引大軍徐進帥想以羣鞭出郊迎相度辭讓想請
曰公天子元宰無不統想奔走禦侮其職司也公何辭
焉且此方人不識上下之分久矣願因以示之度乃受
謁蔡人觀者皆嘖嘖太息始知有上下之分元濟父子
之為蔡也禁偶語禁酒食相餽遺夜禁燃燭度至禁書
弛民始知有生人之樂明日召蔡卒出入侍無間或以
側未定危之度曰吾為彰義節使元濟擒蔡人則吾
人也唐何間乎衆感泣而淮西大安已帝封二劍遣中
使誅蔡人從逆者若而人時度已得命召還朝輔政矣
遇諸邸大駭曰盜已平而行誅是戲之亂也且是傷天
子好生之仁亟還蔡具奏申理而後發晉副使揔知彰
義軍留後鎮淮西揔以申光蔡久陷賊人不知法成刑
勅導並行令率化削盡偽迹而淮西遂平揔扶還京師
冊功封晉國公愬原國公弘光顏胤道古文通各進官
封有差時淮西以三小州殘弊困劇當天下全力師興
且四年乃僅僅克之然主威始振而自廣德來六十年

河南北三十餘州諸方鎮跋扈者皆表請納質且獻地
而半師道以中悔竟誅則帝知人能斷之力也李師道
異母弟也師道病且死乃諸將謂曰人情誰肯薄其骨
厚仲人者師道置帥不善非徒敗軍改也甚且覆宗師
道不計於理而事習賊事何以爲我我必無所辱命
師古卒而衆逆師道奉爲帥人之命未下請輸兩稅命
官吏行鹽法如他鎮以得軍淮蔡反師道所養利安
人數十輩誣師道曰今朝廷用兵急在糧餉今河陰
漕江淮租賦隨其中請以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官署亦
焚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之三十餘
萬緡帛三十萬餘匹殺二萬餘計以所置置後院在東
都府內兵數百人其謀焚東都官署期且發諸守呂
元膺承集兵圍之其出謀焚東都官署期且發諸守呂
捕獲之乃中獄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耕種射獵
其本師道使使非承宗也亦以聞而天子業已討承宗
不復問山棚在東武西南通鄭龍川谷愈深人習射獵
不事農桑越得每蜀元膺因募爲山棚子弟結其心使
自來上編卷之四十一
愈曰元濟擒王承宗而平淮西布衣相者謂說韓
不可用師道亦相書往說之可無兵而平也時白度爲
書從之承宗懼求京於匡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
棣二州輸租稅請匡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
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復合而幽州將譚忠亦說劉總曰
今贊窮且合自元和以來到開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
濟軍阻其枯險自以爲根帝深固天下不能從然從顧
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士其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今
國兵驟發北矣趙人獻城十二忠爲公憂之總亦遂專
息內屬師道之逆命也則官高沐郭師李公度屢諫之
師道終殺沐因師已准西平而懼公度乃說令劉日人
負而聽已中極將殺公度客賈宜言者聞之直前曰人
也且師道則高沐寬氣所爲今又殺公度以益之是益
圖以謀日師道前領吏死小忌見被辱也師道怒因之帝
以成德盧龍皆內屬獨平盧逆命而師道武相親東都
本帥道又彭反復命諸道進討之於是平盧牙將四十八
正自揚劉波河距郭四十里而平盧牙將四十八

以對帝釋不誅遣行營有父中頭歸者聽於是降者
相繼而歸道急則發民治城築壘為阻守安及婦人
和知兵馬使劉怡將萬人屯陽安御衆師首惡其得
衆也遣將殺之以告悟乃召諸將謂之曰天子所欲誅
者獨司空一人吾曹奈何傳之族乎公與公等置鄧州
天子之命順也衆皆唯唯於是入鄧捕師首惡二子
及贊逆者劉之面首弘正弘正露布以聞帝命中使
往宣撫分詣青島三道各置師而移居他鎮時劉廷恐
悟不受代詔弘正陰察之弘正遣使者修好以規其所
爲悟得州三日教士手牌于庭句觀之搖扇臂難坐
以助目勢弘正聞之笑曰是問能爲其上於是橫海節
之乃從鎮義成悟聞手足失聲乃遂行
度使烏重胤上書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朝拒命者由
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今權故也鄉使御史
縣今各得行其職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反矣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爲諸
道先諸州兵隸州者並令州刺史領之庶亂本可靖魏
傳田弘正入朝請別置帥而身留京師帝勞之曰昨韓
弘以疾辭不就軍朕聽之矣今卿請不應違但魏人樂
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足爲朕長城故復勞卿加侍中
而遣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乃畢仕其兄
弟子姓於朝不以從而河北大定於是史館修撰李翱
欲廣帝德上疏言臣聞定禍亂者以武興太平者在文
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矣若遂革宿弊復舊制用忠正
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定稅法絕進獻以寬百姓厚邊
兵廣營田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則政如

有根而太平可致而致此非難也陛下旣已能行其難
矣亦何憚而不爲其所易乎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
者必曰天下旣平陛下宜高枕自逸而太平可未可期
也帝得書悚然後稍息益稍侈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
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營繕太多白宰相論諫
相度以爲言帝怒貶奉國官已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而土木浸興五坊使擅名捕人責息轉相引竊衆度
東矣此細車無庸及也度曰鄧車小矣不過山東五坊
使暴橫憂乃在輦下帝不悅退召五坊使故令吾差見宰相遂殺之而原繁者京師肅然河東節
使王謂李象奴告于機匿謂所獻家財帝欲遣中使檢
括度爭曰諺死後有獻今因告而檢括示人以私也恐
天下輕帥之必且身後憂王初文之無十年不調
召至京悉州刺史遠州劉禹錫得播州度以禹錫母老爲
帝言口爲人子不任謹至重貽親愛可謂也度曰唯
下方侍太后而禹錫播遠恐非孝治天下之意帝良於
又曰朕加言責人子耳今不欲傷其親心改連圻於
是度纂蔡鄆用兵來帝所爲憂勤機畧以獻請出付史
官而帝已浸淫中諧者言疾朋黨矣問故相絳絳曰自
古人君所最惡者莫如朋黨小人欲籍口排君子亦必
曰朋黨蓋朋黨之說言之可惡尋之無迹目之以此則
天下賢人君子舉無能自免此宋漢之所以亡也願陛
下幸察夫聖人同道賢者從類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
必使與小人合而後爲非黨耶天下小人常多故諧言
常勝正人常少故直道常不勝願陛下戒之絳居中介

特爲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至是帝召慶謂之曰人臣當砥節奉公何爲夫樹黨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迹相似而實不同惟陛下審察帝曰言者豈不皆謂然而邪正更相管末易辨也度曰幸甚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陛下誠以爲難則易而君子小人行判矣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爲館驛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之源以絕出位之漸不聽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監軍而無印及是賜印得糾緝軍政而宦者益恣肆專軍判度支皇甫鎛監鐵使程昇以進庇餘有寵知帝羹吐突承璀厚結之遂得相相慶群諫以爲不可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數求退不許上疏曰鎛昇皆錢穀俗吏伎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笑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潰亂程昇雖心事和平而人品庸下如臣不退天下謂臣無恥如臣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之丑內如烈火爇矣夫淮西邊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

何忍旋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明黨不之省而鎛益以巧諂自固於是出度爲河東節度罷羣觀察湖南已帝信方士言求神仙而功德使言鳳翔法門寺有佛骨迎至京入大內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貶潮州方士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冀可求以爲台刺史廷臣交諫帝怒曰即竭一州之力爲天子得長生當顧愛之乎群臣乃不敢言泌至台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懼逃之天台山中浙東觀察使捕獲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護庇之以爲泌欺世事入山自肆耳非實逃惟帝亦恐其方未盡也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而藥多金石服之愈躁怒不常左右宦官往往以威怒立斃人人自危十五年春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頌言內常侍陳弘志實弒逆諱之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而唐世宦官弒立之禍始於此太子恒立是爲穆宗憲宗子母黨安太后門下侍郎仇蘭中書侍郎文昌同平章事尊母妃郭氏爲皇太后收賜文武官階勳高年粟夏五月葬景陵諡神章武方秋相楚能爲山陰使不給工備直收其錢十萬爲羨中書侍郎植同平章事是歲餘以嚴懲謫仇蘭長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朝獻太清宮庚子朝獻太清宮翼子卯文序千大微相仇又昌能戶侍郎元穎杜同

夏六月

張弘靖

响起

六朝士執

節度使田

元同

侍

春戶

土突

下請

兄弟司

崩中

救世

帝即

之制

等五部

至乃

與皆

幸天

軍冀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募兵二千曰衛請度支
供糧賜戶侍郎崔俊剛撫無達慝怒開事端不肯給

不日已遣兵糧於正子第官兩部者數十人弘正
庭議謀作亂以提兵在不收發及提兵去夜結牙兵
弘正遂自稱留後而鎮冀州亂天雄李德裕素服
力也弘正之舉皆哭之曰得聖化安富樂名曰公
宜如弘正之舉皆哭之曰得聖化安富樂名曰公
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德裕以寶劍玉帶遺之
弘正昔吾先人以弘正立大勳若又以牛元翼授公努力
剪庭湊自効矣元翼以帶劍狗于軍報曰知盡死矣
疾不能軍卒起後弘正子布為提帥元翼為深州
帥及諸道進討布回辭不獲與妻子各往曰吾不還
矣悉屏旌節尊從行未至三十里被髮號呼居壁
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倉庫得錢十餘萬弘正以
土卒舊老皆兄弟之撫幼者如子弟而諸鎮以銷兵
故苦無兵皆卒倉庫烏有之求用之及每鎮復置監軍
如典時而天子又遣使督戰於道上如織成等州
使每節度使官重亂兵救之重亂宿衛知賊未可破
故按兵觀變官激帝怒遣鎮而蕭索諸事已者將社
叔代代之大敗又以李光顏代之獨藉以為名不專
領兵守備最嚴有傳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
大將守之盧龍監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呼門求
入守將遽納之而城陷益州盧龍時諸道在奉詔會師
互觀其莫不度支饋滄州運糧六百乘皆為庭奏軍
所奪軍之與具懸軍時諸道以十五萬師進討而晉公
度以行營都招討使督師烏重胤李光顏諸宿將咸在
而翰林學士元稹與宦者程弘簡相倚而譖度諸度所
建白從中梗不欲令有功度不勝憤上書言天下患有
小大故事有後先陛下必欲掃蕩幽鎮宜先肅清朝廷
何者河朔逆賊祇亂山東而禁閑奸臣必亂天下故河
朔之患小禁閑之患大小者臣能與諸將戮力除之
大者非
登極剛制欲驅逐無由也今中外文武百

條萬品有心者憤然有口者咨嗟無不知奸人之為患
者獨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故且忍隱以為身謀臣自
典興以來所陳章疏皆切事機為兵要而詔書中制勳
相矛盾陛下委臣之意不輕而奸臣抑沮之事不少臣
與奸倖本無讐嫌直以前乘傳詣關為所畏憚而然百
端沮臣進退頓感但欲令臣失所而天下理亂山東勝
敗悉真之罔聞臣一人不足惜亦判如國事何矣若朝
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
雖逆賊盡平何益表三上帝以度大臣宿望不得已罷
弘間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今王師無功成勢
由節將太矣其心不齊不立功者既拜高官諸將
者不開罪國無勳德以至於此請悉罷諸道監軍令
李光顏專將諸軍東進開高運合下諸軍解
系邢之團與牛元翼合本裴度將太原全軍還招討舊
勝則窮許受降納款仍詔先領選仙勳除皆罷遣蓋
兵多而不精非惟虛費糧食兼恐撓敗它軍故也朝廷
本用田布令復父讐今全師出界歷數月而不能進良
由此軍屢經優賞驛驛而莫為用况月給錢計二十八
萬若更遷延將何自給此尤宜蚤計者也苟兵勢不
抽軍費不減食所不足果何自安勢必加征而有司迫
於供軍百端斂率民瘼已極不詳則用度交闕許之即
人心無聊國家安危於是史憲誠奪其節度史田布權
布自殺而憲誠為留後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
湊皆授以節鉞而河朔再失矣初田布從弘正在魏
以腹心軍中猜疑悉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節不
應發六郡租賦以供軍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為難

太曰畫見○是款黃洞蠻
 陷睦州刺史葛維死之
 辛亥太廟辛
 相僧孺罷夏羣臣上尊號
 文武大即幸孝皇
 帝秋昭義帥劉悟卒子從諫為留後
 初怡興監軍劉永
 張汝諒縛悟送京師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承制使客賈
 直言質責之曰李司空死有司使公所傳至此軍中將
 復有之如公者矣悟還謝揚兵退匿承預囚之而承惜
 見敗自是益專肆累檢校司徒平章事及是卒貨決匿
 喪謀為後直言書之曰汝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功不
 細矣祇以張汝之故自謂不素淋頭比死以爲恨猶
 子何敢然汝死而不哭當何庸顏面見山西義士乎從諫
 恐乃發器弔之得遺表請後未見定僕射數月矣尚
 兵執尚速威斷貴定伐謀當在初今劉悟死數月矣尚
 未有處分此事機所失也所幸從諫未嘗典兵馬而昭
 義貧無傷賞其衆不必從止速降所地一將補之令衆
 拜起則軍心有所繫歸矣若屬有冬人為之張管格
 墨革士毀碑寧復可冀乎臣熟計則害大無即授從諫
 之埋頭上裁此李達吉王守澄計已定竟以爲昭義使
 臣使上
 已入朝被誅他鎮月效至即見故
 柄不一必輕朝廷復歸鎮而益驕冬封皇子晉晉王二
 年春守司空度同平章事
 犯太負冬程逢吉罷十二月
 帝崩葬莊陵
 謚睿武昭應孝
 宗

帝在位亦聰睿而荒大臣李逢吉等與閣王守澄比而專政逢吉性險譎忌前妬賢善方計惟紫明以密相度見黜穆宗立以青官恩結倖臣還朝度條元稹檢校以聞逢吉以其隙可得乘也思并中之人上奏言知王門方結客欲為稹判度命參鞠無罪而度獄生皆罷逢吉代相朕朝臣不逞者造流言百端中傷度翰林學士李紳直面貳其所為以帝過紳厚不能聞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帝以中丞亦次對官許之逢吉遣之以使侍郎韓愈素明好直及為京尹特召不臺參許之者紳請以劾愈愈以累自解而文判紛然逢吉奏二人不協請並罷命愈待即而出紳謂察族愈紳入謝帝問故乃指為逢吉所賣紳得書而紳族子庾密以紳平日所論逢與翰林學士紳為怨帝始踐吉語告逢吉逢吉愈益素與翰林學士紳為怨帝始踐

帝悟令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由發之則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牋也乃焚諸紳書然不召待守澄逢吉如故時逢吉用事以親厚者李虞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程荀範姜治及從子仲言等八人並列要地又十六人從而附麗之更進用事時目為八關十六子以錢非關牙不行為況也又新最附勢而誣學士紳貶斥百官曰端溪之行又新不敢多讓虞權輿栖楚仲言實中在慕寵利干進然詭激爽辨敢為怪行微名高時帝視朝晏栖楚獨留蹕進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初當宵衣求理而梓宮在殯諸聲色寢日晏方起臣恐非昌祚之福請碎首玉階謝諫職之曠遂叩首血出不止逢吉宣令退栖楚捧首起更諭宦官事帝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旨報聞乃出於是二相贊其言忠命中使就仗宣慰後諫官入論事帝問前破頭廷爭者安在即日擢諫議大夫帝幸溫湯拾遺張權輿叩頭言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營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顧若此凶耶我試往驗之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當是時帝冲閣權重在大臣栖楚權輿等恃逢吉為與援而專攻上

身能許直如此人何可以迹信也初牛元翼之被圍深州也以驍騎突圍跳身出走徙鎮襄陽數略王庭濤請其家不與會元翼卒庭濤盡殺其家帝聞慨然歎以為宰相非才令凶逆縱恣如此學士處厚為上言逢吉以恩讐為用捨今在廷人慮無不為逢吉指使者裴度勲德為天下所嚮信而違之俾不通夫理亂之本非他順人則理違之乃亂陛下當食太息恨無蕭曹而一裴度不能用此馮唐所以為漢文惜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而嘗為裴度以非辜貶斥今此陳聞者亦上答聖知下達群議耳帝心動已見度奏狀無平章事問處厚乃具得度為逢吉排沮之狀於是加度同平章事數遣使勞問度求入朝得召相為上言度名應國職宅占岡原今不名自來其意可見帝知度多所匡拂亦時見聽用帝嘗蒙察其誠而待度益厚度多所匡拂亦時見聽用帝幸東都大臣以勞氏諫不聽志曰吾意欲東耳諫勞氏救從官人齋換備目衛起行度從容進曰臣家本所為設兩都者兩時巡也但多難來官為營壘若百司率為不治陛下必欲行假歲月完備之乃可耳帝曰諸言事者云不當往無口當深心朱克融以春服疏惡怒執敕使秦之且乞度支給將士春衣又奏欲將兵及丁匠助修東都帝患之以問相請遣使宣慰度曰克融咆嘯已甚將自斃願勿遣亦勿索敕使旬日後徐賜詔云聞中官至稍失夫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

造不謹朕甚所欲聞將士春衣非所愛但素無例不可
開也其所稱修助宮闕皆虛聲非事實若直挫其姦第
云丁匠速遣若姑示含容則云不假遠來而已帝悅如
度畫報克融惶恐歸敕使已果為其下所殺帝視朝晏
度請順盛夏時今蚤臨朝無勤聖體冒烈暑且請廣延
間防堊蔽帝悅為視朝加蚤度既相諫大夫栖執顧囑
需附度耳語求竭示幸親矣御史崔威族其親及侍解
官囑耳語受笑飲已帝益荒縱視朝不學士處厚入自
陳有罪頗前死問之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
帝因敗與色用不究於高年罪應死所為不死者以陛
下在春宮已十有五年猶得效犬馬也今陛下樂畋昵
色不自制而皇子方襁褓臣無所逃死因伏地泣帝亦
泣賜錦綵慰薦其意無何萌於弑帝以擊毬狎諸小好
手搏又好深夜狙狐
在自捕之性復極急官力士素患狎然性意難極
世者配諸籍沒之果洵恣虐然性意難極
年甘清酣入室更未忽聞克明奏旨立絳王恪樞密使
王守澄楊守和中慰魏弘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
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兵捕克明等盡誅之并賊絳王
於是以前書令度攝冢宰翊江王入即位是為文宗中
等命攝令中知情矣知所問學士處厚處厚曰春秋
內意必書以明逆順今正名討罪何論哉問江王踐祚
時歲厚曰詰朝以干教告中外言已平內難然後羣
臣曰表勳進以太皇太后冊即位身守澄從其言而定

論曰自文皇帝造唐而玄宗英武戡內難憲宗明斷定
淮蔡河北幾平庶幾哉唐三宗於漢七制乎比隆矣然
天寶之季胤身庸蜀元和之末身死閹豎為百代笑斯
遵何過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哲人之愚亦
職維戾則侈心生而大業荒也故夫古哲后庸祇庸威
慎終如始有以耳穆敬不君國統幾絕詩人所為賦殺
童者也迄不振何惑焉悲夫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二定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肝部部元編卷之四十一

唐文武宣懿信昭昭宣帝紀

文宗皇帝諱昂初諱涵封江王始即位尊母妃蕭氏

為皇太后中書侍郎處厚同平章事太和元年春赦

改元免京外今年夏悅之半賜凡兩陪位者子孫二夏

李同捷反詔發諸道兵討之淮節使王播入朝進左

僕射同平章事早錄京二年春正月王中允震夏河溢

之安南軍韓約冬給優棧州一年稟相處厚卒中

書侍郎隋同平章事魏博軍亂志紀久三年春魏

博平義威帥李勣討夏滄景平

宗閣本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壬辰制太清宮癸巳明

都梓州屬州四年春正月封子永魯王帝第十子兵尚書僧

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播卒與元軍亂使相絳薨於亂

判官薛齊趙山南東道節度使造討平之夏晉國公守

司徒度平章軍國重事六月辛未夜星流如雨詔錄

諸司刑獄秋行尚書右丞申錫宋同平章事太原縣縣

守司徒度表避位克山南東道節度使鄭州水滸居諸

道大水詔發廩賑京畿淮南河五年春能朝會以積陰

連旬故

降漳王漆巢縣公相申錫貶開州司馬盧龍軍亂

載義夏梓州江蓋淮浙江六年春罷元會賑饑

毛夏給杭民疫死者棺十歲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秋立阜子永為皇太子錄并上宅諸王出次授望

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冬相僧孺罷賑蘓湖民遭水

患者七年春兵尚書德裕李同平章事夏六相宗閣

罷秋右僕射涯同平章事早避殿城膳徹樂出宮女千

人縱五方鷹犬停工作降死罪以下八年春二月朔日

事相德裕罷幽州軍亂遂節使楊志誠入朝下

書侍郎餞同平章事四月大風拔木落合秋門下侍

即固言李同平章事尋罷禮侍郎訓李刑侍郎元與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尚書右僕射鄭權戶侍郎石

本同平章事京師亂相涯餞元與訓金吾大將軍約死

於市注死鳳翔皆以逆法族閹仇士良魚志弘兼上將

軍十一月戊戌開成元年帝十年春正月朔日敕改元

歲說賜文武官將夏門下侍郎固言同平章事秋七月

所二年京師地震夏門下侍郎固言同平章事秋七月

大西北行東存張十度一日籍料分供十度

唐西行東存張十度一日籍料分供十度

唐西行東存張十度一日籍料分供十度

標夏工侍郎夷行

同平章事

秋封敬宗皇子四人皇

子一人馬王

早徙市

河陽軍亂

州三年春正月

相石遇盜傷

避位出鎮

嗣得楊

戶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月有

皇太子薨

四年春

出卷

三月

中書令晉公度薨

與白居

劉禹錫

文章窮

節度使

張勳

卒

表身自

歸

病

昌中

加贈

太師

而操持

堅

正

觀

祭

侯

水不

自

作

此

元

和

若

蓋

長

陽

云

夏

州

蝗

食

陳

王

成

正月

帝

崩

知

穆

敬

同

平

章

大

省

教

馬絳王舉哀輟朝三日

近歲貯錢穀別藏歸有司

禁中外官車服第宅修踰制者

帝復舊制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

設未嘗召對至是屢召見延問

曆王太后居又安殿而帝母蕭

之如一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

六宅宴諸王洽親親恩

讀書史未嘗及聲伎遊畋

之曰朕慕卿門地以尚主此

馬也於延英謂宰相曰吏部

其安得無濫可羣革石相對

召三銓謂之曰比選令錄如

而才劣則何如對曰與邊遠

邊民遯陸疾苦可知也自大

抵以倍稱之息貸錢億萬賂

鎮則重歛以償至是相度相

外翕然以太平可冀然帝性

堅決者也與宰相議事已旋

厚於延英獨對請曰陛下不

以臣等為不肖使待罪在

位所奏可輒中變豈自上心出耶抑得於橫議而奪邪
自上心出乃示臣等以不信奪於橫議即臣等亦何名
執政乎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矣寶易直長厚忠實
經事先帝陛下宜親之重之委信之臣陛下所親擢即
不任宜先罷無為使大政旁落越沒堦頓首求罷帝矍
然慰勞之復召問欲言處厚諄復於君子小人之際甚
懇而力言裴度可保任帝嘉納之時李同捷叛詔諸軍
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陰與通相度未之知也以馬
無二心憲誠吏請事詣中書處厚召語之曰歸語汝使
晉公於上前以口口保汝使我則不然俟汝使所為奏

國典從事耳憲誠懼不敢復與通無何薨
處厚字德載京兆人年人
事繼母孝憲宗初擢左補闕相餘言帝上以納諫為聖
人臣以進諫為忠處厚不聞規納之言而謂之何也帝
曰處厚與路隋屬疏陳善言忠願卿所知爾由是中也
推其情直據宗時累翰林學士處厚以平冲不悅學與
路隋合大德要言為書以獻勸講讀相二歲方奏事與
疾什遂卒贈司空處厚安葬如處厚居家居易良至臨大
節堅不可回有百餘條詢事畏敬未嘗敢及私而任官擇
林往往隨所長章環錄焉性嗜學家隣正學至萬卷云
憲宗時相吉甫當國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舉直言對
策陳闕失多無諱刺譏考官楊於陵草貫之署上第吉
甫憤恨持章至泣下訴于帝曰湜翰林學士王涯甥涯
與覆策不自言行私相埒庇不言為阿黨請黜之憲宗
重失吉甫意為罷自譴考官僧孺等十年不得調因相

與為怨當是時吉甫主討王承宗吳元濟之責為李逢
吉所沮吉甫平裴度代相持吉甫議益堅因平淮蔡而
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於是銜吉甫而怨度宗閔壻蘇巢
舉進士有片段文昌曰發其私時德裕為學士助為言
宗閔得譴故三然交作敬宗時逢吉以結大閹王守澄
得相引牛僧孺並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
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
之滑州引僧孺復共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能難以老疾辭位詔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請謝以

逐節使李載義帝召宰相謀之相僧孺不能辦乃謬言
范陽自安史來非國家所有劉總變獻其地朝廷費錢
八十萬緡無何而失之今日之志誠猶前日之載義也
因而順撫之使帝從之載義跳身走京師又拜太保牛
章事賜第優給而以志誠為留後蓋政亂如此視始對
策時責相求治如二人顧日脩中朝之怨隨朋黨益急
天子益厭之會朝愛形於色太息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卿等豈有意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
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必別求太平

非臣愚所及請避位命出鎮淮南而德裕召入兵尚書
始帝不悅於僧孺言者頗言僧孺與德裕隙害其功以
得召宗閣百計沮之莫能侍以爲憂京兆尹杜棕說宗
閣曰德裕有文章而進不由甲第每曰兼若使知貢舉
卽宿憾平矣宗閣以知貢舉得士卽爲羽翼者多難之
曰更思其次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閣許之請棕私
以告德裕喜過望至泣下而宗閣復中尼得相入謝
治首言及朋黨德裕因得排其素所不悅者先入之帝
嘗言敷侑經術似鄭覃宗閣覃侑經術誠可嘉然論
議回辟不足聽德裕曰覃侑守經論事人不欲聞而陞
下獨欲聞幸甚給事中楊虞卿結權倖自進帝以爲言
宗閣曰臣素知之皆不與美官德裕嘻笑之曰給舍非
美官而何帝於是罷虞卿而用覃爲御史大夫宗閣大
懷恨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或諷之曰八年天子聽其
自行事可矣宗閣愀然而止已罷去而二怨益深先是
帝患宦官強盛密與相宋申錫謀去之事頗露中尉王
守澄用鄭注計度所心忌者漳王泰漳王帝弟也賢
而有人望遣使候誣告申錫陰謀立漳王帝大浴守澄
故持章定浴室扣戶入奏之語賊其帝怒命遣神策士
二百立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叩頭爭曰諫反者獨

申錫奈何不當今南司議乎不且變矣守澄嗒然馳召
相相僧孺等入出告牒示之皆貽愕不知所對而守澄
立捕所告品官置獄禁中鞠之立誣服獄成議抵死左
散騎常侍崔玄亮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叩頭
泣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卿大夫皆曰可殺
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寘於法殺一匹夫猶重
慎如此况宰相乎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
韋溫盧鈞等請以獄付外廷覆按僧孺曰覆按善人臣
願不過宰相申錫既相矣卽立王何求請下覆按注恐
覆按詐得乃勸守澄請貶無按於是漳王降巢縣公
流申錫開州注人以此爲江准則後諸其德裕人
李固言之親用市權監軍于守澄以爲言曰有之然
其人不士監軍試與語自知之先見機排鋒矣乃
大喜恨相之晚及守澄入奏稱其注曰後爲諸通駭
責權勢漸灼侍御史李欽於閤內奏稱之旬日章數
上相于淮本則注通中澄爲其事而守澄匿注於石
軍軍將李弘勉中尉韋元素召殺之因見其清罪元
素不覺其執手以金帛遣之而道已帝頗聞注爲守
澄謀主竊權勢聞守澄曰外議籍籍言有鄭注者在中
尉所招權賂寧有之乎守澄對曰有之彼其人才士上
試召見自知之既見帝釋然立以爲侍御史朝野大駭
會帝得風瘼不能言飲注藥而効益大寵時大旱禱雨
司馬員外郎李中敏上疏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

經枉被刑鄭注之姦倖獲用今獨斬注雪申錫天必雨
不聽會鄭注說李仲言介之王守澄守澄悅薦之帝言
其善易時李逢吉與守澄相欲自進而仲言失勢流象
注好士有中助可圖以逢吉持仲言本儒者又海內望
金寶數百萬今賜遺之以得進仲言本儒者又海內望
族既見持說辨激昂大喜帝大悅即左右近臣見仲言
事辭亦莫不洒然動容色也當是時李德裕既相遂宗
閔得政矣而仲言則故嘗與從父逢結謀逐李紳危裴
度擯已劔南者也夫患之乃言於帝曰仲言曩所為計
陛下盡知今奈何寔之禁近乎帝曰人孰無過仲言才
獨不容其改過乎對曰臣聞惟顏子為能不貳過彼聖
賢之過但思慮未及或失中者耳若仲言則惡根於心
此安能自還哉帝諱守澄薦乃佯曰逢吉薦之朕聽之
今不欲食言對曰逢吉故宰相而薦姦邪焚主聽亦罪
人也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可乎對曰亦不可帝顧問相
涯何如涯始聞帝嚮仲言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既覩帝
意堅又與德裕忤畏其黨盛遂漫應曰可德裕驚亟揮
手止之帝回顧適見遂大疑德裕為傾仄不憚罷於是
仲言與注比而諸德裕且引李宗閔為援於是宗閔復
相出德裕鎮海尋貶袁州而仲言為翰林侍讀改名訓
德裕本才高外亦怯懦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人見帝
乙留以為兵尚書宗閔言制命已竹臣子何得自便度

遂宗閔京師散言鄭注為帝合金丹小兒心肝民間
謂出真卿家入中下始天子念宦官強盛元和寶曆
諸遊黨猶在意恨之顧在位臣類持祿養交無伏節死
難者獨內憂已訓注階守澄見而伺得帝陰指問深語
則裂眦扼腕進密書深達之帝以為樸忠無阿私大悅
之恨相見晚於是二倖比而用事訓起流人一歲中連
逐二相遂得相而鄭注官翰林衣鹿皮裘以隱淪自處
則以師友待之又深疾明黨以舒元與起疎遠自進孤
立無為黨得召相而德裕宗閔前所為立黨相傾者目
為二黨遷貶無虛日班列一空時諸閹以訓注本因守
澄進職勸講時召不寔疑而訓注講至古關寺事未嘗
感憤甲重激帝聽帝見其言縱橫以謂氣足任也益信
不復疑待遇隆特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為帝言當
盡殺中官次復河湟又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掌由
是言無不從聲勢煊赫注多在禁中時出休沐賓客填
門戶賂遺山積中外謂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自
結於帝與密謀也方帝之立也仇士良有力焉王守澄

抑之以有隙訓注為帝謀擢士良分守澄之權士良既進多譎智而守澄乃大困已詆誣以陰重罪遣中使就弟賜之酖死陳弘志時監興元軍於外又為謀召還至青泥驛封杖決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訓注必盡誅宦者又傾仄訓注進乎及在勢心忌之託以中外協勢得行誅出注鎮鳳翔期至鎮同發注出鎮則與京兆羅立言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先期發使注不得蒙其功乃陽出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以行之鎮各募壯士以待事時相惟舒元與與其謀王涯賈餗莫知也九年冬十一月乙丑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班定約前奏左金吾廳事後有石榴夜其露降其上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賀再拜帝命宰相往行視還奏疑非真宜更遣驗視帝顧仇士良等帥宦者群往視之宦者聞甘露降殊喜各奔任詣金吾觀出殿門而訓出懷中敕召行餘璠領所部往即誅之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受命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以待訓召之入而士良等至金吾縱觀韓約忽色變流汗士良業恠之俄風吹幕起見所伏者其甚眾則大駭走帝前告變訓大呼甲士急上殿衛乘輿入賞錢百緡未及上而宦者已舉軟輿迎帝決

殿後眾惡疾趨北入東上閣門矣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舂殿縱擊宦官而卒從人於技擊不習所死傷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亟乘馬馳出走鳳翔王涯賈餗舒元與還中書士良等知帝懷具謀怨憤語不遜帝慙懼無以應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千五百人露刃出擊為亂者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平民酤販在中者又千餘人是日也坊市中惡少乘亂大掠者久之於是神策卒擒元與涯餗璠等本立言等繫兩軍鞠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証服與約等謀大逆明日帝御紫宸殿朝百官問宰相安在今不來何也士良抗聲對曰王涯等謀反繫獄矣因以涯手狀上帝心知涯餗不在事悲憤不自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乃以鄭覃李石回平章事時李訓出走道為鰲屋鎮將所殺誠獻矣則由其首以先繫諸將相從獻廟社狗兩市各百官臨觀腰斬于獨柳下遂並族數日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預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知訓敗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屠其家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以討逆功各進階遷官有差本訓注佞利口似才而貪賴無遠畧又所由進自宦官顧不孚

正人爲難而獨以其私智小譎欲以數百千
年積深嚴盤據不可拔之群凶豈不悖哉自是廷英論
事士良等動引訓注脇天子摧折宰相天下事皆決於
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中書惟空屋敗垣百物皆闕而
相石鎮靜方肅然如異時江西湖南進官健衣糧錢
爲中書募乃費相石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當爲神靈所
佑縱遇賊盜必不能相傷若內懷欺罔雖兵衛甚設鬼
得而誅之願獨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其兩道所獻歸
勿受從之初訓注勅諸道各殺其監軍不克至是入朝
諸監軍乘驛疾驅前宣言必盡殺諸大臣以報忿京城
詭言寇至民驚走百司奔散惟相在中書相單謂石曰
耳目頗異蓋少出避諸石曰吾與君備位宰相人望所
屬不可輕也且人言何必信第坐鎮之若宰相先動
爲民望者亂矣令禍亂果作即避將安之坐視文案沛
然自如哺乃寔是日坊市悉少望皇城閉即肆剽如耳
露時矣當是時中外憤閣逆縱莫敢難獨藩鎮各據土
擅兵難動搖於是昭義帥劉從諫上書言涯等荷國寵
榮訓等志清內難兩中尉誣以反逆中外悼傷且令實
有異圖亦當委之刑官明正刑典豈有內臣擅興甲兵
恣行屠戮延及士庶構被殺傷者乎臣欲身詣闕廷面

陳曲直恐并陷孥戮無補國家謹脩飭封疆訓練士卒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報國恩士良等懼進從諫
檢校司徒柔其心從諫復表讓曰臣前所陳係國大體
如言可采則涯等宜蒙昭雪如不可采則賞典不宜妄
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顧冒荷榮祿乎因暴揚士良
等罪士良等惕息爲少戢由是宰相粗能秉公而天子
倚之亦差用自疆明年春相楚從谷言王涯等死族
滅遺骸棄捐請收瘞帝慘然感頗者久之命京兆收葬
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中相石爲帝言宋申錫忠
直被厚誣未昭雪也帝流涕曰知之當時爲姦人所逼
兄幾不能相容朕之不明豈及悔哉卿今遇漢昭帝
無此矣命復其官封於是相石時時爲帝言爲理不可
速成也今內外小人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內官
中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宜褒賞以勸善表
盧鈞鎮嶺南已爲帝言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
南僻近歲厚賂北司乃得鎮今曠然一新聽臣等簡用
宜顯褒欲調劑平闊心如此帝嘗太息致治之難也今
即位十年震機皆自取當奈何後豈及意乎石欲強
意令無憚前對曰陛下躬自克幸甚然人志氣雖賢聖
必熱更當乃後定向來震擾天其固陛下之志乎且責

治忌太早古之人孜孜養德亦十年適成豈謂晚哉昔仲泥稱四十不惑陛下春秋鼎盛生長深宮非起自民間人情僞豈盡知以臣主度之陛下試自謂今諸事變何如卽位時帝意稍解曰似有間石因曰幸其陛下繼自今時親經史觀治亂之故更十年感德必日新致昇平非晚也帝曰行之能至乎對曰今四海一家惟登拔才良使小大任職愛人卽用不加賦厚歛則太平之術也於是開成改元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止至端午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緡天下非藥物若采他貢獻悉禁罷宣索營造皆石將帝意行之帝曰朕務實惠及民欲無爲空言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白司無所信請置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必下請臨勅十道黜陟使與長吏奉行又爲上言致治在得人德宗多猜貳而仕進之途塞有奏請輒報罷東省至開闢者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攝官故兩河諸藩競引士士豪僞喜利者爭趨之四用爲謀主故鎮日橫朝廷主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爲之用也帝曰善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其博選士石用韓益判度支已益以賦敗案罷之前謝曰臣本以益曉錢穀故任用乃不保其貪臣

迷謬請先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遇則棄故人可官才也卿所用人而不掩其過此謂至公何謝乎他宰相所用則強蔽其過此大病也當是時朝廷幾振爲仇士良所惡又以帝親倚石不得間乃伏盜親仁門側陰射之馬傷驚馳歸後有盜邀擊之坊門不中斷馬尾天子駭愕京師大震石因臥家固辭位乃以使相鎮荆南石字身邑王仲於是鄭覃與陳夷行並相後乃用楊嗣復李珣參之嗣復本宗閔黨深心厚貌後以黨相傾如異時寅社稷意外不問矣嗣復內心傾仄外以忠裕特之初人謂帝自發之帝於紫宸謂相曰朕念宗問久斥欲復授一官何如夷行曰宗閔實曆中列八關十六子此後險妄幾危朝廷昔房琯逐四凶而天下治陛下奈何念之宜下詔下用宗閔臣謹避有祠後乃從帝進曰此當適史已謂臣爲上言陸濟居田間而上書論兵忠可貴以官李珣趨和之舉不平詆以常語甚急於是嗣復從容起曰臣聞左右卿勿彼相相笑黨執與覃未知事體謂爲黨固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罪黨獲譴臣罪大矣願乞骸骨不譯罷會已平帝言臣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乃漸不如前臣復進曰元年二年鄭覃陳夷行用故政美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乃在臣因頓首曰臣不敢復入中書帝召還勞恩乃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帝乃直詣復之應得罪惡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帝乃直詣復之而罷覃夷行單清徐長行狀介竟爲嗣復以排謝相傾之能正也每歎息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帝感中外多故嘗忽忽不樂諸宮中宴會十減六七時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常曰我親貞觀開元時事何時何

事較今日即氣拂吾膺因鬱鬱成疾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腸日九迴每退明獨飲醇酒求醉耳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前曰卿視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何敢望堯舜所問卿者獨謂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以亡國主安足較而上噤噤若是帝曰報獻受制疆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雷禱墀亦伏地泣不自勝自是不復視朝皇太子永者王德妃子也妃無寵而揚賢妃嬖為所譖死而太子頗宴游昵小人賢妃日夜毀短之帝召宰相及官兩省御史議立太子之過哉謝林及六軍使復表論帝意解事得寢獨東宮宦官宮人坐流死數十人無何太子暴薨賢妃請立安王溶為皇太弟相班不可乃立敬宗第六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而帝乃大悔嘗幸會慶殿作樂有童子為緣撞戲者登高危盤舞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帝怪問曰是夫旁皇走者何左右對曰父也危其子緣撞恐或顛而然帝泣然流涕曰天性也朕貴為天子顧不能全一手豈不痛乎因罷樂感傷而疾劇欲引宰相入令

奉太子監國而大闢仇士良陳弘志以太子立功不在已乃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穎王漣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復為陳王帝崩士良說太弟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乃即位是為武宗時士良等怨文宗甚凡樂工內侍得幸者畢誅逐諫謀大夫裴夷直上疏言陛下繼統宜敦行喪禮早親大政幸天下乃未數日屢大誅戮驚率士視聽傷先帝神靈將人情何望國體至重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即其有罪需旬時何晚不報武宗皇帝穆宗第五子母開成五年春即位追尊母妃為皇太后善星出夏大風嗣復罷刑尚書琪同平章事以旱遣使理四河秋大風王珣罷門下侍郎德裕李同平章事冬十一月會昌元年春正月已卯朔獻郊赦元辛巳故相嗣復珏貶遠州刺史門下侍郎夷行同平章事夏六月星房午流關東蝗盧龍軍亂秋七月星出羽林溢漢水盧龍軍亂冬十一月大星東北流光燭華出營室五詔河東振武車十七日乃戒避殿及膳處因徙罷詔河東振武車備回紇回紇將盟波斯降太和公主入塞下二年春宋二州中書侍郎紳李同平章事夏群臣上尊號仁聖文大孝赦賜文武官秋相夷行罷中書侍郎讓夷李同平章帝帝封皇子四人為王十二月京幸涇陽校獵白鹿原

三年春固紀寇雲朔河東將石椎擊破之得大和公主
以來二月朔日夏昭義劉稹反自相善後詔或德讓轉
中書侍郎鉉崔同平章事相德裕進司徒秋忠武節使
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冬安南軍亂四年春太原軍
亂將楊弁殺使相石討平之二月朔秋相紳罷鎮淮南
右僕射仲杜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省冗官千一百昭
義平劉杜給復澤潞邢洛磁五州一歲相德裕守太
尉封衛國公冬辛卯幸雲陽五年春群臣上尊號仁聖
成神德助道大孝皇帝是日勅相綜罷判戶部元
武太同平章事作仙臺南郊義安太后崩王請宗母
出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七下 六月十日
拜遷易月以十夏相鉉罷中書侍郎回同平章事
五月朔光陵夏相鉉罷中書侍郎回同平章事
六月朔檢校右僕射肅鄭同平章事六年春二月早錄
囚不星流大角如桃大色免今歲夏稅帝不豫光王怡
為皇太叔帝崩年三韓瑞陵帝帝在潛邸
時悒悒文宗之選悒少斷也而相嗣復王不予其所
為聞李德裕贊心重之及即位嗣復王相繼罷去而德
裕召相德裕既入謝首為上言人主之職在辨群臣之
邪正邪正勢不相容正人既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
人為邪辨之難然臣竊以為無難也正人如松柏挺特
自立無依附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勢不能自起故正

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夫國之有黨國之大患
也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
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夫宰相何能人人皆忠良
哉不皆忠良而為欺則主心疑主心疑而旁詢小人以
察之政無本矣太宗玄宗德憲二宗皆聖王盛明其始
一委任輔相故賢者得盡其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南
眩視聽而治亦寢淫不逮於往至德宗末年而肅任老
惟裴延齡輩宰相獨署敕克位此永鑑也夫輔相有欺
罔不忠者當亟免退忠而材者屬任之令政事常在中
書則天下何憂不治又言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
玉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一八
皆令客不顯斤綺織微不謹馴致大而誅貶頗陛下終
以為戒臣等有事即賜而詰小過容其後改大事斥逐
如此則君臣兩無疑間矣帝曰善已帝從容言或稱孔
子其徒三千亦黨也信乎德裕曰此邪無榮惑之言不
可聽也臣嘗謂共絲驪兕與舜禹雜處堯朝共絲驪兕
為黨舜禹不為黨何也共絲驪兕以邪心相比周迭為
掩覆互相從更故為黨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勇於
義則同力退而各行其志亦不交以私豈謂黨哉周衰
四豪各有客三千背公死黨以譖詐勢利相高仲尼之
徒用仁義相切磨群而不黨讓者欲以比之罔矣臣不

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私乎誠為國則趙盾隨會先穀
後繼不為黨房杜謀斷相資不為黨今所謂黨者誣善
蔽忠附下罔上晝夜合謀刊其類以據美官徼權利不
者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望下以此察之則情偽
得矣帝曰善德裕神史大夫極節孫伯吉甫子也少卓
士以德裕名家子有文章其體厚之合諸事誠里不
信諸幸私第與交通為李逢吉所托出觀察浙西南
方信義以歸父母遊歷疾子棄不顧養德裕長老可
俗語者論以孝大倫使歸相晚教養不養者實法
詔浙西上貶貶其德裕言臣准三月壬子賊令常貢
也本道素以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奉而益彫瘵
大屈軍用福急奉歲費常負連十三萬有奇今所須
脂蓋極具費用銀二萬有奇余百三十兩為非土產工
而仲道吉乎昔太宗時使者至京州見名鷹馴大
鵲獻之亮諫止詔書嘉獎玄宗時使抵江南南橋島
鵲翠羽悅若水言之即見褒飾皇甫造琵琶得撥縷
身三臣尚以舉人損德言今所需天鵲牙肅微物也
身衣衣彩怪麗惟來與得御而廣需千匹臣竊感之昔
下近師二祖之容納遠法漢安之恭約裁賜節戒天下
幸其帝優詔停止泗州德開僧度僧尼云云天子誕月
考天子荒晏數滿幸廢明上丹泉六歲以調已入為良
待郎馬李宗問州節度使劍南西川作義勇
機義拔義城作節度使永遠等城以拒蠻險蜀軍大實語
具達已帝言文宗時令諫官言事毋著名如匿名書非
體也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時猶不爾其後李訓鄭注教
先帝以術御群下實始成此風人主獨當推誠任人有

欺罔者威以明刑豈必挾詐哉帝曰善詔群臣言事毋
得乞留中當是時天子側席待德裕為政德裕亦慨然
以經畧天下自許又智畧足謀任言無不從帝數出畋
抵暮夜乃還德裕言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朝日入
而息傳言君就房有常節願深察古誼比側聞互星失
行天示法戒願節畋遊以承大憲帝從之會獵涇陽諫
官高少逸鄭朗等切諫為政容謝焉初知樞密劉弘逸
薛季稜有寵於文宗閣士良恨惡之帝之立非二人及
宰相意而士良諧以為二人嘗不利於上命賜死遣中
使追故相嗣復珏於貶所即誅之戶尚書驚聞之震然
曰天子新即位茲事豈宜手滑奔往告德裕德裕與同
列上奏言德宗疑劉晏動搖果官而殺之中外冤嘆兩
河不臣者得以為口實後德宗悔至錄其十孫文宗疑
宋申錫交通蕃邸謫竄至死既乃悔為出涕嗣後等有
罪當先即訊俟罪狀著白後誅之未晚今遽遣中使即
誅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得召見流涕諫帝命坐者
三伏不起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
以為冤今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曰朕特為卿等釋之
德裕即趨下階舞蹈謝乃還二使而嗣復等再貶二人
本宗閱黨而德裕為力救得免其識體如此當是時

仇士良以身佐命不得任而天子於相德裕如一人乃大恨思傾之會帝以受尊號肆赦士良乃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矣兒曹必往訴意激禁旅士讐嫉相作亂德裕聞即詣馳關訴於帝帝怒立宣諭兩軍無此議且赦出朕意非由相士良慙謝老奴妄聞當死乃得罷而任相益專帝外尊稱士良中忌惡許之其黨送之歸私第士良散之曰若曹事天子第無令手間常以聲色陳言狗馬愉快其身日使無暇他及前代與亡心知愛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去無何家得其依對于削官籍家

新史記 卷之四十二 又二十 漢武四水成

將

龍澤潞河東連作亂回紇入塞內伺邊天下動於兵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師敗相繼者其弊三詔令下軍中日三四而宰相不預聞失政本一諸監軍各以意指揮軍事將不得專軍師無統二軍各宦者爲監其牙隊皆選卒而在陳者顧脆怯不任戰每戰監軍兼作旗乘高立馬塚牙隊自衛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潰三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約監軍不得預申政每具一人自監有功隨非中書進詔無他詔自中出者規布堅定號令嚴簡將帥任軍者得專其威令故所向有功而回鶻以多算底宥畫具戎狄志中始盧龍軍亂殺節使史元忠之起唐書 卷之四十一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帝召相計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方易帥時衆心何能無觀望危而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不置之數月不問必變矣請置之勿遣使而徐觀其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亦置不問雄武軍以張忠武遣使上書請擊絳自効詔中書問狀使者言行泰絳今遊客羈人人心中不附仲武故幽州將性忠義通書習事爲士心所歸計軍中今已絳絳矣問雄武卒幾何曰軍士團合千餘人德裕曰恨少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不衆多幽州糧餼具在媽及邊七鎮今獨入據居庸關絕其餉自定矣德裕度

功可成喜乃上言行泰絳皆使大將表脇朝廷求節鉞
此河北宿弊故不可聽也今仲武表起義討亂與之節
有名乃命仲武知幽州留事而仲武克幽州已澤潞節
度使劉從諫卒第子稹不稔喪請後朝議以回鶻未滅
邊猶警討潞澤將國力不支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
河朔三鎮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
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破朱滔擒盧從史皆
其功異時無慮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車德宗
猶不許承襲其後敬宗不恤國時相無遠謀劉悟死因
循以授從諫至跋扈難制今垂死復以兵檀付豎子朝
廷又從而授之則四方視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
吾卿何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二鎮幽州初定必不與
交通但得鎮魏不與之同不從旁沮撓即稹成禽矣宜
遣重臣諭鎮魏以河朔自艱難來列聖許其承襲於澤
潞事異今朝廷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獨委之兩鎮
但顯立功効曰澤及後昆慎勿聽游談者言爲子孫謀
存輔車勢自貽禍也且徧諭將士以賊平厚賞兩鎮聽
命稹成禽矣群臣交諫帝曰吾與德裕共之保無後害
於是命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克招討使與河東劉
沔河陽王茂元會討之遣中丞李回盧賜龍張仲武詔

今專禦回鶻賜鎮魏詔今早平澤潞弘敬元逵仲武憎
廟謨震悚具羣驍郊迎立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
先行兵與以來未有也先是河北諸鎮有自請後者朝
廷必遣弔祭使先之次冊贈使又次宣慰使往來計度
終已乃用兵則稽半歲餘而叛將待繕完焉備至是即
下詔致討威以大振往河朔用兵師行出境利仰給度
支或陰與賊通今解一縣一鄉居之以爲功坐食轉輸
延引歲月而兵頓耗裕請宣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
洺州茂元取澤州彥沔取潞州期在平定毋收縣柵
爲口實又善爲激發諸鎮情見計得而助効效命
州行緩又請休士於給請潞師德裕曰彥沔望無急
賊之計小請皆不許且賜詔切責令進軍冀城以大德
防禦使石惟訓之元逵數有功請遣官賜杖與以厲
忠勇累戰功不聊寧休于卒年力不可用請賜弘敬詔
以酒賜河東軍糧山莊才能進兵糧山莊若晉絳即
駭懼備變此攻心之術也弘敬聞然忠武兵入境力弱
黃出師自將渡漳水趣磁州已而祿復以河陽兵力弱
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且屬疾請以卒弟河陽行營攻
討使代茂元從石惟訓以故相李石請河東節使制之惟
張仲武陳詔從鎮魏以故相李石請河東節使制之惟
鎮魏王宰克天并關於是劉稹日感顧舉族歸命使
相石以聞相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僞輸款
以緩師勿聽也宜詔石勒稹云誠悔過面縛境上石當
受降讓歸闕不然誠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

時進討母急會河東軍亂與穰通行營使馬使王達請

其二千赴之而河東兵聞石召鎮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揚弁將諸逢故事士出征入給絹二匹到河去請府

庫自諸石初至軍之以私絹益之人竟一匹時已出軍上請度歲旦行監軍呂忠不許升逐據軍府作亂

汾州朝議洵洵請能師德裕言太原素號忠順獨緣賞薄為賊所交煽而然况反者千五百人何能為何可舍

也詔使相石赴太原召兵已亂遣中使馬元贊詣宣諭且覘之元贊受升賂還於衆中大言曰相公須早與升

節矣不者亂昌德裕問狀元贊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九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

無兵故發橫水兵走榆社庫中甲在行營升何能集兵甲如此元贊曰太原勁悍人可為兵升招募致然耳德

裕曰召募須有財李相正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得故致亂升何從得財元贊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

明甲必殺此賊而進討愈益急河東平河東平後榆社

軍取太原惡妻孥為所屠撫監軍呂義忠從原

升送京師斬之於是裕言於帝曰事有激發而

功者陛下王宰趣磁州而弘敬出師各軍取太原

而戍兵得揚升王王軍久不進請從河陽陽陽

令黃成以精兵二千抵善處會河陽帥茂元卒相德

幸州賊內幸必死矣帝曰善裕言往懷州刺史闕河南帥常以判官掛事割河南五

縣賦隸河陽事體舛午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

昭義而河陽為重鎮東都可高枕矣於是邢洛磁三州以力屈詣元達弘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

降上黨不日且變矣帝曰郭誼其無乃梟劉稹自贖乎德裕信曰如聖諭帝曰即如是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

生諸道討逆節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達磁洛降弘敬脫請之難於可否矣請先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

留後成命下則二鎮無辭於是盧鈞為朝義帥舉驛赴鎮而弘正領三州

果殺稹及其族姓函首降帝曰今何以處誼德裕曰劉稹驍獍子爾阻兵拒命皆誼謀及力屈又責稹求賞此

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於是詔給後昭義五州一年積父子所增橫稅皆免所籍兵道

還農諸道將士加賞賚有差而澤潞平元和後數用兵

法繼以火乃得罷從容載快率午漏下輒還第

然若無事時河北二鎮使至京師輒引見問慰其可語者訪以河陽兵力及諸將之否情既成得甘要領交歸

必命以河陽兵力及諸將之否情既成得甘要領交歸威余以頃之難語故曾與其使人將還救使承官問何

有自奮忠義立事功結明主知乎由是三鎮揚息不取錢帛二十萬度支

錢帛二十萬度支昭義十三萬及

入馬明年歲三之一以度當是時國威再振乃奏上尊支即中判之故沛有餘知

號詣郊廟奏告詔進德裕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曰唐與太尉部七人尚父子儀力最高然且不敢當裴度

昭義而河陽為重鎮東都可高枕矣於是邢洛磁三州以力屈詣元達弘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

勲德守司徒至七年不遷臣守舊秩是矣辭帝曰恨無官可酬卿功奈何辭德裕不復命乃言曰臣先臣封趙家孫寬中始生小字曰三趙意傳嫡也臣前幸益封政中山臣先世居汲汲衛地願得封衛改封衛德裕以帝討叛有功慮且汰於武乃上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止不追曰所獲多已求多傷威養由基射柳葉百步外百中觀者教之曰不如息也若少撓者前功棄矣今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此亦養威少息之時也願女佳兵帝曰善時天子雖竝置他相而倚毗獨德裕用兵時決策制勝皆獨斷他相不與也至是上疏乞骸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入以星家言榮或犯上相懇避位帝輒慰留之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卧今大事未就奈何去蓋得君如此然德裕有相才本所乏者度又秉政又多徇憎愛脩怨恩先是始秉政爲帝言維州降將悉怛謀之免也以爲相僧孺讒賊所爲而僧孺得貶語具戎狄志及是乃言曰曩劉從諫據上黨垂十年逆節見矣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方執政令忠於謀國留之豈有後悔哉顧加相銜縱之去成今日之患竭天下財力二年僅乃克之此二人爲國謀不忠宜加誅曾得河南少尹呂述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失聲嘆咤持以聞帝大怒貶僧孺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循州流宗閔封州給事中韋弘質上書言宰相權已重不宜復典司錢穀意以傾德裕德裕言傳曰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蕩望之爲漢名儒歲首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詔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衆職太示怒以爲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南夫令宰相有姦謀隱慮則人得以陳論至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于今弘質受人教誘而言是圖柄臣也幸陛下昭其邪心遏絕之弘質坐貶官德裕意欲政出宰相尊朝廷以肅下而深疾朋黨故憤切如此散騎常侍柳公權本與德裕等以他相薦擢集賢學士德裕患思非已出立左遷官僚給事中李中敏才九上良請以開府儀同三司中敏判之有兒士德裕惡其與楊嗣復善奏出爲刺史帝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召相卜之德裕素嫉之乃對言居易衰力不任朝請其從父左司員外郎敏中文學不減居易而器識過之遂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嗚呼書有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有作之爲害大也德裕柄國爲名相不以此時捐愛憎以已怨而驅逐異己以益怨於好惡嗚威亦已作矣作已迫矣有無危乎帝自潛邸時業感志於仙既在位作望德觀

於禁中作仙臺南郊已方士趙歸真得幸諫官以爲言
帝謂宰臣曰諫官論趙歸真事卿等聞之乎對曰聞之
德裕前對曰歸真以詭術出入禁中爲敬宗朝罪人不
可近帝曰朕爾時亦識是人不知名獨衆稱趙鍊師知
爾時亦無大過豈足深過哉朕宮中屏聲枝絕宴飲獨
欲聆道論條煩耳至政務必卿等與共平章雖百歸真
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則趨旬日來歸真之門車
轍滿矣歸真亦以物論求退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能僊
迎致之與衡山道士劉玄靖皆挾方術進毀佛教自詡
於是敕併省僧寺而淫於方士言益深餌金丹躁喜怒
由史上編 卷之四十一 二七 六月十六日
不常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驚懼天
下既平願靖之以寬使得罪者無怨焉善者不惟帝自
五年秋有疾而方士以爲換骨且得僊藥益進遂病六
年病不能興諸宦者密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子冲幼
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監國更名忱帝崩卽位是爲宣宗
宣宗皇帝憲宗第十三子母李氏明鄭太尊母妃爲皇太
后相德裕罷爲兵侍郎學士敏中白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皇子五人爲王夏相讓夷罷戶部侍郎植馬同平
章事秋肅罷中書侍郎商盧同平章事十二月朔日
安南經略使大大中元年春正月壬子朔赦改
癸丑朔癸丑朔

元後左降官死者官賜文武官階勳賜父封皇第四
人爲王早避歲減膳錄囚徒罷教坊樂出宮女五百人
相商罷門下侍郎元式中書侍郎琮同平章事夏
積慶蕭太后崩又宗母肅光陵是歲張仲武奚比部
之相回罷貶前相德裕爲潮州司馬二年春群臣上尊
號聖敬赦宗子房未仕者封子澤漢王
夏五月朔相元式罷兵侍郎墀周刑侍郎植馬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太皇太后郭氏暴崩是歲吐蕃來歸三年
春後相植墀罷夏中書侍郎鉉兵侍郎扶同平
章事秋復河湟武寧軍亂李廓冬京師振武天德封
皇弟楊彭王前相德裕卒崖州及云武寧軍亂京師
扶卒戶尚書龜從兵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盧龍軍亂張直方黨項羌作亂五年夏羗平封子潤鄂
王爪沙岷廓等州來歸置歸義軍戶侍郎蕃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相龜從湖南六年春正月星禮尚書
休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皇弟惲棟王淮南七年春
郊事夏中書侍郎朗鄭同平章事八年春正月朔封
皇子三人爲王九年春相休罷出鎮秋旱減上供饋運
蠲通租發粟賑貸相鉉罷淮南罷淮南宣歙浙冬元

日常貢代下戶租稅浙東軍亂使李觀察十年春工部尚
書朗郎同平章事秋封皇子二人為王九月王出房冬相休
罷工部尚書慎由龍同平章事十一年春相暮罷夏谷
管軍亂逐經畧秋兵侍郎鄴蕭同平章事封子雍廣王
九月王冬相朗罷十二年春戶侍郎瑒劉同平章事
度又相慎由罷出鎮鹽州軍亂監帶楊玄伯復嶺南軍
由楊發兵侍郎致同平章事自監相瑒卒
由詳畧中以為當氣湖源品至日昔王步甫前而許
華安分游品中原立歲今獲當名書實使百官谷冊
以對瑒而為酒手致論帝甚惜之無湖南江西宣歙
軍亂湖南逐經畧使鄧琬江西逐經畧使鄧琬江西逐經畧使鄧琬
田史上編卷之四下一
兵侍郎即伸同平章事湖南江西平是
十三年春大赦通自放官人秋帝不豫閣立鄆王
滂為皇太子崩葬貞陵是帝朝宗初憲宗納
李錡妾鄭生帝封光王十許歲時適重疾見異光蹶然
起正身端拱坐孔媼以為心疾穆宗視之喜撫其頂曰
英物也賜玉如意已外晦內朗服重寡言笑宮中皆目
為不祥文宗好誘其言為戲笑武宗蒙尤不加禮益自
韜匿羣居游未嘗發一言故為宦者所利因得立及監
國見百官憂戚潘容裁庶務咸當於是始知有悔德焉
既即位誅趙歸真相德裕攝冢宰奉冊退帝謂左右曰

適奉冊者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立出鎮荆南
德裕位重有功勤衆不謂遽罷而遽罷中外大震所命
相左右無知者嘗欲相蕭鄴制且行內樞密覆奏鄴故
判度支今應罷否帝疑閣佑之即出崔慎由名付學士
院草制而鄴罷中尉馬元贇以定策功有寵相值因附
之叙宗性交親帝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以朝
帝識之收親吏鞫問盡得其交通狀貶刺常州學士蔣
伸嘗從容言近日官頗易得人心僥倖也帝驚曰即如
此詎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致亂非難帝稱善
久之曰異日不復獨對卿矣伸莫測所謂尋拜相嘗令
杜敏中為萬壽公主擇壻也馬鄴顯妻之時顯已約婚
盧氏媾親矣深銜之數毀短馬敏中克招討完項使赴
鎮泣言於帝曰鄭顯不樂尚主怨臣深刺骨臣外出顯
必從中危臣臣死無日矣帝於禁中取小檠匣授之曰
視之此鄭郎諧卿書也朕信之豈任卿至今日哉敏中
感涕不自勝嘗詔刺史臨人官毋得從外輒蒞治必詣
京面察其行能乃遣相絢嘗從其故人為隣州令便道
之官帝詰之絢對曰道近省迎送費耳帝曰朕以刺史
多非人為百姓患苦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行黜陟今
始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綱汗透重裘

絢華謂人曰吾奉教十手最思遇
一人旁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問問細
事則及宮中宴游頃之復整容厲肅如初曰卿輩好為
之已乃罷樂隨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已乃讀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當多屈意從之諫官員闕中書
奏請補帝曰諫官要在舉職豈必人多第今如張道符
牛叢趙璘輩數人朕日間所未聞足矣敕待詔官與刑
法官諫官得次對在宮中常衣澣濯非母后宿膳不舉
樂歲小饑輒憂形於色恭儉好善即左右近習未嘗見
怠惰之容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為樂飲盡
歡諸王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故事公主降以
銀裝車帝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今依外
命婦以銅裝仍詔公主執婦禮如臣庶儀母得輕天族
預時事恩賜寺觀戲帝怒嘆曰我係士大夫不欲與此
帝欲知天下郡國境土
風俗及四方阨塞制置利害命翰林學士渙纂為書曰
處分錄欲知百官名數及銓法命今狐絢凡吏部注擬
政府制授具籍之曰具員御覽置案上閱焉以太宗所
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渙使讀之至亂未常不任不肖
治未嘗不任忠賢太息曰凡求致太平者當以此育焉

首矣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自寶曆
來闕寺權寵甚帝雖為所擁立而剛明不惑一裁之以
注有敕使過陝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觀察使以聞誦
配恭陵內園使遇宰相不避馬用奏之帝詰責對曰供
奉官例不避帝曰汝街勅命即橫絕可也何得以此出
避宰相為乎配南牙監軍王宗景以失律杖配恭陵為
著今蓋用法明勅如此尤重惜官爵服章於翰林最親
然遷官必慎資歷曰吾不敢以官爵私親臣也有司具
緋紫衣數襲待幸賞率終歲不用事鄭太后諡朝夕親
共養舅光鎮河中入朝問政語汙鄙帝不悅留為羽林
軍太后屢言其貧輒加賜終身不任賜莊今免稅中
書執奏帝曰朕初以光元舅欲優之乃不知其過此人
所難言卿執奏幸甚庶事皆朕豈憂天下哉有始有
卒其唯聖人當共守之耳有醫工得華救鹽鐵使補場
宜即於醫官中選補若委以銅鑰將何自謀最且場官
感品非制敕宜親遞賜謂罷青教坊使視漢貞滑信教
冠冠優龍一日抵掌談論及外事帝正色曰養和曾
祗供戲笑豈及以政耶尋坐流道業工程程其藝藝不
得復奉安遊帝曰汝曹所惜者絕矣朕以惜者高卿大
宗法耳
竟抵刑終不私親倖如此念親民官為政本申未任刺
吏縣今及刺史縣今有賊負者不擬侍從官若縣令必
滿三考乃聽遷之令建州刺史于延陵辭之官帝問之

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封曰八千里帝曰卿母謂建州為
遠政鉅細何渠不聞此階前乃萬里耳宰相李達刺
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生聖人相約曰
對一獨寄興為高目豈必實然乃得任
嘗校獵死北遇
樵夫問其縣曰澤人也今為誰曰李行言問為政何如
對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不與盡殺之乃歸帖
名寢殿柱間擢刺海州入謝賜金紫取帖示之又獵渭
上有老父十數人聚佛祠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問聚
祠禱何為曰縣令李君與有異政消當罷詣府乞留故
祈佛冀諧所願耳會懷州刺史闕帝手筆除授重民治
通下情如此堂語相敏中言朕昔從憲宗靈輦行道遇
南史李德裕傳之四一
四三 四月二十三李
風雨百官散惟山陵使長而髯攀靈駕不去者誰耶對
曰今孤楚有子乎對曰考功郎絢也才器可任使即擢
知制誥已得相與宰相論元和間循吏孰賢相堦對曰
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之賢也功德被八州沒四
十年老稚歌思如一日賢矣立以其子宙為御史黨項
寇邊欲擇帥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
據今陳方畧較然帝喜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為
朕行誠欣然奉命招諭党項降之諸用才不次如此帝
知党項反田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而反詔南
山党項羌宜於銀夏境內給閑田今耕作為生不受令

乃誅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罪邊將無赦自是邊臣
代邊帥靖之陛辭面戒勵乃遣而党項遂安宰相以復
河湟上尊號帝曰此憲宗皇帝意也朕成先志耳其議
加順憲二廟尊謚昭武功故大中之政法紀脩飭民稼
阜利人思詠不衰謂之小太宗始帝潛邸時聞相德裕
恬才力專心惡之及即位首斥去而君臣務反會昌之
政故時有偏陂石州謂政府自陝為五寨之助求一
統軍進快快而死德裕為相時有舊下不立清直任
官者不用及是為右補闕詔言德裕功坐阿附貶官德
裕相時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似生盜用官
置娶弟部民女怙資裝為賊論死議者謂湘已甚湘吳
武陵兄也德裕遂武成遣御史崔元藻李紳復以駁
之德裕怒貶二人建州司戶不復更推按如紳宗憲死
及是德裕免點祐生收先崖州德裕為相時居弟有院
曰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天下大事輒獨處其中左右侍
御莫得近故詩畫精密性不喜酒後房無聲色其沒也
見其弟孤獨者再綢繆而懼曰衛公精爽可畏言於帝
遂其後復追贈尚書帝少事佛畫復會昌所廢寺度僧
尼帝母鄭太后本太皇郭太后侍兒也微時為郭太后
所苦怨之帝即位待郭太后禮頓衰太后意怏怏一日
登勤政樓欲自噴帝聞乃大怒而太后以是夕崩帝不
欲祔陵廟禮院檢討王暉以為祔陵廟宜稱帝大怒命
相敏中詰之暉質言太皇太后詠陽王女孫憲宗在東
宮為正妃母天下五朝豈得以曖昧之謗廢禮乎敏中
附帝意為辯斥暉竟不撓相堦見之舉手加額嘆其

立尋貶句容令帝春秋高有二子長鄆王湣無寵幼襲王滋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群臣莫敢言魏纂拜相入謝涕泣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之臣竊以爲憂帝默然裴休繼以爲言帝曰建太子則朕爲閒人安所事朕乃不敢復言久之欲御樓肆赦相絢曰御樓費甚厲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相慎由欲因牖悟帝曰四海聖陛下建儲之日久矣今行之雖郊祀可也况御樓乎時帝餌方士藥躁渴多諱惡聞之色變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及寢疾宰相不得見以中尉王宗寔懷二心不可屬屬內

侍王歸長等三人使擁立夔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
寔監淮南軍宗寔受救出左軍副元基元寔謂曰聖人
不豫踰矣月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遽遠出乎宗寔
悟入至寢殿帝已崩東首官人環泣矣宗寔叱歸長等
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已即位取
歸長等殺之是爲懿宗懿宗宣宗長子母元昭憲太后
大中十三年秋八月即位始薨
咸相鄧綬其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相絢罷司寇
中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陷播州威通
元年春浙東亂觀秦使王式討平之夏京師地震因致
罷尚書畢誠同平章事追復前相盧祐官爵贈左僕
射有事于郊願二年春相致仕罷尚書左僕射杜棕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年春相致仕罷尚書左僕射
左僕射裴效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道南西道軍
討皇子二人爲王四年夏有事于郊廟夏相誠罷兵侍

節楊收同平章事相宿雠
 秋七月朔日收冬昭義軍
 章奉出妻秋相殺罷兵侍
 和實卒兵侍郎高岐同平
 冬晉絳二州地震太后崩
 相收罷兵平春河同平章
 軍收兵侍郎于宗同平章
 飭吳桂州陷宿徐濠州觀
 之冬有妖星心匹練巨天
 州祿州史高錫望死之羽
 死之上年夏旱商罷戶侍
 大陵罷飭誅十一年春相
 章事秋葉轉軍亂相昭罷
 章事十二年春嚴罷禮尚
 相綜孟戶侍郎及同平章
 節骨鳳翔雨上上州民產
 年四十一特崩陵謚昭聖
 憲惠孝皇帝廟號懿宗
 帝初立內樞密詰中書
 驚仕出斜封書授之發視
 則宣宗大漸時宦官請監
 國
 秦也宣徽使楊公慶繼至
 曰時宰相無名者當反法
 處之矣
 驚拱手曰此非臣下所宜
 窺封還之謂公慶曰上欲
 罪宰相當於延英面承旨
 行何卒食乎公慶出謂兩
 樞密曰內外一體上新踐
 祚當施德天下何得遽贊
 成殺宰相乎若習以性成
 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事
 得寢帝奉佛息政事於禁中
 設講席誦經手錄梵章數
 幸諸寺廣施與好音樂宴
 遊每宴水陸珍畢備樂工
 善新聲擢以爲將軍相嚴
 修陰賊通賂遺與相保衡
 比而亂政保衡尚同昌公
 主公主郭淑妃女也妃寵
 主出降傾宮中珍玩齋資
 之薨帝哀甚殺醫官二十
 餘人逮親族三

黃巢陷鄆州趙頴蔡與王儼芝合陷隨州西陷虔吉饒
信州也自宣州渡江掠浙東從間道入閩趙建州陷閩
中復勦嶺表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下廷臣議咸
請假巢節以紆難相敗欲因授嶺南節羈縻之相携方
倚高駢仗立功乃言曰駢才畧無雙又淮南天下勁兵
處也集諸道討賊如拉朽柰何舍之收巨巢之亂本於
饑眾以利合故能興自江淮蔓延於天下今國家久平
士卒不足用所在閉壘不敢出不如釋之及歲豐而其
下思歸眾且散眾散而巢乃朽上肉也今不伐以謀而
怖以兵天下之憂未艾耳會駢請以公主嫁西戎得專
意南方攜又議從之敗以爲損國威不可許抗論相詬
謾帝以大臣爭口語乃俱罷時攜病風下能內賊令
公竹豆廬環無他才附之當昇時巢在南海被瘴疫死
崔沆時有居陳輒爲所沮

者十三四乃自桂編筏浮湘水而下陷潭州山南東道
帥劉具容擊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
窮追盜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
不愛官賞事平棄之或乃得罪已矣無窮追爲矣由是
賊復振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而高駢擁重兵不討
巢乃度淮陷申州掠賴宋徐兗已遂陷東都自戎起草
莽間轉掠度時無長筭遠畫四年之間屠名城陷王都

毒天下幾遍古未前有也巢犯京師關今孜訥幸蜀帝
不憚命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將神策軍禦之神
策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中徵廩賜未嘗
更戰陳間當行則父子聚泣以金帛徭病坊人代行不
能軍而巢入潼關令孜罪狀相攜以解負攜雉經死相
敗鎮鳳翔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募軍以妻自所織紵衣
戰士巢入京師帝出狩梁洋收謁帝斜谷泣請死帝勞
慰之請駕留帝曰朕不欲密邇大寇矣不能留公謹扼
賊無令西勉建大勲敗以道補奏難通請得便宜行許
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得承制除拜當是時盜巢入
宮僭大號矣稱大齊皇帝改元敗召將佐議拒賊皆曰
賊勢方熾俟兵稍集圖之敗哭曰諸君勸敗稍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不能言卧閣中會巢遣人以僞詔至監軍
與之宴樂作將佐而下皆哭使者怪問之幕將靳儒曰
以相公中風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皆泣下敗聞乃
太息曰吾固知人心未厭唐也乃刺血爲表遣使詣行
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與刺血盟完城壘繕器械
蒐士練伍密約隣道起同難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
萬敗遣人招之士畢至軍聲大振賊遣使齎僞詔來召
斬之遣賊將來寇護伏擊敗之於是傳檄天下徵兵合

方慈朝廷不理盜全忠罪欲釋憾遂罪狀今改名清君
側犯京師令改劫帝如鳳翔如寶鷄且入蜀而相運召
政昌符迎駕還京師政昌符亦以今改爲天下同忿妖
耻焉用師驟至帝竟入蜀政以百官留都下者奉襄王
煜監國已稱帝改元而重榮克用復合兵討政將王
行瑜誅政重榮殺煜迎帝還鳳翔初令政在蜀奉事
而牙比司官重榮餘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言令
政大患之謂多邑將將池鹽其用自重榮也言令
謀河中重榮論訴不已乃從重榮爲奉寧節度使以
存代之重榮不之鍾表於政政十罪令政殺重榮以
符李昌符何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乃上言政昌
符與全忠相表裏共與臣臣不得不自以帝道使論釋
不與重榮遂合重榮沙苑表請誅今政改上符與
政結全忠改奉天子幸鳳翔明年初帝如寶鷄幸州
臣不知也翰林承旨杜讓能太子少保孔緯奔刀從
以爲相適合百官表罪狀令政請行以政昌符應接
駕令政悉以帝寶寶雞入大散關片加王重榮應接
容乃薦揚後恭爲討討自監軍川軍依陳敬瑄居襄王
煜者肅宗玄孫也攻得之與俱言於肅宗上捕遷
六年將士冒矢石下姓供餉六年戰死餓死什七八
僅能復京師上更以勤王之功爲赦使榮寵委以大權
使榮復京師上更以勤王之功爲赦使榮寵委以大權
目以賜君吾曹報國之心竭矣力殫矣安能更領月
受別主上乎李氏子孫尚多相相益坐不安席近初
無行意令改陳兵帳前迫以行足下盡心王室獨宜
兵還鎮表迎鑾而已廢立重事不可干也改出宣言曰
我立李氏一王敢與議者斬遂逼下官奉王煜監國
承制封拜使遣馬冊文不可使兵侍即與圖焉之得
拜相爵遷爲太子太保遷後疾不出以其弟遠方爲永
樂令避位往依之煜遂稱帝改元詔天下言上已晏駕
吾爲百官推小已受冊奉克用聞之大不平其大將蓋

以自明克用從之皆歸咎於我不誅煜我無
復恭假子邑譚卿相揚守京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
克用同討政政將王行瑜戰敗其下謀曰今無功歸
亦死焉若與改曹新政定京城迎駕取郭寧節鉞乎衆
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政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
不反欲誅人者耳遂將斬之殺之黨數百人裴藏鄭昌
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許馬迎奉執殺之送煜首行在
有司請御南門獻誠受朝賀太常轉上殿盤孫曰煜爲
賊臣所誅獨不能死爲買可禮公族非在大辟君素服
不舉煜已誅誅宜廢爲無人葬其首其獻職稱貢請侯
政首至行之帝遂都相孔緯與故相連却劫遺汗爲命
與煜相和昌圖裴潯即在所賜死遺負大節風裁髮於
是宦官方鎮迭相仇迄唐亡不解矣帝在位十五年疾
大漸皇子吉王保賢且長矣與望必且立閣楊嗣復劉
李述立帝弟壽王傑爲皇太弟迎入宮帝崩立之爲昭
宗昭宗懿宗第七子也母恭憲王太后文德元年三月
歲盜陷陽孟山陵漢許夢州 詔紀元年春兵侍即劉
崇望同平章事盜史趙建休誅緯爲司徒讓能爲司空
死之昭宗宣州刺史杜陵死之十一月有軍事于郊廟緯
太保讓能爲司計是歲肅宗史榮傳爲司史山行章
附盜盜陷蒲州常州大順元年帝二年上尊號改元
夏相澤及克用戰于陰地敗績詔討副使孫振元
冬官軍潰於趙城澤還還成簡資宿戎雅蜀州各殺
刺史中使張元平章事被陳敬瑄兵侍即能昭歸戶
南徐步若同平章事被陳敬瑄兵侍即能昭歸戶
盜陷成都蜀州三台元大徵長十餘丈封于祐德王是歲
即新延昌同平章事夏讓能爲太尉冬星李于斗是
歲盜陷蒲州同平章事夏讓能爲太尉冬星李于斗是
今改等入于太徵完全忠昭徐州武寧節使時得死之
討李茂貞茂貞犯京師殺相讓能戶侍即能昭歸戶
事是歲盜陷蒲州同平章事夏讓能爲太尉冬星李于斗是
察司平章事罷禮尚書李茂貞平章事罷中書侍郎徐

彥若同平章事秋霖兩克用陷潞州昭義節使康匡立
死之是歲盜陷即閭黃新州二年春戶侍郎陸希忠
平章事越盜董昌借號鳳凰中書侍郎上同平章
李茂貞犯京師太尉昭度太子少師李諝絳州刺史
同平章事秋克用將兵移討三鎮為郭寧四面行營
都統克用州刺史李勣顯死之是歲齊魯通等
州賊附盜三年春建州刺史田昉死之夏河盜等
帝和渭北亂罷戶侍郎陸希忠同平章事持節左議
大夫朱朴同平章事書侍郎陸希忠同平章事持節
行宮秋建教宗室十有一王冬王建陷梓州郭南等
光化元年帝封皇子二人為王是歲盜陷交州海容等
帝至自華州秋改元星隕于比方是歲盜陷渝州衡
唐帝鄧華路澤州一年春賊寇武安書陸希忠同平
年發門下侍郎亂同平章事殺相持江盜參差遠
四十一
史中書侍郎裴贊同平章事盜全忠陷瀛莫祁州祁
史約死之隱帝季述土仲先作亂居帝于少陽院立
皇太子祁殺睦王尚太曰童見是歲盜陷桂宜嚴柳
皇五州天祐元年帝十三春左神策將軍孫德昭等討
亂帝位帝述誅帝封皇太子祁為德王盜全忠陷
晉州祁梁王中書侍郎張節叛州盜全忠全忠忠事昭
義軍帥孟遷鎮州刺史張節叛州盜全忠全忠忠事昭
如鳳翔鎮州軍帥建靜難軍帥李繼深附盜全忠
全忠犯鳳翔鎮州軍帥建靜難軍帥李繼深附盜全忠
範同平章事浙西大雨雪夏九路罷工侍郎陸希忠
章事三年春賊陷西大兩雪夏九路罷工侍郎陸希忠
做全忠殺官七百餘人亂州六軍十二衛事府全忠
樞王雨土全忠殺殺光啓為大尉劉康又死之夏全忠
樞同平章事盜行洛徐密州刺史劉康又死之夏全忠
忠殺樞府事府王元弼王其侍郎劉康又死之夏全忠
忠殺樞府事府王元弼王其侍郎劉康又死之夏全忠
左右神策大夫柳璨同平章事全忠殺樞府事府王
風雨土秋八月全忠犯官門帝年昭宗親親明辨有
三十八年秋八月全忠犯官門帝年昭宗親親明辨有

英氣以傳宗威令不振而朝廷日卑也慨然有恢復前
烈之志聞後恭有境立功而帝抑不用政事多謀於宰
相相張濬孔緯勸帝舉大中故事抑宦官濬本因復恭
進復恭廢更附田今孜復恭再川深恨之帝嘗與濬從
容論當今所急以強兵振威權對與帝意適合於是募
兵十萬衛京師濬益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擬謝安裴度
李克用心輕之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
危之士也用之必交亂大下矣時朱全忠與克用交怨
表請討克用全忠本起盜賊猾狡而克用討賊巢俊京
師有大功廷論歸之濬其術輕已宣言曰先帝再幸山
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使朝廷不能
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此萬世一時也乞陛下付臣大
事可旬月而平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
中之臣措置失宜使然今宗廟甫安殆不宜更造兵端
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何孔
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
相言協從從之曰茲事一以聽卿必毋貽朕羞乃以
濬為河東行營都統招討處諸使孫揆為副使濬奏給
事中朱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當罷亂後而欲排強
寇耀兵吾身其敗也稱疾固謝去濬發京師入辭言於

帝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清內患湯復恭竊聽大疑之已饒之長樂坡屬之酒源驛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遽作態耶湯曰今何渠作態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愈恨恨忌之潘帥至晉州朱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為屏蔽不出兵兵未交副使撈被執死難靜難鳳翔保大定難四軍不戰走而洛乃大困克用圍晉州三日宣言於眾曰張濬宵人直藉名宰相不可俘也又所將者天子禁兵柰何馘之乃退五十里而軍濬韓建得遁去於是克用上表言張濬以陛下萬世之業邀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讐私相結必殺臣以快溫忿臣今名在罪籍不敢歸陛下藩方寄寓河中進退惟命於是連貶濬綽以解難克用乃歸晉當是時王建并蜀殺陳敬瑄田令孜於蜀矣初黃巢之亂帝為諸儒臥哺石上令孜自移至精扶之使帝心術之倍宗族困令孜自署劍南軍使書夜馳入蜀欲依內兄陳敬瑄以居帝即命官署流徙州令孜不肯行會土建未請討敬瑄以贖罪願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鎮以靖蜀帝乃憤滿鎮遠意欲以威制之州大吏以令孜所恃者僅以乃微敬瑄為龍武統軍敬瑄不承則官爵建討之三年不克及是相唐有趙城之敗則議欲息兵復敬瑄官詔顧彥朗王建遣兵已累定間耶與敬瑄等州令孜不命建遣兵已累定間事出令孜令孜登城謝道舊故建謝請復父子如力是夕令孜自攜印歸建管授之明日收瑄涕泣入城都因令孜碧鵲坊表請誅之帝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而復恭總宿衛專兵諸假子皆為

州刺史為監軍王璵者惠安太后弟也求節鉞不與璵怒詬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陰覆諸江中帝嘗與宰相對延英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問故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還為養子非反而何復恭曰欲收壯士心輔天子耳楊徽哂曰誠欲收心奉我胡不假李姓帝乎復恭無以對出緯守江陵使人劫之長樂坡斷旌節盡殺其齋資緯僅免帝深恨疾之出監鳳翔軍懟不肯行勒致仕羣其族走與元就兄子守亮舉兵反於是鳳翔帥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等劾守亮納叛臣請討擊破之復恭守亮亡走闕為韓建所僇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也兒但積粟訓兵用進奉何為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即尊號廢定策國老奈如此負心門生河日人子也奄倖逆誅二大閹率出於方鎮而朝廷大命實制於河中邠岐諸節鎮矣時帝詔茂貞節度山南西道而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表恃驕帝不勝忿欲討之命相杜讓能專其事讓能曰茂貞誅固當然國家多難鳳翔為國西門兵一構國禍未可量願少寬以紓禍帝曰王室卑矣詔令不出國門朕不能奄奄度日受陵辱卿為我調兵食朕自以兵屬諸王討之成敗不責卿讓能曰陛下欲消條僭慢強主威此中外大臣所當共力臣何敢獨

任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朕同毋避難可也讓能泣曰臣位宰相所為未乞骸骨者思得當以報陛下也獨今非其時恐他日蒙冤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患耳今有言臣何敢愛死而同列崔昭緯者陰為茂貞地內間之諸動息必聞於是茂貞從靜難王行瑜以拒帥覃王敗績二鎮兵犯京師以誅讓能為名讓能曰臣前固言之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自禁貶雷州司戶參軍卒賜死而茂貞盡有鳳翔興元秦隴十五州之地愈益橫自是朝廷政令一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二鎮邀恩澤矣時相昭緯欲擅權多忌嫉帝嘗師李谿為文以為相常逐史上編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宜麻昭緯曉知制誥劉崇出班搜白麻哭沮之王行瑜求為尚書令相昭度不可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此官不以授郭子儀有社稷大功終身避讓行瑜何敢干焉會李谿召復相於是昭緯遣人告行瑜曰向所為沮公令公之命者昭度也今又引李谿與榮惑上聽必復有杜太尉之事矣於是行瑜與茂貞建共表谿昭度姦邪不當相當罷帝不聽而三鎮遂各將數千騎入朝殺昭度谿而去晉陽節使李克用表三帥稱兵犯關賊宰臣大不道請討又移檄三鎮數其非軍河中左軍使請李邠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劫帝辛鳳

邠左右軍交亂矢拂御衣帝以護蹕都頭李居實共自衛幸石門鎮樓馬克用遣判官詣行在問起居清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公未嘗有失禮何見攻為平克用讓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誰則無禮兵方縱會聞邠岐欲邀駕自重則移兵營渭橋而使將將三千騎詣石門扈蹕已進圍邠行瑜登城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茂貞建所為請移兵討之行瑜願束身歸罪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矣於是破誅行瑜欲乘勝取茂貞左右爭為言茂貞滅則沙陀不可復制必存之乃進克用爵晉王賜詔褒諭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為最茂貞建知罪矣貢獻相繼願休兵克用得詔詔使曰朝廷疑我矣不欲令建大功然茂貞存禍未已也帝還都詔克用久勞於外必毋勤入朝將佐咸疑怒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易搖大王若引兵渡渭滿恐都邑之或駭散也人臣盡忠在勤王豈必苛禮哉克用乃表謝引師去亦奮誅崔昭緯而上下始安方晉叩宅渭北時茂貞建事朝廷甚恭及軍罷輒偃驕帝自石門還念宿衛單寡無親臣以宗室王在內宅親多才智及倚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

茂貞謂將討已遂以爲其端復引兵逼京畿單王嗣周戰敗績延王戒丕勸帝曰必歸晉陽晉王可爲歸也請自鄆州濟河幸太原帝從之中憚道遠而悔召韓建爲建所遮留如華州茂貞入長安燔燒盡而建奏睦濟紹通彭韓儀陳八王者謀殺臣劫車駕幸河東帝大驚召建宣諭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不得見帝不得已詔諸王歸十六宅所置殿後軍悉罷遣於是天子之親軍單盡而十有一王皆遇禍矣晉王克用聞之歎曰本用吾言豈有今日哉韓建天下廢物爲賊臣弱帝亦不爲李茂貞所擒必且爲全忠虜矣將諸道兵復勤王

曾王建克梓州李茂貞內顧不暇過乘輿而朱全忠營洛表迎駕韓建懼奉帝還長安當是時崔胤與王搏並相南北司益相憎疾胤惡內樞密宋道弼景務修與帝謀去之搏恐致亂從容言上曰人君當明大體無偏私宦官擅權誰不痛憤願未可猝除俟多難漸平徐以道消息可也願陛下勿輕舉以速變胤逆搏爲宦官游辭以緩難及罷相又意搏排已大恨之遣朱全忠書使表諭搏而訟已帝不得已復相胤而貶搏崖州致道弼驩州務修愛州尋賜死搏明達有度稱賢相中外寬之帝性剛交困於外內壹鬱不自聊縱於酒貴左右失常度

彌以湛膏夜獵苑中醉歸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下宮門不啓開劉季述故有擁立功以見疎而恚與中尉王仲先排闥入視之得其狀即却走出直視胤大言曰上所爲如是何以帝天下必廢昏立明則爲百官表請太子監國胤不敢違黎明陳兵廷中入扣閤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下將走季述仲先持之坐以所持鉤杖畫地數帝罪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之曰勿怖大家若有罪唯軍容之所處之季述乃出百官奏曰此南司意不得違也陛下替倦勤願奉太子監國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帝曰諾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立太子而羣帝入少陽院居焉季述液金鑰閉中綢之宿兵守焉太子即位號帝太上呈皇后皇太后赦胤胤告難於朱全忠以兵請胤季述亦遣人至汴願輸唐社稷全忠疑未決季述見曰豎刀伊戾之亂霸者之資也今闡奴幽天子不討何以令諸侯全忠乃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弒帝挾太子今天下而神策將孫德昭董從實以乾沒督償急恨二闡甚深胤遣客割所服寶帶陰遺之謂之曰能殺兩中尉迎上復位則富貴第一時忠義流千古慶之生者也不者禍矣於是二將邀別將周承誨與同功以十

二月晦伏士安福門而待且日仲先朝德昭等馳斬之
叩少陽院呼曰賊斬矣帝疑米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
昭擲仲先頭入乃毀扉出出御長樂門承誨馳左軍執
季述至胤先戒京兆集萬人持大槌需事帝詰季述未
已萬槌交下死尸之朝支黨妖者數十人賜德昭姓名
曰李繼忠從實曰李彥弼與承誨皆使相而胤進司徒
當是時軍國事帝一委崔胤而胤欲盡除宦官外籍朱
全忠李茂貞以圖功翰林學士韓偓謂胤曰事忌已甚
此輩亦豈可盡除必盡除恐其黨迫切相為死他變生
矣帝召偓問之偓對曰東內之變敕使孰非同惡者顧
處之當在初今後時矣帝曰卿於時何不言偓對曰陛
下復位詔云四族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莫重於信此
詔下則守之宜堅後所去者不少宜人之自危洵洵也
為今計莫若擇尤無良者數人明其罪寘之法然後撫
諭其餘衆擇忠謹者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將自
安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以正御之至瑣細機
巧此生彼患終不能成功所謂理絲而棼之也今者朝
廷大權業散在四方豈可復藉之為功今外患益重
帝深以為然而胤持益力中尉韓全誨張彥弘等變故
事怙黨援猶不遵敕肯使他聞監軍守陵皆不行李茂

貞入朝胤結之令以兵宿衛圖宦官而全誨等厚賂之
與結約為一於是胤憤憤不能忍獨委意朱全忠今稱
被密命以兵迎駕如東都當是時全忠取河中殺王珂
兼領宣武宣義大平護國四節鎮矣全誨等度力不能
抗則勒兵劫帝如鳳翔倚茂貞以抗難索珍寶火官城
以行京朝官從者獨四人而相胤及百官留京師時京
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中外洵洵明年帝在鳳翔胤賊
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進圍鳳翔藥五寨環之歷三時
不解茂貞數敗不能軍所有地與元秦鳳階成入干弔
邠寧鄜坊入全忠乃大困十六宅王餒死者四三人
公主夫人皆間日一食食又竭米斗直錢七千至曉人
錢百餘肉衛士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等罵之茂貞窮急
乃遣全忠書請誅中官以贖罪全忠許諾於是執全誨
彥弘并內使二十二人誅之又捕殺七十人獻馘於全
忠奉天子出幸全忠軍全忠得天子奉以還師胤率
百官迎即日制胤守司空平章事兼中領使衛國公全
忠太尉中書令副元帥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爵榮
王如故盡誅內使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追
諸道監軍於所在賜死盡籍其財產君側清而全忠勢
遂張不可復制矣嗚呼何進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

崔胤誅宦者其心焉而朱溫篡唐假威柄外藩以內據
關人逆也率克用歎之曰胤外倚劇賊內脇其君權重
則怨多勢伴則寡生亡無日矣論曰初太宗帝內侍省
上員外郎千員然本籍者尚少玄宗之末天下太平久
盛自始於是四方奏請皆委高力士先省覽小事專
帝堅賜沐未嘗出服息殿惟中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
皆厚結力士以能陸至將相而楊君勳黎敬仁林昭隱
尹鳳祥等皆貴幸與力士埒蓋天時力士累官驍騎將
軍封渤海郡公宦官黃衣以上至二千員衣紫者千
矣其稱者皆持節御命吏四方者所至奔走獻遺之出監
方鎮軍持節節度使又出其下於是下合名閣上
殿之田為中人姓名者半京畿矣肅宗末是為行衛
專制宦者為父兄元振以按立連朝恩為客容子
不保無猜未得常主兵也德宗繼奉天之難近衛空
絕而左右神策大府等軍悉置軍中中護衛分典之
於是六軍之柄一遷之宦人兩上士為假子方鎮
欽以備謂之倩帥而坊市有官市之擾曰畫肆無忌
矣憲宗即位中人劉有亮與有功而終身無寵假無
寵伏誅意不謂陛下出蓋淮南相繼贊之曰外人皆
驅使之日久相假之恩若違法去之一毛耳何謂難乎
然未幾後召自強之難如此文宗在柔而甘露之變
動也宣宗以明法初下閣寺稍嚴召翰林學士常誤
屏左右問內侍權勢近何如時對曰陛下下獄斷非
朝比帝問曰權勢近何如全未又與令孤獨誅盡誅宦
宦約恐溫又與幸客太曰且勿拾有閑勿補有缺
誅盡矣宦官官高其甘秦然朝士益深帝宗之世崔胤誅
胤有奉事崔胤上中官益怨胤胤知書美人侍左右
胤胤誅畢而初帝幸鳳翔蓋胤自崔宗而後八世
胤胤所擁立七君憲敬以執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

以亡禍始開元初於天祐凶悖於會黨類殲而王室
從之譬猶灼火攻蠹蠹盡而木焚也豈不哀哉胤果
不神天與之自然當是時全忠威震天下篡代成形而
相胤顧怙全忠以自縱從風翔還帝所拔者相盧光啓
蘇檢皆廢步從幸近臣陸晏等皆斥去惟裴贄孤立
易與則引與並相天子動息咸仰焉帝欲用學士偓為
相偓薦王贊趙崇胤惡其分已權白全忠紿之貶濮州
司馬偓入辭帝為流涕偓泣曰是人非得最比臣得貶
死為幸然胤貌事全忠中實與之卻唯全忠亦心知之
胤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近邪岐不可以無
備今左右神策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各將二百五
十人一騎將將百人為侍衛使公無西顧憂全忠陽許
之時胤判六軍諸衛事則徙家舍右軍中日募壯士為
兵毀浮圖取銅鐵盡鑄之為兵杖而全忠陰令汴士數
百人往應募以覘命子友倫入宿衛實制之胤莫之覺
也會友倫以擊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所為大恨之殺
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弟友諒代宿衛而密表胤專權胤
國請行誅詔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今友諒帥汴士圍胤
第殺之并其黨數人市人爭以礮擊胤胤蓋休之也於是全忠表言邪
岐逼請遷都洛陽而引兵屯河中以待示必遷全忠表
帝延事樓未下則相裴贄口促百官驛士皆東徙裴哭
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外侮我祖國使戎言流涕

唐后妃內紀

宮中變後學覽懋辭校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克儀克容克媛倣古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人依古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人擬御妻自餘六品分典乘輿服御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既立后復四妃非古也乃置惠妃麗妃華妃準二夫人與六芳儀四美人七才人竝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時參用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於戲方國始基入祚周

德作述作配國以之興及於昏德豔嬖昌焉爲鴟爲梟國以之廢依自古而來而莫甚於唐以今觀太穆文德哲懿佐王於任姒乎爭烈矣而高祖龍飛宮無正嫡隱巢之禍宮幄實內構之一再傳而武韋楊張以愛欲恣淫逆流稽大衆易昏之明素不斷之剛險言惟甘故受而不止醜行雖效終徃而爲好以遂篡私而致播遷於褒姒有加焉豈不痛哉嗣是天子至生不復立皇后嗣主踐祚始上冊尊母妃爲皇太后以爲常而唐代之母儀缺然惜已惜已太穆皇后高祖微時妃也姓竇氏京兆平陵人父周上柱國毅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

也后生而有髮垂及頸三歲與身齊武帝用姊子故愛之養宮中時突厥女爲后帝不禮焉后尚少言於帝曰今中國未靖而虜強此爲國大援一失好將江關中皆吾梗也願抑情撫接武帝悅遇後加恩禮帝崩后哀毀同所生隋受周禪哭自投牀下曰恨我生不爲男不能救舅家禍殺遽掩其口曰毋妄言滅吾宗然甚奇之畫二孔雀屏間曰吾有息女吾不妄許人見采者請射射中者請委禽矣中者以十數而殺私念必中目乃聽最後高祖入請抽兩矢射兩目畢中乃許昏既歸帝元貞太后老矣羸有疾而性嚴諸娣姒皆畏憚莫敢前侍后則侍怡謹盡孝養至淹日不釋衣履太后安之后善書史與高祖書相雜出入莫能辨也爲文多規誡有雅體高祖畜善馬后聞之曰天子方樂狗馬而家畜之此賈禍也必獻之不者且得罪帝未之獻果獲譴後后崩高祖計自全獻犬馬立晉擢泣謂諸子曰脫早如而毋言推久矣高祖稱尊追冊爲皇后即涿所葬園爲壽安陵謚曰穆後遷祔獻陵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祥后於諸子中愛最篤及即位帝過慶善宮未嘗不悲涕也時號動悲感左右嘗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寤潛然不自禁詔有司大發倉賑貧乏資后冥報馬上元中謚太

穆順聖神皇后

太穆有從父弟曰成泥遠有子侍衛隋

元更失之康亦失不答蜀王秀時記室成泥遠有子侍衛隋
臣謝安去秀廢府屬皆得罪成泥遠高祖入朝以秀行乞不
承和府司錄參軍時天下亂禮典湮滅成泥遠事文中子
賈賈詳議造邦制度多所裁定帝皆以爲人曰今之叔
孫通也後內史令論政事必陳古訓論帝益親重之一
日於卧內戲之曰昔周有八柱其吾與公家與焉今我
爲天子公爲內史今顧有不有命耶成大驚頓首謝曰
臣家在兩漢再世爲外戚至元穆有三皇后今陛下龍
興後托肺腑屬臣誠恐懼懼不克帝大笑曰公乃以
世後族考我前廢帝臨問幸哭之動問州公乃以
日請威性檢素家不附產棄沒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
太子百官弔送焉

文德皇后其先元魏後也後爲宗室長孫氏家河

南洛陽父隋左衛將軍晟有文武才后仁孝節儉喜圖

傳恒視古善惡自鑒觀矜尚禮法歸文皇帝時隱太子

巢王襲閔深構矣時太穆久崩諸妃日夜爲譖愬后害

高祖盡孝內謹承諸妃嬪折節爲異抑用消釋嫌猜及

變作帝授甲官中后親慰薦士士以感奮及正位中宮

服御取給好讀書雖容櫛不廢常與帝商畧古事從容

獻替裨益弘深間及刑賞用舍事辭曰詩有之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妾婦人何外事得預聞乎固問終不對太

子承乾乳媪以東宮什用少請更造后曰太子惠德不

立名不揚何患無什器乎且是足訓儉也不許長公主

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特進徵諫曰昔漢明帝封皇

子曰我子豈可以與先帝子等哉今半楚淮陽今禁何

送公主齋資顧位於長主乎帝默然入以謂后后太息

曰妾數聞陛下稱魏徵正直竊不知其由今觀其引禮

義抑入主之私真社稷臣也遣中使厚賜且勗之曰願

公常秉此心毋轉移也帝譴責左右郎怒不可嘗后賜

助爲怒請詢訊侯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

豫章公主卒后勸視王如所生媵侍病輒出所御藥餌

賜之其仁如此兄趙公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

元功出入卧內帝欲委以政后固請曰不可妾扞體紫

宮貴已溢誠不願私親復據朝權漢呂霍前事明戒也

帝不聽自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固讓帝不獲

已乃聽異母兄安業方微時素無禮於后后未嘗以爲

言權將軍坐法當刑后頓首請曰安業罪當死然素遇

妾無恩論如法外家將謂妾釋憾於兄也得感死皆從

妾九成官方屬疾急變作帝甲而起后即自起從司宮

諫止之后曰上震驚吾何敢自安疾稍亟太子請大赦

度僧道爲祈禱后笑曰死生命也非人力所及赦令國

大事佛老異方教也皆上所不爲豈當以我故亂天下

法乎帝聞嗟咨歎之群臣請曲赦固爭而止及大漸與

帝談時相玄齡以不謹就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爲宗

臣爲國家腹心非大故願勿棄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

而祿易以取禍願無屬以樞柄妄生無益於人死不可
以勞人願因山為塋無起墳無修棺槨器以瓦木約費
遂終成妄志又勸帝納忠諫斥讒佞省遊畋作役就大
德崩年三十有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戒司
宮曰吾錄以自檢耳雜出無條理少勿令至尊見之及
崩帝發視悲慟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垂世法朕豈不
知有命在天而顧為無益之悲哉獨入宮不復闢規儆
之言失一良佐哀不能已耳謚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
峻山為憤帝自著表志焉太宗賢妃徐氏湖州長城人
生五月帝言月歲通詩論
入歲能屬文常擬楚辭賦小詞曰仰幽巖而流盼無
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時遇至何為兮獨往十宗閣召
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時遇至何為兮獨往十宗閣召
為才人諡曰貞觀末數調貞觀四夷又相稱治宮室
妃上書諫曰陛下御極來二十有一載於此矣風雨調
靡年日登臨無水旱之厄饑饉之災而猶推功損已諱
德不居位北極心中未展此之功惡足以昭日月王
羅綱干代矣自周年來力役兼興東有遼海之軍西有
崑崙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轉輸日引繁費戎
耕率無餘生之困阻風排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
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國未獲之他象器已成之我
軍雖勝凶伐豈有國常規然武玩年先哲所戒昔秦
望并吞大國迅速危亡晉武奄有三方覆成敗豈非
矜功恃大東國國勢非安之術人勞乃易之原願
下布澤施仁於弊恤乏之困行役之煩增進之惠又聞
南宮翠微曾未逾時玉華訓制進復因山繕水寧無崇
桑之勞損之又指頗有工力之費茅茨示儉才石終疲
和雇人不無煩擾是以卑官菲室聖王之弊安金星
以於泉無身願陛下時以使之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

則人斷此矣夫玩珍技巧乃器國之各斤珠玉錦繡
非延數之方禁造馳華於李休實敗於淳風故知泰
而國亡之作法於徐造之而人新玉於遺拓亡之術利
陛下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
戚疾却藥餌不御曰上焉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志
四陪葬昭陵高宗后王氏并州祁人高祖女同安長公
主后從祖母也以后幼婉麗白太宗以爲晉王妃帝即
位冊爲后父羅山令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魏國
夫人而蕭姬爲淑妃並寵及武氏女以先帝才人得召
爲昭儀陰賊工譖想而后及淑妃寵皆衰后簡重不曲
事上下而母柳故貴倨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昭儀伺后
所薄曲意下之厚賂遺結之故譖行后淑妃竟廢竟窮
慘毒殺之而武昭儀爲皇后事具高紀中后淑妃廢天
子廢念之
至其初見門局細嚴進飲食中側然傷之呼曰皇
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焉因
奴安於荷馬綢乎蕭姬帝心動亦泣帝后曰至尊
榮念曠昔使妾死更生再見日月乞署此焉回心院帝
許言武后聞大怒促婦詔杖二人百斷手足投酒甕中
陛下萬年昭儀今水恩死吾分也至蕭姬所姬罵曰水
氏下媚狠毒禍及至死於此願神天使武爲展我爲猶生
生世世拒死其後武后命大官每當而頻見二人被
髮蓬血如死時狀爲祟困勸帝幸洛陽常從幸不敢歸
矣其後武稱天后中宗立稱皇太后已易姓革命稱皇
帝稱天冊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當陽即尊爲振古大變
而凶譎淫虐痛毒于宗室百官事大變亟詳具于帝紀
中后并州文水人父士驍爲州都督初娶相里氏生

子二曰元慶元爽卒娶楊氏生三女后其中女也士驥
卒元爽元慶及子惟良懷運等皆不以母祖母禮事楊
楊三女皆不以姑姊妹相比數陵轍之楊母子大恨及
后為皇后贈士驥司徒封周王楊華國夫人時元慶仕
為宗正少卿元爽為少府少監惟良為衛尉少卿矣后
抗疏請出元慶等為外官示天下無私陽為恭實報之
已元慶為龍州刺史卒而后姊子賀蘭氏在宮中美帝
愛幸欲以備嬪御難於后未發也后大妒欲死之會東
封后賀蘭從元爽惟良懷運以州牧畢從后謂帝妾家
在太原願臨幸為光重帝佳幸并州造其家惟良等獻

即史土編 卷之四十一 五月十三日

食則密使人毒賀蘭食中賀蘭食已暴卒則歸罪惟良
懷運而誅之改姓煥絕屬籍元爽綠坐流振州死乃以
韓國子敏之奉士驥祀改姓武襲周國公敏之少而黠
燕榮國榮國卒坐淫縱配流乃還元爽子承嗣奉十襲
後及后革命創武氏七廟五代祖妣皆追尊皇帝妣皆
皇后又追封兄弟從父兄弟皆王於是大張崇諸武封
承嗣魏王承子三思為夏官尚書梁王后從父兄子
十人並王又封承嗣男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
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而唐宗室盡殲承嗣累次
性不忠厚開元中與中書知書美善與奪取之加
之詐解其毒寄為得諫嗣承王日怒使酷吏傳致殺

之殘其家三思性傾諛善迎諸主意后所愛人薛懷義
及二張奴事之后喜見信任自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
獨與我善者為善人不知何等為惡人獨與我善者
我不善者為惡人捕大獄下點善人與惡人其承嗣
以不得皇嗣憤憤發病死三思坐誅武韋敗諸武屬誅
徙者畧盡惟攸緒與平一以遠引得全也攸緒武后兄子
易莊周書賣下長安市得錢輒委去武后時為牛許
將軍封安平王攸緒不肖也棄去隱嵩山后疑其詐許
之以其食器用土公外遺鹿裘素障屏不用買田耕作
所常人所食中宗時召見勅賜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遣
再拜平乃退加龍賜不受親貴候謁寒暄外不交一言
尋還山平一后族子也博學通春秋隱嵩山時浮圖法
徒太史監據天文災異則召為修文館直學士諸起居注
二主各附其相與發則後書陸詩協此雖閑諫安兩
餘殿以胡樂新聲謂哀思諫皆不納睿宗立詔勞慰攸

而平一駭州參軍既窮 八 七月九日

后所謂和思皇后也睿宗妃劉德妃實亦死於后所謂
肅明昭成后也和思京兆長安人帝為英王聘為妃父
琛尚常樂公主高宗公主姑也遇隆厚武后意不喜
誣妃呪詛幽內侍省環貶括州主絕朝謁隨之官妃既
囚鍵閉固不啓但日給飼料衛者候突煙不出者數日
啓戶視死久矣而環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竟族
肅明在豫邸為妃睿宗即位為皇后帝降號皇嗣復為
妃生寧王昭成在相邸為孺人帝即位進德妃生玄宗
嗣聖中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危皇嗣則誣妃德妃

挾蟲道咒詛后怒竝殺之麻官中景雲元年與和思得
竝追謚和思祔定陵妃德妃昭魂葬東都南後祔橋陵
昭成以子貴先祔睿宗室開元二十年奉肅明祔焉
中宗尸韋庶人京兆萬年人父玄貞帝嘗昏時謾言欲
與之天下者也故爲晉州參軍以女嫁累豫州刺史帝
幽房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氏爲蠻酋所殺子洵浩洞泚
與焉帝復位后蠱帝意得宣淫冷內系朝政於外隱然
天后高宗時見帝紀而玄貞贈上洛郡王迎喪葬京師
帝及后祔長樂宮樓望哭之加贈鄧王廟曰褒德墳曰
榮步陵四子竝追贈尚書從父兄溫封魯國公弟潁左
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妹夫陸頌國子祭酒少妹嫁號
王潁子捷溫從弟濯竝尚主並駙馬都尉已溫進同中
書門下三品自封殖引用支黨然無他知能凶焰訖不
如諸武時焚惑留羽林后惡之潁從至溫泉毒殺之以
塞發贈司徒有富商抵重罪萬年令李令質按如法濯
爲居間不得則想令質以無辜帝召責問之人爲之危
懼令質從容對曰濯於賊非親但以代爲之請臣於賊
無怨獨守陛下法死不恨帝頗釋不責及后弑帝發喪
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
崇嵩分領左右羽林軍託圖讖言韋氏當受命徽復

殺則矣時所爲會玄宗兵起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以
御后以誅死且斬溫以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
玄宗后王氏同州下邳人帝爲臨淄王聘爲妃而華陰
楊姬入侍爲良媛帝爲皇太子太平公主忌太子深傾
之左右宮妾持兩端爲中詞事纖芥必聞楊良媛有娠
帝不自安密謂左右曰用事者不欲吾多男即產子毋
禍矣命挾刺入於曲室自煮欲下之夢有介而戈者環
鼎三而藥三覆三覆乃止下比生子即肅宗也始生
上云不宜養於母命王妃養之妃撫如所生已妃以
清內難預大計爲皇后父仁皎官開府儀同三司封祁
國公后久無子而武攸止女爲惠妃多權譎傾后然后
仁善撫下素恩終無肯譖短者又得無後弟守一娘以
后雙生得尚主襲祁公則爲后禱祠后以竟廢無何卒
後宮思慕之不哀帝亦悔焉惠妃譖雖有乃不果立而
死帝悼之謚貞順皇后久之壽王妃楊氏召入爲貴妃
寵溢極而禍皆具帝紀中肅宗即位靈武上皇在蜀諸
有司議皇帝母尊謚謚良媛爲元獻太后實應二年太
上皇崩天子念王后鞠育恩追復后位號而元獻祔泰
陵始玄宗念武惠妃甚其葬處曰敬陵立祠昊天觀
已念楊妃尤甚敕中使自蜀過馬嵬必祭已從蜀還改

葬之圖其形別院飲食必祭然易世後並爲不嗣矣
肅宗爲忠王時納韋元珪女爲孺人爲皇太子進皇太
子妃相李林甫構妃兄堅非誅之等以危太子太子請
與如離婚妃削髮居禁中事佛爲尼林甫又構杜良娣
太子懼立出杜良娣於是太子內憂懼而病數月小
瘵造於朝鬢髮頽矣帝見之惻然立行視其宮宮廷
宇不汛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憮然謂高力士曰兒
居處乃爾將軍何渠不使我聞知乎命選掖廷衣冠子
入娛侍太子得三人濮陽吳姬與焉太子幸之寤忽覺
不語太子隨之覺問之對曰夢神介而劍降我決我胸
以入不能堪燭之文尚隱然子生即代宗也生三日帝
喜即浴之體孱弱負姆嫌其陋恐失帝意不以進更取
它宮兒以進帝視之顧艷然不樂命回輦去姆乃叩頭
言兒非是所產兒狀異不敢以見也帝曰非爾所知趣
取兒來既見則大喜抱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命盡出
內宴樂治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爲竟夕飲盡歡一日
見三天子樂哉自是太子以吳姬有子禮遇之而吳姬
彌謙敕乃無何卒天寶不韋妃陷於賊又明年卒而張
良娣立爲后后鄧州同城人徙新豐祖母實昭成太后
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封鄧國夫人夫人五子

子去逸生良娣中慧辯專內乾元初拜淑妃贈父尚書
左僕射弟清潛皆尚主立爲后與中人李輔國比而干
外政譖殺建寧王倓又數爲太子又與輔國謀徙上皇
西內已竟爲輔國所弑矯詔廢庶人語具帝紀中代宗
即位上所生母吳姬諡曰章敬皇后祔建陵后父今珪
贈太尉母李贈秦國夫人兄淑鴻臚卿澄太子賓客湊
太子詹事竝封縣公今珪故鄆縣丞以事召入掖
將敵後死朱泚之難帝悲悼贈太子太傅具帝紀代宗
時計潛帥相繼沒軍亂泚討節宣慰將軍所聚飲受
廷所可行者爲秦上而安元則當國久帝入行其
右無可與計者召湊國之有收載明死於是相王紹其
末賊紹等得寬死德宗初爲太子賓客爲建親客使
相賣參謀短之且言湊風痺不任官帝召還湊湊走
自如紹是不直參京師饑餓面京兆尹奏力行勸作未
嘗以催科擾民京師名臣市估物湊見便殿言臣侍
罪京兆尹禁所須責臣可辦也若不欲外臣與內事
宜擇中官中長年謹信者爲市令平買和售以息譖又
言諸雜官充諸司供評繁且濁帝多從之初京兆獨劇
帝府史易奏貲成子未嘗更請領有疑獄遮道取決湊
叩鞍相所指總盡中衆大畏服胥吏非大不稱責召
帝詰服罪原之而吏畏代安文敬太子義重公主連累
帝悼念欲厚葬湊侯問徐言今農事方興上憂勞四海
願不以民力自給外戚尚書及屬疾不預不當樂家人泣以
請湊笑曰自古外戚令終者寔鮮吾也田畝作三品
肅宗十年年七十以肅謹獲天年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
視疾不獲已一飲藥而卒湊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
日檢非人所養也步以槐及槐成而湊卒行人指道
而德歷任中外未嘗以罪過譴焉又麻表云 代宗元
妃崔博陵安平人父岫秘書少監母楊氏則貴妃姊韓

國夫人也天寶中韓國龍冠戚里代宗為廣平王玄宗
選以嫡生召王德妃挾貴倨為妬悍及西京陷女黨皆
誅滅妃從至靈武恩顧薄以憂卒而獨孤氏女嬖專內
為貴妃生韓王迴薨諡貞懿皇后帝念之甚殯內殿累
年乃出葬以恩澤官其從父昆第三人而帝為廣平王
時與沈婉姬以良家子侍生德宗已沒于安史之亂求
不獲德宗即位具冊上皇太后尊號張含元峻且袞冕
帝出自左序立東方群臣在位帝再拜奉冊獻感咽
左右皆悲泣中書舍人高參上議言漢文帝即位遺薄
昭迎太后于代宜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
咨訪述皇帝孝思冀上天允答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
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時王述為奉迎使工尚書
喬琳副之候問至日昇平公主前往侍起居遣使者分
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既審實妄也故中官高力士
中禁事女官李貞一見疑問之高合糊不堅而年狀差
似后后嘗謂肅宗帝易左道亦嘗謂及拍傷使者馳
以聞帝喜其言臣皆以迎還上陽宮帝謂左右曰吾寧
受百罔冀得一真終帝世莫能得憲宗即位有司言皇
太后狀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
時朕明詔遣使者奉迎舟車所至罔所不逮歲月推遷
參訪理絕請因大行皇帝降頒日詔群臣為皇太后廢

哀蕭張內殿中人奉獻衣履坐宮中朝夕上食上尊
謚睿真皇后主祔廟奉祿衣納元陵祠室以終哀日為
國忌帝從之 德宗后王氏帝為魯王時納為嫡生順
宗即位冊淑妃贈父過揚州大都督母鄭國夫人已
亡為皇后病篤矣禮成而崩葬靖陵後祔崇陵而賢妃
韋氏總宮壺事性敏淑言動有矩後宮師表為帝崩
自表留表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后王氏臨沂人
祖難得累戰功封瑯琊郡公父顏衛尉卿帝在藩代宗
以賜帝為孺人生憲宗帝為皇太子為良娣帝即位有
疾病后侍醫藥頃刻不離側將冊后后屬帝不能言而
止帝崩憲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柔雖謹畏抑外訓
厲內職有古后如風崩謚莊憲祔豐陵 憲宗懿安皇
后郭氏汾陽王女孫父駿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選為廣
陵王妃生穆宗帝即位為貴妃群臣三表請立后帝以
后出元勳族復正位微漸不易防持不下穆宗立曾為
皇太后穆宗崩宦官請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爾欲以
入后俟我耶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獨可
選重德為輔佐爾輩毋預政即國家尊安吾何為哉自
古未聞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理者也取制書手裂
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請無徇群情曰且然者

臣請帥兄弟諸子納官爵歸田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鐘於吾兄矣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召江王嗣位故文宗事后孝謹膳羞珍異先獻而後御武宗循行不敢變也而頗喜畋遊角武力嘗入侍請於太后曰敢問如何而可以爲盛天子矣太后曰吾聞之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即拂意召宰相平之毋拒直言母納諛言以忠良爲腹心則盛天子矣帝再拜受教還宮索諫草讀往往諫遊獵自是遊畋稀宣宗時暴崩以太常王皞議得合葬景陵咸通中以皞議附廟自德憲而後天子未嘗生立后嗣主立乃上皇太后身號敬宗母

王越人事穆宗爲妃敬宗立爲皇太后易世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崩諡恭僖又宗母蕭閩人事穆宗於建安審爲侍者文宗立爲皇太后易世居積慶宮號積慶太后崩諡貞獻武宗母韋氏事穆於宗東宮生武宗薨武宗立追冊皇太后以光陵山爲固二十年不徙祔即所葬國曰福陵封馬主祔穆宗廟宣宗母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女也方少時相者異之言當生天子子諱反冀非望納之錡誅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即位爲皇太后太后不欲別處奉養大明宮帝朝夕馬懿宗立爲太皇太后崩移仗西

內諡孝明葬景陵旁園武宗不立后冊皇子獨賢妃王氏邯鄲人狀纖頰類天子每畋苑中袍而騎以從驛馳出入人莫能辨也帝愛幸欲立之相德裕言其所從出微又未有子恐不厭天下望遂止及帝疾病顧之曰我死汝何如對曰從陛下九泉授以巾武宗絕妃縊六宮矜悼贈貴妃葬端陵栢城中懿宗母元昭后懿氏事宣宗爲昭容傳宗母惠安后王氏事懿宗爲貴妃昭宗母恭憲后王氏列懿宗後廷皆早卒皆追冊上諡號即葬處自爲陵惟主祔廟室云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帝以壽王從僖宗入蜀納焉即位號淑妃從狩華州冊立爲皇后劉季述弒帝禪太子從幽東宮已從幸鳳翔至茂貞請帝勞軍后從御南樓朱全忠逼帝東遷從如洛蓋是時天子屢奔播威柄盡喪左右皆悍盜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也全忠弒帝立昭宣賜尊爲皇太后諸具前紀中嗚呼唐中葉後天子不生立后至后乃得立板蕩之際曲調順劑中樞中慮貼危者屢矣竟蒙誣譖廢與宗社俱實豈不哀哉

唐宗室王傳

初高祖娶太穆后生四男長建成仲文皇帝世民叔玄霸孝元吉生女一適臨汾榮紹隋煬逆德爲淫虐征

遼遊江都不顧反天下然叛高祖以太原留守文皇帝
從決木盡起兵而急遣人召建成吉元於河東召紹詔
長安建成與元吉開行赴太原念追書急兵且發而隋
郡縣連城且千里間行恐不達欲且投諸小盜以自完
計未定中道與紹遇喜問之紹曰不可輕行穽疲苦然
易達投小寇何遂完脫渠知為唐公子說為公徒然死
耳不如斬也乃趣行入雀鼠谷望太原樹乃相賀更生
時高祖以大將軍府封置官屬矣分所募卒為左右三
軍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
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紹為右領軍
府長史諮議當是時隋代王侑知太原兵起業遣人名
捕唐公家戚屬矣高祖從父弟神通亡入鄆縣南山中
與京師大俠史萬寶等同舉兵柴紹妻平陽王則先入
鄆縣莊散家財招亡命構群巨盜起兵兵七萬號娘子
軍而尚祖季女左親衛段綸妻亦已起兵藍田兵萬人
矣各遣使迎師方草昧時象雷雨之動狀滿盈若如此
初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弟曰公兵見招隋有則不遠
留則及禍山奈何主曰后弟迷行我一婦人為潛遣
自為計則遣其奴馬一寶高祖建即位立成爲皇太子
封世民秦王元吉齊王紹妻封平陽公主紹以破竇建
德功封霍國公當是時帝以唐始興廣封宗室威填之

而父昆弟昆弟子弟從父昆弟若從父昆弟子弟自勝衣而
上十數人畢以次封郡王矣然獨以空名計食邑終居
世任職事以官高祖時群雄各擅土稱帝王自命唯河
間王孝恭平蕭銑禽輔公祐有方面功餘皆大宗身自
戰以神武平寇亂而仁恩懷服之謀臣猛將並列府屬
為太子齊王所深忌太子性簡弛不治從博徒大俠出
將兵驕不恤士討鄆州招群胡降之已輒掩殺劉黑闥
及宮僚以其瘡痍殘息易與也勸太子自將得為功因
結山東豪俊以自固從之黑闥果敗走而建成名捕其
渠魁必殺之為快而黑闥乃復振元吉驚忍亦嗜殺淫
千畝漁色討劉武周敗保并州度賊不可御則給司馬
劉德威以老弱城守齋珍寶携妻妾夜從壯士出亡之
京師并州陷焉而秦王寬仁逮下為被民所眾懷高祖
晚多內嬖張婕妤尹德妃敗幸親戚分事官府太子
王因深結如御傾秦王而秦王猶若也平洛陽諸妃嬪
從王求官府服玩祈兄弟祿爵秦王以帑藏移先薄進
而官爵非有功不授卻之大銜恨淮安王神武從王戰
疾力王給洛陽附郭田數十頃賜之永婕妤父使婕妤
請其地手詔賜焉神通持不與婕妤庸想言敕賜妾父
地秦王奪以與神通不忌是王之教乃重於敕也帝大

王泰以奪嫡降東萊郡王當是時擊擊交迫帝懷恨念三子一弟所爲如是至自投牀下引佩刀欲自刺賴大臣請立晉王治而定語具帝紀中吳王恪者太宗第三子母隋煬帝女也地親望高而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天子以爲英果類我甚愛之方承乾廢時欲立爲太子屢矣長孫無忌爭不可曰晉王嫡長而仁可立也帝曰公豈以恪非已甥薄之耶恪在位何渠知不保護舅家無忌曰哭者舉慕不定則不勝况建儲乎臣區區願上馬社稷慮臣何敢顧家晉王乃定立永徽中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弑荆王元景爲帝舉兵反辭連恪無忌以恪

西史土編 卷之四十一

爲物情所向欲因誅之以除偏効元景恪公主皆賜死恪且死呼天呼祖宗拊膺怒罵曰無忌擅威權陷我辜神天有靈當族滅不久無何無忌以爭立武后死黔州故除偏安宗社乎不如平心委運之足祈天也太尉過矣追高宗變武后而感太子忠廢死太子弘暴薨太子賢廢徙巴州曹王明以黨太子降爵死黔州高宗崩和帝立后廢帝遷房州殺故太子賢已以穢德播宸極中有慙欲以虐濟之遂大殺唐宗室圖革命越王貞貞子瑯琊王冲首發難誅死驊王元嘉及子黃公譔謀應越從死霍無乾徙黔州道死魯王靈夔流振州目繼

死舒王元名坐子賈爲酷吏所構並死當是時宗室以越事株連以告密羅織死徙籍沒者甚衆紀王慎得越王結約書知時未可也拒越不合從將就誅而免徙巴州死道號王鳳范陽王藹得書倉卒不能應則白發其書目擢尋以告密誅蓋高祖太宗子孫若他宗室子殆盡皆削屬籍改姓虵姓廼惟幼弱者免死流嶺南而天皇三太子澤許二王及澤王七子許王九子皆及禍卽孝敬章懷本后所生子太子重潤本諸孫與焉鷁梟之性戾子及室無顧惜固如此太子重潤中宗嫡長子也生東宮高宗聞喜甚爲赦改元欲立爲皇太孫爲開

西史土編 卷之四十一

二四

府置官屬問禮官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地立皇太孫皆正位東宮今有太子立太孫於古未有帝曰自我作已不亦可乎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子可以爲王父尸則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爲萬世法誠本支千億之慶帝喜命置師傅文學而下官視諸王然卒不補也中宗失位太孫廢帝還爲皇太子封邵王諸者言王與女弟永泰公主及主壻竊誹后陰事后慙怒杖死神龍初中宗復位皇族死太后時者復姓復屬籍官爵還其柩陪獻昭乾陵還流徙者京師初紀王慎有七子長續早死次義陽王琮琬有子三八曰行遠行芳行休武

后時琮及二弟流桂林第三人別流黔州行遂行芳流
雋州尋遣六道使行領外掩殺唐宗室琮及二弟死桂
林行遂當捕戮行芳幼當赦抱持兄請代則俱死開元
中行休行桂林求義陽王屍誅死棄久草能得哭布
席終夜跽不起以祈假寐夢王所乘者舟中斷也靈堂
鎖一夕並自屈管上有手指迹一奇二竝筮之曰屈於
文尸出也指示也一奇二竝三殞也先王告之矣則之
野見東洲中斷悟所夢舟爲州趣走視之歘坎得二屍
二弟在焉而王一及亡則大慟跽席祈如初夢王告之
曰在洛南洲昨日直殞南得蓋死而殊尸也其致毒
如此於是以殯歸葬昭陵太丁賢有三子曰光順曰守
禮曰守義皆后諸孫光順從義豐誅元守義從桂陽死
而守禮及中睿諸子附宮中開元初封守禮邠王以天
子從兄居閣中與寧申岐薛諸王俱每雨賜輒前知怪
之問其術不答岐王以告帝詰之對曰臣無術也天后
時幽宮中歲赦杖者數四創甚斃無層欲雨輒先痛睛
輒前賴故知之因涕泗沾襟帝亦惻然嗚呼古女禍稱
女戎有以也夫和帝童昏失道廢於母弒於妻子四人
皆不得其死終絕世無後矣睿宗有五子列第東都積
善坊號五王宅後賜第京師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既平

王爲天子而四王皆賢寧王憲有睿宗嫡長子宋王成
器也武后立睿宗爲帝得爲皇太子帝降號皇嗣冊皇
孫皇嗣爲豫王王壽春郡和帝立進蔡王固辭不敢當
大國唐隆改元進封宋睿宗始即位以宋王長又嘗爲
太子當立而平王有大功難之宋王固請曰天下大器
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大誼也臣死不敢后
平王之上而玄宗乃定立申王成義有威重而寬岐王
範好學攻書史好儒遇儒生無貴賤折節王毛仲等本
家奴暴起諸王加禮焉獨接之自如薛王業少失母從
母賢妃鞠之成王事妃孝恭女弟二公主早卒撫所生
如子玄宗友悌自天性而寧王固以天下讓申岐薛又
皆賢帝時時從諸王宴飲興慶宮宴花萼樓或時宴諸
王宅無間其敦睦於前代無匹而寧王益恒恭嘗按舞
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而棄其餘詔力士捕殺之
王從容曰臣聞天子不窺人隱私今從複道上望見而
殺之將人人自危其無乃非政體也乎且陛下所爲惡
棄食者重食也食以養人今以餘食故殺人其無乃以
養人者傷人乎帝悅遽釋之涼州獻新聲召諸王臨觀
曲終王從容曰新聲哀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迫
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咏見於人事

臣不願聽之矣帝為默然時獻替如此其後申岐薛三王相繼薨惟寧王帝親待愈厚始生日必詣宅為壽如家人禮日餉遺無時王有疾命醫遣膳相望也疾少損帝喜其賜醫緋袍銀魚冠帝號慟失聲已下手詔言天下大允之天下也讓於我為唐泰伯有高世之行常名不足以當之追謚讓皇帝妃恭皇后子汝陽王璵述先志固讓不聽發引雨諸皇子涉泥途步送葬橋陵側曰惠陵王既薨涼州曲盛行乃卒有播遷之禍人始追歎王為先識云史臣曰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福流於胤嗣盛哉初名憲中王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諱改名憲中王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諱史上編初文德皇后崩晉王幼太宗憐之今不出閤豫王以天后幼子不出閤中宗時譙王失愛乃出閤以不出閤為特恩開元二年有司請循故事出諸王黑刺史於是宋王領岐州申王領幽州岐王濟州薛王同州而邠王守禮領虢州州務具委上佐王獨領大綱無何復召還蓋天子起臨淄王在位雖日於諸王遊懼乎然專於娛樂不及政而嚴群臣與諸王交通之禁當是時惟寧王宴語未嘗及外政亦未嘗與外人通帝愈益信重之其後帝多皇子而邠王嗣真陝王嗣昇最先封帝方事邊功則以為安北安西大都護藉親重填

之然不出閤節度使遙領自此始其後諸皇子既皆長則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本慶忠棣鄂榮光儀賴永延盛濟十二王曰十王獨舉成數而名諸王日於夾城入參上起居家令進膳引侍讀學士入授書以馬常府官屬列外坊歲時通起居而止後壽信義陳豐恒梁七王長既封亦出居十宅又後帝諸孫多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如十宅居焉宅宮女四百人院宮女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月給諸王俸太子諸王公主婚嫁並供張於崇仁坊禮院於十王宅親成焉於是諸侯王不就封如周漢不開府不出刺出督如高祖太宗時史獨出居宅院中曰不出閤矣而宗子屬疎者聽以選授官適之林甫峴高至相國開元末天子嬖武惠妃而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同日賜自盡天子信鬼神而棣王瑛以婦故獲罪誅瑛久在儲位瑒琚皆好學有才識瑛死非罪天下傷之史密妃符璽瑛屢中夜媚焉中官度帝所請惡推瑛為廢自為忠朝帝使人掩取廢瑛之信帝怒責瑛瑛頓首曰臣死然臣實不知臣與瑛不相見者二年有二姬爭長然此二人皆所臣實而不與知及諸訊果姬也帝怒未息因鷹犬坊以瑛死而是時相林甫傾皇太子太子幾殆及安祿山反天下承平久中外無備豫而震河南北州縣多陷唐東平太守嗣吳王祗募兵拒之史州縣不從賊者皆倚

名而皇子榮王琬秀整有人望命為征討元帥募河隴
軍中陝高仙芝副之以討賊命下薨祿山陷東京天子
召公卿而謀帥太常卿張垼對曰嗣號王巨剛果通書
史任將也召見對稱旨命詣中書與相語相國忠忌惡
且易之授陳留譙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代吳
王祗將明入謝帝曰即真耳何攝為詔兼御史大夫統
嶺南黔中南陽時南陽帥魯炆戰數北貶果毅巨辭行
請於帝曰脫炆能存孤城足補過則何如帝曰惟卿之
所處之巨遂趣南陽至貶炆白衣從軍是夕稱詔復其
官已祿山陷潼關天子幸蜀命賴王璩為劍南節度使
御史大夫魏方進為置頓使立之鎮設儲侍幸璩濟
江蜀中猶全盛舟以綵席藉徹之曰此可寢奈何乎蹴
路之時行遽不及授旌節司馬請建大輿蒙油囊以先
王笑曰孤既為真王矣安所用假節為乎至蜀踰月而
罷吳王琬死召還不用大曆中以宗室老為集賢院侍
京師平號王巨拜太子少師河南尹東議採訪使其妃
張后女弟也內不睦巨貶為盜陵子璋所殺賴王行
至蜀副使崔圓迎為內宅方帝西幸時下制云
親征命宿衛士束裝待明發則獨與楊妃姊妹皇子皇
女皇子妃皇孫幼在宮閣者出延秋門以去皇子若如
主皇孫長在外宅者不以告委之及聞變乃聞關走隨

駕西而賊入長安皇子姓留不能從者數十人泣見殺
而諸王不出閣之禍始於此建寧王倓者肅宗仲子也
玄宗西幸時肅宗為皇太子以父老固請留從建寧王
倓乃決留自馬嵬北行王居上前後血戰衛上行行未
有所適王決策之平涼倚朔方師為根本皆尤功帝即
位靈武欲以馬元帥李泌諫不可乃命元子廣平王俶
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咸屬倓喜謝泌曰吾心也蓋忠
勇如此乃竟為張良娣李輔國所譖想而誅後八年
建寧事而泣加驛道泌請以賊薛常事賜太子
血誠為人所害而死尚存者朕且以天下
讓之何太子也乃引讓皇事追謚曰承天皇帝玄宗西
幸時從房瑁畫以天下崩裂非宗室王親重出鎮之不
定於是詔皇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
平盧四節度兵馬復兩京永王璘督江陵統嶺南黔中
江南西路盛王琦督廣陵統淮南河南江南東路豐王
珙督武威統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節度鎮四方會聞
靈武即位琦珙未遣而罷獨永王先遣東出師而反而
誅死語具紀帝中代宗立吐蕃入寇逼郊畿帝出居陝
射生將王獻忠以十六宅諸王出迎吐蕃遇副元帥子
儀於長安請廢立立豐王璽王珙者玄宗子也於帝為
諸父大言曰今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不言何也司馬

王延昌前質責之曰主上初立未有失德於天下今蒙
塵王爲藩翰當執節死義何言之辱也延昌爲司馬當
以聞于儀命以單送行在帝不加責琪語悖少賜死吐
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吐蕃退承宏亡
走匿得之赦不誅放華州自是天子益忌憚諸侯王廣
十六宅居之不出爲常郡縣主不時嫁有華髮者矣
先是肅宗時代宗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汾陽王
子儀副之平兩京代宗時德宗以雍王爲天下元帥討
史弼義復東京皆元子帥師皆在師中與行謀謂世亂
先有功重之也而九節度師潰相州時帝命臨淮王光
弼總大師光弼謝不任必請皇子爲元帥得震疊命越
王係然不出閣思明昭東都係請行不聽係然死李輔
國紀大曆初雍王正位東宮回紇吐蕃並入寇命鄭王
邕代爲天下兵馬元帥所謂昭靖太子也無何萬元帥
府以遂罷不設史思明反命皇子彭王僅領河西充土
備領北庭涇王侏領隴右杞王倕領陝西興王侶領鳳
翔大使以填之田承嗣反國無疆王乃悉王諸皇子領
軍鎮睦王述領嶺南柳王逾領渭北鄜坊韓王洄領汴
宋忻王造領昭義皆稱節度大使餘皇子幼並開府儀
同三司然不出閣諸節鎮僭擅自如德宗爲太子時昭

靖薨帝命子昭明子謨爲子封舒王已改名誼建中中
長矣李希烈反拜揚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陽廣使
行營兵馬元帥備官屬往討會涇卒反京師命撫慰則
涇卒已陳闕下攘敘矣狼狽還從出幸奉天有無軍功
而朱泚僭號京師僞平章源休勸泚勦宗室以絕人望
宗室王死者七十有八人其哉乎唐以不出閣者王爲
四方填也爲實乎猶繫狸狎而使之搏爲聲乎猶掩目
捕雀而猥云獲之也以爲盜賊餌則猶檻獸圈豚以爲
豺虎食故不出閣之禍至烈也自肅代時天子厭苦兵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帥詔懷王留後而以鄭王邕爲平
盧節度遙領軍矣及是帝自奉天還益憚兵姑息方鎮
愈益其李萬榮以宣武叛則通王謀領宣武使不出閣
授萬榮晉後吳少誠以蔡州叛則虔王諒領彰義使不
出閣授少誠留後義武昭義軍自立後則邕王諒領義
武昭義使不出閣授張茂昭王虔休留後蓋陽示不與
節若親王自領然實不能難聽擅土日寬恐激之爲變
也姑息方鎮至於此

自是皇子孫不出閣雖名王郡

王寡於匹夫不異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帝室重輕故
順憲而下皇子王者即賢善不著史無稱焉而寄命於
賢宦宦官握禁旅總萬幾日微伺十六宅間隙文和之
結信於天子而天子易世必戕所意思者自爲忠貞元
初學士絳請建儲帝許立郡王寧有日矣雨不果改卜
秋孟復雨又不果至冬孟乃禮成而薨所謂昭惠太子
也其後議復立子宦官吐突承璀主豐王憺帝意屬遂
王恒自立之已帝暴崩中和殿莫能明中尉梁守謙關
王守澄迎太子入即位是爲穆宗而是夕豐王憺及禍
敬宗亦暴崩開克明矯帝旨立絳王悟絳王悟者憲宗
第四子也未發而中尉魏弘簡梁守謙迎穆宗子江王
涵入立之是爲文宗是夕誅克明絳王悟及馬文宗立
高兩世逆變自中官而關守澄怙定策功橫不能堪欲
遂誅宦官與相宋申錫密圖之而洩守澄用鄭注計必
先事誅之使神策卒上急變告申錫通漳王相賂遺圖
逆漳王濬者穆宗第六子帝弟也地親執偏而岐疑有

人望度帝所終忌急中之令倉卒自開外廷爭而
申錫貶死漳王降巢縣公語具帝紀中其後帝既立子
永爲皇太子以楊賢妃譖幾廢而異夢悔之又晚多疾
病以敬宗子晉王普幼韶悟欲立之未果薨諡悼懷太
子而楊妃請立帝弟安王溶以樹恩相珣持禮兄弟不
相爲入廟格之敬宗少子郾王成美於帝親也得入廟
得立已帝追悼莊恪以譖死殺坊上女倡嘗譖毀者數
十八而遂病命內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召相刺復珣入
禁中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立功不
仕已也則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皇弟王湊爲皇
太子庶太子復封爲陳王帝崩太弟立是爲武宗是夕
安王溶陳王成美及楊賢妃並賜死明年殺弘逸季稜
遣中使即貶所殺嗣得珣賴山德裕爭而免詔具帝紀
中先是豐絳二王死穆文二帝爲不聞也者而諱之爲
輟朝追贈諡安陳二王死而武宗不哀立六年以餌方
士藥疾發不能言旬日諸大闕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
子神幼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監同光王憲宗第十三子
也於次不得立以韜匿不自見爲武宗所不禮爲群閹
所利故得立是爲宣宗宣宗在位久不立儲長卿王灌
出居十六宅餘五王愛內處大明宮及大漸屬關王歸

張等三人立變王滋夔王滋幼子愛故立之崩大闢王宗實入殺歸長等迎鄆王立爲懿宗懿宗長當立帝猶豫不立乃遺宗實策以爲功故事大居正而貴斷也懿宗八子崩諸關利少主立普王儼爲僖宗自穆敬來十六宅諸王爲關所坊制峻嚴無人理文宗性仁善又從十六宅起在位中隱之時院住宅張宴樂與僖權怡怡穆穆史以爲可治風謠也於是相德裕爲帝言近代宗室不出閣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人倫可閔天寶建中時聚處一宮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可痛陛下誠聽其年高羸蹠者出閣除諸州上佐使携子女行則百亡弊法一旦而史之宗廟有靈與焉豈惟諸王文宗喜曰是朕心也於是下詔聽諸王出閣而帝終無斷不果以所除官不決定而罷武宗時德裕至尊用而天子不加意十六宅莫得聞會党項羊隸諸道者聚爲寇乃白請出皇太子爲安撫大使兼領諸道戒戢之擇忠力大臣爲之副庶還古撫軍祖宗置元帥之舊詔遣克王岐宣宗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諸王疾色憂時親至卧內問馬而不出閣之制終株守不能有改也僖宗時天下亂黃巢入長安關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跳身走興元惟福穆澤壽四王從餘宗室

王在長安者爲巢所屠戮殆盡而不出閣之禍極此矣巢誅帝還關河中王重榮名誅關令孜復犯關令孜劫帝如興元入蜀朱玫李昌符相迎賀疾追之不及則奉嗣襄王煚監國已立爲帝嗣襄王煚者肅宗子襄王僖宗孫也無何敗誅死事具帝紀中僖宗崩子幼弟吉王保長而賢衆望屬之而關復恭擁立壽王傑爲昭宗昭宗在十六時痛恨關不尙信獨倚相而相非人不任難念宗室王在內宅親可倚單王嗣周才可將也令討李茂貞而敗天子殺相讓能以解難具帝紀已命通王滋判侍衛軍事通王者嚙王滋改封也命宗室王分將十二軍巡警京師又欲使出撫列藩南北司恐不利已也交疏諫而罷及李茂貞韓建王行瑜三鎮連兵反犯關晉陽帥李克用討之誅行瑜三鎮惕息克用還鎮天子置殿後四軍使嗣延王戒丕等分將之而茂貞乃復反犯京師戒丕勸帝如太原道爲韓建所得如華州建諸王曲兵猝難制則遣人上變告諸王欲殺建欲劫帝幸河中帝驚懼召建入慰諭建稱病不入敕諸王往詣建自明建閉之至中顧奏言中外異體不可以私見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者八王忽詣臣意不可測久留臣所無爲也請劾歸十六宅而罷所領兵帝不許則以兵

瑤懷王敏壽王琚亦惠妃子妃生子女辟而裴瑁
月生寧王妃元妃養之居寧邸中故最後封妃裴瑁請
制服報乳養恩從之延王珍仁愛有厚儀成王琦
濟王璟信王璿義王玟東王珪豐王珙
身上李輔見帝紀準寧王倓庶孫后諡承天皇帝
衛王伋彭王儉呂王僖王昭後子愛崇崇懿
王儼杞王倕宋王偁代十九王勣王徽好讀書
十行定王侗宋王儻代十九王勣王徽好讀書
韓王迥簡王逵薛王溫隋王暹荆王襄
至謝折王造邵王暹嘉王遵瑞王遇唐王
通恭王遵雅王逸德十王智王誦本昭靖子取
為子邕王讓本順宗子帝孫中以勞故命爲子諡文敬
太子昭王誦王讓庚王諒肅王詳資王謙代子
誦王誦憲十八王○穆二王○敬五王○文一丁在
格太子才荷王宗倫○武五王○宣十五王○懿七王
信二王始唐宗室王視帝子王祿給預薄不足賴率
關東上編 國卷之四十二 十六歲

西外補官官至宰相者九人惟林甫幾亡天下中玉
贊甘露之變國倚以爲安危社稷莫焉此如水火較著
者事具帝紀中程知柔錄錄無廢明餘各有所長其在
庶職各其以才力效官者不數而曹王臯爲最云李適
山慈王孫以左衛郎將累州刺史以辦治聞徙陝州
刺史遷河南尹政不時殺洛陽暴作上賜精翠刀三
三大防水不守敗天寶中與林甫並相見傾罷坐常侍
累貶宜春太守會遣御史羅希聖殺堅等賊所也樂春
適之懼仰藥自殺○規吳王恪孫信安王驍子也樂春
下士有吏幹以門蔭爲高陵尉年令驍即首入爲京兆
尹政務得人人心聲積茂著玄宗幸溫湯旬內豐供億以
求媚規前無所虧帝里之楊國忠思其小附已可以
歸迫京尹出爲零陵守至德初肅宗召并扶風守兼御
史大夫擢京兆尹於是迎駕李綏第五瑊並輔以
覲實望最久事多所獨決闕輔國口宣上下百司百司
皆敢覆覲及言其害爲輔國所深銜已糾侍御史毛若

其啓原出金付之生將目二十年所得奉悉遺謝...
○李夷商字易之鄭惠土元懿四世孫始補縣丞德
宗幸奉天朱泚陽為迎天子而遣使東出關至華洛還
所遣使襄城伯關吏不助問夷簡曰此必反帝越在外
召天下兵未至若令必多助是翼之也必驗之關吏馳
及關果得符白喻將駭元充初賊使收馬行關行詔
那拜元充華州刺史而夷簡不問也舉進士周監田尉
遂監察御史元和時累御史中丞京兆尹物憑整而貪
為加糾貶貶貶貶貶金紫以戶待判度支尋鎮山南既
得相李師道叛帝簡裴度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當
度求出外以僕射鎮淮南請老得分公司東都卒夷簡致
仕通顯以直道自閑未嘗以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貲
○曹王皇太弟太宗子曹王明後母事母至孝立神道碑
諡山反奉母逃民間問開走蜀諸父宗授左領軍將軍
上元初早歟線不足其養請補外不許乃故冒輕法逃
溫州長史攝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極
史叩庭請死外早日人日不再食且死豈得待請哉則
坐擅發死而葬其其刑大矣乃自勿詔不問進少府監
州人侍御史李鈞與京兆法曹鈞官既逐不歸母家
不自恥早行縣見之歎曰若一子之可與事君也其
勅之申細死方之早還上書言治道授衡州刺史以
詠評之湖州方對狀待尊懼憂其治出因衡州刺史以
夢垂魚施施如平時及滿潮以還告後還衡乃跪白母
告實母卒奉器歸果崇義及復官本希烈反江江西
節度使受命不宿家抵鎮令將吏有功未申皆懷謀力
願自效者皆自言江西牙將伊慎從希烈自歸皇恩之
使集兵諸舟師希烈遣七屬之甲詐為書問希烈感
之中使就軍中報訊畢希烈感涕雪會希烈師來歷王

○李夷商字易之鄭惠土元懿四世孫始補縣丞德
宗幸奉天朱泚陽為迎天子而遣使東出關至華洛還
所遣使襄城伯關吏不助問夷簡曰此必反帝越在外
召天下兵未至若令必多助是翼之也必驗之關吏馳
及關果得符白喻將駭元充初賊使收馬行關行詔
那拜元充華州刺史而夷簡不問也舉進士周監田尉
遂監察御史元和時累御史中丞京兆尹物憑整而貪
為加糾貶貶貶貶金紫以戶待判度支尋鎮山南既
得相李師道叛帝簡裴度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當
度求出外以僕射鎮淮南請老得分公司東都卒夷簡致
仕通顯以直道自閑未嘗以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貲
○曹王皇太弟太宗子曹王明後母事母至孝立神道碑
諡山反奉母逃民間問開走蜀諸父宗授左領軍將軍
上元初早歟線不足其養請補外不許乃故冒輕法逃
溫州長史攝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極
史叩庭請死外早日人日不再食且死豈得待請哉則
坐擅發死而葬其其刑大矣乃自勿詔不問進少府監
州人侍御史李鈞與京兆法曹鈞官既逐不歸母家
不自恥早行縣見之歎曰若一子之可與事君也其
勅之申細死方之早還上書言治道授衡州刺史以
詠評之湖州方對狀待尊懼憂其治出因衡州刺史以
夢垂魚施施如平時及滿潮以還告後還衡乃跪白母
告實母卒奉器歸果崇義及復官本希烈反江江西
節度使受命不宿家抵鎮令將吏有功未申皆懷謀力
願自效者皆自言江西牙將伊慎從希烈自歸皇恩之
使集兵諸舟師希烈遣七屬之甲詐為書問希烈感
之中使就軍中報訊畢希烈感涕雪會希烈師來歷王
○李夷商字易之鄭惠土元懿四世孫始補縣丞德
宗幸奉天朱泚陽為迎天子而遣使東出關至華洛還
所遣使襄城伯關吏不助問夷簡曰此必反帝越在外
召天下兵未至若令必多助是翼之也必驗之關吏馳
及關果得符白喻將駭元充初賊使收馬行關行詔
那拜元充華州刺史而夷簡不問也舉進士周監田尉
遂監察御史元和時累御史中丞京兆尹物憑整而貪
為加糾貶貶貶貶金紫以戶待判度支尋鎮山南既
得相李師道叛帝簡裴度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當
度求出外以僕射鎮淮南請老得分公司東都卒夷簡致
仕通顯以直道自閑未嘗以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貲
○曹王皇太弟太宗子曹王明後母事母至孝立神道碑
諡山反奉母逃民間問開走蜀諸父宗授左領軍將軍
上元初早歟線不足其養請補外不許乃故冒輕法逃
溫州長史攝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極
史叩庭請死外早日人日不再食且死豈得待請哉則
坐擅發死而葬其其刑大矣乃自勿詔不問進少府監
州人侍御史李鈞與京兆法曹鈞官既逐不歸母家
不自恥早行縣見之歎曰若一子之可與事君也其
勅之申細死方之早還上書言治道授衡州刺史以
詠評之湖州方對狀待尊懼憂其治出因衡州刺史以
夢垂魚施施如平時及滿潮以還告後還衡乃跪白母
告實母卒奉器歸果崇義及復官本希烈反江江西
節度使受命不宿家抵鎮令將吏有功未申皆懷謀力
願自效者皆自言江西牙將伊慎從希烈自歸皇恩之
使集兵諸舟師希烈遣七屬之甲詐為書問希烈感
之中使就軍中報訊畢希烈感涕雪會希烈師來歷王

○李義山常山慈王後以有勇力善使鎗為州都知兵馬使實曆中幽帥殺朱克融平賊道其罪殺之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成王鎮國公以平滄景功又恭順拜太保同平章事鎮山南移河東回鹘使人所至恭順拜太保同平章事鎮山南移河東使將軍劉貢同舅甥之好未嘗使將軍之部五不戰凌上國義必行法教之矣罷防爭兵使兩卒司門無敢犯者加侍中卒

論曰余次史唐宗室王事潛然異焉曰於戲帝子孫王至此乎古封建親戚以藩屏王國未論即漢晉李諸王之禍固逆用自取也武韋之際由女禍慘烈玄三王由惠妃建寧越自張后於宗室易故焉顧峻以不出閤為禁防而以遺祿山泚巢魚肉也勵存者委命於閣官已併命於藩鎮豈不哀哉乃史猶以杜岐公柳柳州之言為探本猥以虞夏殷周公天下之制與秦政居忍自壇挈短長輕重而偏較之也謬矣

由史上編卷之肆拾貳

由史上編卷之四十三

唐臣列傳

唐高祖元錫纂

高祖既定關中論功首尚書令秦王次僕射寂次納言又靖以本深謀起太原定天下實文皇與文靖合而寂以宮監於高祖狎親從關說故也既即位寂以左僕射為真相而實威以太穆懿戚蕭瑀以帝故人守河池自歸得為內史今掌樞機然寂得徒文靖驕險好縱橫其所出於蕭曹絳灌異矣故佐命不終當是時高祖念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知逢諛之為禍酷也第群臣以詹事綱忠欵侍御史伏伽誠直為第一開忠諫之路而太宗始入關得照城尉房玄齡一見如舊識引為腹心玄齡薦如晦與僕力而二相有謨馬邑郡丞靖於與高祖斜將行誅太宗識其壯士也為固請以為將以為大將而著庸於方面已秦王為天策上將開府置官屬則開文學館延四方文學士十八人為學士恩禮優厚與謨議論思得預選者時謂之登瀛洲又事與焉既在位召前府洗馬徵前中允珪為諫大夫召荏平人馬周趣入見以為諫大夫並為唐格輔諸具帝紀中史所稱應龍翔而雲雷與震風薄而萬竅號用之無方取之有道斯氣之自然豈足怪哉嗣是豪雋矜奮英賢陳力功施

于後嗣蓋至于永徽顯慶之間用舊人臨政而耆碩濟濟也陵遲天至于后宣淫逆用寵之以慶賞繼之以刑罰使天下之人莫自必其命而狄梁公大忠血誠困辨異權全其身以濟君徐司刑生德宅心寧靜守氣危其身以庇人漢陽沈幾字號眾正與之協慮不浹辰反閤周而復之乎唐非太宗作人之效斯為烈哉諸大者見紀謨茲采其臣節著于編 溫大雅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有三子長大雅仲彥博季大有大雅孝友有才辨彥博聰悟有口大有端謹皆以學行稱父友薛道衡李綱歎以為皆卿材者也大雅事隋為長安尉以隋亂去

官高祖起大原聞其昆弟賢召之引大雅為軍府記室大有為太原令大有從秦王擊西河參行謀有功還命與大雅同記室掌機務辭不許既高祖即位大雅與司錄實威主簿陳叔達等定禮儀拜黃門侍郎大有累中書侍郎而彥博以幽州司馬勸其帥羅藝以幽州自歸亦中書侍郎嘗宴見高祖以其兄弟並興樞機之曰我起義獨為卿一門亦豔之也已大有卒帝傷悼而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從衛將軍討突厥戰大谷敗績陷虜廷突厥以其為近臣也者而禮之問國虛實問軍多少強弱堅不對遷陰山苦之夷聞天子壯其節而隱

原缺前半葉

初召拜御史大夫奏諸司文案有稽失請命御史就檢校封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即愆違獨御史糾舉之而可矣如淹言瑣察非體也淹默不復言帝問淹不遂非乎帝悅咸事見內紀中

蕭瑀後梁明帝子也封新安王梁亡以女兄為隋陽后見親戚未疾不呼瑀曰天假吾年而疾不已因得遂長居矣后聞責之曰前亡國之裔而高居怪語是賈罪也瑀乃後治疾良已瑀內史侍即突厥國楊帝賈瑀瑀前說曰夷俗可敬與兵事若此一介通義成公主使瑀喻旨不戰而解又舉藉藉陸平突厥方復省遼東故不戰而解下詔赦高麗突厥則人自奮矣省之而突厥果解師還帝顧望瑀乘國難則恐爾也恨之出守河池即高祖入關招之瑀以即自歸封宋國公并代部尚書遷內史令委以治瑀尋日孜孜自勵達

復無憚避多見納用嘗謂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情
後日善令臣承旨必覆審使先後從今國始
詞進尚書右僕射貞觀初房杜新政則房杜無少
聖封德彝以房杜中書反議政有節而德彝工揣摩
房杜與房杜爭帝而房杜不能平其德彝之計
謂中書曰房杜守河池時以心之禍幾矣而中書
德中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未決也我兄弟所容實
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
真社稷臣也又曰房杜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
志大明時有失爾調劑之如此起拜謝曰臣蒙訓誠
詩以守道雖死之日猶生之十七年矣國形衰煙
反耳帝笑曰人君當驅英材推心委任公言無已甚
乎朕雖不聰明何乃願心誠名至矣此房杜之忠
也商州刺史已徵還從幸玉華宮適疾卒遣使弔祭贈
司空大常諡肅帝曰房杜之忠宜撫實焉房杜忠不
也然上猶及諡貞觀初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德彝本名
倫諡仁善逢恩以恩賜終贈司空諡明方隱集時稱
一社稷臣倫陽道忠款而房杜
兩端陰附之說死迹露改諡
李尚書文紀觀州脩人也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漢
張綱之為人改名綱事周為齊土憲參軍宣帝以猜
故殺憲召僚屬誣證成其罪綱矢死無撓帝誅露車
載尸故吏爭走匿綱撫棺慟躬瘞埋哭拜乃去事隋
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中庶子唐今則奏琵琶又歌
斌媚娘曲用為歡綱正色曰今則職調護乃自比倡優
進淫聲請罪之勇不悅及廢隋文召東宮官屬臨責皆
股栗綱獨抗聲曰廢立大事中外大臣皆知其不可責

敢言臣昧死一言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最令陛下擇正人輔之亦何渠至是哉願以唐令則為
庶子鄭文騰為家令惟絃歌鷹犬娛太子為容何得不
至此臣愚以為此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鳴咽
不自勝帝為愴然久之曰綱責我是也然我持汝為宮
臣而重不親得正人何益綱曰臣所以不見親者由姦
人在側故也陛下旦斬今則文騰更選賢才輔太子安
知臣之終見棄乎自古國家繁立冢嫡鮮或不禍亂者
願垂三思帝憮然罷朝會尚書右丞缺即擢綱用之為
蘇威楊素所惡出為行軍司馬綱危懼筮之得鼎之成
筮者曰鼎取新也君得志其在易代乎今宜早退不者
足折矣乃屏居郡中高祖入長安起迎謁帝素聞其名
大喜即授相府司錄封新昌公即位拜禮尚書典選据
正不詭隋齊王元吉覽并州寶誕宇文歆輔之元吉縱
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數白發其狀劉武周
入太原元吉棄軍奔京師帝怒曰歆可斬也王少不更
事故以歆為輔行太原興王地帶申十萬粟支十年奈
何平棄之綱進曰其實誕乎王年少倨驕誕不能諫掩
覆之歆事王之日淺有關必諍王不悅又以聞此其人
忠可以忠為罪乎帝悅引綱升御榻勞之曰微卿言我

數曰思之不熟以至於命罷役賜玄素絹二百匹
玄成歎之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
利博矣累太子右庶子時承乾在春宮不說學玄素上
書勸學薦宮僚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儒宜收召見增懿
德時詔太子用庫物不會承乾發取無度玄素上書曰
周武帝卑宮陋食以靖海內而太子寶有穢德至踐祚
狂暴宗祀以亡隋所代是已隋文雖席女資有天下然
布德行惠上下粗安而太子勇以驕侈敗今宮中山池
其所繁粲殿宇所日見也夫親則嫡子貴則儲貳自謂
有萬世之安庸詎知奸人間之致慈父之隙不可合哉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三

十

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近君子疎小人黜浮華守恭
儉雖善間者亦安所從入矣今陛下本周典王世子服
御不會以明有恩甚盛惠也而恩旨未喻六旬用物已
過七萬驗奢之極其寃爲亂惟居安思危太子怒令戶
奴狙擊之幾斃承乾廢除名已授潮州刺史轉鄆州永
徽中致仕卒

馬周王 清河在平人少孤貧嗜學鄉人以其無細謹

也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爲刺史譙讓去客密州
密州守趙仁本奇其才謂之曰天子明聖此君自見時
也厚爲裝齎之令入關過汴爲浚儀令所絀辱舍新豐

逆旅主人不禮焉周命酒獨酌悠然自得也至長安會
中即將常何家會百官言得朱阿武人不學周爲條
時務二十餘事上之帝覽奏大驚召何問汝安從受此
書是所言通達國體可相也何謝曰主臣此非臣所言
臣客馬周者代臣具草耳帝喜曰客安在曰館臣所帝
大喜立召見未至遣使敦趣者四輩入見與語大悅之
詔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以何能得人賜帛三百匹周
退上封事曰臣每讀前史見前世所爲忠孝事未嘗不
廢卷太息思慕用之也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既
無所復施矣念猶有可勉者曰忠是以徒步二千里歸

通史上編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於陛下蒙陛下不次拔擢則固臣勉畢命之日也敢竭
區區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孝孝教之本政治之所從
出也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內墻宇門闕視紫極爲卑
小又東宮皇太子所居也而內大安太上皇所居也而
外雖上皇志在清儉愛惜人力陛下所不敢違而中國
四方英勇入覲者見之將何觀焉願改築雉堞門觀從
高敞稱萬方之望臣伏聞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道路
之言云爲避暑竊惟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安問視
膳今所幸宮去京城三百里餘非可以且發而暮至也
萬一上皇思念陛下欲一見顏色不識陛下將何以赴

之且上皇留熱處而陛下以避暑行非所以教孝也卽業不中止願先示還期以祛衆惑臣聞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二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故祭所以追養而繼孝者也自陛下踐阼來宗廟之享未之嘗親竊揆聖心詎不以乘輿一出所費不貲百姓奔走疲弊故忍孝思冀安使之乎然一代史官不許皇帝入廟將何以貽示來世也臣誠大知孝不在俎豆而聖人訓人必以已先願親饗祠以反本報始臣伏讀詔書宗室勲賢作鎮藩部令子孫嗣守非大故毋黜免誠欲其胤裔與國共其慶無疆也竊以爲

通鑑卷之四十三

唐紀八

十一

陛下誠愛之重之必思以安全之豈必世官哉夫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况於來許何能皆賢儻有童昏間得嗣職兆庶被其殃國家受其敗欲絕之乎則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樂縻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必且割恩於已亡之一臣則向所謂愛之者適以傷之也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方器使理之得者也臣聞致理之道在求賢審官而爲政之基必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言慎舉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興阜章舉提斛斯政獨習解調馬所謂矇瞍之能斷罔之技獨可厚賜金帛

使饒給而足矣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之期今駟暨倡子鳴王曳履與大夫士相後先臣竊耻之臣誠知朝命既出不可追奪謂宜不列朝班混預士品帝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天下安輯日久土木甲兵事稍興又頗廣儲蓄魏王泰有寵月給賞賚踰太子周疏陳傲曰臣竊尋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四五百歲皆由累業積德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先德以免也魏晉以降迨於周隋嗣傳之主輒受其敗此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其時僅僅自保無遺德可思也今陛下以大功定天下而德積之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節險約已勤施及人使天下之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而後卜祚靈長禍亂不作子孫萬世憑藉之基始此矣今百姓承累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一二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五六千里無時暇休陛下屢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煩役自若百姓咨嗟頗以爲陛下不存養之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息作法於涼其弊猶食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疾苦前代禍敗又目

通鑑卷之四十三

唐紀八

十三

親見然且如此況皇太子諸王生長深宮不更事外者

乎此聖慮所當憂也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
不亡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安全者也往貞觀初率十器
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之憂
憐之故人自安無動搖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
絹且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百姓怨讟而土崩之漸始此矣夫國
家興亡不由蓄積之多少而係百姓之苦樂請以近事
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
因之西京府庫亦獨為國家用夫貯積固有國者惟正
之供豈顧不用哉惟儉以息人人有餘力則天下樂輸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三

十四

而國安若人勞已墮而用之不息則下民懷愁苦而
國危今平居竭民財力一旦水旱風塵之警狂狡竊發
宜直旰食晏寢之憂而已哉語云勤人以行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陛下勵精致行何必遠古但及貞觀初
而天下歌舞之矣臣竊尋漢晉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
諸王哉非帝者之子孫王則不善也皆由樹置失宜不
像為制節而然耳今此諸王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
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
也昔魏武過寵陳思文帝即位峻防密禁有同拘囚何
則先帝加恩太厚故嗣主疑而畏之則武帝之寵陳思

適所以禍之也誠宜制長久之法酌滿損飽使本支百
世天下幸甚他又言今獨重內朝官刺史縣令頗輕其
選非治體皆王體要機城陽公主下嫁卜婚期錄曰二
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晝昏吉詔許晝昏周諫曰朝謁
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晝思相歡
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以決疑而以
之黷禮慢先又何貴焉帝曰善周機辨明銳所敷奏勸
中事會裁處精密每奏上帝未嘗不喟然稱善也本文
本嘗言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撙古今舉要刪煩會文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二

十五

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纔令人忘倦第為肩火巴
騰上必速恐年不久長耳累中書侍郎太子右庶子帝
征遼以中書令輔太子定州還攝吏部尚書病消渴連
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詔尚食賜膳上醫護視
帝躬為調藥疾病取平生所上諫草焚之曰暴君之過
取身後名吾不忍為也卒年四十一贈幽州都督部葬
昭陵子載官史侍即典送以平允稱

劉洎字思荆江陵人事梁主銑以黃門侍郎累領表
下五十餘載未至而梁敗因歸唐累治書侍御史時尚
書省奏復稽壅至彌年不下洎疏言尚書萬機之本貞

觀初未有今僕職併務繁而在丞冑右丞微譚舉無回撓而百司肅如也比勲親在位功勢相傾卽自神驚謗叢集卽中惟事咨稟尚書不得專裁綱紀不振固在於此誠使左右丞兩司卽中得剛勁不撓者爲之庶有振乎帝曰善無如卿者立拜尚書左丞遷侍中預朝政帝敏博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引古道相詰難洎疏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其上下至懸絕矣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卽降恩旨假慈顏凝旒虛襟以納其說猶未或敢自盡也況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階對揚乎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非歛福弘下之道也帝手書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之幾在焉昔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此本務也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藝宮論道宜弘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而歲月易往墮業難追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多聞於古昔勞睿思於當年乙夜

觀書馬上披卷而令太子優遊棗日不習典章此臣所
未諭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
聽朝之隙引見群臣降以溫顏訪之今古以效朝廷是
非間里好惡畢關聽覽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
不聞正論又臣所未諭也古問安而退以廣敬異宮而
處以遠嫌間者太子入侍動移旬朔師傳以下無由接
見供奉有間輒還東宮則拜謁既疎欣仰不暇何規諫
之得陳哉願循前躅弘遠規俾太子得以時懋學帝曰
善卽勅泊文本周日且東宮及征遼命檢校兵部尚書
輔太子監國帝曰卿今輔監固係社稷安危宜副朕倚
卽更上綱 西卷之肆三 十七 月二十朝
毗至意洎率爾對曰願陛下勿愛大臣有罪謹按法行
誅之矣帝怪其語不倫戒之曰卿性疏果不戒者敗師
還帝不豫泊與馬周入候出爲大言太臣忌忿之以
告帝大怒以爲狂易非少主臣遂賜死且死從獄吏求
筆札欲有奏吏禁不予而遂死帝聞頗悔下吏獄罪焉
高僧宇士廉北齊清河土獄孫文德皇后母舅氏也后
父左驍驍將軍昂生太尉昂思及后而早世士廉迎女
弟若甥養之家識太宗於歲以爲歸之馬隋治禮卽以
註蒞稿朱爲薄士廉急朱爲庫藏地母老不可行留妻
斷于侍養身獨行念妹無所依賣宅宅小宅處之
會世亂從父附守丘和保境自歸富是時太宗爲秦王
收雍州矣以爲治中親重之隱太子之舅與無忌與大
計太宗卽卽遷侍中封義興郡公坐事出督安州遷益
州大和督府長史蜀人畏鬼惡疾父母病皆委去不扶
侍是年卜相通財士廉爲條狀辯告屬以孝慈俗易

恭誥曰定
高季輔德舊州人少好讀書擊劍事母孝能嬰兄事隋
為汲令隋嘗盜殺令季輔以其人格盜斬之貞觀中以
中書舍人上五事其一言陛下德超遐古平定天下而
刑罰未云措者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
昧於經遠之道故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牟
為益國故也宜擇溫厚所察之吏使任尚書省以素革
浮僞俾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其二言陛下身帥節儉
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之額發其財
力無使殫散畿內敗州亡使人衆儲蓄少而科役多宜
均差役於江有河北舒閒之處令得休息其三言公族
勲戚之家封邑俸稍足給私奉養而甘貨舉息爭什一
之利宜懲革其四言今外官平品皆未嘗廉潔寒切身
妻孥交謫由夫惠不能全其操使巡察歲出輒軒轡物
而侵漁不廉敗也宜加廉賜使侍仰事俯畜然後可
責其廉其五言陛下友愛詘士而帝子并諸叔諸漢李
封井帶也王壽既同家人有體宜賓之以禮奉上賜鍾
乳一斛曰凡進藥石之言以藥石相報為吏侍郎益叙
人物各當其才賜金背鏡况
其清鑒相高宗卒諡曰憲

遷侍中進燕國公帝即位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
無忌詔致辟志寧曰時方陽和萬物生育勿行誅傷春
令請需時衡山公主既公除當出降志寧曰禮女子下
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春秋晉莊公
如齊納幣杜預云譏襄未再替而婚公主未移天禮服
斬願遵高宗今軌畧孝文權制詔公主待從畢成婚已
許敬宗逢武后意誣志寧堂太尉無忌降授榮州刺史
轉華州乞骸卒

論曰方玄武門伏甲海池泛舟時君父臣子之際岌岌
乎殆哉乃內禪尊養隆備矣而馬賓王徒步謁天子猶
錄史主緒一與卷之四十二

本孝廣忠摠忠勸孝終主於格心斯彝教之本哉張公
之論事回天而以承乾故見廢于燕國犯顏色最苦幾
身劫于刺而廢王立武時乃以閑默見殃則所遇之勢
異也好論議者猶然用相管悲夫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唐初父相賈以硤州歸國封甌山
縣公刺滁州卒官故吏歸千緡萬貲處俊甫十歲諫不
受處兄弟友睦事諸舅甚謹舉進士拜東臺御史高宗
幸東都從道中召與語問曰我嘗疑秦法寬荆軻一匹
夫耳挾匕首竊發群臣荷戟侍殿莫之敢櫻將習儀
然邪對曰法已急故耳秦法持寸刃上殿者族誰不畏

見族而敢動乎故曰已急故也昔魏王操者令京城有
變九卿守府寺母動動者死後嚴才作亂徒黨纔數十
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無救者歎之已有領官屬
來前格戰者操曰必王太常也王脩識幾變能冒法赴
難盜以禽威已詢之里脩也故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
曰不懈于位人之攸登仁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義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潜剛克中也帝曰善轉中書侍
郎監脩國史帝為言許敬宗所紀史多失實也朕昔從
幸未央宮仗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為歛轡却避之
不發覺謂朕曰事發有數十人當死之者矣今紀殊失

國史主緒一與卷之四十二

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非一端臣弟處傑預供奉見
三衛士有誤拂上衣者悸請死帝曰左右無御史無恐
朕不汝罪也帝感動曰此皆史臣所當謹書於是勅中
官刪史偽辭焉上元元年賜吏民補帝御翔鸞閣以觀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周王顯各主之聽角勝為
樂處俊諫曰臣聞禮示童子以無誑恐計欺之心生以
開邪也今二王富於春秋志趣未有定當推梨讓棗奈
何今以音樂較勝乎帝亟止之晚牛帝欲餌方士所治
丹翼延年欲遜位天后皆力諫語具帝紀異教者中卒
年七十五帝痛惜之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

言自秉政在帝前論議傳經義諄諄規獻得大臣體云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東臺侍
御史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文瓘引秦
漢事四夷造宮室使天下土崩以諫詔節減廐馬數千
疋遷大理卿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畢明允嘗有疾繫囚
相與齋禱願張公疾速已得出亭獄遷侍中因聞皆慟
哭以爲莫予白也在中書諸司奏議多紕駁帝甚委重
之嘗卧疾國有大事帝必問宰相文瓘議未曰未也
必遣問後發兵討新羅文瓘力疾入請見曰今吐蕃犯
邊兵在寇境新羅雖未效順亦未內侵若二虜並事臣
恐力之滋不堪也請息兵脩德以安民帝從之卒贈

幽州都督諡曰懿

劉仁軌汴尉氏人也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
止畫地書空寓所習以通博聞武德初稍除陳倉尉部
人有折衝都尉者怙高班豪奪歷政莫能禁仁軌誠諭
之愈益橫杖殺之州司以聞帝怒罵曰是何縣尉輒殺
吾折衝逮廷詰不撓奇之擢櫟陽丞貞觀中帝將幸同
州校獵仁軌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下知之者在上愚夫
之計擇之者聖人陛下仁愛節儉朝夕以百姓爲心一
物失所納隍軫慮今甘雨應時秋稼極盛青黃豆野十

收一二盡力刈穫猶未訖功即獲竟者方擬樹麥而令
供政事修橋道妨農願少留萬乘聽一介之言太宗降
璽書勞然拜新安令高宗時累給事中以按畢正義獄
爲李義府所深怨出刺青州會征遼浮海部餽運以
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異式承義府旨使自
裁仁軌曰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論之無所逃命
使自引決快讐忿所不能也具獄上除名以白衣從軍
顯慶中百濟反守將劉仁愿被圍困詔仁軌以方州刺
史統熊津軍并發新羅兵援之仁軌請唐曆及廟諱以
行曰吾欲頒大唐正朔於海外表矣竟平百濟守已復便

宜留也

二二

李勣討高麗咸亨中伐新羅皆有功同中書門下三品
進爵樂城公少府監裴匪舒多心計奏誅賣苑中馬糞
可得二十萬緡帝以問仁軌仁軌曰利則利然傳之後
世稱唐家賣馬糞非所以爲名也帝笑而止造鏡殿召
見仁軌入驚出走問之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
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帝亟命剗去時帝與天后
共政仁軌之意蓋以諷后臨朝拜左僕射爲東都留守
仁軌辭疾因陳吕后產祿禍敗以規后璽書慰勉改文
昌左相卒

年八十五贈并州
大都督陪葬乾陵

本義或謂州邑縣人轉學多通少舉進士補太原尉
與公勳為并州督察吏皆望風相義瑛獨與爭曲而
勳甘居之累中書侍郎高宗欲傳位太后與中書令
後事得寢章懷太子廢放官僚慰勉令復職皆歸
勳義瑛兼官庶子獨引罪涕泣宅無正寢第義瑛為
州市材送焉義瑛曰以吾相國宅愧更營官室是速
禍也義瑛曰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何宜偏下義瑛
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與現有貴仕又處第室吾懼獲
也竟不營第而進以足疾乞骸垂拱初為懷州
刺史自疾失和太息悲禍及固辭不拜卒於家

杜景儉冀州武邑人舉明經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
司馬房嗣業方在州得報徙州司馬欲即視事管人吏
立威景儉曰公受命未有詔奈何急數日祿為乎詔少
遲下非晚矣嗣業怒弗聽景儉曰公持咫尺報直偽未
可知即欲作威福龍一府耶敬望楊州之禍類此矣叱

通志卷之四十二

一四

三月二十二日

左右罷去既得報果荆州也人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
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治詔獄平恕
與徐司刑有功齊名人所稱遇徐杜必生者也改秋官
員外郎按罪已輕釋武后怒其不待報也讓之景儉對
曰日明詔六品七品宜文辨定聽待命于外臣以為奉
詔也宰相曰詔為司刑設耳秋官何與焉景儉曰方布
詔時不與臺寺故守之后以為守法擢鳳閣侍郎平章
事季秋時后出梨華一枝示宰相曰何祥也衆皆賀以
為德及草木景儉獨曰臣聞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
倫漬之即為災春秋傳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嬰

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梨後華異也臣等備位助
天理物而陰陽不和敢請其罪因下殿頓首請后太息
曰真宰相也坐申救李昭德忤意出刺秦州尋後召坐
漏洩禁中語刺并州道病卒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以父君諤死王事襲邢國公累左
奉御率孝敬宴官官命擲倒為戲及善辭曰殿下自有
樂官臣奉令恐傷殿下羽儀之任高宗聞賜緡百匹
拱中累春官尚書撫山東督秦州轉益州以疾謝去契
丹作亂武后以滑為虜八河東路也起刺滑召見謂之
曰卿無疾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卧鎮之及善既拜命

通志卷之四十三

二五

因問朝政得失及善陳當世務甚具后喜曰滑潞事
末也中朝政本卿不可遠行矣拜內史今來俊臣當極
刑后欲赦之以及善爭而誅召盧陵王後太子贊之決
太子立請太子出外朝慰人心及善雖無術學仕官清
正臨事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與內宴咤人臣禮及
善糾之后不悅謂之曰卿年高不宜更侍讌遊但檢校
閣中可也及善歎曰中書令日不得見天子用留何為
疏乞骸不許拜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二

通志卷之四十四
州長史劉道宣者采真竹江南移植上苑中所過
至荆州良嗣囚之立上書言如帝下詔慰獎徙雍州關

環以爲即非國寶要須民財民財竭矣國無危乎年大
下僧尼衆濫請併寺若著僧常員神龍初寺尚書右丞
張明曉法令多職臺省舊章朝令改式皆所
復位鄭普恩以妖幻得幸環捕繫論死韋后庇之詔勿
問環廷爭流思僞州語具異教考累尚書右僕射計封
國公時大月月初月官典上食天子曰燒尾環獨無所進
及侍宴內侍朝之環曰宰相焚和陰陽代天理物今拉
食勝貴百姓離餒餓士有至三日不食者臣不辦職誠
意誠懼何處尼之有帝崩遺詔韋后臨朝相王以太計
執政宗楚客曰太后臨朝道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
政環正色曰增御制書有法遺制乃先帝意何得敗邦
客欲權歸韋氏不聽環稱疾不朝是月帝意稍得敗邦
位進古僕射而先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文貞環治州
課常最爲宰相陳常世利病甚核子頊桓玄宗賢事具
文澤傳中

章安石石兆萬年人性方重不苟言武后時官開州
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勩德縣二州刺史尚清嚴
中民尊畏之遷文昌右丞丞同平章事二張及三思寵
橫安石數折辱之嘗侍宴殿中三張引蜀劍刺宋伯子等
與博塞后前安石曰商賤人不當戲殺上顧左右引出
御史上編
四十三
七

生中失色后以其辭正改客免謝之后幸與慶宮欲趨
城道安石曰此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
室兄萬乘哉后命回輦封卿國公睿宗立授太子少保
改郇國公太平公主有異謀數囚其婿唐駿邊之拒不
往帝人飛詰問外廷皆傾心東宮居之問安石立折其
謀主構飛變危之賴郭元振保護而免罷雷守東都貶
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帝卿姜皎有請託拒之
皎第悔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輔佐客楚常謂
擅削相王輔政語不糾正諷御史舉劾皎與常嗣立胡
彥昭等皆貶官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盜詔捕賊
安石發憤嘔血卒大寶初
贈左僕射郇國公諡貞文

唐臨京兆長安人武德初從隱邸出爲萬衆丞縣有輕
繫囚十數人暮暮時雨至白令聽歸耕約耕已自詣令
不可臨曰脫囚逃臨身任其咎遣之而囚畢如期自詣
選侍御史方造朝江夏王道宗越次與御史大夫譔

進曰王亂班道宗色變曰與大夫詰耳何至是歸曰大
夫亦亂班大夫為失色衆皆慄伏已持節接交州出宛
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尚宗親錄繫囚訊訊司斷者輒
號訴稱冤獨臨所處無一言帝怪問政囚曰唐卿所處
本不寬帝歎息曰諒焉者當若是矣歷度支吏兵三
尚書比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晉州臨白遣西漳巡察
江南張倫為劔南巡察使祿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
武后規知之謂臨遺所司督義府過為尅害坐免官後
起刺潮州卒臨遺所司督義府過為尅害坐免官後
見妻子必正衣冠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弔服僮誤將
他衣主未敢進臨覺之曰今日氣逆不宜弔又令人煮
藥失其劑覺之曰今者陰不宜服藥其度如此
李日知鄭州榮陽人武后時官司刑丞任官不楚撻而
事集刑曹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欲杖之已而曰我
杖汝人必且謂汝能撻李日知嗔汝受杖不得比於人
人必共棄汝者釋不杖吏感悅無犯者時法吏爭嚴酷
日知獨平寬嘗議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
不去曹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去曹囚終無死法
以狀獻而后用日知議囚免死神龍初為給事中事母
孝母嘗病調侍數日須髮為白母未及封而卒比葬制

下頓絕久乃甦景龍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燕從
官各應制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詩曰所願恒思居者後睿宗宴語及之喟然曰曩雖朕至親不敢諫非公挺
直何能爾耶拜侍中先天初請老不謀于家報可下夫
人驚怨之曰家室如璧子弟名宦未立何遽也日知曰
仕過吾分吾宜去郎夫人心何耿若求足當何日足乎
居家不治田園引賓客為娛樂而卒
徐有功東海人名弘敏避孝敬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
遠孫也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叅軍政尚仁愛不忍敲朴
民感之更相約犯徐叅軍杖者衆辱之比滿歲不罰一
人累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宗室大臣謀已於是酷吏周
興來俊臣之倫用而羅織之獄興吏爭以周內窮詆焉
功后又懸官賞獎誘之朝野惴惴不自保獨有功以寬
和為平數犯顏爭枉直太后盛氣以胥屬聲色質詰刑
死衆籍侍衛立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喘息而有
功神氣堅定言論明切后雖嗜殺知有功正直敬憚之
所開宥無慮數千百家與王仲道家奴責息錢貴卿除慶雲中謀中俊臣鞠治以反狀上諸侍御史魏元忠
亦謂俊臣為中俊臣鞠治以反狀上諸侍御史魏元忠
告則支電也今以支為首是以主入死赦而後復支
勿赦生而後殺不如勿主非法也后怒曰何謂也首答
曰死者大帥首自元忠忠貞是已貞尸傷誅徐俊臣非支

黨而何自意解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紀考者受徐
敬素為目前物故推事使顧仲瑛請籍家認報可有功
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待相
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非賊詔從之各官同書裴行
本等七人以誣論當死尸貨之俊臣尋另行本更驗前
有有功口俊臣連得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得免死
酷吏周興等讎視之効有功附下周上出反者又面
欺當斬坐免官后意終重之尋起侍御史有功入見伏
地流涕不肯起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厨
若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
且死是官矣乞免臣官貸臣死后慰喻遺之中外聞有
功復進咸洒然色喜相賀也有功既拜命疏言臣昔坐
重効微恩謂永不瞻殿陛猥蒙擢用願以執法酬恩今
選曹擬補乘次覲不知愧使露謗盈路刑曹鞠斷猶行
酷法亡惻隱心三司及理匭伸冤使不速與奪望准臣
按劾不旬月當可勝殘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赦
免踰百日復發者聽捕論有功爭曰陛下寬殊死罪已
發者原所以通改過之心而啓自新之路也故律告赦
前事以其非坐之若無告所犯終不自發如許告是令
與律乖也將恩詔雖下而天下無一夫獲貸者矣乃除
其令潤州刺史史實孝謹妻皇嗣德妃龐母也為奴怖以
妖祟為禱隱因告龐獻詛當死意以搖皇嗣有功明其
非事給事中薛季昶効有功黨逆當絞有功方視事今

吏逆以告有功笑曰豈我獨死餘諸人永不死耶徐步
歸就舍食食已掩扉卧熟寐太后顧寬之召入見好謂
之曰卿比按獄多失出何也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
過好生人主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而有功免為民
已復起司刑少卿復為皇甫文備所詆欺而免無何文
備坐事下獄有功以平法亭之或曰彼嘗啗君於死今
生之何也對曰文備無死法爾所言私忿我所守法也
吾不可以私害公有功以守法故坐大辟者三夷然無
憂色赦之亦夷然無喜色不以死生改其節如此卒
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甲祭開元初天子思有功
賢擢其子倫為陵恭令實孝謹子光祿卿希城等請以
已官爵讓倫報有功不許乃還倫申王司馬會昌中
忠正從陳秀為關內覆囚判日多全活御史宋遙
雪者七十餘人今子孫因秀其忍以求新故求自便
乎則自劾去宋謝而問之無何有訟司官監寬者宋召
問則他判官也宋欲別白旌之秀曰秀其忍藉人之過
為已功乎其豈不如此宗城潘好禮著論言有功蹈道
依仁不以貴賤死士易節也所聞見今未見其比於古
人其漢張釋之乎客曰何如釋之主人曰釋之所守者
中法而足徐公當革命之季給吏使釋之崇師惡言
不難哉使徐公之賢千載未見其比也
王義方泗洲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譽特舉明經
諱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泣下言父病革欲往省因

始高祖首納忠讜而太宗虛懷盡下於弘人最優士競
奮於蹇諤於是易為忠矣迨天以女戎間唐李義府許
敬宗握輿樞為正人黜魅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不免
焉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年高宗末作奉天宮嵩山
作萬全宮藍田御史裏行李善感上書言陛下封泰山
告太平比隆於三五而比年不稔饑殍相望四夷交侵
兵革歲駕正恭默思道禳災謹之時而更廣宮室勞役
不休將天下何望言雖不行天下頌以為鳳鳴朝陽其
後武后營明堂拾遺王求禮引商瓊臺夏瑤室為人代
畜功不報契丹陷河北州縣武懿宗將遷懷不能禦而
遼史土編卷之四十三
條滄瀛百姓勝從者請行誅求禮曰郡無良吏教習士
御敵城池又不完焉賊驅迫而求全豈背叛比哉懿宗
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抱頭却走而移禍於細民帝
斬以謝百姓軍乏興相且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兩月
俸助興求禮曰公祿萬鍾停可也卿奈何因諸仰祿養
廉之人乎欽望不聽奏上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
海何待宰相奪九品職官俸贍軍國用乎秦漢虛天下
事邊何足効也事得止久視二年春三月大雨雪大臣
以為瑞幸群臣賀求禮曰宰相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
此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亦為瑞雷邪賀者入求禮

厲聲言今陽氣債升而陰冰激射故雨雪為災今主荒
臣佞戎狄亂華盜賊繁興亦何感而天降之瑞后為龍
朝求禮許州神龍初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右
衛將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
外朝之政者宜杜絕甘萌太子國本宜早定又外戚太
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
大位朝政之蠹也宜斥遠宋務光西河人景龍中安樂公主置
官屬補授繁濫又營塔廟口修拾遺辛替否諫曰古官
不必備以無僭濫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
百姓有餘財而天下治安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
使府庫空竭清品混淆亦胡取而為此夫君以人為本
本固則邦寧陛下夫婦母子極富貴至是矣又以愛女
之故竭人之財傷人之財覆人家產而莫之顧三怨備
矣人心散矣一旦有變陛下獨提所愛將安歸乎索宗
立罷斜封官千人尋詔復又復營金仙玉真二觀替否
以左補闕召疏諫曰臣竊觀往代帝王用度不節不時
爵賞不衷不當而國破家亡者多矣然猶可諉曰異代
固不如身逢目見之為親切著明也太宗陛下之也
撥亂建極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
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是以下建塔廟而福祿至

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德五穀遂成百繒納款事
國長久中宗陛下之兄也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徇
于女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
寺蠹財者百巨億度人免租者數十萬故國家所出日
益多所入日益少奄虐羸之食以養食殘剝寒餒之衣
以塗土木人怨神怒眾叛親離禍及其身取譏萬代夫
法太宗以爲治泰山之安可致也夫中宗以爲治累卵
之危可竢也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
用錢數百萬緡陛下何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
經費有幾顧輕而用之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則
聳日夕憂危切齒於群凶矣今奈何族韋氏之家而不
去韋氏之惡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黃門
郎魏知古亦疏言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
力則功聚省禮季夏之月樹木長盛無有斬伐今爲公
主造二觀其地皆百姓居室也卒然迫逼剔椽發瓦令
其轉徙扶老攜幼呼嗟道路乘人事違天時建無用之
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民父母心
何以安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復不遠
叅軍柳澤上疏言臣聞樂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
可以補過景龍以來內寵外嬖固貴憑權貴官竊蠶承

下岌岌陛下卽位用姚元之等悉已停廢今又收用使
善惡混併反覆相攻天下咸謂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
爲此以誤陛下爲之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
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通致遠積小爲大會詔選者得
言事復上書曰夫駟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寵祿
之逼罪之階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頃韋庶人安樂公
主武延秀等可謂貴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
威德神怒人棄卒於不保豈非以愛之太極富之太多
適爲禍乎今諸王公主駙馬訓戒宜在厥初爲陛下黜
奢僭進朴素以畜其非心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天下
幸甚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國家神器一正則難傾一
傾則難正自頃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
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
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
義立德垂世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器亂相踵則好尚
失所人不堪命之効也諸皆切時比事爲世藥石於實
直自見者遠已其大者自蘇安恒以危言撼武后批復
唐之間天下激發定州人卽岌許州叅軍燕欽融言韋
后淫亂干國政宗楚客危社稷各奮發其所以直言摩
上故勇敢有倡也

玄宗初載中內勵精尊憚者舊姚宋諸名德踵武秉國而許謨爛然臺省百司骨鯁清忠之臣輻輳並進仇然獻忠而開元於有唐號稱盛治及承平日久意欲侈縱左右大臣皆身所拔擢易之忽忘所自於是讒諂佞諛之臣入于左腹醜正惡直故臣格輔憂讒畏譏之音作而公卿百執闕然自媚爲苟容卒之天寶之亂大臣希烈親臣均垧之倫實首先佐逆其臣奉賀冊禪授至自蜀而嗣主素鄙厭之罷棄不用也靈武始造郝侯轉移與樞於內李郭幹旋宣力於外國以再造而肅代寬仁不斷奸慝錯進閣豎逆用藩鎮萌漸滋起矣于時風尚二氏熾然房相國璋以清談疎脫用潰于成事王縉杜鴻漸之倫以佞佛妨政而治益下衰國安危惟所任詎不諒哉

唐懷慎滑州人清儉識治體以御史中丞上時政疏曰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子產相鄭更法布令一年人怨欲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今子產未踰年而死誰謂惠利故政必累時月而後成也比州牧上佐若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及課最便未遷者傾耳而聽企踵而望冒進而忘廉耻唯苟得之爲務又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人知吏之不久不幸其致

吏知遷之不久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路上下相蒙此國之大病也此病不革雖和緩不治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三考不得遷若治行尤異或加賜車馬祿秩降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屬能者其不職貪暴者覺免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此省官也又曰官不必備惟其才曰無曠庶官此擇人也今京師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求其代工則庶務不釐而歲費俸俸巨億萬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漕不足給京師公私耗損儻倖然有炎曠疆場之慮租稅鮮入將何道以濟才書曰毋輕民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負外之官皆一時良幹而不盡其用尋以名不任其力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其治狀其老病不稱職者廢省之使賢不肖較然殊此切務也夫冒干寵賂侮虐鰥寡此治之大蠹先王進遠之矣今內外官有贓賂狼籍剝削烝民踞坐流黜旋卽牽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積積粗示懲創而彼內懷自棄徇貨培尅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當平分而無偏施遠州陬邑亦何負聖化而當令罪人牧之乎况臺徵之地夷夏雜處憑怙險遠易動難安官非其才

西會安西與西突厥可汗更相訟詔即按遲馳入突厥
施帳索左驗無獲也略之金遲因辭方若口身在突厥
不可逆狄人心受而埋諸幕下去出境後歸示其歸
為突厥大驚追之已變績不之拜黃門侍郎兼安西
副大帥護斬于闐王百若長則還
忠志曜目川臨濟人舉進士以侍御史黜陟江東公清
有吏幹柳王府吏北云玄宗敕左右王求十長史太
常姜皎以乾王自梁州督召見神氣爽健占對曰
擢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長史課最悉諫議大夫開元初
累尚書左丞帝幸東都以京兆尹留守京師再入相建
言形要之任京師坊俊父之路使沉廢外非王者
公平之道臣三思皆京師請外補與官帝悅從之千
賀絳川司功索與縣下詔曰乾曜身卑庶索就達其
子又復下達不云乎范宣子諫其卜皆讓道之所行
仁豈遠哉由是公幹子多出補其性謹重歷
官皆清慎格敏為相務寬平教大故件悔免焉

陸象先蘇州吳人父元方相武后清慎持大體坐附麗
李昭德刺綏州舉復召相戶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
西史土編 國卷之四十二 四二 大 二七 附正

大事當面奏諸耳目瑣碎不敢聞忤旨罷象先恬靜寡
欲議論高遠景雲中太平公主擅權與相崔湜等謀廢
立象先知政事獨守正不阿語具帝紀中太平誅帝召
象先謂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信矣時案公主
支黨急象先密為申理所全活甚多封充國公出為益
州都督府長史寬仁不鞭笞司馬以為刑罰不可弛也
象先曰居官理可矣豈必刑哉按察河東有小吏犯罪
廷詰責而遣錄事請杖之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吾言
之何渠不解豈必杖久之相環薦象先閒政體寬不容
非以為河南尹象先嘗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清其源何憂不治世以為名言卒謚文正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為監察御史按劾平
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作大象疏力諫甚詳見異有詔
市河南牛羊市荆益奴婢廣軍資廷珪言河南牛疫十
不一存和買甚於抑奪荆益奴婢皆國家戶口姦豪掠
賣永無免期大不便事得寢開元初應詔上疏曰陛下
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侵六合清明明上帝宜
錫介祉而頃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
尤劇臣竊思之殆皇天之意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
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獨侈

西史土編 國卷之四十二 四三

雄圖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故昭見咎徵載加
誘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
也誠願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義農之書敦朴素之道
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撤外廐場無蹴鞠之
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田之懸軍惠恤
俾養蠲薄徭賦自將波清四海塵消九域或謂天之烜
戒不足畏謂人之窮乏不足恤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
荒饉日甚何以濟下齊肅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何
以奉上此安危所繫禍福之源也可不畏哉帝以太常
禮樂之司不宜與俗樂置左右教坊典之而頗好溺音

選樂工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子弟廷珪與酸酈尉袁述
客上書言陛下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通端士敦樸素為
天下先不宜悅鄭聲好畋遊以傷雅道遷黃門侍郎監
察御史蔣挺以監刑杖輕救廷以廷珪言御史清望耳
目之官可殺不可辱遣王珣行塞襲回紇廷珪陳五不
可以為中國步多騎少盛夏長驅勞逸相絕此其勢不
敵一出大軍掩敵不數萬不可出之則廢農廣饋則歲
饑二十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斥堠豫防將費師無功三
狄人獸居狄土積漠譬之石田雖克無補四今天下無
年民饑莫振而勤兵遠夷將中國騷動五也又請復十
道按察使巡視州縣納之已遣使賁繒錦詣外國市馬
廷珪言不宜勞遠人致異物忽必然之急所居官有威
化後為少府監卒贈工尚書少與李邕友善邕困躓屢
表薦達焉○肅宗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為相王府長史
節愍及李多祚等諸官奏上言臣聞子者發覺令
能使之綱正九疇叙者以云天道善者明而惡者著也
太子出後與多祚等竊集禁旅上犯宸居破扉開門
罪大矣幸與皇幸親臨武門臨諭逆順而太子猶據
教自若逆黨悔罪反戈執多祚太子乃惶惶逃遁向
使問惡相濟天道無欺其禍豈有法哉明日和帝引見
羣臣雨淚自悼臣內供奉實與聞之今肅宗聖德
威馬臣聞禮過代必趨避路馬獨有詔法太子行不
絕馳道以廣敬也相與官掖廷侍已扶危而行之而
儀馬以斬惡思父子之乎討三思以安君父可也
因自更逆執其馬以辱肅宗嘉之乎肅宗時逆尚未
顯於太子為母臣恐于無廢之理也君或不承臣安

可以不以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以不子晉太子申生之卒
謹誦曰恭漢太子據受焉下能自明曾孫即尊終易名
臣賊子資焉口實請史議其多祚等罪宜云有免不謂
昭雪帝昏之而大臣重改謀唯多祚等罪宜云有免不謂
作金仙諸觀以震大臣重改謀唯多祚等罪宜云有免不謂
匡謬成古園陵郭中作萬人給騎續食擊突厥默啜
護詠詩具帝紀中有詔尊孝敬帝廟肅義宗湊以為
祖有以而宗有德昭宗之廟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列
於昭穆百世不刊也孝敬位止東宮未嘗南面無備
宗之禮況其別廟不列昭穆昭宗何義乎乃罷議湊
後上書論時政得失多移多見孫納子見素仁恕長者
性不忤物與史部銓平天寶中入相與楊國忠相唯
諾無能發明與子謂從幸蜀大軍誅國忠見素走亂
官我顯恭孝嗜學通陰陽占緯著易經○楊瑒華州華
陰人父琮歷沔綏刺史廉母清約相之姆饋孺子餅陽
受而棄之垣塲為麟游令竇懷貞營金仙玉真二觀檄
畿內賞負逆人貲者斂之以佐賞塲曰當兇人橫恣時
孰當有負貲者即有之必極窮弊不任償者也拒不應
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前課塲不可
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有罪數矣今仍不改異獨
取已宥之人重困之乎非所以庇民止不課累侍御史
京兆尹崔日知貪構御史大夫李傑絀之塲廷辨以為
御史臺可廢宇文融白檢脫戶括田稅執不便語皆具
帝紀中出為華州入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
白履忠等三人令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子路

志歎曰吾道窮矣卒年六十五○李邕黃陵江都人也
 敏善屬文父善淹貫古今文才選於同郡曹憲為之注
 釋善而遺意書成以問邕邕默然不敢對善察其意不
 滿謂曰詩為我補之邕附事見義善大喜以私書囑口
 也既冠見特進李邕言讀書未徧願得一見私書囑口
 秘閣書卷豈弱日能盡耶邕固請乃假直校書閣何辭
 左囑驚問曰已徧摘與篇隱佚詰之辨應如響嶠太嘆
 服因薦邕文高氣直任諫官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
 璟糾二張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以陳
 祚機大計陛下當鑒納早者股栗中宗立卿普思曰方
 拔幸邕陳諫擊至語凡與教考開元初起刺陳州邕素
 輕張說說相惡會所家告邕曲貨枉法擢忠烈論死許
 昌男子孔璋上書言前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
 免付者折二張之角挫常氏之鋒雖身坐職下車死在
 沮解拯孤恤窮救乏嗣匪家無私聚而坐職下車死在
 旦夕臣聞生於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
 之軀代邕為之死臣愚邕初無生平臣知有邕邕不知
 有臣惟陛下寬邕之死使與後功臣雖瞑目大願得矣
 疏奏邕得赦死邕遂化朝羣流抗南起刺括州與到
 言復坐誣得罪天子諱其名詔勿効後歷滑滑二州刺

史上計京師始置有名重義愛上不問家人產以養
士每自言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下事足矣以故
能得士外久入勸人以爲古人時有墨客干山
聚觀後進生明內門巷填溢中人臨問索其文
章以讀其不待出爲汲北海二郡太守邑豪引其
衛其曹參軍柳幼占信答通馬以州下微相林甫
素忌邑吉源令勸邑傳致死罪詔釋希希使郡分
之時年七十矣代宗時追贈秘書監杜甫作入哀詩邑
其一云邑性豪不能治細行所存數
游自肆人爭慕向之亦終以云

論曰人器能各有窮君子之使人也器之不窮其所能
玄宗任姚元之幹國而以盧相鎮雅俗也斯近之矣於
斯之時士爭日爲材比其末也張曲江之風度嚴挺之
之介李北海之得士頓厭之窮焉士豈願爲材哉吁可
鑒已

由史上編卷之四十三

史上編卷之四十四

盱郡鄧元錫纂著

唐臣列傳

南豐後學徐懋爵校

張鎬博州人魁岍有大志澁獵經史客湖海談王霸大
畧少師事學士吳兢乾甚重之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
接獨嗜酒有邀之者杖策徑往求醉而已楊國忠始相
以搜奇士進之爲名高鎬自楊衣召見拜左拾遺玄宗
幸蜀鎬自山谷徒步從肅宗即位遣鎬赴行在至鳳翔
帝悅之奏議多弘益拜諫議大夫尋得相時天子伊佛
祈冥福鎬曰臣聞天子脩福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
聞以飯僧者願陛下勿以小乘撓聖慮時帝以世亂方
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
淮南諸道軍鎬至鎮宋州圍急副使張巡戰苦力倍道
進援之檄涇州刺史閻丘曉同赴難曉逗遛不進宋州
陷鎬怒杖曉殺之以肅軍復兩京加銀青光祿大夫封
南陽郡公兩都平策賊帥史思明必反滑州帥許叔冀
必爲變語具帝紀中史買嗣岐王珍宅貶辰州司戶代
宗即位恩拜撫洪二州刺史尋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
察使卒鎬入仕三十年位將相居身清潔不營資產謙
恭禮下人推舊德云○崔渙博陵王玄暉孫博綜經術
十歲居父喪毀擗哭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其不附

出守巴西玄宗西狩走迎謁帝見其占泰明爽問之詰
治體慨然歎以爲恨得之晚也房琯助爲言即日拜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
師未復舉選者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使補使渙收衆
遺逸誼不以親故自嫌或問之渙曰抑才虞謗吾不忍
爲也然聽受不甚精罷爲左散騎常侍後累御史大夫
進見帝論時相元載之姦代宗曰載雖少重慎然協和
中外無間然真能臣也渙對曰和之爲貴者禮節之也
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人思平又載爲相宜
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禍恩爲怨
附阿苟容乃幽國卑主之術也臣未喻其能帝默然罷
會渙兼稅錢物使給百官錢而吏上下其直貶道州刺
史卒子以陰謀即遷監祭御史詔於臺臣中擇人長
除監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遷金部郎中父載
送州刺史官奉天起李懷光勤王悉軍財給士卒而西
召爲右庶子拜京尹懷光以帝幸梁州左右德繼等
復光宜不來從危亡恩懷校書郎尚書東觀漢記
廣南尹時戶口耗絕悉心求人復以簡易爲理儲
簡單叔辨於官不勤民今戶家爲保自占發斂胥吏
之私引伊洛水通和離人便安之役拜太常卿卒
謚曰忠贈吏尚書修飾自以父爲王戎所排抑生
存數十餘年不求謝父有獎妾如繼母事之雖通顯
數言詭譎學妻子承終不衰史以爲從忠於國能
官孝家子○苗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世家素由
進士累知吏部選賢選人至屬言居色紛于前晉卿與
相對終已無慚色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修多姦生
下雲守魏郡三年政舉大邑不問小過人德之韋入

計謂告命壺關望縣門而安郡太守延簡使所令行
酒至必立飲白醢侍者有厭降西階而次會以黨
故舊欺此奉錢三萬焉郡學本敦于第時歸德厚安
山反楊國忠流晉卿時命出鎮映號實枝之入到以
老疾辭勅致仕祿山之亂執相希烈等赴洛受僞命晉
卿獨闕常侍持不可時希烈等受僞命晉卿獨闕常
侍希烈等受僞命晉卿獨闕常侍希烈等受僞命晉卿
自是陷賊者不知得張通儒安守忠當何以加之臣恐
老病辭任知肩輿屢日入中書視事唐德初吐番人
安與入逼脇之旬日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
保致止卒晉卿乘政七年小心謹畏不勝不勝不勝
故能安撫保身然練達事端百官文簿一省無遺轉
士獨孤及議諡以爲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
人官人言其楚不五六十年北角來職漢史稱其知
政吏陳蕭並爲三司太師有馬謹按體和右中書文
行有成臣獻○裴諤明字士絳州聞喜人父寬爲潤州參
軍刺史諤休日登樓望見後園有瘞藏者恠之問誰
與居者左右曰是參軍裴寬居也召問之對曰往寬誓
不以苞苴入私室適有以鹿餉者辭不受委之去故瘞
之諤咨美其清因以女妻之爲蒲刺史政務隱恤玄宗
宴餞賜之詩美焉有德其俗雲和心諤舉明經補河南
府參軍通綽不苛細號王巨奏署侍御史裴鄧營田判
官史思明陷陳都講跳匿山谷間思明嘗爲諤父將懷
舊恩必致之述得焉喜甚呼即君不名授僞御史中丞
思明殘殺宗室謂陰緩縱全活數百人密疏賊中事尤
蠟達行在事洩思明大恨怒詬罵之殆死而免則終以
舊恩故也賊平除太子中允吐蕃之亂代宗出居陝中

外無至者諸獨懷所綰考功南曹二即赴行在帝見大
息曰疾風知勁草信矣欲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間
沮而止久之以鹽鐵使入計帝召見問推酤之歲入幾
何諸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至都數百里矣所過
逢旱燠農人愁歎穀未下種竊伏意望見陛下必軫念
元元先問所疾苦而但問臣以權利是以未敢對也帝
悚然爲前席時元載弟五珣方以言利幸故諸對云然
拜左司郎中歷虔饒廬亳州刺史入爲金吾右將軍建
中初以山陵近禁屠殺汾陽王子儀隸犯禁諸列狀奏
劾或謂之曰郭公有社稷功奏糾隸固當獨不爲郭公

帝紀卷一百一十四

四

地耶諸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權重震主矣天子
新卽位必且謂羣臣咸當附阿之吾故發其細過示公
權重不足畏也上尊主威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有詔三
司決庶獄未允聽撾登聞鼓諸進曰古諫鼓謗木之設
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爭纖介而上聞此謂庶獄
若明王罔兼攸者也今兼之不難其爲吏乎詔悉歸有
司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久之累兵侍郎河南尹
諸自以五世尹河南入視事不敢當正處而坐不鞠賊
罪以寬和爲理卒年七贈禮部書○李栖筠字貞世趙
州人幼孤有遠度莊遺寡言笑好書多通慎交游隱居

汲共城山族父並稱其有王佐才勸使從事舉進士高
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與爲布衣父遷安西節度判
判官肅宗起靈武料精卒七千赴國難擢殿中侍御史
時太守峴已遷御史大夫矣有詔峴及三司按君臣從
賊者峴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悉心助之論情罪必
原其人所以破汚辱者狀劑輕重爲六等以定罪詳慎
愛怨峴聲譽溢然以得相廷吏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
後選法亡失多冒僞栖筠判析有條奸無所容吏爲氣
奪會相峴去位坐除所善太子中允不適改河南令李
先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已入給事中祭酒

唐史主編卷一百一十四

五

縮以進士不鄉里舉選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更
科制下群臣議兩筠獨是之關中仰鄭白二渠以溉而
豪戚壅上流爲禮百十所妨農田栖筠請撤毀以便農
歲收登二百萬爲元載所惡出刺常州歲旱死徙踵路
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名捕宿賊四年不能
得者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尚上圖孝友傳用觀
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用慕勸以治行進銀
青光祿大夫封贊皇子行軍司馬許果以平盜功留上
元有擅江吳心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團
練觀察使填之栖筠至內張武備外遣辨士齎金幣詣

吳軍猶士奮其謀果以士不附而敗於是增學府勸
學表宿儒褚仲英向員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近趨慕
奏部豪多徙籍京兆河南避徭賦病士著民請量產出
賦以杜姦元載專橫代宗不能堪知無筠素方挺不附
載擢御史大夫載為少紕優人候莫陳恩並補長安尉
為京尹濟吏侍郎邕所厚栖筠并劾之事未下會月蝕
帝召問何祥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豈
意有微耶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娼優雜
輦栖筠以任國風憲謝不往後遂以為法帝歎欲召
惲載輒中止然有進用多密咨焉無何卒贈吏尚書
傳○獨孤及之河南洛陽人兒時讀孝經一覽成誦
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自是
遍覽五經通大義不為章句學成童丁父憂勺飲不入
口者累日母長孫氏諭令毋減性乃微進饘粥杖而後
起天寶末策上第拜華陰尉丁母憂毀代宗以左拾遺
召上疏曰陛下屢降德音使臣工直言極諫召裴冕等
集賢殿待制備詢問天下拭目傾耳以為此五帝盛德
也而所上封皆寢不報有答下之名無聽納之實願以
所上事下之朝不可者與執事者共改之其可者與執

事共行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又言星隕
如雨清明降霜此下陵上替民怨毒氣之所致也宜反
躬罪己旁求賢良而師友之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
禁暴止兵節用愛人大者具帝紀軍制中選太常博士
守經質禮百官薨卒定諡綜覈必當數上駁議詞旨堅
明以禮部員外郎考第選人旌別咸適遷濠州刺史平
徭賦恤冤弱加朝散大夫遷舒州舒邊江倚山多盜賊
及惠柔武鸞化為良俗歲饑旱隣郡庸亡什四以上舒
人尚安以課最重書勞問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務於振
人毓德百姓蒙化路不拾遺甘露降其庭卒謚曰憲及
中和平易孝友純至喜鑒拔後進梁肅高參齊抗皆師
事之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子郁朗郁文學有父風
德宗初相祐甫以道德廣上心會上志本變而政紀風
行已相炎用構勞臣於死相杞用而深心媚嫉仁賢殲
焉於是奉天之難自是天子猜防相臣公輔復動得
疑疾而惲忌逆耳甘受從諛如酬也時之賢者寬博不
者斤斤明察謹者慎默不者譏誣朋興而鄭侯以忠知
移主心宣公以丞弼匡上德獨卓然有謨矣當是時相
晉每入告退未嘗言於人所親或問之慨然曰宰相

業繁天下安危欲知宰相能否觀天下安危可也至哉

言吁噫建中貞元間時事鼎沸於相道何如矣

文忠公休子也休有七子祥山入京師具不受任官廷

行在洪澤法不得達而先肅宗以大臣之能先詳嘉

之皆官渾渾介好學以華肅宗左展衛驛曹軍兄法

知制誥草相王璵制不借諛與衛之兄弟皆斥元官起

史部員外郎渾渾強直公史事持精遷客事中知兵部選

盜殺富平令獲之北車卒也魚朝恩長青貨許不可

得失誅以戶侍郎判度支時所有軍興賦稅無度倉庫

出入無法渾渾請書作賦飲出入法覆治乾隱檢

轉上吏四方多妄者引繩痛排之屬歲數登儲積豐實

晉州遷檢校尚書引繩痛排之屬歲數登儲積豐實

天分多吏和南符州州縣十萬戶李希烈陷滑州令

州李長榮與宣武軍衙角解寧陵圍渾渾以國家多難

恐有西水之虞渡之事繁百頭五賊自京口至三山造

以三十餘艘益舟師毀上元寺觀四十餘所修馬壁

繕第自達業抵京峴將維相屬成中穿生深十丈者

百所各中徹守實備疎也渾渾生貴豪性節儉聚茵袍十

年一易衣處處蔽風雨堂無飲席第兩稍增補之渾渾

命去日先公客馬吾輩奉之常恐失政政作乎而

是時滿鎮自增道路多阻關中連餓饑江南兩浙轉輸

粟帛無虛月朝廷賴焉獨在鎮持法頗刻深諸路奏雨

陽災必覈實人多怨者又素貴倨新進州事者並妨

之以錮石頭城謗其有非望帝帝亦疑之賴郭侯必以

百口累渾渾而免計其弟中貞元元年并檢校右僕射

上章事封晉公入朝輔政卒贈太師是年鎮其一無

法隨所長益使威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渾渾察其無

所長獨與章席未嘗左右視使監庫其人終日危坐

庫門吏卒無一柳渾渾字惟汝州梁人也幼孤生十餘歲

時有巫稱神聖之言兒相賤且天幸為僧事佛可緩死

位祿非所及也諸父信之今從業渾渇曰性命聖人所罕

言巫何知焉且去聖人之教事夷法即生不如死學愈

尊薦舉進士守信求豐今刑姦惠鰥鰥駘物害去人

隱談訟衰息累衢州司馬未至徵拜監祭御史僚長忿

其曠改江南西路團練判官佐連帥詰支郡姦謬畢察

有異政課最者舉揚之累右散騎常侍涇卒之變身亡

匿終南山中泚聞以相印即授渾渾棄家季賊亡詣行在

所賊平拜兵侍郎封宜城伯李希烈據淮蔡相關播用

李元平守汝州以抗難渾渇曰是夫喋喋利口所謂街玉

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已果敗貞元二年以本官同平

章事達下情廣上心帝嘗親擇郎吏宰畿邑而治同官

畢前賀渾渇獨否帝問之對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

擇臣等輔聖德臣等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

民事代尹擇令雖得人豈王體乎臣愚誠不知所賀帝

曰善王工為帶墮私市補而覺帝怒命決死渾渇執奏以

為王罪不至死且方春不可以行刑傳律誤傷乘輿器

服杖六十渾渇從之有白伯強者請進其家宅克國召

募渾渇奏曰尚書左丞白季羔於先朝稱名臣其祖父

皆以孝弟表門京城隋朝舊宅季羔一家而已伯強其

從祖兄子也法何得獻討賊自有國計豈必毀義門虧

風教克之哉望罪伯強却其宅昭勸懲渾渇自浙西入

朝得相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克位而已矣

十急嘗榜吏省中渾渇為渾渇所引正色質讓曰先相公

十急嘗榜吏省中渾渇為渾渇所引正色質讓曰先相公

以直道進退名天下然傷偏急不滿歲罷去公又甚焉
可無戒乎夫省闈非刑人地也而榜吏作福作威豈人
臣所宜愧悔為孫謝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已委
有司而復撓之豈負者用心乎且士或千里辭家以干
祿小邑主辨何慮不能聽就職是歲擬官無退異者白
志貞雖貶帝終眷之令觀察浙西渾爭曰志貞本胥徒
負乘致寇殆不可復會渾移疾出詔用之因乞骸不許
吐蕃請盟渾策其不受盟果劫盟帝召慰勞之相延賞
恬權媚渾守正遣親厚勸之慎言渾曰為吾謝張公頭
可斷舌不可禁也帝好文雅縉籍而渾質直無威儀奏

對語時俚帝不悅而罷渾恢廓坦蕩細故不入其心與
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更重任厚祿無一畝之官
以處其子孫卒諡曰貞○杜佑字若卿京兆杜陵人父
不以貨藩吾身仕以養親官潤州刺史帝元甫於希聖
有舊恩佑往謁元甫以故人子遇之未之奇也日視事
有獄疑不能決以問佑佑指摺要元甫大驚奏以
司法參軍累檢校主客司以知殿人為正部郎元水
轉使判度支時河朔苦旱民困歸賦佑上言救弊
莫若首用省用莫如省官為相盧杞亦惡之察南
制禮頒教俗以事開大衛疏虞開火災以息絕微自
者極保威嚴時適而事平從鎮淮廣身憂早謝賦薄
視閭境如在振闥內因其俗均導而安之決而
視海濱棄地田之困廩完實債未至五十萬計列
三十區以處卒乘功省利轉德宗崩樞密家等檢校司
徒充長支鹽法度支署吏繁廣事支難理佑以
諸處持作未族歸司農練染少府職務修簡公論多
之肅宗崩復攝宰策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陽公

議伐兗項疏東請慎擇良守絕誅求示恩信輯殺之必
毋使猛者年邊時憲示新立以作舊德優禮之不名稱
司徒餘請任不許令三五日一入中書七年以先
辭大夫守大保致仕卒年七十八諡安簡佑性夷遜與
物無忤其治行少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定元意則
移德百家件周大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宿聖稱之佑
以爲未蓋因廉其閣參益新書二百篇號通典約而
能詳其序曰理道之本在教化教化之本在足衣食
易傳衆人曰財其範八政先食貨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夫子曰富而教斯之謂也
制禮以端其俗設職官在審官才審官才在精選舉於是
由教化臻然後刑罰行焉列州郡俾之外領置邊防以
退其秋終焉賈耽字敦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天
今書具存

實中刺汾州治有異績建中時累山南東道節度使德
宗幸梁州遣行軍司馬樊澤入奏事既復命有牒至以
澤代將徵耽為工尚書耽方宴士納牒懷中顏色不變
宴如故罷酒召樊澤以詔授之因告將吏使詰澤謁賀
牙將張獻甫患曰尚書使行軍入奏而行軍自圖節鉞
奪尚書軍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節度使也孰
得而犯之即日離鎮挾獻甫自從軍府遂安貞元中義
成軍亂耽出鎮鄭滑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將佐
請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常有并兼心今其兵來請於
城平外館之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露宿其將士若乎
改館城中宴犒之士感悅耽時從數下騎收納境納畏
其德不敢犯貞元九年入相以王叔文用事稱疾去語

迫奔守舊穴地。其妻聞之而激也。與鄉達事四朝。爲
國元老。忠貞孝友。初僞王室行年八十。拘囚環堵之間。
視息鉤戟之下。呼嗟憤懣。食老麻。一身何以堪。
虞伏聞其烈母念幼子目不絕泣。希烈妻袒母。卽及妻
妹並逮京師。其三人者。留之無益。請降詔書。宣境上以
贖。與卿兄希烈素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黑嫌隙。因
力遣兄于硯。及其家僮從官奉表來者。皆召客省其子。願
等奉表實希一見望。許休淋蔬。秦盧杞持不下。裴延齡
發姓名匿城中。京師平。擢左布遺。累諫議大夫。裴延齡
用事。薦貶疏其寡。延齡知之。以薦兼史職。言于帝曰。諫
議論朝政。得外史官。善惡二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得兼。改
書少監。會時回鶻。吐蕃懷信。可汗薦克使。還土蕃贊普
死。復以工侍郎兼御史中丞。克弔祭使。次赤嶺。被病卒。
贈禮尚書。薦自拾遺至侍郎。卽九二十年。常兼史館。定法
氣。皇后朝。舉選獻。慈二祖。定大議位。號登大史。附廟莫
以參裁。諸儒服其詳博。○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以
文學著。撫州範外傳十篇。獻玄宗。賜帛授安陽令。寧以
慎剛。口便交遊。以氣節自任。以明經授鹽山尉。安祿山
反。寧身劉道玄。爲守寧起兵。勸道玄史思明來寇。
○穆寧東光令。思明遣使來說誘寧。寧斬之。狗師守懼賊不
怒。奪其兵。初寧。陸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謀。謀山必叛。
至是。遣同使道真卿。事無他詞。獨夫子孫衛君子六字。
真卿發書。則大喜。署大邑。評事河比探訪支。寧以
義子屬其母弟。今遠去而身詣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
嗣矣。子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以死從公。真
卿敬禮之。及與卿素。卽見肅宗。屬翔帝勞慰之。頓首曰。
臣不用穆寧之言。自使主此。帝驛召寧。會真卿以抗直。
失旨。寧至。不見答。系殿中。侍御史佐鹽鐵。待運使。副元
帥。光錫。錫徐州。檄取粟餉軍。寧待之與光。錫怒。召寧欲
譴之。待運使令逝去。寧曰。誠避之。失守。今亂自始。始我
安所遊乎。卽往見光。錫。光知曰。吾帥衆數萬。爲天子討
賊。仰於食。若閉度不發。豈欲清吾兵。主賊耶。寧對曰。公
受天子命。主兵。寧受天子命。主糧。今主糧者。寧必救取
之。公安得以微乎。寧令公欲得。寧令主糧者。寧必救取
之。公亦懷與寧。乎。光錫不能難。遂謝之。轉河南。江南。轉
運使。加庫部郎中。時河不通。運漕稅由。河。自商山達
京師。寧爲守岳。河。都團練。又相席鹽。鎮岳。江。轉運使。淮
西帥李忠臣。設防屯稅。商賈又。士。行剽。與寧夾淮。爲
運。斯嚴。寧冠盜。箱止。生事。貶昭州。平集。尉檢校。秘書。

火盜利和州有善政使學者以天寶國籍校見戶誣
亡多聚泉州司戶下贊守閣二平訴父兄違卸史按
獲戶乃增倍召軍屬右論德寧強殺不此事惟貴處
秩寧數默不得志白府不我容我不時狗是凶犬之也
獄引病去會帝居素天寧監難起行在以此帝還家
寧曰可行矣移病歸就拜必書監致仕寧好學教諸子
嚴事家姊恭每誡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
有通道荷而巳慎無為諸平年十九四子贊賢
贊賢賢贊賢者為御史中丞贊賢為右補闕論太
承雅不贊賢者為御史中丞贊賢為右補闕論太
世以游味目之贊賢為御史中丞贊賢為右補闕論太
云先是韓休家訓子姪嚴貞元間家彩家篤故世言家
法者曰韓穆韓穆馬○鄭餘慶字居業為榮陽世家貞
元末得相究六部深占砥礪於各行為世儒宗每奏對
多傳古義為詳定禮儀使奏則侍御韓愈益待即李程
為副簡司郎中崔郾等司官五禮損益獨然穆宗
立以制恩進檢校司官居滯檢率終終不逾也卒
負不辦其其父細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德宗自興元
遷置中書省親比統軍降所許之綱奏故事惟封于命
相用白○今不議陛下持以龍文場帝抑遂為著令也
帝召細謂曰事用不能違中人得便言方宿帝大新
紀中王任毛叔文用事道中定策次公多所匡正
得和無赫英稱而守道敦篤人歸德焉卒贈司空諡曰
宣○鄭均字元伯京兆人少為大賈亂退耕於
潭山養母不于外望轉運節度使秦補官謝不應大賈
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判板罕為萬手尉能
貶南相擢左補闕貞元初詔擇省郎治歲赤以檢校吏
貶外郎兼奉先令遷吏部郎中河內尹未入境會德宗
生日尹當獻馬吏前白均輸陽稱事不應徐曰未記人
而壽事獻也禮獻竟不獻性嚴重少言全義其先人
人亦不敢干以私治河南清靜思下婦全義其先人
生魏運珣珣客先備侍陽君以私重百姓不知也全義
與監軍非詔約別微有所取掛壁問不答軍罷九數百
封門門下待郎同平章事京兆尹李實方幸進奉珣
乃出何色也曰具以對實大卿之順宗立遷吏部尚書王叔
文交奏人操珣珣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
珣引疾去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文獻○高郢字公楚湖

海藩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末大盜亂京師父伯
祥為好時時為賊將殺之即年十五彼髮并衣青代
虎賊義之俱免舉進士羅第應制舉登茂才與百料判
方帥李希亮奏請從事累制元帥府判官懷心反與
季即以外充諫諍具帝曰陳大夫元帥府判官懷心反與
被刃委於地即詔從事中陳大夫元帥府判官懷心反與
名即城之掌貢卿者三絕請詔專以經藝試進幽獨
抑浮華士風為一變拜太常卿貞元末得相順宗即位
為帝執誼王叔文等所是以本官判尚書鑄華州授
尚書右僕射射士卒年七十二太子太保諡貞節
之曰王言不可存私家史臣曰郭總草身代父受命幸
也王人破等親權之賊廷義也典試抑浮濫正也保止
足辭榮智也
憲宗銳精於治倚方正任公卿寄耳目於臺諫延英論
政人得自盡評謨陳論蔚然於貞觀開元中並稱唐二
宗晚季朋黨之各立施于數世忠邪淆混激射相傾方
鎮權閣互相倚軋卒訖於殫瘁嗚呼公私治亂之判微
與危矣李吉甫前御史大夫栖筠子也以前太常博士
判忠州使甘肅所不與贊貶忠州時率欲害之起吉甫
其厚平不從若大歲系中書舍人李絳在忠州路貴倖
請吉甫弟用歸濕故事領職吉甫曰昔希卓多為
資財日豐開以帶職歸遂節有萌矣而益以資錫之號
果石之險是資之也卒居乃不許吉甫崇文伐蜀天下
礪清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大臣往師度吉甫曰不可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所部強弩名天下請從甘肅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功且成又令師將士不復力却軍議而蜀牛坐番遣使
請歸國吐蕃不從使塞今許盟必携南詔心是兩失之
也才請其使吐蕃復使兩以數番紙風千甲和加遣使
為和吉甫曰變境荒阻蕃以數番紙風千甲和加遣使
更應按圖視不辨知有得地名無其實不可許也乃

竟謝絕之張音以徐州縣令既賜節制以素四二州
以設建封形勢幾失今惜為軍軍所據立即有善意其
正皆國家大慮已代以黃裳相時吉甫選塞外鎮十
萬平究知周里疾苦病方鎮後悉既拜命請書舍人
為報言言用流落江淮十五年一旦蒙恩厚至此思所
手覆壽之山江即筆疏三一二姓名侵焉數月間選用
地州縣不能於是以其勢專也今獨使即守制史得白為
鉅平之封趙國公自使宗姑息藩鎮終身不易地吉甫
相歲所易鎮將三十六人最威最當已與御史中丞寶
為衡通化門祖之若三歲秦蜀補租數百萬築富人固
本二塘說田者萬頃清渠庫不能若水少築堤以防洩
日平津堰江淮早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以
開帝大驚立遣使分道賑貸六年後代填東政入對延
英殿漏盡五刻乃退吉甫奏以為方今置吏不精流品
亂吏土無事之食至重之稅而生人以困又國安自
天寶而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僧老不
科役者率十五以上是天下常以勞筋苦骨之三而
奉生待衣食之人七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
無事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寡祿益多官有祿而
無田田租相以官民數裁節非分恩宅儲王既不出
翻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賄乃得遣吉甫
奏請下詔定縣主下嫁之制今有司取門閥配焉吉甫
在朝為上經畫方鎮之累甚具國河北山川道里既
及備禦法以獻帝張千浴室門壁每議事必按圖覽
焉吳元濟友吉甫以淮蔡內也不當用河朔故事結
變又請自往招苟不聽得指授學帥得以獻帝不許
請至流涕會暴疾卒帝震悼贈司空諡忠愍吉甫多知
計再輔政意上意為客稍備恩恩之罪李藩遷裴均與
韓德相文宗已相武宗諡具帝紀中或頗皆史所
著吉甫多德相時命史官傳益非盡實錄云

權德輿字載天水畧陽人父昇有節行具忠節事中德

與未冠能文章方鍾表請辟用者三府同日至德宗徵
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時關東淮南浙西大水德輿建
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一不收亦為旁數道憂
故天下大計咸仰於東南今淫雨二時農田不開宜擇
羣臣明職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
帥片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裴延齡以巧倖進判
度支德輿疏諫曰頃延齡自權判來今閱歲耳而眾口
誼於朝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名剩利為已功又
生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再給估克別時剩錢
又移邊餉為上供邊諸軍自今春來並不支糧饒道路
困乏上猶問卷之四十七 十一 月 日 四 十
紆紆無不祗議豈京師士庶愚智合為黨共讎嫉之耶
殆不可不察也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結
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分析條奏而擇中
朝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儻
延齡果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儲軍
實歲有支給而身自斂怨為國惜費自宜更示優獎以
前郡疑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邦國重務豈宜令耗蠹
也臣職在諫曹採聽群議不敢愛死不聽遂起居舍人
兼知制誥時帝親覽庶政重除拜凡朝命皆手制從中
下始德輿與給事徐岱舍人高郢俱撰制行久之岱卒

賢父喪家貧食豆糜自給舉進士登賢良科授校書郎
調長安丞京兆尹李實得幸權移宰相言能必行所
以貴之屬之實舉芻出所計云之曰是其居與我同里
吾至聞其賢此其姓名也吾未識其面尚之曰薦矣所
知吾以告實之謝唯唯竟不詣官亦竟不惡久之累右
補闕詔擢杜從郁為補闕從郁特宰佑平也實之與崔
群兩為補闕特不可改左拾遺從郁言拾遺補闕雖品異
為諫官等耳國家所重設諫官者以宰相以有失得容
駁議也使從郁執議足尸議父不計制使不議又安取
補闕為哉乃改秘書丞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中擢少
府監當蔭子補丞郎即實之執不與曰是皆奉詔廟祭
之事行階為守宰安可以改工子為之事得廢矣考制
策官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志切時病同官難其詞轉中
書舍人宰相裴伯常三奏事而却問之實之曰公亦嘗
讀史進請乎此大節也伯常曰謹奉教於是乃得請遷
諫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流競為息比入相為上
言宜釋鎮州之師專討蔡希方急太平未許也實之曰
陛下獨不念建中之事乎其始於蔡希方起應之德宗
幸天下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而物力大屈以有
此也此之亂此無他而不忍待次第於此其故耳此則事
之命也帝深然之而時業已討鎮不能遂優詔許回
而命汝師烏重胤許師李光顏合實之言諸將回
討賊則各銳進取置郭統復令二將連營將冬待重養
威未可以藏於下也亦不從還中書侍郎後四年乃克
蔡希方鎮乃服乎和實之言實之性高簡身在下
清氣品為先門無雜賓有張宿者以口滑率張龍機
滿清相度欲為請章服實之持不可卒為所攔諱以
黨賊為吏侍郎出為湖南觀察使時所留留兵甲不
論鹽鐵副使程昇行諸道督課賦昇所司東部長慶初
進獻實之以兩稅外不忍加橫實之自來至立二
院拜工尚書未行卒贈太僕卿實之自來至立二
十年其子實王不敏至其子伯厚厚寡言與人交無
曲末直實之悅悅人歿家無美財自兄緩為翰林學士所
識端嘗合中道然要綱傷所第總有和識與學問門之
內名教相與實之除監察御史康繼自代實之議不以
私結右補闕而繼代為監察故常氏兄弟今名推一時
繼官太常少卿實之之子漢自有傳○崔羣貝州武城人
累官翰林學士憲宗初以謫言當上意因詔學士凡奏
議皆詳署乃得仕羣頗有言禁密之地而人入則廣

官一日手勅下鈔可兼平章事潘遜取筆兼平章字署其尾曰不可還奏之同官失色曰即不可應別為奏何乃汚詔紙耶潘曰勢迫矣出今日勢不可得止又日暮何暇別作奏事得寢帝嘗問足國以節儉對曰苟用汰侈何國不貧問祈禳以修德對曰苟德不修何福可求問神仙長年事潘知帝意有所感極陳其謾誕不可信李吉甫再相旬日罷潘為詹事已出為華州未行卒贈戶尚書○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從孫舉進士又府監監祭御史懷允反鄴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乃偽白懷允曰兄病臥洛陽亟具請毋訣兩涕泣流懷允許聽母往而戒令妻孥勿動其心鄴私書之懷允怒責之謂曰鄴在軍不得為母駕奈何不使婦扶侍行手懷允不能語後與高郢謀害力不遂則斬鄴產資及所為攻取狀以聞德宗手詔褒答事覺懷允嚴兵召二人問詰欲斬以明威鄴詞氣不撓因之惟光祿卿趙德全中書侍郎佐其軍以言不行去入為吏部員外郎後州張建封卒任亂囚監軍追封子愔主軍鄴以宣慰使持節入軍諭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後位表奏鄴等宗明准御史中丞憲宗立進尚書左丞元和初鄴等從後拜京兆尹擒姦賊盜威震著領隴右鳳翔等處從淮南時士師討蔡急李師道謀悅州之鄴以兵二萬分登鄧贊詢不仰才司時兵部鄴等府庫財儲一歲餘盡納于朝以助師監軍時突承襲者知鄴等死義儼于故未嘗相失承襲朝朝樂作之以得相鄴由官倖進也至京師引疾回辭位收檢校左僕射司馬優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懿具宗事○盧坦字保河南洛陽人始為河南尉尹君坦受事曰某家子與惡少游且廢產盡察諸坦曰凡居

官誠廉與大臣無厚蓄其多蓄積者必其剝民利者也今千孫復善守官天道哉天恣其不道察之何益尹為悚然義成節度使李復表為判官諸大將羣詣坦請善笛者為右職坦笑曰諸君積勞得遷乃後及右職何為自薄與吹笛少年伍耶且是所以待有功也諸將慙服監軍薛盈珍侵軍政坦據理折之盈珍服其公曰盧侍御言公我不得違帥疾篤盈珍遽封府庫內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為防軍中恟恟坦動以危言盈珍促收之及帥卒坦護喪歸東都姚南仲代將盈珍以為其書生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始此矣不去將及人去之已而盈珍與南仲隙而敗幕僚與焉事具帝紀中後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調限滿而縣人訴機絀未就請延十日程尹怒命違限且罰俸坦歸諭其人曰第輸勿顧限適違限不過罰令俸爾人大感悅元和中和中為御史中丞時有詔禁長吏進奉而山南浙西更進奉糾之右僕射裴均班職倖揖之退有侃侃風節語具帝紀中出為宣歙池觀察使蘇強誅兄弘在晉州幕免歸坦奏弘才行不可以弟故廢請辟為判官帝曰使蘇強不死有才行猶可用況其兄乎坦至鎮值歲饑穀騰踊或請抑其直坦曰宣

欽仰食四方若抑直而商糴不至困必甚不如聽高估
通商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市
估遂平召判度支或告四州刺史薛謩有異馬不以獻
下度支官往驗未反命已復遣中使坦奏曰陛下既使
有司驗之又遣中官參之是大臣不足信於中官也命
乃寢河駿受降城相吉甫議徙之天德坦以爲城當磧
口地豐草美水得制狄之要此邊鄙所利也若避河流
獨徙數里足矣奈何省一時費墮萬世長策耶且天
德非地也土境瘠比倚山去河遠烽堠無所統一有虜
騎唐突勢何從及知又無故戍二百地非計也吉甫不
聽竟徙城而天德軍亂初坦與相李絳議多協絳引爲
已助吉甫惡之出鎮東川盡蜀山澤鹽井權幸之籍士
出戍撫其家甚恩卒贈禮尚書○李渤之洛陽人父
官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渤耻之不仕與仲兄涉偕隱
廬山嘗以爲列禦寇拒粟而妻怒爲無婦樂羊子受金
而妻讓爲無夫乃撫古聯德高蹈者楚接輿老萊子黔
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其象讚之以自況
久之徙少室居焉元和初戶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
交章薦以右拾遺召不至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
卽山敦勉焉渤上書言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

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有妄施之名說賤賈也
龍忘已以愛君臣盜榮寵得無爲屠羊子笑乎不拜洛
陽令韓愈遺之書曰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
集善言如不得聞勤儉之聲寬大之政溢於草野愈不
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乎加又年穀屢豐符
委主千紀之喜不戰而就拘繫若此時也公猶然不起
節行道終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迹接於後
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與爲仁義者
守矣渤心善其言出家東都每朝有闕政輒附章列上
以著作卽召渤遂起就官歲餘遷右補闕上書言至德
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天以變通之運示人
人傑而不知變也宜乘平蔡之運翹然思文武湯禹之
道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黜選舉
復俊造定四民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主宰相公
卿大夫博引海內名儒開太學與群臣參議據經稽古
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商周復作爲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
疏四十五事以獻擢庫部員外卽會皇甫鏊務剝下佐
國用渤奉詔使陳許在道上疏言臣過渭南長源鄉戶
四百今纔四十閭鄉戶三千今纔千它州縣無慮多類
此准原其敝本始於逃人之賦舉攤之比隣致驅迫而

然也十室五逃然且攤責是使木逃者必歸於逃而後已耳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下詔寬除使人歸於本文言道弗不治驛馬多死憲宗爲咨駭出飛龍馬數百給餼傳而渤以峭直觸要臣意謝病歸穆宗立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各具升黜之當以聞畧言陛下即位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天下事一付之宰相相俛文昌植不能推至公陳先王道德以風化天下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未陶薦一公忠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者有所懼陛下比幸驪山股肱心腹之臣不先事諫陷君於過請考中下御史大夫絳散騎常侍惟素益諫幸驪山學士覃諫政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他百官以功過相補各銓騰所當以上奏未下領考功馮宿以考課令三品以上清望官歲進名聽上質非有司得專請如故事便議遂格會魏博帥田弘正表渤爲已副學士杜元穎因奏渤狂躁干進外方領求薦達不宜在朝出刺虔州則猶以前奏故也渤至州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一主於厚民遷江州度支使張平叔歛天下逋租渤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絕收共千九百頃而度支所責貞元

三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是當大旱時責民三十年之逋賦也臣爲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渤入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會喚仗而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微旣積災霧必生小爲旱孽大爲兵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逃將安之時政移近倖綱紀蕩然渤勁正通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蒙亦心動懼給事中賜金紫五坊卒夜賊縣人而傷郭令崔發敕吏捕梓之其一中人也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金難下待宣赦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旣囚皆釋而發獨不原渤上疏曰縣令曳屣中人人欺毆御囚其罪鉤然今罪在赦前中人罪在赦後請寘於理帝謂渤爲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澠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則治以漕後墮毀渤驪浚舊道障洩有方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尚書渤貞孤以古道自將不苟合於世世咸目之沽激屢見斥而勁正不衰

吏得藉口為暴貪戮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少以
法繩之由是吏自重慎法南方鬻人口為奴婢戮禁絕
之中原士族斥南不得歸與流徙者百餘族戮擇其可
用用之粟其無告者女子為嫁遣始著船至泊步有下
碇稅有閱貨宴所餉皆珠犀珍異戮絕不受海商有死
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請則沒官戮念海道往
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為限悉推助之詔禱祀南海前帥
憚風波不敢往今從事寺祠戮受詔必躬親謁祠黃洞
諸蠻叛谷桂二管利虜掠倖功請討之戮面言不可帝
不聽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甚眾而安南
乘之殺都護交屬騷動獨戮所蒞晏然吏民懷安敬宗
立召為吏侍郎轉尚書左丞疏請老侍郎韓愈謂之曰
公尚壯上又三留公公何去之果乎對曰吾年及一宜
去吾為左丞力不能進退即吏惟相之為德二宜去愈
曰公無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
嘆其賢上疏言臣與戮同在南省見知其為人守節清
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尚未衰其愛國忘家用
意至到如戮軍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
不留之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
杖非必七十盡數仕也今戮據禮求退而陛下不聽許

無傷於義有合於禮得奸賢之莫不報以禮尚書致仕
卒諡曰貞子遷孺溫裕皆以學至大官。許孟容字公
舉進士累給事中京兆尹官好時屬舊僚奉不遺中官
視不實本尹已下俸孟容執奏曰府君上事不實罰
人但陛下使中官視府君府君將千奉由十官請更擇
刺衢州執奏曰奏朝廷於兵戎州即不次權者有之重
官也衙無他虞齊終無殊忽超授致崇總本浙東判
官初無權知府後攝都團練副使向無此勅忽北召
法總執奏天下想其後十八年門下省無爭可否者及
客執奏未有不田百姓之利病者京師天下惟小古天
人租累百萬早既太甚其利病者京師天下惟小古天
支計錢代使早涸之際以流亡其流移征防
有當議未遷使役禁錮有當釋未釋通懸饋送有當免
才免流遷抑使禁錮有當釋未釋通懸饋送有當免
難有如此而抑抑不遷歲不遷歲未之有也自貞元末
坐素廷給李齊連謗流徙者十數年不量移故孟容
及之政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郎中光尹賜金紫
與元後禁軍尚中貴護軍日益驕悍縣不能制布紫
孟容絕以法遏止上訴命申宣旨令所犯送軍
容繫不遣旨再下孟容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職司
筆較當為陛下彈抑豪強今非未輸服罪人不可
帝不能奪自孟容奏右敘述政兵侍郎中為河南尹有
名徵拜吏侍郎准友遂令鄂盜武丞相元衡遣紙
孟容曰母急我急者先叙放故捕賊者不敢急孟容
為帝言自孟容橫流已又諸中書言漢有汲黯而南
之屏也因涕泣橫流已又諸中書言漢有汲黯而南
之屏也因涕泣橫流已又諸中書言漢有汲黯而南
六贈太子少保諡曰忠孟容方勤自文字好推轂善士
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楊於陵字
達夫弘人漢大尉震之裔也好學有奇志節度使韓
將相財賦之任春隆特擅震中外於陵避去不肯調
幸入為膳部郎中功吏部員外郎選者待與時相
驛不為貶之相慈政京兆少尹刺絳州德宗開其

留拜中書舍人以京兆尹李寶器從秘書少監貞元末
觀察浙東歲請賑贖戶侍郎改京兆尹京兆尹多
實名北軍籍中寶器役於陵請軍籍丁以條利限弊乃
清出節度南辟常詞李翱等居幕府訪得失政民
元易滿屋絕火患監軍許遂保會梓署政於陵奉公
已格之以見擢去官遂振告吏勿於陵吏呼曰楊公
尚拒之方賂遺肯私官錢即會相拍為帝申理楊公
而遂振得罪初吏部郎中判而別認他官校能否於
使言使官能第判能否不知曹閣員本司能計員否
遣而不和判能第判能否不知曹閣員本司能計員否
運部人以甲曆年深朽弊易為奸吏檢校資政兵
侍即判度支淮西用兵唐師高霞寓屢摧敗詔詰責
以度支頗運不辦為新貶桂陽中累戶尚書以年及請
命以右僕射致仕給全俸讓不受卒贈司空諡貞孝於
元和中○薛平諱平明河十寶鼎人舉進士累辟使府
元和初遷監御史開元中寶鼎人舉進士累辟使府
林庫籍工徒有誠曰此森人欲竄名其中避役所為
持不可又神策軍中陽計表僞構誣奏情罪僞被
御史中丞長安僧鑒虛者自貞元中得大開通遺為
賊計寸不長安僧鑒虛者自貞元中得大開通遺為
辟增近更保救救釋放存誠不德中使詰臺論曰
嚴領此面詰非放之也有誠附奏曰獄已具陛下必
召赦之衡先製原不然而百不取末詔鑒虛免抵法存誠
性和易於人無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謹正
有父風與與元稹手漢入蜀論曰此除拜不由案
相綱紀嚴與與元稹手漢入蜀論曰此除拜不由案
曰中興與與元稹手漢入蜀論曰此除拜不由案
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則應論奏見外材元稹延
知有所等時清思院殿中用劍鑑三千薄金十萬餅
和入殿中侍御史以李諱夷薦以本官克翰上然
也肅內職守本官
論曰余讀杜氏通典綜古今切王體有意乎其述之也
賈輿圖以方寸為百里視寰宇於指掌今經遠者尚顧

之史刺其褒衣危冠為玉衣亦太貶矣李藩中和成家
以自免於難李腳高郢以不附逆犯難與李栖筠草貫
之之倫竝貞挺體國有諤諤之節李渤孔戣斤斤以古
道自將出處介然不苟合於世世溷溷目以為悻直甚
乃曰沽激過矣
李紳字公中書令敬玄曾孫也六歲丁父憂孺慕號踊
毀胸禮且葬念祖妣而下未歸附者九器以斬衰匍匐
萬里迎致之葬之日有靈鳥銜芝墜轎車稱孝感元和
初擢進士逆帥錡辟掌書記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聽有
詔召錡錡劫中使為眾奏自晉召紳草疏紳陽怖手戰
筆不成字已塗易盡數紙錡怒囚獄中命錡誅乃免穆
宗初召為左拾遺與李德裕元稹稱三俊遷中書舍人
造膝獻替知無不言會帝崩李逢吉與中人王澄深
傾之貶端州司馬幾不免事具帝紀中寶曆中稍徙滁
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吏治機穽發民迹射不能止紳
至盡去之虎不為暴太和中相德裕留國擢浙東觀察
使卸鄰活殍百姓歸仁開成初相覃薦為河南尹河南
多惡少危帽散衣擊大毬馳行官道中人不取忤視紳
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宣武積習驕悍狂

為亂紳至刑賞信惠以時用而推心置其腹中一年而
懲勅行二年而人知畏五年蝗不入境水不為沴比召
壺漿遮道泣送者以萬數武宗即位以德裕薦召相封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御史首視奏貶之議者以相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初孤力學工於文第進士以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持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相德裕扼腕頃者吉甫卒
相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刺史李且自坐豪奢罪
免有與相德裕上帝寬之曰伯州才僧儒口而不才者特
由外主編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御史首視奏貶之議者以相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初孤力學工於文第進士以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持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相德裕扼腕頃者吉甫卒
相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刺史李且自坐豪奢罪
免有與相德裕上帝寬之曰伯州才僧儒口而不才者特
由外主編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御史首視奏貶之議者以相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初孤力學工於文第進士以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持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相德裕扼腕頃者吉甫卒
相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刺史李且自坐豪奢罪
免有與相德裕上帝寬之曰伯州才僧儒口而不才者特
由外主編

瑜子也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累諫議大夫
憲宗用內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疏論罷穆宗喜遊
畋吐蕃入寇與同官入閣中力諫語具帝紀中文宗
初以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講學士覃經術該深稽古守
正帝甚重之相宗閔僧孺與相德裕交怨出德裕鎮蜀
以覃於德裕善也在中秘恐且為之地枝之罷侍講奏
為工尚書又宗好經學中春之尋復召侍講德裕相為
御史大夫德裕罷宗閔復知政左授秘書監明年宗閔
得罪長流復刑尚書訓注誅召夕入禁中草制明日敕
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榮陽郡公李固言相與宗閔嗣復
相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御史首視奏貶之議者以相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初孤力學工於文第進士以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持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相德裕扼腕頃者吉甫卒
相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刺史李且自坐豪奢罪
免有與相德裕上帝寬之曰伯州才僧儒口而不才者特
由外主編

元二安國有軍取入宮幕謀曰陛下即位來不悅群臣
 十午于身矣數力謀抄閱歷百于未已今又取奪本女
 肉之失宗姓不育龍幸萬幸非所以崇盛也帝泣出女
 謂之曰所為選國女子者賜諸王孝本女必露其族
 表官卑而盡信可謂愛我以使矣抑右捕閣荆南監
 軍之令深極所是卒辱江陵今言之始使使常長
 使不為獨移肉能寄若我誓勒長江觀察廉和監軍
 入侍帝從容問文皇帝薨時賜卿家書詔取頗有存
 者乎帝曰更中微亡之獨走耳故多生耳今取頗有存
 曰任人小在帝曰此今亡米故多一見之亡取頗有
 少故必論其某臣頃為諫官不敢不直言今待罪
 注其何敢侵官帝曰兩省皆論思職也毋言武宗時
 生李珣楊嗣復嘗貶官宣宗立召為事中遷御史中丞
 郭戶侍郎即募奏中丞紀所司不宜雜預錢穀乞專戶
 部詔引頤之得相自勅宗後諱惡言建儲帝春秋高意
 尤甚其小卿無敢拂陳者書獨懇請至泣帝為感動
 祇國獻象某以為非土性不畜請還其獻河東帥李業
 我降勇謂邊有與援無殺言者著論勸徒滑州大理卿
 馬瞻有屏鏡數十奴告瞻藏中有異謂殺之無他狀投
 囹圄外以效詔上法給敘死著為相議事天子前蓋切
 無回畏宣宗嘗曰著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憐之為令孫
 所忌而罷出領劍南非求代崔郾字夷甫清河武城人
 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崔郾字夷甫清河武城人
 父隸兄郭事耳孝義中舉進士事穆宗以給事中上疏
 言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方國之象皆繫於陛下
 自山而東者百城地及千里始得而遷失之陛下西望
 戎望距宗廟繞十舍百姓離碎積弊然獨不為一動
 心乎願觀敗事以幸天下帝曰動矣敬宗立以待講學
 士韓中書舍人入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矣未嘗
 十餘經義今轉改實慰尸素帝引咎賜錦綵出觀祭狀
 州故事上既不足奪吏俸以克歲入十萬卿曰吏不能
 給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豐即以府常貲更
 之詔賦粟輸大倉者數萬石又犖致之河內乃旁河流
 為大陂受粟實而注諸陂民忘於為在政簡刑罰未嘗
 笞一人改郭岳郭在江湖間舊在蒲多盜山法安嚴不
 善賈一死罪訓卒治女進家斷小體上下千里窮述之
 藉月而盜盡移浙西又寬政安疲人清簡少事財用以
 除卒贈吏尚書○常溫字弘有京兆杜陵世家十一歲
 應兩度舉為太常奉禮郎復以書判拔萃調汝州

學士段譽曰見勿判何渠入高等肅恭廷出判目試之
立就喜日繼觀高等累監察御史以父在憲府嚴難
請清換著作即父疾待醫藥不辭帶以奉重二十年卒
太和中太師在禁帝怒罰宗正卿作序品中使楊工最
爭曰國家制度立官司各以弄興而宗朝之重莫
大焉者也太師當修詔下諭月而自司不戒使詢室壞
聖是讓慢官職之懣懣不格而擇可任者責緒完則實
歸于正吏舉其職矣今慢日止于司奉宗廟重務獨委
內廷學之是許百官有司公廢其職以宗廟之重為
所私也乞以溫黨儒閣之德裕以此人堅中君子也
即注續以和諸為副謝或允之溫曰持論莫若如拒之
止於此寬從之禍且不烈無何注果歸持考功員外郎
召入翰林為學士以父職禁廷慶而辭不允兼太子
侍讀請時賜賜問廢莊恪不允辭稱疾不校及太常
少卿作給事中糾駁無憚避有三封書還各出勅察
陝院武宗時德裕相召拜吏侍即以司書還各出勅察
出觀系宣欽年贈工尚書溫在朝與李莊揚嗣後意
似二黨交怨及居位勸楊用德裕釋憾不能用溫明賜
恩與上歸 觀德之與四 四十一 六月二日
寡合與人多疎簡唯與蘭陵蕭祐為林果交結 ○韋澳
少孤貧耿介苦學親學自處士徵拜左拾遺
字子 故相貫之子也貞靖寡慾登第後十年不調中丞
高元裕將用為御史伯兄溫今見之澳不答溫曰高二
十九端士也見之胡傷澳曰無呈身御史耳竟不詣周
墀鎮鄭滑召輔政私於澳問政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
不省所謂澳曰爵賞刑罰人主操柄天下之公器也不
以喜怒憎愛行之今百司各舉其職天下理矣此無權
之說也時相竝以朋黨相擠故澳云然墀曰善累戶
兵侍郎學士承旨為宣宗所知每直必召見訪時事中
便有傳宣即曰此事須降御札方敢行且必面論其可

否帝多從之尋京兆不吐茹京師憚驕帝一日召令
判戶部對曰部噴繁臣年力衰不任也乞一鎮自便願
祿允帝默然罷柳玭聞而尤之曰舅特承聖知何得
對如是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上忽委使務必且謂吾
以他岐得之其何以自明爾須知時事不佳乃吾徒貪
爵位所致檢校工尚書刺孟州克河懷孟澤節使帝終
眷之中使使魏傳言別久無恙知卿奉道久服何藥
操何術可具聞澳陳謝曰臣奉道不信術金石有毒不
敢服懿宗立遷鎮平盧入為吏侍郎不受請託相審權
惡之復出鎮因發澳在部時吏奸弊坐罷鎮分司東都
澳以松楸在秦求歸樊川許之卒諡曰貞
論曰人稟剛柔輕重遲速則倍蓰什百乎無算矣乃其
初亦豈大相遠哉余考觀唐明黨相構獨逢吉宗閣訓
注之倫氣義心回仲尼所謂不移者矣衛公高明有雄
勝牛奇章溫異近厚鄭覃殷侑皆李黨李珣令狐楚父
子皆牛黨皆各有所長令平心相濟果道義以剛柔自
克也不亦善乎而愛惡相攻競進並構各引所私以相
排壓也比周勢成勝反傾仄卒兩弊而後已顧不哀哉
而原本李司空甫司空都重位乏容德而枝直以為黨
禍本故夫王道便便蕩蕩必歸諸好惡不作有以也夫

惟君子平康正直無側頗辟以無僭無忒二章近之矣
○劉賢良賁者幽州昌平人也客梁汴間通春秋太和
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
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存亡之計社稷安
危之策下降於清問豈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
抑萬幾之勤思慮有未至耶不然何其宜憂而不憂也
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在於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也臣謹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立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
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
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閭弑吳子而春秋
書其名者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爲不君也伏惟陛
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
則必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漸之則必居正位而
進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
僚得以守其官如此即變安從生奈何以褻近五六人
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
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
蕭牆叢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後生於今日此宮闈所
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者以

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後君不得正其始故無正也今忠
臣無腹心之寄闈寺權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
致陛下不得正其始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
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之
義兩下相殺不書而王札子殺毛伯召伯則書者專王
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
失之是謂不君使其命而專之是謂不臣君不君臣不
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
叛入于晉而書歸者以其逐君側之惡以安君也今威
柄凌夷羣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而首亂者以安
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
不由乎天子征伐出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臣
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由襄公
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也乃樊噲排
闥而雪涕哀盜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
顧而畢命此則陛下皆明知之矣夫上漏其情則下莫
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
交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
之處陛下忽而不用必且洩其言言而不行必且嬰其
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

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
耳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當召世賢相與舊
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
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
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可以虔表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
之效無肝食之憂陛下亦何憚而久不爲此今綱紀未
絕典刑猶存天下賢士大夫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
焉昇平哉陛下忽之而不不用其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
如恭顯者陛下又寵尊而不去神器固有歸宗廟固有
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可不深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
於強漢之亡也失於弱強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弱則姦
臣竊權而震主敬宗皇帝不懲漢之所以亡既不翦其
萌矣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
將紹而三五之遐軌可追也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
取者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
知其所以然以自取滅亡也故國君之所當尊者重其
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雖
社稷不能固其重社稷不重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百
姓者陛下之赤子也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如

乳哺如師之教導則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
父母今親近貴臣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其補
除召致者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
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靖共之節
而有嘉欺之心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虎惡之如仇
讎今海內困窮人民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
寡孤獨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
貪臣聚斂以固寵姦臣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達于九
天入于九泉君門九重不得控訴鬼神爲之怨怒陰陽
爲之愆錯士無所歸化民無所歸命主崩之勢憂在朝
夕即不幸加以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
獨起於秦赤眉黃巾豈獨生於漢此臣所爲發憤扼腕
痛心而泣血者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
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
強黎元日困者以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
陛下御寓以來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
首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惟內則自新揚國權以
歸相持兵枋以歸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內寵便嬖無干視聽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牧之
以和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以塞萬方之

聖天下幸甚臣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或未盡其方耶立教之方在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如是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誠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於疎遠則化始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以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既富矣仁義興焉既安矣仁壽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此四方所以底寧萬姓所以咸遂也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爲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一書不雨者以爲君無憫人之心也其傳曰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其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譏其無九年之蓄歲一不登而百姓饑也今天下財食人力皆勤矣陛下誠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誠廢百

事之用則廣三時之功斥游惰之徒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庫蓄不之民安其生矣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持日者美其能寬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也故官者五帝三王之所遵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畧太宗肇建邦典亦制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閒則養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故能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如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內政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封軍容合中官之政法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凌宰輔張武夫之威上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

復時太也并州者力足并云也幽者幽陰尚修也
世而晉常備段諸侯至秦幸銳三晉銳六世乃能得
之故前通知漢楚之輕重在信武而於上谷成於
英武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之施十分天下有其八
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周至於有漢漢字又取之隋
宋不以山見而得隋得山東而王由此言之山東王
不得不可以為王也者不王不可以為霸而霸賊得之
足以致天下於不安國家天不棄其益起出入成畢
過關而前自爾一百餘城天下之力不得其尺寸人
亦之若回鵬壯昔莫之收窺中魯梁紫被其風流
亦天子因之幸中幸漢中焦然七十有餘年矣孝武
能盡得河南山西之地洗刷更革尚不順適唯山東不
服豈天不欲使生人至公帖泰耶豈亦人謀未至耶何
其難也今天子聖出占昔志於理平若公悉使
人無其要在先去其兵而不得山東兵終不可去
是山東兵終無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
時山東賊起魏陝河南齊蔡放其界徐陳汝司馬盟津
我即安更皆成以重兵繞足自諷治州逐使力辭勢地
熟視不執無可奈何此獨亦為吳亦叛其他未叛者
皆得吳蔡得齊魯收郡縣二百餘城小未能得者惟
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其校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斯亦足自為治也矣法本制度其品式誠備賢才
好依校選舉錯誠當障戍鎮守于天下車馬誠謀井間
固倉庫財賦誠克斯自治矣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
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而加以天下陰為之助則山東
東安可得取也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陝
於山東最重魏陝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
取趙又向何可越趙以取魏是趙魏常中一魏而發常
操趙趙之令也趙陽朔白馬津二十里新鄉野盟津一
百五十里野盟朔白馬津是二津者易走清一則
之元和塞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由手無山東憂者以

能得也昨誅蔡頓兵三年無山東之憂者亦以能得
也昨者誅趙趙一日兵亂如長慶時亦以失魏而河
山東之輕重而懸於魏非魏強大致然地勢使然也故
已兵多東多敵使人使戰者便於守少果少人不敵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勝常困於守山東之人
且三五世矣今之復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以爲
事望固當沈酣入骨隨無復以爲非者相示順向羣
族言區區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
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敗趙食盡下矣免山而趙
振下轉敗趙後復振趙又復振趙又復振趙又復振
攻守爲浪戰而已矣又著論言趙又復振趙又復振
討東兵自守脩大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曰
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衛策而高位不爵以暗之安而
不悅外而不治猶秦擾虐而後以爲快哉於是乎天子養威有
亦何必疾戰吾民而後以爲快哉於是乎天子養威有
易守恬王矣地僻遠執受之朝親不來凡以扶之逆息
易貪心無復叫岸之勇乎地益兵益後而借擬益其
南史之編卷之四十四 五十一 月十五
恬不知畏走其四軍以飽其志者矣武皇帝宵旰不忘
前英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夫人主
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皆於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所以戡欲而塞其爭也夫唐
貞元之問用反此首首年指又欲運掉而塞其爭也夫唐
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首首年指又欲運掉而塞其爭也夫唐
厚淫巧不生朴茂堅強果於職耕名城堅固高山大河
鯁互如艾質加以上息健馬使於馳敵是以山則勝處
則魏不窺大下而物產自足以計殖亦猶大農之家不
待珠璣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則甲銳卒利刃良弓
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邊吾無以禦是天下一支兵
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宿厚兵以塞虜衝
河北不平則六師之節日嚴而不可地是天十二支兵
去矣六師之節日嚴而不可地是天十二支兵
以南東盡海西抵洛經千里赤地盡收魏足以支費
是天五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壯勝之魏千帝居
周秦卑弱不能排關於是盡到吳楚越魏之魏以倚安
是天四支財去矣四支盡到吳楚越魏之魏以倚安
是天下無事之時藩閭大臣偷慶榮逸爲家治具而戰
維甲兵儲弊一旦有事則疾驅以戰所謂宿敗之

此不覺練之過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官則練
手夫之名大將小將餘為幸是執兵者少廢食者
常多此不責責之過其敗二也戰或大勝則兵已
以遇上賞勳庸無列而爵命已極田宅已實金帛已
子孫已官又焉肯出奇死以勤於戎事哉此當厚之
遇其敗三也夫多喪其伍而大將之身而氣色
括泰曾不覺耻哉蓋未更旋已立而解之上刺他邦去
不臣憲蔑然人何德此罰輕之謂也敗四也大將兵
柄不得自專恩臣何德此罰輕之謂也敗五大將兵
一則曰必以專恩臣何德此罰輕之謂也敗六大將兵
不莫知所聽而恍惚之謂也敗七大將兵之取吾之鼓旗去矣
莫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明天子急於太平嚴絕
約以律下常國兵數十萬以誅天下乾乾而歲履歷
克之蓋五敗不去也唐初盜據者子孫畢來奔命內
地無事而燕趙後五敗益甚也今若欲調干戈
汎汚垢為萬世安而踵前非豈理也哉故剛而有奇節
不為嚴絕小謹必與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
成敗甘等不及也以抗直時無援者從兄徐更歷將相
而致困頓不自振頹快而卒文宗時鄭注逐逐相中
錫天下以目會大事詔詢所以致用者中敏以門戶
外郎上書言臣聞昔東海晏殺一子婦天下大旱者二
臣願為御史推四華封爵殺民家子三人陛下殺之
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又殺之此其完矣然又有
大於此者宋申錫為宰相生平無道一無所愛動正不
所為則目之為不肖之輩歟不參驗而何惜不斬
一注以罪中臣之魂乎疏上不省以病歸歸陽注誅以
司勳即召為理使為帝言九上書建言所為納注誅以
者謂其朝授喜入為犀下開必達之路以廣聰明直枉
若也若其有司先富其副有不可知窮者何自而中乎
目機事重密不若將台泄而後成請裁制其請之
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蔭子中敏批其請曰開府階
因常蔭子而謁者安得有兒十良愈患似中而棄去
○林蔭泉州莆田人也通經西川節度使常平時蔭官
是死劉嗣及蔭曉以逆順不聽後遺書切諫開終蔭
鐵將殺之繼大呼曰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未之達也至於今日得死幸矣開成刑人母弟不居
其頭必取之繼此曰此即死我頭豈頑如石邪開知
不可免乃為之及開誅名重示時李吉甫李德裕
街為相蔭書疏以毀家之指西土猶右臂也今北

幽岐西極所隴距京師不數百里皆屬外域遼原鳳翔
神寧三鎮雖皆武職十百人是不附屬也王者功成
不樂治定制禮今神臣等自製樂曲立器紀其何以
訓發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人羣依
季安皆司徒何以任官虛從史于卑卑罪大刑輕何以
懲惡農桑在天下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或婦
一人供百身其竭力於下者幾不得食寒不得衣者也
邊兵棄色而將帥縱後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
坊之卒百卒之共不足充一騎新之奉司痛諸感憤
說皆當罪其敵時不命用治程權上四州厥藉請吏
而軍中智擅地抄權拒命不命用治程權上四州厥藉請吏
大誼論責之雖乃得去後官即州事史以終○鄭從諫
求正貞公餘慶孫第進士累檢校刑尚書節度嶺南時
有龐勛之亂鎮兵勑夷僚募起乃擇土豪授右職禦侮
扞寇交廣以寧徵為刑尚書尋得相乾符中盜起昭城
邑振武軍危以太原尹北都留守兼河東行營招討等
使往出鎮從諫色溫氣勁沉機善斷捕得殺故帥者魁
畢誅之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居梁漢從諫雪涕圍戎伍
遣將入赴難至陰地有數百卒懷自歸斬其校別遣將
率以行是月沙陀李克用軍奄至營汾東稱奉詔勤王
時鎮兵入衛守卒單寡從諫具廉餽犒師而城關不啟
沙陀軍留信宿不發克用傳城下呼曰願一面相公從
諫登城拊膺流涕激勞之語極剴則克用大動拜謝去
時鄭畋亦以使相鎮鳳翔與從諫同宗又同年進士亦
率兵岐下天下名之曰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
後復詔沙陀討賊五部卒自嵐石沿河而南不敢蹈其

境惟克用以數百騎臨城拜為別從謹遣名馬器幣慰
藉之已克用以破賊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謹任至榆次
使來曰請還鴈門省觀相公徐治裝勿首途克用得相
送也從謹即日牒監軍使知兵馬留後牒書記知觀察
留後而遂行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疾
還第卒諡文忠從謹知人善任所至有聲績太原將張
彥球負勇力難御前後帥以疑間貽釐從謹開懷任使
具得其死力累奏為行軍司馬及秉政用為金吾將軍
刺絳州判官陸康嗜學有美才寓郡齋與談宴無間稱
於朝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為帥歿於郡訖受代
於公署宴梨棠樂云○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沖
澹遠勢利歷侍御史乾符初為翰學士廣明初得相是
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狩山南徽奔興元以從夜墜
堦為賊得將還都授偽命徽瘖陽以足折示之無懼色
賊未敢害也命監工祝之月餘守視者稍息乃亡之河
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帝嘉之以本官克東面宣慰
催陣使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令赴難
復京師加尚書右僕射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大明宮
留守兼制置使時京師喪亂宮寺園陵並焚毀徽招合
流散撫之如子居數月戶版稍葺大內齋閣頗繕完表

請駕還京進檢校司空權京兆尹中外權貴遣人選治
第多侵犯居人赴訴平以法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關
今孜怒以本官微赴行在尋罷為太子少師移疾居蒲
州以怨望貶刺集州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帝出寶雞
夜逐乃召拜吏侍郎會襄王僭號道梗不能進熅召託
風疾不至熅僭號逼內外臣僚署誓狀稱臂緩不署天
子自褒中還鳳翔召拜御史大夫以風痺乞散秩授太
子太師入便殿謝帝以其神氣尚強改授吏尚書大亂
後銓選失序微置手曆檢姦姦人無壅滯進檢校司空
守尚書右僕射卒贈太尉諡曰貞○韓偓字致京兆人
天復中帝與崔胤計欲盡誅宦官偓以翰學士陳述稷
慮甚切具帝紀回紇請發兵赴難將許之偓曰戎狄獸
心不可倚也彼誠至見國家彫弊必且有輕中國心又
自會昌來數為國家所破恐乘危為變宜喻以小寇攘
不足以相勤虛愧其意而實沮其謀從之時關繼昭等
以迎復功皆同平章事謂之三使相偓言於帝曰三使
相有功不如厚與之金帛封爵毋與以令宰相不得顯
決相韋貽範多受賂許人官既以母喪罷日為債家所
譟營起復甚急帝命偓草制不可命中使趣之偓曰朕
可斷制不可草即疏言此制行必駭物聽傷國體申使

目憚之曰哈學士勿以死為戲僊不答授之疏入解衣而寢中使復命帝悟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李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草麻比其反何異帝曰學士所陳理固當奈何弗從茂貞不能難而退帝嘗謂僊曰崔胤忠然大任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物皆屬之耳目安得以機數欺之至忠莫若推誠推誠則直致易知人所懷也僊侍宴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避席僊坐自如曰禮侍宴無輒立以尊君夫二公其天將以我為知禮也夫全忠大惡之帝欲相僊僊謝讓有所薦胤惡分已權患之使全忠白帝逐之貶濮州司馬

自史以上編卷之四十四
五十六

入辭帝泣曰我肘腋盡矣僊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願上自愛挈其家南依王審知而卒○鄭縈史亡何所以進士歷監察殿中御史金刑右司三郎中貪求郡州刺廬州顧清儉僉屬人皆信之黃巢自嶺表掠淮南縈移牒請不犯郡界巢為歛兵有錢千緡寄州庫城毀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遷給事中賜金縈傳宗自山南還以相讓能弟弘微為中書舍人縈封還制書言讓能在中書弟不宜同處禁近不報移病去無何徵為散騎常侍朝政闕輒上章論列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縈為詩多滑稽為譏刺故落韻時號鄭五歌

後禮昭宗還京庶政未愜者每形之謠詠中人傳誦之禁中昭宗降億其有蘊蓄也就奏班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省吏詣其家走白之縈搖首曰君大誤大誤使天下更無人亦未到鄭縈吏曰特恩也來日制下矣又搖首曰未嘗未然明日制果下親賓來賀縈搖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累表讓不獲既視事侃然守官不復諛諧如異時居三月移疾乞骸去論曰唐自穆敬來正道失而關尹塞朝賢詰隱遁四方豪傑各附其所合而奮朝無人焉天子壘然綴旒矣而鄭從諱韓致光之倫終蹇蹇匪躬也亦猶大過之行也

自史以上編卷之四十四
五十六

與哉鄭為歇後體近該其得相不自信亦諷世其矧之而忘其大其為吏廉至盜不敢犯其寄庫錢為始三月即移疾去無濡忍也斯可謂賢矣劉制策發大難之端杜罪言憂外重之勢邦之司直哉或曰劉生之始求也已深夫救焚拯溺不大聲疾呼乎草野之臣一旦干說而安可以大臣宰相沈幾密制之事責之也彼各有當也

由史上編卷之四十五

肝部鄧元錫纂著

唐臣列傳

南唐後主李煜詩校

唐興文皇帝承隋亂思治常丙夜不安枕也深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錄姓名屏風卧起對之得才不才狀輒疏其下方待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率舉任縣令者以聞於是親民之官具稱得人民去愁歎矣其都督觀察使行察州縣皆天子臨軒冊授俾樹良艾食後不降策受命日猶對便殿加禮賜而遣開元時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補京堂官使出入均勞教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

舉縣一人後視所舉者稱否為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將發引見臨諭以惠養元元之意又銅麻酷吏懲無良而以輕受亟易為大戒又出即從清望官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洛濱宴饌之帝親書所為詩及絹賜焉是以循吏悉悉所在而是幾與先漢埒其將相大臣有吏治而勲閥別著者見本傳獨條州郡其吏治行表著者于篇 武德初世亂人多暴無賴廉州刺史顏遊秦恤撫教訓敬讓大行郡人為之語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下蠶書勞勉而萬年有章使君仁壽初為蜀

法書佐斷獄平恕所論囚皆曰韋君所斷死無恨在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乃就刑時西南夷初附朝廷遣使安撫類貪賂為夷所患苦夷有叛者帝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歲一至其地慰輯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南洱河周歷數千里承制置八州十七縣各以其豪為刺史縣令因用順治法今清肅蠻夷說服將還酋長請留仁壽欲設城池為阻固以隍池未備為解則相與築城立廨舍居之旬日而就已西還酋長泣曰我輩籍公鎮撫紛柰何棄我去乎仁壽曰吾奉詔撫循不敢留然歲行復至矣父老皆悲涕相送遣子弟隨

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南寧填撫許之既得命悉心撫勞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蠶書勞焉歲餘卒貞觀初陳鄱陽王于君賓以襄國自歸擢刺鄱州加意勞徠不春歲民咸復業二年夏諸州霜滂鄧有年蒲廩民就食其境君賓命所部極贍還之日行有裹糧遺布帛贈遺太宗聞大喜下詔書勞之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百姓養戶是歲調庸當是時武陽令張允濟以德化訓下以明察燭姦道不拾遺巴州守李桐客以清平流譽民稱慈父綿州刺史李素立以刑法諫高祖命授清要官得侍御史者也其為吏清約愛利遷蒲州北

行宿春什器今州司收領遣後至者毋動民獨齋家所
攜書籍以行卒天子爲廢朝賜諡焉薛大鼎里臣者蒲州汾陽人高祖其
與高祖門說帝絕龍門軍未豐倉就食者也治州刺史貞觀中崇鴻臚卿徙刺滄州有無棣河又淫塞大
利波治居之商賈流行百姓歌之曰新溝旱也舟
被又疏大蘆澤三河分洩夏潦水入夏宮是時德
本刺蘆州賈敦臨刺冀州皆有治名河北謂鎬州刺史
車一乘冀州人貞觀時勳歷州刺史入朝常蓋室行獨弊
潭潭沈隱二水葑蘆溢塞室窟浸如數百甲敦臨爲立
堰容水不滿暴百姓利之弟敦實爲此陽今政清吏民
嘉美舊制大功之屬不連官朝延以其兄弟治行高故
不徙示寵焉永徽中遷洛州洛州多豪右占名田頃餘
步顯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李義德休下無能斯
卒于官咸亨初改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探向洛
陽今楊德幹於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教資喻止之曰政
在養人州殺過多即廢筆何貴焉德幹爲衰戒洛人
出東上籍國卷之四十一 二 六 初五成康
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蹟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救
卒勞日聞醫聲治病未聞活老年九十餘卒 韋景駿雍州萬年人曾祖機
顯觀中爲左千牛曹曹克使往西突厥裂裳錄所經諸
國風俗物產名西征記還奏之太宗大悅擢朝散大夫
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機立學勸生徒後學
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古賢達焉之贊風之會契
必何力討高麗至檀州灤河溢師不能進機供億不乏
絕何力全師還言之上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管田使
進元中天后使道士朱欽遂馳傳至東都橫機密奏曰
道士稱中宮曉使倚形勢爲暴恐齡聖德高宗遣使慰

未嘗寧私室隆禮如昔父弟元叔則天時為清漳令
政有殊績百姓稱明又歷浚儀始平令皆單騎赴職
未嘗以妻子入官丁未馬日既貧士不復芻秣身及及僕
日一食而已奉辭皆仕公則給貧士中堂降璽書勞勉
令史官編錄○田仁會進州長安人末歲中授平州刺史
史勸學務農種桑政轉鄆州湯受旱仁會日曝烈日中
以祁雨大至歲則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
世誠為人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宿盜依山阻行
剽仁會盡捕殺之外戶不閉盜賊絕跡所得祿知神婦
官官至太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以上書補
下邳主簿姚萬道變反懷古以監察御史馳驛往懷輒
之申明誅賞歸附者日千計乃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
還恒州鹿泉寺僧以告密誣反命往按懷古得其枉為
化顏申析得不誅副聞知微使突厥突厥默啜脇知微
與與上篇 卷之四拾五 五 五
立為南可汗又欲官懷古不拜將殺之囚軍中得亡歸
拜祠部員外郎始安賊數萬剽州縣沒之詔懷古為桂
州督未踰嶺進以書諭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為吏侵苦
而反懷古即輕騎赴之或曰獠夷無親備之善奈何易
之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矧人耶身至遂撫諭嶺外平
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清介審慎吏民懷
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并人詰闕留復還并州
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時新長史得代亦野次無問
者懷古不欲厚愧之使人驅迎者去而來者愈眾其得
人心如此○倪若水字子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累右臺

監察御史繩舉嚴允開元初以尚書右丞刺汴州汴當
舟車孔道事浩繁前刺史屢不稱若水政尚清淨務於
宜人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
行玄宗遣中人捕鵲鵲鵲于南方若水言晨蠶方急
宜重愛口力而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非陛
下憂勞遠人之意且自江嶺達于京師水備舟楫陸疲
擔負又齎所食魚蟲稻粱飼之道路藉藉不且以賤人
貴鳥望陛下耶陛下威德日新方將以鳳凰為凡鳥麒麟
為恒畜使游于園囿而何貴於此帝手詔褒答賜帛
四十段遷戶侍郎兼右丞卒○韓思復京兆長安人睥
而孤比十歲母為語父亡狀輒感咽幾絕祖衛率倫特
愛焉家初富後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
方併日食而終完封不發也調梁州倉曹參軍會大旱
輒開倉賑民州詰之思復對曰人窮則溫溫則盜盜亂
之招也不如因而活之無趣今為盜州不能誅轉汴州
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母老去官薪自給刺滁州州
有銅賦人鑄鑒為苦思復市之他郡費省獲多有黃芝
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徙襄州入拜給事中中宗作景龍
觀思復諫不省開元初為諫大夫相崇命分道捕蝗思
復言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一

卷之四十五

陸東正補 西曆子 四 五

凡三萬斛諸工計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
如初創驛埃作大市器用皆與州民懷之觀察使以開
遷合州刺史始來詔戶止七千比六年戶倍者半會初
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往還邕管經
略使黃洞蠻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前使
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世謀亂申覺而斃之諸
誣誤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敢犯外蕃歲以
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夷感
之卒年七贈太子少保諡曰平南人初歲任外郎道州
刺史元結以每讀書必解衣更結其重之以肅士風
累工部員外郎常平始通西夷明廷恩即史以肅士風
御史中丞持節入南詔還詔諸蠻大吏拜尚書右丞出
節使以西南遠使易清簡招來流亡自多至他境者皆
入金吾衛人將軍名義台里有犯多殺合達近懷安節
宣言曰於陵才難易袁公之政也百世乃羅拜而誌之
宗國興社稷黃裳作相會劉關張命滋持符安撫道中
拜使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方檣避不進貶吉州刺史
史有治效遷義成軍節度使立祠祀之改彰義軍
前度與吳元對壘者數年坐立功勳州刺史
湖南卒贈太子少保滋寬易長厚與處者
皆自謂可見肺腑至家人曾不得見其體
○章丹
京兆萬年人高祖現以跌馬事太子承乾能匡諫事高
宗東宮為中舍封武陽縣侯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選授安遠今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
通五經登科累殿中侍御史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出弔新羅故事使外國許貴州縣十官以取貲號私觀
官丹曰吾天子使使外國不足于齎資宜上請安有貴
官受錢者具以聞命有司給之因著令還為容州刺史
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祭吏不
得掠為隸城州城周十有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教
藝茶麥治化大行元和初以諫議大夫召劉闢反議者
欲釋不誅丹以為世平人慢當濟之以威乃肅令方鎮
擅土者衆闢又據全蜀釋不誅則藩服可臂指而使者
唯兩京何以令天下帝褒美之會關州梓州命丹代李
康為東川帥丹至漢表崇文客重遠關無所資請以東
川讓俾軍士一心力平賊從之改晉慈隰觀察使又陳
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開府為國費請屬之河東又
從之徙江南西道丹至鎮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計口
受俸委其餘於官輕徭賦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更之
始民不知陶草茨竹椽以居久則燥而焚丹召陶工官
為陶購材木於場聚之民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度其
費為估入估半予之而徐受其直逃未復者官為營之
貧不能者畀其材民有居矣直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
早饑募人厚與直給其食以就功夾營南北為兩衢環
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樓馬馬息不死民以有衛州

苦江爲敗築長堤杆江亘十有二里爲實以疏漲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時蓄洩灌田萬二千頃居三年八州無遺便民懷生焉有吏主倉者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得文記知權吏所奪也召諸吏謂曰若恃權取於倉倉亡矢多罪在若非獨倉吏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不者坐皆頓首謝及期所亡粟畢償有卒違令罪當死亡詣闕上書告丹罪詔解官待質會丹卒御史驗卒所告皆不實而治狀愈明後宣宗重吏治問相臣元和時治民吏誰最賢者相堦對曰臣守江西時知章丹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民誦思不亡最賢也問有子乎對曰有子宙今爲河南司錄參軍帝大喜詔江西觀察使具上丹功狀勒碑祠祀之而召宙爲侍御史累太原節度副使時回鶻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帥欲得信主吏行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畧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計戎於是三部諸蕃皆信悅乃拜吏郎中出刺永州州俗不知法多杆冒又地瘠苦爲難宙爲書具制律條科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歲饑輒率死禁常平倉收穀羨除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十家爲保相勸

督常先期而足湘源生零陵香爇上供人困宙爲秦罷之民貧無牛以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探名得者先市牛公之牛以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生徒教之州災歉斥在官凡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市糧餉振貸俗有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人力不足則不娶宙爲條約繩之使如禮俗遂改化邑少年常以七月擊鼓迎神入民家家迎爲舞具謂之起盆已酒牢相徵遂爲解素喧呼闌闌宙峻禁切之還爲大理少卿拜江西觀察使江西民感公先功德聞宙來謹迎如父母行遠出後還宙亦以父故所莅遇之如桑梓不啻務簡易便安之也民大懷服遷節度嶺南南詔陷交趾撫兵積粟備之進使相卒弟岫字伯起有父兄風至福建觀察使○何易于史不詳何所人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從賓屬汎舟游行觀索部民挽繹易于自腰笏引舟不令刺史知刺史聞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方急耕蠶時不可失也惟令無事足任勞耳朴發愧疾驅去鹽鐵官權茶利詔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已瘠不可活忍更以科課毒之乎閣不行史曰詔也何敢閣對曰無忝格詔非今自當之吾不愛

一身移暴於民觀察便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器業破不能葬者輒出俸救吏爲營辦民以事請縣有垂白僂杖來者必召命坐與食飲問政得失聽獄訟必丁寧曉譬枉直薄懲而遺之不以屬吏獄三年無囚課賦役貧下戶不忍迫或以俸代輸饋給過客符傳應付外無所進故政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行邑見易于尊侍者僅三人深咨美焉上循吏

張鎮周舒人也武德初爲舒刺史鎮周以本其所生里也就故宅多市酒殺召親戚與酣宴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旣十日則分贈金帛泣與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上循吏

與故人歡飲明視事則州都督官有法體不復得游從矣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薛元賞亡里系所出尹京兆市惡少怙縱以黨墨鏡其膚自夸詭力爲剽殺坊間苦之元賞至三日收杖死者三十輩陳諸市除黨懼爭以火滅其文推時利病罷行之京兆政清嘗詣相第相李石万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譴元賞使尉覘之云神策卒也元賞趨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劾之卒走隸以告關士良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至以立歸杖殺之素服詣士良曰中尉

宰相皆天子大臣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直視者久之已呼酒與歡飲而罷由是軍卒懾戢百姓賴焉宣宗立拜昭義節度卒上能吏

論曰予讀漢書循吏傳記黃霸朱邑韓延壽之民治如身至日見也諸條教風旨凌雜鷄豚而深心惻隱千載如燭矣即者能吏靈激風震無慮皆洞悉其機牙何盡美也乃唐循吏傳寥寥其憾焉豈古漢重牧守人得展布其四體而竭才可書唐重監司中季爲藩鎮刺史令商賈二篇一四卷之四二下

不得行其志然耶抑文下衰雖有良政莫或紀卽紀之闕閣耶夫以太史公之叙事稱神矣而循吏傳獨畧則惠文景之世樸文不足徵焉故也嗚呼唐吏傳其滋闕宜矣

方高祖舉義時滑州城劉政會上變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反雍池陽劉弘基及長孫順德伏帳中執誅之以起兵雍州人殷嶠以府掾并文武士義以行軍司鎧與密計皆稱倖命而高祖壻臨汾柴紹自關中應召至與行謀已嶠從太子建成攻西河功最紹先走霍邑察宋老生形勢度必克已戰疾力克之下臨汾絳先登師

至河弘基以千人先濟河下馮翊為渭北追軍大使殷
嶠副之累扶風渡渭屯長安及隋衛文昇戰冠軍而順
德擊隋將屈突通潼關戰疾力得通政會招慰關中盜
得以來唐初建弘基拜都督封河間郡公嶠陳郡公順
德薛國公紹左翊衛將軍政會衛尉卿其後弘基從奉
王擊薛舉王有疾從劉文静擊淺水原敗績為舉所執
仁果平得歸守太原陷宋金剛跳自歸從秦王擊金剛
介休從淮安王出徧胡老矣從擊高句驪累任國公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遺令給諸子出人五頃曰賢無藉多
財即不賢此足免凍餓矣餘悉以散施順德怙族貪
不法天子賜之絹愧其心者也尋坐罪除名歲餘天子
登凌烟閣見順德畫像惻然問之遺覘焉見順德頽然
臥家醉也召拜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始折節為廉却
餽餉前刺史名境內腴田數十頃追奪給貧民乃無
何如順德太宗惜之曰嗟夫順德無愷抗之節多兒女
之情至此也惜夫卒贈荊州督政會無它長卒贈民部
尚書獨鄭公嶠贈行臺僕射諡曰節而弘基順德政會
皆諡襄以皆有勞定國云柴紹從秦王征四方累功
封霍國公自將擊吐突渾虜憑高下射矢如雨紹遣伎
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自如虜人莫測也駐弓矢聚觀則

密使精騎繞虜後乘之紕自奮前擊虜上潰破梁帥都
平夏州累鎮軍大將軍改譙國公疾太宗自臨問帶贈
荊州督亦諡襄士戰初參起義後累功至工尚書封應
國公女為高宗后纂唐為周者也武后時佞臣許敬宗
為史官傳士獲多諛誣削不書在太宗時英衛功最著
謨具帝紀而衛公常闇門稱疾避權寵入時出佐上所
闕於忠智兼之他諸將武力者有尉遲敬德秦叔寶程
知節段志玄倫之敬德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將秦
王得之懷以恩已武周亡降將叛去諸將欲敬德且去
執以白請誅秦王遽釋之引入卧內賜金寶曰丈夫意
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行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
事情敬德感泣厥明獵榆原世克將軍雄信馳襲千引
樂前直趨王王未悔豫也殆甚敬德躍馬大呼至刺雄
信墜翼王出旋復縱破之王拊其背曰公何相報之速
也賜金一篋自是以統軍從每戰常以死衛王竇建德
軍拔渚世克兄子琬據鎧甲乘隋煬帝故所乘馬出前
致師王問誰與出者曰鄭所封代王者悍將也王曰悍
則不知彼其馬良馬也敬德從三騎前徑薄之擒琬以
馬歸賊辟易無敢格者劉黑闥襲世克臨洛軍大至圍
合敬德率壯士犯圍入江夏王道宗從之破圍出其勇

驚如此隱太子圖秦王憚敬德健闘令巢刺王嘗之巢
刺王以善稍聞請角稍曰去刃無相傷敬德曰王加刃
敬德謹相避無傷也敬德稍却刃元吉執稍躍志刺
之敬德湏臾三奪其稍隱太子乃好嫌之遺書曰願迂
長者眷爲布衣交致金器一車辭曰敬德起微賤陷身
逆節荷秦王更生之恩不敢圖其死於殿下未嘗效尺
寸其何敢當賜苟懷二心而徇利亦殿下之所棄也竟
却之以告秦王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抵比斗豈能移
哉然自是危矣太子譖果成高祖欲殺之賴王力擁護
而免已贊王決計成玄武門之誅時官府兵戰未解高
祖泛舟玄武池王命敬德奔入衛敬德請帝詔諸軍盡
聽秦王節度而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丞時坐隱巢沒
入者百家敬德以搖人心非全安之道事得寢大示即
位封吳國公敬德奉上篤與下恩然未嘗特將性悻直
頗以功自負每以已意論人至短長面嫚之大臣多不
平嘗侍宴慶善宮怒罵坐任城王道宗前解之愈益怒
毆王傷帝不憚罷酒明日召讓之曰朕嘗怪漢祖功臣
少全安過之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傁非高祖咎也
賞罰國大典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教母爲後悔於是乃
自戕後改鄂國公歷鄴夏二州都督而老圖形凌煙閣

久之有上變告敬德反者帝召訊敬德對曰臣從陛下
征四方經百戰今存者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
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癰瘡以觀體無完膚帝流涕撫
之帝嘗欲妻以女敬德謝曰臣妻陋然相與共賤貧久
矣臣不學聞古人貴不易妻竊所願也帝大賢之討高
麗爲帝言陛下在遼太子在定州兩都虛猝有楊玄感
之變何以待之東夷小國不足勤萬衆願委良將以時
摧滅可也帝不納致仕謝賓客學延年術杜門者十六
載永徽中乃卒贈司徒并州督謚忠武葬陪陵叔寶歷
城人知節濟東阿人也皆勇悍有志節叔寶從隋將張
頭陀爲士伍知節聚徒保鄉里並事李密密敗爲王世
充所得以爲將厚遇之而二人薄世充詐不附也及唐
戰九曲二人者從十餘騎跳身走至百步外望世充下
馬遙拜曰荷公殊眷公猜忌信讒非可以託身請從此
辭並馳赴唐軍事秦王叔寶爲右統軍知節左統軍破
宋金剛攻王世充擒寶建德功並最隱巢潛行出知節
補外知節曰王肘腋剪矢身無危乎知節以死奉王願
速決與叔寶從平難王爲太子並拜左右衛率王即位
並左右武衛大將軍叔寶翼國公知節盧國公貞觀中
叔寶先卒知節麟德中乃卒俱都督葬陪陵志玄齊臨

潞人父偃師為太原司法書佐事高祖志玄因得從奉
王游及起兵志玄召募卒以從平霍邑下絳攻永豐倉
皆冠軍從劉文靖拒屈突通戰潼關軍潰至玄率二十
騎還關傷不退三出入敵陣致師衆觀奮破之再戰再
勝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從擊王世克入陷果馬蹶見執
賊以其勇也擇兩健卒騎而夾持之渡洛水半志玄奮
而踴二騎將墮水中得其馬馳徑歸賊不敢逼平東都
功多隱巢誘以金帛拒不受貞觀初并左驍騎大將軍
封樊國公文德皇后葬與將軍士及陳蕭章門護器帝
夜遣中人持手詔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延使者志玄
閉不納曰軍門也法不夜開使者曰此有敕志玄曰夜
不辨真偽曉乃得入太宗閣理侯文歎亞夫語太息曰
真將軍也疾帝臨問曰與卿子五品官志玄頓首泣曰
請迴授母弟從之卒贈楊州督葬陪陵謚忠壯程名振
洛州平恩人事竇建德為普樂令棄自歸授承年令命
率其徇河北名裴鄴俘男女千餘人以歸關婦人乳有
汁者九十餘放遣之曰令子得乳也鄴人感之從隱太
子擊劉黑闥毋潘為黑闥所殺請手刃黑闥以其首祭
毋拜營州督府長史封東郡公刺洛州帝征遼東聞名
振善用兵召見問方略名振矢不拜帝試責怒用觀其

俯仰名振謝曰遠臣未嘗奉聖問方思所對遂忘拜舉
止自若條所對明辨帝太息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授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
稱名將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
見帝紀○樊鄴何力者義勸莫賀汗之弟也貞觀中
天子時降附夷最思何力率衆詣沙州內附授右驍衛
將軍薛萬均討吐谷渾攻何力昌圍奮擊虜拔板萬
均力歸使使迎勞第其願排何力自為功何力不勝志
欲手刃之事聞帝召詰何力具狀帝怒解萬均官檢
校力何力日以臣故辭萬均官於四夷聞者謂陛下重
蕃將輕漢將且以誣害長貴疏也帝容重其言令其
宿衛尚臨洮縣主始何力年九歲失父母居於京
州詔許省親至部人執降帝延陀延陀欲降之何
力踞坐引刀向東向呼曰我大唐烈士豈受辱降延
陀天地日月鑒台志尉年普不屈方何力及勃持延
陀
臣等曰何力入延陀如魚得水不返矣帝曰是人必
鐵石不吾背也第辭之令使若從延陀來言狀帝泣下
詔許延陀尚主求何力乃得漢帝遂免延陀死繫何力
奉詔薛萬均為前軍總管攻白巖城陷薛萬均中其
重傷之賊降得刺向力者帝命甘心之薛曰彼為其主
臣白乃斬臣義上也不捨不進大將軍封京國公平
曰而是時和將帥有文武材能忠諫拂主者稱李大亮
大亮隴西狄道人居京兆涇陽武德初授土門令時歲
饑多盜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資業之勸農墾
田歲以大熟盜入境大亮度衆寡不敵單馬詣賊壘召
其豪勸諭之盜感服請降又殺所乘馬食馬縣境以寧
以金州總管府司馬擊王世克下襄鄧十餘城以安州

刺史擊輔公祐禽將公祐圍歙州敗其師圍解以越州督擊臺盜張善安於洪州與隔水語開譬令自還善安曰僕初無反心為部眾所逼耳今欲降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信有降心即助我一家豈有間哉遂單騎走其勳披心而示信善安感動明日詣大亮營止不去衆遂解散遷越州督政涼州皆以惠政聞州有佳鷹帝遣使至涼州見之諷令獻大亮密表言陛下絕畋遊久崇貢獻而使者求鷹出陛下意乎則八昔殊旨如檀求非使指而有求非義也帝悅十詔褒美以金胡瓶及荀悅漢紀賜馬時突厥北荒諸部及十姓種落多散處伊吾北

天子欲招來示無外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招慰之於磧口貯糧賑馬大亮疏諫曰中國天下本根四夷枝葉河西州郡蕭條加因隋亂彌復減耗不堪供億而恒撫突厥是疲中國而事四夷也不如能之其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外保塞使帝優詔報納克劔南巡省使以激揚稱從李靖討吐谷渾虜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公拜右衛將軍伐遼副房玄齡居守靜重職大體玄齡稱其有制勃王陵之節會寢疾帝親和藥驛致賜焉遺表請罷征遼之師專關中為首帝聞震悼贈兵尚書秦州督諡曰懿平居若不能言而南

勒兵將攻之或勸元振夜趣去元振卧不起明日入虜帳中祿哭甚哀晉數日厚賄贈助器婆葛乃大感會請追闕囑入宿衛徙其部瓜沙以已難而相宗楚客受闕囑余顧誣元振罪召將誅之元振乞留定西土不敢歸睿宗立楚客誅死復召歸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遂得相玄宗誅太平睿宗御承天門諸相走外舍伏匿獨元振扈不去宿中書十四夕乃出休封代國公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元振遽表禮闕帝怒稍流新州起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而卒元振少雄邁及貴富居處乃儉約手不釋書史人莫見其喜愠朝退入侍親欣

運國也息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謂之曰數吾都護此州時縱獵樂其念之未嘗忘人矣此諸君能從我獵乎諸酋喜願從者萬人於是勒部伍以畋畋數日忽倍道西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王安否暇且會獵示若非討襲者已使人趣召之始都支與遮旬蕃計及秋拒使者聞軍卒至憐不知所為帥子弟詣謁禽之是日傳契箭悉集其酋長具得之立簡精騎襲遮旬遮旬懼亦降於是因都支遮旬王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守焉調露元年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復反立泥熟旬為可汗詔行儉以禮尚書克定襄道大總管率大馬討之先是虜遮擊中國餽運而獲因以勝行儉以運車二百乘車載壯士五八持陌刀勁弩其中羸兵挽之行伏精兵躡之虜果以爲糧也喜復掠之羸兵棄車走賊驅就善水草解鞍馬欲取糧車中車中壯士突出擊虜驚走爲伏人所掩殺殆盡自是運車行者莫敢近擊阿史薄可汗府北而營掘塹四周暮矣行儉忽傳令移營諸將言士倦思休不可動不聽趣徙之是夜風雨暴至起視前所占營地水深乃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第從我令不必問所從知也遂進擊捕虜甚眾泥熟旬爲其下所殺

也而空殺無罪數萬人此忠嗣所不為異日即天子見責不過以一金吾歸宿衛不即巴黔中上佐耳吾何忍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官哉光弼乃謝曰大夫能行古人之所行復何言遂趨出而延光吳訴忠嗣沮兵會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以謀亂請忠嗣為助欲因晉其兵忠嗣先期赴之不見祿山而反且上言祿山必亂林甫益惡之誣忠嗣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下三司訊當死哥舒翰方寵請以守爵贖忠嗣罪帝怒解貶漢陽守卒後竟拔石堡然死亡畧盡如忠嗣言實應間追贈其尚書其後安史之亂汾陽臨淮為尤功次者李將軍嗣業王司空思禮他諸將具出汾陽王麾下而臨淮將忠武者有馬璘郝廷玉之倫嗣業壯勇絕倫從高仙芝征勃律攻婆勒城據山塹水斗絕不可攻嗣業獨引旗於絕險處先登而從步卒持陌刀徑山頭拋所積糧水藏空下虜驚潰投谿谷遂拔之而拂林大食諸胡皆款塞朝獻嗣業力也後兩京功具帝紀中九節度之師圍相州為流矢所中數日瘡且愈卧帳中聞金鼓聲大呼絕瘡裂血注地而死贈武威郡王嗣業京兆高陵人思禮有膽烈有知計立法嚴整吏士莫敢犯雖數敗終以成功

自將十萬衆救之軍北却甚盛諸將相視未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出薄賊陳數四賊披靡而師乘之捷光弼歎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武如馬將軍者廣德初吐蕃入寇帝居陝璘即日自河右轉關至鳳翔時吐蕃軍雲合鳳翔帥孫志直閉城不納軍璘背城戰搗吐蕃破之俘斬數千人代宗召見慰勞權鳳翔隴右節度副使移鎮涇建營堡繕攻守具政令寬肅八年前後屢破虜虜不敢犯加檢校右僕射進扶風郡王卒璘故人廷玉事李太尉戰河陽太尉以城西北隅賊最勦使當之徑騎衝賊陣擒將者也累功安邊郡王光弼薨時善迴紇犯秦天奉詔屯渭橋聞魚朝恩聞廷玉善馬陣請得觀廷玉於營中列部伍鳴鼓用口而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莫得其端倪朝恩歎以為在兵間十餘年未始見也廷玉悽然謝曰此臨淮王遺法也臨淮王善御軍每校旗日軍士不如令立斬故軍肅王薨無復校旗之事卒贈工尚書王翊大原晉陽人自魏起為亂陷城邑各受經界故治蘇梧中朝刺安州大言曰吾為容刺史容吾治所也安得寄他邑治乎私財粟土行斬賊賊廣州見餘大求見官使李勉尸容陷賊久羣賊在卒國也蓋以之謂請曰大夫未暇出師但據諸州言各出兵為援藉解其鎮萬有一功勉許之胡即手書諭義德州刺史與盟約同功前後百餘戰賊未敢動後洛州表關表奏置州加

大宋史中丞克招討使使還林諸州以容
內虛可圖也合與孫兵來集大敗去帝遣使慰勞加
少議盟命綱賦車籍甲不完繕而其其備康如此卒贈
禮尚已肅代失馭姑息之形成河北三鎮首阻命准蔡
繼起吳蜀效尤方鎮無慮皆桀帥自擅而李西平以忠
智成匡復功莫宗社於崎危渾成寧以其死衛上謨勲
奕然馬北平奮奇節構貝魏決大計誅河中淮蔡之勲
李光顏忠力扼其外李愬智計構其中裴文忠以元臣
填馬謖具帝紀中他諸帥獨屢屢以輯禍亂守封畛焉
勞效迄唐李無復事戎夷遠畧如異時矣○北平王燧
字洵汝郊城人也少讀書見天寶政亂廢書太息曰天
下行多事大丈夫當建功於時濟四海安能斲石事儒
生業乎去學劍沈勇有籌策安祿山反陷東都使其黨
賈循守范陽燧時尚少即躡蹻行見循說之曰祿山負
恩首亂雖猖獗當終夷滅公奈何束手從逆與同禍乎
今誠以范陽反正傾其根柢使進退無據而坐禽此不
世之伐也循然之不時決而戮燧亡入西山匿隱者徐
遇所間行之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慶中澤潞帥抱
玉署為趙城尉回紇師還同恃助順功恣睢所過多抄
掠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抱玉患之遣官屬置頓皆彈

不敢前燧請行則詣其酋重賂之酋說則說令焚暴掠
酋遺之旗曰有犯者君自戮燧得旗即取死囚今給役
小違令輒戮回紇相顧失色終出境拱手奉約束無敢
譁抱玉大奇之燧因進說曰屬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
固懷恩反必矣懷恩裂河北以授三帥樹之恩子瑒又
佻勇而輕夫內樹帥而外交回紇殆必叛者也叛則河
東澤潞先被其患矣宜深備之而懷恩果反署殿中侍
御史為節度判官遷鄭州刺史課畝平稅改刺懷歲旱
失耕稼燧務教化去煩苛收暴骸瘞之將吏有父母
輒造之施敬秋野穀旅生李抱玉移鎮鳳翔奏署隴州
刺史州西有間道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蕃從入為暴燧
按行立石種樹為阻固下著二門布渠落為守八日而
功畢抱玉入覲薦之帝見之姿貌魁岸長七尺有口偉
視之拜御史中丞刺商州兼水陸防禦使河陽三城兵
亂逐鎮將檢校工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鎮河陽平之
汴將李靈曜反據汴州絕連道潛結魏博破永平詔燧
及淮西李忠臣合師討忠臣憚盜強欲焚廬舍西走
燧勸其還兵自請為前鋒破田悅逼汴州忠臣戰汴南
燧戰汴北靈曜選銳兵八十號餓狼軍以抗燧燧奮擊
破之又敗田悅李正已所遣來援軍又敗他將乘勝軍

諸鎮兵環蔡疆十餘屯相顧望莫肯前中丞度出視師還爲上言諸將獨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賊薄河陽陽急請救光顏策賊出而小激橋之壘虛可乘也遣將田頴宋劬隱襲其壘夷之賊失據而遁都統韓弘欲舉諸軍自予見威重以光顏不稟令請取頴及朝隱戮之以徇軍詔中使景忠信執予之忠信至光顏泣以忠信乃矯詔械繫而走馬入以事聞頴朝隱得貸弘爭不可帝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死固當但襲賊有功宥可也當是時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而光顏忠力進拔雲柵降鄆城欲沮之乃飾一豔姬教歌舞六

通典上編卷之四十五

三五

盧入蔡本得大首者愬而以全力扼淮蔡制其命則光顏功也加檢校司空討李師道改義成軍節度使再敗賊濮陽吐蕃入寇詔移鎮邠寧師大譴以神策軍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涇師常額衣資不時得而數驅使轉戰爲望也光顏素得士爲陳說大義甚苦士感泣曰爲司空盡死擊吐蕃退之長慶初討鎮興命鎮鳳翔討王廷湊命節度深州行營軍光顏以朝廷制置乖乃賊連結未可旦夕定辭兼鎮尋疾作乞還鎮而師果無功敬宗卽位拜師徒李亦叛率陳許之師討誅之冊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尉諡曰忠光顏兄弟事母孝母存時光顏先娶婦母委婦以家政母卒光顏廬居三年不入寢免喪光進乃娶婦光顏使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之光進反之曰新婦不逮事姑弟婦逮事姑先姑命主家不可易也相持泣者久之蓋友愛如此時河陽節度烏重胤討淮蔡與光顏犄角百戰成元濟之誅代鄭權鎮橫海誦還刺史職事以已亂李同捷據滄州移鎮兗制下卒贈太尉重胤起行間爲帥赤心奉上與下卒同甘苦待賓佐禮敬飾備士爭歸之歿之日士卒二十餘人俱刲股以祭有古名將風○渾侍中瑊其先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皇蘭督父釋之戰吐蕃死難瑊善騎射常冠軍

祿山反從臨淮王定河北從汾陽王復兩京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改太常卿懷恩反城以所部歸汾陽王從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戰漢谷有功屯奉天周智光反以步騎萬人下同州大曆中吐蕃入塞及涇原帥馬璘討之師敗績則馳扼朝那塞邀擊竟破之奪所南而還汾陽王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帝出居奉天城率家人子以從戰疾力授行在都虞候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檢校尚書僕射同平章事以西軍收咸陽泚誅封咸寧王嘗封八百戶賜大寧里甲第與西平王晟鈞禮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河中平加檢校司空吐蕃相尚結贊詭講好請盟城泣盟虜劫盟幾殆跳身免詔勿問吐蕃復入鎮奉天虜退還河中卒贈太師諡忠武城天性忠謹通春秋漢書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獻躬閱視進之有賜予下拜跪受如新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以藩鎮繁驚事姑息有奏請必從惟城素請不盡從輒喜曰上不疑我五子皆達官○駱元光本安邑人也安姓少為宦官駱所居奉天逆遣道州元光先自道州將所部擊之修城厚具器械募八卒餘人守之此縣數來攻城不克元光聞之使使謂元帥晟戰淮西先登軍元光此國疾力戰死入使京師檢校尚書僕射從副元帥討懷光功最著洎城會吐蕃盟平涼有詔營潘原元光以潘原

距平涼七十里有急難猝赴欲先營城不可元光曰備之善進軍盟所二十里而營焉初盟元光令嚴密伍伍還德宗聞馬燧金銀器賜姓名李元諱加龍右中度支營田觀察隔龍軍吏鎮良原隴東要地城惟尼勝入區休馬元諱速烽堠培城堠身率將士堆荆榛焚之望田數萬頃勸軍士樹藝歲收粟數十萬又距城築臺上設弩擊為清守隘司地築新城虜每寇輒却惟龍大安帝時三日贈司空論曰古稱山東西出將相尚矣唐將多并郊剌方則土性然也乃李臨淮渾侍中李司空之倫無慮皆戎部何我狄性悍固知義所在守之即驚挺不可回故也汾陽無臨淮想非光顏同功乎如一車隻輪亦烏能自奮哉故用人古無方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父玠家安祿山反令將軍蕃兵狗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迎之置郵館於平涼家集兵斬之擇木以聞行進官賞不及玠玠去遊江蘇建封少屬文懷負氣以功名為己任尋常盜起掠掠已剽元帥光顏將兵討之建封請設盜日歸遂入虎窟蒸觀等營喻謂其計之建封請設盜日歸遂入虎窟參謀不樂去之消清室使八孤彰辟之又不得去之河陽鎮遇使馬燧於津封有在辟判官燧即反河東秦州李希烈反從已薦之朝馬度支即中虛杞怒之出州刺史杞惡建封欲因之卒舍為津封得壽州希烈僭稱偽將狗城中斬之封偽救送行在少遊擢為壽州刺史封乃具奏少遊希烈關通少遊以愛死與元元下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希烈三州都團練觀察使賄封壁悉心終無遠近悅附李希烈問得使年數次之不能難希烈平建封封是希烈州為賊因久不能存又咽要地詔建封兼御史大夫徐泗濬節度使支管出觀察使徐州建封以寬理而按待紀綱不固法人皆畏悅徐方以安檢校尚書右僕射入覲帝開延英召於論官市害平民論道賊皆累年逃亡無可徵名獨於百姓無毫益論金吾同朝官親故僚友伏臘所還往為

可破也意欲通西南夷會南夷苦為蕃役屬歲徵兵又
數侵奪其地款塞求內附臯撫納而南人大安於是出
師擊吐蕃連破之俘斬四十八萬殺所著節度都督城
主官千五百人於是建安南軍於資州制諸蠻置龍谿
城於西山保納降羌已又城鹽州而西南夷八國皆因
臯入朝貢詔以臯為西山八國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封
南康郡王當是時故相陸贄廢久不復用臯以為其賢
於世無兩屢表薦自代不聽順宗即位以王叔文等自
以為大臣富與國大議表請太子監國又上太子牋暴
叔文任之奸是歲卒贈太師諡忠武始臯任蜀頗重賦
由史記 卷之四十一 四一 六月十六 肅宗
歛豐貢獻以自結於上又厚給撫士士婚姻死喪畢伙
之以得安其位而士樂為死及府庫克實乃弛租賦予
貧民三年一稅蜀人服其智畏其威久益懷安之及卒
畫像尸祝焉○勅朝奉郎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起行間冠
生多岐駱駝大將軍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開府參軍三司使任奉天從李德裕光下咸陽投此其加
御史中丞懷芬反卒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約用百餘騎歸懷芬反卒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擊斬斬懷芬反卒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表為都督懷芬反卒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入宿衛懷芬反卒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希朝請節制出給衆日吾來實所請帥之當也衆喜
人自寬朝請節制出給衆日吾來實所請帥之當也衆喜
友者美之獨推首惡者不及衆斬一百人而縣南得軍
加御史大夫獻可卒是代奉方渠合道木波皆通房

路請城其地備之詔須兵幾何朝晨曰臣所部自足
無煩外兵問前集驍城圍師七萬餘乃克城今三城連
克通房何言之易也朝晨曰驍州之役衆集軍勢成其
知之故難今以容後所部車不十日畢至出不意成其
候往後而功畢房知之謂吾衆當不下數萬不敢來此規
至房亦必集衆而爭之故易也若大集諸道兵心除月乃
至馬嶺吐蕃治出車追之不能難復城馬嶺而還開地
三百里檢校工尚書已防秋寧州而疾疾承詔佐佐
朔方命帥舊多出自本軍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宗素
人蔭補州府功曹大曆末寓居○李景畧州刺史良
光招以之表貽不從御史權光軍咸陽景畧時請復
官陞陝西表貽不從御史權光軍咸陽景畧時請復
刺史西受降城使州刺史北庭回紇回紇使來中書
馬前勝使至州刺史北庭回紇回紇使來中書
官陞陝西表貽不從御史權光軍咸陽景畧時請復
傳言謂海錄將軍曰君知可汗凶問乎知當奉表請
因前甲撫之乃可汗高祖代助爾京為舉哀而海錄之
容威氣索然遂以行呼景畧尊憚之自此回紇為之
庭謁海錄杜希全所忌詎奏貽袁州希全死回紇為之
有疾詔以景畧為太原尹節度使希全死回紇為之
海錄將軍入朝道經太原尹節度使希全死回紇為之
舉此之海錄聞景畧聲大驚疾趨前拜曰非皇州李端
公耶不奉詔久矣何齊也又拜遂居次坐一軍皆驚
是鎮將李乃命代及是景畧以行軍司馬自朝開居
帥之地說不能平乃表言回紇將南下○州遷要地宜
乎素知景畧在邊時事後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地迫塞寒苦以爲節用
百頭公利馬廉備器械備具以令明肅軍聲冠北
有軍安行尚書初景畧為州刺史官任迪簡爲人長者也
得還德之歸而數升士聞皆爲泣下及景畧卒

請監軍使奉油簡後除鄂州刺史義武帥張茂昭
也詔以先行軍司馬命茂昭悉領舊管鎗校之
遣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內河汚俗茂昭行
謀亂簡乃設機誘與十卒共謀主戰門者徑月士卒
感動簡其請遣所命授簡節度使易定將士卒
順上萬騎馬○曹華宋州連立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
李迺送下著牙將避仇東都吳少誠放留守王
單守襄城華渡完與賊博殺禽賊從帥重圍計其
元濟為尤功封東晉郡王制陳州與鄭北境鄂盜至
使詔往代華視事二日合軍中大獲士既令曰天子
以卿人參別而茂轉徙勞欲賞之鄂人右州其左既而
出州乃闔門大言曰人子深知鄂人之勞然前害王
帥何得無罪甲士自幕中出執鄂卒千二百人盡斬之
血流成渠是日門屏皆有赤霧高丈人之乃城海斤屏
息奔近州城守請治先許之自今止已盜齊魯
俗益汗驚華乃下令曰鄂魯體義之國何可忘本乃身
見儒「春秋祀孔」立學官講誦斥家皆佐貳人乃
即與生編類卷之四下
教視諸生學成者仕朝鎮人害田弘正請以本軍進
計不許進檢校工尚書李太尉犯宋華義逆擊破之
亦平檢校尚書右僕射仇義武有盜殺同貴吏捕得
則幸私人也華然立斷殺之華弟出戎伍而動以
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加人雖屬弟也弘帥宣
武時克授御史大夫主親兵弘行法嚴人亦不自保
克事弘執禮恭而寬滿得士衆心弘之念親通惟重不
自安因微近郊軍騎走洛陽弘不顧弘卒代帥鄭坊李
甚過也州亂請後朝廷以弘在汴久弘卒代帥鄭坊李
以義成之師討之時陳許帥欲規汴汴蓋重姚文書實
而之克開其謀兼道疾馳至汴人得其來皆踊躍相賀
而亦適病疽在馬使李質署以其質未嘗亂者送亦
歸京師以逆克克遂不敵而軍既敗事客籍構怨者千
餘人一日下全盡逐之曰敗遠巡境內者斬軍府大吏
無檢校司空方亦選節帥時與兵三千人皆日給酒食
力為屈李質曰若公始主張日膳失衆心矣給不罷
鎮必病不可留此弊遣西計命罷給而後迎克事聞召
為金吾將軍○肅仁厚西川押牙史節使陳瑊瑊情

同父兄尺聞田今致勢賊不辜焉唐邛州守尉
發憤起為盜驅民自徐橫行印群開衆至數萬人詔
仁厚以都招討指揮使討之將五百兵自徐未發前
仁厚有勸問者曰吾自出營門賊縱執新之謀
也仁厚曰然則即如是吾何忍殺汝汝能因父母妻
高尚書以來日即如是吾何忍殺汝汝能因父母妻
者遣復來不誅也所欲誅獨汝曹皆良人為賊誘至
民爭之矣遣之明日仁厚至雙流軍行視望惻然曰
仁厚乃今觀聖機堅深如此宜可養寇微功也欲斬將
監軍力救免命悉平整柵置仁厚以入寨守之悉餘
兵自隨已諸寨兵皆大平仁厚聞仁厚以入寨守之悉餘
流西為五寨拒之仁厚遣人釋甲入寨守之悉餘
背為獨固信且望及是皆呼釋甲入寨守之悉餘
五寨將擒矣我等降立得為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
過寨即降道前降者歸業命繼降者前呼論如旂門能
猶史不謂仁厚之仁厚之仁厚之仁厚之仁厚之仁厚
秋戰不不應明日縛仁厚能呼謀出以迎擁馬首止并
百姓負冤無所訴自謀者遂皆引領度數刻年今生
失軍出六日而賊平每降寨賊其寨坊焚聚下縣鎮
瑊補鎮過使安集之禾幾東川節度楊師立移瑊聚
瑊寸罪殺其攻西川詔仁厚為良川節度將討之師立
將瑊屍頭不出諸將欲進攻仁厚曰賊安之則彼利我
陽瑊之則彼困我逃圖之夜一賊將掩城北寨副使
楊茂言不能舉軍騎進諸寨皆從仁厚大寨塞明炬
火其中自帥士馬兩翼伏道左右盜見門開不敢入
引去伏發擊之賊奔潰斬獲甚衆仁厚念賊北諸將走
當死者衆召孔目官張部以意諭令還詰旦諸將入謁
仁厚謂衆召孔目官張部以意諭令還詰旦諸將入謁
仁厚軍中言曰日之夕聞副使奔馳把有諸將曰回攻
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不討賊則
此車馬行軍法代總軍事後奉命討賊若仁厚不討賊
茂言拱手曰仁厚仁厚曰然則扶出車之諸將服服仁
厚乃所所所數十人從遣之賊聞仁厚軍今嚴戒懼
氣奪於是為書射城中曰城克心王石不與焚不
請緩心矣於是衆共賀斬師立以旌詔仁厚節度東川

後竟為陳敬瑄所殺方既...
請州敬瑄以問孔目官唐...
殺之失信且恐其能之黨...
全賴良田刺史微得之不...
而繼之刺史以愛死他日...
金百兩其系為安南都護...
式史亡其系為安南都護...
冠不特突蠻入寇道諱論...
中浙東賊裴南作亂陷象...
也王式雖儒者子前不南...
召入問方畧請其有官宜...
兵多成速破賊省已否其...
張江淮道接則上自九關...
至西陲南遣使請其如所...
者曰前而請來當免死入...
足者將領...
降者今立效自長有功奉...
而飲食之或詐引賊將來...
門禁警夜周巡始莫知我...
乏或曰軍方急食何可散...
卒使乘健馬少給其馬而...
江准者習險阻便鞍馬而...
得數百人給之賜其家皆...
辛而得能破賊賊二千匹...
團于第其得四千八百匹...
毋焚盧舍母殺平民增首...
明賊軍連敗式曰賊軍自...
將軍海口時之賊不至十...
蓋路昭義將跌跌幾十不...
趙趙諸軍出之請降而城...
肅軍果夜出而後遂擒之...
至軍急而形勢何也式曰...
吾合之食則人不從盜又...
足為盜資故賊之不置降...
其也兵蓋口長無庸疑何...
卒為候騎而少給語何也...
式曰勇卒探利兵也敵不...

力而...
又侯牧曰王式才力有餘...
求甫為事軍中奏復我任...
初王智與帥徐州募勇士...
驍不如意帥驍驍驍驍...
兩軍從式在浙東式至徐...
以漳州驍驍驍驍驍驍...
歸鎮而身請京師論曰唐...
莫如韋南康矣劉闢反不...
進兵器有定泰字以為逆...
定泰者鑄工名也事乃白...
萬福勇力震天下李景畧...
不盡其用則夫將固不能...
為盜以散羣鄰息兵為其...
道也乃竟逢于凶悲夫上...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微時...
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
牀搖動參墟得歲必有真...
吏名捕送長安獄高祖入...
極歡會李密以眾降關東...
行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
汗降世克路阻絕從者二...
坐澤中殺私馬召士畢會...
飲飲起曰卿鄉里皆從賊...

斬吾首歸賊富貴可得也衆嗚咽不能與端曰諸卿不忍見殺我自裁爲卿賜舉刃欲自刎衆爭抱持之乃同進行五日餒死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潰相失端獨與三十餘人東採生薑豆食之猶持節與卧起謂衆曰我受國恩義不負卿等何乃相隨死乎可散投賊吾抱此節俱殞耳衆又不去時河南地皆入世克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守聞端在迎政館給之世克聞使召端且解衣遺之封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裂其衣曰夏休端天子命使惟一死何苟活屈志乎解節旄懷之自山中西走冒荆棘晝夜行達宜陽從者死欲盡至者須髮

通史上編 卷之四十五

四八

禿落無人色詣闕謁但前謝無功不言勞復以爲秘書監世克攻雍丘公逸求濟師不得遣召之公逸乃晉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而身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克所備世克罵曰汝越鄭臣唐何也公逸曰我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克怒斬之善行亦戰沒時有鄭元璠者使突厥可汗迫劫之瀕死者數四亦竟全節還武德中統軍常達守隴州薛舉數攻之不下遣其將僞降劫得之以見達詞色抗厲不爲屈囚之仁果平賜帛三日段後拜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爲仁果所圍涇州糧盡殺所乘馬以噉士煮馬骨和木屑自食之城垂陷救至圍解尋戰

通史上編 卷之四十五

四八

爲賊執以徇令呼城中降感奮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暮秦王帥數十萬衆日至矣必勉之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騎射殺之賊平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謚忠壯召其子賜田宅襲封朱榮及鄧州刺史呂子臧副馬元規擊破之謂元規曰榮新破上下危懼可一戰擒也少遷延即彼衆還身而力強又食盡其必且致死矣元規不納請以所部戰又不許俄而衆果驟集元規懼保南陽衆圍南陽遇霖雨城壞所親勸之降子臧率麾下赴敵死定州總管李玄通戰劉黑闥而執黑闥愛其士以爲將不聽囚之故吏餉之酒玄通謂守者曰諸君見哀幸見餉吾爲公一醉遂縱飲飲半曰吾能劒舞又能劒歌願假吾劒得畢歡於前與之劒玄通歌舞慨慷一坐皆泣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方面而不能全所守何面目復視息哉引刃自屠死嗣聖中突厥入寇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州刺史高獻執與諸默噉默噉以紫袍金獅帶示之令招諭諸縣降獻妻曰酬國恩在今日遂俱死虜退誅般若贈獻冬官尚書○顏承卿瑯琊臨沂人天寶中補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守常山范陽節度部內地也祿山反將兵過常山果卿度倉卒不能拒與長史袁履

謙道迎之祿山賜果卿金紫履謙緋皆質其子弟令與
其假子李欽湊將數千人屯土門還即途履謙衣所賜
衣未解也果卿指之曰著此何為履謙悟其意立解之
與深謀起討祿山果卿陽稱疾不出屯會從父弟真卿
守平原使來告欲連兵斷賊歸路令內顧以緩其西入
於是果卿喜以祿山命召欽湊至郡計事夜以城門不
可開辭舍之外使履謙及客往飲勞醉而斬之賊將高
邈河千年適至又斬之特賊將張獻誠圍饒陽或說果
卿曰郡應募烏合以臨敵實難宜深溝高壘毋爭鋒俟
朔方軍至乃併力而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賊成擒矣
通鑑上編 卷之四十五 四九
今獨宜宣言李光弼軍出井陘怖張獻誠令解圍遁去
亦一奇也果卿悅即宣言王師入土門斬將而遣將領
百騎曳柴陽慶南馳以怖賊獻誠果宵遁於是河北趙
鉅鹿廣平河間等十七郡皆連盟響應焉祿山守者獨
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時祿山欲攻潼關
聞河北有變驚欲還果卿使子泉明獻李欽湊首于京
師內丘令張通幽為輔行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尹王
承業教之留泉明更其表自為功而毀短果卿別遣使
獻之賊將攻常山急求救承業擁兵不救力竭城遂陷
賊致果卿及履謙于洛陽祿山數之曰汝本戶曹我素

為判官平原守何負於汝而反果卿罵曰汝本官
用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寵幸無比何負
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國家所命雖為汝表奏
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反者恨力不效何謂反祿山大
怒并履謙縛而高之比死罵不絕口當是時國忠用通
幽譖果卿無裒贈已事白帝杖殺通幽而贈果卿為
太子太保諡忠節果卿子泉明初為史思明所虜得亡
尸棺骸以歸果卿姊妹女及泉明子皆流落河北果明
求訪尸一及姊妹女流離賊中並得之行之索及
力給歸快以歸其子三百餘人比至蒲與卿時為州刺史
普加給半而歸之履謙妻疑履平原守真卿世所稱顏
魯公者也字清少孤事母孝博學通道藝舉進士以監
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冤獄久不白按之天方旱獄辨
而雨郡人呼為御史雨使河東朔方鄭延祚母死不葬
者三十年劾削籍風紀肅然遷殿中侍御史御史吉溫
構中丞宋渾罪流賀州真卿爭之曰奈何以私怨危宋
廣平後乎白之為楊國忠所惡出為平原守時安祿山
為逆有端矣真卿因霖雨增俸濂隍料丁壯儲倉廩潛
為備而日與賓客泛舟城外也飲酒賦詩祿山億其為
書生也者而易之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潛遣參軍李平問道馳以聞玄宗始聞變河以北風塵

大息曰河北二十四郡何乃至無一忠臣義士其
聞耶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忠乎真卿朕不職真卿作
何狀乃能如是時祿山節度四鎮牒真卿令以平京博
平軍七千人軍河津博平守副之真卿因益募士旬日
得萬人命將分部之軍既集乃大饗士城西門詣玄元
皇帝廟慟哭檄州郡起兵祿山破東都殺守澄中丞
奕判官清遣將傳其首徇諸郡真卿畏搖衆笑謂諸將
曰吾素識三君此其首皆非是獨賊欲搖我耳斬偽將
以殉衆稍定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歛祭殯爲位哭
受弔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守亦起兵討賊斬賊將傅
京師矣於是河北十有七郡頌共推真卿爲盟主兵二
十萬以討賊詔即拜戶侍郎守平原尋加河北招討探
訪使已克魏收景城鹽以佐軍軍大振河名李華年
其清河西郡邑也公誠實以士馬而德有之則餘郡運
之重爲聲或耳國家諸藩江淮漢南於郡即瞻北軍布
帛錢米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倍平原之強真卿少戢
而君未有決辭定否僕何敢言所守乎真卿奇之欲
與之俱往以爲華年少慮難不可德辭之華就館焉書
華之辭恐僕回後華不復能孤王將必有所有焉公
而向要公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詣其館將之負送至境
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博平以爲之援除拒之不得前
引與先舉機執其守將開博平之路出千里之師使

北討賊而平原清河兩郡皆同盟軍孟津應之及分兵
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士西向者力不暇十萬入但
當奉朝廷堅壁勿與戰不遇月餘賊必自內潰相圖之
矣真卿曰吾命在軍李擇中外想望其成功會京師
失守天子出居蜀郭李赴召履靈武河北軍隔絕與卿
以蠟丸表靈武勸進進工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便如故
時兩都並陷遠近驚懼莫能必所向真卿頒朝所致詔
書於河南江淮而諸道知有君已河北諸郡相繼陷平
原力不支葉郡度河間關至鳳翔上謁受御史大夫時
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嚴守法繩劾如平日兩都平
告廟南司祝文署嗣皇帝名真卿謂禮儀使曰上皇在
可乎禮儀使亟以聞帝嘉歎中旨宣諭以爲名儒達禮
體也更署上皇名時太廟燬於賊欲新營真卿曰春秋
新宮災三日哭今太廟燬宜築壇於郊皇帝東向哭乃
後營又軍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力爲時宰所惡出刺
同州改蒲州爲御史唐旻所構貶饒州乾元中徵爲刑
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請帝問起居焉
輔國所惡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刑尚書封魯國公帝
還自陝真卿請先謁陵廟後即宮相元載迂之真卿曰
言之自我用舍在公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天子惑
載言令羣臣建白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乃

後關真卿疏力爭以爲是自屏耳目便不聰明也載銜之刺骨會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以誹謗貶峽州別駕稍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用楊綰薦擢刑尚書德宗初兼禮議使議祖宗謚請去後所增謚從其初議廟祔忤相夷改太子少傅使如故已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李希烈反淮內悖甚勢不能復自還則薦令往宣慰淮西語具帝紀中詔下舉朝失色真卿受命不過家即日乘驛行東都守鄭叔則曰往必危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焉避遂行及汴汴帥李勉上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詔留又使數人邀於道不及真卿

通鑑二編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二

至許欲宣詔希烈使養子千餘環嫚罵群拔劍擬之真卿不爲動希烈以身蔽之麾衆退乃揖真卿就館使爲章書已請罷兵不聽遣兄子及從吏數輩表事宜留使省不報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手持牒眎真卿曰吾獨爲朝廷所忌至無地自容今王見推不謀而合則何如真卿勃然曰此四凶耳何謂王相公不自保切業爲唐世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求如嗜飲食欲與之同糗臧耶希烈不悅罷他日與四人者使同宴四使曰聞太師名德久矣都統將建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

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常山乎是吾兄也吾年垂八十官太子太師足死矣豈當受汝曹誘脇耶賊失色聞者吐舌希烈欲懾之令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願不快公心耶會希烈將周曾謀襲汝校希烈奉真卿爲帥而覺送龍興寺幽之真卿度必死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下西壁曰吾所殯也與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餘無所及希烈猶未敢加害及僭號遣使問禮儀真卿曰老夫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見天子禮耳他不知也已遣人積薪庭中曰不屈當焚死真卿

通鑑上編 卷之四十五

五十四

卿起赴火人共挽留之會荆南帥討希烈者敗亡所持節希烈使人持節視真卿真卿號慟委地自是不復言久之希烈弟希倩在朱泚軍論死希烈無所發怒遣閹奴詣真卿曰有詔當拜受真卿再拜闕曰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奉使無狀罪當死然中使何日發長安故曰從大梁來真卿蹶然起大罵曰大梁賊爾何謂詔乎繼而死年七十有十矣嗣曹王臯聞之爲位哭受弔具禮祭三軍皆發哀且表其大節于朝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史稱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作藩出牧化俗以敦非公言不出於口非直道不萌於心天下尊憚不

敢以姓名稱魯公云時死希烈之難者有呂實舉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者皆官贈張巡字鄧州南陽人高邁畧細節多大人長者游

人以危窘告立傾財飲之擢進士與兄監察御史曉以文行稱調清河令最祿山反為真源令譙郡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迎賊巡率吏士哭玄宗皇帝廟起兵吳王祇奉詔督河南諸郡兵巡與單父尉賈贲募豪傑應之雍丘令令狐潮叛降賊吏民不從者潮反接將斬之出赴戰而反接者自解縛開城門拒潮迎賈贲入雍丘數日出戰死衆奉巡主軍吳王祇因表巡經畧充以東軍事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下巡曰潮故為此邑

通鑑上卷八國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令城中虛實所具知必輕我不能軍出不意搗之可破也乃分千百人乘城而身以數隊出薄潮挫之士氣少振明日賊設百樓攻城巡柵城上束芻灌膏焚之樓立燬賊退結長圍困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而食裹瘡而鬪終不衰竟破走潮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絕巡餉內外隔絕而潮復進圍潮與巡有故於城下與巡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今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堞果誰為鳥之乎巡曰吾為臣死忠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安在潮慚而退圍守者復久之會京師失守上皇幸蜀

通鑑上卷八國卷之四十一

五十六

潮復為書以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而天子存亡不可知請降以圖後六人者皆官開府持進矣巡陽許諾明日於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其軍以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立斬之士益勸用命既城中糧盡賊餉潮鹽米數百艘巡壁城南遣勇士銜枚走河濱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已矢盡巡束藁為人千餘披黑衣夜縋下城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則死士五百也下疾走斫潮營潮軍潰走焚其壘追奔十餘里巡將於城上與潮語未絕賊發弩射之面中六矢將疑立不動潮疑其偶人諜伺之則人也為郎將雷萬春乃大驚遙謂巡曰何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城薪水竭巡給潮曰吾戰苦憊矣請退二舍而軍使我得引衆去城可得也潮許之巡空壁出於三十里間撤屋發木還為備潮復進巡復給之曰吾欲去若無馬君須此城歸我馬三十疋我得馬去矣賊歸馬巡悉以給驍將曰賊至必入取一將明日賊索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其將十四人斬首百餘而還潮遁還陳晉不能軍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辟愿守潁川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棄城去獨巡

年四十九法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子奇乃傳達諸慶
緒亦不屈死巡有姊嫁陸氏遮號王勸勿行不納賜百
緡不受爲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死方城困時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號王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宿譙
郡尚衡在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遣魏頓丘霽雲如
叔冀請帥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嫂罵去之臨淮賀蘭
進明愛霽雲勇似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雖
陽時睢陽人不粒食月餘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
樂食霽雲霽雲美不忍獨食雖食不下咽霽雲既不能
達主將之意請留一信以不信歸報也拔佩刀斷指指

卷之四十五 五十九

躍几案同一坐皆泣下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
矢著輒上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歸音
與巡遠俱執賊劫霽雲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
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爲也公有言雲
敢不死亦不屈俱死巡長七尺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
忘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其用
兵未嘗依古法教大將人各以其意教戰或問之巡曰
古軍有左右前後將居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虜雲
合鳥散變態百出臨期唯猝在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
事不相及吾但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如臂

之使指即人自爲戰矣械甲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製臨
陣有退者巡立其所曰我不去此前爲我決戰待人壹
推誠不疑號今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雖廝養必攝衣
下之故人爭致死能以寡擊衆未嘗敗衄後中書侍郎
張鎬代進明鎮臨淮聞睢陽圍急率浙東西淮南晉州
四節度兵救之比至而城陷三日事聞天子下詔贈巡
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
其子孫睢陽雍丘各復徭稅三年

其子孫睢陽雍丘各復徭稅三年
不能持節援隊出再生之路而甘心食人至於自殘與
具食人孰若全人若此則雖死亦無益矣
言臣聞聖王褒寵難之士有死事之孤或推轂車或
遣建封邑厚祿有以慰生靈存存以答亡後君不道
於臣臣不背其君君恩臣節交貫備美伏見故御史中
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巡生於昌黎少習儒訓逆胡構亂
凶虐滔天竊據洛陽巡引和州巡則堅守雍丘潰其心
腹及賊出巡後規圍江淮巡則正軍睢陽扼其咽喉
前後拒手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
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婢凡九十餘黨賊所以不敢
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巡之力也城孤糧盡
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垂危之際堅守三軍之士敢死而
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執終無愧詞顧叱兇徒詰責曰日
語古之忠烈未或先焉陛下賞功擢官及子可謂
至德而議者或謂巡以食人惡巡以守死臣切憐之臣
聞人稟教以立身所原情而定罪巡守死臣切憐之臣
不列刑有非罪刑于法不加今巡巡節而死非虧教也
折骸而覆非本情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大臣將相
從逆此肩而巡朝不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備一
節之權巡處義旅奮身死節此其忠大矣賊勢猖獗連
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獨無巡則睢陽無
睢陽則江淮之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壁扼其
東故陝鄂一戰而大羊北走是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
陛下之師也此其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互相侵伐猶

是舉遣吏以詔書還臯毋使復命毋謂臯實死勸天威
 行路祿山亦謂臯實死歸其母臯母於淇門扶侍南
 奔變姓名客臨淮為驛亭餘以君已祿山果反而臯節
 行天下藩鎮爭禮辟以爲屬不就求王舉兵反士大
 夫被劫從之者甚衆臯又詭姓名自免去玄宗聞大嘉
 之拜監察御史會道梗不得行客洪州有中人過州多
 求索南昌令王邁欲按之以語臯臯良久不答已而泣
 曰今何容易得見天子乎而遽欲按治之乎掩面向去邁
 馬而忍持是受名耶與李華韓洄王貳扣友善泗定寧
 評事可爲宰輔華以爲分天下善忘一人而自辛酉等
 爲制服行天元和中諡貞孝子德興至辛酉自辛酉等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衛州少孤隱居青巖山十
 餘年遠近伏德環其山至不敢收漁獵鳥採訪使前晉
 卿表薦之諸府五辟詔召咸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
 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聞其名欲得之力請於
 玄宗玄宗爲敦迫道濟勉請祿山祿山爲先下拜與
 釣禮居於中論議正宜久之祿山有反謀又度不可
 諫敏以智自全以衛縣令齊比誠信可托乃求使過衛
 以誠告至夜自縊血痛疾不能言死以白祿山得昇而
 卒矣上書哀卷之四十五
 二月十七日
 鴻山縣山陽京師召不至使紫希德封「月劫之日即
 不起斷頭來見我矣濟色不動左手臂去不得三字即
 將持刀前濟氣和色定引頸待希德歎差數目賊將退
 以實病告得免已慶緒使人強昇至東叩君之安烈在
 實囚之月餘唐平王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涕泗橫
 流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二司署使汗賊官者羅拜以
 媿其心子達幼而孤及長耕于宜城之野勉自力尚學
 歲饑節用以給親族懷州振其餘於鄉里朋友緩急有
 求侍御史元稹狀其父子行有國史欲誌聞自言元和
 中侍御史元稹狀其父子行有國史欲誌聞自言元和
 與者東鹿人長七尺健飯持一陌刀重五十斤舉輒臥
 人死焉饒陽押非安祿山反攻饒陽守不下及燕趙亂
 邑皆陷思明攻陷之與被擒思明好謂之曰君壯士能
 與我共富貴乎與曰與唐忠臣無降理今數刻人耳能
 願一言而死可乎思明曰何言與曰主上遇祿山父子
 厚深爲羣臣莫敢望乃捕兵犯闕塗炭主靈大夫不能
 朝除凶逆而北庭歸之臣何也思明曰君不觀天運耶
 燕以三十萬中起范陽至洛無阻行師叩函谷將西
 轉此非人力天所命也吾何能違天與曰天與廢視人
 心衆村秦隋窮人欲與四海爲怨然後天虞之商周漢

唐所以興也今上無遠待下未失人祿官通天行修誠
而奈何從之者乎且足下所以從賊者屬富貴也關富
貴而得道天之人是無巢與焉安也孰能來問取城特
賊將蔡希德陷上黨則前度程千甲戰疾力竭死賊
擒即言曰多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後竟死防禁
使龍堅壯州守薛愿不屈而死番陷河
龍伊刺史袁光廷知守力竭自焚死
隴州沂陽人六歲母疾病水漿不入口七日疾間乃後
養長從軍安西以功授安西府列將帥高仙芝舉兵圍
恒邏師大觔十奔亡相失也野宿中夜秀實聞都將李
嗣業聲咳聲識之起大呼讓之曰軍敗而從衆逃潰非
夫也嗣業慙謝與秀實收散卒成師還嗣業請于仙芝
以爲府判官也封常清代討大勃律勝逐之秀實曰
賊兵羸餌我也請分左右翼搜山林殲其伏而師完改
綏德府折衝肅宗在靈武徵安西兵帥梁宰欲遷延觀
變秀實謂嗣業曰焉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
嗣業遂見宰請行得步騎五千以赴難而秀實丁父憂
去軍嗣業如失左右手表馬復赴軍已嗣業起河中帥
討慶緒於鄴季秀實留事嗣業爲流矢所中卒秀實率
將吏士與迎于境傾私索歸其喪葬焉白孝德代鎮秀
實遷試充祿卿爲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試太常卿史
履營田二副使以從邠寧乏餽難饋運請移軍奉天時
奉天公康竭縣邑吏多亡匿士行剽不能禁秀實私謂

其人曰使我爲軍侯者定矣軍司馬言之孝德立以爲都虞候號令嚴一而軍安拜涇州刺史郭汾陽于晞將軍屯邠寧助防守士怙縱邠惡少納賄竄名入籍中亦不敢詰孝德大患之以汾陽王故抱戚不敢言秀實自州以狀白請得復假候者定矣孝德喜檄署都虞候權知行營事秀實既至軍晞卒入市飲醉而罵壞釀器殺人秀實部徼巡半縛斬之懸其首市門晞營卒盡謹皆甲孝德恐秀實曰請待辭於軍立上馬選老嬖卒一人持馬前詰晞甲者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甲者貽愕不敢動晞故貴倨秀實直前責之曰副

殺何怒焉苟無罪又何可怒也璘為攝衣起謝之事必
咨而後行師還奏加開府儀同三司有詔徙鎮涇行營
卒本自四鎮北庭赴國難又比戰有功羈旅數徙則怨
譟起為亂有告者曰軍變矣夜以嚴警鼓五通為期矣
秀實欲誤之陽以鼓失節而怒戒更籌必報每白輒
延緩數刻盡四更而曙亂不得作明日復有告者曰夜
必焚草場期救火者變矣中夜火作秀實令軍中救火
者斬外營請入救不許明日則廉得其渠十餘人執之
斬以徇曰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始至人烟變絕兵無
廩詔璘遙領鄭穎二州以贍軍秀實為留後二州甚理
吐蕃來寇戰鹽倉璘為寇所隔暮未還敗將潰平狼狽
走爭道入秀實立軍門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
忘其死欲即安耶皆恐懼拜秀實乃悉驅城中士未出
者依古原列奇兵而陳示賊將決戰因收合散亡吐蕃
望之不敢逼璘乃歸已璘疾其請秀實攝節度副使
兼左廂兵馬使秀實屬大將張羽飛分兵按甲備非常
璘卒令軍中居其所哭親屬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弔
賓於外非親屬不得至悉側重中族談離立者有誅都
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送廷幹京
師從珍景華外鎮不戮一人而定遷涇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清約簡易遠近
懷安唐二四年吐蕃不敢南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
禮尚書張遷郡王建中初相炎欲行元載故策城隍州
開陽陽渠詔中使問秀實事宜狀秀實以為方春不可
興土功必行之請候農隙炎忿其沮格左遷司農卿奪
其軍四年朱泚反以秀實故為涇原帥有恩又久失事
必深望可使也召與謀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曰泚意回
幸甚不回吾死矣入見泚泚喜迎謂曰段公來吾事成
天問計秀實正言曰將士東征而宴獨夫薄自有司之
罪非上意公以忠義聞天下今但當論以勸福清宮
禁迎上善之善者也泚默然秀實知其不可回也乃陽
與之合而涇列將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皆在鎮時故
所獎拔者也則陰與謀共誅泚皆許諾會泚遣其黨韓
旻以馬步三千人趨奉天陽迎駕賓襲之秀實以奉天
倉卒無備豫危乃在頃刻則作泚符追軍還使靈岳羅
令言印印之不得遂倒用司農印印以行旻至駭谷驛
得符惶遽還秀實謂海賓等曰曷還吾黨無遺類矣明
我直前搏殺泚君起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不得則死
之明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合言李忠臣等咸在秀
實戎服與泚造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旻奪其

州自投牀下搏膺勸不食卒○楊惠元平州人少從軍
平盧忠勇好守節建中初河朔亂反召移京西兵備
關東宴遣之既列坐酒行惠元所部神策士皆不欲問
之對曰臣初奉天本半帥張三濟與約曰斯役也當
報國建大勳凱旋日當共飮為歡戰未捷無歡也故不
敢脫錢有司供饋於路他軍餐酒肉唯我元一軍餅壘
不發帝憫嘆久之降聖書慰勞焉元一軍餅壘
三千與諸將討之奪御河二橋加檢校工尚書刺貝州
從李懷光赴難解奉入陶懷光放惠元父子三人脫
身走並逃害贈右僕射賻絹百匹○符令奇臨沂人
虛龍軍裨將幽州副將于璘奔昭義為軍副帥璘死
田承嗣盜有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令奇密語
璘曰吾已多矣自安史千紀後乃無唯君今田氏據
主正立待也汝能委質朝廷為忠臣吾願足矣璘泣
以近語難之令奇曰今王師○合吾屬皆組中監耳汝
速吾死且不朽即不○同續死逆地非天也五垂老
安用苟旦夕為乎璘俯泣不能對會李綱兵歸青齊悅
怒召令奇諱之今奇罵曰爾為逆死乃且夕吾救子
以順令即死何傷等死吾與爾遠矣遂遇害時年七十
○以上編 國表之四 份五 十八
承繼表開贈戶尚書○禁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武同
出關少相狎署幕府朱武有幽州志異志廷玉時勸所
母反勸出金幣禮士臨貢賦且勸此入朝已為者被所
藉懇而怒眾辱之不屈因之成憤召問曰悔乎廷玉曰
導公為惡即悔勉公為忠之義因問曰悔乎廷玉曰
之既復問曰不自悔吾殺汝對曰不悔我公得名殺我
我得名此不能屈待和初已此用廷玉及朱武微計奏
以承州為承泰軍節度使無軍糧為害夷軍莫馬唐興
軍冬置團練使劉支郡隸焉身入朝而以軍事屬弟滔
二人爭之曰公入朝且善然番務至重必誠信者乃可
任公弟雖至親然多詐不當假之共假之兵是禍之也
此不聽竟付滔後事滔以幽州表歸罪二人請殺之
皆貶官廷玉度不免旬死○辛讓者太原人此請贈官錄後
帝方格步遂長遂讓○辛讓者太原人此請贈官錄後
重繁請步驟人之急年五十不許從詔署石州淮泗間
稱辛先生咸通中魏劬亂時杜悰守泗州賊○即當江
淮要害力攻之悰守不下讓率州赴泗口貴賊柵入
見之甚喜倒屣延之曰悰除李延楨者為悰誦辛先生
教教矣今國急先生乃幸豈有意舌之乎讓曰僕未
得請也今國急公將何如悰流涕曰惜夫與將士死此

賊矣謹曰審知是僕請致命於前謹歸與妻子訣而南
時賊衆甚盛人南走謹既與妻子訣獨北鄉既至西臺
日因急起爲不敢過居乃冒白刃入危城耶此古人
不能因表爲判官時賊攻泗州急使郭厚本將淮南
兵來赴救觀望不敢前謹夜踰淮以爲岸馳其音見
厚本厚本許爲出兵淮南將尼之曰勢如此今有改
不賂何暇及人謹願目罵曰泗州在旦夕公等亦詔
未救乃逗留觀望意何欲也厚本曰公等亦詔
才才之乃得則而謹曰夜望泗州哭累日厚平乃許
發師師目發泗州士衆曰諸君信行乎官應曰諾謹倚
首伏龍涕泣謝罪甚銳抵淮卒有私以泗州城相語者
謹自刃於前起刃之衆奔相讓曰公等即登舟吾乃釋
解士登舟釋之已濟前擊賊船亦出兵與表夾擊賊
大敗唐已而圖復今者三月放兵外賊城益危謹與壯
士徐珍等十人持斧出夜斬賊柵轉圍二十餘里至揚
州見節使令狐綯復詰諸西見帥杜審權求奔師時皆
傳泗州已陷審權疑謹爲賊問之縣引防禦使李澤
知杜澤素知謹乃言曰是辛元生素忠信爲然諾可復
者也審權許諸師乃合淮南兵二千人前救泗州賊水
陸布兵鏖戰流矢引死士數十人先以四年乘城進谷
所其鐵鑊衆揚旗鼓譟羅之斬賊六百級城下船下
迎與抱持泣憤更生表其功授監察御史兼馬軍擊
賊城乃全初謹之來救也往友過家者十餘未嘗一
妻子事平授亳州刺史徙曹州二州授淮南縣以謹
雖短軀幹不及中人然膂力絕衆少耕於野有牛謂
其衆奔謹謹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牛觸
折其角里人駭服爲牛飯馬○休後博州武水人昭
宗用昭張審計討河東以昭義帥劉之彭長子西谷
遇伏殺克用昭義之曰公當客朝坐昭義自是行連
至此召致以爲河東副使然吾天子大至兵敗而死
毋也豈能從事焉耶死之馬不輟克用怒使以誌解
之事尚左僕射○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舉進
士爲禮部侍郎王凝所知貶南州後從憲觀察宣歙
安撫宗在鳳翔周闕走以從昭義知制誥中書舍人已
左官屢命召不至大後中宰相柳璨等計羅天下
人昭義召入實殺之杜後愛以兵伯昭陽監軍爲恃
老乃得罷於終隱不復出國水居平山王官谷清

人田作亭觀素宅悉國唐興節士文人其姓名曰
休休作文以見志曰吾量才一宜休端分二宜休
三宜休少也情長也率老也過三者非濟時之具又
休休爲家棺過日引客坐中時時對酒樂曰久
之各有難色國曰明君何不達耶吾寧當暫游九中哉
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篡唐哀帝執
圖閉不食卒
上思節

論曰古今伏節死義之士衆矣而唐稱尤烈則平原雖
場之事特卓也以百鍊而著剛顏公立朝大義光日月
矣以元老大儒卒困於希烈則譏人之爲禍酷也天立
君以生民君不能保民生於難難而今忠臣烈士食人
嚼骨肉甘之也又以因爲罪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段公
仁且勇不名一行博大君子也非一死爲烈矣他諸著
節可書者附焉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五 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六

盱眙鄧元錫纂者

唐篤行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樊川人少孤事母孝不忍頃刻違左右赴進士舉自負毋偕之京師比入官自以板輿輦母行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德秀傷居貧不能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無後喻之答曰兄有子男先人之祀不曠也足矣竟不娶終身兄子在襁褓失母貧無乳德秀自乳之居數日湮流比能食乃止兄子長將為娶貧不能乃受署魯山令為之婚治專用德化耻為刑辟有盜繫獄虎為暴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自詭得亡去不可聽聽之且累君德秀曰許之矣吾不食言即有累吾坐之不畏也明日盜尸虎而還三年魯山大穰民服其德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內州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都下為歡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戲恢瑯諸麗德秀惟道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子于薦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而異之傾耳者數四太息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民其塗炭乎乃黜河內守而獎德秀德秀居官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歲滿筭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定居焉不為墻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或連日不爨渾

琴讀書不改其樂人以酒餞從之為觴詠陶然德秀中邃純朗不言而信氣和貌融視色知教房琯每見之輒太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蘓源明常語人曰吾常恨生晚季不見古昔人典刑唯獲識元紫芝差為耳午家惟枕篋單瓢扶筇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吾禮之過而不知吾情之至也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任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疾惡者大夫咸無之生六十年目未嘗識女色視錦繡辭秩邑而家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歲服用未嘗完布帛山衣且五味而餐吾哀之以戒夫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之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作三賢論表之論畧言克德秀之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以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其形容不俟言教而後見其仁迅被卿佐之服居朋友之地言治亂根源人倫隱顯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撓仗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之際而後見其節儉及於孔子之門其皆達者與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

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章擬商周雅頌述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猶罪于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續尚書始有漢曰漢典唐曰唐典魏晉宋齊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咸具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次年代類而列之非訓齊生人者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以為篤論穎士字茂梁鄒陽王七世孫早有神穎未笄冠舉進士第一天寶初補秘書正字時擢卿席豫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人士競帥尊之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以父器不請林甫過故人舍邀穎士就見謾云欲弔穎士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茶軍會母器免流播吳越史官韋述為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隨免官往來廊杜間林甫仇倭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謂其人曰胡負寵而驕非久亂矣去渡江而亂作永王璘以書幣聘復遠適其高節深識如此而世頗疵其剛躁無威儀字僕秘書監劉子玄中子也博學多通官京兆功

曹參軍劉晏每問其論議太息曰皇王之道盡矣迅每歎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所為書示人時南陽張有畧難之經術深通以經為行以警廢卒門人私謚曰德先生○元結本元魏裔家故蒙祖亨始為儒父延祖調春陵水輒棄去曰人生衣食裁足不宜復有營日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三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寢病召子結戒之曰世多故必勉樹名節毋近差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事宗兄德秀篤於學著元子藹源明見之歎曰子居今之世而語古之道殆其難哉然十自真淳世自滂浮備何傷天寶中應進士舉以所撰文謁禮侍郎楊浚浚歎之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足賴也擢高第祿山反逃難猗玗洞集鄉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聞而異之乃不至肅宗即位以薦召詣京師上時議三篇畧言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之所傷汙疋宜側身勤勞渴聞忠直過弗諱改而後能以弱制強去危可即安今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纓佩大昕而朝大官備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語人皆得族立黨語私指而議之天下河從安乎且當罰所以能沮勸者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之也天子誠舉行已言

之今信將來之法雜徭煩令一切蠲蕩任賢士斥小人
推仁恩信威令何帝王之不可及也帝悅攝監察御史
為山南西道叅謀募士唐鄧間降劇賊五十盛戰於
泌南哭焉命曰哀丘史思明亂帝親征結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待難賊
平遷監察御史辟來填府叅謀結說魏王孝仁者可
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守義安有責其忠信勇義而不
勸之孝慈者耶將士有父母在軍中者宜給以衣食激
其心久之遷道州刺史州遭蠻亂遺戶裁四千諸使調
發符牒總至如平時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

百良二編

西卷之四十六

五

州為賊所破糧儲屋室男女牛馬幾盡羣獠離羣無
以自存嶺南諸州寇盜時作守捉候望者四十餘屯一
不靖即湖南必亂今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便和市雜
物至十三萬緡即椎肌瀝髓終未能措願幸蠲免許之
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土瘠貧
莫任也矧有科索其何以堪復報免結居州一竟古
人之致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家進授
容管經畧使身諭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
府請留卒故將吏送哭終器立石頌德焉結好古為文
有典則耻追時麗淫顏魯公稱其心古行古言古其作

大唐中興頌序首以法書曰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
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
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即後世歎息以為春
秋二三策云○崔沔字善冲博陵安平人徙居長安純謹
無二言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讓擢進士
高第累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減苑囿鳥獸給料賑貧
乏薦清白吏理枉抑多所甄拔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
丞旨副貳取京位詔敕下沔時時持異同曰百官分職
上下相維以成治可俛首懷禱已耶刺魏州吏人懷德
入朝分掌十銓選入歌之予贈禮部書諡曰孝沔少有

百良二編

西卷之四十六

六

至性毋失明傾家求醫不愈則于肱杵臼身服澣濯不
脫冠帶以養者三十年藥砭備物溫清適時每良辰美
景必扶侍宴游笑談陳說於前女怡愉融液不自知其
有所苦也後年既及官尊重矣躬與子姪植藝蔬果時
其熱親澣濯以申致潔故母卒柴毀生明追葬徒跣送
嘔血茹深痛終其身事兄姊如母慈畜甥姪甚於子所
得俸於奉養嘗謂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李邕嘗怪
其所乘馬羸戲之曰公何不於廳事前觀秣飼耶脫馬
死當何以更之沔唯唯他日又言之沔良久曰每欲問
秣飼恐寘疑必屬養者輒自媿而止蓋用意如此晚留

司東京馬以買宅奉寡嫂及姊居之宅私陋無楮壁
著陋室銘以自廣故吏監察御史頌狀其行以爲德克
符契情貫人極聲氣之感人者深儀刑之化人者遠躬
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
老驥伏枥以鮑駢不忘白鳩巢檐以寧瑞終黑可謂德
達神祇殊絕倫輩矣子祐甫相德宗賢自有謨具帝紀
中○陽城字元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隸集
賢院得讀誦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無不通舉進士不第
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
娶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外姓間之雖共處
益疏我不忍也終不娶女弟夫客死遠方遣季弟往收
之且行終不欲弟往已獨留遂三人偕負其喪而還忝
寬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千道
間里有爭訟不詣官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見恐媿
之潛自匿避嘗絕糧遣奴出求米奴以米市酒飲之醉
仆于路城怪其久也與弟往迎之未醒負以歸及覺奴
跪謝負負則曰寒而飲何謝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屑榆
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
餒與之食終不食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鄴侯必觀
察陝虢薦諸朝以著作郎召不至泌入相又言之召拜

諫議大夫城衣褐到闕下再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即
衣之乃拜命初城未起搢紳想見其風采既興草茅處
諫職人以爲必且死職下聳耳目俟之及受命他諫官
論事爭爲苛細帝頗厭苦之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
有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以屑意及裴延齡傾
宰相陸贄贊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惴無敢爲論救者
城奮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
闕熊執易崔郃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當斥贄
賢無與匹當召還而城善鄴侯泌既草疏屬鄴侯子繁
爲繕寫繁潛以書示延齡延齡得先事自解疏入不報
走延英閣請對不召伏不起帝大怒以爲朋黨欲深罪
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時帝欲旦夕相延齡或
曰脫必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延齡
聞遷城國子司業以去蓋憚之也城至官引諸生告之
宣言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其
親者乎明日謁告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
之簡孝秀德行者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罷遣躬講經
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有唐約者以言事得罪吏迹捕
得之城家帝益以爲城黨有罪出刺道州大學諸生何
蕃等伏闕下請留守數日爲吏所遮遏不得上既行皆

泣涕立石紀德城至州視官如家治民如治家壹不以
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官收其餘日炊米為餉魚一
簞置陳杓道上聽饑者食之州產侏儒歲克貢城哀其
生離秦罷之州人感德以揚名其子賦稅多寬假不時
入觀察使數謂課當上考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
拙考下下觀察遣判官督賦行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
吏吏曰刺史自以為有罪業坐於獄待矣判官驚走獄
中謁之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立馳去城乃
出其庇民如此順宗立得召而城卒天下惜之和州人
節不為非義遠太學學成行尊太學諸生相先之不暇
與諸生有死無歸者其孤朱此之謂生海內
出史一傳卷之四十六
公從此起請諸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則入
大學卒歲一歸省其親親止之而歲乃一歸又止之
念益老欲歸養諸生不能留時在太學而賢者推
生請論會陽先生才不果留時在太學而賢者推
及聞人歐陽詹韓吏部愈稱詹仁孝質誠氣醇以方焉
文章切渾早卒時又有獨孤中叔者字子重長安人
建士為校書郎柳宗元稱其端和孝仁默而智言而信
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滿其書推孔子之自必內求諸
心其文深厚古力要歸之干道○柳公綽字起京兆華
原人世為聞家家有書千卷然非聖之書不讀也為文
不尚浮靡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科雖少雋性謹
重動循禮法相元衡鎮蜀與裴度俱為判官召入為吏
郎中時天子銳意於兵好畋遊公綽獻大器箴以諷其
日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質一崇高以均惟謹愛好
能保其身寒暑滿天地決肌膚於外愛好盜耳目心

知於內清氣為腰奔射猶敗氣行無間不任大家聖
之委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氣寡欲謂天高矣其家
之謂也厚矣橫流清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食所
式身也遇則生患衣履所以備德也後則上慢進過與
心必隨之氣與心清疾本何之改道樂流情蕩志
馳騁勞形吟咏必氣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難斯患氣
疑則成巧必器真信必清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諸之
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虞事生心靜樂行體和道
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享有億年聖人
在上庠官有署臣曰太醫告諸御憲宗遣中使獎勞
之曰卿所獻文何厚朕之深也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
裴均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均復輔政出公綽刺潭
州觀察湖南湖南地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難迎養乞
分公司洛陽移鄂岳吳元濟叛王師討之詔公綽以鄂岳
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德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
生不任兵耶則自以師徒濟湘抵安州聽以監司禮迂
之公綽執其手曰公所為屬韃負琴者為戎事耶若去
戎服被公服即兩郡守耳誰為相綽攝乎僕以公名家
子習兵今悉率敝賦以從公共禦夫聽唯唯曰惟公之
所使之公綽以牒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軍先鋒行營
都虞候選卒六十屬焉戒部校事一決於都將聽感恩
畏威如出麾下軍行公綽反鄂時時今左右省士伍家
有疾病死喪厚給之軍士妻外淫者沉之江故行卒感
激每戰必勉長慶初復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
叛救使詣行營諸將者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

命繁併館遞賈之敕使衣緋紫需馬乘者二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盡至奪路人馬以給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乞下中書條人數以下有神策軍校衝前導立杖之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為整轂帥而小校乃敢前再突辱之此輕陛下法非慢臣當是時臣知無禮者耳不知為神策校也帝曰印如是不奏對曰臣職當仗不當奏帝無以難退謂左右曰汝曹須謹避柳京兆京兆言直朕憚之矣將吏侍即還御史大夫韓弘自河中入朝疾詔百僚問疾弘遣子出謝云病不能應客公綽曰聖上以尊公重今百司有疾異數也宜力疾拜命安有偃卧在牀獨今子第出傳言耶弘默然扶翼出百官聳然檢校戶尚書刺襄州節度山南行部至鄧州有舞文勝令以公綽必殺漢吏獄具公綽問之曰賊吏犯法在茲吏據法亡誅舞文者公綽有為傷國一命公綽曰客何輕人重馬相僧孺鎮江夏公綽具鞬囊以迎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人過公綽曰奇章方離政府尊尊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道士獻丹藥試之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曰惜也來自賊臣沉之江寶曆元年八為刑尚書二年授鄂寧慶節所部有神策諸鎮屯故不屬制置虜入不為使公

綽疏論之詔諸鎮皆稟節度太和初檢校左僕射北都留守虜使以馬萬匹來市他守帥皆外假之禮內嚴兵為防至太原公綽使牙將單馬勞之以好禮逆焉虜感涕於道中徐驅不馳獵至闢牙門令譯引見宴禮之虜大和戰涇北有沙陀部為九姓六州酋所畏公綽召其酋朱耶執宜抵雲朔塞好接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付之令留屯以禦虜其妻母來者夫人輟酒食問遺之沙陀感服効死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夫人崔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二十年為外婚姻者壹不知其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

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非朝謁日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展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內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也遇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踰遠必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額文絹為裝齋常言必待資裝禮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覲入

其以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皆侍中禁書公權自恨以
藝書見寵偕工祝心耻之求改官遷司封兵部郎中宗
思之復召為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帝駐輦
謂公權曰我有一喜卿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曩邊卒
賜不以時及今年二月給春衣報至矣公權前賀帝曰
未也卿賀我以詩公權應聲云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
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帝激賞久之帝嘗於便殿
對學士語虞文帝之恭儉也因自舉袂示之曰此澣濯
者三矣諸學士皆贊上盛德獨公權無言諸學士退帝
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
澣濯衣疏節耳帝太息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
有諍臣風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
制誥學士如故轉工侍郎入對帝訪外議云何公權對
曰日郭敗除郊寧帥外頗有物議帝曰敗尚父從子太
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補郊寧小鎮顧不
當耶對曰非是之謂也聞敗進二女入宮有諸帝曰有
之二女入宮參太后起居非進也公權曰外間不知謂
敗納二女有此授荻李之嫌何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太
宗出廬江王妃事開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
還家其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

內職授右散騎常侍累金紫光祿大夫河東開國公
卒贈太子太師公權初學王義之書已過閣近代筆法
權筆以為不孝外表皆列署其具購卿書所贈遺策
藏之旋為主藏豎所竊而滅勝如故一日發視盡已之
問藏豎豎對不知公權然曰羽化耳不復問其走如
此上為行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十四執父喪毀縣令郭湛者所
居鄉曰復禮里曰至孝旌之道源嘗與友俱客遊旅宿
夜友暴死道源恐主人驚怖也共尸卧至曙乃告之又
徒步護喪還其家隋末政亂棄官歸高祖興守趙州為
質建德所執不屈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擄賊賊平拜大
理卿時籍朝臣得罪者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人之
所時有也安可利人之禍取其子女自奉乎資以衣食
遣之以年者拜綿州刺史卒餘粟僅二斛詔賜帛三百
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應鄉貢州獨薦楚金楚
金辭願與兄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夫薦士所以求才行
也能義讓其才行可知何嫌並薦乎少並薦武后時歷
秋官尚書為酷吏所搆死嶺表○劉德威徐州人貞觀
中累大理卿白帝言失入者無辜失出者坐罪請著今
語具刑法志於閭門友睦所得俸悉分贍宗親無留藏
卒審禮少悉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病必親湯藥嘗而
進元曰見孝通幽顯吾一顧念之疾輒間歷曉衛即會

倫即具陳廣情傷山川險易指畫於帝前帝嗟嘆之還
尚書左丞衍有至性繼母李不慈倫歸自蕃李見服癯
甚倫問故李稱自使蕃中衍不給衣食時衍為富平尉
倫大怒召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明倫
弟殷聞之走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月俸皆
進嫂所殷具知何忍言不給衣食乎諧乃白衍事李益
謹李所生子多取子錢家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衍歲
為償之歷蘇號二州號居陝華間而賦倍衍白其太重
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止之不聽上奏言州部多嚴
田又當劇道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患陛下之不愛恤也在申請
不以實不患陛下之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當今
坐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書上詔度支減賦衍儉約畏
法室無妾媵祿稍周于親族諸葬埋稼娶倚以濟者數
十家及卒不能喪郡表諸朝賜帛米粟賜焉
○劉敦儒
文學士子玄孫也母病狂易非醫治人不安玄在右皆
亡去敦儒日侍疾時見玄常流血母乃安敦儒時
不為痛母憂毀瘠死而守孝更卿表其行
○崔邠清
詔旌閭後為起古即孫達禮好古有祖風
河武城人父僅三世一變當時言家法者推焉邠以補
闕列疏論裴延齡竊以鍾亮稱遷吏侍郎性溫裕沉密
行已簡儉裴均薦邠可相會病不拜久為太常卿以母

憂解官卒于喪弟鄴鄴鄴鄴鄴鄴鄴鄴鄴鄴鄴鄴鄴
無有也家不藏貲有貲輒周給親舊為治其婚喪居家
怡愉不訓教而子第自化居室卑漏堂無步廡至霖潦
則張蓋而殿以就外四世總麻兄弟同喪者百有六人
宣宗題其堂曰德星堂京兆尹稱其里為德星社云
○丁公著字平蘇州吳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母抱
子哀感不食請於父願絕暈血奉道父聞而從之稍長
父勉令學舉明經第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終歸
養不應請辟父喪躬負土成墳貌力瘠極觀察使上至
行賜粟帛旌閭相吉甫薦授右補闕累給事中穆宗言
外關人多宴樂此時和人安之候可喜也公著對曰此
非佳事恐漸勞聖慮帝問何也對曰自天寶來公卿大
夫競遊宴晝夜沉醉擾雜子女不自愧今亦如之將百
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加禁天下之福也公著
以帝湛於燕故以諷以浙西災寇檢校戶尚書領使請
米七萬石以賑浙民賴之改太常卿贈右僕射公著清
儉守道得一官追慕潘容色年四十喪室不復娶不畜
妾媵終身焉
○楊仲河南人父茂卿時魏博府僚屬
山二千累代故舉委髮童散服請喪魏博意感動遂以
歸之單騎冬月往來人行間東廣被疾山系雨血行路
執事門店而書顯之竊感之矣夫王君對風扶數鄉人

助予其保安喜諸... 五年乃還安... 親安以彭山... 鳳州長史... 其母喪... 言匿崇道者... 生無益... 書史有... 以師其... 省其言... 能不用... 志不妄... 詩思... 哭而不知... 好奇... 相度... 常所不快... 百萬... 環賊... 有氣... 矣不出... 陵與之... 人當... 即孟... 臣射... 仁人所... 請表...

論曰美哉乎元紫芝之冲氣內盎也見眉宇令人熱利之心焉蓋陽亢宗隱中條時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仕乃著節則養盛之致也乃皆不娶終其身則比於獨行矣柳河東有脩齊之效施及其子孫崔清河家居不訓教而自化故教有本也

唐經學傳

唐興文皇帝垂意儒學興國子學立太學四門學盡召天下博師宿德爲學官增廣其生員步臨幸國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能通一經以上者得署吏已諸州皆建學而學校大興又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顏師古孔穎達司馬才章等刊先儒章句爲注疏其義爲疏行之命祭酒以時終五經題與諸生難問而取士終沿隋制專之於詩賦士習風靡其秦制所爲經注若疏者不復能遠迹西京深純古雅之訓蒐演宣布獨近祖末師承用爲注的學者循誦疏義適通解而止無復師授承傳攻堅扣應而異時士材雋成奔走進士舉下者乃應明經試應試者獨以帖括能記誦義疏條上者輒得第其第者稱學究其科不登於廊廟其善詩賦擢進士科者又立踐歷仕傾之而經不以振玄宗詔群臣及刺史縣令舉通經士而諸儒褚無量馬懷素等召勸講禁中天子尊禮大官給饌次開門聽以肩輿進在別館帝自起送迎頗以師臣禮禮之然適是而止先漢天子所以尊遇先師者終邈不可復於是昭明所撰集文選入爭訓注枕席沉酣於其間用爲祿利資特將有文選補考才半之謗不得反於本雖以大儒楊綰杜南有熟讀文選理之句

鄭餘慶鄭覃之倫時得位議優儒學專經義議興進士科浮華無用之文而習久安定終弗能革也故有唐經術獨遜於往代本天質道之儒無司馬今取其質行正言不詭於儒教者著焉○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善明理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徵四方名儒會講承元殿德明始弱冠爲國子祭酒徐克開貴倨縱辨論衆莫能難德明獨抗對不撓舉朝賞歎隋大業中召四方經明士會講門下皆德明以秘書學士說三禮莫之能詘也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命即德明廬行束脩禮受學焉德明服巴豆僵偃東壁下玄恕入對之遺利喋不語因移病成臯卅克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浮屠慧乘講般若經道士劉湛喜講老子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太息曰三人者辨矣然德明一言輒蔽之可謂曰儒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于以學至大官○張士衡益州樂壽人父之慶北齊國子思見之爲立一奇其操謂之慶曰古不謂教子吾爲成之授以詩禮又從能安士劉焯等受經貫宗人義○隋馬餘杭今而老居鄉教授貞觀中太子承乾慕風迎致之入見帝帝以爲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知齊故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氏那環之凶險驕暴之使轉長鸞之虐皆奴才而是信是使忠良外譏

肉內離刺器德元故周師臨郭而人莫馬用此也
也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帶髮任清靜仁恕和貪
德騎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長久是則
古聖人言之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禍祚長久是則
殃時太子以過失局故士衡規之然則不能用於太子
廢給傳龍里卒士衡以三禮教諸主當時顯者亦平
公彦公參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
疏三十卷有子曰大德元字平不說從官中書舍人
垂供中博士周綜請武氏廟為七室李唐廟為五大
其於大義不計事得官公彦傳業趙人李玄植玄
植又受左氏春秋於上德紹受○孔穎達字仲真州衛
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
氏尚書毛詩戴記王氏易嘗造同郡劉焯焯有重名以
後進生遇之及聞請質大畏服稱焉焯亂避地虎牢太
宗興授又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
帝以英武有大位穎達數納忠帝嘗問論語稱能問不
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既疏其義因對
曰聖人設教欲人學於謙非唯匹庶宜然古帝王之德
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弟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
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據尊極之位街聰耀
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不交而滅亡隨之矣帝
稱善久之以太子右庶子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
明堂事說多行皇太子今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盡箴
諷又數諫諍帝聞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後太子行不法
穎達爭不已太子乳媼曰太子長矣毋為數犯顏穎達

爭愈力請老去卒贈太常卿穎達子志志子惠元皆以
學世官司業時人美之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百餘篇
而博士參水馬肅運以穎達王恭奉三禮義證正精詳
儒派其精○王琳字方慶以字義繁醴陵人徙雍城
為督唐州歲有崑崙舶市外國琛寶官多自雍方慶
至秋毫無所索自領番者緝以法境內肅清力慶
學練明章尤精三禮為禮學者有各習訓復游諸門人
大為難禮答問相用武后奏著令其及大功還未葬不聽
初負服未除宴弗由升臺下不遵用規條教誨不可長
詔申責如章后欲孟春講武方慶言禮月令不可以
女忌害盛德逆生氣從之乃宣問卿有子乎曰有一子
在房州司十餘年頃後漢甘達對曰廬陵陛下愛子私
日百七世孫傳相昭示賢事具帝紀中○褚無量字私
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
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關里閑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諱
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
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
業郭山輝皆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
欽緒等爭以焉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必
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
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
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幽
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
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
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

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凡載
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
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祭天之
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君六服無后祭天之服
中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
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唯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
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後臣擅朝黜神詔祭不經之典不
足為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
立事可以永年臣守經術不敢循默而時山巨源佐欽
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玄宗

馬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皇太子粹與國學講
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
服綵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
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栢群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泉草
非乏何忍紀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為
終身不御其肉器除復官以著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
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政得失多見納川手敕褒
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語
具帝紀中已上黃東巡因為上言昔唐虞之秩山川備
祖過遷祭信陵是墓過趙封樂後願陛下所遇名
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致祭自古受命之君

與威嚴絕崇德報功願收存唐初建今功臣世絕者雖
在支庶咸得承統帝納言即召無量詞亮平陽未竟
相與請叙無量適祠禹安邑他皆如無量言右補闕盧履
舊言其父在為母服著則天改服下非禮意今請從
舊下其請無量是屢平議救自今五服並依東漢禮文
士大夫有噴言行之各安其意無量數日聖人豈不知
孝思之厚乎朕終之禮所以明尊卑辨其自與於成
秋也俗情膚淺及漸平中內府舊書業經不治無量
請繕錄補第以應秘閣詔無量入東都乾元殿即次之
長安儒分節錄定又容悅書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
詳承天下遺書上補逸關四庫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
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為獻帝即以頒太子諸王仍
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克太子諸王侍讀七
年太子行齒曹禮詔無量升坐勸講百官觀禮卒十五
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

優與贈禮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馬懷素字惟
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燃以
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
郾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
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帥獨孤禕之出饒
之易之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反武后今懷素按
鞠道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
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謹而以為謀反
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貫不坐今元忠
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為霽威夏官侍

即李迴秀籍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効龍之以黜陟更行
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
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
手不釋卷謙恭慎畏稱長者玄宗詔與諸無量同侍讀
已又詔同勾校秘書懷數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
紫軍殿殿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
謚曰文先起太宗微時受經於崑山張後胤帝即位以
燕王諮議從來朝召見賜燕帝從容曰今日第子何如
後胤曰昔孔門三千達者無千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王
天下計功過宜聖百矣帝爲然刺睦州乞骸召見異
其精方問曰先生耳目聰明步履矯健何謂老豈薄睦
州耶欲何官當以授後胤謝不敢已從以請授國子祭
酒未徵中致仕朝朔望年八卒贈禮尚書高宗爲晉王
句容許叔牙蘭陵蕭德言以待讀同勸講叔牙遂詩禮
德言明左春秋每開經軌被濯束帶危坐誦說或問之
德言曰誦說先生之言敢不敬乎以秘書少監老高宗
立拜銀青光祿大夫給全祿于家叔牙官弘文館學士
獻詩纂義十篇詔付
司開元末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踵諸馬
侍讀雖時加養賞而禮遇浸下衰矣○尹知章梓州翼
州人特巨魁破其心內肅焉驚悟忽心省肅微其通
明大經諸儒皆講授者更比而受大義謂大常博士川

術新新爲以張說薦擢爲郎外郎轉博士每沐恩經
厚人不見喜焉老尤解解第子貧從受學者給米爲歲
計知章曰知計則貧人何資且吾幸有祿忍奪民利耶
門人修師孫季良于東都國子監門立石頌德○張茂
獻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孫傳舉無不通與知
章座泉先帝述善知章數以爲五世孫傳舉無不通與知
問無不知也也文儒等授授中書省學士終中州刺史
以叔父累哀慟血卒子寅事母謹病且死以終養
爲伊子亮斯指剪髮置父棺誓終養終如父存世
孝德如計元行中名澹以字行後魏裔孫也方止傳
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梁公仁傑甚重之行中自請
曰富貴家昔有膺脂膜腰腹供養膳必有參水薑桂坊
病疾門下客充珍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奉物元
初按察內自以非渾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副彭
王子志謙坐誣告日誅株連四十人行中具列生枉狀
以見原遷大理卿待御史李傑以誣陷下行中勸行中
言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聽之已固辭別入官使故
行中檢校集賢直學士自註經詔行中爲疏立學官時
行中率長史段允重自以親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
十載與經並行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借書德類相凡
有如鈔撰諸儒共非之微加整次實本炎舊始未可立
也尼不立於是行中論論之曰小戴經行於漢末馬
融爲傳直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附鈞黨識起康成
於寬伏之中理分等之典雖志存研究合諸所見具
之徒百有餘計則戴記之遠於經經康成見之失章句
列支分而義不問起增華者百篇魏文良炳羣言之錯
其同者太深刊正之章句曰魏所撰與之不害
儒說外借義甚感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知舊
猶壓而不申謂不悲哉夫政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
之矣及北史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
俗儒深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中株羣疑非
正獨智爲讓自古而然其難一也昔孔季氏專古學而
孔扶與俗浮沉每誦產曰今朝廷率章句是學若獨
諸古義非章句淹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

其難一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網之諸儒墨
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諸博士莫不志恨光祿卿勝
憤慨乞骸骨司空弘乃大怒以改刻前志非先帝
之旨君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勝黨之議幸人
駿負勝於世其難二也王肅規鄭玄對千餘萬鄭學
肅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問其過如
月之食衆見衆以而專言之徒怨已又物或攻先師之
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華古首淫替士夫
去耻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
徒爲父兄成兄子慎寧孔聖有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
難五也大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
之根不與吾同世耳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尚
書諡曰獻是待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詁孔上
之諸儒備平詳傳土以下不能詰崔仁師條其不合大
義者駁奏之遂報罷直弘館王元感亦上所謂書春
秋振滯滯德等九教十篇詔下平議章句家見元
感詆先儒同異數沮詔元感中辨平議章句家見元
五益持南也而下堅劉知幾張思敬等咸惜其異而
疎理之於是天子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故遇合命也○
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
典豐常參議馬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
疲數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民可用以倉部知
甲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還或請以單騎免宗敬曰
與共川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
外國者多資金帛與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素惟食
本東夷服馬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祀備山未至
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
即道途適以尸將事尊命也吾得委子竟成禮而還
禮尚書卒崇敬所議不深迎子登性溫恕事繼母孝官右
拾遺補闕熊易疏論崇敬延齡以示恭勤動客曰願
寬吾名其中雷震之下君難獨處連名上同官後遷者
多顯達登凡右拾遺將武十餘年不調泊如也以後
恩拜給事中憲宗召問政必先登知帝喜而果于斷
順內諫爭判國子祭酒進工尚書卒仁家學累戶
京師師師劾奏天下一家中外財皆陛下府庫則仁協運

謂書進小利希恩恐海內效尤因遂刻副主人弊矣
重責運所選代貧民租先是諸儒當官議典禮持論者
有顏川陳貞節丹楊施敬本范陽盧水瑯琊王仲丘之
俗非必所習適職司耳會昌後儒益稀少仍有大者多
是正云○啖助字叔綽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潤州
丹陽主簿秩滿不調遂屏居如疏糗爲春秋學考三家
同異失得及博采先儒注釋而考衷於聖經號集傳後
攝其綱條爲例統歷十年乃成其言曰孔子脩春秋以
爲夏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敝僂故救僂莫如忠夫忠者文之本文者
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末且敝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
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而用文周公沒莫知所以改
故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
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矣
蓋言唐虞之化難逮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
權輔用以誠斷禮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
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
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用二
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重守周又言幽厲雖衰雅未
爲風逮平王之東而詩亡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明王
法以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
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又言春秋紀師無曲直之辭

者何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開矣王首有征無戰而諸侯專之雖差愈庸得善乎故一正之以法其差愈者其甚者則在乎其又此見聖人惡絕之源原情之法也餘若盟若會法皆用是其於禘郊之義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大祭明郊非周公之意皆足以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其餘發言侵伐之例曰謂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也發取邑之例曰言以力得之不與其專奪也諸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亦皆度越於諸家至謂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於楚人殺夏徵舒下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惟其當所謂瑕瑜不相掩也自三傳裂而論注者專所學以訾其所異以擊排相陵高以至於悖義傷教者前世多有之至助始極精研窮於聖人之旨味人之所不味而春秋之宗始著舉以授其高第弟子河東趙匡伯循陸質伯冲助卒質與其子異襄錄助所說春秋以授匡纂會之匡質所稱趙夫子者也其後質既從啖先生及趙夫子游得制作之旨合古今同異以講授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而其事大備焉春秋集注十篇微指二篇辨疑七篇柳宗元稱

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文武為首周公為翼苞羅旁薄膠鬲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其物得孔氏遺趣也以素善宰相章執誼執誼附王叔文故質用叔文力得召入給事中因頗左右之為皇太子侍讀為古今君臣圖以獻而質亦已病矣憲宗即位逐叔文及其黨而質以勸講恩得全疾病臨問有加禮既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之書而通其意私謚曰文通先生始質為給事中時與柳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同寮而宗元師尊之請傳業質亦欲舉所學授之會病不果宗元後於凌辱所得質所著書讀之謂人曰今吾牛前此數十年則不聞是學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其篤信如此匡官洋州刺史質歷台信二州刺史當大曆時唐人文日盛而學士覃意於經術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翼韋彤韋匡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諸皆自名其學而啖氏最盛宋孫明復著尊王發微大都本啖先生程純公有言開元秘書言春秋者七百餘家至衆然往往棄經任傳雜符緯使聖人之心變而不章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始大光瑩出諸家之表雖未必盡聖作之蘊然其懷異端開正途要之不詭於聖人蓋其近也惜其書粹者在集傳而世

微其傳今考觀其存者一二亦足知其道之所至矣其
第正公頗作集傳頗原本助意云時有京兆參軍高定
者相郢子也精王氏易嘗為易圖合七出以畫八卦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
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薛放河東人兄茂少篤學不求聞達隱此陵之陽羨年四十餘歸山辟福建觀察使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命簡代還去府江湖南後歷觀察使刺史觀察中丞正不阿意幾得遷聞放端厚寡言未貞初兄呈太子侍讀授宗正丞未幾放多左左右參議密穆宗曰先生宜逐拒輔狀矣放頓首曰輔弼之任必高賢大良臣不足任也召對忠政殿見余紫綬工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然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所發明皆天人所授故禹湯不刊之典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得失前代是非無所固不可與經典為比也帝曰六經尚矣然志學之士自首不能盡通於其要對曰論語大經之精孝經人倫之本先漢論語首列學官先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此其要矣帝曰善轉禮尚書刑院事放出門幸睦鎮無關授廉訪使鎮江西青溪為理人推恩為卒帝廢朝一日時趙郡李迥初與弟建寓江陵安貧苦易衣併食講學不倦迥兄造以馬券巧成其業同致休謝建遂貢方成放以義元和已未稱今族
論曰唐無經學而有其經學則經不可廢故也必也嘆趙乎本經而核傳然而未光也其韓退之乎扶教而原道然而弗躬也學深於本情復於性治規厚下李文公近之矣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六終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唐文學傳

盱郡鄧元錫纂著

南堂後學曾懋爵校

唐柳柳州元言之曰文之用二端辭今褒貶本乎著述宜藏於簡冊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宜播之誼誦者也著述者流蓋昉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二者旨乖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每難其兼唐與太宗以武功定海內始櫛冰風雨會未暇於詩書追于御極忠良輻輳與訐謏於王政國紀猶未遑斯及也時平多夏爰有構屬託興篇什而詩始萌芽嘗作宮體詩示侍臣使屬和學士虞世南進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猶陳隋流靡詩一傳臣恐天下或風靡於此也必也有作當慕雅誥臣不敢屬和帝曰善因輟不復為久之為詩述前代興亡以風辭依典則而世南則既卒矣帝撫然曰昔鍾子期死伯牙為不復鼓琴朕此詩將於何示之乎命褚遂良郎世南几筵焚之燕群臣積翠池賦詩帝歡甚畧涯分旁狎侍中徵屬和率聯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不亦善乎乃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悅之以為禰衡潘岳之流

召見謂之曰昔衡岳豈不誠才顧怙才而傲以不遂故
成才者難爾必鑒之由斯而觀君臣燕豫維安交傲不
滿於華淫今讀貞觀詩雖氣韻格力少謝漢魏而晏晏
乎有離離鳴鴈旭日始旦之象焉下濟之光祿傲之詞
時登于睽誦弘文館學士衛人謝偃奉詔撰述聖賦又
獻惟皇誠德賦大理丞洹水張蘊古撰大寶箴皆賜帛
答焉偃誠德賦畧言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
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
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
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故三皇不足六

貞觀錄 卷之四十七

二

五帝不足十也若夫恃聖驕力狼戾倔強忠良是棄
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飲積
寶藏鎭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夫
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
豫萬國同歡一人失德兆庶俱殘一動而八表亂一言
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斯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
旨必蔽視而虧聽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
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
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既兄
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金翠溢目絲竹盛耳賞罰在

躬榮辱由已語義星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壯
侈心因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
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
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
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久存天道無常親蘊古大寶箴曰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宅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泰和其所唱故兢懼之
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福生乎無妄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
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

貞觀錄 卷之四十七

三

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石事出警入蹕四時同其慘
舒三才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
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
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
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情外荒蕩心難得之
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
彼反側如春陽秋露蕤蕤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不識不知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忘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冤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璜璜寒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吾皇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弱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苞括

治體抑揚詞令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

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皆嗣典義正豈曰其文及乎永徽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稱四傑並秀於前樂城蘇味道趙州李峴齊州崔融襄陽杜審言號四友齊名於後而內黃沈佺期汾州宋之問實始約句準篇研鍊精切穩順體勢回忌聲病如續事合五采以成文音律比衆響而諧樂律詩倡焉雖微波未遏而光華肇新是謂初唐風之始也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薛稷保稷之郊陝篇張曲江軌感遇等作雅正冲澹諧合風人郭代公元之

寶劍篇張燕公說之鄴都引調格漸高凌俗自振駸駸乎盛矣梓潼陳拾遺子昂覺然獨立文不按古佇興而成音響冲和詞旨幽邃庶幾哉阮生詠懷之遺焉故能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冠冕一代評者目以爲唐詩正宗

勅字十安字十大儒文中子通孫交趾令福疇子也六歲解屬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與兄功劇並著才藻父友杜易簡稱之以爲王氏三珠樹也未冠應幽素舉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傷迫乎家貧道未成而干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作倬彼我系

詩數獻賦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

秘卷書成王愛重之會諸王戲關難勃戲爲文檄英王難高宗見之怒曰此交構之漸也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山瞻然遠望慨然思諸葛孔明之功賦詩以見志後補虢州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爲衆嫉有官奴抵罪匿勃所衆微得將發之懼事洩輒殺以滅口法當死赦除名父福疇坐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墮水悸而卒年十九勃屬文初不精思命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其倬彼我系詩最雅正詩傳彼我系出自周分疆錫社公別技流居謝仕宋匡廬相劉乃武乃文或公或私晉唐兩朝所未元提舉事自

太原捕租江... 宿作大易發揮謂王者乘五德之運以王自黃帝至漢
五運適周復歸于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後魏晉
以降非真主正統五行之沴氣也作唐千歲曆其後李
嗣真崔昌閣伯璵祖述之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尊周
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本初所測悟云
...
時尚吏亡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計高山聘...

已又以病廢著五悲文以自傷久之病不可堪能與
...
陳子昂字伯樸梓州射洪人家故豪少未知學尚氣決弋
...
高宗崩東都將西葬長安而關中無年於是子昂上書

言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以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中之粟收山西之寶然後能以其長驅大策橫制宇宙也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憂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而贏糧郡國丁男千里而乘障秦之首尾已不完矣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荐饑薄河而右赤地千里循嶺而北轉徙流離此朝廷所備知也賴天悔禍去歲稍稔而流亡未反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可爲寒心陛下不虞其難貴承先惠長驅大駕按節西京千乘萬騎於何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糶弊之衆督老

漢書卷之四十七

九

扶稚鏟山輦石驛以就功奏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甍遺隳再罹艱苦不堪其困逸爲盜賊豈不可深慮也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啻夷裔而鄙中國耶示一統之無外也況溼洛之中天地交會景山崇秀北對嵩邱右眄汝海祝融大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何以加此且太原層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當何以過之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願陛下垂念武后奇其才召見之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有詔問群臣

調元氣當以何道千昂上書曰臣聞之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故王政莫先於安人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而元氣調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順天德以養成群生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而終其天年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而草木茂遂故陶唐有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變疾疫大興終以戒亡不和之失也追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

通史卷之四十七

九

康刑措四十餘年而天人交和及幽厲亂常苛虐暴虐詬黜天地山冢萃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徂洛屬之楊州疲生民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大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陛下含天地之大德秉日月之至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爲三皇首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幸備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

更始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弊廉以除貪吏謂不數期且見太平夫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所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由興也須臾胃子使歸之太學以隆治本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臣伏愿陛下所爲九道出使者巡行天下申黜陟求人瘼欲使萬方百姓知天子夙夜之勤也百辟群臣知天子將考績而任之也奸表不逞知將屏逐而驅除之也則莫如擇人仁可以撫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而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申敕以所爲命使者之意令自京師以及郡縣登拔才良訪求民瘼以宣布上意則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名無任人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爲費無量臣見其損而不見其益也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出使煩數而無益於此是烹小鮮而數撓之耳其二言陛下宣下恩澤詔書德盛意美然必待刺史縣令謹布而奉行之誠得其人則主恩宣流恩澤被於下不得其人則如委棄有司掛諸牆壁已耳百姓何自而與被之是知刺史縣

令者政教之首帝王之所甚重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八則天下驚然而謗之故庸人循資皆任縣令此教化之所以廢也其三年天下有危機靜之則福動之則禍者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百姓輕生則易爲亂而天下不危不之有也今軍旅之興自劔閣盡河隴山東河北之地死亡流離既畧盡矣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征伐調發一切停罷使父子兄弟終得相保所謂能靜其機也臣所竊恐者將相貪夷狄之利以廣地拓武說陛下而動其機機動而禍構矣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及告密羅織之獄用子昂上疏曰自徐敬業首亂唱禍陛下聽執事者之過計欲息姦源大開詔獄諸迹涉嫌疑者得傳相逮引窮捕而深竟之其姦人榮感乘險誣詆糾告疑似圖爵賞者陛下又屈法而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罔知所措此土崩之勢也有隋之季天下猶平人心未變故楊玄感之亂不踰月而敗是其初固未始好亂也煬帝不悟加之以屠戮窮極黨與殺人如麻流血成澤而天下始靡然思亂雄俊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惟陛下垂念后不聽時吐蕃九族叛詔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戰有功請朝后以其嘗擅破回紇終不許子昂上疏曰
國家所爲能制九姓者由十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
弱委命於下吏也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回紇殘破磧
北諸國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惟念山諸蕃共爲形勢
今阻其善意請朝不許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
懷突厥報讎之懼鳥駭散臣竊恐河西諸蕃自此拒
命也不聽而吐蕃果終后世爲邊患后欲發卒以已
卒目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子昂上書曰臣聞亂之所
生必由於怨雅州羌自國初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
致誅其怨必甚怨甚必且蜂駭逃亡阻山爲盜則蜀之

臣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十三

邊邑不得不宿兵連屯兵久不解禍亂構矣此後漢末
西京累敗之所由也吐蕃桀黠多姦自抗天誅二十有
餘載矣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未嘗敗北國家以薛仁貴
郭待封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還
以李敬玄劉審禮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
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顓頊之兵而達
壘吐蕃必無幸矣吐蕃貪蜀之富欲盜土之日久然勢
不能舉者以山川阻絕陣險不通頓餓狼之喙而不得
肆也今乃關邊疆開隘道夷阻險使得收奔亡之種爲
鄉導而窺邊是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爲西南

臣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十三

一都會爲國家寶庫天下珍貨畢出其中人富衆多順
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以委西羌殺
無辜之衆以傷仁恩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見羌戎姦盜已生其中矣如令國家遂能破滅其國奴
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而後可不然山東饑弊關
隴蕭條誠聖人思寧靜和天人之時而謀動甲兵顧不
殆哉事得寢后以子昂論議泥古不合變而終愛其才
復召見今論爲政之要適時宜若時不便者毋援上古
用空言子昂終以其意對奏八科一曰措刑二曰官人
三曰知賢四曰去疑五曰招諫六曰勸賞七曰息兵八
曰安宗大畧言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悖逆之人爲
我驅除以明天誅及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與
之更始蓋刑以禁亂亂靖而刑息固其理也今承平日
久百度已備人思樂生而刑急網密俾人有慘毒之痛
比者大赦澡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而詔獄復數
用獄吏不識天意鈞捕支黨株蔓推窮以抵慘刻誠宜
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
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
嫉僞猶鷹隼之不戢翼薰蕕之不共器也何者以德並
凶勢不入以正攻邪勢不利以廉勸貪勢不售以信質

僞勢不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今天下未嘗無賢人賢人未嘗不思效用也顧無其類以致之則不能以自進陛下又以嘗信任者之不效而疑於信賢竊伏以爲過矣昔人有以噎而得病者欲絕粒而不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之於國猶食之在人也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達士陛下誠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任而能信信而能終則賢才以類相舉而天下之理得矣臣聞勞臣不賞不可以勸功死士不賞不可以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儉榮尸祿寵秩妄加

幽史正編 卷之四十七

十四

此非所以表庸勵行也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今廼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比多緣坐換之人情宗室子能無自疑願陛下重慰曉之賜愷悌之德使人得自安后雖數召見問政事子昂辭婉意切歸於復古措刑故奏聞輒罷已懼右拾遺會道武攸宜爲大總管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以充軍擊契丹子昂諫曰此一時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也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何至免罪贖奴備驅使傷國大體乎時攸宜方貴寵表子昂爲參謀以重軍數陳計不用子昂多病居職恒鬱鬱不樂聖曆初

以父老表解官歸養父老廬墓側致哀子昂獨儻有高才好交游樂施予焉於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善射洪令段簡貪暴聞其富害之誣以罪逮送獄死獄中唐興文章承陳隋風競組麗淫於流靡至子昂實始仰窺玄化俯測淪冥下洞世哲達尋阮生詠懷之緒作感興詩三十六首蟬蛻畦迥神遊八極存之隱約味之玄澹詞旨幽邃音節高壯非復當世詞人所可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珍也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後杜子美甫過故宅詩云位下曷足傷所貴在聖賢有才繼騷雅哲

幽史正編 卷之四十七

十五

匠不片肩公生楊馬俊名與日月懸韓退之愈亦以爲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稱其著作比興垂有其長唐興以來一人而已

明皇帝旣夷內難海宇清晏臻於砥平得垂意於篇什過晉陽宮獵義成幸鳳湯泉發太行山渡蒲津出潼關諸觀游有詩過大哥山宅暇日及兄弟遊興慶宮時展親有詩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鳳曜同日上官宴都堂兩相群官宴麗正殿宴樂遊園俊優賢有詩燕公說巡朔方太守岑任滑臺崔日知往來有送詩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賜諸州刺史題坐右重生民之寄

各有詩質知章歸四明有祖餞詩而宋廣平姚令公燕
許諸公各屬言遂歌相倡和有羣羣羣羣羣羣羣之
象焉而曲江始與公特深比興柔澹者思冲雅且音將
順匡救風滅乎其有餘思當此之時君素不構曰艱難
安可忘臣扈清蹕曰三后既在天君申翁和曰荆枝棟
夢臣贊上德曰敦族友兄君曰三傑二臣臣曰江河象
緒君曰端拱垂裳長懷御遠臣曰共憑神武遠靜鬼方
君欲黎庶繁殖曰勞近臣臣推弘覆黎元曰合天德送
賀監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藹藹乎白駒空公之
慕也送開府曰妙旌循吏德持悅庶氓心翼翼乎鴻鴈

卷之四十七

十六

劬勞之思也可謂異日需雲交融旁洽大雅小雅一字
千金者矣以能金鑄作而八音咸宣玉燭調而萬品並
曜作者雲合絕後軼前而開元天寶之間氣格聲律至
祥大備李供奉白天才神逸超絕人羣以氣爲興以神
爲馬以高遠自然爲極而窈冥惝怳縱橫變化可以通
造化而泣鬼神杜拾遺甫宏力厚蓄兼絲條貫雄高深
渾化排闥高者巍我澗者旁薄深者不測奇者詰曲
抑之沈實揚之妍華有聲有色有香有味極古人之體
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他如孟襄陽之深雅賦何必多
王右丞之精渺玄而有詣儲光義之真率王少伯之秀

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
超邁各以其所長鳴雖十九首之溫柔敦厚建安黃初
之典深爾雅未之逮也而樂府七言至是而始暢近體
律絕推是爲正宗法度森嚴神情俱際時乎人乎唯是
爲獨兼矣而唐詩之盛盛於此

李白

字太白蜀郡廣漢人爲唐宗遠屬母夢長庚星墮吞

之而生白因以名十歲通詩書少長爲蘇許公顯所知
以爲才比相如喜縱橫擊劍爲俠初隱岷山已出居
襄漢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以女妻焉居
者三歲又去之齊之魯卜居徕山與孔巢父韓準裴

卷之四十七

十七

政張叔明陶沔爲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上
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天上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賦頌一篇帝大歡賞賜食
至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豪酒日與飲徒縱酒長安
市帝坐沉香亭楊妃從飲酒樂甚欲得白爲樂府召入
而白乃大醉不知人左右以水類其面稍醒乃問知上
旨作宮中行樂詞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間思帝大喜
自按聲爲弄笛吹之時高力士最貴重白侍宴醉頤指
力士使脫靴力士耻之捫詩中婉諷語用激楊妃怒妃
慙患請之詩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白自知不爲親

俸所容悉入且得罪懇求還山賜金放還白益驚自適
嘗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
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執因肆所欲輒征不顧反
北抵趙魏燕晉西抵郿岐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
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欲以耗
壯心而遺餘年會安祿山反上皇命永王璘出鎮江淮
白時卧廬山迫致之作永王東征歌拳拳興復而璘據
東南爲亂白亡之彭澤璘敗有司糾白汚璘官坐繫潯
陽宣撫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
賞釋之辟爲參謀尋辭去或曰非也白游潯陽時汾陽
王子儀爲并校犯法當死白營救而免至是子儀請解
官贖白罪詔長流夜郎於是白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
山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具行游興所欲至則
一日千里一遇勝景或終年不移蓋其趣也早發白帝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又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
水清夜發三峽向三峽思君不見渝州其山中洲峽
賦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香
然去川有天性看酒志意弘遠才識逸絕飄然有超世
獨立之心其爲詩往往與會屬詞肆其天妙格高意遠
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常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
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何有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

說謝眺青山欲葬馬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
傳正表其墓訪後裔惟二女孫嫁爲民間妻進止有風
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比葬東麓非志也傳正惻然
爲改葬青山立碑焉欲爲二女更擇配士族皆辭曰孤
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家繇云白自
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戊而誰賦古詩三十二首首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
竟誰陳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志達如此開元中白
既以楊妃譖去國意快快作雪謔詩天寶中北討奚契
丹勤於六作戰城南天寶末君子失位小人用事致喪
亂入子幸蜀舒憤懣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
篇閎肆俊偉參差屈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倡三嘆而有
遺音而挾淚謳吟又足以繫夫三綱五典之重識者稱
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其七言絕如畫中神品氣韻生
動窅然入微獨高於盛唐諸公其五言律清新俊逸如
無以度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
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宋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
遂謝不援爲獨於黃鶴樓見崔顥所賦閣筆去涵泳其
氣格於鳳凰臺鸚鵡洲戲墓爲二律云

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人修文館學士審言孫也七齡能

詩詠鳳凰有壯思九齡能文甫成童出遊河南在鄭州

尚魏豫州啓歎異之以爲似班楊未易才也家貧不自

振下姑蘇渡會稽放蕩齊趙間望嶽登堯城樓從李白

及高適遊甚歡酒酣登汴吹臺慷慨嘆古時人苟測也

北海太字李邕負才無所下見其詩折行輩造焉舉進

士連不第困游長安中作今年已四十矣天子朝獻太

清宮饗郊廟作三賦上之帝奇焉命待制集賢院宰相

召試相林甫忌忤不理調河西尉甫高簡厭治簿書

奔走不屑就改右衛率府曹參軍上賦頌高自稱道

不報時天寶政失甫觸時憤事知必且釀禍奮亂不止

也以無位不得諫中邑邑不能自已輒依古風刺之義

言之無罪聞者足誠據之詩以風及亂既昌逆臣恣睢

荼毒生民燔燬宗廟而王師數敗不振施于乾元大

曆王綱解弛而亂離斯熯也又憤憤不自聊依春秋之

義以誅亂討賊爲詩志焉至其追往感悼今衰又上悲

天命下哀民窮感時憂君疾痛慘怛流涕悲哀而不能

自已亦托之詩以爲傷故杜稱詩史以史道行焉爾也

始天子寵楊妃任其第國忠爲相呼其姊秦虢夫人爲

嬖權傾赫奕窮欲縱病人也作麗人行天子慕遠畧開

邊而人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天子入蜀甫陷長

安中皇子孫流離道路而王師敗績作哀王孫作悲陳

陶悲青坂作江頭脫身走三川自鄜州羸服舛鳳翔謁

肅宗行在天子嘉其自賊中來忠苦辛也勞慰之卽授

右拾遺作喜達行在所無何宰相房琯敗績又爲客

董廷蘭所連染以罷相甫前與琯爲布衣交疏理之帝

怒以甫爲大臣遊說詔三司雜問相張錫知甫爲營救

帝意解復官甫前謝且言琯自少樹立爲名儒時望咸

屬以公輔陛下委用天下皆以爲宜稱觀其憂主深念

義形於色要當有以濟時獨性簡曠酷嗜琴廷蘭貪疾

託門下依倚爲姦利琯以愛惜受玷汚臣傷其功名未

就志氣挫衄冀陛下棄細錄大故冒死有言陛下幸赦

臣死開言者路此天下之幸非臣獨蒙也然帝自是不

復省錄之矣時所在寇盜攘奪甫家寓鄜延彌年問不

通乞假往視作羌村作北征是歲收京帥而回紇以助

帥爲民殃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作收京作晉花門扈

駕還京師在諫省念許身契稷比南金而時多故遲回

違所心也作晚出左掖作題省中壁作暮宿左省傷鄭

十八虜王中允維陷賊中而法吏不憐才原心復嚴譴

也有贈篇無何坐法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始甫自賊中

聞關歸得美官方欲自展效乃竟出奔走爲小吏抑鬱
不得意作至日遺懷呈兩省舊閣老故人中興諸將收
山東不揚巢乘虛過空同清燕朝也上皇在蜀天子即
位靈武上皇還京師而鷄鳴問寢當豫也兩京將士
皆侯王上無可賞之官且尾大不掉以審鎮也若諸閥
農休兵汲汲乎有長世子民之慮焉作洗兵馬行天下
大亂兩京賊充斥民疲於兵作新安吏石壕吏作新婚
垂老無家別作前後出塞已棄官客秦州出鐵堂峽入
寓居同谷縣負新採橡栗自給作秦州雜詩作上歌已
入蜀客劍南入成都府作散愁作恨別成都尹裴冕爲
詩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結廬浣花溪居之作上居作堂成作狂夫召補京兆功
曹叅軍南留蜀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以世舊
又同官兩省禮敬焉時親詣其廬及武入朝蜀亂甫去
成都客遊梓閣中當是時范陽負固甫傷燕耆舊曾不
能反正自歸也作漁陽廣德初吐蕃寇奉天天子幸陝
汾陽王復京師作遣憂作收京作有感作送班司馬入
京作傷春釋悶作憶昔嚴武再帥劍南甫復歸成都作
草堂作四松作桃樹武表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參軍
事幾復引用而甫直率多傲睨又怙舊故時時以直諫
與武忤而幕中諸年少忌前背毀之也復內不自聊作

道悶作宿府作去矣行作赤霄行作莫相疑行當是時
甫客游蜀依帥幕爲微官困矣有遺之憐段中繡掉尾
鯨水族羅之以爲煌煌珠宮物非所當也留之懼不祥
施之混柴荆謝不受帥武卒作哭嚴僕射歸櫬作茅屋
爲秋風所破歌客居雲安感置身逢時之難作三韻三
篇感河北三鎮擁兵不朝列藩不憂國舉重須日供吐
蕃回紇時寇京城不靖也作諸將作近聞作遣憤作杜
鵬陽時禍亂未息興起司空王思禮司徒李光弼鄭公
嚴武汝陽郡王璣秘書監李邕少監蘇源明台州司戶
鄭虔終于張相國歎舊懷賢前後存沒不詮次作八哀
詩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移居夔州郭上白帝城感先主武侯能以蜀自奮成即
濟功也作謁先主武侯廟作蜀相作八陣圖作古柏行
感開元天寶間政化如水皇威若神今禍亂沓至也作
宿昔作洛陽作提封作能盡作歷歷作秋興八首遷居
赤甲無聊賴自憤作晝夢已又遷瀼四無寧止因其會
第觀自中都到夔許迎妻于來家江陵同房作喜寄觀
三首因飄然有南下泛虛無對瀟湘之思作暮春三月
巫峽卽事間觀至江陵將去巫峽下江陵瀼西有果園
四十畝棄贈人遂汎舟瞿唐赴焉作江漢作折檻行移
居公安憇數月去之作曉發公安作歲晏行已卜居不

遂觀聲息不復聞自是往來湘潭間登岳陽樓汎洞庭
青湖望衡嶽皆有詩時客游無王寄家舟中常以舟行
游無侶飄如也作舟中伏枕舟中雪舟中小寒食燕子
來舟中已留滯來陽郭游嶽祠會大水涉旬不得食縣
令為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五蓋可志
意豪隘人世自廣於素位不願於土皆安之學未有聞
故終困以死也而其詩以終困而大昌既沒而大行與
李白並稱曰李杜昌黎韓愈推尊之曰李杜文章在光
焰萬丈長卒後四十年孫嗣業始克舉其喪葬焉學士
元稹志其墓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

函史二編 卷之四十七

一四

總萃焉世之為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
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
則纖穠莫備其惟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
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
貴其多哉否乎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
來未有如子美者說者至以為六經後便有司馬遷三
百五篇後便有杜子美云

王維字摩太石祁人也徙家蒲州九歲知屬辭性孝友
母喪毀幾絕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工草隸善書妙解

音律天寶間為給事中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玄宗西狩
維為賊所得以藥自下利陽瘖欲自免祿山素聞其名
令迎置東都僞署給事中維常稱病不朝請居普施寺
祿山宴凝碧池維聞之悲涕心詩有萬戶傷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賊平以受偽官下獄時弟縉有
盛名通顯請解官贖兄罪會有得疑碧池詩以獻者帝
悲其意特宥之賁授太子中允已復官尚書口承縉出
刺蜀州維自表臣有五短縉五長臣所不及臣備員省
戶而縉遠補外乞解臣官使縉還京師上元初在鳳翔
疾作書別縉又遺親故書數幅俾筆而化贈秘書監維

函史二編

卷之四十七

二五

風韻高曠以詩名開元天寶間別墅在藍田輞川有鹿
柴漆園木蘭紫竹洲花塢之勝輞水環焉維與客裴迪
往泛舟其中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事佛悟禪悅食不
葷衣不文繡器妻不復娶孤居三十年屏絕塵累詩高
遠瀟灑有無言之境不可說之味不窮之趣其楚聲也
超詣識者以為宋玉之下淵明之上其云文寡和兮思
深道難知今行獨善乎其自名矣 孟浩然字浩然
襄陽人少為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風神散朗短
褐長夜賦詩自若不以貧餒介意文不按古匠心獨妙
行不為飾動求真適遊不為利斯以放情年四十遊京

師與右相張九齡給事中王維善維入直邀與俱會玄宗至直廬倉卒不得去避匿牀下帝知中有人問之維頓首曰主臣臣友人孟浩然也帝喜曰朕聞其姓名久恨未見耳何懼而自匿立召見勞苦之問所為詩浩然即誦所賦詩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語帝莞然曰卿自不仕朕何嘗棄卿何証朕也採訪使韓朝宗欲薦之招與游會故人至劇飲曰今日飲酒樂甚他日還恤乎竟不詣相九齡為荊州辟置幕府九齡復自引去卒後王維過郢追念之畫其像刺史衙亭名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浩然亭咸

衛兵曹克掌書記從入朝稱之祿山反拜監祭御史佐翰守潼關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赴行在謁玄宗河池帝召問潼關師所由敗故適對曰翰本忠義可任將而病奪其明使至此監軍李宜既誓師而使倡彈箏篴琵琶日樗蒲飲酒不恤軍蕃渾及秦隴士於盛夏赤日中食倉米飯然且不飽故望敵亡散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諸軍帥各持節而監軍數人更用事是以待敵臣每與楊國忠言之終不見納使陛下親巴山劍閣之險未為不幸也玄宗憮然久之拜侍御史適負氣敢言權幸縮首及玄宗命諸王分鎮而永王璣反肅宗命適嘗論諫召問之適因陳江東利害策永王必敗肅喜命兼御史大夫鎮淮南與江東帥來瑱會師討之師發而永王敗兵罷以敢言為輔國所忌左遷太子少詹蜀亂刺蜀州遷彭州自玄宗還都欲重蜀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為勞苦適疏諫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也自邛關抵黎雅界南蠻由茂州西經羌中至平戎城界吐蕃瀕邊小郡各宿軍咸仰給於劍南其時以全蜀之饒山南佐之猶不能畢贍今裂梓遂果閬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而與也嘉陵比困夷獠瘡痍未起耕紡失業衣食貿易皆

資成都是其人不可得而役亦明矣可稅賦者蜀成彭
蜀漢四州以四州耗殘之餘當十州之役不已難乎言
利之人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差科朝暮案牘相仍官
吏懼譴責及僨保威以罰扶連亡益滋又關中比隣士
人流入蜀者項背相望並資仰給地入有限而費出無
涯焉蜀計者蓋甚苦矣又平戎以西數城邈在窮山蹊
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外不足制戎狄
內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之地而困全蜀之人哉恐
非今日之急務也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
可收願罷東川歸劍南使併力從事帝不納召還焉州
侍郎卒贈禮部尚書通尚節義語王體世故衮衮不厭遭
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所至政實簡人便安之

李服東川人開元中進士調新野尉所為詩發調秀
雅辭復情致尤工七言律惜終黃綬史無稱焉與王屋
里訪李白不遇因下江東尋著名山辭謝公石門於
明會稽賀知章性放曠酒後規檢書草詩書大寶三載舉
進士歷秘書監丞即集賢院學士病疏請度為道士
客有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
俱以文詞俊秀名
○黃甫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玄晏先生後世十歲能
文丞相張九齡數見之舉進士第一大府相歷左拾遺
補御史知廉格后官司言必依仁交不阿合其詩
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詠風騷憲立顏謝母弟會宗
孝常亦稱詩體清潔華不勝其生五弟道春以
萬年枝五弟之選也兄弟齊名入方之張景陽孟陽

天寶喪亂施干大曆貞元二戎交侵諸詩自擅而光嶽
之全氣遂分割隨州深心苦思能感人於千百載之後
使之掩袂而論者頗疵其思銳才窒唯律為精深錢考
功之清曠韋蘓州之靜深柳柳州之溫密各得一體迨
千虞綸顧况成李端諸人篇什諷詠不減盛時而近
體繁多古聲漸遠元和再振武中書元衡裴晉公中立
李尚書夷簡圓丘構事西亭暇日賡酬膠然猶足嗣響
淮西盪平韓碑柳雅風風乎近古而體局大發昌黎博
大鼓吹六經秋懷諸篇暮行河堤等作風骨迥上幾迫
建安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與比
義史上編四七 二九 十一月十日

陸連聯閣押累數千百言橫鶯別驅肆焉而莫能自止
香山晚嗜易甘俚務諧衆聽令老嫗讀之能解以為工
遂伸盛際沈雄深渾之詩至於絕響施及晚唐格每下
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意苦研而思窒而唐風不競矣
獨烏江張文昌籍穎川王仲初建所為樂府或舊曲新
聲或新詞古義悲歡窮泰快暢深至庶幾古歌謠之遺
風變而近正然取藉建樂府與李杜歌行取季晚近體
與開元律細挈而較之判若天淵又何直鈞石於銖兩
已也杜甫漢朝官閭商隱馬嵬錦瑟杜甫九
故元失
藍莊在杜牧力日齊山並觀之自見

之輕白失之俗郊失之寒島失之瘦古有定評社牧之
至疵元白以纖艷不逞之詞流傳人間于父母女誦為
口實八人肌骨不可湔滌有以也流為趙宋迄用無詩
仲尼觀禮季子聞樂所謂吾不欲觀之也矣大都初盛
唐詩主氣氣由天生天者渾灝氣完而意不盡工有之
而終主氣也故格昌中晚後詩主意出人人力人者狹
束意工苦而氣力彌復不振總之初盛中晚音洽代變
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蛩撫節而增悲人乘代運莫
能自反而亦末由自知也故曰有盛世之音有衰世之
音有亂世之音有亡國之音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顧

唐詩集卷之四十七

四十一本

不諒哉善乎王元美之言之也曰盛中有衰衰中有盛
盛者由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
下大力者為之足以挽回頹運沈幾者得之可以高蹈
遠引微乎微乎於陰陽剝復之妙深其深矣藝苑
曆高峯王季之徒才情所發與境會了不自知世墜
者如到來山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鷓鴣不底迷
裏聽寒山兒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
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未至百年後半江三
已王敵於蒼天一涯劉長卿字文河開元中舉
進士至德中為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為轉運
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為鄂岳觀察所誣奏貶
南巴尉有理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卒長卿剛

不獲上數遭貶逐故其詩深心自道有騷人之思雖少
謝雄渾悲婉痛快稱獨至矣○韋應物京兆人周道遜
公襲之後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不羈晚折節讀書肅
棄其故學薄滋味寡言笑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也
未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歷鄆櫟陽今滁江蘇三
州刺史居官恒以人流亡失職自愧閑閑有恤人之心
白侍郎居易稱其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
雅閒淡自成一家言宋蘇學士軾稱韋柳之作發纖穠
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而朱文公仲晦亦
以為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云大曆中河內盧綸言
與吉中孚韓翃起可

唐詩集卷之四十七

二一

空曠而發聲嘶嘶秋涼夏候審李端皆以能詩獨十才德
宗召見給禁中有作使屬和以監察御史遷澤州河中
部郎中口和制誥時有兩韓翃具一為刺史宰相請批
與德宗曰詩人韓翃其知名如此錢起字仲文吳興
人如士元中山人皆天寶中進士起至為功郎士元歷
右拾遺出刺岳州士林為之○白居易字樂其先北齊
五兵尚書建事齊有功勛田韓城因為韓城人貞元末
舉進士拔萃科補校書郎對制科遷集賢校理元和初
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天子悅之召入翰
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居易自以為不世遇也造膝犯顏
匡補剴直皆國家大慮語具帝紀中襄陽使于頔入朝
悉所變歌舞見納禁中求容居易白遣歸無今頔得以

觀天子魏文貞玄孫稠貪甚以故第從子錢家典質莫能復平盧帥師道請以私錢絹贖還之居易言徵以正直任宰相太宗至輟寢殿材成其堂而後嗣不守陛下誠贖而賜其家爲費無幾爲激勸甚大無令帥道得掠斯美帝悅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還之河東帥王鐸因宦官獻羨餘求媚命進平章事居易言宰相人臣極品非重望充功不可授今除鐸則諸鎮皆生冀望心與之將綱紀大壞不與則怨望叢起又鐸在鎮百計誅求爲進奉若得除將方鎮競爲剝削氏何以堪命事得寢監察御史元稹按河南尹獄方奏卽擅令停務以罰俸召還至數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稹中人交訟而帝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居易言守官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來舉奏不避權貴蒙被嫌恨誣謗流聞今左降恐在位以稹爲誠無肯爲陛下當官守法者而內外權貴必且大縱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愈益橫人無敢言又稹目去年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枉法沒平人資產奏王沿違法給券驛奏裴玢違敕徵百姓科奏韓臯使將封杖杖縣令至死陛下敕法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慮無不欲甘心稹者今貶江陵判司是送今方鎮但報怨也諸劄當

如此歲滿當遷官帝以其資淺而家貧聽自擇官今相群以其私問之居易對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京府判司以爲親奉也臣有母家貧養薄乞而公輔例於廷除兼京兆府戶曹參軍已丁母憂去官還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盜殺相元衡若居易首疏請急捕賊雪國耻宰相忌惡之劾以爲宦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而惡居易者因倚撫之言居易浮華無行母因看花墮井死而居易所作賞花及新井詩貶刺江州中書舍人王涯言迹居易所犯傷教道深害不宜復治郡貶江州司馬然二詩本居易平日所賦雖者文改之罪耳居易不以舉廢遷謫介意於廬山作精舍居之類如也久之移刺忠州入爲司門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績虞人箴以中書舍人宣諭魏博魏博帥田布遣縑五百匹辭布以聞詔使受之對曰布父讎國耻萃於一身竊自恨無力飲之忍受其遺乎况魏博用兵敕使諭問旁午令人受其餽且何以待之帝曰善時天子荒縱宰相皆下才無猷爲河朔復亂元稹始與居易厚善如一人至是稹因嬖人微險得召相乃扼裴度爲傾危居易使魏博乃言度老臣忠勇可復招討舊任使專軍語具帝紀中不聽請外刺杭州築堤捍錢塘江爲湖以鍾洩其水溉田

者丁頊太和中分司參都二李黨事興以險利相傾奪
進退毀譽旦暮無常而居易以姻家楊虞卿附李宗閔
得用懼入其黨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即拜河南尹
復移病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刺同州不拜改太子少
傅會昌初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無子以姪承嗣
如滿師贈尚書左僕射方浩易謫江州時元稹在通州
乃集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美刺興比者題爲新樂
府百五十首曰諷諭詩或卧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
情者百首曰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
感遇而形歎詠者百首曰感傷詩有五言七言長句絕
詩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曰雜律詩凡十五卷約
八百首以寄植遺之書言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地
之文五材人之文六經而詩實首之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上自賢聖下
至愚不肖微及豚魚幽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
而不感者聖人因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
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明良歌而
虞道昌洛內歌而夏政亂言者無罪聞者以誠莫不兩
獲其心詩之用顧不重哉周衰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

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
於蘓李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陽別澤
畔之吟歸于怨思然去詩未遠搜槩尚存雖義類不具
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而六義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
寡如梁鴻五噫百無一二噫風雪花草三百篇中豈誠
捨之乎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慰
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
子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之作者餘霞成綺潯江
如練歸花委露別葉辭風之什六義不盡去乎唐興二
百年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子昂有感遇詩鮑防
詩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有感興詩差爲近之杜甫新安石壕潼關吏花門之章
而已僕生六七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無二
字示之者口未能言心默識之後指此二字百十試不
差五六歲即學爲詩九歲通詩韻十五六工苦廢寢食
登朝來年漸長閱事漸多痛詩道崩壞常爲痛心忽忽
憤發不量才力欲振起之又擢翰林備諫官啓奏之間
有可以救人病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
稍進聞上廣宸聽副憂勤次酬恩獎塞已責責衆口籍
籍權高貴近目之變色執政者扼腕之矣嗚呼嗟夫文
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來也爲雲龍爲風鵬陳力

以就列勝則去矣。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羣身而退之。亦安往而不自得哉。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今爲言如此者。欲令覽僕詩者知僕之適焉。居易所自叙如此。始居易與元稹齊名稱。元白居易以所爲秦中吟。得受知憲宗。而穆宗索元稹所爲詩百篇。命左右諷誦宮中。稱元才子。居易忠州時。自潯陽浮江上峽。與稹會峽中。三日後。刺杭州。稹能相鎮浙東。杭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日。於是二十年間。三人所爲詩。上自禁省。下追觀寺。郵埃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誦稹。嘗行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歌詠其詩。召問何詩。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而固不知其卽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僞者輒能辯。居易始被遇憲宗。以直道自於天子。前犯顏爭可否。以其言爲天下安危中。爲當路所忌。被擯斥。乃逃於禪放。意於山水。旣優用。國益多故。文幼君之偃蹇不合。所居官輒病去。宗閔權赫奕時終不附離。益完節自高。歸東都。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晚節經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終焉而稹得相。名大損。其後稹先卒。居易爲誌其墓。畧言予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動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次以權道濟世變。之則

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罷去通介避退卒
不獲所心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
呼微之已矣夫蓋傷之也晚與劉夢得善稱其文神妙
莫先於詩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存
處處應有靈物護持時復稱劉白而渤海敬王奉慈七
世孫臣年十歲好學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
入耻之徑反江東隱陽羨山中論著數百篇惡元和有
元白詩多纖艷而競傳爲世重集當世人詩類古者斷
以爲唐詩云盧仝洛陽人累舉不第家食貧獨破屋
數間奴一人鬚長不裹頭一老婢赤脚
出而仁矣辛勤養親有妻子而閉門謝客不出者一覽偶
得伯七味佚之抱春秋三傳究終始同異爲拾河南尹
韓愈愛其詩禮敬之即所居號爲五川先生至效其體
爲詩分俸給馬貞元中處士溫造石洪李渤輩並召愈
勸之仕極耳去用法律自稱儒宗少騎屋下窺其舍凌
藉之愈召或曹盡取欲重懲之以爲長養節猛收理
非宜請賞之人服其量自足名籍甘公九爭禮致之衣
宿王涯第預甘露之禍○賈島字浪仙范陽人舉進士
不第袁仁爲浮屠名無太當苦吟神釋京兆韓愈前導
不覺也詰之以質對問所得詞異之與並轡而歸爲布
衣交居法乾寺宣宗常發行至寺聞鐘樓有吟調聲登
樓於几案取詩卷覽之島懷臂臂沉曰即君向會此奉
卷去帝不爲忤大中末陳長江簿卒○李賀自長吉唐
宗鄭王後也七載卽詩韓愈呈甫湜聞未之信過其家
驗之賀立賦高軒過如宿構二人大驚賀自是有名詩
騎狗時從小奚奴背錦囊以游興至輒書投囊中君歸
足成之母探囊中見所書多怒曰是兒公卿腹心肝乃
已許尚奇詭所賦詩皆驚邁絕人論者謂具似崇嚴峭
壁萬仞屹屹起補太常協律郎卒年二十四與宗人李益
齊名並長歌詩每作一篇輒爲牧坊樂人以賂求爲供
奉曲盡征人歌興早行爲好士者輸爲屏障其詞樂舉
蘭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傳誦之至太子

洛誦曰養民猶種樹也種樹之日淺雖墮以黑墳之春日然一搖之立估民經亂離始及於寬政願省遊畝減工役以安之無搖其本侯君集破高昌還私其珍寶劾下獄文本疏諫曰古命將出師主於克敵獨當論其成功與否鹵簿貨貽無論也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行其利愚者甘忘其死今君集等出師萬里平一國而還當論功豈當論於貪廉之較哉事得報皇太子立命兼官辭曰臣荷寵任踰涯分何敢更希青宮恩敢辭命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洗冤友禮禮焉進中書令有憂色母

由史上海國卷之四十七

問之對曰非重非舊貴重位高中內自憂耳有來慶者曰當受弔不當賀也文本久在事俸賜畢委弟文昭出入終不營產業文昭當外補文本自請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第信宿不欲離左右今外補遺母憂因嗚咽泣下帝惻然得留文本日以孤生不忍修泰於居室卑陋牀第無因襍獨憐帝事母撫弟姪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以為弘厚忠謹議論經遠其倚信之從征遼卒帝哀慟夕為停嚴鼓贈侍中廣州都督葬陪陵○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杭人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學十餘年至累旬不齒擢其精如此從陳僕射徐陵學屬文

從沙門智永所得縱觀晉王羲之法書研之遂臻其妙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卒世南尚幼毀瘠不勝喪叔父寄陳中書侍郎陷於突厥除猶布衣蔬食寄還乃復常陳咸與兄世基同入隋世基官內史顯矣而世南履刼儉終不失素業江都之變世基與馬抱持哭請代不得服喪哀入唐為弘文館學士轉秘書監太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時無本暗疏之不失一字世南身若不勝衣而性抗烈不回桡每與帝商論古往必以諷帝違失必諫帝歎息以為朕一言小失世南未嘗不恨恨也懇至如此星李於虛危帝問曰此何祥也世南舉星子告齊

由史上海國卷之四十七

四十

十一月十五日

景語以對且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肆帝歛容稱善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制務隆厚世南疏漢劉向諫昌陵魏文帝作壽陵給制以進且曰願覽古今為久長慮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哭之慟曰右渠東觀中無人矣贈禮尚書諡文懿葬陪陵姚思廉字簡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尚書學兼儒史陳亡來自吳興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盡得其業勤學寒然未嘗及家人生產父卒廬墓側毀瘠加於人繼母老亦如之為代王侑侍讀唐師克京城府僚駭散唯思廉侍不去唐

兵欲升殿而縱思廉厲聲叱曰唐公本舉義仁王室若
等何得無禮士悚伏照階下扶掖至順陽閣下泣拜去
高祖聞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歎之曰思廉抗兵以
明大節即古人何加即位遷弘文館學士始思廉父察
修梁陳史未就臨終命思廉成其志窮日夜論譟太宗
聞之命與秘書監徵同修史成賜綵絹五百段以藩邸
舊恩數被禮遇收得失奏疏無隱拜散騎常侍爵豐城
縣男卒帝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令狐德棻官
州華原人太業末為藥
奴長以世爵不就高祖入關了大丞相府詔室武德初
起居舍人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書藝書
有可憑史十載年修述淹沒何以貽法蓋請修之歷
數年不就貞觀初乃詔類會梁陳齊隋諸史令德棻總
知成勅官彭城男修新體成進子撰氏族志成賜爵尋
有詔改撰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初詔撰定律令
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高宗初在遷國子祭酒以修實
錄功賜四百段又撰高宗實錄二十卷進爵公移任卒
年八十諡曰憲自號愚叟有弟世隆世榮世昌世進
後修國史○李嶠字巨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舉進
士累監察御史嶺南巖二州酋反令監軍往討嶠宣
旨赦其罪親入瘞洞招諭降之還遷給事中時酷吏來
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罪至族奏上后使
嶠覆訊同命者懼罪請如俊臣訊嶠曰豈有心知其枉
不為申理者乎是無勇也列枉狀上出為潤州司馬召
入轉鳳閣舍人朝廷每大制作皆屬焉時置右御史臺

巡天下嶠疏諫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善惡
觀俗得失斯王政之綱紀吏治之準繩也然猶有未衷
者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疎則蒐
羅廣而無苛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條凡
四十四件至別準格敕令察訪者又三十餘件而巡察
使率三月已後出節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壅
委而諸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不下千人皆
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而欲曲盡行能即聖智不任何
也才用有限而日力不足也臣願寬其功程畧其節目
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必親至屬縣或入閭
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諸所察
徇宜準漢六條而推廣之無為多張事目使叢挫於簿
書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使誠勵已自修奉職守
憲於他吏功相百也按劾姦邪糾擿欺負於他吏功相
十也非妙擇賢才委之心膂何以勝斯任哉后曰善制
分天下為二十道擇堪為使者以聞會沮議眾而罷聖
曆初與姚崇偕選平章諫造佛像中宗即位以附會二
張刺豫州貶通州數月徵拜吏侍郎嶠在吏部時以奏
置員外官數千人官冗府庫虛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
利害十餘事制慰諭不許睿宗即位刺懷州初中宗時

嶠密表請出相王諸子毋留京玄宗踐祚於宮內得其
表欲誅之中書今說曰嶠不辯逆順然為當時謀則忠
詔削籍隨子刺史暢赴虔州卒嶠與鄉人蘇味道俱
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味道善教奏多職臺閣故
事不飲酒明白但模倣持兩竿可矣時人號為蘇模
倣與弟味玄甚友愛玄請托不諱而凌折對之怡然論
者稱之○徐堅西臺舍人齊映子也少好學備覽經史
舉進士累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治三禮肅道治自疑帶
就實堅徵舊說訓釋詳論方慶善之又賞其文章典
常稱曰徐子庶子之選也武元三修三修徐英武昌宗父祭
酒李暢領其事李適王無說元凱富貴崇崇宋之問沈
佳期貞年千朝朝臣劉允齊及堅成在選中口致詩堅
會等規制而書成奏司員外郎神龍初遷給事中
舉月卿嶠宗立累美門侍御御史知古詩兵學姚
州發既降附又請築城征稅之堅以蠻夷教化可為廢
屬之嶠所以治治也帝不從今知古發劍南在
嶠以學教古知半及娶妻岑侍中蕭女弟也蕭有詩
堅固辭讓客回非以高以避難也及妻誅出刺梓州
五轉後入秘書監為集賢院學士訓義說知事累東
海郡公舉年七十餘帝憐之遣中使賜物太夫人
孫謙父以詞學著稱者以方慶城氏云○貞半千本
名師慶晉州沁水人少通明與齊州何彦先同師事學
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謂之曰五百一買子可當之
改今名義方半千下年先伯制服三年喪畢乃去
八拜舉武職尉屬早勵學今開倉賑貸令不從會
趙州半千舉不請時刺史之河北有撫即召見
趙州有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物飲猶以為何耶乃兄
應數事高宗御武成殿或謂天陳星宿八座地陳山川
千越次道曰臣觀載籍或謂天陳星宿八座地陳山川
向贊次陳備在爾後臣請不美美師出以義有詩雨
上得天時此天陳也兵在足食曰耕且戰下得地利也
龍原也善用者使三事之士知父子兄弟中得人
此人國也三衛去矣其何以威肅宗嗟賞擢上第

中書左丞曹克宣慰吐蕃使引辭武后曰久聞卿名
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須煩卿使入內
供奉五選正諫大夫兼左監鶴半千以推鶴城古無其
事又授昭信者多輕薄非朝廷選鶴之選作有左遷
水部郎曹宗時累太子右諭兼崇文館學士封平原
即公開元二年○富嘉謨進士武人與所安及
微友善先是文士雖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
謾與少微屬詞本選典時欽慕之富嘉謨嘉謨為左
臺監之尋亦卒○席諫諫陽人世家河南舉進士第累
中書舍人掌制詔入為吏部郎中典選六年有公舉玄宗
華溫泉登朝元宗諫從賦詩帝手制褒美以爲作者冠
冕諫諫謹敬與子第及第詩帝手制褒美以爲作者冠
他人是也自不敬也或以細故問之諫諫不謹況其
巨耶疾篤諫諫子日亡三日飲飲即葬勿久諫諫公私
家財可賣所居溝壑卒贈江陵大司馬諡曰文
蘇頌字廷僕射許公環子也生而神秀五歲即措意文
學坐卧吟諷不覺輟八九歲日覽誦千言若素習十七
舉進士及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參軍遷
監祭御史長安中徵來俊臣等所按獄多洗宿還中書
舍人時許公同中書門下三品矣父子同禁筦當時榮
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頗在太極殿後問口占授之
思若湧泉百功狀輕重一衡之法而俄頃立就書史白
曰丐公少徐手腕脫矣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
起為工侍郎固辭帝使李日知諭旨日知見頌毀甚
竟不忍發口還以聞帝為惻然服闋就職襲許國公玄
宗愛重之一日謂宰臣曰從工侍郎得中書侍郎資有
補對曰陛下任賢推所命何可以資格也進中書侍郎

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題人謝帝曰常欲得卿義舉
官每官關聖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中書侍
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無踰卿故特用卿時李又為
紫微侍郎與題並掌文誥帝謂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
道謂之蘇李今卿及李又又何讓焉命錄所製文誥封
進爵中書時帝欲於靖陵建神道碑題諫曰古帝王及
后具有史紀載無神道碑若靖陵獨建祖宗之陵不應
用皆須追造矣事得寢吐蕃入邊邊將數敗帝怒欲
親征題諫曰遠夷荒忽不足以辱屬車譬之獵然羽毛
不入服膺體肉不登郊廟上不親射也今岐隴凋弊已
久千乘萬騎供億浩繁將民不堪命太上皇聞陛下以
萬乘親疆場烝烝之思將何以自安古天子無親將惟
黃帝當世未平有之日阪泉功成則開居無為以含和
守一今陛下撥大亂反之正當高拱垂裳與萬世之業
同至厭大居樞舍華與虜爭一日之決哉應稍遷延
以需西音書再上會薛訥大破吐蕃事得寢開元四年
與宋璟並相璟剛正事裁決多自予題退然推讓之至
帝前數奏璟時少屈輒助為之言璟常曰吾與蘇氏父
子並相僕射長厚自國鉅工若獻可替否事至立斷盡
公不顧私則今丞相尤為過之八年為禮尚書出節

度劍南諸州時蜀凋弊人流詎許題收劍南山澤塩鐵
以贍用填以簡靜輕省徭役募戍人開井置鑪量入計
出分所贏市穀廣見糶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庫錢
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頭不與因上言恂衙萬
里而索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之意或謂公在遠
得無忤上意自危乎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
吾可以遠近廢臣節哉還分主十銓事卒帝御洛城南
門臨哭之謚文憲題性廉儉庠俸悉推散諸弟親族儲
無長物其客補闕韓休叙其文畧曰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眾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括囊道
藝之長探賸幽微之數辨無不釋言必造微緒於而宮
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壯思雄飛虛明獨照若乃典謨作
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近代
以來未之有也謹撰緝文誥成一家言藏於秘府以示
來裔又趙州房山人諱造金仙玉真御疏纂起居注錄
一州刺史尚書員外郎以文章見○張說字道其牛自范
陽徙河南遂為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授太子校
書郎遷左補闕武后常召諸儒問古稱氏族皆本炎黃
之裔豈上古固無庶姓乎斯何也說曰古未有姓自炎
帝之姜黃帝之姬天子建德始因所生地而賜之姓黃

帝二十万子而得姓者獨十有四人蓋貴姓也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賜族焉氏久因爲姓下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滅其氏各以舊國爲之姓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昔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沆秋未還說疏言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磬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乎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此不可者一三陽褊小萬方輻湊邪淫郭併鋪無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孤惻老病流轉無已靡所庇託陛下作人父母若之何忍之此不可者二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鵲鳩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勝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者三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局禁內有榛叢豁谷猛鷲所伏暴惡所憑陛下往往歷家密乘險巖警蹕不肅卒有逸獸狂夫警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此不可者四今北有胡寇南有夷獠觀連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願

旋軫上京息人以展晨脩德以來遠能不怠之役者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之計擢閣舍人張易之兄弟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援說爲助說廷對忤旨流欽州詔具帝紀中宗立累工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祥初起爲黃門侍郎周誥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自制識者稱之除器復兵侍郎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初擢中書侍郎州長雍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以詔往按一旨而謀主斯得餘誣誤悉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請太子監固塞蜚語語具帝紀中明年玄宗卽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已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主與其黨圖爲逆以佩刀獻帝示先發因成太平之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乞寒濫胡戲中亦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命後之說疏諫曰昔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周公之德夾谷之會齊秦倡樂孔氏數其罪而却之堂堂入朝爲萬國主遠夷入謁當觀以禮樂而覽之威德奈何爲劇戲示之棄乎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其間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者乎且乞寒濫胡於古未有踈體跳足汨泥揮水於威德何觀恐非千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爲罷說已說與相姚元之却出刺加

坐累徙岳州說既去國內懼圖自全嘗與蘇環竝相而環子頤在中書欲藉其擁護知頤孝作五君詠具一紀環也候環忌日致之題詩推咽不自勝因敗為帝申理卒以安檢校幽州都督朝以戎服見帝大喜又重說文章命兼督并州兼脩國史救齋橐即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欲叛說從輕騎二十人持節詣其部慰安之因留宿賓佐以虜難信請還軍說報曰吾肉非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何怖焉由是九姓遂安党項羌連兵攻銀城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已羌胡自相猜夜鬪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土或請掩擊羌可盡殪也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殺已降逆大置麟州安之召拜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詔以朔方節度大使行五城督士馬討降胡大渠可汗禽之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鄯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二千里賜實封三百戶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以息民天子以爲疑說曰臣在疆場久知事情今邊兵多州帥獨苟以自衛給役使營私而已若制勝禦敵在精不在多且卒冗則妨農必以減兵致寇爲慮請以百

口任其咎帝從之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說建白請一切募勇疆士優科條簡色役以克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所謂驍騎者也雖府兵隳壞盡於此而時事亦固不可反矣帝幸并州說以節帥迎謁以太原王業所基請巡幸耀威武絳河東還過汾漢武以雖上祠久廢請告祠祈穀帝悅納之還以中書令復平章事帝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說兼院學士時天子尊儒術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天子好文辭有御撰必使視草說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之去宴集賢院故事官等重者先通史土編 卷之四七 五十 十一月 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相先於是引觴同飲廣州都督裴旻先徵下獄議罪相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養羞耻也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朝堂深惜之今狂不可悔豈可復蹈前失乎帝從之嘉貞出有後言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咎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旻爲天下士大夫也後嘉貞坐受賄遷大困始服其言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息邊邊帥王君好義兵請整之說策其必敗得蒿州關羊表進之申諷曰令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必有立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時勅後果失瓜州已曰帝

詳

八
九

宗諱以字行方幼時父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答
楚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自往聽退輒辨折所疑
曰書如是見何急乎父奇其意因卒授左氏命年遂通
覽羣書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武后時官爵積溢
法網嚴士競進陷刑戮作思慎賦以刺時明志蘇味道
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賦不及也身之道盡此矣
中宗時以鳳閣舍人領史事遷秘書少監吳兢汴州浚
儀人少方直寡諧貫經史相魏元忠朱敬則薦直史館
相王遭誣搆急甚兢上言諫語具帝紀中累石補闕則
天寶錄成遷起居郎丁憂服闋自以曩職史事已成數

謝表上

卷四

七

五

三

三

三

十卷乞終除功拜諫大夫仍脩史兼脩文館學士歷
尉少卿始玄宗欽權綱銳於政事羣臣憚懼莫敢言兢
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勸帝降心克已博覽聽以廣
聰明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十三年帝東封道中收馳
射兢諫曰陛下方告成岱宗宜專精乾穆之敬不當驅
逐令其散越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已天子
意怠欲自放而委任非人會大風兢疏言風陰類大臣
象六月於卦爲遯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
心臣聞之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政放於上願深察
天變杜絕其萌始兢在景龍間任史事居職三十年出

爲荊州長史仍詔以史藁自隨累遷台洪饒蘄州刺史
終恒王傳而老卒唐宰相監領史記醴醴紀事多
無實兢辭鬱不得志私撰唐春秋又以梁陳齊周隋五
代史猥雜別撰五代史以明志叙史綱核而綱子女知
國史二十餘年上和志忠書陳謨脩五不可求去兢折
張燕公言書魏齊公事不假借均之有董狐之心語具
帝紀經籍中○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通古今以
相炎薦有良史才授左拾遺史館脩撰上選舉議具任
官志初國史以則天革命立本紀次高宗既濟上議言
史氏之作本乎勸懲前式千古後法萬代使生有彈忌
死有遺懼緯人倫而經世道不直屬辭比事以日繫月
而已也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之間雖一二字
必有微旨以楚吳越之君稱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
以子蓋稱名目乎彼而是非存乎我過者抑之不及之
援之握中持平使其求不可得蓋不可掩斯古之君子
所以盡慎也則天皇皇后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
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太后以專制臨朝已
遂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鸞喙
之蹤難乎備述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其後五王建策皇
運復興議名之際義以親隱禮從國諱得無降損史以

法書當如其常宜曰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容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非褒貶安所辨正亦將如載筆執簡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微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列爲唐紀徵諸禮典是謂亂名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下以僣竊是謂失紀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

由史記上

卷之四十七

五十五

唐紀

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考和上諡開元冊命后之名不易焉今祔陵配廟皆以后史獨承統立紀有司不以時正臣竊惑之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紀以續帝載人豈有非之者哉答曰昔高后稱制分王詔呂負漢約耳初未嘗有遷鼎革命之事也況其時孝惠已歿孝又在代宮中二君非劉氏子不紀呂后將誰紀焉議者猶以爲非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則足以首事表年何所闕哉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

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以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併天后紀合太和紀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其年春正月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則紀稱孝和事述太后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實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中列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傳庶名不失實禮不違常議雖不行可謂曰正後宋大儒朱侍講熹修通鑑綱目實本既濟議以法書德宗初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同正試攝九品以上擇深於文學理道韜鈴法律者以充準品秩給俸餼什器館宇以公錢

爲本收息以贍用既濟疏駁之曰今之爲理患在官

非患員少患上不廣問非患奏對無人兩省常侍諫議

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陛下若謂見官

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務廣聰明

畢收淹滯則當擇可者先補其缺何爲於員外置官使朝有曠官俸爲徒費乎且置錢息利是謂有司非經國之法也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恩例準之當以錢二十萬焉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或許其

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方苦百司已錢傷
人破產而四方形勢未得罷兵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
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豈俾閒官復為冗食籍令舊道
猶可省也矧益之乎事得寢既而以相炎逐坐貶處州
司戶累禮員外郎卒子傳師嗣為史職歷翰林學士遷
中書舍人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幕府極當時之選治家不威嚴而閨門自化問餉姻
家故人帶無儲錢至鬻宅葬焉○肅州農和秋機會
述少敏為學家有書二千卷方見時記覽皆編洛州刺史
史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人儒其書五車述每過其
家忘疲與食行冲引與談貫串經史如指掌探綜諸典
說上直統行冲大悅引與同榻曰外家之富也舉進
士內入關時少形貌小考功員外宋之問曰神童年
何業述對曰性好奇述撰有唐春秋三十卷恨未卒矣至
於詞策仰待明計之問喜曰本求異才果得深固謹初
書即秘閣詳錄四部述與馬韓右補闕兼知史事轉
職方司中知史事如張九齡中書令述在事
語必後於中司事至工侍郎方城縣侯述在事
府四十餘年若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
今低德榮至吳兢累徵撰竟未成述始定類例補遺
才蘭陵蕭士以爲蕭周陳壽之流當代宗印性純厚
以長者稱潘岳勢利自同蕭無所接之案聚書二
萬卷片自校定祿山陷西京述經諸資產殆盡獨抱國
史藏南山中事平述直官以爲傷帝流涕出居人奉
所困辱不食平述常侍帝存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乞
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存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乞
以功贖過贈右散騎常侍帝追補三禮與述對爲學士
迪同爲禮官持人榮之○李華字退翁華州贊皇人
曉達而謹重然詳中進士公幹科選監察御史按劾不
撓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守管策不報玄宗入蜀華母
在鄴敬問行華母以述爲賊所得以母在不死焉

不勝其職平賊司戶參軍華自傷殘危不能完節天
召皆不拜客山陽自隱勤子第力農安窮稿而辛華文
辭綿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處過之著
甲古戰場文成汗為收書雜置書庫中它日與穎士讀
之稱上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至矣華愕然服
族子翰從子觀皆有各翰推進十調衛尉秀朗通達焉
翰愚魯巡功上之而巡大節○陳京兆萬年人
白於世累左補闕翰學士以病免
遊京師中書舍人常袞讀其文歎以爲楊子雲之徒也
以兄子女焉官左補闕涇卒之變徒步走行在從段太
尉秀實死義聞帝痛之爲罷朝七日盧杞媚持不可京
進曰天子褒大節哀大臣以風天下善之大者何謂不
可帝曰善後杞絀復召京首力爭又幸其條爭得不召
改考功即守正不阿昭陵因山爲墳寢宮在焉內官苦
輓汲艱請更之宰相逢意皆請更京爭曰斯太宗之志
也儉足垂法嚴足安神何可更得不更遷集賢學士帝
欲重用之會疾病不果柳宗元稱其文深茂古老紀事
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鈞
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既
云○蔣父源常州義興人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
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今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爲
陽狂以免累集賢殿學士又敏捷健記外祖吳兢官史
局家多書又從外家縱讀之遂該綜羣籍父官集賢值

兵興國籍殺并日執政請攜入入聖比之相張鎰見而
奇焉踰年勅成善書二萬餘卷遷右拾遺河中帥張孝
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會茂宗有女喪詔起復雲麾將
軍成昏又以盤典禮違人情諫中使宣諭言茂宗母臨
下請懇懇也朕亦違其心又爭愈力帝召見曰卿所言
禮也今世俗器借吉而婚不少矣對曰里俗不知禮法
者時有之獨以女居父母家貧無近親不得已而然
男冒凶而娶未之聞也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
有司考典故循行母溺俗今行之非前詔書意也又臣
聞公主春秋尚少即侍年出降未晚請如禮昏雖不為
止然帝心嘉其言遷起居舍人累司勳即中史館脩撰
判集賢院事議順宗祔廟議中宗當桃議禘祫功臣具
帝紀禮儀志中又居史職二十年每大政宰相不能決
必據經義舊章傳時事以議該詳允切初以是被遇終
亦以忤貴近不能至顯官資質樸直嘗疏裴廷齡罪惡
及拒王叔文請交當世高之結髮嗜學老而不厭雖甚
寒暑不輟通百家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萬五千卷論議
百餘篇長慶初卒贈禮尚書諡曰懿仲以博聞多識備
顧問見稱大
中中得相

函史上編卷四十七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八

盱郡鄧元錫纂著

唐文學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韓文公愈字退鄜州昌黎人生三歲而孤七歲好讀書
日記數千言少長盡通於六經百家之旨舉進士不中
益困則求禮部所試士之文讀之以為無待學而能
也厭之益發憤於古淵學已再舉禮部第不中則為書
詣時相盛稱引詩書孟子之指及古王者育才錫福之
義獻所撰書求薦達復不答則為書讓之曰愈聞周公
之為輔相其多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
捉其髮當是之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嘉邪讒佞欺
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方服
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
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
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
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
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
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
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
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

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王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

商史上編 卷之四八

作

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其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哺吐髮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闥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于此則夷狄矣夫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商史上編 卷之四八

三

作

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後懼進士第重相普出鎮宣武辟為巡官晉卒汴軍亂與武寧帥張建封有故則去依建封建封表為府推官始入院吏持故事示愈有自九月至來年二月當宿院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不許出愈大抑壹不自堪為書與建封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器失其所以為心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有利而愛其君其亦未有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展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事之執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善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遂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爾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爾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仁採納焉建封謝之其好直不阿如此調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法宮中有市易令官吏主之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多抑買不如本估率用百責千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鉞名宮市實奪之白望數百人倚爲奸真僞不可辨愈力疏其害貶陽山令陽山天下窮處民爲言夷面而愈盡地爲字相告語惠愛之民大感至生子多以其所姓爲字稍遷國子博士都官員外郎會華陰令柳澗爲前刺史所劾未

報而刺史罷澗因据刺史短頓感之後刺史恚按前獄斥澗愈以使事過華聞之以爲刺史陰相黨難爲下請推治而御史覆按澗得贓言刺史無罪澗再貶封溪尉而愈坐妄論復爲黜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數言事而官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其文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見錄名一藝者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函史上編 卷之四八 五 十一月和日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其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浩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

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見宣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帝譏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構榑棟橰闔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月砂赤箭青芝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論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止大論是弘逃說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紀類離羣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糜歲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前財賄之有下計班資之崇庫忘已量之所稱捐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薪苓

也執政得其文覽之悲其意擢為比部郎史館脩撰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稍登用會憲宗欲削平諸藩鎮一封疆議討淮蔡而大臣惑流言無與共功者御史中丞度使行軍還具言賊可滅藥術相指異而愈上狀言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以來有職位者勞於討慮奉力役者疲於器械防司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出掠而不償所費又頗聞畜馬甚多半年已來皆止槽櫪譬如有人雖兼十夫之力而朝夕大呼跳躍勢自委頓也夫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立至所未可知者陛下斷斷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倍疆場兩界之間日有殺傷近賊州縣日有徵役當此之時人人持異議以感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重為弊必深昔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而後尅之不以為遲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願陛下詳度本末內決於心事至不惑則天下幸甚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淺深可撫而用也誠募以充伍而督教之不過數月可使成軍又欲四道置兵道卒三萬以畜力伺利便使蔡首尾衡

決而不救奏上忤執政意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馬荆
南帥裴均所厚均子鏐貪鄙近利還者父愈為序餞字
命之左遷太子右庶子其後帝卒用裴晉公書決討蔡
而晉公以宰相出視師表愈御史中丞克行軍司馬愈
即自請乘傳先入汴說都統弘竭忠力其功於是卒乘
輯睦而元濟平遷刑侍郎會憲宗遣使者迎佛骨鳳翔
御樓輦昇入大內留三日令諸寺通迎供養於是王公
士庶奔走膜拜委金寶盈道至有焚頂燒指灼體膚祈
福利者愈患之疏極諫章具異教考中帝大怒欲深譴
之相裴度崔彥進曰愈誠有罪然意獨懷忠願少寬帝
愈言我秦佛太過可也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年
大促豈人臣所宜言耶度群力為謝乃出刺潮州愈至
潮問民所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數食民畜產為暴愈
往視已令吏具羊一豕一投惡谿而親為文往檄之略
曰前代君德薄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固其所
也今天子神聖四海內外皆撫而有况揚州之境刺史
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山川之祀而鱷魚
睥然不安訟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子繁其卵
與刺史雜處此土刺史雖驚安肯低首為鱷魚乎我今
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

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其必徙如頑不
徙則刺史選材仗壯夫操刀毒矢與鱷魚從事居一
夕暴風震霆大作谿水南徙六十里而谿涸自是潮無
鱷患潮故不知學愈至潮禮儒士趙後為之師而潮人
士始知學愈終以贊平淮蔡見知治至表謝語悲慨
朕後召而呈南遷素已後召為國子祭酒出學勸道
思愈尼之重移袁州
有直講習三禮而貌寢諸學官咸易之擯不與共愈
命吏召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而素徵儒士為
學官日會講生徒奔走聚聽者甚眾而儒學大興成德
軍裁節度使田弘正立王廷湊而作亂愈以兵侍部
詔往宣慰時鎮亂巨測人皆為愈危學士元稹為帝言
愈有才今身入不測可惜穆宗亦自悔之乃馳使召愈
度事宜進止無遽入愈慨然曰安有受君命而遲回自
顧者止毋往君之仁必往臣之義也疾驅入既抵境廷
湊盛陳兵逆之及館廷湊自為好而羅甲士於庭以
劫愈愈神氣端聳論禍福逆順甚辨廷湊不敢肆辱為
禮而歸之拜吏侍郎相達吉甫學士李紳交怨愈為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赦免毫參闔之俱得罷紳得留
愈亦復為吏侍郎語具帝紀中尋卒年五十一
有七贈禮尚書
諡曰文自魏晉來為文者構俳偶而經誥之指歸遷雄

之氣格不復振愈始挹羣言之統肆力於周公孔子之道浸淫嚙深蓄旁礪而才力又足以勝之實始著論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孔子沒尊聖人者孟軻氏而止爾蓋讀孟子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及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又得荀氏書考其辭時未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故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於是扶摘各微貫綜大義刊浮刻偽而一

史記上編 卷之四十八 十一

放之於文雄深奧博千態萬狀不可窺校而渾渾灑灑卒澤之於道德仁義炳如也其自視要比迹孟軻其用歸於尊孔氏扶皇極振斯文之統而已矣自晉訖隋老佛之說盛行諸儒匍匐歸往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其惑傲中庸作原道以明道其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大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也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綱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解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史記上編 卷之四十八 十一

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賴其言而今之學者獨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盲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城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蓋漢宗經重師法魏晉來世不復知有師唐尤甚有軌共譁笑以爲怪至愈始博綜今古愍惻當世抗顏以師道自任作師說以貽學者其文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

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可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長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藝經傳通習

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貽之愈
患世毀譽失實上之人苟然以徇之而士不能以自全
也作原毀曰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
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
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
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
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
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
及焉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
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
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
其新不計其舊恐恐焉惟懼人之不得爲善之一善
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
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
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
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
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自欺於心未少
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國史
上編

卷之四十八

二十

仁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
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焉惟懼其人之有聞
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
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
本有原急與忌之謂也急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吾嘗
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
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
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
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
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
而理歟至其平生學文因有見於道答李翊書具見其
大都其書曰生所謂文將漸勝於人而取於人耶漸勝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求至於
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涖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
先畔其義之人其言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
自知其至乎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

國史
上編

卷之四十八

二十

仁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有根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屢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常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則之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有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標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愈為人明果不能隨與人交榮悴不少易少與孟郊張籍善二人者不克振愈通顯為薦達造請於公卿間終以成名誘勵後進後進生歸之館穀者常十數人雖晨炊不給怡然不為意諸

經指授成學者世眾平生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己任內外親及朋友無後者為嫁遣其孤女而恤其家生三歲而孤賴兄嫂以生事嫂鄭如母卒而為之募故嫂之有菽也自吏部始也是時與愈同道為文章友善者柳宗元孟郊李翺從之游者有張籍李漢之倫然能佐佑六經沛然出之者有餘者惟愈又為然唐史贊之言唐興承七代蠹俚之習討究儒術興典憲薰釀涵浸百餘年至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粹然一出於正其進諫陳謀矯拂煥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之千餘歲撥衰反止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者不少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第進士舉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廉悍有口率常吐其坐人累監察御史當是時彭城劉禹錫亦舉進士宏辭科與同官厚善會王叔文得幸順宗專用事宗元禹錫及東平呂溫輩皆以文學有重名叔文見文雄慨談王霸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也歆焉又急進取欲階以通顯親附之而宗元遷禮部員外郎禹錫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皆入其近與密計言無不從見者側目御史中丞武元衡賢宗

元不悅也左授石庶子侍御史竇群糾禹錫等挾邪亂政立罷官所進退以愛憎爲重輕爲中外所忿嫉居無何叔文敗宗元溫禹錫等俱出爲刺史未至又俱貶州司馬宗元得永州禹錫得朗州宗元既放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辭章汎濫蓄停深博無涯決而自放於山水之間倣離騷爲賦數十篇以宣其湮鬱偈仄之懷禹錫亦以文章吟詠自娛快倣騷人作爲新辭教巫祝以歌而自遣久之執政惜其才欲洗滌序用召至京而禹錫游玄都觀詠桃花語譏刺又俱出爲刺史禹錫得播宗元得柳州元太息曰播西南極遠地與猿猴雜處此非人所居而禹錫有母年八十餘將無辭以白其大人卽具奏願以柳易播會裴晉公度爲禹錫請稍移近地使養憲宗曰夫爲人子者須謹身慎行毋貽親之憂而禹錫不且重抵此何爲乎惜之度伏不改帝起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也然終不欲傷其親之心改授連州宗元乃去之柳太息曰嗟乎是獨不足與爲政耶因其土俗設教禁以治州人順賴柳俗以男女質于錢家與爲期贖過期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令贖歸其貧不能贖者令爲傭傭直足相當則聽歸覲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歲中免而歸者千人柳故無文學自宗元爲柳衡衡以

南治進士業者競爭往師之而文學乃興無何平子周六周七在襁褓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器還京師韓吏部愈誌其墓以爲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以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僕子厚在臺有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刺史司馬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且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必有能辭之者又嘗評其文以爲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宗元於文事最精力所與章中言其具其大方其書曰吾幼少爲文章以辭爲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

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子以暢其
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駁通
而以爲文也蓋愈宗元實始厭六朝靡麗垂意於先秦
西漢之文其序四漢文類上左右史混久矣言事交亂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
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
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
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文之近古
而尤壯麗莫如漢西京當久帝時始得曹生明儒術武
帝好儒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著作益盛
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
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哀平王莽之誅
四方之文章爛然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
簡冊迨東都則既衰矣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
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吾第
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摭摭融活離而同之
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
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琛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
雖第其價可也蓋賦頌詩歌書奏詔策雜論之詞畢具

而右史記言與尚書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而無
不苞俟學古者興行焉其撰梓人傳明梓匠通於相道
在不役於力知體要撰郭橐駝傳明種樹通於養人薛
也若子置也棄若則性得而天全作捕蛇者說明賦歛
之害毒於蛇皆有補於世然自退之爭臣論刺湯城甚
辨而不得其情他所著好持論時有之然而未甚也至
宗元論封建非月今國語往往執道之動變相詰難務
伸其說而苟以辨博濟之壹不由其統晚近世意見議
論之習自此始而文愈益弊云○孟郊字東湖武康
人少隱嵩山耿介少諧合而色夷氣清可畏而可親其
詩劇目鉢心迎及縷解鈎章棘句若神施鬼設間見
層出也惟大放於辭而與世抹殺人皆劫劫已獨有餘
有以後時開之者大笑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
耶年幾五十始從進士舉得第輒棄去又四年選爲漂
陽尉又去去尉二年東都留守鄭餘慶署爲水陸運從
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領興元軍又表爲其軍
參謀未至卒樊宗師合諸賻贈葬落陽城東韓愈銘其
墓張籍合衆議私諡之曰貞曜先生李觀論其詩至以
爲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乃下顧二謝云○樊宗師字昭
興元人父惲帥江陵官右僕射家貴富矢盡斥其家錢

不居積獨好讀書所著文多至十百卷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然而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海涵地負懷從放恣無所統紀然不煩於繩削而合也晚家益落妻子告不足顧笑曰我道如是也以金部郎中刺綿州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所居官治宗師知音樂能以音樂規吉凶嘗觀樂或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張籍和州烏江人性狷介好文初與孟郊游因交愈以愈喜博塞又與人時為無實駁雜之說相諧謔為樂又議論好已勝乃為書數其失而勸其當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愈不能用然可以知籍籍舉士進官秘書丞

薦其學有師法之多古風沈默靜退可為人師改博士後至司業卒○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明六世孫為人剛直屬辭雄蔚愈謂其類已也以其子妻之擢進士累左拾遺多所匡救敬宗修構沈香材為亭漢諫曰以沈水香為亭材於瑤臺瓊室何異出佐興元幕文宗立為史館脩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前相吉甫事法不隱吉甫子德裕相大惠之坐貶官以遂不復振漢於昌黎至深序其集獨稱其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之武事可謂雄偉不常其不阿如此是時有敕書鄧李觀元賓善屬文不旁洽前人語與韓愈相上下愈稱其才高乎當世行出

乎古人九年二十先是永州有覃季子生而愛言貧故危介特不苟推太史公班固書而下至唐橫豎鈎貫通為書曰史纂又取諸老管莊孟荀而下其術自儒墨名法道德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通為書曰子纂不求聞達黜陟使其書上之除太子校書病將死嘆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躋乎將是而遂乎後若干年柳宗元為永州始求其墓銘之石銘曰因其獨豐其辱而茲韓愈時與愈同道相厚善文少遜於愈學近於道過之曰李文公翱字習之京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官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時天子史館上編寬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益怠輒疏納中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者必訪之於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質之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為狀者類皆其故吏門生苟加虛美於受恩之地溺于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自今狀行實者必直指事情明載功狀則賢不肖自見如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即追逆兵多謬朱泚足以為忠無為浮稱不者數考功勿受其文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定謚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韞性剛直議論無

回避嘗入中書面數相逢吉之遇退移病滿日自免
去遂吉表爲廬州刺史州旱疫通捐載路悉心勞來權
豪市田宅予直攤其賦窶戶困之期下教令以田占租
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
議大夫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坐舉諫大夫栢奮宣諭滄
州不降左遷少府少監刺鄭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
爲刑侍郎檢校戶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翱博雅好古
爲文尚氣質好推轂賢士韓愈嘗謂之言今天下汲汲
於十者惟獨君與愈耳翱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
已者無所愛翱惟其賢以是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
居和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
竝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翱
御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
篇吳郡陸參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人復
作不出此不息之而已翱又以生民之大法莫大於井
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書具土田志中其復性書畧
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且性者情
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非
其性之罪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
非水火清明之過也沙不渾水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

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惑者
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雖有而而未嘗
有情也百姓者豈其無性情之所昏而攻相取未始有
窮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覩焉以誠者聖人
之性也循之而不已者賢人之所以復其性也聖人知
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
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
在車則聞和鑾之聲行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去琴瑟
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
道也夫道至誠而不息者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
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徹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昔
聖人以傳于顏子矣顏子得之拳拳服膺不遠而復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
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死而冠不
免結縷而死心不動故也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偃止而
斃焉斯已矣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述中庸以
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其傳也自是此道
廢缺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以皆入於莊列老
釋至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悲夫曰人之昏

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乃
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然此癡
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也有靜必動動靜不息則情
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靜之時
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
動是至誠也曰不思不慮之時物至於外情應於內如
之何其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
知其爲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易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欲也欲之相止庸有極乎
曰本無有欲動靜皆離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
也其不見乎曰不聞不見則非人也視聽昭昭不起於
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爲也是誠之明也曰大學言致
知在格物何也曰物者物也格者至也物至知知其心
昭昭辨焉而不應於物也是致知也曰中庸言天命之
謂性何也曰性者天之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之
謂道何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也
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之教也
道不可須臾離者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達矣
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夫不規之覩見莫

夫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規之規不聞
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獨者守其中也問昔
之注中庸與生之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曰
如子言脩之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旦止之而
求至焉孟子所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息
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則能終身矣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王矣問聖人之性
將復爲嗜慾渾乎曰不復渾矣欲者妄以邪也無因而
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
無邪邪安自生伊尹曰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
覺覺後覺如復爲嗜慾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
人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
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
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爲物一爲
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
年行至難得之身而不專之乎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
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
生也雖饗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
回視前所歷之年時如朝日也况千萬人而無一及百
年之年者哉故終日志於道德猶懼其未也彼肆其心

老所爲者亦獨何哉其論文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
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
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則
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而文昌今
天下之語文者異於是其尚異者曰文章辭句奇險而
已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必當
對病於時者曰文不當對其愛難者曰文章宜深不宜
易其便易者曰文章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偏滯未識
夫文之至也義不主於理言不衷於教而詞句怪麗者
何之劇秦美新王褒儻約是也其理往往是而辭不能
工者有之劉氏人物志太公家教是也而又何取焉古
之人能深於義當於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
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曰謹
閑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
非易也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
者閒閒今行與子旋兮非難也夫學古文者悅古人之
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
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持已莫如
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

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論曰古稱文章之關氣運也詎不諒哉唐初詩切陽展
暉乎盛唐則春容敷華神工浹混茫焉韓白夏木千章
業蒼蒼然秋迨晚季則衰柳寒蜩噍殺盛矣斯聲氣之
自然豈人力也哉乃唐文至韓而始昌而時既中晚斯
何也曰夫夫間氣也起六代之衰唐無韓無文然適望
孟荀而止亦何可謂盛世之文也夫運氣則各有攸專
漢之文唐之詩宋之理學則各來所專故於元運通鳴
呼微哉

史記上編卷四十八

卒以東發兵攻之取曹魏之全克郭如晉已師克用
志亦河朔師還必將為魏傳焉而存信不戰下為侵暴
忠全忠方圖克郭弘信諸其後有贈遺使考比面
再拜受曰六兄於予長以信非諸郭也弘信大信安
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力克郭州郭朱宣道襲克之
獲獲妻子獲郭哀奔淮南於是郭齊曹棟克近密徐宿
陳許鄭滑濮
皆入于今忠克河中執王珂歸殺之軍大振河唐中
珂表兄也重榮年弟重盈有其軍晉王克用因以女妻
珂表為護軍郭度使昭宗郭李述所廢京師就崔
敬陰召梁以兵而全忠以河在河中崔為患乃殺張
敬陰言以一入魏與之曰我縛珂來有敬等擊郭不
甘遂其妻自以書乞郭晉王報之曰今梁紅阻郭不
家察不前來救則并與晉俱亡不若與王即自歸朝可
也珂乃治舟于河次夜走京師牙將劉訓曰公攜家夜
濟人譁爭舟僅一犬鳴張者事去矣不若為明以情諭
軍中願從者遷猶可得其半以從也珂以爲然平明有
一犬上船
三 六月二日
勤可以入朝危獨當為款款緩梁珂信之止不入朝
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有世之舊請退舍伐梁王來
吾降矣存敬使人馳以聞梁全忠自河唐修重榮
以居母氏因事重榮為舅父固親及是即馳赴河中
至先之城東哭祭墓而後入到城面縛重榮以進全
忠仁太師舅之因何可志即若以亡國之見太師舅
謂我何珂迎於路全忠握手感歎厚遇與相濬比而謀
之從之并使人親行至平殺之傳舍中與相濬比而謀
河東是以有河東之役而王師敗績王行瑜李茂貞韓
建竝舉兵犯關詔雪克用復官爵招討之克用奉詔克
邠誅行瑜進爵晉王而朝廷疑之不令取岐華誅茂
貞建拔禍本也語具唐紀中已晉失潞澤鎮定義武諸
帥心而內亂事不振而因不敢與全忠爭事者累年用
掌書記李襲吉畫獨崇德愛人主蒼省役設險固境訓

兵務農而國存初澤帥李罕之以兵從克用討梁
公弗是也計而謀之昨破則吾首泰趙天子所令
亟赴鎮今為公請朝議必且謂吾輩復如王仁今
侯選鎮別圖上公功罕之意以謂吾輩復如王仁
罕可賜全義以資河陽附全忠而無義之於是罕
東州於汴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勇力以兄視之
罕兵益眾克用州為劉仁泰所敗而因全忠漢攻
不勝劉夫人曰王常笑王行瑜去城莊嚴人手奈何
乎汝之且足一城則禍變不測塞外何待至也克用
乃止居數日養子嗣昭嗣源將散死士數夜
出所營而汴軍大拔乃自引去遂復慈隄汾已相崔胤
開全忠入關誅宦官劫天子遷都洛因遂篡弒以歲丁
卯夏四月稱帝國號梁改元開天下歸梁者十有八而
晉王克用獨以謂劫天子都洛改元者全忠不稱稱天
日
祐追梁世終用天祐紀年不廢也當是時惟河東鳳岐
西川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李茂貞韓建故與全忠舊
宰吏為敵皆折而入於汴建以奉軍亂為要所屠戮
茂貞以制弱孤畏難自保又以寬不殺結其下乃克不
梁主更名晃升汴州為開封府都洛各為西歸長安
內樞密院曰崇政院以宣武軍記號知崇政院事備
有智畧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事無晷刻不寐自言
能識其意有不司未嘗言言但設示持疑而今主自悟
主清其為人不可也敬翔李振亦御之言於梁主曰蘇
是唐及唐大臣十人並勒致仕
歲戊辰晉岐吳備唐天祐五年梁開平春正月梁主晃
祗濟陰王晉王克用薨子存勗嗣二月晉王存勗伐梁

趙王攻秦破之潞圍解存劫克用子也初克
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首歌至衰老由槍機悲
甚上皆垂涕時存勗在側方出歲克田慨然將其錢
指而笑曰吾老矣兒乃定奇後二十年其代我此將軍
乎吾何憂哉飲極歡而罷乃定奇後二十年其代我此將軍
背曰克用有奇表後當富貴無相忘已務長善騎射勇
過人頗通左春秋而晉王克用以封疆曰楚故五刑于
色存勗進見晉王上朱溫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且極也
沮喪矣吾家代馬忠貞大義當導養以待事會何輕自
沮使辱臣失望乎王大悅已全忠以劉仁恭於潞州
仁恭急前求赦者數十輩克用恨其反覆未許也存
勗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
者獨我與爾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則勢益
孤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日彼嘗因我而我因其急援
之天必以義為之舉而名當附也此吾復振之時
不可失矣克用曰善乃立討仁恭而召幽州兵共攻
德威等昭昭將以仁恭叛潞命昭源為守於是全忠解
潞州圍來還攻路已而晉王病召唐監軍張承業入以
存勗勸之曰亞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吾教導之承
業故所使監王河東年閏也故忠信已屬已謂存勗
曰昭昭於重圍吾不及身也侯引單汝汝德威等速
竭乃攻之又謂克用曰以亞子素汝昭昭時守潞為速
王所困亞子存勗小子也克用寧知汝家嗣也先
勢軍中多歸心者存勗懼以立義克用曰汝家嗣也先
業入曰吳孝在不隆先業多入為因扶存勗出果伯
克寧首帥諸將而拜府軍府遂安已而克寧為克用諸
養子存勗等所迫欲殺之易以河東諸梁在勗生母曹
夫人聞乃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
臂授公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直吾母子有地聽之矣
第勿送大梁大梁雖餘不以累公承業詳曰此何
言誰實為此言者老奴請以承業子晉王以克寧之謀
告且曰至親不可相魚肉吾避位而讓公也承業
政忠貞則大患乃置酒府舍為大饗而伏甲執克寧有
勗於座而數之晉王流涕曰兒以承業讓叔父叔父
不收今事定奈何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乎遂殺
之而軍府大定當是時周德威據重兵於外拒梁夾寒

之師論年矣而潞圍久不解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
德威留兵城外徒步入伏極哭極哀退謂王其恭眾心
釋然於是晉王決策遣夾寒以救潞先是梁主自攻潞
李嗣昭固城拒守不能下晉王遣周德威赴行營求救之
壁高河戰久不決於是梁更築重城內防奔突外拒援
兵曰夾寒調山東民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夾寒以饋
軍此所謂夾寒之軍也且死以爲道憂半是梁王司
晉王定死以援兵之不能復來而潞城守堅難奔板乃
身還大梁獨留軍夾寒困之不改備晉王與諸將謀曰
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
簡精兵倍道而趨之出以爲重子不習軍有急之心若
不可失矣張承業贊之乃大閱士王自將德威等發晉
陽夏五月至三垂岡流涕曰此先王器也德威等發晉
陽之矣大呼曰先王有靈壯子武臣因伏兵岡下諸王命
起命周德威李嗣昭分兵爲三道填塹燒寨鼓譟入潞
萬計委資械山和德威前至城下呼昭昭曰先王已薨
今土自來破賊賊走矣可開門初嗣昭與德威隙聞不
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往我耳不應王自往呼之嗣昭
見王被喪服大慟曰嗣王也天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
迎王于大營頓十凱旋還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暴寬租
晉陽告厥飢至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暴寬租
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而治國下令言騎軍非見敵
亦絕無避險分道期會等語刻刻犯者斬所屬昭
是歲梁殺河陽帥王師範失其矢師範懼州人又敬武
軍師範和謹好儒學聚書萬卷爲政有威愛以忠義自
許每縣令至官輒備饌餞新往謂命客將扶今坐廳事
百婢升於庭僚屬皆告諫師範曰吾欲示子孫不志
本也朱全忠忠厚臣昭昭宗徵藩鎮兵討之師範見諸
流涕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而坐視天子困辱如此能
忍乎雖力不足然致死可也乃分遣諸將爲貢獻及
商販也來兵仗以小事載入汴徐諸州西至于陝幸期
日俱廢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得而歸所遣平結之
色動切之以情告不報曰全忠亟請馬部都指揮使朱
友寧將兵萬人巡交郭召葛從周於邢與共攻師範

遂野河止軍言於晉王曰敵勦甚宜按兵待其衰王曰
 吾孤軍遠來三鎮烏合合法利速戰何按兵也熈成曰
 足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利平原廣野不
 利阻隘今壓賊壘門而軍騎無所展足且衆寡不敵少
 選彼知吾虛實事危矣王不快退僱傭尉帳中諸將莫敢
 言熈成往見張水業曰王欲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
 戰今去賊咫尺所服者一水爾彼若造浮橋以薄我我
 衆全盡不若退軍高邑誘之波山則歸彼師利出別以
 輕騎掠其饋餉不踰月破矣水業趣入冒王卧所案其
 帳櫺王背起之曰此豈王安冰時耶德威老將也兵言
 不可易也王默然與曰方思之會譚言梁方造浮橋
 即日板營保高邑而日輕事秋梁嗣明羊春梁軍困刈
 芻蕘自給抄之不敢出對茅屋坐等以休馬馬多死周
 德威知其可擊也吳州刺史連糖李嗣源將精兵三千
 壓梁壘門而詬之梁將怒悉衆出德威等轉戰佯北引
 致之至高邑梁卒奔奪橋櫺定步兵禦之不能支晉王
 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指揮使建及前力戰却之王登
 高立以望師喜曰梁兵爭進而亂我整靜勝矣自己至
 午戰未決王奮起欲身前陷陳德威叩馬諫曰梁兵銳
 可以勞逸制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即挾輓
 而退食日既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必且退退而情
 騎蹙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困果引却
 熈成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大潰李存
 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殉軍者勿殺於是
 士悉解甲投兵走囂聲動大地超人以深黃之氍奮白
 刃追之梁精兵殆盡河朔大震梁遂失鎮定而晉益
 元年熈劉守光稱帝
 歲壬申 九月梁乾化二年 春晉
 及鎮定兵伐燕燕乞師於梁梁伐魏以救燕師潰於蓊
 走還洛 梁主以夾寨佑鄉屢失利意鬱鬱多謀忽功臣
 力疾自將赴魏州羣臣驛從師梁主至白馬頓馬從官
 食多未至遺騎趣之散騎常侍孫漢等三人後及棧之
 斃所至以供饋饟約為刑賞而書交乘行赴下博遇
 匪黨竊買德倫袁象先 府尉而書交乘行赴下博遇
 運卒給之曰晉兵至矣梁士驚即棄行帳趨梁主與師
 軍合攻屠之連迫諸官將李存審曰王方事與勤勞
 不及濟師賊得蓊必西侵忠烈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
 之乃引兵扼下博橋分道擒生得梁軍之推芻者數百

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之去曰為我語不公晉王太
至矣即各將三日騎效果軍漢服色與尋常者無
梁壁夜火大譁矢矢發梁軍大驚曉常隨夜迷不
臂者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曉常隨夜迷不
人耕者皆荷鋤步擊逐之委質械無算明帝見之
晉王未史先鋒遊騎耳梁主益慚憤病愈劇還洛陽
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二十年不意不意不意不意
如此其志不天後奪我年升死諸兒非彼敵也吾
咽而後矣因嘆夏六月梁主見死於賊初主后張
累后善回心刺下友裕攻徐山破朱瑾瑾走失不
梁主怒奪其任友裕恐與賊騎亡山中自匿後梁主
教友裕馳自歸伏庭中請死梁主怒叱左右出將斬
之友裕不反手梁主乃息解而免梁主破朱瑾網具
歸欲明不反手梁主乃息解而免梁主破朱瑾網具
以歸之北迎封立告之故后見瑾妻理妻片后答拜
抱之泣曰此與卿同姓見瑾妻理妻片后答拜
戈使吳王至與卿同姓見瑾妻理妻片后答拜
又泣梁主為感動送瑾妻為尼曰不食也司空以梁主
時檢校官也當是時梁主內殿后未欲殺也及后主
遂下顏色不厭有子八人長友裕封王初鎮宣
武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主子曰友裕封
即王友文本姓名原勳梁主養子也多材藝受之年
長心欲以爲嗣封傳王次友貞封均王餘皆有分封皆
出鎮梁主召其婦入門次友貞妻王氏美之常事夕
已梁主疾謂王氏曰吾移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
謀矣而以友文妻為菜州刺史起之鎮時左降者無
後命友文妻張氏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和
勸友文妻張氏乃易服微行入龍虎軍早練軍轉
勸以情告亦功多被誅懼不自誅出典謀以牙
兵下下友文妻張氏乃易服微行入龍虎軍早練軍
使疾者皆走梁主惶駭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
至此友文妻張氏乃易服微行入龍虎軍早練軍
者三梁主什餘中之洞其腸腸胃皆流以相親擊之
中四日不移死出府庫奪其財諸軍矯詔無天益和
天下罪友文妻張氏乃易服微行入龍虎軍早練軍
主與兄弟宴中飲博兄全昱酒取散子擊盆而進
之曰攝梁祖大罵曰朱三爾賜山一百姓且遭世亂
丁用汝為西鎮段汝何負而滅唐宗三百歲
年杜稷為手見汝亦矣梁祖不覺遂罷酒

西晉岐吳稱天祐七年梁主瑱表二月梁均王友貞起
討亂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中微之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聲甚惡吾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誅
之友誅友誅友誅友誅友誅友誅友誅友誅友誅友誅
軍表身先梁祖也最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謀
曰事成成在楊公公但得其一言諭禁軍事辦矣楊
公者天平帥楊師厚也時師厚均王乃遣腹心之魏
說師厚曰鄧士泰人堂屬大梁公因成之此不世
也功也且許之賂師厚業受友貞命俾攻圍之此不世
也日鄧王君厚父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
也又何難乎師厚乃奮道將兵至洛陽均王乃為
起兵先是韓瑊車成洛州考濟馬亂方捕索均王乃
為友貞詔發左右龍驤軍東都者皆往洛陽均王乃
曰太子以梓州兵數道具軍坑之矣諸將信之懼以
請王亦泣謂之曰先帝經營王業二十年今向為魚肉
於汝曹何有因出梁祖畫像示諸將曰汝曹能越洛擒
賊復先帝聖則特賜福焉梁主皆踴躍呼萬歲王乃
進人趨象先等率兵討賊師入官友貞欲逃不得今
考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到而逆黨累盡先
義傳傳國寶汾大梁以迎均王曰大梁國家所以興王
業也北拒并汾東制淮海且國藩多矣在梁於命將出
年復轉王友文官爵招集士友誼而後復梁冬晉
王伐燕克之誅劉守光燕唐故盧龍軍守光父仁恭
馬力有蓋龍而驕取滄景德三州為守光清懷海節
得之父子帥兩鎮兵十萬備三州為守光清懷海節
故梁宮廷者後與守道士鍊丹藥不死仁恭有愛妾
守光妻之仁恭怒守光又囚殺之守光妻之仁恭怒
收梁師則使人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
矣梁師則使人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
有戶盟者僕至常何以處之一鎮以告守光守光乃
求盟不能從也守光已成乃後欲以兵威劫之守光
忠莫甚焉是行當族然不若揚揚守光守光守光守光
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
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守光

天收元之事乎計曰向父人臣也安得邪天收元者守
步怒授之地曰我地方二千帶甲三萬通河河北
天子誰能禁之何向父之有命知其位侯侯晉諸
道使於威遠帝孫鶴諫寸斬之冠見定侯侯晉諸
命周威遠東出飛瓜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軍趙
水攻祁濟下之克瀛海遂至平山州光求後於契丹
契丹忿其無信不救請降晉不許上單騎出城下
曰朱溫篡逆吾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為與復公乃為
狂儲鎮定二帥皆事公公莫恤也今定何如守光大
流涕曰守光如肉耳惟王之所教之王與折乃失為
折使丞降守光守光曰愛卿王之所教之王與折乃失為
論加出降且具言城中力竭王將諸軍四面攻克之
獲仁崇守光帥妻子走滄州迷失為諸軍四面攻克之
練繁仁崇父子凱歌入獻俘于原自稱制之守光呼曰
敵守光不降者李大喜也小喜驕目叱之曰汝內亂
今敵行亦我所教耶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所守光父
子而燕平於鎮定義武諸鎮各遣使推晉王為尚
書今晉王三讓然後受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歲乙亥晉岐吳新唐天祐十二年夏魏人降晉晉王
西史上編卷之四九

聚而言曰朝廷忌吾軍強欲設策破之吾六州歷
代藩鎮兵未嘗出河關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
聚而哭是夕效節軍校張彥以軍亂劫德倫置妻
書求援於晉晉王喜命李存審張彥選銀槍效節
有衛介而迎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朕主帥殺吾
我非貪土地安及姓也汝雖有功於我義不得誅
以謝魏人立斬安及姓也汝雖有功於我義不得誅
非止八人餘無所問今當竭力為吾牙皆拜天呼
萬歲明日王上緩帶輕裘進令魏卒擐甲執兵翼
心大取晉人一錢以上李存進馬天雄巡使有言
德州秋及梁爭澶州梁劉鄩出兵襲晉陽魏德州不克
還壁莘歲丙子晉岐吳新唐天祐十年春鄧攻魏敗績
退保滑晉拔衛磁州夏克洺秋拔邢相貝梁貝州刺史
滄德兩連劉鄩以恒晉數鎮鎮定鎮或說晉王先取
自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我有也晉王曰不然貝城
西史上編卷之四九

勞軍貝州晉陽諸將... 源擊走之... 歲丁丑... 秋晉大舉伐梁

冬及梁戰胡柳陂周德威戰死晉王困復戰破梁軍... 歲辛巳... 秋晉王遣將趙攻趙軍王自將擊趙冬

在盛樂力拒不能干晉王聞自幽州赴之五日至

吳西伐蜀 汎掃宇內 合爲一家 然後求唐 而位之

入於大梁梁亡佑梁王唐皆殺末帝和柔然恩暗誅友敵因疎忌宗室張漢卿驤妃兄趙巖其妻也親信之怙勢擅權賂舊臣款翔等損不用唐師日進取郾州敬詳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曰先帝以天下不以臣爲不肖謀無不用今敵勢已強而陛下忽棄臣言臣身無所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王止之問故言此日事急矣非用王彥章問敵可破否對曰必破問朝臣計使段凝副之召彥章問敵可破否對曰必破問朝臣對曰三三左右皆失笑彥章曰亞千輕易與也第觀臣破之彥章至滑州置酒高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持巨斧具糲炭來流下飲未散彥章陽片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時唐上聞彥章將自將屯澶州召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氣極湧決謹備之而守殷忽不爲備守戎王勿將所發蒼頭會見市會天微雨彥章所遣舟師壅鑠適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急擊南城遂破之於進對時適三日矣攻諸寨守拔唐主聞遣宦者焦彦賓趨入楊劉與李周固守彥章亦撤北城撤臺爲筏載兵楸浮河下助楊劉守備彥章亦撤南城村浮河下爲攻具於中流逆轉交圍日百戰及楊劉唐士卒死傷者過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垂陷者數四李周疾力戰拒之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至梁壁堅固不可攻問計於郭崇韜崇韜曰請築壘於傅州東岸固河津既應接車平又可分賊勢但慮彥章薄我不克城耳願募敢死士保固挑戰殺之時延光至請募河兵虜民不通人不保固挑戰殺之時延光至請募馬家口進郾州路與崇韜請合唐士遣崇韜將萬人往築之晝夜不息而唐主與梁人晝夜苦戰綴之城築六日彥章聞將兵歇萬馳攻之時板築南半諸守兵決然崇韜身先士卒力拒戰唐主引兵還至城得完而於郾聲勢連絡矣嗣源請正守殿覆軍不聽而彥章復起楊劉李紹榮抵梁營擒其斥候火攻之焚連營而彥章保楊村楊劉圍解時城中無食三日矣當是時漢係韜相與協力傾成恐郾城微還大梁以段凝代將於是宿將憤怒士卒振臂唐君自年來欲多暴得勝失也得幸刺鄴州專指欽防城卒徵月課縱歸梁焚執之克衛州陷淇門兵城出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國表澤州於大澶州以西相州以前皆梁有唐主軍儲仁之

忘但奉天子詔討不受代者建無所逃死太師改國號
何求令致夜乃自攜前入建軍校建旦日敦瑄開門
迎既而表致瑄作亂令致通鳳翔書殺之馬檢校司
成邵尹圖彭州不下民竄山谷諸寨日出劉軍士王先
陳田以授諸寨惟王宗侃賢性說之曰彭州本西川屬
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宅帑皆不入城入
山溪招安今土微掠而司又不念將更思楊氏矣示
傾側然前席就問之先成曰又有其於星者諸寨旦
日劉善少返而不虞其難脫城中萬一有言者多之盡
兵伏門伺卒出擊掩摩之於城下各出兵躍諸寨皆
咸懼懼有備勢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曼然問計先
成惟七事以自招安入山中百姓一禁諸寨劉虜二皆
私安寨懸却招謹耕者巡守三招安事皆一人專掌四
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相認者
使相從送者安寨取匿者斬五番令縣撫百姓給船入
山才親戚六彭土宜麻民入山者令縣曉諭歸以時
山裏寨如歸市以遂彭彭州荆南將許存於連忌存勇
畧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縱橫英華區新業故窮
幽史上編 卷之四十九 一一一 十六印

玩迎繼發駱之求西川節度繼發曰蜀降此找家物奚
刑獻笑而遣之至成都蜀主白衣首飾壁空羊迎自
官棄徑徒既與觀繼發及受壁崇韜解縛焚燭承判釋
其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崇韜禁侵掠市不改其自出師
至是年七月得勅加度上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
韜素善與議軍紹琳公不平辭上崇韜之而璋與郭崇
韜相從反囑蜀公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所公等
耶璋訴與崇韜崇韜怒立表璋爲東川節度使紹琳愈
忿怒曰吾冒白刃破險阻定兩川璋乃坐而待客爭奪
王韓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引賓客爭奪
而璋牙索然從行閣李從襲等志之久臣蜀臣
大將爭以實貨妓樂遺崇韜乃其子廷誨繼發及馬
米帛而已從襲等愈不平王宗衍知王宗之不平已也
蜀人到狀請崇韜遣鎮從襲等因媒與崇韜使蜀人
請已志難別王宗之不能備繼發乃好謂崇韜曰王上尚
待中如左右手何肯棄之蜀且此非余之力敢也必
令人詣蜀崇韜懼欲許宗衍以自明其亡國罪放之
而二陳愈益深崇韜素疾宦者掌家謂魏王曰王他
日爲天子驃馬且不可乘况宦官乎必盡去之驃馬閣
馬也閣呂和柔竊聽聞之切齒馬時蜀中盜賊羣起崇
韜令分道招討之詔未班師唐主遣使向延嗣趣之
還崇韜不出迎延嗣怒季從襲因請延嗣決立曰郭公
事廷誨日與迎延嗣將蜀衆解押款日信天盡也諸將
皆郭氏黨王寄身虎口一萌身作吾屬不知委骨何地
矣因大天延嗣賜具以語劉后后立以訴唐主聞蜀人
請崇韜爲帥心不無疑又蜀府庫空實崇韜魚不厭
怪之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所放釋崇韜止
此唐主愈益怒遣關馬珪詰成郭戒之曰崇韜奉詔
班師則已有違延與魏王珪入見劉后曰蜀使
在朝夕有緩急安能於三千里外稟命乎是道之禽也
后復白必誅之王曰傳言未委珪寧亦何得遽爾后
退自爲教繼發令必使崇韜彥往無致蜀以望后繼發
繼發曰彼無繫反焉此注主上無致蜀以望后繼發
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陳利害勸之繼發乃召崇韜入
言事從者李環即以碎其首殺之并其子廷誨廷信
矯爲敕言論軍命尚書國總軍事主判詔暴崇韜并
四子皆殺之唐王存又者崇韜子贊也帥人爲捍
臂肅寬亦殺之景進言朱友謙李繼與存又連謀又
殺之荆野寬預諸將解體李繼自以功高而唐主不

輪年當代歸復有敕留屯於是魏卒皇甫暉切其鋒
 仁歿曰主上所屬有天下者吾疑軍力也天下已定更
 不念爲勞加清恩去家咫尺吾不得一歸見天子已更
 皇后我逆京師馳驅與公行歸鑒安知不和富貴資乎
 仁最不忍殺之刼偏帥偏帥不從又殺之乃奉趙在禮
 爲帥遂據鄆河朔州將辛世據城爲亂唐之肅王命歸
 德帥李紹古史彦寶詣郭祐撫招崇至改難趙在禮拜
 城上死衆請以非敢反也將士獨思家懷歸公善爲矣
 1敵衣矣因聚謀掠救書手慢罵之皇甫暉謂衆曰上
 不克以快閑唐主怒以克城日必勿遣惟然後諸平討
 之遣中使促魏王繼茂還定亂而繼茂以李紹琛叛留
 和州不得進欲自將大臣皆言京師根本地不可動願
 諸將無可奈何果共推嗣源唐土心忌之陽應口有惜
 嗣源唐土心忌之陽應口有惜
 巨攻城是役從直士忽大譏焚營親軍拒戰不能敵因
 掠山北問之對曰將士從皇上百戰十傷年待天子貝
 州成卒思歸之上不聽從馬直卒喧譁上欲下令曹安
 乃逃死丁今欲與城中合請皇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耳鄙源涕泣論之環呼曰今公不帶河北則他人有之
 西史上編 卷之四十九 十一
 我輩恨元豈識半尊哉蓋彥威與安重威勸許之以解
 難遂入鄆趙莊禮神諸校迎羅祥置酒爲高會居二日
 嗣源說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今兵散無所歸我
 獨出牧之當足時嗣源所部兵以主帥反置賊皆潰六
 常兵稍有至者李紹榮本將召之行欽也知嗣源養子
 有衆萬人營城南嗣源牙將呂行欽之與共收亂兵候不
 應已遂去保衛嗣源乃益廣藩請罪安重誨曰公爲帥不
 幸爲凶人所切絕榮不義而去還朝必以公爲口公婦
 滿葛據掖邀君適足害謹賦之口身不若星行諸閣見
 天子庶可以自明嗣源曰昔今南越相州遇馬坊使康
 延福得馬數千王始成軍而紹榮果言嗣源已反強賊
 今嗣源上章自理一日數筆皆寫所過不得通嗣源少
 犬懼未邪人七敬塘奮說嗣源上夫事出於果決而敗
 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一目而他也日得便金
 恙者乎大梁天失旨軍民怨望公處衆則生節節也月
 東義誠曰主上失旨軍民怨望公處衆則生節節也月
 嗣源乃令重誨徵遠近食紅嗣源家在魏虞侯將王廷
 立甲發即殺其監軍使得全李從可嗣源妻縣氏子也
 本堂村嗣源予之款有以表爲北京內牙指揮使唐圭

怒不許請戎石門至是所部倍道從李以若亦調
振養子房知溫也判曹貝二片亦馳赴難而嗣涼軍
不自聊生租庸使孔謙以倉儲不足多股刻軍海向幸
有請移內帑以給軍劉后不肯出莊具及呈子勿者三
人於外日四方貢物以賜給隨所請止其耳肅以
曉軍幸相皇恐退故人必給及是詔曰從卿所
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軍軍士詔曰吾妻已為卿得
此何為思亂唐主了從李紹榮計以祠原必且據大
渠不可往獨西布爾東曉伶人景進計殺故蜀主衍夷
其族至萬勝鎮開闢原既已得大計諸軍皆放神色慘
沮登高太息曰吾不濟矣命旋師在汜水危貨其二萬
五千亡其半遇子谷遇衛士抄掠以好言撫之曰且
厚賞料曰陛下賜已晚人不思之矣唐主至西置
酒悲歌流涕追晚入洛城明且飲紀汜水而中從馬
郭從謙者本伶人優名郭門高從德勝之役有功累置
節使以叔父事郭崇勳又事勝王有又為勝子二人死
而從馬有軍士王溫與崇勳善以誅誅唐主賊面欲之
然故寵之實無意殺之也而從謙中自釋數言動衛
士曰李嗣家所有市酒肉飲食快目前無多計夕長卒
盡吏上論之於崇勳崇勳曰十九
問故曰主上以王溫故侯郭都平仇若曹失故親軍人
自故欲為亂且出從謙帥所部文官時朱子及將
騎其帥宣仁門急召之守殿山不前進臣皆釋甲潛遁
獨散員都指揮使符彥卿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
人皆唐主友被至絳宵殿油矢渴甚劉后不省視遣
宦者進以遂明年四月十三日葬等慟而去善友致
樂器覆屍而焚之明年七月葬葬於昭陵宗初景
進言西南未安土衍族黨少聞驚其恐為變詔
王令衍一行素殺之內樞密張君翰復因之慨然曰殺
人不祥况其濫乎以召傳行城門守改爲家時蜀手
人車衍俱東者千五百人皆獲免衍母徐氏且死執手
罵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於死信 嗚呼莊宗以百
義安在汝安禍豈遠乎已而果然 嗚呼莊宗以百
戰定燕滅宋梁敗契丹師易薊也奉三矢告成于先王
可謂曰英然不勝其亟疾夫亟疾甚不任將不任大將
況萬乘乎以竟殞於伶人莊宗知音以淫於溺音其焚

也以絲竹桐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詎不哀哉夫樂
以節樂止淫者也嗣源至聖戶谷閣變慟哭曰主上素
平入洛陽止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遺骸於灰燼中殯焉
葬宋守殿曰善巡微待魏王至吾侯山山華社後有奉
賜宋滿為國家吾奉命討賊不幸却相豆盧革帥百官上
殿勸進嗣源曰吾奉命討賊不幸却相豆盧革帥百官上
殿又為紹榮所誣故至此諸君見推非所心也願勿言
百官又上殿議紹榮國許之人召與聖宮百官其班見
下今稱教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攝政使與紹榮掌機密
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以獻監國曰胡用世曰宮
中職事不可不關也監國曰宮中代掌宜用者庸人以克
此屬安知皆出之以租庸使孔謙奏使使使軍民困
乏判之而除其所立可欽法廢租庸使使使軍民困
專判及罷諸道監軍下今在訪諸王安重誨與李紹
而不罪也方發時劉后業珍寶珍寶珍寶珍寶珍寶
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任道與存渥通存渥為其下所
殺后見其屍陽道道人批殺之魏王繼及征蜀至渭
南將士南陽源監國者亡匿遂自殺方變時源
子從察在朝莊宗謂之上曰父忠孝之臣朕所自明
為所執從察呼曰我父忠孝之臣朕所自明
所逼公等不亮目誠不令我父忠孝之臣朕所自明
及莊宗如汴將士多遁亡獨從察不歸源紅淚黎陽
莊宗復遣從察往通問竟為從察所殺及是為宗奔河
中為人禽至洛殺之從察姓名元行欽明年即崇謙復誅
鄭即軍復作亂為吳將所殺始蓋又明年溫韜以
襲唐山陵段凝以反從朱以威以威以威以威以威以威
年夏監國嗣源襲位赦改元時百餘表勸進言唐運已
河謂國號羣臣曰武皇賜姓於唐已為唐後監國問
唐今陛下應大順人別建號宜加監國曰吾羊十三事
欲祖獻祖以再宗屬字吾猶子又事武皇子又帝公丘
十年矣終綸收戰無後不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
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
於是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服新衣入天記御案見受
冊赦以鄭珣任園同平章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

下能盡學乃選着文學之臣與共事肅應對閣公

如家簡賢俊拆僥倖昇年之問軍武皆已如粗立

二年春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協安重誨以少侍

能多聽其言而得校倖多則又唐之相也知少侍

又曹惟翰山莊南華本琪止之舊言於重誨曰李

琪非無文學但不得宰相但得宰相則重誨度者百

官足矣他日議於唐主則重誨曰重誨中人為百

人亦賣協名者予然語字少中既以重誨等和位

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談手唐主曰宰相重誨等

之吾往在河東見馬書記才博學與無異曰可矣

既退循不揖拂而去唐主曰宰相重誨等和位

方多入協誨員可乎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棄蘇合丸取蚌蜆也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主從容容諷焉而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居從容容諷焉而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使死學士趙鳳哭曰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刑如此使至國宗族飲然後死神情不挽何溫十二月

立四親廟於應州舊宅書舍人馬綽請也四年春克

定州誅王都王都者義成神處有弟子也既執父自擅

照詔削奪官爵以王晏球為招討使討之晏球唐莊宗

賜姓名李紹復者也擊大丹斬師奮破之加以氣卒定

州守備臣使臣不克臣臣言晏球法使使臣

改晏球與使臣聯聯行而城謂之十城高堅如此自令

不若食三川之租安民養之依之以因必多諸使者

開門納主使之而卻果大困矣晏球以私財日營士

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殺一卒後入朝唐主以趙鳳同平章

事長興元年春立皇后曹氏歲六月日食○月二

年夏殺安重誨重誨應州人以佐命處機密事無大小

朝野雖盡忠力有補益而枯寵盛氣勢欲威服自出

又每以天下目任欽內為社稷計而外制諸侯馬牧軍

使田令方折教馬瘠而多斃勅當死重誨誅曰使天下

聞以馬故殺一軍臣是謂賤人而貴畜得死夏州李

仁福進白鴈重誨即之明日入白鴈下詔天下毋有

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鴈重誨曰重誨陰遣人取以入

却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求治監國

初延乃以開唐主直馬延誤剛不為屈唐主東巡從

太內皇城使與客宴會酒酣登御榻戲重誨重誨

謝重誨怒不解謂從何非李氏子後必為國患重誨

使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陰圖之從何謂馬黃龍彥溫

城拒從何謂不納從何謂人詰之曰非彥溫也何拒

宣審吉趙公歸朝廷從何謂走廣鄉上變唐主問重誨

有諸對曰彥溫藉口密旨逐帥亟發兵誅彥溫子耳唐主

心疑之遣殿且以金帛裝衣鞍勒馬賜彥溫誘致之

至命侍衛司馬使彥溫調計之彥溫曰必生致彥溫

欲面誅之彥溫等破河中希重誨吉斬彥溫以聞重誨

平羣臣入賀唐主大怒曰朕家事不自明何負重誨

未明曲直奈何乎非之且非非公等意也明日重誨入

後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舍賴此兒拾馬糞自給

今日當不能庇之耶且卿欲何如重誨曰惟陛下下

唐主曰今聞居私第無與公事亦可矣復何言重誨

乃不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皆潛有異志重

誨每裁抑之二人自安既而遣李平監西川軍知祥

大怒斬平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璋攻

殺仁矩二人遂皆反遣石敬瑭討之太不允唐主患之

曰吾嘗自行重誨請行許之命督師時唐主以中外諸

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急得軍遠近驚駭督糧運饗

道路者相望風塵相繼朱弘昭素諳軍事得大鎮重誨

道尊弘昭迎拜馬首弘昭素諳軍事得大鎮重誨

誨得過深恐及也即表上其語又貴族書言之教唐

大懼上言重誨至恐有變乞微服宣徽使孟漢舉亦言

所遇洵洵狀馬微服重誨還過弘昭弘昭即拒者爭求

其遇重誨師未至得老以河中重誨既去希旨者爭求

為河中帥遣藥彥調別率兵如河中為防重誨子崇

崇贊官京師聞制下大恐奔河中重誨見之驚曰安

得自來賊送京師皇城侍習光素素忌惡重誨唐主通

以忠義見責其何辭以對且上與諸王皆太后子不妬
幸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畢潞王至止正習問
道又促導草履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軍天下罪人盧舍
人言是也從河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前哭陳
諸闕之由馬道帥百官以班見勅進明日以太后令廢
少帝爲弼王又明口即仇弒少帝斬州所謂閔帝也殺
孔妃及其四子磁州刺史宋令詢長之撫哭者半日自
經死先是從軍以西刺番守王思同爲東道招討使厚
結之求助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厚恩今與鳳翔反
即事成猶爲時叛臣尤事敗流穢千載手執其使以聞
至是爲從珂所執誰讓之對曰思同起行問先帝權之
位節將常愧無功忝大恩今日之事非不知助朝廷立
禍附大王立富貴也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耳請
就死從珂爲改容欲宥之而諸將耻見其面私殺之從
珂爲差嘆屢日先是康義誠迎降於陝州從珂責之曰
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諒陰政事在諸公何爲陷
吾弟至篤此義誠叩頭請死從珂以事未定寬之至是
與孟漢瓊皆相誅罷相道鎮同州相恩素剛介與劉煦
並相勳相違戾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恩欲依古以制
理唐主以爲迂不用目之曰粥飯僧尋罷去唐主之數
歲上編 卷之四九 一月二二事

羣臣集議交以爲不可不若先事圖之唐主意欲修政
移亦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唐主意欲修政
苦羣臣無與協計者常懷怏怏及聞文選言大喜曰卿言
殊謬朕意與卿言國家今年當得一賢佐出奇謀定天
下億萬卿即除日付學士院中草制使敬瑄領天
平而宋審虔代領河東制出羣臣皆曰願失色而天
敏達爲西北東主上而許終身不代也今忽有是命得
曰吾再來河東主上而許終身不代也今忽有是命得
非如千鈞一髮與公主所言乎今日來而欲以規之若寬
我國令加兵於我我改圖已矣判官中堂勸之鄂劉
智遠曰則公將兵久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土馬備
強若稱兵傳檄帝造可立成也奈何以一紙詔自投虎
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交龍不可交於主上初即仲
明公入朝而卒以河東委公公之矣明宗遺愛在人
主上以庶孽代之其情不附公明宗愛卿今主上以反
逆見猜此非首領之責惟公努力自全耳契丹主與明宗
素約爲兄弟誠推心結腹而事之劉呼夕上何患不效
於是敬瑄遂大意反表唐主養子不爲承大統諸傳位
許王唐主怒裂其衣抵地以詈書答曰卿於邪非疎
也爾州之事天下所共聞許王之言誰則信之先是
唐主上諭
帝奔魏至衛州東郭里遇敬瑄喜問討敬瑄使首不
對牙將劉智遠忽忽引兵入幕與左右及從騎獨首不
帝一八而去故使以爲辭制削奪敬瑄官爵其子
弟在都下者命敬瑄遣使爲太原西向兵馬都部署楊光
達副之討敬瑄敬瑄遣使如契丹與臣納賂以求救
達聞晉不討九月契丹主上萬騎詣楊武谷
而南至晉陽唐虎比口來告戰敬瑄曰南軍厚北軍
至勢請俟明則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將兵陳城西
矣乃遣將助之未決也長敬瑄陽光遠以部兵陳城西
契丹遣輕騎致師唐主遠之至汾曲伏起前唐軍安
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瑄等收餘衆保晉安
主詔天祥范延光盧龍德鈞羅州諸軍收晉安
宜留用鎮撫南行盧文紀希旨謂家根本在河內
等曰趙延壽父德均以盧龍兵來赴難遣延壽往會之
得膠力乃培天下將吏及民明馬又養兵爲兵凡得
二千匹卒五千人延壽將之行而民問大操於契丹
主德均亦敬瑄皇帝敬瑄到幽州肅莫承禮順契丹
德均雲應家朔州十六州與之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遂借端敗元天福國號晉立晉肥公主爲皇后當是時

契丹以解晉陽爲功殊無意復有魏軍柳林鄭重者
皆在虎北口每日輿輒結束備凡去而唐將趙延壽
與志欲倚契丹取中國既與子延壽軍合則進屯趙
家以金帛賂契丹取中國既與子延壽軍合則進屯趙
氏仍常鎮河東契丹請已爲帝與契丹約爲兄弟許
約兵盛盛強契丹延光先自以深入契丹境而晉安未下德
路許之敬瑄則大懼使延光先自以深入契丹境而晉安未下德
平父子非素以死狗國者何足畏而晉安未下德
利乘垂成之功乎且晉得天下將場中而晉安未下德
於毫末何有頭顱德鈞使旦至幕涕泣爭執丹主乃大感
從之詰帳前石謂德鈞使曰我已許石即此石可改
矣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可相也而維翰因相晉
晉安敬瑄者數月勿糧賜接不全楊光遠安審虔敬
達降契丹敬瑄曰吾受明宗厚恩今上用爲大帥而失
和罪也况降敬瑄乎今援兵旦暮至且侯之必勢窮諸君
斬我降未晚也先遠目審虔欲即斬之審虔不忍發已
晨集帳中充遠斬敬瑄首帥諸將降契丹主嘉其忠
命收葬祭之焉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暗克死於契丹
請契丹主出諸子自擇守重貴晉王兄子也養爲子貌類
晉王蓋出諸子自擇守重貴晉王兄子也養爲子貌類
晉王而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限者可乃以重貴爲北
都留守敬瑄從弟丹主進圍柘及唐兵戰敗之至滹
州趙鈞釣父南迎謁魏之投沙漢於是契丹主舉晉屬
契丹主我東南河人必驚且亂汝宜自引漢兵南渡
令五千騎衛送汝餘諸此有急則下山相援吾朝聞洛
陽下夕北返矣泣別曰世世子孫毋相忘而敬瑄自
引向河陽先定唐主聞晉主立愛河甚大悔甲薛文
遇之言旦夕獨飲酒悲歌有及晉陽事者輒曰勿言
百即使我心膽墮地及至聞晉師南召李崧謀所向
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色變崧文遇足文遇乃去
唐主曰我見此物今人皆謂幾欲以佩刀刺之時洛陽
居民逃竄者相屬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
不能爲百姓計又禁門者求生無乃迫乎下令聽便
唐將校皆飛快迎晉師於是唐主與晉太斤劉皇后
王重美及宋審虔等偕歸相實登玄武樓自焚先皇后
欲焚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美造勢
民是死而重美也乃止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得國而
焉晉得天下而唐然三易姓豈國僅十有一年

史論曰明宗在位七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頗知重

者曰必使昇延廣系維輸來而割鎮定兩道諫我乃可
和明廷以契丹語忿無意止不復遣使杜重威之妻
晉高祖女弟也鎮恒州十年貪殘不法又崇儒每契丹
數十騎入境輒明登陴所屬城屠時不敢出一卒前
汝千里暴骨憚迫胡表求朝不許不俟報遣委里入朝
系維輸以直風怙威縱延為患患請廢之晉主曰重
會正朕親必無患但長王欲相見歸身維輸不敢復言
晉主言其有異志疑尹弼封維輸稱足疾謝客希朝謁
先是李守貞將兵遇弼弼封維輸稱足疾謝客希朝謁
守貞入朝有請曰陛下必用兵臣願與事賊戮力日救
失會官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謂為奸諂賊言曰虜
久思歸契丹將又許以瀛州降開運三年冬言重威守
貞將伐契丹趙延壽私謂相思王李穀曰杜令以軍
相極富貴無矢而大卻未厭豈可復借兵不賂
契丹上六月雨至千十州不止軍行及糧運者艱苦甚而
鎮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狀乃以差罕為前鋒與
契丹夾漈沱而軍重威徧裨皆節使日置酒作樂不恤
軍磁州刺史李穀說重威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白史正編 卷之四 三八 契丹之患

與實貞固俱事晉相如重以即位欲以爲相尚菴逢吉
逢吉薦李濟會令杜重以鎮歸德不受命高行尚恭
容彥超將討之二帥不協爭相殺漢主恐生他變欲自
將未火齊上派清源征漢主悅以爲可相也命趙固濟
直同平章而下詔幸澶魏勞軍舍高行周皆行周言
曰域中食未盡急攻使殺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使
食盡自潰漢主以爲然慕容紹言重威食竭力盡漢
主遣人諭許以不死開門降從郭威曰加重威力傳而
殺其牙將已餘人用其月行新籍其家爲戰士使無籍
資重或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石之乾祐元年春正月
漢主疾甚召蘇逢吉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而以
重威爲遣漢主殂逢吉等秘不發至十詔神重威父
子搆聚眾之市市人爭啖其肉立皇子元祐重威死
順修表王即位是爲隱帝李守貞杜重胤死而懼自
以爲有戰功好施得十心漢主造又遣國大平天子少
可圖也乃招納亡命治城堅繕甲兵遣人問諸蠻蠻
結契丹爲援與鳳翔王景崇長安趙志建連兵反漢遣
副郭威爲西向招討安撫使督軍伐之威問計於馬
道道曰可貞自謂勤將爲士卒衆附攻反類公勿愛官
臣上編卷之四十九 四十一 三十九

事不可謀及書生書生儒誤人太后於小司漢王惠拂
衣出三年冬十月日弘筆與楊邦上章等入朝生貴收
殿東廡忽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斬之分遣使收捕其
親黨徽從無服者而密教領寧帥李洪義殺步軍指揮
使王殷執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怒郭威王峻命知
開封尉銖誅其家以爲皆郭弘肇黨也銖誅威安家極
慘妻嬰孺無免者使至澶洪義不敢發王殷囚使者以
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示之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坊名
著於天下握疆兵在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溝禍出非
意此非詳說所能解不可坐而待死威乃言諸將告以
卿等冤死乃有密詔狀流涕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生
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
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詔取吾首報天子耳言已天諸將
皆哭曰天子幼冲必左右羣小所惑從入朝清
君側安國家於是威遣恭于崇守郭命郭崇威前驅而
入討之步超吐谷渾部晉祖漢主帝弟也爲人主急不慮
難方食得詔即捨七筋入朝漢主悉軍事委之侯益曰
郭公戌兵家屬皆在京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士卒
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步超曰侯益懦夫也臣視
關東上將關東之舉九
四
四月初一
廿軍蟻蜂耳請將禁軍以先迎擊之郭威至澶州李洪
義納之王殷以兵從趙潛義成帥宋延渥降威取滑州
庫物勞將士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矣汝
曹不若來前詔庶自全吾死不畏皆曰司馬負公公不
負司馬故人多爭奮附安益輩何能爲漢主聞威在河上
洽悔懼卒業等請開府庫賜餉軍步超聞此來兵數及
將校姓名如推惟曰副城卡易都也以大軍屯七里店
漢主欲自出觀軍太后止之不從來日欲再出又止之
不可既陳步超引輕騎前奮擊而却遂與十餘騎上還
鎮侯益等皆潛詣威降漢師潰漢主欲還宮劉誅任巴
拒不納走趙村爲亂兵所執斬逢吉李業郭允明皆亡
殺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掠通夕獲劉誅李洪建
誅之命諸將分部止掠者平囑曰定遷漢主梓宮於西
宮或請如理高貴公故事以爲償非不許曰倉卒之
際不能保爾來與吾罪大矣故起君于治是帥百官入
起居奉人后請早立歸臣請歸初太后曰河東節度使
崇忠武節度使信皆尚弟武寧節度使質開封尹崇
勳高禪子也議所立於是遣太師馬道愔資於許州道
愔意不在贊止行謂之曰公凡事信由東乎由東善
即不然無令我整言於人威指心仰入馬誓道乃行謂

人曰吾平生壯志言今必堅言矣發徐州威至
滑州諸將私語曰我輩居陷京城到氏立我族
仲乎明日發滑州將士數千人忽起大噪曰天子須
破賊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而南外是威乃上太后
請奉漢宗廟以書諭大梁士民安堵毋憂疑至七
店相貞固帥百官出班迎升謁進賀主宋開慶謂
道日吾所恃以外者以公三十年舊相誠信天下
耳今奈何道嚮不肖主威乃以太后詔廢黃漢公
令威監國尋遇害而黃漢乃徐州特以羣廷美楊溫守徐
川以贊不立二將守不下危
死難 漢一主僅四年而亡

山史上編卷之四十九終三定本

四十五

八月十八日

山史上編卷之五十

肝郡鄧元錫纂著

五代志下

南豐後學曾慥校

辛亥周廣順元年北漢劉崇乾
春周追帝其祖有罷四

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
州人帝氏居年十八以勇力從

軍好讀外春秋累知兵事漢
漢祖視愛之數決大計既在

不敗以自奉病生八也詔文武百官有
上封事曰朕生長軍旅未嘗學問知治道也出漢宮中

漢太后李
尊號曰昭平

唐莊宗明宗晉祖陵置守者各十戶
人薦享守戶並

如他皆漢苛法從舊律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

官計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特馬轉河伊周主以
官議之穀但以人臣等官為對周主甚重之初謂三

質對或曰宰相器也乃華命諸詔令儀武蒼黃中一委
公知無不為周主以蘇達吉弟賜王懷慶曰是逢吉所

沈毅有器器者開晉主心並稱賢相
冬北漢主以契

丹師伐周攻晉州峻帥師契丹北漢遁
周河東帥劉崇

起而周陰公贊其助生子也聞而立而止曰吾兒為
帝吾何求太原少尹李驥說之曰郭公欲白取不如

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侯徐州曰公即位後還領則郭
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終曰高儒欲繼問其父

子耶命斬之驥呼曰吾召經濟才而為愚人謀事其
宜也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崇崇遣使請歸晉陽周主

漢曰湘陰公北在宋州方收帝必令得處所公勿憂及
湘陰公竟執崇問之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為

李驥立阿歲時祭祀之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為
謂北漢也都河東亦曰東漢約契丹伐周周晉州周道

王峻平諸軍救之晉州旬日周主以為怯自將所
諫曰晉州城堅未易拔而劉崇兵力銳未可與力爭所

水而慕容步起引兵入大谷將伺以待之周主馬以手
自提耳自罵曰幾敗吾事即殺寵寵寵寵寵寵寵寵寵
克果夜遁後追擊大破之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自是
北漢退就自保不敢復言進取事矣謂諸將曰朕以
高祖之業一朝墜於地不得已而增尊顯我是何天子
汝曹是何節節仲須自保無降不違寵寵寵寵寵寵寵
俸錢月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諸將有次給而已
慕容彥超反 二年夏周主自將克克州彥超亡還鎮
周主賜詔不名慰安之已竟反術者云鎮星在角亢克
州其分也其下國祠禱之有福從之周主自將討彥超
彥超戰不勝周主如曲阜祠孔子拜墓立訴訟法有訴
焚祠赴井死周主如曲阜祠孔子拜墓立訴訟法有訴
訟必先歷州縣及親察使決處不直乃聽諸臺省或不
能執素謀自陳所訴制牛皮稅自正興來禁民私賣牛
已事母決私妄訴制牛皮稅自正興來禁民私賣牛
唐以宗母決私妄訴制牛皮稅自正興來禁民私賣牛
牛皮一十抵死然民向日用實不可缺全是李遠建議
出史上編 卷之五拾 二 四月初二時
均分田稅中計田十頃 三年春罷營田務田子民
一皮餉賣賣公私使之 前世屯田皆在邊使戍兵佃
營田以稅後又募高資戶使輪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
總領不隸於州縣縣縣耕田州縣不能詰案州縣耕田
得牛畜計以給農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苦之至
事勸耕營田民皆耕州縣田畜牛具並賜見耕者為永
業而悉除租牛課民得田為永業治益葺屋種樹盡地
力而足歲戶部奏增戶三萬餘或言營田肥饒其在國
民可得錢數十萬紓國也周主曰利在於民德其在國
用益錢 **王峻貶商州司馬開封尹榮封晉王** 賈晚臨狂
何為 **使狹窄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領又請遣左**
庫陵萬匹周主皆勉從之有陳請不得極表語不遜劉
銖之難周主及所生子皆見劉銖劉銖子晉王榮存榮
賢事周主周主大愛之求入朝劉銖不聽周主久之
不能堪召相道等立曰變朕朕已甚欲盡之周主久之
羽使張惟一子又事務周史生以當死欲貨之念不可
遣中使以酒食即賜謂之曰汝自抵法吾不敢赦當存

撫汝母耳仁漢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詔所
魯感泣受詔 **在存撫唐大旱聽通糶度** 唐旱其泉惟水可澆也雖
周主曰王有分土 **冬饗太廟** 周主欲祀南郊以自潔
無分民聽通糶度 **冬饗太廟** 周主欲祀南郊以自潔
執政曰天子所都即可祀百神何來郊祀常在各采之
廟繞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軍士有流言郊
廟繞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軍士有流言郊
貴者周主聞召諸將全寢殿謀曰朕自即位來惡未
非念計獨贖軍國此汝曹所見今郊賞縱兇豎騰口
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久之乃靖
四年春正月祀帝園丘 敬而巳 **詔晉王榮判中外兵**
馬事聽政 祖晉王榮立周主益為停諸司細務勿奏
明學士王溥賢命連草制相之宣冊畢曰吾無報矣命
晉王榮曰昔晉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掘者則多藏
故也我死衣以紙衣款以元棺機無用石以覽代工役
皆和顏勿煩民華畢募近陵民三十戶獨得徭使守視
皆和顏勿煩民華畢募近陵民三十戶獨得徭使守視
勿使下官置官人勿伐石作羊虎人馬陵前立石刻云
周天子王平好倫約貴令用紙木瓦棺嗣天子不敢違
也足矣已遂祖晉王榮立王姓榮氏邢州龍岡人三月
周主后兄守禮子也周祖養為子得立是為世宗
北漢以契丹來伐帝自將禦之漢敗績遁誅亡將樊
愛能何微事見 立皇后符氏 初符氏有女適李守貞
下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死我乎遂法意反及敗崇
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安坐堂上叱曰兵已吾父與
不獲遂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安坐堂上叱曰兵已吾父與
公結約為昆弟汝曹何得無禮周祖聞之遣使賜
符氏和惠明以帝甚重之 **克北漢石沁忻州** 二年
春求直言 **浚葫蘆河城李晏口俦邊** 契丹屢寇河北
其言者新源葉問有葫蘆河可橫巨數百里可渡以通
兵戎焉詔王彥和韓通將兵大破之葉城於李晏口開
各置戍將葉邊人曉勇有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

計學帝曰善立以爲沿邊巡撫至某得千餘人
訓練之會契丹入寇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內民
始休矣○詔群臣極言得失夏廣大梁城親錄囚
徒秋取秦階成州冬伐唐圍壽州克鳳州周遣王環
韓通分兵城固鎮絕蜀援送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
皆監趙崇清崇清不食死必將士願留者優厚賜去環
者給資裝西州檢外科係悉罷 三年春增築京城疏
以環爲號衛大將軍賞不降
汴水帝自將伐唐敗唐兵斬將遣將攻唐鄂州襲滁州
克之擒將進拔楊州夏五月帝至自淮南南唐王景和
使在伯收閱果如境頗益驕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
彥超劉之督十二行伐唐尋覓征穀爲淮南前車部署王
彥遣王彥超將兵二千餘人攻壽州唐遣將劉彥貞以
戰艦數百艘進正陽攻浮梁穀口我軍不能水戰若戰
斷浮梁則腹背受敵軍危矣不如退守正陽以待駕帝
由史一編 卷之五拾 詳見前傳
承使止之比已矣蜀保正陽矣劉彥貞與
才累歷藩鎮專食暴賂惟要養交關李沒退喜引兵
抵正陽劉仁瞻固止之曰必毋戰戰失利大事去矣彥
貞不從仁瞻乃益兵乘城爲備而彥貞果敗劉時江淮
久安民不習戰備全約收鎗衆奔壽州皇甫湜與鳳
清流下秦淨備成帝自壽州往觀之而湜將起匡
胤倍道襲清流關譚新橋自守匡胤羅馬其水水
抵城下譚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而戰匡胤笑許之
整衆出匡胤突擊譚之非備城陷匡胤入城宗訓
楊州無備命令坤將衆之令坤以數騎馳入城宗
至民不知有兵令坤將衆之令坤以數騎馳入城宗
始唐主以敵國禮求成帝不答及是帝遣輪舟入城
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表願臣獻茶藥及金銀
器錦綉牛酒請輪舟半德明素辨口世宗知其欲有說
也陳甲兵見之曰兩主自謂唐苗裔宜知禮義異他國
乃未嘗遣一介隋好惟泛海通契丹拾華事長禮義安
在日汝欲說我乎能兵耶我非六國之主汝豈能以口
舌動我也歸語爾主欲來洲即來不來則欲往觀金
城府庫勞軍二人懼不得盡其詞而退已後遣司空
成表請奉正朔守土歸德不許已請去帝獨割地輸金

帝帝要以盡計江北地乃聽詔之曰諸部悉來大雨立
罷但存帝籍何與歲寒厲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
德明歸盛言周威遠甲兵之盛初訓地德明家使陳覺訓
使李德古以爲是賣國利也唐主怒所之以齊王景
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陳覺爲監軍兵濟江距六合二
十餘里欄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吾衆不滿二千
往擊之是見短也也不如俟其來擊之吾數日再集六
合奮擊大破之唐師卒盡焉○戰時士有不力者匡
胤賜督戰以劍斫其皮並明日徧問筮夏五月帝至自
淮南江淮南水師在揚滁和者皆秋皇后符氏沮冬
禁淫祠 四年春三月帝自將如壽州壽州降開倉賑
饑民夏四月帝至自壽州放蜀卒八百人還秋相穀龍
直學士朴王爲樞密使冬設賢良經學吏理科北漢麟
州降十一月帝自將伐唐克壽濤泗秦州周師攻固壽
州史一編 卷之五拾 詳見前傳
盡唐中宗景運統諸將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外
與唐中宗烽火相照又築甬道連樞綿亘數十里帝如壽
州遣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奪其寨命由匡胤進擊破之
斷其甬道由是唐軍首尾不相救唐將朱元特功連節
度陳覺與元帥陳表元不相救唐將朱元特功連節
走降帝命諸將並進擊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邊錫勳守忠先是唐水軍狎於水而精周無以當之帝
命以爲恨既還江於大梁城西汴水側也戰艦百艘命
唐降卒教水戰數月後精習至是命王環將有周濟
類入淮縱橫出沒於唐軍不與勝之唐人大驚及是帝
慮唐兵敗其除寒必日沿流東也命指使趙超龍將水
軍數千沿淮先下而唐果東帝自將騎數百與諸將
夾岸攻之淮水軍從中起近戰唐兵溺死於岸者數萬
獲船艦糧仗十萬京遠驚馳身走金陵仁壽卒而壽州
降帝以其久不下也遣州治下蔡而改清淮軍曰中正
軍遣追遠州唐團練使許延謨言曰家生江南今爲唐
敵百艘在淮水東欲救濠州自日夜發發擊破之而行
東所至皆下而唐舟師皆盡是也 五年春北漢攻
壽濤泗州降楊州包拔亡去克秦州

臨州不克謝安曰今大駕有征無事將河東必生心
將請速救之廷章曰臨州城堅良未易克也少重之
上以暮夜內外夾擊之北漢兵驚潰唐盡獻江
北也輸平乃旋師帝至自淮先是帝欲引戰臨淮入
楚州西北關水通之遺者行而遠言地非不便功
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功地非不便功
百級皆達江唐人大驚以爲神攻楚州陷旬乃下克
靜海軍定楚州於是唐主恐獻唐舒新黃四州以和而
得州十有回縣六十夏周太廟成日食放唐卒四千
六百人還唐頒均田圖撰通禮正樂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導汴水入蔡通陳蔡水行苗使所奏羨
田吳州樞密使王朴卒夏四月帝自將伐契丹取羸
由東上編國卷之五十一
莫易州道雄霸州進趨幽州有疾還契丹王述律政
而周師定淮南聲震于北荒而山南北諸州縣不恤國
安地未復也於是詔徵合兵軍都唐乾寧軍南浦懷
陸軍先發自滄州導水入契丹境軍乾寧軍南浦懷
開游口三十六遂通氣莫至千餘寧州降以通氣爲
軍部即署趙匡胤爲水軍節度使而自御龍舟沿流下
船橋連日數十甲自開流口奔至益津關降之以水
路斬隘不可舟乃登陸而西待後不遇一旅匡胤先至
凡橋關京之莫州降皆押使奉重進等軍繼至灝州降
關南無不安諸將行宮議生承諸將以虜軍聚幽州未
且深入進不憚命進師會不諫而還孫行友族易州擒
斬斬于市以死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薊州立成將而
還述律聞謂國人曰此本漢地今還漢兒何惜是役也
之可以廉乘敵之可勝其得算者多也六月帝疾病立
子宗訓爲梁王生七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爲殿前
都點檢與相質等受遺詔輔政梁王宗訓立冬葬慶

陵上尊諡睿武孝文 帝初即位北漢主崇恨周祖刺骨
聞大器遣使請兵于契丹大舉趨澤潞帝欲自將禦之
相馬道及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而來氣威勢沮
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殆未可
動也請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我年少新立必
自來朕不可不往昔唐太宗初即位破頡利未嘗少自
逸朕何敢即安遂兼行抵澤州時北漢主已薄高平南
而軍矣軍衆競而周後軍尚未至遇之衆恒懼失色而
世宗氣益銳分部士伍介馬自臨陣督師北漢主見周
兵少殊自意而悔前乃召契丹兵徒費也然念且必勝
有得色謂諸將曰今不惟克敵亦可服契丹心契丹將
楊玄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周卒少而精整殆
勅敵未可輕也北漢主奮髯抵掌曰君勿言第觀我破
之時東北風盛俄轉南司天李義以尅應告曰時可矣
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今風勢如此
豈助我者請需之北漢主怒曰老書生勿妄言沮軍吾
斬汝矣龐東軍亟前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却右
軍潰北漢主大喜趨進擊周師急帝引親兵犯矢石督
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
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國安危在此公疾乘

高地下為左翼我為右翼擊之我必致死於是與德
馳陷陳戰疾力會南風益盛士卒前爭奮無不一當百
而漢將張元徽乘勝累陳以馬蹶見殺軍遂敗阻澗水
為固而周後軍適至進擊大破之時契丹畏周師之銳
又恨北漢主之言不肯救全軍去北漢主將百餘騎晝
夜馳北走所至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倉惶棄去又
衰老力憊不能支僅得入范陽帝追至高平而還初宿
衛士累朝相承為姑息不簡閱多羸老不可用顧益驕
平國有事則祈賞賞不厭則望而譴遇太敵則責國先
降附方受能微棄軍時用行剽揚言契丹兵且至官軍
敗餘眾悉降虜矣世宗遣中使諭止之不聽而力阻後
軍今母前世宗深恨之及克敵乃稍稍引還世宗欲斬
將以明威念新立中猶豫未決晝偃卧帳中張永德入
因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功勤冒節鉞而望敵先遁死
有餘責不殺何俟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而軍法不立雖
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
呼善起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
汝輩非不能戰直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
徽先守晉州有功給犒車歸葬擢趙匡胤為殿前都虞
侯餘將校遷拜有差於是賞罰明信驕將情卒始知所

懼不行姑息之政矣世宗在藩恭孝韜晦其英武人未
之或知也自高平還銳然於天下之治又明於經國之
體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不好絲竹珍玩勤於
求治詔羣臣曰朕於子大夫行能不盡知面未嘗盡識
也今不采言觀行審意察中亦何自知其器識之淺深
任用之失得哉言之不入罪實在予求之不言咎將誰
執又謂宰相曰朕怛然思治未得其方吳蜀幽并阻聲
教未混一也蓋寢食不遑宜命近臣各著為君難為臣
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親覽焉禮部郎中上言對策
蜀晉失道而失幽并今不罷所以失之由來何目而
知平之之術乎當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亂臣驕氏
困近者義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大亂而
而至於亂蓋德之極天下雖心於德而天下之術不
雖在反其術而為之極天下雖心於德而天下之術不
不能以審其思信也今以結其心實功則罪以盡其
力恭念節用以豐其財輕濫時使以辱其武侯化大
行上下同心財力具足有可攻取之勢然後舉而用之
則思彼情狀者願為我開謀知山川者願為我指導
天人同意又安有不可成之功不可定之業也哉若攻
耳之道必先自止近易者始吳地東瀋大湖南至于江
可捷之地方二千里其地又其人綿力此識勇若所必起
也宜從其少簡之易而先之集東則視西備西則備東
奔走之間而敵之虛實皆可以見既知虛實則勇
後攻虛而進實勝弱而避強又勿大舉但時以輕兵撓
之南土脆弱而輕發知我聲息必大發以拒敵數大發
則民困一不發則我從而乘之彼勞我逸彼竭我盈而
江北諸州皆可可得而有也既得江則荆湖之民揚我
之兵江之南不難平矣得吳則桂廣之民越之民揚我
蜀固可乘書而足也今復不卒則四面並進而蜀平三
蜀平幽可望風而附矣唯并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

請而高平之敗力竭氣絕不足為我患此可以為後國
用命一歲之後可以議邊臣生不逢大時羣臣多偷
安守常所對類猥冗不足采惟朴神峻氣勁恢恢乎混
之大肅世宗大稱善遵用焉居常言賞罰自有宜適
以私喜怒賞罰人豈有常哉又言王峻王殷之惡亦太
祖容養太過而然故群臣有過面質責服則赦之有功
能賞之過不悛罪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伐南唐問相
穀計畫穀條陳以對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
以錦囊置坐側寵馬穀卧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
猶今月肩輿一詣便殿謀政樞密使鄭仁誨卒往臨喪
近臣以時日尼之帝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盡
哀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各舉所
知以克任官日署舉主姓名其會職敗官者連坐嘗謂
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由累朝分命使臣巡察致藩侯
守長不致力故也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一治體常夜
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政治之本也行王者
之政其必始此矣詔以圖頒諸道隨遣行苗使分行諸
州定田租使還奏開封府田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
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放三萬八千頃諸州使
還所奏羨數畢放之尤留心農事創木為耒夫織婦實

之殿廷每過輒注目焉淮南饑命發米賑貸或曰民貧
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為
之解者哉安在其必償也謂侍臣曰近徵斂穀帛多不
俟時收穫紡織未畢工徵之民甚苦詔自今夏稅以六
月秋稅以十月為著今詔律令文深古難知除目繁細
難檢討而前後敕格重互難審詳命侍御史張湜劇可
久等刪定畫一訓釋之為刑統三十卷頒焉錄囚內苑
冤獄屢經覆按深堅者咸昭雪人以為神明而賊吏輒
重辟患僧尼弊俗傷教敕禁私度禁祖父母父母在當
侍養出家者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幻惑
因史上編 卷之五 拾遺
流俗者今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登下之
毀佛寺院三萬餘區以業民時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
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惟法
物軍器鐘磬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限畢輸
之官官予之直逾期匿五斤以上罪至死或以銷佛像
為疑帝曰吾聞佛以慈悲化導人於善人苟志善斯名
奉佛彼銅耳豈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腦
髓猶行於布施於銅像何有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
惜也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冬農隙與版
築東作罷之俟次年以漸成且今自今葬埋者皆出所

標七里之外乃聽其標內分畫街衢舍場營解聽民築室民先侵衝道爲舍及墳墓在標中者遷之然誇狀自當他日終爲人利當是時境內大治宴宴將相於萬歲殿喟然曰比兩日大寒朕宮中食珍膳深自愧無功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冒矢石爲天下除殘差爲小補耳又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一而不足於用奈何浚民膏血養之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閱凡士伍精銳者升上軍羸弱者斥去又以驍勇卒多爲諸方鎮所留詔方鎮所在壯士咸遣詣闕補宿衛命趙匡胤選其尤謀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每伐國命將先以詔慰民弔伐之意令安堵毋動再伐壽州謂侍臣曰壽州始解民甫歸業而大軍復至復迫竄求生先遣使撫安之城邑降禁軍中民易免者毋得犯卒毋得擅入城行寬政資窮困赦境內死罪而下囚民保聚山谷者令復業政令有不便者令條上弛之清淮帥劉仁贍爲其主死守帝曰忠臣也贈中書令爵彭城郡王改清淮軍爲忠正軍褒馬唐旣割江北輸平敕故淮南主楊行密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臣墓在江北者長吏時檢校令民毋樵牧唐主秦

江南無鹽鹵田乞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地非便詔歲以鹽三十萬斛輸之唐遣鍾謨入貢世宗曰江南頗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世宗曰何爲其然也謨爲響敵今則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後世則事何可知歸語汝主及是時可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於計焉長也謨歸以告唐主乃脩城置守戍如帝言清源節使留從効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馬未可改也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過在朕矣蓋大度如此然神器天授有所底止車之將覆輔必先折六年樞密使王朴卒帝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曰吾無與汝共功夫俄而疾大漸故曰命也王朴字文舉東平人明敏多材智世宗鎮瀋州朴爲掌書記世宗與計天下事凡所爲大臣無敢難者事成朴卒吳能加之賞薦而學士趙鼎於相殺殺不用問之殺口非不知其才然是不命薄恐不能勝月朴曰公爲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議何謂命命聖人所罕言也乃拜知制誥歲中病卒人以沒能知七年春正月帥匡胤帥師禦漢契丹次陳橋師亂擁匡胤還都稱帝國號本奉周主宗訓爲鄭王符太后爲唐太后遷北宮侍衛副都指揮通死之北漢以世宗祖結契丹入寇朝議命匡胤爲都部署出師禦之時主幼國疑卒習亂未發時都下籍籍言出軍日冊點檢爲天子矣內庭晏然未知也史館舊定宋真宗實書言是默檢得士不宜使與契丹不聽師議

其下使有一日黑光相摩盡知星者苗訓語匡亂
族立議曰此天命也夫陳橋驛夜五鼓將士集
及掌書記趙普與聞之乘坐待旦遲明匡義普入白之
匡亂方被酒卧披衣起勞軍諸校露刃聽于庭曰諸軍
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匡義未及對即被以黃袍羅拜
呼萬歲被乘馬匡義執鞭誓之曰汝等能從我乎則
乃言曰太尉主上我北面事之者也母驚犯公卿我
肩有綢綬汝朝市府庫若民皆母侵掠用命有重賞不
命有罰歸時應日諸將肅隊行自明德門入散甲士
營中歸第周侍衛副指揮使韓通聞之驚奔衛士執
大驚質執將手自眼日倉卒道將吾輩之罪也爪入
息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一旦為大軍所逼至此
吾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諸將校羅環擁護歸國
出將傳先拜賀不待已亦拜謝入宮以時主
其策中遂用之○三主建隆國九年 論曰嗚呼五
代君臣之際良亂悖暴之事可勝道哉至柴世宗乃天
錫勇智五六年間西定秦隴東平淮右北取三關武烈
震于戎夏而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禮定樂議
刑辟制作之法粲然有盛世風宋家遺業舉前畫用成
混一諸治體倣焉則夫周固有宋大業所自出也古稱
天將旦而清風興有開必先詎不諒哉

五代列藩志

嗚呼自有唐失政天下盜賊戎狄之渠乘勢據中土自
擅者餘五十年其最勝大者更國號五易姓八更十有

三君即五胡南北之興蹶未其或亟於此也而土寓分
裂自淮而南至吳會為吳為南唐入浙東西為吳越眾
東四川為前後蜀踰嶺表為南漢湖江陵為楚建清源
為閩各阻山海自擅無慮皆淫刑厚斂牢牲視人者六
十年餘方鎮擅土者不在是然其足數也嗚呼二君一
民民易戴以生十羊九牧羊孰從與鬻故史氏太息以
為生民之窮焉悲夫

○吳故唐鎮海鎮也治淮南揚行并廬州合肥人始居
高駢鎮淮南以武畧自奮致立功授節帥後有志於
以駢謀置廬州刺史易行密為軍司馬今半兵入援廬
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愚用之森邪師釋悖逆因德
參會而求來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必趨赴之行密至
天長時高駢克揚州執高駢國之失會盜秦彥將兵三
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安帥諸軍討之
開城自守悉出城中兵萬二千入建寧師鋒剴章將之
陽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帥帳中曰賊近告我將以
乘霧不敵欲還李濟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張宴且大
軍至此去將安歸濟怒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資
金帛糧米於一寨使廣平弓之而伏精兵自將千
餘人密鼓掠而伏兵四起俘斬殆盡彥疑駢為厭勝外圍
急恐駢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家行密聞率七卒編素回
城三日大廣陵潰彥帥身走為益孫儒所殺行密
入城廣陵城及其族隸西塞米眼道民新日居之而定
淮南南唐後已取宣潤詔以為寧國軍節度使盜孫儒
日儒掃地進來利源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若其師
時出輕騎抄其饋餉使淮南士民及自儒軍降者宜遣將先
驅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聞淮南按堵必有歸心人心
二淮安得不敗行密從之儒令盡士卒人疫行密使
兵擊斬之傳自京師劉建鋒馬服收餘衆七千走洪州

行客帥張揚州已又逐昇刺史取昇州先是揚州實
其者六年民轉徙殆盡而用因行客欲以茶鹽易布帛
之是趣之故也今不若悉我所有鄰所無者與回易以給
軍又選守今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可實豈憂財乏哉
行客從之於是刻意勸諭非不樂從者矣
行客招流散輕徭賦收歛州時諸將為刺史多貪令
獨池州陶雅復厚得八數人曰得陶雅為刺史清遠令
行客即以雅為刺史歛人納之雅禮人舊刺史史卿送之
還別而歛大治行客言雅委用忠力予厚人
為盡力未數年公私大實遠除江全忠不能與之
爭時大將口類其奸攻取而行客欲保境自以按止
之快快歛及或以告行客曰願有人功分反狀未露
而殺之吾不忍也將人人自危未幾及州安仁義
其兵父內與壽刺史朱廷壽通延壽行客妻弟也行客
憂甚給病自竹欄柱而什妻未掖之乃泣曰吾聖明諸
子幼軍府無所為必以付三男召之不至妻遣報
疾馳入入謁擒殺之使神掘其屍將計仁義茂
章攻潤州不下為仁義所易行客密遣將徐溫代之溫
易其未服順義一知茂章軍仁義出戰擊破殺之顯得
神福妻王為上將義不以妻于改易志願有母向不
顧而友他何顧乎斬首者而進逐誘領初行客與顯同
里開相善約為兄弟至是行客為寧遠其母和具時
徐溫者海州山人也少賊鹽為盜從行客起合肥
以謀守生外而溫獨居中次結之少許為思曰王有疾
而嫡嗣外必奸臣之謀若他日有召非溫所遣使必
無行矣遂以為憂已泣拜而去及行客病甚命判官
周德用符召溫隱隱意以溫為令軍行客歿不應徐溫
行客用符召溫隱隱意以溫為令軍行客歿不應徐溫
使他人將之行客曰吾死瞑目矣溫卒溫乃遣使召溫
溫至得嗣召周隱隱曰汝欲賣吾國復何面目見揚州
人乎殺之而盡夜醢其尸於城下以警後人
徐溫張顓某作亂一日叩牙兵二百人露刃於庭徐溫
驚曰爾欲殺我耶對曰非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才
刀因數淫所見幸十數人罪重下擗殺之謂之長諫諸
將不與同者皆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屬二人臣

渥而立其弟隆演和溫顯約我渥分其地而臣梁及溫
虎顯欲背約自立溫惠之問其客顯可求可求顯則
懷然開於成事易與耳臣請關其臂而奪之明日顯列
戟府中召諸將計所立大將而下皆從乃入既
入顯中膺高步大將軍曰軍無主今欲立宜者當誰可
周三莫應可求趨前密啓曰臣府至重四境多虞非公
主之不可矣然今日則太速顯問何也求曰劉殷腹
雅皆先王等夷必不肯為公若不若立幼主而輔之
諸將從矣顯意雖不快然不能難許之求因屏左右
急書一紙納懷中卷諸將詣使府入賀諸將皆莫測
也既至府求出執事中大呼顯宣教則夫人史氏
諸將宜無負楊氏善導之詞言激切顯神色頓沮而罷
副都統朱彥請可求太息曰理年十六七即揮戈躍馬
對大軍未嘗隔今對顯不覺汗流公而折之無入乃
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已顯與徐溫際溫自請鎮
潤州可求入見溫曰公出鎮宜潤也溫有諸溫曰然可求
曰勉之矣公拾干兵而出顯必以扶威王之事歸公矣
溫驚曰則奈何可求曰請為公止之往見顯曰出徐
公於外外人籍籍言公欲奪其兵而殺之有諸顯曰右
牙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可求曰勉之矣徐公出外必
且謹備公不可復制矣顯曰且奈何可求曰止之易也
明日可求邀顯共詣溫顯曰且奈何可求曰止之易也
飯之恩公楊氏宿將恩深厚今幼主初立四方多故乃
欲即安於外非忠臣也顯曰公幸教誠者公見容溫
何敢自安由是寢不行已顯知可求貪溫乃計乃
大恨曰吾乃為顯子所賣夜道盜殺之可求知不免請
為書辭府辭旨中壯益感動不忍殺而溫與可求謀
將軍重泰等三十人斬顯於牙室初顯與溫顯謀溫
溫日參用左右牙兵心不一獨用吾共可乎顯不可溫
日然則獨用公兵耳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則皆左牙
兵也由是淮南人咸信以溫實不與顯或王謀矣溫
既誅顯則自為左右牙牙即指揮使專軍府而軍務委
可求財賦委務知詳立法度禁強暴大事中情理軍府
大安已溫頗以法誅淮南舊將不附已者皆輕視見行
邪等人自畏溫懼變陽下之見諸將東來恭謹如見行
溫諸將顧大安初黃巢亂溫所居在溫州新安人
鍾傳據洪州危全誨等據撫州溫以洪州為鎮南軍傳為節度使
傳以兵攻之稍盡全誨等皆以洪州為鎮南軍傳為節度使
傳卒徐溫遣秦素將擊洪州叛之劉威守馬柳刺史

宋書文學好諛而使用事國以日削當是時周世宗
 任伯氏慨然乎有混一之志矣先是每冬淮水涸度發兵
 戍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之清汴節度使
 而懼以孫晟為司空如周師請和晟謂馬延巳曰此行
 當在方相然晟辭為負烈烈矣必往死之既至世宗
 以晟詰城下令呼劉仁贍降仁贍見晟戎服拜上晟
 遂謂之曰君受國厚恩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
 罵之晟曰臣為唐酒可當唐度使似若耶世宗及容
 武二心唐討割地而唐事晟但言唐主李璽臣
 唐應始終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召晟晟之晟請死周
 之終不言翰乃謂曰有勅賜相公死晟冲角怡然批
 袍衣帶南向拜曰臣謹死報國于就州死世宗憐晟忠
 悔殺之贈衛尉少卿司國壽春散重文之百端日春正
 月至上夏四月不能下而霖雨彌旬司兵營寨水深者
 數尺淮師暴益竹龍火器諸攻具汎南岸皆為唐兵所
 焚乃班師冬周師復進圖壽州食盡森王景連遣使
 請牛元將救之敗績仁贍請以處稿守城自縊連大戰
 景達不許仁贍因憤邑成疾幼子崇誠承父病繼與戰
 而敗上繼 國卷之五十 二一 十八公
 將降夜泛舟度淮為小校所獲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
 周廷構哭中門以技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仁贍妻仁
 贍妻曰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何可私名節何可虧
 負之則節使為不忠何面目見將士乎廷構執而處置
 將士感泣及唐援兵敗景達覺皆奔仁贍聞車馳執獻
 愈益感泣不知人監軍使以城降仁贍仁贍是日斬廷
 構伊張珍卿守楚州周攻之珍卿與前帥鄭昭業猶帥
 衆拒彭矢刃皆盡珍卿舉屍以謝而死所部千餘人
 並死無一降者於是唐主景乃盡割江北地以為和去
 帝稱奉周正朔罷兵贍劉仁贍太師追封相晟魯國公
 遷洪州而殂于位立而固亡於宋初李昇用宋齊丘畫
 遷讓皇之策於海陵嚴兵守之絕不與人通男女自
 為匹偶吳人憐之及世宗下淮南詔撫揚氏子孫唐惠
 遣尹廷範遷之潤州廷範以道遠恐為愛盡殺之還言世
 唐主懷斬之辭于衆而陳覺與旧嚴緝密使周還言世
 宗每宴語以江南不即降命者本嚴緝密之勸景以
 續以訓過景殺之遣鍾謨詣月昇且言不即割也非續
 謀遂覺許得受祿米倉丘坐覺黨遷青陽九華山穴堵
 通飲食秀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謫早放於泰州宜及此

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其將蔡儒以廬州叛悉毀行密父祖墳及傳敗諸將請發其父祖塚報之行密嘆曰儕輩惡吾何爲效尤嘗使從者張洪負劔侍洪拔劔擊行密不中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劔終已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醉耳醒必復還明日果復還行密起盜賊其下皆驍獷而樂爲用者以有度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當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相尋而徐氏父子徘徊不敢取夫亦有所憚也李唐仁柔立國重用兵故國亡而兵不血刃豈亦其報歟

錢銀杭州錢塘人幼從羣兒戲臨安里中君有大木膠
付產其下坐大石上即能指揮群兒爲隊伍狀爲鹽徒
黃巢掠浙東營與壯士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已度
陰膠伏弩射其臂引壯士蹂之斬數百級膠曰此可一
用爾是大敵之禽也趨八百里而屯巢獲生口問臨安
兵安在皆曰屯入百里巢不知爲地名也駭其衆多去
遂不敢犯臨安已從重昌爲兵馬洪昌與越州劉漢宏
相攻膠擊斬之示是昌徙鎮越而以膠爲杭州及董昌
以越州僭號膠遺書與紀曰與閉門爲天子與九族百
姓俱陷塗炭何如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悔
猶可及也昌不聽膠乃討誅昌散金帛徧軍士開倉廩
振貧乏以大悅拜鎮海鎮東節度使及梁篡位封膠吳
越王判官膠隱說膠拒其使發兵討之曰彼無成功何
可退抗越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膠始以
隱爲不遇於吾意不無少望及聞言甚義之然不能用
既建國改加營曰宋錦等命杭城曰衣錦城宴故老山
林與以錦爲兒時作蔭戲者大木曰衣錦將軍作歌曰
三節還鄉小扣錦衣父老遠來今相追以斗牛無字人

史 26—413

軍人不置獨吾軍之義... 欲以爲再焉... 日公前奉使王衍... 患伐蜀致兩國... 事公獨來監吾... 達也下所之明... 子相干蜀會分... 董璋怒攻閬州... 知祥陷黔州連... 敬州計之不克... 遣西川進奉官... 事董璋之知祥... 遣使說之璋疑... 破璋之知祥死... 宗璋知祥乃僭... 楚唐故武安軍... 馬工後從劉建... 南謝諸將曰馬... 商史三編卷之五十一

真謂白我軍勝矣... 敗今淮南將士... 州先是殷弟實... 世以質於大將... 身不足報吾不... 心平及吳師攻... 應侯於吳使者... 子驕故云然初... 言問之唐莊宗... 將其背曰開人... 日大霧散謂左... 異今部院豈有... 勳曰吾老矣非... 中亦何能久矣... 將軍範次立爲... 上李景蓋遷馬... 安馬

立祠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事晉爲三司使議者請檢
天下民田益租賦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大下比戶苦
無暇斫方當貸農賑貸使力於務本而擾之是使民益
勤於去本業而避租課也事得廢遷右衛上將軍東州
防禦使出省治民耕詒乃乃河內諸器爲治範更
鉅之安從進平使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爲
州防禦使有能名審交州人聚哭極前乞由葬使民得歲
時祠祭詔從之特贈太尉爲起祠立碑
王司隸州人登貝江爲使使涇州張澤政時雲民多
流亡闕更爲寬怒問民所疾苦去苛弊二十餘事民皆
復歸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樞
密輪租車等周曰爲累不脩刺史之渴也定州責民更
償乎代之償而自橋而是時刺史皆以平功授民困敝
而武大將功繼暴爲民所疾苦惟復州刺史郭述魯父
及周以善政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好儒家言爲教
近多荒旱昂食其門下生或累歲無息節度使符習高
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單騎揚州聞知後事昂至府
謁贊者以老朗父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庭仰責彥朗
自以上篇
昂姓石非右也義不可以私家諱奪老朗然拂衣入
昂即趨出解官去語子曰吾本不欲任亂世果爲州人
所屈子孫必以我爲戒昂又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
死昂禁其家毋以佛事汚吾先賢昂祖時詔天下求孝
悌之士廷臣交薦昂昂至京師見更長以爲壽終于家
少鄉晉政曰律昂流諫不聽昂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
齊魯一家州諸城人幼嗜學通五經教授鄉里士大
夫子第不遠百里從肄業焉五季末皇宗暉行剽故即
御人殺牛羊采以爲防禦特捕論以爲民暴賦與通盡
殺之而取其貲坐死者十數家得一痛無事冤不莫白
也走闕下訴之詔使鞠知宮防禦使止奪官衛一布衣
蘇食終身不仕至道中即國奉廉退芳悌授章丘令

○林延遇者閩人也閩主娶南人置國信所于漢使延
遇主之南漢數問以閩事終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
闕去粵語粵處人官禁當如是乎聞閩王死婦不許
素服向其哭者
三日上獨行

論曰五代時史職廢於喪亂而傳記小說類往往失其

真龍天子世亂易君革命如踐更臣節亡焉然天性亦
要可得而亡也于戈相尋能以生道生民儒道持身雖
其甚少亦豈非天之生德民之元命良心正性不容泯
之驗哉亦甚可貴矣著于篇無敢以苛責求焉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一

宋太祖帝紀

時郡縣元錫果著

南豐後學曾慥校

太祖諱匡胤姓趙幽州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唐莊宗戰
河上有功典禁軍事漢討鳳翔功最遷護聖都指揮使
事周從平淮揚累檢校司徒後唐天成二年太祖生
河比大馬營亦先統室與香既長貌雄偉度豁如也從
經宿不眠時稱香孩兒營
世宗戰北漢高平從征唐淮南皆允功語具周志中
即位國號宋以領歸德軍在宋州建隆元年春正月改
元赦贈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通中書令之論翼
戴功諸將校進官爵有差論佐命功第尤義焉殿前都

虞候掌書計普為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百字則平

門寡言咲微明為村學究寓潞州與太祖遇一見語合
意引為上客表為潞州軍判官今獲盜謂此死諸意
其有克落更訊全活遣使分賑諸州周故領節鎮諸將

進官數有差立太廟追帝先祖考尊高王父唐昭宗都
史中丞承延為始祖王父涿州刺史敬為翼祖曾王父

背皇后考弘殷為宣祖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
祭廟尊為尊母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周相質范加侍中

溥王司空仁浦魏右僕射仍平章事樞密使廷祚具加

同三品夏昭義帥李筠結北漢起兵澤州五月朔帝自

將圍澤州拔之筠赴火死癸酉有星出進擊上黨筠于

中節降筠太原人事周以筠校太師鎮昭義帝即加
中書令使至潞筠自以世事周於太祖故等

二年春諭郡縣長吏行勸農相質溥仁浦罷門下侍郎

普平章事宣徽北院使崇矩為樞密使

其志常屬有舉薦不許明日以人奏帝大怒裂袍拂袖而去

明曰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袍拂袖而去

之以婦他日補授舊職奏如帝意回而其人卒歸也

常言言以懲惡貴以酬功則天下之刑賞豈得

豈得以私喜怒專之一日雨驟至不止帝不降旨因

中奏樂帝大悅終安其處制變回上意如北

置制舉科樞密直學士居正兵侍郎餘慶呂參知政

事普既相希欲置副惟其名聞翰林承旨陶穀曰上幸

京一等官同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右正除慶

東發廷別設特位勅是署月俸下宰相一等雜給半

之亦欲與秋頒刑統幸北郊觀稼冬命將伐蜀陝靈武

饒詔轉粟振貸是歲回三年春帥全斌攻蜀劍門克

之獲將帥光義彬取蜀五州會師拔成都得蜀主昶兩

川平昶父知祥有兩川稱帝昶晉漢之際蜀中多故

方士房中街多採地幸和禁位年少好擊毬走馬又

人多驕蹇昶之甥宋下荆潭遣昶使以曉九書通北

武帥王全斌出鳳州進昶之江寧帥劉九義出歸

州曹彬副之謂之曰吾所欲得者土地餘財財一以

將士不私也日命為蜀主昶弟于江水五百餘間供

帳中物皆具招徠之計昶之使侍和將入見昶道大

行皆知昶命自謂知昶之使侍和將入見昶道大

士吳昊等出餞之昶手執執如意指揮軍自此諸事

亮肅謂吳昊曰昶之行止克敵中原反掌爾相又遣

人玄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詰將受雄雉樂器從

人玄詰以行王全斌等由鳳州入取興州拔二十餘

卒言蜀人於益允江置柵而益光東對岸越大山重
有狹徑名來藤自此山劍門南二十里至清江與大
前跨江為浮梁以通劍門不足恃也全斌善立還別將
開平偏將守劍門欲退也漢源以待敵未至而劍門已
破昭遠股慄失大據劍門不能固全斌進平入劍門已
遂克東川區倉舍下流滿目盡腫追航之女詰蜀焚其
上而具破石乃擊以待蜀師行時帝以地圖示諸將
縹江謂曰師所流至此必勿以舟說當以步騎上陸
縹之川而多戰機進可破也至是亮義等自歸州入
至至樂平江三二里生登岸浮梁乃舟走大破之
蜀將張玘僞降力世自英死克蜀施開忠州州人
至道多殘殺推舟師所至完安已歸會于蜀以破之
主皇駭命李昊草表詰所降而全斌入城都師自和
其承起江和至江素服待拜蜀州四十八道和以
并檢太師兼中書令封泰寧公玄詰泰寧軍節度使
和等卒追封楚王和母李氏本唐莊宗宮人也至帝
帝以肩輿入宮勞之謂之曰毋善自愛朕威興日
帝送母歸蜀本位對日妾太原人願歸老太原不願蜀
時才王有北征意臣言太尊禮待之及和卒母不允
以兩時地以汝不死社稷食生以至今今日所以忍死
者汝汝在爾今汝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卒帝悲
傷其意厚置諸路轉運使秋籍郡國驍勇補禁衛是歲
回鶻高四年夏罷光州貢鷹鵠罷餘羨賞格求遺書
冬兩川平是歲于閏五年春正月平伐蜀功罪全斌
彥進仁貶官彬光義進官有差初王全斌等自克蜀
蜀人苦之謂即署彬請旋師不從既有詔發蜀卒赴江
給裝錢全斌等不給蜀卒憤怨行至綿州殺彬出刺
史全斌推而為帥作亂全斌遣米谷緒往詔彬光緒盡
滅與蜀王耶蜀等其六女爭應之全斌怒利州成中
明城中降兵未遣者尚六萬七千人全斌誘致夾城中
盡殺之師進屯新繁亮義彬進擊大之亡走野走全
堂病死帝遣客省使王德裕等承道招輯蜀乃平帝

慶罷餘慶幽州人帝在周更三鎮皆爲實注矣大政重
以爭傾之餘慶獨爲申理尋封弟光義晉王班宰相上
疾免尚書左丞無何卒
門下侍郎居正呂中書侍郎義倫同平章事冬十月
葬周恭帝行開寶通禮是歲占歲
有二月夏河中饑淮水溢泗州城河溢安陽壞民居振之
秋九月伐江南是歲占歲大食
八月歷東壁三月
賊秋七月朔九月狩近郊詔州縣令佐察民孝弟力田
奇才異行及文武可用者遣詣闕冬都部署曹彬克昇
州得江南主煜江南平
煜得國自王父李昇爲吳州余
吳禪皆號居金陵復姓名自云唐宗室後周昀唐卒子
景立困於兵羣周正引事具五代志宋興景遣使入貢
國史土編
卷之五十一
帝平楊州閩州師子迎鑾鎮酒主禮遣子從鑑前行在
乃班師徙都魯卒于煜立事朝廷益恭每出師及克
善事必事以獨師貢賀以極布平而罷表請改江南稱
清帝詔名又毀損制度自稱天子意未厭也遣知制誥
薛平穆諒吉令入朝煜恐見留固辭疾不獻命曹彬爲
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等論爲先鋒帥師伐
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都監制監使初江岸池
州人吳皆水舉進士不第謀歸朱乃釣釣采石江乘小
舟載條繩其中維南片疾掉抵北岸力十數往返得江
之廣狹以爲右替善大夫言江南可取請造浮梁以濟師帝
然之以爲大舉載巨竹絕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深難載未
有以浮梁濟者燭入之若水清於石潭上移置承
石不差尺寸當是時旌督兩軍破吳口皆擊也陽下
之克當塗蕪湖軍采石矣浦美以若水所造浮梁絕江
濟如履平地軍自鷺州新林田欽村克溧水次秦淮黑
軍卻壘低李漢瓊取巨壘摧等乘風縱火城東南才
焚又破其關城遂圍金陵時江南不用兵者久諸老武
皆故新進主兵者不知兵顧易言兵聞命動躍陳利
害故一戰而敗煜素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度人爲僧

由方鎮大市君弱臣強而已今欲保世長治必徐奪方鎮權盡制其錢穀甲兵帝躍然曰已諭時宿衛將石守信王審琦具以竊戴功興軍普以爲言帝曰諸人吾腹心吾安之不吾叛也普曰諺曰臣錄錄臣亦豈愛其叛然其人皆非統御才脫令軍伍間欲富貴者萬有一擁爲變彼何得自由哉太祖悟一日晚朝退夕矣召守信等宴宮中飲甚歡酒酣帝喟然歎諸將前請故帝慨然曰我非公等不至此然爲天子大艱難何渠若爲節度使之爲樂乎吾在位每覺夕未嘗一安枕也守信等愕然起請故帝曰今天命未有定人心莫測也居此位者公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十

以謂無危乎守信等皆前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大定中外誰或敢有異心者何謂危哉帝曰極知公等無他腸請令麾下欲富貴者一旦以赤袍加公身欲自免得乎皆泣頓首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可生之塗帝乃言曰人生世間如駒過隙所爲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娛樂使子孫世世無貧乏耳公等胡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置歌兒舞女日夕歡宴怡天年朕與公等約世世婚姻令君臣之間兩無猜嫌顧不善乎皆再拜稽首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於是各以散官就第辰朝請所以慰撫賜養之者甚厚已帝悅天維帥將彥卿欲復入復爭帝曰朕待彥卿厚不吾負也普曰尋以方鎮對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帝默然命遂罷肆虐民被荼毒遣中朝官有才望者百餘人領知州分治大藩已又置諸州通判凡軍民政務皆統治事專達與長吏鈞禮大州或二員已又以常參官疆幹者知縣者親民而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藩始藩鎮屯重兵務厚稅歛以自贍名上供名送使留州多自予而上供者甚少民租入若他場務率親吏課視務倍克而輸貢無幾上下交病至是詔遣使詣諸州歲監民輸租納場務課民始甦已詔州置轉運使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轉運使缺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節度防禦觀察使及刺史皆不與簽書金穀之籍於是錢賦權盡歸上矣始藩鎮擇州縣健壯卒爲牙兵厚結之自衛餘補伍天子不得調一兵至是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諸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補禁旅之闕餘乃留州而犷悍之士畢隸於禁籍又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邊城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而將不得專兵帝謂宰相曰人命至重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咸置不問何痛而不德也自今諸州決大辟各上

謝付刑部復視已鳳翔節度使王彥超等及諸方鎮入
朝皆五代宿將乘傲擾擅上者宴後苑帝從容勞之曰
卿等國舊而久勞於外非朕優賢敬老之意也彥超
等諭意前奏乞骸骨明日皆進動秩罷鎮奉朝請於是
諸節鎮二百年專擅盤據諸宿弊盡根株拔矣初世宗
詔均田未有定下詔言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敝愈甚
今當精擇常察官敏幹慈惠者詣諸州度之又詔曰州
縣課民種植定戶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木百每等減二
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非一畦間十步長
史以春秋巡視為著令詔又曰世多故義倉寢廢歲小
歉輒失豫再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倉官所收兩稅石
別稅一斗貯之備凶歉給貸以事三司諸場院獻羨餘
粟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賞主者知光化軍張全操言吏
非倍取剋與安得羨請蠲之詔能獻羨餘初世宗詔營
園子監直學全未訖工建隆初學成帝親視學命繪先
聖先師像自為孔顏贊畫坐端餘令文臣分撰贊焉幸
武成王廟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尸降不武之甚胡
為乎於此命去之帝他無嗜好退朝暇即觀書雖車中
手不釋卷購遺書不惜千金謂侍臣曰方天下亂士庶
奔走失學者久宜勸學興教即武臣皆令讀書務學毋

面牆於是臣庶始寢寢貴文學事矣初定百官每五日
內殿起居各以次轉對具劄子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
切者許非時上章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很多難
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與冗員而重費乎無寧省
官而益俸也諸州縣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俸月增給
五千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毋
求備其守難進之節不願仕者勿奪其志試貢士詔曰
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繼自今闕食
祿之家得舉者下中書覆試著為令教坊使衛德仁以
老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曰用伶人為刺史自莊宗失
政朕豈當效尤不許宰相擬上州司馬帝曰川佐乃士
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何可輕授第當於樂部中遷轉耳
命為大樂署令桂陽上銀課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
後代賦及山澤為侵削深疚于朕衷縱未能損金於山
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初
周世宗命大臣作刑統未頒行詔刻布天威暑詔諸州
縣缺吏五月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給食病
者給藥小罪即決遣毋留歲常寬竊盜死刑詔曰王
者臨下以簡必務哀矜屬世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
格必濟之以寬竊恐本非巨蠹近代立制重於律文何

痛而不德也自今竊盜賊滿貫足佰者乃死幸洛陽詔
周翔雍輝等州周文武成康若秦漢諸帝凡二十陵
在焉州縣護視其被盜發掘者有司備法服各一襲其
棺槨盛之禁興寺詔曰古者一夫耕五人食然且有受
其餒者今一夫耕之十人從而食之天下何得不重困
卒有水旱亦何由資生乎東尚俗民游惰失職者跨村
連邑去而為僧朕甚疾焉諸佛寺已廢於顯德中者禁
毋得擅興諸庶政彌綸備具類如此殆天下分業而南
美為浮暴焉燒煮剝削刀山劍樹之刑賦歛繁重帝聞
之太息曰吾當救此一方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多
取子女金帛帝深以焉恨及遣曹彬伐江南諭之曰一
南之事一以委卿本念卿能戢下不為民疾苦故遣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毋為急擊也城陷日
慎無殺戮即困鬪李煜一門切不可加害且以劍賜彬
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江南平捷至羣臣稱賀帝
泣曰寓縣分割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
是可哀也命出米十萬振之初計下太原相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是為敵受兵也
請以為後圖待諸國平即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
笑曰吾意正然一日帝以幽薊地圖出示普普竭圖訖

趙鼎曰周必出曹翰帝曰然翰可取否對曰可翰取孰
可守帝曰以諭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者久之
曰卿可謂遠慮矣因諜者謂漢言君與周世讎宜不屈
我與爾無間何為困此一方民若有志中原宜下太行
決勝負不然毋久溷溷為也漢主鈞諜報曰河東土地
甲兵誠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
此獨懼劉氏之不血食耳太祖哀其言故終鈞之世不
加兵諸國既下必首通負滌煩苛調乏絕雪冤滯惠
農厚下振拔人材一主於懷安已念山前後十六州
契丹有於大內置藏曰封樁庫荆湖川廣諸所籍金帛
若歲終會歲用之餘皆入焉諭侍臣曰石晉割幽燕略
契丹使諸州淪為異域朕甚念甚痛之俟封樁滿三五
百萬即遣使往贖使還為中國民不然當散為將士切
賞冀必得終不令吾赤子陷於左社也嘗幸西京次翟
拜安陵賜河南民今年田租之半至洛陽祭天地南郊
都民垂白者聚觀咸太息相謂曰我輩少遭亂離苦不
聊生不圖今日獲見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
都洛群臣諫弗聽晉王光義力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
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故帝曰吾以西據山河之
勝去冗兵循周漢故事安天下耳光義曰在德不在險

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諸規慮弘遠如此時天下畧定惟北漢銀夏燕未下於延慶環厚靈武各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易棧各置帥以拒北敵晉陽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檢使無慮易制而恩過如骨肉每入朝必命坐殿宴欵洽之郡中關市租賦聽恣用不問其出入所回易免所過征稅得便宜制軍李迢帥關南民有訟其強取已女爲妾及貸錢不償者帝召問曰汝女可適何如人對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若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之帝曰漢超朕貴臣汝女爲之妾不庸愈於農家婦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身家不自保公貨財何有責其人遣之而密使諭漢迢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爾爲也則不足於用宜告朕何橫放病民爲耶漢超感泣郭進在西山令峻嚴帝遣戍西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有軍校自西來誣訟進不法書詰之情得送進令殺之至會有寇進激使之曰汝能訟我信有膽今虜至能奮殺虜乎汝有功貸汝郎不能死與走惟汝矣卒踴躍赴敵竟破敵上其功帝愈益信厚之董遵誨者洪州刺史宗本子也帝微時客宗本所遵誨憑父勢漸

傳之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嘉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騰去是何祥也帝又對與論兵語屈直視帝拂衣入帝乃辭宗本去及即位以宗本妻在幽州迎致優賜之召遵誨至謂之曰卿頗憶曩時紫雲黑蛇之事乎是何祥也遵誨惶恐謝死罪授通遠軍使導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朝廷威德皆感悅後數月虜來擾邊則率兵深入俘斬之夏州以安遇諸大將尤恩方伐蜀時大雪帝御講武殿服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冒霜雪御敵何以堪處郎解裘帽遣中使馳全斌軍賜焉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掌圍太原都虞侯趙延翰率諸班衛士叩頭請先登帝曰汝曹皆朕所與儔肘腋同休戚者也寧不得太原何寧忍驅汝曹冒鋒刃赴必死之地乎故自總戎以至於爲帝士卒畏愛能得其死力而當法不貸王彥昇以擅殺周侍衛韓通雖傳命終身不授節鉞內臣李承進故逮事後唐帝召問莊宗時事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無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增賜祿秩莊宗立隨所欲給之其所以失天下本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之過也帝聞之拊髀太息曰二十年來河

戰爭取天下不能用軍法約士伍誠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劓耳嘗聞川蜀兵健銳者爲宿衛號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比郊還行賞以御馬直從特給賞川班直擊登聞鼓援例請帝怒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豈有劓耳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諸軍廩其班帝仁孝然達質任然不煩學作而合新官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轅太息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謂宰相薛后正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屬乘快決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九

一而而誤故中自公耳嘗幸玉津園宴羣臣醉夢狎明日謂侍臣曰沉湎非令儀也朕昨蹈之甚自悔獵近郊逐兔馬蹶墮引佩刀刺馬殺之已而曰好敗能馬何罪遂止不復獵一日於後苑中彈雀有上謁者稱急事問之帝亟見閱所奏常事耳怒詰之對曰臣以謂於彈雀猶爲急耳帝大感賜帛嘗大雨河決焚香禱天曰天災流行願當朕躬勿及民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非時政有闕而然耶朕日夜焦勞罔之所堪相普對曰陛下臨御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若雨爲災乃臣等失職所致帝曰朕與卿輩常兢惕交修當是時帝以

心督遇普時時微行詣普家與計畫天下事每退朝普不敢脫衣冠而卧一日天大雪日暮矢普解衣卧已而扣門聲亟中視見帝立風雪中皇恐走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晉王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安卧行酒帝以嫂呼之江州王以銀五萬兩遺普普入白兩無受帝曰受之第薄賂其使者可也既而江州入貢帝數外加賜白金五萬如遺普之數江南主駭服以爲上君臣同體如此又何可得間也嘗讀二典太息曰方堯舜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曰刑賞兼施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死謂宰相曰愚下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九

之人不分菽麥可矜也不可虐也州縣不能撫養爲苛暴朕甚痛之該賊吏棄市獨未嘗貸也宮中縣葦簾緣以青布御衣服浣濯者至再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謂之曰此與我汝自今勿復爲此飾矣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而重惜爲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更相效尤京城翠羽價昂人爭捕鬻傷生必多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奈何造此爲惡業端乎主慙謝或請帝用黃金裝輿輦乘者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家令宮殿盡以金銀飾之力亦可辦但念爲天下守財不可妄用耳苟自以奉養爲意天下之人必有受其弊者

亦胡寧忍此也周主宗訓殂爲素服發哀輟朝三日謚恭帝葬慶陵側慶陵者世宗陵也諸降王就遺使迎勞里益進比至以賓禮禮之優假秩祿賚及其宗親賜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以壽考終劉銀在國時多置醢毒臣下一日帝幸講武池銀先至以戶酒賜之銀疑其毒也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終生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是耶取銀酒自飲而別酌賜銀銀大慙謝吳越王俶來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爲昆弟封其妻孫氏爲王妃留兩月而還辭賜以黃祿封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其感懼歸視事命徒坐堂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大威不遠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於廷焚香再拜而後遣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者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輒殺戍終日待不害也誠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然即深居閉門何益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初昭憲太后杜氏生子男五人及建國惟晉王秦王存太后疾

太祖侍湯藥不暫離左右太后疾大漸謂帝曰上知今所以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已對曰祖考及皇太后積慶之力也太后曰不然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元美元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謹受教時趙普在侍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帝命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金匱中令謹密宮人掌之帝友愛天性而晉王自陳橋師出時實與聖戴功所與謨議天下事甚衆帝數幸其第恩禮優渥王有疾帝親爲灼艾王諱暴步高帝亦藝艾自炙曰吾以分痛也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卒致國于晉王而崩史稱帝崩之明日內侍王維恩以貴帝迎五人踐祚或曰非也帝不豫王子俊召晉王入侍屏左右屬後事人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離席有遜避狀帝引袂數地大聲曰好爲之而帝崩紀載異因以啓後疑至謂太祖不得正其終然太祖友愛禪讓本由東太宗無間隙而忽爲劉勳朱友珪所爲理必無之不足深辨也

論曰自三代忠質文異尚而入道周漢祚鴻博唐運昌明至趙宋而仁厚立國庶幾于有周雖運世每下而天運之循環者一也革命之日朝無改官市不易肆削平僭國兵不血刃弔伐之意溢然諸禮賢任相務農興學慎刑緩賦快狹乎有長世保後之規焉雖其得國視晉

漢周何遠而獨稱順守矣然佐命諸將相視漢唐差劣故風烈微不競云噫吁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六命孰能以一人兼將相而帝者哉

太宗真宗帝紀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元義宣祖第三子也杜太后夢奉官知太祖則開寶九年冬十月即位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先皇帝子德昭武功郡王德芳與元尹尊皇后為開寶皇后
平章事樞密副使馬樞密使詔緣邊禁戢戍卒毋侵撓外境羣臣有論列許實封奏聞請面對者立引對無壅詔諸道轉運使察舉州縣官吏能否等第歲以聞罷河東兵卒講武池遂幸玉津園
二年春賜進士第及第者百有九人夏四月葬永昌陵附太祖皇帝于太廟樂口太定之舞以孝昭皇后王
三年春吳越國王錢俶來朝陳洪進獻漳泉州俶納土封淮海國王
春之賜功臣命有司造大第於華風外連巨欸坊諸衙門物畢具名禮賢宅待來朝賜之計江南以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李煜貽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天子易地酬勤王亦大梁一布衣不復來答以書上加守太師九年俶與妻孫氏惟潘承祐來朝太祖遣皇子德昭出迎勞召對崇德殿賜劍履上殿誓詔

不名命矣前為是第及是後來朝安長春殿命劉錫李且禍微名平海師陳洪進來納上出崖仁冀說納主不且禍微名平海師陳洪進來納上出崖仁冀說納主不
十三軍一縣八十六以獻帝
知皆惕哭曰吾王不
差與子日百川宗海而煙火不與太陽爭明則分定故亦晴然以三代死社稷為問之豈不悖哉詔職官職
罪雖赦不得叙河黃冬孔子後宜襲封文宣公十一
月祀天地團丘赦
北漢夏四月攻太原得其主繼元北漢平秋及契丹戰
高梁河敗績詔班師帝至自范陽
少因於紅夏憤成疾卒繼元立繼恩卒繼元立至是帝以天下大定欲取太原
北路都招討使部諸將伐北漢雲州觀客使進為太原都部也屯石橫扼北漢後師費用使來書曰何名而伐也帝曰河東進令所當討北朝不援當和約如故不然雖有戰耳已命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師來救進邀擊之敗之以其降列城下示漢漢人奪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徙太原民居之封繼元彭城郡公
南劉廷翰李漢瓊也其定而還足役也軍置於中關銘碑所營雉經死以暴卒聞不問諸將辭能又帝自訂定畫而敗
進封秦王潘美等進秩有差
五年

明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侍重行毋貪利輕進虜
問大其至必悉衆而陽慮不顧山後雲朔可得也得山
後燕薊從可耳矣及相等乘勝前捷至帝每訝其已速
彬既次涿州契丹南京帝即律休哥壁不出夜令輕
騎掠單務盡以精銳張其勢又遣伏兵奔出燒燭車
食盡退師傍河頓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久退軍
忽糧者乎失策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急進引河沿白
溝河與不信合陽潘美等克山後州縣帝遣使下
合勢取幽州矣相部將取握中印不能取收爭請前
行不待命乃發糧車信復趨涿州休哥以輕兵來薄
之休哥食乏水泉軍渴渴渾渾而飲之四日至涿州而
契丹主隆緒與太后自馳輦口將大兵趨涿州相言彼
引退休哥跡之而岐溝敗績軍亂行夜度拒河虜追
及乘之溺死者甚衆趙鼎乃引河重運也定州潘美遠代
卒積死沙河為不流帝聞之田重運也定州潘美遠代
州從雲應朔懷四州吏民及山谷潭部放外其河東京
西美則將楊業戰陳家谷死之彬彥進退參主以失律
貶官業追贈是役也事始於賀令圖父子贊成於相使
顯而中書不預問彬宿將名德而棄累非所長又命帥
由史三編 卷之五十五 二六 七月 乃 乃 乃 乃
多無銘以故敗契丹退封休哥為瀛州部署劉廷讓及
宋國王示平宋立之禮中國也 瀛州部署劉廷讓及
契丹戰君子館敗績趙鼎契丹而北與李崇源合將
害逆戰于君子館又敗契丹不能敵等圖數重廷讓分
精兵屬李繼隆為援而繼隆退使樂壽廷讓軍盡受
害是休哥之賀令圖日我獲罪本朝願自歸南朝今
謂信之不遺之也歸一兩及廷讓敗休哥言歸見雄
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耶引數十騎逆之既見休哥
據胡林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日送死來耶令左右
殺其從騎而劫之相是河朔成兵無圖志契丹來勝長
驅南陷深邪德三州殺官使俾士民輩金帛而去帝聞
半引自悔而相敗亡州士之謂河朔也世不復矣
蓋一歲中師三敗因益無所而河朔亦不復矣
是歲劍州饑壽州大水濮州蝗振之軍節度使占城高
麗來 四年春詔申取方績夏並繫凶端拱元年帝
有之 春耕籍田赦改元河清黃相昉罷右僕射太保侍

中普趙參政蒙正 同平章事戶侍郎王參知政事
夏作秘閣秋鄧王錢俶卒 徽謙和不作物信釋氏以納
繼元帝顧儼曰太原王其民其民其民其民其民其民
陽國王又改許王徙鄧王其民其民其民其民其民其民
使者歡甚魯有人生壁其腹光燭庭是夕卒年六十追
封奉國王謚忠懿神宗時知杭州其子其民其民其民
西氏力勸德忠臣於神宗時知杭州其子其民其民其民
佛祠曰妙音院者為觀在臨安者付爭寺兄弟爭登制
士世推錢 幸國子監契丹四涿州入祁州 浮化元年
史云盛云 幸國子監契丹四涿州入祁州 浮化元年
遣使決諸道獄 秋十月 部發米貢 二年夏旱親慮囚
年 春赦畿內改元 受尊 相普罷 為西京開封府夏六月太
十一月 是歲京師諸路大飢河陽洪吉江蘄州大水振
之 西南諸來貢 二年 朔日 夏樞副齊賢 鹽
鐵使恕 參知政事直學士準 樞密副使置諸路提
刑參政沔恕罷相蒙正罷 蒙正為首相以寬簡自任
少成謂見者好暗以言言皆喜聞望伊而非人胥怨
之 父素與齊賢怨及二人知政沔才日安慮僚屬以
中書舊事告之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恩密不得於本
廳見客諸事堂延接杜私清沔言宰相恩密不得於本
為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怒
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素與知古善密以告意怒
其修舉樊知古自訴帝怒恕滿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
范崇正妻族也伏閣請立太子嗣在率帝怒貶流官家
正坐累免為史尚書三日間三事交發帝連罷三卿有

王元侃馬開封尹改壽王知青州準參知政事幸國子
 監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是歲趙保忠馬保吉所禁
 年帝二年春正月改元赦西川平蜀一府庫皆悉輸升
 給吏治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奇賈不得和市民益困
 義斥者益懼賊敗貴以規刊青神民下小波與李李
 本日聚衆為亂曰吾疾貧富不均今均之劫富家人
 其腹實以錢旁邑民失軀者爭響應旬日間至數萬人
 無何小波戰死其黨推李順為帥攻陷漢彭州進迫威
 節懷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奔梓州順據成都稱王
 遣使召李順曰破州即蜀大吏詔官者王維恩總兵分
 討之李順改蜀州劍門節度監正官正簡疲卒數百
 以忠義力戰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安至與合擊賊大敗
 之斬賊總盡少府監雷有終德驥子也以同知兵馬出
 計蜀進至廣安軍中瀕江二面擄殺陰晦時掩至鼓
 譟舉火士大恐有變安坐師髮賊亂召引奇兵出其後
 擊之賊驚擾沉江死者至繁於是順氣沮下閭道無壘
 先是知梓州張雍聞小波起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輦
 綿州金帛實帑無督僚佐治戎器伐木為午銷鍾為鎗
 諸守城悉備順率衆二十萬攻圍之城中兵糧三下
 悉智刀捍禦之賊不能下退治攻具城上准遣兵五百
 出東門擊賊賊起圍難絕死士全城北監播其攻具長
 州板成初凌順至鳳翔市南繼因頓師不進為宴樂不
 念軍縱所部劫掠賊復陷州縣勢復
 張詠張誅知益州而定詔具誅傳中 相蒙正參政易
 簡罷家正為才僕參政端呂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洎
 張參知政事同知密院鎔知樞密院事開寶皇后宋
 氏崩不成服以太秋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赦武

帝參官子為父後者賜勳一轉○是歲占成京州吐蕃
西南蕃特相諸來貢封西南蕃龍漢王為歸化王
二年春祀天地園丘赦御史中丞昌齡李參知政事討
李繼遷師出塞還昭武軍節度使武命都知樞密使李繼
之分道延期抵烏白池昭武軍節度使武命都知樞密使李繼
造房銳起超持不昭武軍節度使武命都知樞密使李繼
直趨延慶果不昭武軍節度使武命都知樞密使李繼
房不擊延召十因昭武軍節度使武命都知樞密使李繼
為給事中○是歲奉晉諸昭武軍節度使武命都知樞密使李繼
夜十二震大平年廣州稻再熟三年有二月春泊罷
泊全椒人故江南呂有文藝性險諂正貪江主煜既
新朝貧甚猶時時李之相卑知史事煜弟李景遂入為
之屬準年少氣銳泊老儒夙夜坐書視事準出入必冠
帶候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延中語泊提給
美詩論為準規書準心服焉兄之夢之帝帝制其在
江南日譏滿佑段之疑為會等詔尹熙古吳印入直皆
諫說太直耳帝洗然遂擢用既入中書奉準愈謹而於
帝而面斥相端誠無訐諂諂曰泊有言不道端摩性
帝正意為容耳帝以余靈武既中悔明曰泊果謬言
之不悅曰果中已端所料已帝始準專寵哀泊慮同
罷因奏事即發準對諂帝怒罷準亦罷準已疾死
戶侍郎仲舒溫禮侍即化基王參知政事於相蒙正同
年主厚善又得政頗成蒙正十論薄之化基真定人蒙
范滂為人獻澄書署崇陽有受受人金陳恕欲因中
帝崩年五十九上尊諡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沉幾審
斷儉勤好讀書重儒以明於治亂之統初即位創崇文
院建秘書閣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
之本也治亂之原也微是何觀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
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采諸經史切治道語

為御屏風十卷日盡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諫瘁帝
開卷有益不為勞也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
欲勿使嗜好形於外即奸倖無目入朕他無嗜好為喜
讀書多通知古今成敗善者從不善者改如此而已王
顯為樞密使手軍戒三篇授之曰卿家世本儒學喪亂
失學今典機務當自力縱不能博覽熟此亦免於面
墻以宰相任總百揆而諸王幼詔朝會宰相班諸王上
牋前謝不敢當帝曰相統百官漢法丞相體絕百僚藩
邸之設奉朝請而已又朕諸子幼欲其知謙損之道故
抑之母弟辭嘗謂宰相言中書政本當進賢才退不肖
者往往往以得相後遵用焉京朝官考課日令所司具履
博詢公議為權衡治亂在人賞當功罰當罪即天下
治謂為滋喜怒之具則亂也又曰士未達時見當國者
失道必怏怏于心及列有位得獻替自展乃恣心不由
道何也政闕失必竭忠益盡言毋顧諱即言未盡當必
僉議擇善而從之朕何敢使人不得自盡也又謂相普
言舜戒羣臣無面從有後言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卿
必念之蓋重相如此以翰林為文學論思官飛白書玉
堂之署為堂額賜之學士缺大臣薦張洎帝曰必畢士
安洎才藝踐歷誠不減士安第行履不及而任翰學士
者往往以得相後遵用焉京朝官考課日令所司具履

歷功過狀奏引對曰既得漸識羣臣且使有政績者樂
召對負瑕累者慙問質也下詔言虞考績以三載漢表
課分九等諸州道府縣官及縣簿尉於吏曹給御前印
紙曆子俾所司日書其功過秩滿用爲殿最考又詔言
朝臣掌州事外所爲給印曆者貴善惡無隱殿最畢書
得滿時行考也如聞官吏朋黨比周相容蔽賢有巨而
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其校析焉選官雖一命以上必召
對使殿親與語稱旨越次賞送中書審詳履歷聽進止
尤重守令詔諸道轉運使察舉所部有治績者以名聞
對增秩其貪猥不職者備狀上汰之分遣近臣巡撫
有司惠民者便宜行親民官賢否具條上詔令未便者
附傳聞作冊辭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立石於州縣治所做焉二年早帝以爲刑獄冤濫
所置錄繁因遣使決獄分道於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
帝避殿戒赦是夕彗滅已歲旱蝗甚帝手詔宰相欲
自焚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滅以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
置審刑院禁中讞之嘗親錄京城囚至日盱近臣以節
勞請帝曰儻獄訟平允枉濫得雪朕深用爲適何勞之
有遣京朝官出諸州就鞠臨諭曰無滋蔓無留滯歲饑
民持挺投券富室取其粟坐棄市帝謂使者曰平民也

祿甚起相拯求餼糧活且父豈足深罪哉事發時法宜
變坊亂令往免宜未減女令與強盜同科或有言汴陽
運卒多私販鬻者請禁帝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鬻鹽
舵工苟無妨公務卽少販鬻庸何傷其勿問宴邊帥比
死醉有忿爭失儀者侍臣請屬吏弗許翌日詣請罪帝
曰朕昨醉不省也釋不問中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請
侍繫學士銜帝曰學士官清切朕嘗恨不得爲奈何授
宦寺乎不許已王繼恩平蜀還中書請除宣徽使帝曰
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不可固以請命學士院議別創宣
政使銜授之有內侍乞增俸給十千嫌少帝怒曰朕嘗
爲供奉官俸纔止十千爾顧少之耶幽之死改左藏封
樁庫爲內藏庫詔諸庫減變權衡取羨餘者死京城外
有僧積薪將自焚帝惡其惑衆令配流謂宰相曰近諸
所建寺觀猥冗僅十椽以上輒請名額誣間闔爲姦欺
詔天下寺觀非舊著籍者毋新建方帝卽位初藝祖禪
讓大德深結於中心下詔言先皇帝躬業垂二十二年事
制曲防物有經紀當謹遵承以初爲常不敢踰越咨爾
臣庶宜體朕心又詔言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有不順父
母異居別籍御史臺糾察當是時太祖及秦王于女詔
並稱皇子皇女示一體而武功王德昭長子惟吉載六

歲留楚中日侍食焉恩後四年伐北狄以從帝微行
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諸將洵洵謀立德昭會知
帝處而止帝聞意不釋及還汴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
以爲言帝疑其結將佐心也大怒直視之曰待汝自爲
之當未晚也德昭退驚懼以爲上猶之乃至此即自刎
帝聞驚悔抱其屍哭曰兒癡乃至此耶追封魏王方始
聞國時及相普實與推戴功秦王廷美弗與也大祖
在位帝與謹畫天下事甚夥秦王弗與聞又剛愎諫時
與帝相失本爲太祖世嫡者德昭昭憲遺命終歸之德
昭子惟吉出閣凡邸第車服賜予帝命與諸王等亦獨
以德昭已而德昭物岐王德芳薨即致函無所屬而秦
王有次及之勢頗恣驕天子弗善也而廷美職得之則
與相多遜及諸外人陰相結爲固方太祖時學士盧多
遜於相普隙譖普傾晉王深構之開封府推官宋琪出
入普門下惡之白太子出琪護國軍判官普罷相策太
祖孝友必且立晉王恐譖遂成至河陽上書自訟曰外
人讒臣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知臣
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金匱中外莫知也
帝即位普久廢多遜益設形似幾短之奉朝請數年不
見答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等

密告秦王驕恣疑有變帝以普預顧命手詔陰問之普
大喜即自言願備樞軸以察變且自願預顧命本末父
表自頌事帝惻然於禁中發金匱得普書及表讀之則
大感以爲普累擁護已壹不知之也立召入謂之曰卿
毋以往事介意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業已知四十九
年之非矣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公普既復相諷多遜令
自退而多遜固權位其後且得間恐一旦失勢遂爲普
倚齷之也不肯退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白發之
責授兵尚書後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學士李昉衛尉
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屢遣守
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
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與相唯諾因遣之
于新獄具下百官議於是相普等言廷美多遜爲咀咒
願望罪大逆當誅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白德明及徒
黨斬於市廷美罷歸私第其子女落皇子公主之號已
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
悔過而望請徙遠郡防他憂詔降封涪陵縣公徙房州
先是帝計久長欲以天下傳子孫而頗以昭獻同命爲
疑以問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帝遂
決而廷美得罪第籍令太宗重昭憲命傳秦王亦且必

亂諸樊兄弟先之矣故非常之原聖人室為春秋之義
立子以嫡所以大居正而已亂也
多遜涉經史能文
官史館時開太祖取書史館中預成其先則取帝所
讀書通覽明上有所問則對畢又必進問則帝所
書得并奉旨章奏必外有問則對畢又必進問則帝所
不敢妄附便希其意然通又必進問則帝所
宗知澤州聚族長公上召歸其家也守舊月多遜即
白道歸任知州侯仁寶女弟夫也守舊月多遜即
仁寶死後外乃上言交州亂可取願乘傳詣闕陳狀
帝嘗驛召之多遜曰交州內擾當平之秋但先召仁
寶謀必應與為之備不如召仁寶水陸轉運使別
長驛旁局全帝以召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別
命將討之仁寶邑邑以死其不能普恤至此及是
問岷州食道傍道旅有惡能言京邑者多遜悅之
相廬多遜令枉法奉已吾子不從多遜中之危法也
實南苑末周歲骨肉論盡惟老身存耳彼盧相妬賢
姑勢恣行無忌終當且南竄幸未死猶及見之也
出典上編 卷之五十一 七月二日
愈趨愈去初多遜父信為河南令服用倫及多遜貴
而修德不與多遜親父曰家世儒素而一旦暴貴吾未
知所為失父多遜傾首消然曰普元勳而毀之我
豈死不與其收也多遜不能改及於難李符既攝
成建美罪而多遜近州符密白普曰朱季遠而木主
顯善春州近然至者輒死不若令處之普不答何則
李故天遣好也也廷美得罪天子欲為普民其述使
若事不由普然以信相鎮河陽帝賜詩贈行賜宴長春
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詩刻石當與臣行骨同葬
果下帝為動谷買日謂普曰普有功國家朕少與
遊今盛衰矣不欲煩以政事普曰臣之愚詩導意昨
行殿為墜淚也宋琪等對曰昨普至中書為臣言感激
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谷今陳宣諭君臣始終可謂
兩全矣已使召三入中書普陳於世事居幹旋樞密使
曹希夷河德趙所誣誣帝頗或之普力為辨雪希夷
帝甚慚悔曹曰陛下以能起上而用之已察其罪
帝雪之希夷盛明何謂悔乎希夷為帝言齊賢受封知
登第希夷者咸以謂宜稱今復以奏封失旨出外夫言

國家大計非旦夕可效必人達乃見惟陛下幸察於是
齊賢得復召祖吉以典即犯城郊大報持命無赦普曰
其抵罪固當然國家一卿特告休辭明奈何以吉故
不能罪一人乎普曰普少習吏事學術太粗勤以讀書
足惜哉竟賜死普少習吏事學術太粗勤以讀書
手不擇卷晚歲朝歸第必闔門啓篋發書讀以讀書
既卒家人發視則論語也普自言上曰臣有論語一部
以半部作太師平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司有客
升幸輔出入三十年未嘗為親戚求恩榮戒子第言吾
教勿放恣重吾過然性猜忌忌善迎上意挾計勸為越
日又頗殖貨利視先代元功不無少愧焉普遂獻遺
王韓 楚王元佐者帝長子也少聰警射命中為帝所鍾
愛秦王廷美遷房州力營救不得為憤惋失心得狂疾
帝為赦天下冀已疾而疾彌進不衰已少間恣睢為暴
出典上編 卷之五十一 四月廿六年
疾雍熙元年秋九月九日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
瘥不與諸王宴罷過元佐元佐志曰若等侍上宴我不
與是獨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念欲廢
立未決也適鄆州判寇準入見語之故準曰事儻得已
乎帝曰迹元佐所為他日必且為桀紂安得已準曰即
如是日祀事上第今東宮攝行禮宮僚必盡從陛下以
其間入宮案驗果有迹為天下廢之可也帝從之楚王
出上入宮得宮中淫刑器甚具乃廢為庶人徙均州久
之儲位未有定中外無敢言準自知青州召入見帝足
創甚自褰裳示之且曰卿去國久亦猶然念朕乎頓首

對曰臣犬馬何敢忘顧拘職守不得至都耳因請帝立太子重宗廟帝曰朕諸子孰可者準曰主臣陛下為天下擇君誠慎誠重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慮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以時定立襄王為皇太子太子既廟見京師人擁道聚觀喜擢曰少年天子也帝聞頗不憚召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聖德在人心之效社稷之福也非然何以得此帝悅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帝乃出延準飲極歡而罷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臣東上編 卷之五十一 五月一十七日

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不糊塗卒命相端字易直人功考功即使高麗風暴折樁一舟人溺端如左在齊中帝嘗遣中使即訊使者至端起迎使者曰何端即訊君端神色自若願從者免社使者曰何至此端曰天子遣君端即為罪安敢以冠裳對制使者曰下堂端曰然其間帝問手札論中書自今軍國事必多與端計後問李準要數便邊亦安軍獲其母帝召準準許酌計欲誅之準曰端端從容曰上事上成君勿言準準曰未也端曰準常事端不必知若聞軍國大事計端備位不可不知也準告之故端曰今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之保安軍此門矣端曰安之有請也入言於帝曰昔頃刻得太子置端上意高相欽分矣及為奉大事者不顧其家也死得逆之人乎陛下今殺之度端速明可擒可矣朕未幾從堅其執心何得以為名太宗曰為之奈何端曰以臣愚計之宜置於延州養和之以及帝不招來從遷即不降可因繫其心帝稍解稍善

豫端日從太子問起居疾大漸端入禁中見太子不在

侍疑有變則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亟入侍時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業與大臣謀立趙王矣及帝崩繼恩以皇后命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齋閣檢太宗先賜手詔出反縛之閣中置守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何如端曰先帝豫建太子正屬之廟社今安敢有異議乃奉皇太子至福寧宮入即位垂簾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已乃帥羣臣下下拜而皇太子恒即位是為真宗

真宗皇帝 恒 太宗第三子也母李賢妃得異夢生帝名 諱 王 元 休 封 襄 王 改 至 道 三 年 春 三 月 元 休 封 王 王 立 皇 太 子 改 今 諱 至 道 三 年 春 三 月

即位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相端呂加右僕射皇第六人並進封尚書右丞至 李 禮 侍 即 沆 李 參 知 政 事 以 青 宮 中 外 官 立 皇 后 郭 氏 禁 獻 祥 瑞 參 政 若 水 避 位 去 傳 追 復 涪 王 廷 美 為 秦 王 復 封 兄 元 佐 為 楚 王 秋 鎮 海 使 彬 曹 召 為 樞 密 使 西 川 亂 廣 武 年 劉 玘 討 玘 馬 知 節 冬 十 月 葬 永 熙 陵 追 尊 母 賢 妃 李 為 皇 太 后 詔 轉 運 使 救 長 吏 勸 農 是 歲 進 士 交 趾 黎 恒 為 南 平 王 使 咸 平 元 年 春 正 月 葬 出 詔 求 直 言 避 殿 減 膳 德 獄 囚 開 進 士 諸 科 貢 舉 五 年 夏 五 月 朔 早 蠲 天 下 逋 欠 免 開 封 民 田 租 冬 一 月 朔 相 端 至 罷 端 為 武 勝 軍 節 度 使

尚書齊賢參政沅同平章事兵侍即敏中向參知政事
許羣臣獻著述今兩制銓簡是歲定州電傷稼振之
首領來朝獻馬二千匹甘州回 二年春詔侍從舉升
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詔御史臺糾百官比周奔競
弗率者早求直言夏樞密使魯公彬薨秋葬曹武惠王
給外任官職田以官姓及產橫海節使顯王為樞密使
幸國子監還幸崇文殿大閱於東北郊九月朔冬十一
月祀天地圜丘以太祖配契丹入寇帝親征詔行次頓
舍毋取給州縣十二月幸大名是歲江浙廣南荆湖旱
風州春霜害稼振之 沙州蕃族首領即部川蠻 三年
春契丹退二月帝至自大名詔從臣舉升朝官堪邊任
者各一人顯罷 胥吏罷 顯自罷知州 宣徽南院
使瑩 北院使繼英 子知樞密院事翰學士且 王同知
院事三月朔冬益州軍亂平之 使王均董福路之御
院法好飲博兵馬鈴轄符昭高恣侵虐士皆怨以元
張通鑑城走都巡檢使劉紹崇則格開叛卒欲乘之招
索通子矢馬曰我燕人乘勝歸則與爾同逆則遂之
害益軍使王均曰汝以部為亂蓋往招均至振即幸
擁兵為上遂借號元 官史方 命戶部郎雷布
終為川賊討伐不昔等巡使計之上官正陽
主皆諫焉 漢州進攻綿州不克越州知州
士衛前度賊送至從官 民下中會諸巡檢自
未及蜀州知州楊懷忠 民下中會諸巡檢自
入之蜀通檢張恩鈞 漢州盜走保益州閉城自
有餘師至賊出戰敗固守一日急 賊為道有格守

州民亡者賦支解以恐眾少壯者刺手背覽之令乘
城而亡自將分路襲王師頓大敗單騎走還城撤橋
門有終與石普上宮正等環城而攻之城中大困
與其黨二萬餘人使普上宮正等環城而攻之城中
受所署者彭人使普上宮正等環城而攻之城中
旗鳴聲入夜皆醉不能與均在監署窮促自盡死
取均首以獻而蜀平詔進自沙州忠等伏斬牛兒
連州相齊賢罷 免為失儀 附近郊是歲畿內江南荆
湖旱果閬州水振之 高麗大食高 四年春行尚書僕
射家正 參政敏中向 同平章事參政化基罷 州同
知樞密院旦 王諫議大夫欽若 參知政事毫州貢白
免不受汰元吏頒九經十州縣學白晝見 是歲河北
饑梓州水振之 趙保吉復叛契丹入寇鎮定高陽關
州蠻來貢夏州 五年春趙保吉陷靈州 州蠻來貢
七月朔 相敏中罷 敏中辭居正孫安上不肖其第
樂將舊貲產適乘齊賢安上訴去事柴遂言敏中求
日不許故陰庇安上希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
議婚敏中使王嗣宗素忌之入對帝問敏中求妻也
耳帝以敏中前言為面護十一月朔天地圜丘赦是歲
都城大雨壞廬舍河北饑振之 沙州來貢六分首領滿
六月夏夏丹入寇 號副都部署王繼忠 八月又相
景德元年 帝七 春正月改元赦 丑費丁未又費 皇太

后李氏崩夏詔轉運使代還日條所經畫事以聞
賜者樂秋相沆薨葬李文靖公傳參政士安兵侍郎準
同平章事樞密繼英為樞密院使詔翰學士舉文武官
可任藩郡者各一人契丹入寇帝親征欽若出判天雄
軍契丹攻威虜順安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將攻北平
砦攻保州敗績契丹主攻定州求平冬十一月詔使安
撫河北民契丹犯澶州將斬帝幸澶州渡河契丹
丹來輸平帝至自澶州是歲江南東西路饑陝濱懷州
蝗振之使來獻捷交趾占城大食龜茲來貢
二年春以和戎赦天下置國信司欽若辭幸國子監秋
復制科李於紫微冬十月相士安卒葬畢文簡公十一
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淮南兩浙荆湖北路饑京東蝻
閭颯風壞廬舍振之歸幣于契丹契丹來貢承天節
常夏州西三年春詔諸路置常平倉相準罷尚書參
政旦王同平章事尚書左丞欽若兵侍郎堯叟知
樞密院事諫議大夫安仁參知政事幸崇文殿冬十
月葬明德皇后崩再閱是歲京東西河北陝西饑振之
妙族帳內附交趾亂詔安撫趙德明奉四年春正
月幸西京謁諸陵瑛緒帛三月還都夏四月皇后
郭氏崩日食葬莊穆皇后宜川軍亂初川官盧成均

等將兵討平之復置諸路提刑官幸崇文院詔翰學
士舉常參官可知大藩者各二人大有年
交趾郡王賜名李忠河內六合夏州沙州大食占城蒲端西自蕃溪洞蠻來貢大中祥符元
年帝十有春得天書左承天門赦改元作玉清昭應宮
天書降泰山冬十月帝如泰山饗帝園臺明日禪社首
作會真宮受朝賀赦百官加恩十一月幸曲阜謁孔
子廟幸孔林還宮群臣上尊號秩有差○是歲契丹西
京甘州三佛齊大食西蕃來貢二年春幸昭應宮是歲雄濟鳳三州
水雄州蠲交州霖雨無為軍大風昇州火振之京府西
州蠻來貢三年春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陝州黃河清是歲江淮旱陝西饑疫昇洪潤州火振
之○交趾大校李公蘊殺黎至忠使入貢封交趾郡王
契丹來乞糧詔贈州州羅粟二萬石振之四年
年春幸華州祀后土汾陰赦名草澤李演劉進卿李
老於湖如西京謁諸陵夏四月還都進封王以下詔州
置孔子廟上五嶽帝號恭政拯罷知府是歲江淮南水
畿內蝗楚泰州潮害稼京兆旱河北陝西劔南饑振之
占城貢五年春雨水木秋八月朝作會聖觀廟五
政安仁罷安仁質直純愨與物無競人未嘗見尚書左
丞欽若王兵侍郎堯叟陳為樞密使閤門使知節馬
樞密副使戶侍郎謂丁參知政事冬延恩殿聖祖降

三千餘人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海內
端每入對帝拱揖不名呼以官端姿儀瑰大宮庭陞峻
今梓人為納陞便馬已知相沆暨倚毗之問治道所宜
先論姦邪難辨皆深慮翰林學士旦入奏事退自送之
曰為朕致太平者此人也夫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
直廬秘閣召更直詢訪修太宗實錄政府以學士李宗
諤名上帝曰先帝時宗諤父昉在中書甚久而宗諤預
史事當為父隱何以示後命別簡出錫自集賢院知泰
州以星變疏時事即召對將行詣之曰卿第去朕即召
卿事當面者聽乘傳赴闕奏尋召為諫議大夫遇舊臣
曲有恩意樞副楊卒帝礪以青宮恩念礪清謹冒雨臨
其墓礪所居巷舊不前為步進相端幣諸子不肖責
第宅於人帝聞立出內庫錢贖歸之召諸子入見令內
侍省以儼課給其家仍察其妄費曹魯公彬疾帝臨視
問欲言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然
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則久
遠之利彬頓首曰幸甚此社稷之福也夏寇邊經累使
齊賢請募江南丁壯以備邊帝曰必搖人心且是使南
方人遠戍于西之鄙也覆其奏已相沆薦翰學士士安
以青宮恩參大政入謝帝曰未也朕行且相卿士安頓

首曰臣驚下不足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宰相才也帝曰開準剛使氣難任頓首而對曰準方正
有大節其素所蓄積常思忘身殉國秉道而嫉邪朝臣
罕出其右者獨不為流俗所喜耳今天下民家休德涵
養安逸而西北跳梁必且為近憂如準者正所宜用也
帝悅曰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以本官與準並相會
契丹入寇準策虜必深入決請帝親征請駕渡河幸澶
州北城備敵契丹懼請平準請遣使稱臣獻幽州地以
和契丹屈而南北弭兵欽此於是按邊要擇守以李
允則知雄州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放散河北
諸州民壯歸農令有司市牛種給之耕罷諸路行營合
鎮定為一路省部署鈐轄都監使臣而下官二百九十
餘員減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招流亡
葺城池廣儲蓄河北輯寧士安準之力也王女字仁叟
好學事繼母以孝聞祝命之曰學必得良師友乃成
遂與俱如宋又如鄭興鄭賢士楊準歸不別錫等為友
以母老願歸任便養改監汝州稻田務知台州上言吳
越所上民課賦多歸命時有司張俊等力今湖南言吳
一宜安輯以舊著籍為斷詔從之遷左拾遺兼襄王
府記室參軍端拱中詔王僚各獻所著又帝得士安文
大書之以本官知制誥淳化初入翰林學士與宗以壽
王尹開封召為府判官為皇太子親右庶子及即位命
權知開封及是相贊帝親征忽遇疾太山馬經天流星
出上台北貫斗魁占為大臣憂士安為書與寇準曰上
親征宜從病不能入大計已定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然後今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
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百官即天瑞無異也帝猶
豫以為疑會幸秘閣召學士杜鵑驟問曰古所謂河出
圖洛出書信有之乎鵑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
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是意決遂認為接天神傳語特
天書布其事於天下崇奉為偉觀籍王旦夙聖以為天
書儀仗使命從封泰山祀汾陰俱為大禮使而中外阿
意附寵之倫無虞爭奉符瑞獻贊頌為客矣意若信泰
錫山蒼龍見獸芝草八千本結安仁獸五色金巨丹紫
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山上芝草嘉禾瑞禾三苗第百八
可勝數而月重輪五色雲見嶺龍圖閣待制孫奭獨昌
正五月初也
言於帝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有書耶帝默然諫議
崔立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
之所以戒驕盈也丁寧明赫而中外臣工顧上雲霧草
木之異以為祥是何忽昭昭之明戒而信其瑣瑣者也
不省帝既封泰山復祀汾陰與上書諫曰先王卜征五
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於德而改卜陛下
始事東封又議西幸殆非先王五年卜征慎重之意其
不可一也古園丘方澤以郊祀天地今南土郊是也汾
陰后土事不經見漢初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
故武帝於汾陰祀之自元成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

上於北郊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
奇二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
輒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三也河東唐
王業所自起而唐又都雍故明皇以其間祠汾陰聖朝
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祠汾陰其不可四也昔周
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稱賢主比年以來水
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而下徇姦回勞民
庶以宣示其侈其不可五也夫雷以二月出以八月入
者也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
以戒陛下而盤遊不已失天意其不可六也夫民神之
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
工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荐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
享之乎其不可七也臣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未聞專事簠簋可致神福者已又諫曰今之諛臣
勸上為土木禱祠未始不以褒崇先烈為辭以為孝也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子孫所當夙夜奉承以無
忘先烈而未嘗有獻一謀畫一策以庶幾其效者乃卑
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感國廢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
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至計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
業為佞臣僥倖之資此臣之所以長太息也今幽朔野

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具稱國慶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陛下亦何樂而為此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幸陛下三復於愚臣之言欽若狀貌短小頂有附疣時達道教所建明故為矯誕每封祀制作緣飾以道德家言逢帝意而三司仰丁謂尤為狡詐講玄典引會之營宮觀日役四萬人以役繼書繪一壁給二燭猶七年乃成以林特有心計中幹財利佐廢用陳彭年敏給後記劉承珪比而為焚感時自為五鬼嗚呼澶淵之盟歲以金縢為庸奉何謂非辱然是時天子內憚兵中外大臣具守和戎為國是積衰約之漸而萊公使隻輪不反之重抑不用也雖甘心約誓而視幸金陵幸蜀之議則遠矣何謂國辱也誠以為國辱者當君臣祗威謙靜先憂却顧兢兢於古克詰張皇之訓為後事防不是之務顧開天子以矯誣上天窮殫國力示天下以矯泰競也豈不悖哉當是時帝雖有感志於欽若謂為神姦然中倚王丞相且國大事必寄命寇準雖疎外亦時時召入位兩府而李迪王曾之倫咸用詔而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不兼領他職務不出差凡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刑賞賦斂行獄失宜者並奏論國有大政急務若大譚舉許非時入奏即言過當必曲全事難顯行者留中其諫官屢章疏裨益越

常例遷擢之激揚者移故秩務開受盡言詔禁讀非但害及屬辭浮靡者禁中外群臣非休暇群飲宴職者禁官吏蠹政害民諸轉運使提刑官不舉察者詔天下諸州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貴賤量減增糴糴儲蓄足三年已上充漕運易新穀儲之江閩旱帝聞占城稻能旱早熟遣使詣其國求其種及耕種法以來教民種之知澶州呂夷簡請蠲河北農器稅帝矧然曰農器乃亦有稅乎已太息曰務農勤穡然且懼民競於末不力本奈何乎稅之且何獨河北也併諸道咸免定江淮鹽酒稅從其薄有司以失歲課尼之帝曰苟便於民何問課有違法販茶者所司請許同居首告帝曰是以利末故長告許敗俗也不許懲前代內臣橫恣為非法諸班秩賜丁咸有節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擅杖殺軍士獄具命抵法內臣以公務出使有干預州縣公事者命所在官吏立以聞否者與同罪敦尚風節陝州隱士魏野召不至命圖所居宅以觀杭隱士林逋力學清苦賜粟帛作文武官七戒示官吏作宗室座右銘賜諸王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作欽承寶訓述示群臣皆法誠辭晚歲連歲蝗大憂之問學士迪迪以土木過感對命罷諸營造禁獻瑞物罷宴樂督諸路捕蝗無

何雨青州蝗赴海死續海岸初帝欲立劉婕妤為貴妃相沆持不可冊為德妃已欲立為后后相迪言妃從出者微不可母天下命學士楊億草制億不可改命他學士卒立后后相末帝有疾不視朝事多決於后相冠準李迪以為憂惟天子亦自意不復興欲命子監國內堅周懷政規知之懷政故給事東官則大喜出以語相準請白發一日準得間請詔太子監國重社稷且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退令楊億草表囑無洩億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薪燭跋而準乃被酒漏其言謂因傾準以為幸上疾亟內堅通欲樹恩太子為觀望帝怒準罷為太子太傅而懷政斥疏懷政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相準謂聞之即微服乘犢車請曹利用所與共計密以聞命曹瑋即訊懷政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諫相迪進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如是且懷政於外為奸謀太子何自知且何得以一內豎為太子累也帝悟命誅懷政而準貶相州先是皇后宗人橫於蜀帝以后故欲舍之準請必致法后惡之與謂比而傾準準既去謂復發準前所上者大書乃巡檢朱能所為名捕能而能擁眾叛眾潰自殺準復貶道州準自罷

相三貶皆謂所矯托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始準以不信天書見疎得天書永興半上其事乃復召將發有門生謂之曰公至河陽病篤堅求外上策也僕入見即發朱能天書之詐決之帝下則入書為自立劉后時后有憾於李迪宰相爾準不能片而敗自立劉后時后有憾於李迪冠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出傳旨輒云遠小州迪言向者旨無遠字謂忿然不顧他宣敕增損類自擅迪憤悒不堪謂人曰迴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不恨安能附權倖祈苟安乎帝疾瘳二府皆進秩兼東官官帝御長春殿宣制迪奮前自白曰東宮官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歸惟演而嫉冠準特于殺人庇不治準無非罷斥惟演皇后姻屬令預政與曹利用馮拯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治帝以迪所白為驟其言無倫怒命付御史臺問狀樞使拯阿附謂為言曰大臣下獄駭物聽况丁謂本無競而與迪謂對亦未宜乃命俱罷謂出知河南迪知鄆州謂入對請留得聽留時學士劉筠已草謂迪並罷制而謂自出傳旨命更草入中書視事陽陽如平時筠不奉詔更召他學士草之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地乎請外知廬州而馮拯遂相自是大權盡歸謂謂益橫矣又明年帝大漸遺言冠準李迪可託丁謂與太后比而怨準

迪賤準雷州司戶迪衡州團練副使以朋黨連坐者甚眾謂惡準迪欲必害之乃屬制草辭職王曾爭其重也道中以此辭歸主勿言以準準主曾家危之意至衡州迪駭懼自裁不殊至衡州方安客中使近不見問所以來不答衆目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元朝一見赦書中使詐窮不得已止教書授之準即從錄事參事若綠衫者之纓及膝拜謝口升限復宴至暮乃罷或語謂曰迪準賤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論曰方太宗真宗時天下新脫五代亂離之苦民思樂更生而二帝畏天閔人禮賢重相政務於寬簡傳承馬家法國元命賴焉然天下甫一諸鷹揚熊羆之士終不用循用相普畫憚卒也規幽燕輒舛禹迹之職方闕然施于景德遂以南北弭兵爲大慶於時廣進士名額廣任子恩歲宴羣臣後苑賞花釣魚文太平祥符中又益以天書封禪終宋世文治已汰而武功爲不競矣

李王二相謨

李沆字太洛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弘遠舉進士甲科歷直史館太宗大器之以給事中參大政與李至並命爲太子傳命太子見必先拜與宗即位以得相時宋興四十餘年天下既脫五代兵革之苦休息於生養而法制粗定忌更張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口如梅詢曾致堯者

是矣居嘗言吾居重位愧無補國家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少報國耳或問何也曰今朝廷所制法備具因勢循行之而可矣儻更張卽所傷必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也儉人苟一時之進競陳請豈念生民耶帝欲冊劉婕妤爲貴妃夕遣中使諭之沆對使者卽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附馬都尉石保吉求使相帝欲畀之以謂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勲伐何得大拜乎事亦寢前大臣例有密啓沆獨無帝問之沆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公言之何密啓爲也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竊病之何收效尤每公退常請論語或問之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初爲相方西北用兵帝常旰食宵衣殿同列勞勩參政王旦退歎曰時事如此安得坐見太平優游於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動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恐人主漸生侈心更多事可憂耳又曰四方水旱盜賊及子弟不孝惡逆之事以聞帝每爲慘怛動容旦以爲此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少年血氣方剛當常使知四方艱難懷憂惕庶幾無邪心苟日狎宴安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

日之憂也旦未以為然及沆薨旦任相時契丹既和
夏納款王欽若丁謂等更進用事而帝果封泰岱祠汾
陰營宮觀土木為禱祠旦欲諫則嘗已同之欲去則帝
遇之厚益感沆先憂喟然嘆曰李文靖直聖人也冠準
與丁謂善屬謂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
可使之在人上乎準剛佑應聲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為
所傾始伏沆先識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
體接賓客常持寡默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
嘗跛倚其自奉甚薄尤厭榮利罕以世務嬰其心嘗治
第封立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
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則則
已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
見經月終不言妻問之沆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保豈可以此一動吾念哉後
遇疾沐浴衣衾臥而逝天子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
諡文靖配享真宗廟庭沆既沒或有薦梅詢可用者真
宗曰李文靖言其非君子蓋見信如此

人因得罷歸手樹三槐于庭曰吾為人沈默敦重能大
受舉進士及第判鄆州以王禹偁薦召試遷右正言知
制誥景德中契丹犯邊帝駕幸澶州旦以參知政從雍
王元份時畱守京師遇暴疾不任留省命旦還居守時
寇準方柄用旦曰願宣寇準至臣有所請準至旦曰十
日間未有捷報也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
頓首幸甚馳抵京不過家即宿直禁廷以王命參決今
中人毋得洩內外肅然初不知雍王疾病旦為可也及
駕遠旦子弟及家人郊迎旦聞駟訶聲從後來視之乃
旦也其靜重如此及既相二邊兵罷不用天子欲遂以
無事理天下旦守恭和務慎行祖宗之法事少所變更
進退賞罰必當而恒以執綱紀抑澆競為急柄用十八
年為相者一紀帝久益信倚言無不從祥符中天下大
蝗帝避殿減膳有中使於野得死蝗以進曰蝗死矣帝
以示大臣大臣助為言請視朝率百官賀旦曰蝗出為
災災得拜可幸不可賀後數日兩府方奏事忽飛蝗蔽
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所傳
笑耶榮王宮火延前殿有司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
百餘人旦請見曰始失火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
皆上章待罪今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發雖有迹而

燔燬已亟何謂非天譴耶欲得寢方東封時契丹知中國內耗請歲給外更假丐錢幣西夏亦言民饑求糧百萬斛以問旦旦曰東封近車駕將出諸經費浩繁二虜欲以此覲朝廷俯仰耳帝曰可以待之旦曰獨當以微物輕之請於契丹歲給三十萬銀絹外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敕有司具粟百萬石于京師詔趙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明年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微末今仍依前數與後不爲比契丹亦慙服馬軍都指揮使張旻嘗被旨陳兵嚴兵謹欲爲變帝召二府議之或請捕謹者或白請罷旻旦曰若能旻則自今帥臣將何以令衆捕謹者即都邑震驚或致變非細事也陛下始嘗欲任旻樞府臣未敢奉詔今用之而解其兵柄即反側安矣帝曰善旦用人不以譽望必實材苟賢材必衆謂宜稱而後用既用之則久任不遷也於廷臣多所薦達而人無知者本行簡以請作丞書問之人始知有簡焉旦所薦也曹瑋自秦州召爲樞密命李及代衆以爲守邊非及長竟用之及至州政簡緩州將士心易之會禁軍有白晝擊婦人釵於市者及方坐觀書命斬之而觀書自若秦人厭服聞者以爲賢旦笑曰此何足異吾所爲用及者獨以其重厚能守前

前將約束耳翰學士陳彭年謂旦辭不見翌日相敏中以彭年所上文視之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諫議大夫張師德有時名兩謁旦不得見意爲人所毀惡亦以告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所安得有毀人者更問不答已知制誥缺旦曰惜也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屢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彼其以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靜守可矣若復奔競則無階而入老矣如何敏中乃大服太子諭德來見稱太子學書有法旦從容曰論德之職止是耶是士遜轉運江西來見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避其言不求美利人服其識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無他語但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旦與人寡言笑居恒端默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徐一言而宛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深念家人莫敢見識者曰此必憂朝廷矣末年章奏有不經奏出者批旨行同列問之帝帝曰朕諭今小事得專決故爾時寇準以同年生剛旦薦之復召知樞密準負氣熙三司使林特佞邪沮抑之帝怒謂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恩又欲人畏威此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任之此其短然方嚴任大事上至仁幸寬之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短也

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諸參決關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家院達詔格準以聞旦被譴堂吏皆見罰不驗中書有及準罷私遣人從旦求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大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下知臣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旦寬重然慮防至深嘗克景靈宮使內臣周懷政副之每見旦必俟從者至冠帶已乃出既事輒退內臣劉承規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其守正如此旦任事久人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未嘗辨至人有過失雖帝戚怒可憚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李日者坐事誅籍家得朝士與住情不足罪且語不及朝廷何罪帝怒未息明日旦袖少財所書就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貴有之必以爲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爲乎帝意解許勿問出旦至中書即取所得朝士書直焚之已旦素羸多疾自東封還益病連疏求解機務又面請數矣帝倚毗益厚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後

不至相位者惟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皆爲名臣尋請益堅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使者存問日常三四至帝手自和藥賜之延見延和殿帝曰卿疾脫不諱天下事當誰付乎旦曰知臣莫如君帝三問旦強起舉笏曰草如寇準帝曰準剛褊史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先是帝雅昵王欽若欲相之旦曰兩府鉤且欽若遇陛下典樞密亦謂遭逢晉之兩府亦鈞所重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公議也帝遂止及是欽若相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蓋欽若之也病革帝幸其第賜金五十兩辭不受遣表勸帝親庶政進醫士減焦勞之思未嘗爲子弟乞恩卒帝臨哭之慟輟視朝三日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乾興初配享真宗廟庭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旦內行淳備事寡嫂謹與弟旭爲恩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子弟侍不爲奢家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每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嘗試以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而已何不愛羹曰今日偶不喜羹已又墨其飯又卻去問之曰今日偶不喜飯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力以盤胸自懼奈何復與寒賸士競進乎比其歿子素猶未嘗帝

欲為治舉辭以生人舊廬而止有獻玉帶佳者因其第
以請旦命試繫之曰頗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且曰
身負重令觀者稱佳無已勞乎亟還之每賜予家人賓
庭下輒瞑目嘆曰生民膏血也後竟以帝命遣二姬而
衰祥符中天書封禪禱祀事恒為大禮仰然居恒邑
中自慊也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歛云

論曰自藝祖以仁厚立國太宗真宗具守之以文雖所
由殊路於德厚一也故風氣完而碩輔生李相靖以肅
遠王守以敦馬庶幾哉古大臣調劑茹納之風國威積
約塵塵以綰幣弭百年勅之難冠相决親征之功茂
焉乃薦引本畢公解嘉來復泰尚包荒馮河鳴呼近之
矣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仁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慥辭校

仁宗皇帝名祫字元休景祐元年六月十四日李宸妃年卅四
王中書令通昇乾興元年春二月即位尊皇后為皇
太后教百官建秩一等優賞諸軍於山陝諸路御崇德
殿太后垂簾承明殿聽政內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
山陵皇堂伏誅謂中正罷秋十月朔日參政曾王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龍圖閣學士夷簡呂知開封府事宗
道參知政事樞副惟演為樞密使冬十月葬永定
陵書詢是歲蘇州水滄州海溢振之告即位契丹亦遣
使來弔祭來賀即位他天聖元年春立計置司秋拯
馮罷極貌嚴重而內之風節議論多迎上意王欽若
問平章事故相準卒雷州初太宗得通天二年二月
自洛中致之至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為太師
其就榻卒歸葬西京道荆南公安人皆設祭路旁哭
竹植地樹楮錢為月盡生符因為祠祀為後隨中書令
其國公諡中憲準少正有大節無他豪如宴飲聲樂而
終不畜優伶處二青幃二十有年有使策算之或以公孫
弘布衣事為請準答曰彼詐我誠吾不忍寢處之以公孫
以策獨幸也以欲若問知天惟契丹使過之驚曰用公
重望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無所事準
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爾以丁謂媚道州北使至有奸
宴府府成在北使謂譯者言主中執局無宅起臺臺相
公者蓋羨土疆野躡準詩中語也謂失措遣譯者答曰
上切即位遣寇公暫撫南夏非久還矣赴既時溪洞蠻
貊爭相饋遺送遂其為夷貊服如此冬置易州交

子務州來貢 二年秋八月幸國子監謁孔子
符等進幸武成王廟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
聖太后尊號 立皇后郭氏是歲龜茲 三年夏幸御莊
御川麥都監趙士良死之 樞密副知白張同平章事
江淮節使晏馬樞密使以太后徵恩 是歲襄州水晉
絳陝解州饑振之 慶苗部鬼逆等內附 四年夏令
天下死罪囚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者具上讞詔士有文
無行者毋薦送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
等九茶場民通錢三十萬緡冬十月 是歲京師大水京
東西淮南河北等路建劔邵武等州軍水振之 五年
春正月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振京東流民夏
京畿旱決畿內繫囚罷諸營造不急者秋塞滑州決河
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陝西旱蝗蜀民租交止
貢 六年春相知白卒 知白滄州人爲州鎮名器折後
如憲王卒 樞密副知白張同平章事 夏歲三司歲
調上供物是歲免河北水災州軍租 甘肅三佛齊來
七年春樞密利用罷 內太監利川以勳自處凡
對后前以拈甲擊帶左右指相詔曰先帝時大樞何
敢爾太后后街之會利州子從內掖面衣黃衣今人呼
萬歲狀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平士王魯力辭
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尋安置房州內侍楊懷敏護
送至襄陽驛候道 參政宗道魯卒有相士遜罷知江集

賢殿大學士夷簡 同平章事樞密副陳 夏諫議大夫奎
參知政事復制舉諸科振契丹流民 分送諸州
夏六月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詔不得繕修相習罷
州秋罷諸宮觀使八月朔日食 樞密副知佐 工侍即睹
王參知政事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
是歲河北水遣使振恤察官吏貪暴不恤民者 州
州發 八年秋復解鹽通商法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
赦 是歲高麗占改邪 九年 契丹主隆安卒子宗眞市
茲沙州 明道元年 帝 春二月刑尚書士遜 同平
章事宸妃李氏薨秋七月太樞副殊 參知政事大內
災求直言赦樞密副崇勳 楊爲樞密使是歲京東淮南江
東饑振之 夏德明卒 二年春二月 皇太后饗太
廟服袞木儀天冠皇太后亞獻 耕籍田赦 皇上
后劉崩夏四月追尊母宸妃孝爲皇太后 帝親政
相夷簡著疎殊能工尚書判都省迪 本同平章事戶侍
即隨王參知政事 六月朔秋以旱蝗去尊號詔中外直
宿關政冬十月葬明肅皇后 于末相士遜罷 以上證冊
士遜過內侍楊崇勳圍門下侍即夷簡 同平章事吏
庶日中不至 州河南門下侍即夷簡 同平章事吏
侍即睹 樞密使殿學士綬 參知政事 南斗北參政
奎 罷判都 京東饑出內藏絹二丁萬代歲輸麻 皇后

郭氏中丞道輔司諫是歲五路蝗四路饑振之

景祐元年二年春淮南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歲

檢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置崇政殿說書詔麟府

州振振漢饑免諸路災陽州軍今年夏稅夏禁民間錦

繡服飾罷西川歲貢錦秋七月有星奎于張翼樞使曙卒

昭閣中右大臣體履重位榮右僕射曾王樞密使立

皇后曹氏是歲夏元昊反寇深慶二年春通英延

義二閣相迪罷州右僕射門下侍郎曾王同平章事

吏侍郎隨王戶侍郎詒李知樞密院事禮侍即齊蔡度

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德用王侍即億同知樞密

院事冬十一月祀天地圓丘赦錄五代及詔長吏能算

民脩水利開萊田者賞三年春復廢后郭氏葬郭皇

后較定新樂優給致仕官俸歲時賜羊酒米穀令所在

十九月冬奉德軍留後德用罷知樞密院事是歲度

吉州水振之元昊回德取瓜沙肅州四年夏

相夷簡曾參政授齊罷初夷簡事曾以曾為相及

任事人多事決曾不能堪議治多異力居下而夷簡

問曾曰夷簡之資對曾曾謂夷簡之資對曾曾謂夷簡

索外夷而夷簡資對曾曾謂夷簡之資對曾曾謂夷簡

每不也常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二人僅有私度

薦齊夷簡為相於是四樞使隨土戶侍郎堯佐陳同平

章事參政度知樞密院事樞密院事樞密院事

學士承旨中正參知政事越州水并代沂州地震振

之寶元元年六年春正月朔日食求直言相隨堯

佐參政僚中立罷休而風速弗及堯佐中非非

值私其子為參政免使相士遜樞密副得象章同平章事

龍圖閣學士若谷參知政事八月冬十一

月祀天地圓丘赦改元百官上尊號是歲建州大水賜

被溺家錢州化廢寇宜州發郡遣潭三二年夏募

民入粟實邊樞密使德用罷任罷武寧軍節度使

真定都部守實知樞密院事省宮掖浮費削元昊

向除屬籍討之以罷參政度琳罷工侍即

知樞密院事翰學士庠參知政事是歲益梓夔利略

饑振之康定元年八年春正月朔元昊寇延州

地明告東江寨無宿將富夏人出入之術元昊詐遣

人來通款知延州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砦攻延州知延州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郵延州知延州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晝夜倍前至城下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我師軍小却黃德和五陣後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予官褒追德和達抗賊和五陣後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萬千餘人射三日守將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之平元孫等皆被執會大雪解去延得不陷昭中侍

以中丞文彦博即河上見德和坐殿知州出內

知政事冬罷宰相兼樞密使是歲夏元昊遣使來貢
度丁參知政事是歲湖南益州入寇交州魏州首領

七年春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事者驛置聞早避殿

減膳求直言相昌朝參政育罷謂有數事議不協

力不勝願臣職論者多不直昌朝會早御史中丞高

計州召知大名陳夏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彥博

參知政事冬十一月祀天地圖丘赦貝州亂西番磨

八年春貝州平人誤殺手後謀宣毅軍馬小校以妖

幻術誘言藉迎併哀謝彌勒佛也朴與智五龍演

符經及記識識又以去家時與母訣刺額宇於背以為

記人見者多傳則背有文顯起成福爭相與信事之

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詣澶州浮梁作亂事

盡賜天恩悉變作執事一因之通元符號運坐

庭事王獎借爾東平王於機密今率爾知開封明

竊為量安撫使討之鎬以自州之夏殊惡編數從中

阻撓道規與中日攻其北牽制之夏殊惡編數從中

事事宜得專行無中至許之既至車而鎬所穿道適

中牛鼻牛還交賊大潰開東門遁鎬火牛前官軍以擒

非真則鎬送京鞠之果則也鎬于市敗具夏參政度

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承元亨遂敗官夏參政度

度人資財才就先度野口任才平時皆可也世

饑民鬻子賜內庫錢贖還之幸龍圖天章閣夏礪三

使鎬參知政事疎罷師師而論疎者不免即

政庠宋為樞密使同知密院籍參知政事

鎬卒事不苟數為疎州抑病發背一臨文烈秋發

振畿內貧民出內藏錢帛買粟濟河北流民吳先子詩

此來貢皇祐元年帝二十有七年春正月朔日

相執中罷陳樞密使庠同平章事工侍郎籍樞使

若訥高參知政事廣源蠻儼智高反是歲

二年秋九一郊祀明堂今祭皇地祇太廟太宗

復命官定樂出內藏緡錢紬絹下河

北振民三年春相庠罷知河權知開封府沆

參知政事夏禁河北吏飾厨傳交使客取譽者相彥博

罷以老請樞密使籍同平章事樞密副若訥高樞密使樞

副道參知政事是歲是歲四年夏蠻智高圍

廣州樞密副使青以宣撫荆湖使經制廣南討之

十一月自是歲河北路及鄆州水振之五年春

廣南手僉民自唐世為廣源州首領廣源服屬之至

州借備南天所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不許奉金

賜書以誘又不報智高怨陰謀據廣南岐山敵衣給言

洞平既部落離散乞歸知邑州陳其信之不設備智

陷州執事戶孔宗日...
州趙師旦皆戰死...
使系汚辱唐南東...
廷有失權...
密道學士沔...
參政適...
赦放天下...
有二年...
永王...
日秋給事中...
二年春...
不可加...
質產...
重而...
三司...
肅然...
外舍...
學士知許州...
主崇...
父子日...

祐元年...
二月帝疾...
大雨水...
監司分行...
樞使青...
罷使...
得建...
上言...
必勝...
帝從...
也...
非出...
西貢...
三年夏...
州...
樞密使...
河溢...
罷權...
罷冬...
年...
路蝗...

登朝黜辨巧者冬叅政庠罷以侍御史呂海參政公亮
 為樞密使樞副昇張杵孫參知政事是歲臨茂州蠻
 來貢六年春相弼富以母喪去位起復辭不至夏六月
 樞使公亮同平章事工侍郎昇為樞密使樞副
 條歐陽參知政事是歲淮南江浙水振之占城安化
 年春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樞副繫趙參知政事夏五月
 樞副拯包卒歲星秋七月太書見詔宗人宗實為皇子
 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常平倉是歲占八月帝四
 春三月帝崩年五十一上尊諡曰神文方真宗違豫時
 不視事事決于皇后而相丁謂陰附后逐忠賢中外以
 為憂大參知曾念太子少非內得后即不安私於后所
 親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無子非太子亦豈能
 自為尊獨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后
 深納之而太子遂安及帝遺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
 太子聽政宰執入殿庭宣學士草制丁謂欲去權字曾
 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已太國家美事稱權猶足示後
 奈何乎去之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可先亂之耶
 謂不能奪帝即位生十有三年矣謂欲自擅不欲同列
 與隣政結內侍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詔云皇帝

拔賢士抑退邪佞近習有非望請者以正之故兩宮
安而帝德日就初真宗既以呂文穆公語用其從子夷
簡知開封治嚴辨有聲因識姓名於屏風右正言魯宗
道論列無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又言權中丞薛
奎質厚可任也至是並大用故事歲冬至元日天子先
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辭相曾進曰陛下以孝奉母儀
太后以謙全國體皆盛德請如太后令帝不可率羣臣
先上壽致隆敬如儀一日太后嘗問唐后何如主參
政宗道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小臣方
仲子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太后持示執衆相視未
敢對宗道進曰立劉氏七廟當如趙氏何太后乃擲其
書於地而罷幸慈孝寺后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
禮婦人有三從皇帝雖子人主也請先后覆然命輦後
乘輿四年夏大雨震電忽平地水數尺方晨朝未入有
旨放朝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異其乃臣等變理無狀所
致其何敢耶安請召見陳所以備禦之道玉清昭應宮
災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以爲德也今
一夕俱燼惟小二殿存將何以稱上意乎司諫范諷抗
言曰先帝竭天下財力營此宮今盡焚殆天意不厭宜
悉燔以應天又嘗之民何以堪且又何以祇天誠也會

災簡助爲言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
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亦董
仲舒以爲高廟不能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也昭
應宮以不應經義而災願除其地罷祠以應天於是詔
不復營造薄諸守衛者罪罷諸宮觀使而曾以首相罷
知青州晚年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叅政殊具以周官
后六服對持不可不聽朝臣交爭又不聽樞副奎質直
不文於簾外大言曰陛下服袞冕爲當作男兒拜耶作
女兒拜耶后意沮然卒服袞冠儀天冠又太后欲以荆
王爲皇太叔夷簡不可已又養荆王于於宮中夷簡復
爭之太后曰欲令與皇帝讀書耳夷簡曰皇帝春秋方
盛自當親接儒臣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
邸太后猶未許夷簡曰臣誠知太后威德保聖躬甚謹
第前代母后多利幼稚外人不知竊藉藉妄意有以窺
太后也太后覆然命出宮當是時太后保帝躬甚謹惟
帝奉后亦竭誠盡慎故慈孝無間然前相迪起知河南
朝京師召入對后曰卿曩不欲吾預國事過矣今吾保
養天子至於此卿謂我何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愚不
自知太后盛德至於此罪萬死太后悅蓋太后稱制十
二年而崩雖政出房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於天下本

相曾調劑之其始宗道奎矯拂之其中夷簡識事慎微
圖回之其終故全也太后遣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同
皇帝議政閣門趣百官稱賀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
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閱天下之治體熟矣攬朝綱自
斷固當豈可使毋后相踵稱制耶司諫范仲淹曰太后
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一太后
立天下且藉藉私億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侍
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而帝始
親政求直言罷創脩寺觀抑僥倖禮賢重相黜內侍羅
崇勳等于外而中外大悅時言者多暴揚太后時闕失
而兩府大臣呂夷簡張耒等俱見罷仲淹乃上言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躬終始十年未見其過宜掩小故以
全大恩帝爲詔中外毋得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既取
帝爲己子中外人闕不敢復言而司寢默然處先朝嬪
御中未嘗少自異帝雖長壹不自知爲司寢出也姬疾
革始進位宸妃壽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器相夷簡奏事
微言及宸妃事太后矍然引帝遽入內有頃出后獨立
簾下召夷簡謂曰一宮人死於相公何預而有言何也
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竊伏知宸妃
誕育聖躬禮不可不從厚后大怒變色曰誰爲相公言

此者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主臣太后皇上今
母子慈孝如一人今何可得聞第天下事有固然有必
然且有非意所然而然今不言他日必有言之者太后
獨不欲爲他日劉氏地乎欲爲他日地則禮不可不從
厚請廢悉成服以后服飲飲用水銀喪自西華門出如
此則劉氏安矣今不成禮異日天子壯有聞必追憾當
必有受其禍者勿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默然流涕
者久之曰惟相公之所處之至是荆王元儼爲帝言陛
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爲宸妃子則號
慟不食者累日下詔引咎上宸妃尊號曰章懿皇后幸
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帝乃太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知爲夷簡爭故大德之召復位帝在青宮張姬寵而皇
后以明肅命得立非帝意故既立頗疎太后崩帝以樞
密張耒夏竦皆朋附太后罷之肅夷簡贊其決帝退以語
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姦猾不露迹耳由是
簡夷亦罷明日夷簡方押班忽宣制唱名殊不意大駭
密令所陰結內侍閻文應中詞之知事由后也大憾之
至是復位而后與楊尚二美人爭進批之至誤批上頸
帝大怒閻文應聞之請以瓜瓞示進政夷簡欲釋憾

唐書曰光武漢明主也郭后獨以怨懟見廢况傷上
王體乎於是詔廢后為淨妃出居長寧宮中丞孔道輔
諫官仲淹宋庠段以道等十人詣垂拱殿奏皇后天下
母不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
今更簡喻旨夷簡具述后所為高宗狀道輔曰大臣於
帝后猶子於父母也父母不和可調和何可從更順父
意出母乎夷簡曰蔡后有漢唐故事庸何傷二人對曰
漢唐廢后者獨光武號賢君此自其失德自餘皆昏主
人臣當直君以堯舜豈可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語
塞大志之即表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知秦
州仲淹知睦州餘罰金有差君子曰三代亡皆以女禍
春秋夫人孫不氏以為絕屬也而禮有大歸槩以廢后
為失德亦偏指不參矣其後仲淹以吏部郎知開封夷
簡尚在政進用惟所欲仲淹上言官圖指其次第格之
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
退近臣超格者不當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君子曰明
王不親庶愼而用人無方故姚崇序郎更而玄宗叩視
殿屋更以資簿進萊公卻之以序遷格謂超格者不
宜委中書非通論矣會仲淹上言洛陽險固而汴為四
戰地今太平居汴可也即有事必且居洛陽當漸廣儲

蓄繕宮室夷簡弗是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時弊益
急於是夷簡泣訴言仲淹越職言事離間上君臣多引
用朋黨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
陽脩皆坐貶將貶言昔在庭斥平津多詐張昭論
今仲淹以議制大臣伊尹之類恐天下士鉗口結舌不敢
關兩臣且陛下自親政以來言事者屢天疏入謫藍州
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無師友臣不向
以苟免斥監度州酒稅監開館始書責司諫高若訥不
能救其不復知人謂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夷簡
陵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美仲淹情洙痛
而泣右納人于傳寫於之契丹於是用御史韓縝請以
仲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官職言事而宋世臺諫激爭
始於此朋黨之禍亦始此矣迨寶元康定間元昊遣使
求割地還歲幣如契丹月鄆州富弼言元昊使至鄆部
從儀物如契丹而辭倨此必其腹心謀臣請自行覘國
者也宜出不意斬都門奪其心朝廷不能用已元昊僭
號書聞帝召群臣議皆曰元昊小醜亟出師虜之耳司
諫吳育以天下久平兵刃已乃言曰元昊雖稱藩實擅
其國自制且已僭大號勢不復能自還今度能制其死
命即絕之不然宜援國初封江南故事稍易其名稱冊
之示羈縻可順附無事不報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揭
榜邊募能擒斬者授定難節度於是元昊齎糧書納旌
節及所授勅書投境上去而發兵大寇邊詔以夏守贊

橫山規興靈以制雲形立勢利元昊請和朝亦憚兵
許之和而西事平方事之殷也契丹乘中國疲於西郎
遣使來言關南地以存難帝命相擇報聘者夷簡素不
悅富弼因薦之朝引唐虞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
爲比爭之弼入對請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
動容進樞密直學士以行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
何以官爵爲辭不拜遂往至契丹要說以太義契丹主
爲氣奪遣還議詔使弼持增幣議及誓書復往命受辭
于政府弼既行次樂壽謂其介曰吾出使萬里外而不
見國書脫書詞與傳宣者異事敗矣廢視之果異也疾
馳還入見曰執政爲此欲陷臣死臣不足憐當如國
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謝偶誤所亡軍國大事豈
容稱誤參政殊恐爭急二隙深不解助夷簡爲言弼不
勝忿曰晏殊附夷簡欺陛下殊弼婦翁也帝爲動容夕
宿學士院易書行而北好復定語具戎狄志中石正言
孫甫上疏曰今中國敝耗以和戎息兵而紆民亦庸獨
無利乎然而不勝其害也往武事不飾稍有警即倉猝
莫爲用比二三年朝廷信賞必罰帥臣便宜制置材武
稍稍出矣今既和必且罷弛如異時害一言元昊拒命
至驚愕而終不敢以偏師窺關中者懼哨廝囉等之擬

其後也今既和彼得專力制諸蕃恐滋豫難制害二往
朝廷特治安之勢法令綱紀恒易而無備邇更憂危中
外惕息以圖更張今既和必苟寬將以卒爲恃害三利
害之幾恒倚伏惟上深慮其中當是時相夷簡柄大政
最久深計善斷於天下之故諸控送抑縱最熟雖痛爲
言者所詆常眷倚終不衰方契丹求割地時仲淹申前
畫請城洛陽以防敵夷簡從容言狄畏壯侮怯城洛陽
是子囊郢計耳未足以示威且契丹惟無渡河今渡河
雖高城深池何益昔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不克獨宜
詔建都人名伐其謀從之延州之敗將劉平戰沒議者
言請罷宦官監軍帝以問夷簡夷簡恐任怨乃謬言不
必罷第當擇內臣重厚有智者以充請詔內都知押班
舉堪任者以聞後不稱與同罪明日都知押班皆詣帝
前叩頭乞毋遣相王曾李迪皆賢皆爲夷簡所譖欺不
勝忿自陳然召廷詰常不勝而罷琦仲淹弼三人於夷
簡泣旣而西北黨作乃薦琦仲淹任西師遣富弼使北
卒以安帝以爲夷簡終長者無怨惡心可信覆天下亦
以爲不念舊惡能用人也然是時令從中必行其忒忍
用責帥討好水川之敗用無外交格擅通元昊書於爲
綱豈有量哉易曰乘其痛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

也春秋忠恕大改過故夷簡三八中書竟以功名終及疾病帝親翦鬚賜之手詔曰古稱鬚可療疾今翦以賜卿疾少間入朝詔給扶侍毋拜改司徒同議軍國大事數日一至中書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朝未嘗以言責人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屏直道使天下無感激陳言之士前出鎮引不若已者自代以自形其能欲陛下優從而召之也今相三年疾病求退陛下至親降德音恨不移疾朕躬四方傳聞爲之泣下自宋得君未有如此其專且久者不知其何以爲陛下報也若薦賢自代盡合公議庶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補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諛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而使之居廟廊臺閣之任是張禹不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見書不怒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耳蓋深智如此及卒帝哭之慟曰安得有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中書令先是琦仲淹以直諫出外然帝終念之及撫西師有功並召爲樞密副使琦仲淹五讓乃就道至數月以仲淹參大政而用富弼爲樞密副歐陽修主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先是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修等上疏言竦在陝畏懦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予錢三千其

爲賊所易忽如此又敗無成效不可用用之爲中國輕笑比竦至國門論者益急乃罷竦命杜衍爲樞密使蔡襄喜賢路開衆正進而慮其難久也乃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衍仲淹天下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於路夫退一邪進一賢庸遽能開天下之理亂哉而天下願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進則海內亂衆賢並進則海內治於爲天下繫至重也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猶病然陛下既得良醫而治之矣有如此終信不疑使醫者誠得盡其技非徒愈病而康壽因之今醫雖良信不專術不得盡用猶然無益也故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極諫以憂天下第恐邪人不利必將造爲說以禦之視聽一惑用舍眩淆於以任賢有能終乎故用諫難也然度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干進曰彰君過而已願陛下詳察其中當是時承平久而兵籍益廣取士任子磨勘還補之法已太多幸恩而官材混淆吏冗員猥衆二邊歲幣竭國力民俗漸侈而上下困於財西北邊經畫屢屢近守禦士未嘗更大敵氣懾不壯而天下患撫兵而天子更西北父警銳意於太平數開經筵引琦仲淹召對問當世事令條上且賜手

詔敦趣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時積久安非可以旦夕革也欲速則不達且奈何帝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語良久曰時難得而易失授筆札使各疏所欲爲者于前仲淹等皇恩避位頓首言天下事重大非卒易可及願退具書上於是仲淹琦等各條當世切務以獻仲淹條十事一曰明黜陟言祖宗朝又武官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以不次擢其居職無卓然理効者雖愈久不遷故人自勵以赴功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例以磨勘得遷其在京百司金穀浩穰爲權勢子弟所據至有待闕一二年者每一自闕則爭覲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往往到職之初已當磨勘縱無勤效例得序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百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否則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奇才異能奇器嘉謨爲上信納及外任善政著聞者自以特恩改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私罪公非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則人人自勸天下興於治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二曰抑僥倖先王之世公卿以德任官不世官春秋書尹氏譏世官祖宗朝定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

五品而上登朝歷兩任乃得請則猶有限度也自真宗皇帝以世平與臣下共其慶大臣歲許任子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任至二十人則濫極矣今百姓貧困冗官祿料日不能給而實官院常具員寬塞闕可補請詔自今兩府并兩省官遇闕大慶許任一子弟御試外餘不任陳乞其別有勤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及擇邊文臣並候任三年無闕方許陳乞庶幾爲官擇人之意三曰精貢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敘其所治民三年比大考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能之書于王其敘之有本其知之有素故舉無失人今國家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而求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也請立郡縣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使務於興行其取士之科先策論而後詩賦墨義外更通經旨務明理義使人不專於詞華又外郡解發士本鄉舉里選之意必先嚴考履行然後取其藝業今惟采詞藻加用彌封不見姓字於鄉里舉選之意蕩然夫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有之未有不修於家而能自靖獻於王朝者也請自今州郡科解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許薦送其試卷不彌封

庶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今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咸繫之故歷代全盛惟是爲重今獨累資考選懦弱者多縱恣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而邦本殘矣請自今二府先慎選轉運使提點刑獄若大藩知州其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若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各舉堪縣今者以開舉主多者乃從中選授庶刺史縣令不至罔濫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賢以厚祿然後可以責其廉安於職業也國初承五代亂離制祿之方未有定真宗皇帝曠然德念復前代職田恩至渥也而寔於財用未盡增愛夫百官重內而輕外自古患之矣請兩府同計畫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不給者給之使有退食之休無交謫之患然後可責其廉而督之善政其不法者可廢可誅使英俊之流咸樂於外任將來選擢多得經郡縣之人悉民隱明治要則致理有本而百姓受賜矣六曰厚農桑臣聞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治起於農畝蓋農桑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而寇盜可息禍亂不生詩人有七月之篇周禮重三農之本言王業所由也頃五季割據方自爲國一遇饑饉無所故各務農桑

以規富彊父老言兩浙未歸附時蘇州有營田軍合四都七八千人專田事歲防江築堤以捍水患護耕作于時民間米石止直錢四百文則至足也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而江浙圩田河塘之利隳廢盡矣今其地米石不下六七百文其者加倍民安得而不困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前詔開決水患大減旋使湮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民視土之宜可開河渠可築堤堰陂塘爲捍潦備者委太州選官計工歲於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狀詳如此不已數年間水利大興田盡墾斥當下無饑歲上貴無糴而東南歲漕可省矣其勸課農桑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簡約易從者頒賜諸路責成州郡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天子建六軍以平邦國唐初京師置府設衛亦六軍之義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三時耕稼一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戎臣軍伍無一人爲逆亂者則其效也開元末始罷府兵募市井之人爲驍騎無禮義之教忠信之心驕蹇凶逆馴至于喪亡我祖宗罷諸路使權聚兵于京師而衣糧賞賜豐渥無限度至於困生靈虛府庫未已也請約唐府兵法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

強壯克畿衛士使三時務農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習防禦之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已成然後諸道倣此漸次施行八曰減徭役言天下戶口耗少供億滋多宜省縣邑戶少者爲鎮職官自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九曰推恩信言赦令下有司不以時施行麻格上恩請寘重別遣使按視所當行者如章十曰重命令言法度所以示信今法行未幾旋即隆改則度何由信請自今詔兩府議法度經久可行者刪繁冗爲制敕令下必行弼條當世之務十餘及安邊十三策以進大都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漸易監司之不及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弼條七事曰清政本曰嚴邊計曰擢賢材曰併河北曰固河東曰收民心曰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凡言當今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定安攘之計於是詔天下州郡皆立學詔更定科舉法詔興太學下湖州取教授胡瑗所著者教規爲令式詔兩府公選監司今監司自擇知州知縣聽罷黜其不任者詔更定磨勘任子法立按察官更法而琦仲淹所言畧施行三人亦皆以天下爲已任及相銜向心輔政日夜謀慮興太平中外想望其功業然天子責成歲月求效而諸賢所陳規模闊大事多所張弛

而明按察擢任子抑僥倖倖者皆翕翕皆謂以爲不便而朋黨之說復昌於是歐陽修作朋黨論以進數萬帝分別言之而羣小忌嫉愈益甚仲淹懼不自安適契丹伐夏請行邊於是琦仲淹出宣撫陝西河東鄆當撫河北三人者去國而謗乃大肆通奏院蘇舜欽校理王益柔皆慷慨有才志能文章議論無回忌通奏院有宴會益柔被酒作傲歌語狂悖中丞王拱辰得之喜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間可抵也乃諷御史列狀攻其事帝得歌讀之果大怒以爲諸人者浮薄不根至於此立遣中使捕諸同飲者琦請對曰夜間遣官逮京師捕館職駭物聽願下有司足矣帝出王益柔傲歌示之琦曰此醉後狂語何足過今西陲未寧天下事有限諫官釋不論乃合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情何也帝意乃稍解而益柔及舜欽繫治皆除名同坐被斥者十餘人拱辰大喜曰吾一網盡矣於是詔戒百官朋黨相許戒按察使爲苛刻戒文人肆言怪行者而諫官錢明逸遂論仲淹鄆更張成法擾國經所推薦皆朋黨陳執中復劾衍庇二人爲阿私於是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鄆州鄆知鄆州而在朝時所建白盡沮格不行樞密琦不能獨留爲帝言陛下用杜衍爲相方百有二十日而遽

罷仲淹以夏人初附乞行邊猶諺曰有名至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大與朴忠昨契丹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辨屈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爲樞密副使避讓不受逮趣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刷紀綱爲陛下興萬世之業而近日臣僚務博擊以快私忿非國家之福不報求外知揚州歐陽脩時轉運河東上疏言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鳴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誣以專權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朋黨則一時可蔽至如大臣已被知遇特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專權爲人主所最惡故必以此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殆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此必有爲朋黨專權之說惑聖聰者臣請別白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諫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共稱慕而其時更歷未深表裏尚淺姦邪誣以朋黨難辨明今此數人擢在兩府參其臨事可以辨矣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川峽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歸於盡忠而爲性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徇如杜衍欲罷罪勝

宗諒仲淹力爭寬之仲淹謂勢將必敗河東請急備邊而富弼以爲事力言其不至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城水洛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陛下之所知也聞居更相稱美至秉國議則公言廷爭而無私直得漢史所謂忠臣不私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所得專也而權必得名位乃可行故專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命未嘗不懇懇陳也及陛下堅不許辭乃始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開天章召之賜坐授以紙筆使各條事衆避讓不敢下筆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姓名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古君臣道合遇事輒行無後推避有之矣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如此而舒緩自疑作事不果乃小人巧譖猶曰專權豈不誣哉夫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兩路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遣盟而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康老書陛下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過海琦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請自符邊思雪國恥冷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

武備再修國威復振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
能右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得此數人職
擢用而一旦罷去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臣
竊為陛下惜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
之福也書上罷和滁州會山東盜起帝遣中使行按視
還奏盜不足憂杜衍在兗富弼在鄆為山東人尊愛可
憂也帝欲徙二人鎮參政育曰盜誠無足憂小人抵間
熾為危言傾大臣禍之大者也大臣為國家捐徇得民
心則國尊安此國大慶顧當變置之耶初仲淹謫與育
同政府有却至是力保護之育字春卿建安人平正肅先是國子
監直講石介見夏竦罷而諸賢用大喜曰此盛德事也
歌訟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頌之其詩曰衆賢
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傳
播都下竦恨之切骨介師孫復見之曰介禍始此矣已
介遭竦書責以行伊周之事語激肆竦得之喜使女奴
陰習介書久之成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竦撰屬
立詔列飛語上聞帝倚弼仲淹未有間以為無端不信
也及是滌狂人孔直溫以反誅搜其家得介所與書帝
以為介果與反者通惡之而弼已疎外疑大蓄時介已
死夏竦言介實不死乃弼遣介走契丹與結約為國難

請發棺驗視詔下其事知兗州杜衍言介死時門人
葬者以千數豈得詐臣請以百口保介實死提刑呂
簡亦言無以示後始獲免猶罷弼安撫貶孫復監慶州
稅務管介子孫甚矣乎譖惡之為禍烈也當是時上所
倚者諸賢臣皆見譖不信中無以自持而流言日沸故
宋庠吳育龐籍與陳執中賈昌朝夏竦高若訥之倫賢
不肖混進而壯退亦其亟無專久者嘉祐元年帝在位
之三十年也臨御日久閱天下之情偽滋熟而群臣賢
不肖之辨久益定以明於是始復思慶曆舊人之賢乃
召弼與文彥博並相琦為樞密使麟彥博至郊詔百官
郊迎知諫院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待之以至誠近
制兩制大臣不得相請謁百官不得加私第謁起不推
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以隆大體帝悅除謁禁而郊迎
如敕宣制日士大夫相慶於朝百姓慶於野帝親知之
學士歐陽脩入奏事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或諏之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顧不賢於夢卜哉脩
頓首賀時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
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時天子春秋高頗儆勤彥博故寬簡弼諳諳久守法行
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後大張弛如前時百官任職輕錄

簡賦行寬卹今敷德意頗有先漢風明年春正月帝方
視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內時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
于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顯然正名之也中外意洵洵相
彥博呼內都知史志聰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秘不敢
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於是與
弼謀啓醢天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以故事格之彥博
曰此豈論故事時耶開封府夜叩宮門上變事不納遲
明則禁衛卒告都虞候欲是夕爲亂者也相流欲捕治
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者虞候作何狀可保任否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請沆判狀
尾斬卒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昌言策自澶州商湖
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欲
傾之陰結內侍武繼隆今司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穿
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當請皇后同聽政彥博視
而袖之徐召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
於爾曹何預而妄言可斬也司天官怖失措謝罪死彥
博直視者久之徐少霽曰吾觀汝直庸妄人耳未忍遽
法汝復爲此者斬矣叱之去已乃以狀示同列同列駭
請深治彥博曰治之卽事彰灼中宮不自安旣而遣司

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卽遣上言者往繼隆曰不可彥博
曰彼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變然不敢對而其
人至六塔恐得罪還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
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而定帝少間彥博弼以繼嗣
請許之會疾瘳而止無何彥博請老而弼以母喪去位
弼流涕彥博白帝言遺像將彥博體於相琦獨兩國
公聽抗弼與僚佐同心輔政百官循職效功重守令治
最者久其任詔諸道舉遺逸德行尤異者遣詣京師館
太學試舍人院授官紹周世宗後封崇義公樸才臣循
行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入田官募民耕以其租爲廣
御史之編 續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四月朔花開
惠倉賜窮民以諸路常平倉不足支凶年賜中帑錢助
糴本諸道田疇荒不耕者募土狹民稠者往耕無收租
裁定今敕省疑讞弛茶禁使東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三
代之仁義皆琦所建白也已念帝春秋高儲貳未有定
乘間進曰國有儲貳國之福也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
不早定之故願擇宗室賢者爲宗杜計帝曰後宮有疏
館者姑待之已又女子生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
曰成帝中材之主猶勇自斷如是況陛下仁聖乎太祖
躬沐櫛百戰以有天下獨欲爲天下得人一旦舉而授
之太宗無難也則公之盡也願陛下以太宗之心爲心

帝猶未有以決也知諫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即疏言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與宗養宗室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移近屬賢者優其禮秩置左右以圖天下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未報司馬光判并州聞而繼之會召入知諫院入見請曰臣判并州時所上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為不記憶者久之已而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罪必死不自意陛下開納帝莞然曰此何害古尚多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此自當出聖意臣何人得與光退詣中書琦問適對上何言光對曰所言宗社之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日有旨令光與御史裏行陳洙定行戶部人語光曰日大鑒歸公攝太尉洙蓋祭公從洙曰洙近計立儲事甚善根柢不下中書欲白發無端洙欲連此意耳其圖回周容如此後月餘復疏言臣向聞說建儲事蒙幸採納竊欣然謂且即行矣今寂未有聞豈嘗有小人為陛下言春秋鼎盛子孫萬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乎夫小人無遠慮而近倖多觀視所為阻陛下大計者直欲倉猝時援立所厚善規寵利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出於中人而大權盡失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稱此其禍可勝言哉願上垂察帝感悟

下中書明日相琦持光及呂誨疏以入未及啓帝即自言曰朕念此久矣即立儲卿以謂誰可者琦皇恐頓首曰此豈臣等所可與當獨出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千小者純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漢王子宗實琦力贊決乞內批下行帝恐入內宮人或沮撓曰中書行足矣於是命起復漢王子宗正彝下詔立為皇子而儲定帝天性仁孝喜慍不形以寅儉自教自開國來天子未嘗親享明堂帝始即大慶殿為明堂嚴天地之享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以為常嘗大旱親禱畫日炎赤却黃蓋不御夕宿寢殿中夜聞微雷即自起冠帶露中殿下雨驟至不起衣盡濕移刻雨霽再拜謝乃升階嘗以月食樂盡出宮女後宮得幸者十人中二人頗驕恣通請謁中丞終以聞帝曰微卿言朕乃無從知遂并出焉作寶岐殿不以藝花卉歲藝麥欲知稼穡之艱難觀刈麥聞民舍織婦機杼聲喜賜茶帛勞焉或請以玉泔宮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厲何以是為燕私服泔濯帷帝余稠多繒絕嘗中夜覺饑思燒羊內豎請降旨索帝曰聞禁中每有取索外因用為例今索之自此每夕宰殺備供應害物多矣豈不能忍一夕之饑而落無窮之殺乎左右皆呼萬歲有獻

者或獻蛤蚧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節幣二十八千
吾何堪焉止勿獻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廷議欲勿納帝
曰皆吾赤子也詔以唐鄧州田給之令所過續食北使
來言高麗職貢疎闊欲加兵帝默然未有應使者且下
殿召還諭之曰高麗誠有罪然王子質為之百姓何事
今加兵其國王于未必能誅徒屠戮百姓可歸語汝主
願毋遽興兵朕非有私也契丹為寢兵京師疫太醫進
方需犀角內出帶昇之一通天犀也左右以為珍請留御
帝曰朕豈貴異物賤百姓哉西北邊以乏糴告出內庫
珠估錢三十萬緡助之曰儲此無用助邊糴可以紓吾
御史上編 國書之儀一 四十 四月 乃長
民左藏月進錢供宮中好用者畢以賜縣官大辟疑者
今上謙歲活常千餘人吏部選人坐失入死罪命終身
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康
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天請移閏以避帝曰閏所以
正天時授民事何可曲避也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
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
之異何有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故事復目一御經
筵帝好學日講讀不廢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倦但恐
卿等勞耳學士孫奭上無逸圖命施干講讀閣作通義
延義二閣又詔學士裏書無逸篇于開屏王堯臣及第

手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特表章二
篇以風厲儒臣而濂洛道學淵源之漸始此象以國家
承平久念欲興禮樂文太平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
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樂久廢墜詔集兩制
及太常禮樂官以郊廟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按古
合今調諧於中和使經入可用以發揚先帝之功德而
羣臣無素業或守鍾律或守累黍各執一察以自是終
莫能緒正之也親政初重臺官之選曰宰相得用臺官
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詔自今臺官非丞相知樞保薦
者不任官禁干請雖報可有執奏輒中尼不行拔舉疎
御史上編 國書之儀一 四十 四月 乃長
遠不蔽於偏至之說蘇轍應制科試策攻上闕語功直
侍臣請黜之帝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
何擢上第陝右用兵國繁費自乘輿服御及六宮宣索
泣裁約而吏祿兵賜未嘗挹損也或請減官吏俸帝曰
祿廩以養廉公王事鞅掌不能增忍減之乎詔致仕官
舊給半俸而仕宦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
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止刺史閣門使而上致仕
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即賜之在位四十二年惻怛
忠厚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妄殺一人寧屈已棄財
於夷狄而違人父子夫婦得免於丘革遺制下深山窮

谷老釋女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不能自止云
論曰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寶位曰仁仁也者以
天地大德生天民者也故道莫貴焉昭陵在御賢不肖
混進冗官冗兵之費耗劇矣乃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
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群臣並進今各自明而上溫仁
在宥終並育不怒也斯謂元德哉故當其時殘賊衰少
決獄省減善類丞丞布列於中外而至德學於人心有
宋三百餘年之基合賴焉嗚呼盛矣

王范二相謨

王文正公會字孝先青州益都人舉進士第一以將作監
判丞濟州歷右正言知制誥景德中國信司致書契丹
稱南朝契丹為北朝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獨舉號而爵
不過于今獨從其國號可矣何必對舉南北成兩大乎
帝曰善命易書祥符中天下爭嚮帝意言符瑞曾進曰
天瑞荐臻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今居之異
時者有水旱疾疫之變亦何以自解乎帝為默然已建
玉清昭應宮後陳五害以諫命判大理寺曾請得辟僚
屬為著令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舊違制非故失率坐
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被旨者非故曾又以
失誨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矣曾曰失於故失

固異不可測也今誤失即從重論後有故者又何以加
之竟得貸已以右諫議大夫參大政時宮觀官皆以輔
臣為之使曾當為會靈觀使辭不受帝不悅曰大臣當
同心共事奈何自為異乎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
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駕下使待罪政府臣知有義而已
非敢為異也王旦退謂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
吾不及也吾備位二十年每進對意忤常戚蹙不自容
王君初被簡用讓會靈觀使拂上旨而進對渾雅詞直
氣和乃如此此何可及也以忤旨罷知開封京師民說
言帽妖至能傷人曾令民夜開里門有倡言者輒捕論
妖不獲興復參知得相轉移母后翼戴太子逐權姦有
社稷功語具上紀中時士習儉薄臣僚奏事畢干澤求
進至流涕帝以謂曾曾對曰願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
得難進易退之人樞使曹利用以貴倨於曾忤曾亦頗
以驕蹇誅之及得罪為申理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
解之何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而懷臣折之然加以大惡
非臣所知也而利用得寬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
不可會長寧節上壽命張便殿中而太后姻家左右通
請謁者多裁抑太后滋不悅以玉清昭應宮災罷知青
州以節使知天雄軍人樂其政畫像尸祝焉景祐初為

樞密使明年以右僕射復相遷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
與相夷簡卻而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有大星墜其腹
左右驚以告曾曰行自知之後一月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
文正曾方正持重平居寡言笑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廷
見言事審而中理內制時與楊學士億同列億能文章
善談笑於僚友鮮所不狎侮每見曾未嘗不肅欽也自
奉儉約雖貴顯如寒士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楊士類此
宰相之任明公盛德所少者此耳曾曰執政欲恩歸已
怨將誰歸仲淹深服其言初曾舉進士由鄉貢試禮部
廷對皆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
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人以爲相業所本云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吳人也生二歲而孤母更適
長山朱氏業從其姓久矣少長間知其世家乃感泣辭
母去入長白山掃一室從戚同文學晝夜不怠冬月憊
甚獨以水沃面已復學食不給展斷蓆爲粥畫三畧日
三餐之人不能堪由若也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
迎母歸養政集慶軍節度推官抱獄要日與太守爭是
非守憑怒臨之不爲屈比去官無歸資止一馬鬻之徒
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以晏殊薦秘閣校理
章獻臨崩歲冬至旦天子率百官上太后壽會宴殿已

御大安殿受朝行之數歲矣仲淹言天子奉親於內自
有家人禮不當與百官同列而朝損主威非所以垂法
後嗣也詔上殊恐失太后意懼甚頗諄諄語謂其邀名仲
淹止色曰仲淹辱公爲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今不悟反
以忠直得過殊爲愧屈已後疏請后歸政判河中徙陳
州論建太一宮崇福殿非所以應天論恩倖以內降除
官非平明之治召拜左司諫太后崩遺詔楊太妃爲皇
太后復預政仲淹力爭欲抑母后以成一尊帝親政請
禁群臣輒論太后時事全大德語具帝紀中歲蝗旱江
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可請開口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爲惻然即以命仲淹仲淹所至收
賑安撫之還條救弊十事且懷太平州民所食烏啄草
以進宣示六宮戚里今知民艱難郭后廢幸諫官御
史伏閣爭不能得出知睦州徙蘇州疏五河導太湖注
之海蘇人賴焉遷知開封以忤執政呂夷簡罷知饒州
久之元昊反邊新喪師以龍圖學士經略陝西自請領
延州蒐兵選將非久遷大飭夏人相戒曰今無以延州
爲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
欺也大范目前守雍旣而與韓琦開府涇而西師大和
其在邊務持重不急小功號今明肅撫士卒有恩御將

吏令畏法而愛上所得助養皆以朝命賜諸將使自爲
謝居三臺安內屬羌視要地立城堡士勇邊實思信大
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元昊懼而西事平大者具
疾志中初元昊反誘內屬羌陰爲助仲淹上即行部以
出入自使羌酋至引人解人敵謝語無間也羌人親安
呼爲龍圖老子自是治爲中國用而屯兵得耕食內地
省稅饒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或腹欲賊之
度賊必爭奪遣子純佑與蕃將潘先據其地營攻築具
屯戍起忽引兵赴之諸將皆不知向至柔遠始發驛
舍其地處既至厥莽之川大小畢具也追必毋過河第
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濁水城而河外果有伏賊
失計去而賊成即大順城也大順已與琦富弼並召參
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已與琦富弼並召參
大政銳意爲天子興太平焉衆譏沮出爲陝四路宣撫
使知邠州尋以疾請知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
使者請留許之徙杭州遷戶侍郎徙青州病甚求穎州
未至卒蓋是時帝已知仲淹忠思復用之矣疾賜藥存
問卒輟朝一日贈兵尚書諡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
孝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給
而好施子汎愛樂善有大節諸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
不以動其心在諸生中業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
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人不能

必故心力一而功成在延州時夏竦主政議五畧進師
以襲夏雖韓公亦主之遣尹洙造延州約進師仲淹曰
我師新敗士氣喪沮今但見敗形未覩勝勢吾不敢任
也洙太息曰公不及韓公矣韓公云凡用兵當置勝負
於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置之度外乎城
仲淹所不及洙沮去已兵次好水川而師還韓公出
撫師戰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擁馬首持故衣紙錢哭
於前韓駐馬不忍視掩泣者久之仲淹聞而嘆曰當此
時亦何能置勝負度外也在政府選監司取班簿視不
才者勾之樞副姑息之曰一筆勾易且然而一家哭矣
仲淹曰不然且一路哭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時巨盜
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禁禦喻民出金帛牛酒犒
之盜不爲暴事聞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
之爭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而
醵錢遺之此法所必誅聞高郵民疾仲約欲食其肉不
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此
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械雖義當勅守然情有可原戰
之非決意且小民之情醵財而免殺掠理必喜之何謂
欲食其肉乎仲約得免死弼退而愠曰今方患法不勅
欲初法而沮之何也仲淹從容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

和車楊火中更息惕懼謹純信曰草際則火行何罪勅
化而已庫吏各絲惟抵死純禮曰以絲故殺人吾不忍
也趣買償元祐中擢給事中中興告北各分南紀網羅
羽大體元符中擢尚書右丞為布政使而罷純粹尤
親有幹累而忠宣公有子日正平正思正平行其言
言必援考經論語而當官不怠意蓋世濟其美云
論曰自真宗違豫時大奸倚幽巖柄國洵矣迨章獻
稱制而王沂公危言正色乎其間卒沈幾翕張之而靖
也昭陵開天章趣條對千載一時矣羣賢彙登富韓歐
文均底乎大臣之節而范公實倡之倡者難哉雖早世
未臻于化竟抑可謂社稷臣矣

西史上編卷之五十二本

西史上編卷之五十三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英宗神宗帝紀

六南豐後學院恩爵校

英宗皇帝

諱曙太宗皇帝曾孫商王元份孫濮安懿王
大內康王生歸濮即王薨賜名宗實嘉祐八年夏四月
起復知宗正寺立為皇子改今名

即位赦

百官進秩一等帝不豫尊皇太后曰皇太后請皇太后
同聽政立皇后高氏夏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御
紫宸殿朝百官歲星冬十月薨永昭陵十二月開經筵
昇歲于閣西南番來貢契治平元年夏五月皇太后
月節祭及賀即位

歸政冬詔

近臣監司舉治行素著者備升擢是歲畿內
及二十五州軍水振之西番三年春議崇奉濮安懿

王典禮夏

罷議今有司憚求典故務合經以聞秋樞使
弼富樞副昇罷弼以足疾請判揚州使相彥博文為
樞密使減乘輿服御雨水詔臣僚上封九月太白冬
雨水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三年春溫州臺諫以濮

議諍論出

補外濮議寢見帝儀志等見于管室越數日
九月朔冬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定制詔政府舉才行士
試館職帝不豫立賴王頊為皇子赦羣臣于為父後
是歲契丹寇四年春正月帝崩年三十六上尊諡曰
明憲初帝以宗人子育宮中好讀書絕嬉游被服儉素
類儒者居濮王喪未終制以相琦議起復知宗正命下

辭既終舉猶固辭相琦言宗正命下外人皆知必且爲皇子不若遂正名以定之乃下詔立宗實爲皇子而皇子讓愈堅知諫院司馬光言皇子辭不貸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皆以爲陛下仁聖能爲天下得人也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皇子乃受命且行戒其入曰謹守吾舍日上有過嗣吾歸矣乃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圖書數篋而已仁宗崩平旦琦入定遺詔百官班宣之令衛士坐甲諸司幕下嚴治器人情帖然比日午市肆猶未知也皇太后同聽政既即位

西漢書卷之五十三

二

日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帝語言訕嫚狀恨之琦曰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它日又言之琦曰上病行且瘥即不瘥大大王長矣國統固有屬也后含怒曰尚欲於舊策中覓免耶同列皆驚懼却立琦不動曰太后不宜以他念自苦太后無血屬今皇帝自少鞠宮中恩太后最深皇后又太后親甥此天之所以遺太后也幾不可復得若聽讒間懷他端祗自苦耳后意不解參政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顧不能相忍耶后意稍和修得進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而天下奉戴嗣君無異同則不然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遺命誰當服從者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念天子以遠豫失人情而衆附太后慮叵測一日奏對以深言動之曰臣等在外官家一失調護則太后事也太后大曰愕是何言我心更切切耳同列爲縮頸流汗已帝疾愈益瘥而禁中傳離間語甚乃不可聞雖大臣亦心感之獨琦屹立不動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云何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臣不知所問太后未有應即言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太后從何人所聞之后失措而罷他日太后出一手札送中書惠甚有爲嫗婦

西漢書卷之五十三

三

作主之語勅中貴侯報琦報曰領旨琦欲備以警上聽
稱山陵事乞晚臨後獨對既見造膝言曰陛下不必驚
臣有一文字進呈願慎重無泄陛下今嗣統本先帝太
后恩不可忘然中非血屬願加意承奉帝曰謹奉教琦
又曰此文臣不敢留幸大內密焚之若泄聞遂開而難
合矣後數日帝獨召見琦曰太后待我寡恩琦曰自古
聖帝明王不少矣而獨稱舜為大孝者豈其餘皆不孝
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是為賢耳陛下但加意承順當驩然如初世父母
豈有不慈者乎於是帝事太后加謹而兩宮疑間遂銷
秋七月帝御紫宸殿見百官會大旱琦請乘輿出禱雨
慰天下望帝從之且素服素仗以出而人情大安治平
元年夏帝疾愈日久太后未還政琦乃取十餘事稟上
裁已具白太后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歸政太
后曰相公不可去我日在此甚非得已當還深宮耳琦
頓首曰前代母后如馬鄧之賢鮮不以固吝權位敗名
德者今太后脫然復辟誠馬鄧所不及請即撤簾太后
曰諾遂簾撤而政歸一尊明肅臨朝時內侍任守忠通
請謁權寵過盛系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
嗣守忠欲援立昏弱邀大利帝即位又交構兩宮知謀

院司馬呂誨論之力一日琦坐政事堂出空頭敕一
道請同列簽之參政脩簽已趙槩有難色目修脩曰第
簽之韓公必自有說已召守忠立庭下敕之曰汝罪當
死免死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即押行恐少緩或
入宮乞哀生變也四年帝有疾琦入問起居進言曰陛
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安社稷帝領之琦立召翰學士
張方平入福寧殿承旨帝憑几言言不可了方平以筆
進請書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在側抗言曰賴
王也適長而賢請書王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
子位帝然族下相多傳退調琦曰見上願無何帝崩
帝初政清明親近儒雅日御經筵講治道每決機務必
問大臣祖宗時故事與古誼所宜已裁決常出入意表
屈已畏相虛懷受盡言議濮王尊崇禮堂臣至劾相琦
專權導諛參政修首開邪議陷陛下上負先帝至言臣
與輔臣勢難兩立議激甚而帝謙抑終薰然不怒也帝
勇智不世出可大有為琦竭心啓沃帝崩器之慟曰天
乎今上在何事不可為雖疾疢早世而天下咏歎其德
矣
神宗皇帝諱顥英宗長子母高皇后初封光國公治平
四年春正月即位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宰執以下各立皇后向氏參政脩陳罷陳
退知禮侍郎奎吳參知政事命公主行拜舅姑禮英宗
帝言舊制帝女出降輒升行辟舅姑甚尊得
憲寐不平豈可以富貴故置人大倫乎會疾不果華帝
詔行秋八月葬永厚陵召知江陵府王安石為翰林學
 士相琦罷州相參政奎吳升之陳罷樞副公弼呂為樞
 密使翰學士方平張龍圖閣學士杵趙參知政事久十
 月樞使弼富罷州河詔求直言文夏詩許來韓平韓
弼及熙寧元年春明正月甲戌參政繁趙龍有權三
節使介唐參知政事詔恤刑河決災秋七月親文殿學
 士知越州升之陳知樞密院事詔考宗正籍推太祖皇
 帝孫屬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世從獻郊廟冬出奉宸庫
 珠玉付河北備買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恩冀
 州河決京師地連震瀛莫州地震河東俄振之干闥
 二年春前相弼富同平章事翰學士安石王參知政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新參政介卒遣使行諸路察農
 田水利賦役修二股河置賣塩場于永興軍呂自法從
發運使辭秋行均輸去詔振恤被水州軍行青苗法出
 向請也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相弼罷州樞使升之陳同平章事城綏州以夏渝改
 皇族授官法置交子務遣官提舉諸路農田水利差役

七年春行方田法夏旱罷新法是日雨
于監安上門鄭俠復行新法安石罷知政事
手實法冬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十一月祀天地圜丘
赦詔為樞密副使是歲河北饑振之武節諸夷內附
八年春雨水參政京罷知江寧安石召復平
軍事行保馬法遼使來議驕事遣報聘割河東地七百
里界之太白水見工尚書克為樞密使升之罷用五
及苗手抄白見司徒侍中魏國公琦薨葬韓忠獻公
絳惠卿罷知許州出輪詔求直言赦罷手實法
學士判太常終元參知政事鄧延環慶常潤州饑振之
平軍交趾入寇陷欽廉州九年春雨水交趾陷邕州
知州蘇秋罷衛祠廟冬相安石罷知江樞密使克參政
王同平章事殿學士知成都府京知樞密院事交
趾降事見秋志大十年春詔諸州歲以十一月給
老疾貧乏者粟盡三月詔罷知洪州秋河決澶州祀天
地圜丘赦政元莊嚴來貢元豐元年帝十有春塞費
村决河六月朔日食經制瀘州納溪夷叛討之冬置
大理府詔詳定郊廟朝會禮儀千闕來貢二年春中
有黑龍汴洛參政絳罷知許州至有歲名而無特操仕已

知州直學士判司農確參知政事置籍田立水估
戶役法水居船戶五戶至一太皇太后曹氏崩下知湖
州蘇軾獄案來貢三年春惇參知政事相克罷葬慈
聖光獻皇后詔議大樂秘書監劉几等同議詳定
官制秋十月河決澶州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祀赦
詔王師顯並相安石等進四年春樞密京罷
知河陽群牧使固知樞密院事惇罷知政事
之開封獄事併開免知蔡州翰學士瑋參知政事
河州築河堤封晉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
本國姓所自全也夏人囚其主秉常詔五路會兵擊之
○河北諸路夏人囚其主秉常詔五路會兵擊之
議選格詔內外官司舉官伐夏師潰○是歲拂撻丁國
董德五年夏四月朔定官制同平章事珪王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即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參政惇門下侍郎即瑋中書侍郎即宗孟蒲尚書左丞
安禮王尚書右丞王珪外之潘安化知東南諸蕃來
貢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用新樂潘水夏司徒韓公
衛薨葬富文忠公秋知樞密院固罷知河同知密院
續韓知樞密院事宗孟罷知樞密院固罷知河同知密院
日有二半相勸日慈日倫云右丞安禮王為尚書左丞
吏尚書清臣李為尚書右丞朔九月冬十一月祀帝園

丘罷合祭赦天下。七年春夏人寇蘭延州夏五月。
日以孟軻配饗孔子封荀况楊雄韓愈為伯並從祀左
丞安禮罷知江是歲河東饑河北水伊洛溢河決元城
振之將白玉李貴死之一。二佛西南帝龍來貢
八年春止月帝不豫三月立皇子傭為皇太
子賜名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年三十八
帝廢武聖宗孝皇帝隆準龍顏在賴即時動止有常度天
性孝友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好問學常日晨
忘食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入勸講輒相率
拜之始即位小心謙抑畏相求言而日勵精於三代兩
漢之盛詔歲比不登春有時雨安撫轉運使飭州縣吏
省事勤民無奪時罷諸州貢飲食物振河北流民詔州
縣獄歲多吏死歲終會其數上為殿最為著令察民隱
恤孤獨養老振乏諸宮室遊畋之樂咸斥不御方在賴
邸時韓維呂公著數數為帝言王安石道誼之美於時
無伍也帝慕用之矣至是即召入為翰林學士其至今
越次進對問治當何先安石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
何如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夫堯舜之道至
簡不煩至要不迂至易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其
意以為高不可及耳帝喜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

朕然恐無以副卿者卿其悉意輔朕同濟此道於是相
得甚驩一日帝感唐宗得魏徵蜀元主得諸葛亮喟然
嘆想見其為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必且有臯
稷禹出而佐之誠能為商周宗必且有傳說河以二子
為乎夫二子有道所羞稱者也獨恐陛下擇術未明
誠未至雖臯稷夔禹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矣懷
而去爾帝愀然曰當為卿戒之顧小人難辨即堯舜時
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所以為堯舜
也嚮使四凶得成其譟隱則臯稷禹亦安肯為之輔
哉自是君臣獻替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明年參大政帝
謂之曰人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必通世務安
石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
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為不可施之世務耳帝曰善問
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為最先自是相信如
一人帝每謂之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有以助朕
勿惜盡言又曰天生俊明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
是自棄也曾公亮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
也安石曰君臣相與特各致其義非相為賜也為君當
盡君道為臣當盡臣道陛下聖知臣何敢不自竭帝改
容稱善安石為人清強自執博學諳聞於聲色貨利泊

然不入其心居恒言宋興來以忠厚立國而國體失之
弱因仍漢唐累世之陋習爭於末務扭於故常未嘗如
古者大有為之君親賢友臣相與討求先王之法而措
之天下也故紀綱不振天下之財力日困西北二虜歲
賂遺以百萬而國力日屈居恒憤憤有矯世變俗之意
及帝親用自以為不世遇也則日夜謀謨講畫以就其
平生之所欲為然性本偏懷堅自信好同惡異明不融
而不自知其蔽也元年郊兩府以河朔災辭歲賜金帛
學士司馬光入對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
石奮然曰常衮為相辭堂俸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

通鑑上編

卷之五十三

十一

辭位不當辭祿不可聽且光言獨患國用不足耳國用
所為不足者以未知理財故也誠善理財匪須好用國
有常式獨奈何廢之光曰長國家者不宜以財利為先
謂善理財不過頭會箕歛盡民財耳安石曰不然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言過矣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
加賦而上用足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
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見武帝之不明耳至其
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
則漢幾亡此何以稱哉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

宜自責者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
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
允答之會安石富制遂引常衮事書兩府兩府不敢辭
呂惠卿者檢人也中戾而便辟善辨給見安石語阿意
又從為之辭安石大悅之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
代儒者未易其比當今學先王之道能通知其意而可
用者獨惠卿一人於其創制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
檢詳文字而章惇曾布並列為條例官恐帝意不堅信
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亦寧無
一人敗事者有敗事異論乘之而起則事廢矣堯與
羣臣共擇一二人治水然且不能無失所擇而使者
非一人乎要在灼於大計不為異論惑可也帝曰有一
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天下之所以鮮成事也於是條
例司日夜議變法為更張以民棄本逐末衆農為商帶
者衆而俗敝也藉周官泉府餘布不售貨滯於用者待
非時而質則出內藏錢上供米令恩諸道賦入通貴賤
通遠而制其有無名權制兼并為均輸法以京師百物
有牙行官府所須責之辦多陪折也藉周官市師陳肆
辨物成賈徵債本桑弘羊平準置市易司于京師歛百
貨賒貸取息名平市價為免行錢市易法以豪右貸民

通鑑上編

卷之五十三

十四

錢取倍稱之息而貧者益困也藉泉府國服爲息出庸
惠常平所積粟素貸秋償用取息名耕敘補助抑兼并
爲青苗法以後世農政日弛也藉周官遂大夫里宰稻
人教稼穡稼下地遣使者察農田水利于天下頒約束
行之名勸農盡地力爲農田水利法以民苦差役供衙
前還輸者破產相屬也措司徒夫家有征役而庶人在
官者致民賦祿之令民戶高下取免役助役免役寬剩
錢名平力役爲雇役法以後世兵不出民民困而武備
不脩也藉周官伍兩卒旅軍師賦諸農牛馬車輦武諸
田立保長正副羣保丁授弓弩教戰陳爲盜警寓兵保
甲十戶爲一保馬一匹責學息賠償用出馬爲保甲保馬法
以後世民豪強兼并名田多而賦實累齊民也藉禹貢
任土作貢周官井牧經賦以六尺起步分地丈量參肥
瘠定賦名平賦調爲方田法他諸於河北設措置便糴
司於永興軍置賣鹽場於蜀諸州置榷茶場皆本古單
文隻辭名以爲王政力行之意以起有宋衰痿貧瘠之
弊爲富強而專之亦法事具土田賦役貨賄諸志中於
文治以進士科試詞賦浮華壞士習罷不試專之於經
學以經義論策取士而以安石所撰經新義頒行之爲
法程爲科舉法立太學三舍法以造士建武學習兵立

律學習法律具考試如文科蓋是時二三年間百務驟
更法制更創糾結碎繁如蠅興蟬沸古二千石州縣長
吏天子所與共化理者不聽其以士俗潤色自以其職
行之皆制置條例司畫一條下而諸路各置提舉官各
遣使者切切連之成其奉行不力者立舉劾又置京城
邏卒察謗時政者令緇之於法安石固自信又好人佞
已諸老成端亮持重之士語不合則以爲是碌碌守法
循故事之臣無所用而見門下諸少年俊慧迎合者以
爲才擢以爲腹心耳目親倚之而不知苟非其人法固
不能以自行也於是使者阿安石意州縣阿使者意惟
舉行爲功民胥怨懟胥詛呪而舉朝洶洶爭新法帝嗣
位初問故相鄭公弼賢自判汝州入覲以老許弼與至
殿門帝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掖進且命毋拜
賜坐訪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
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迎合之爲左右輕重必且懸矣
又曰人主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問邊事對
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
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而王安石方信用於帝前言
災異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
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邪臣欲進邪說故

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耳此治亂之機也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帝手書慰答曰當置枕席銘肺腑終老是孤既至弼具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世道消長願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夫小人之情性喜生事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願深燭其然無為後悔時弼與曾公亮同平章事安石與唐介趙抃吳奎參知政事而安石得君專造政務議往往於同列不共議即議不見聽介數言安石不可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雖有此三者然泥古而不知變故論議迂僻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參政持言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國體為小而禁廷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重言財利而輕失民心崇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廷耳目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皆不聽於是弼求退章十數上帝問曰卿即去誰可代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以使相判河南介以數論上前不勝憤疽發背卒每行一法拊膺歎稱苦者數四出知杭州惟公亮本薦安石傾韓琦諸更張一切陰助之而韓絳為言臣愚

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帝意堅而大權一歸安石矣時人傳以釋氏言以為政府五時庶官惟知開封生老病死若畢其相傳為口實滕甫時入對論事與上唯諾如家人父子為安石所忌首能之知制誥錢公輔以為言亦罷權知開封府鄭獬不肯行新法宣徽使王拱辰以議法不合又皆罷侍御史呂誨言獬拱辰公輔無罪被黜非公議安石曰此三人者臣方愧不能盡暴其情罪使小人知憚不意言者乃爾譁遂疏安石罪力詆之帝以其言已甚手札疏還之誨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誨當出然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苟以形迹輕為去就乎乃出誨知鄧州是時臺省大臣及常參朝從官頌言法不便者多帝上青苗之旨召講官坐戶內屏左右語曰朝廷更一法而舉朝洶洶豈外間細民誠不便新法耶王珪謝不知帝曰知則言之司馬光進曰青苗取息乎民為之然且能蠶食下戶使饑寒流離况州縣官乎惠卿曰法願取則與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揭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即富民亦未嘗強也第事久乃弊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為市後物

貴而和糴不解遂世也。河東惠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光所言直吏不得人故耳。誠得人，何傷？光曰：此臣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罷之。卒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糴米，則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粒非狼戾，今不漕米而責之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且此皆細事，不足煩明主。明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職也。是時帝感安石、惠卿言，以爲今天下治，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從容曰：臣願陛下詳辨非之實。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爲天下耶？他日讀史，漢張釋之論魯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遽覆邦家哉？彼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而信之，邦家之難小難矣。指惠卿也。他日以蕭何曹參事進讀曰：參不變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戶口滋殖，帝曰：漢常守何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業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此爲國是呂惠卿進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光言：非是其意，獨諷朝廷建法定制，且設臣等爲條例司，官耳。而以惠卿言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然，則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凡誅之。王不自變也。此爲國是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二皆無之，臣恐風雨之不自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用，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語塞，而帝終入安石言，謂祖宗朝多因仍，苟簡之治，不盡善。譬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不聽也。使相魏公琦時安撫陝西，而上疏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

願小民不使兼并乘急要稱倍之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甚盛意也今所下條約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以差次遞大增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非他即從來兼并之家也今多貸之錢錢一千為二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戾又鄉村每保須令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克下戶必不得克官吏防下戶不償則差克甲頭以備代陪勢必不免何謂非抑勒也陛下勵精求治誠躬節儉以光天下即國用自裕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致遠邇之疑乎帝袖其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國服為固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而趙抃乃獨言本建新法者安石俟其出喻之令自罷則帖然矣由是連日不決而安石求去益力學士光草制答之有十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遜辭引過又令惠卿諭旨安石乃入見言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之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所謂權者與物相為

重輕者也雖千鈞之形加損不計銖兩而移今中外大臣從官臺諫皆共為朋比欲敗先王之道以沮陛下之大有為而此下為之加銖兩之力則天下之權舉歸于流俗矣帝喜安石出舉兩以聽安石乃手駁琦疏中語今條約司刻石頒天下持新法益堅先是學士光疏諫曰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覽閱天下章奏昏夜灼火研經史及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遑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而來孜孜求治於今數年而功業未著殆求之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萬世法內設中書樞密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諸院司外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官以相統御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此謂紀綱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自官之長非其人刑賞之大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錢穀之不免條例之不審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精選曉知錢穀憂國忘私之人以馬三司副使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各久於其任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取之有道用之有節亦何患財用之不足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共謀議制置而三司不預臣恐所更改者未必勝其舊而徒取祖宗成法紛亂之害也夫天下之事

在縣者當委之縣今在州郡者當委之州郡守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然後事乃可行行乃可久今朝廷每行一事不委之監司守宰使爲方畧責以成效而別遣使者銜命奔走勞苦於道路此所謂弊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必取諸人使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得僅其一二或遇私暗奸險之人則是非倒置固不若用監司守宰之爲得也何則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日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勢固不同也且庸人之情策非已出則媚嫉其成就使使者規畫固當當職之人固已怏怏不悅於心拱手熟視而觀其成敗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陛下

既盡常平又亡設加以帥旅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於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此事之必至也退貽書安石爲開陳其苦而安石不悔後書言君實所以見諫者以爲諫也僕則以爲夢命於明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侵官奪先之說以與利除弊不爲至於怨謗之多則固非其人也人言於苟且非二乃不量敵之衆寡出而力助之則衆何爲而不爲也僕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臣臣大家而盤庚不爲怨者故敗其度度義不後動不見可爲改也知告責我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僕之所

視而觀其成敗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司上不委其下下不稟其上臣竊以爲未得其體也然此直使者騷動郡縣爲今日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夫民之貧富田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資貸於人勤者稍寬以無事資貸也今官出錢貸民歛其息而使者以多散爲功必一切抑配恐不免逋負必貧富相保貧無可償必散之四方富不能去必代償所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內百姓無復有富實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具乎富室

以祿位榮之而不聽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名器私其衣袍不敢抗章至七八傳言新法之害甚具帝使謂之曰樞密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解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起視事沮之曰光祿託廟上之眷內懷附下之實所言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光豈不賢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得倚以爲重耳昔韓信遣卒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爲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用柄臣臣何敢與帝曰第言之光曰聞人校檢楚

人輕為今二相皆閹人二參政皆閹人人心且後
之士克集明廷至恐天下之風俗日變矣昔更初論
以陳平智有餘雖獨任用王陵佐之真宗相丁謂王欽
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忠忠之人從中制
此小人去也帝曰善問女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多邪
則毀之已甚但不曉事又極耳問曰惠卿先曰惠卿
險巧非端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此人也帝曰惠卿
廷對明矣似美才光曰江京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十
帝為默然久之於足學士呂公著為上言自古大有為之君未
有失人心而能治亦未有勝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
人心者也世所稱賢人君子無不以新法為非而主議
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訾之豈昔皆賢而今遽不肖乎又
極攻呂惠卿姦邪不可用出知潁州已用都水宋昌言
內待程昉議浚漳河袤百六十里役兵夫萬人樞密彥
博難之曰是財用在安百姓安百姓在省力役今財用
不足役何以興且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為利害一也
今必浚之西過矣安石曰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
皆害今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無害之道也會京東河
北天大風民震恐帝手詔中書省事安靜應天變漳河
之役妨農功須來歲為之未晚安石格詔持不下然迄
無成功保甲法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戍邊有截指斷
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以聞帝問安石安石曰未
必然然愚民難與慮始即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令
而聽之則聖胡寧可無畏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任

民情所欲則何必立君為張官置吏乎且保甲非直除
盜可漸習民於兵且省財惟陛下果斷帝欲以維為御
史中丞安石曰維善附流俗以非上之所建立出知襄
州前參知歐陽修乞致仕安石言脩阿韓琦至以為社
稷臣亦附麗邪人留之何為聽致仕前相彌謂青苗法
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使者趙濟劾彌
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彌言新法臣所不解
不可復治郡願歸洛養疾安石曰昔蘇以方命殛共工
以象恭流殛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維公著安
石所從進脩安石素所敬事者也韓富國元臣皆醜詆
不思如此昔人言安石所著日錄中語皆著蔡牛修史
流不可右而與時帝甚倚信安石安石諸所言皆施行
所忌惡竄逐而彼其懷技猶以不盡得行其言為恨
入見求去位帝曰自古君臣如卿朕相和者甚鮮朕
未有知自卿入翰林始聞王政之說慕而行之天下事
方有端奈何去乎安石固請帝曰卿豈以人嘖有言營
朕中疑耶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復有
人能惑之者毋因我可也蓋相信如此於是直史館蘇
軾具條法弊事上其略曰臣聞有國者無論行事之是非
先觀衆心之向背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

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自非樂禍好亂輕意喪志其敢肆其胸臆以輕犯人心也哉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若副判諸官而足矣今者無故又創一司以制置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弘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求其說而不得未免於憂小人以意度朝廷遂以為諺謂陛下以萬乘之而主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議騰涌陛下亦可以察人心之所存矣且遣使縱橫已非令典竟陵王子良有言此輩朝辭禁門則情態即異暮宿州縣而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況今所遣使事少貧多人輕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之常情惟從其好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瑕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誰何者天下久平民物萃息四方遺利亦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凡所摩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立行黜降賞可謂重不以赦原罰可謂深然終不言諸人妄有開陳官司誤興功役當得何

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言官司雖知其疎豈得便行抑退必且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亦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求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況又好訟之輩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某處故為官堰以規壞所急田產者乎今朝廷本無一事亦何苦而行此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也雖其間或以他物克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欲官賣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史無酬勞焉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且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雇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勢必輕於逃軍則逃必甚於今日為之官長不亦難乎自唐楊炎廢租庸調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一應賦歛之數定兩稅之額是租調與庸兩更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欲復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補出科名哉異時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且古以官養民今以民養官古給之田而不耕勸之墾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

屋粟夫家之征今田既屬民民無常業去爲商賈止事
勢常然亦何名而困之乎若女戶單丁所謂天民之窮
困者也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必家有丁而尚幼古之
王者皆務恤此陛下富有四海獨奈何忍不加恤而盡
役之乎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立爲成法每歲常行雖
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豈能保之就
使此令決行終不抑配計其情願人戶必孤貧不濟之
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鞭撻已急則繼之以
逃亡逃亡之餘必均之於隣隣回理勢所必至也且常
平爲法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仗萬家之邑上有千
斛之儲方穀貴時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
一邦之食自足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
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借貸無從
若留充借貸則所糶無幾乃知常平青苗勢不兩立壞
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計
考其實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
無害臣頃在陝西親見刺州縣義勇怨愁之民哭聲振
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
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

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鹽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
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
意今者此論復興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
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
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廢已厚非良不受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
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
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
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
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
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洞照如神此
事豈或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已用之人必欲
有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巨竊以爲過矣古之英
主無出漢高鄼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趣刻印而
善之及聞留侯之言罵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
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
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事不可而罷之至聖至
明無以加此今天下有心者然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

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亦何樂於此哉末復言今廷
言者不少矣乃國家所以存亡曆數所以長短亦嘗有
以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而
不在乎疆域曆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
乎富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
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無救於短而亡使陛下
富如隋疆如秦西收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
國之長短則不在此譬之人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
而暴亡蓋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
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
納新而已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者而
用之庶可久服而無害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
納之益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以助彊陽根本已危
僵仆無日矣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以叙
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亦曰未至以
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府庫則僅足而無餘然以德澤
在人風俗知美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
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
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知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轉對者望

以稱旨而趣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
尚以言多開驟進之門俾有意外之得使天下常調舉
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禮則外重而
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
鹿之患外重之流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
衰每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祖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立
師以古揆今於內為重惟祖宗所豫圖而深計非小臣
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諫諍之一端亦足窺聖人
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
矣而自崇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諫責旋即超陞
許以風聞無問干犯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
則宰相待罪夫臺諫固不必皆賢所言亦何能皆是然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
而坊內重之弊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
無此理然養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
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是以為國家者
平居必常有志驅犯顏之士庶幾臨難有殉義守死
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責其死節人臣苟
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今物論沸騰怨譴交至公議所

在亦已可知而相繼竄投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得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殘之餘即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將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陛下曲賜召對許以持陳臣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耳陛下領之曰卿三言朕常熟思之臣之狂愚陛下容之久矣容之於始必矜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三二

不可得耳當是時諸臣僚類虛言詞譴或乃已甚惟軾惜事陳擿往往切當帝大稱善而安石大惡之侍御史謝景溫詆軾罪逮之獄窮治無所得判杭州及曾公亮老去位參政絳以西書起開府延安即軍中拜相而安石獨居中制朝權下情不復通知諫院范純仁爲帝言書曰怨豈在明不月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爲悚然已復疏言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壅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在廷之人

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將何所不至乎夫道遠者理尚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精弊不可以頓革願速還言者退安石答天下之望不聽遂求去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帝以所上章語激切特留中而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遽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侍御史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倚之以興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舉動天下無一物得安其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三三

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天下有聚歛之疑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忽建河湟之策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免役水利方田興事創端難徧以疏舉輕用名器賢否混淆忠厚老成者擯狹少儼狃者用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二椽屬決之同列與聞覆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具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諸路水旱正皇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謫監衡州鹽倉始安石患衆議洵思有以堅上意者會帝以二虜爲憂安石欲因激之進言曰昔齊

宣千里畏人孟軻譏之陛下獨奈何以萬里畏人乎誠畏人獨內脩政可也帝慨然曰然食哉惟時即堯舜以爲先務所當力行安石曰陛下不惇德元而難任人即任事之臣誰敢爲陛下推行食時之政者帝以爲然於是忤意者斥逐附合者登進置宮觀以處耆舊給之祿實廩不用用嫺家謝景溫爲御史呂惠卿曾布爲崇文殿說書防察奏對者又擢用知秀州李定爲御史裏行判寧州鄧綰爲侍御史今擢里已者於是沮格誹謗之法用元德遐葉忠賢摧折天下爭希旨獻說往往言新法便可行矣七年歲大旱自六年秋七月至於夏四月不雨帝避殿減膳憂形於色日臨朝而歎安石進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應之帝曰朕所爲恐懼者以人事未修故耳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獨奈何忍之樞副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患面詬之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本立政以便民誠便民即人言胡恤學士韓維爲帝言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當痛自克責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詔曰朕涉道日淺掩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

黃間詔有司損膳徹樂冀以消弭歷日既久未蒙休慝嗷嗷下民大命近止日夜以興震悸靡寧未惟厥咎未知所伏意者聽納失其理獄訟非其情聚斂過其節忠讜鬱於上達而阿諛壅蔽成其私者衆歟何氣之久不效也中外文武臣僚許實封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焉三事大夫悉心交儆以成朕志光州司法參軍鄭俠故爲安石所獎拔思盡忠入京問所聞俠以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對問之除監安上門時歲饑旱風沙霜曉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藍縷並城民糴麻麥米屑糜食之猶不給茹木實草根而被鎖械負瓦揭木賣以償青苗免役錢路纍纍不絕俠即監門所見繪爲圖以閣門不納遂假珣密急發馬通上之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呈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哉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世垂死之命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頭縣宣德門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

翌日命開封體放免役錢三司察市易錢司農發常平倉諸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權呼相賀是日果大雨沾足輔臣入賀帝出俠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臺治擅發馬逆罪呂惠卿鄧綰相與環帝而泣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百姓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集賢校理梁燾具疏言雨澤不降至于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京師爲甚閣閣細民固不失職智愚相視以爲旦夕有不可諱之憂陛下既惠以德音又施之行事一月之間歡聲四起而膏澤忽降是天顧聽陛下之德言感陛下之德心故也然法令垂戾毒於民者實繁而所變纔萬之一故天意雨不再施陛下亦嘗以此爲戒而夙夜應之乎論政弊其悉疏入不報鄭州人帝仁孝事太皇太后甚謹太皇太后乘間言祖宗法不宜輕改也聞民間其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以便民帝曰此利民非苦之也后從容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帝欲保全之莫若暫出之外帝曰羣臣中惟安石爲國家常事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戕敗壞天下耶

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忿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奏安石內不自安求去位帝勉留請益堅乃出知江寧且行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於是絳得相惠卿參大政安石所爲法持之不變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而爲之廢法已推蜀茶立手實法置三司會計司而毒民愈深惠卿建言天下民貲產有蓄息巨萬不計籍而公差役賦償以籍產爲宗即募作者得避不役錢難均也於是徵漢唐諸籍爲手實法令民各以口實實產籍收自占戶籍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隱匿者不占者計諸人皆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限爲式令民依式爲籍縣受而籍之定爲下爲五等乃約通縣役錢數而定其所當輸者籍從之於是民困不聊生矣初呂惠卿出主下至鵝勝城檢察而民愈困不聊生矣七月初以從吏安石驟執政既得相欲自專以帝夙昔所倚信獨安石恐復召欲逆閉其途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傾之與鄧綰謀凡可以中安石者無不用安石大怨之思復用兩惠卿忌韓絳軋已欲逐之絳屢不能難密請帝復召用安石帝從之蓋安石去國甫閱歲得復召倍道進自江寧七日至都則下會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石猶持天遠人邇之說以爲不足畏也疏上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李而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占書不合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不復火矧今庸庸星工之倫哉竊聞兩宮以星變爲憂望以臣

等言力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
雨民猶怨咨此何庸恤帝曰曷若并祁寒苦雨之怨而
無之安石不悅退引疾卧堅不起帝慰勉久之乃起其
黨曰今不取上素不喜者暴進用則權輕將人有窺其
間者矣安石曰善帝喜其出所進用立拔擢而權愈益
專安石有子曰雱少警能文章而性慄悍陰賊無顧畏
嘗大言斬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其戾如此至是
以惠卿危其父也與交怨而鄧綰見安石復相欲彌縫
前附惠卿之迹承雱意發惠卿姦利事出知陳州焉置
獄鞠之雱令呂嘉問及練亨甫密取綰所列惠卿事雜
他書下制獄窮訊安石不知也惠卿因上書訟其事且
言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万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
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豈不至於此帝
以示安石石謝無有歸問雱具言有之安石乃大
驚曰上疑我殆矣雱以咎雱慙憤疽發背而死安石
悲傷請告不朝謁綰上書請錄安石子及壻賜第京師
慰其心帝以謂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
恩澤傷國體斥知魏州相韓絳果而室為惠卿所構與
安石復卻有庶官坐法免者安石欲拭用之絳執不
可議帝前未決絳即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然絳

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出知許州當是時安石既
與天下賢士大夫為敵國黨議數起及是為腹心肘
腋者競權制盡叛即有存者念不可保信治河決變
法法利弊不行而南交陷欽廉至為露布言中國作青
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以弔民念平生所信設
又一無成功生惟一子愛有文章能謀議又死尤悲
不自堪會司農衛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闕伯微于廟在
鄴中簽書判官劉摯謂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
一言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昔闕伯遷商丘主祀大
火歷世尊為大祀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
又本朝受命建業所因也唐張巡許遠守孤城死義捍
大患當祀今鄴之小人規利猥冗褻瀆何所不至歲收
微利實傷國體望留此三廟慰邦人崇奉之心疏止帝
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
罷黜而安石以使相出鎮金陵乃帝心益鞅鞅恨安
石所為不稱其指意終已不復召矣參政克已安持安
石壻也稱密戚而克已不善其所為對為帝言法不便
惠卿發安石私書有母更上知母令齊年知之語齊年
目殿學士京於已為同年生於是帝察克已中立無阿附
而心賢京命竝登兩府京辭不至克請召司馬光呂公

得罪初開封府推官趙新法甚力安石終使守
御史謝景溫論快前丁馬歸蜀時商販取利下所通
州上表謝諸多指斥為朝士所害天而自斥外去
不便不得言欲因詩托詞中丞李定御史舒亶長其
疏言本以養貧臣則曰為文章通曉里俗君父陛下
於錢木以業貧臣則曰為文章通曉里俗君父陛下
城中陛下以法下課試吏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君亮辭無所不至下與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來三月食無鹽與他物即口出心無非以詆謗
為王逮赴御史臺獄召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
臣等共治之因請所及連逮世知名士其欲實之
死帝曰自古人度之君不以言罪人臣以才自奮謂
爵祿可立至顧錄錄如此心不能無射望君之令一旦
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固不深言也
行為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轉狂易怒於言恐言者終
以害卿也會皇八后違豫力申救從末振王廷俊舉
詠詩曰恨到八果無曲處世間惟有愛龍知性下飛
李
史
上
卷
之
五
三
龍在天而賦云惟豐龍知非不臣而何帝曰彼目詠
龍何預朕事賦遂得輕此重又言駢馬都尉王誡華公
為朋比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瓘劉摯
等能論說先士之言而所懷如此何得無誅乎不從但
之執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第輒及誅名臣安石為
平司馬步並鎮等二一二人俱罰初確以終安石為
調監御史為之使已知帝厭安石即發安石罪札之
以實道史珍傳言潘州把不可用遣知制誥張洵上
視定彥傳言確知帝以潘州為功即劾本附傳問上
坐議因得制誥中丞彭器為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
確以大學生虞誦言博士受賂逮獄下確治確指令連
引朝士自翰林學士并將下皆捕逮之幸幸同寢吏
飲食旋獨共一室苦之又入繫不問日得問無一事不
承遂劫參政元絳為獄山之代其位確自知誅誨史
中丞參大政皆以起獄奪人仙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
陽陽自得也時帝臨御日久羣臣畏帝威嚴不敢復進規獨
得也時帝臨御日久羣臣畏帝威嚴不敢復進規獨
樞副公著以青宮恩召入為帝言近數起詔獄有司酷

於鍾離大恩終歸未減而所傷實多昔于公一郡吏
耳猶以陰德有報况萬乘之尊乎願陛下親正士拒任
人必有忍以濟事推仁恕以及物于以崇起忠厚保金
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
子孫萬億者將類而應也時獄狂寢繁而帝繼嗣未廣
故以諷帝嘉納焉帝天性英毅而兼資仁慈念藝祖欲
積糴帛二百萬易胡人皆置內藏乃更景福殿庫名自
製詩揭之曰五季失南獵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幾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而重慎舉事
嘗謂侍臣言漢武帝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視人命如
草芥不仁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獨奈何忍之
而和安石憤宋世苟安積弱銳然欲攘地闢壤以為功
熙寧初建昌司理王韶上平戎策言欲平西夏當復河
湟西熙河古蘭鄯也乃漢隴西等郡地可耕而食民
可役而使而吐蕃唃廝囉一族今盤據其間瓜分莫適
主宜可并請命安撫復招之令糾合宗黨絕夏人右臂
安石以為奇益洮河安撫司命韶主之而洮河之師起
邈州判史蕭注喜言兵羨上韶等功乃上疏言交趾於
唐故內屬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為占城所敗眾不滿
數萬可取也今不取後必為患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

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樓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慷慨
言可取復以起代注起一意攻擾而交趾貳梅山峒
蠻蕞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
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
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輸築武陽開峽土城置安
化縣隸邵州已擊南江蠻置沅州瀘夷叛梓藝察訪使
熊本擊降之爲四砦九堡置南平軍初王韶首措置洮
河時自說但用回易息錢不敢費官本文彥博曰凡工
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作知不可已方
復增多頗毋動爲大帝意却之曰屋壞何得無脩王安
石曰王者善計有成屋曾中何工師得欺也詔進討肆
欺誕而財費不貲久之復河州宕洮疊三州羌來城附
捷至帝御紫宸殿受朝賀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進詔端
明殿學士而益修邊功詔用兵有機權每出師召諸將
授指事不復更問故多克捷
嘗安臥帳中遇敵矢石及左右呼聲振山谷者股栗
而餘鼻息自如也人服其膽鑒空開邊躋政府願以勤
兵費財歸曲於朝廷晚頗以多殺降羌主恨後佛求職
問僧信言以王事不免殺傷當爲罪否僧辭之曰如舟
行淺水非意殺傷難當有何罪然心不自安數問之最
後問一僧僧曰罪福由心造公屢有言豈猶中不自憐
耶部爲默然就病元豐中夏人幽其主秉常議討之待
制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募兵易謀帥難陛下即用兵
誰當爲陛下任將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

而使宦官主之則士大夫孰爲用首今五路進師而無
大帥其何以成功帝默然公著進曰問罪之師先擇帥
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者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憲
以熙河總制會陝西五路師討之而高遵裕之師大潰
憲不見虜而還先是鄜延副總管种諤實肯謀伐夏得
銀宥州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畫城橫山俯瞰靈夏使
虜不得絕磧爲寇而功築始銀州謂上其策於朝詔治
事中徐禧往延綏行視之禧欲自爲功以爲銀州雖據
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西北
又阻天塹不如未樂未樂形勝險阨宜可城括爭以爲
未樂依山無水泉率有變不可守而帝主禧議詔禧護
諸將往城之命括移府並塞總大兵爲援築十四日而
城成成九日而夏人以四千騎來攻禧既去還救而夏
傾巢失至圍數重且據其水砦城乏水而困饋援並絕
禧及諸將皆敗死而城陷夏人耀兵米脂城而還初帝
遣內侍李舜舉及禧往鄜延詣執政辭王珪以其見任
使愆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兩顧憂
矣舜舉愀然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
以邊事屬內臣可乎內臣止當供禁廷灑掃豈任將
哉聞者爲代珪發慙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不真及官
省事涉書傳能文辭神宗嘗書

蔡忠惠公劄錄身終始惟一以安以榮身之優為不
樂圖急爵事所衣襟作奏畢遂死之贈言事節
臨臨皇用兵得夏陵虞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
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義保死者六十萬
帝中夜得報起復繞榻行徹旦不能寐明日臨朝慟
賜謂孫固田用卿言豈有今悔哉為竟日不食自是帝
知過臣不可倚信深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國既困弊矣
以憂悸致疾崩輿宮初程淳公顯馬御史裏行帝從容
咨訪顯啓浹誠至大要以正心室欲為本求賢育才為
先事當辨於早而成於漸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
俯首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帝嘗嘆人才難得對曰陛下
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嘗極陳治
道帝傾聽中人報曰正午遽求退至殿門中人口御史
不知上未食耶時嚮信如此每進對退必曰頻求對欲
常常見卿會王安石信用引為條例司官與共事顯至
誠開告事款曲調停安石初亦嚮信之已為從諛者所
間而隙帝嘗問安石聖人乎顯曰安石博學多聞有之
矣守約則未帝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詩言周公之德
云公孫碩膚赤芻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安石
何能及此帝為默然及安石浸行其說諸臺省論列甚
激而安石欲以數事於帝前卜去就議不行則決去而

帝意以群議大勝頗欲解散其事顯知之嘗被吉邦中
書謀事安石方怒言者屬氣以逆之顯徐曰天下事非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石愧屈已為言管仲猶能
言出令當如流水順民心今參政於不順人心事持之
益急何也凡為此者非他欲成公德美卑上德政耳安
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會政者愈激而御史張戢是日於
中書大愕於是安石怒以死爭顯與言者並坐貶帝一
切聽用而黨遂分矣後顯閒居洛每太息曰方介甫行
法時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語不合介甫以為俗學
不通世務輒去小人苟容禍倖介甫以為利材知通
變用之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
益深使與君子不與之立敵俟勢久自緩委曲平章
為害當不至如今日之甚也嘗言
中分其罪云
論曰予觀宋裕陵之為君也兼資仁明武矣與荆舒交
刃於唐虞三代之盛蓋千載罕觀也已次熙寧法傷之
曰易有之耶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且夫法亦何可獨恃
以為理也程淳公君道十事炳炳乎九經矣主虛已以
聽而中沮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及觀邵堯夫步天津橋

聞杜鵑聲不樂久之則所謂天者益信矣

韓富二相謨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諫議大夫國華子也諫議賢以純直稱琦冠舉進士第高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簽判還多徑遷顯職琦滯菴庫處之自若也禁中琦有言多內臣積利而後制傳宣令同司基庶下綱運物燥濕不時以內臣監收其延緩不親往往陳堯佐韓億石中立非輔弼才宜斥大臣如王曾蔡齊宋綬皆人望可屬庶官如杜衍范仲淹孔道輔之倫衆以為公忠正直之臣可擢用也又言祖宗於賞罰任官必與兩省大臣公視聽於朝自章獻臨朝乃始有內降故倖倖日滋請峻防於是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非時入內者其內降得升遷者皆執奏時以國用不足下百司節冗費而琦言自古以節儉教天下必帥先以身今欲省浮費當自宮掖始乞命三司行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條定制以聞前後章七十餘上王沂公曾嘆之曰諫官擇利便苟安不足言即過激為名高亦於國無補如君言切而不迂可謂不負職矣以益利路饑出安撫所賑活百萬夏元昊叛安撫陝西與仲淹選訓練兵形勢制

而示吳懼納款事具戎狄志以樞副召與仲淹條時事切要者施用以興致太平以譏沮出知鄆州事具帝紀韓琦多盜法盜作不獲以百日為三限限滿者抵罪盜未得而捕盜被刑者減多奇今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由是盜多獲徙定州定久用戎將將兵兵無律而稱者免州因李公從定州定久用戎將將兵兵無律驕琦肅以法州放原年米陳並執善不請琦單馳至一裏示之曰琦亦計此若曹何又振活饑民數百萬拜謹乎立斬訴者十八一軍股栗武康軍節度知并州始潘美患虜寇鈔今民畢內徙空塞下田不耕琦相度以為地皆良田棄不耕可惜也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作之墾田以萬頃知相州嘉祐初拜樞密使三年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其為相與群僚同心一德謨議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者而士莫知所從進選餉百司奉法循理稱治平決大策擁立二帝和兩宮於崎嶇危疑中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諸具帝紀中夏國有使事微朝所請莫測也詔許使受命見樞府已語中書琦曰使人議事當何言對曰臣府云第言受命館伴不及事日言事當何言對曰臣府云第言受命者徐料十事而出且具以當折者授之及宴館八事中所以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衛國太后還政進右僕射神宗即位進司空兼侍中封魏國公當是時琦在相位十年執政三世矣以威權求去位帝固留不允

曰相公欲何之琦持四方人責琦可退書一束以進且
言臣爲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帝流涕不許請益堅
乃除兩鎮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陞辭帝泣曰侍
中必欲去今降制矣琦亦感泣曾公亮等時方奏事乞
與琦同議帝召之前琦曰日臣備位天下事當共平章
今潘臣也不敢時帝已向用王安石問卿去誰當可屬
國者琦引二三老成人以對帝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
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在鎮聞安石更祖宗
法爲揮涕不食者終日曰琦舊臣也義不可以默疏爭
之安石持益堅并駁其疏中語令例條司刻石頒天下
琦曉官屬奉行曰琦郡守也其敢不如今幾十八前一
夕大星隕治所極馬皆驚帝聞發哀苑中輟朝三日贈
尚書令謚忠獻篆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徽
宗時追贈魏郡王琦天資朴忠所建措惟義所在當幾
立斷初無適莫心而氣宇深廣人莫能窺其際明足以
察人之欺而受之未嘗見辭色慶曆中與范富同兩府
於帝前論事爭侃侃不讓下殿雍雍如也曰譬共推車
要使可行而已嘉祐中爲相於中書檢太祖及三宗手
敕數十通中闕不完僅補綴可讀皆經遠長世之策編
爲軸以進帝見之竦然避坐敬起如四聖之臨質之也

同列歎謂琦有不言之教權開封府推官張洞試進士
進題曰孝慈則忠帝不憚曰張洞譏朕琦曰洞非有意
今有之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帝爲竦然居位
有國故咨曾公亮有禮樂文章陞殿陽脩或問之曰公
德業無愧古人但又章微不逮耳琦笑曰我爲相殿陽
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我無我至此
以獎拔人材爲急務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
故得人爲多屢薦殿陽脩爲兩府仁宗不用他日復薦
之曰韓愈唐名賢使其時得相不必有補於唐而談者
至今以爲快歐陽脩今之韓愈也陛下今不用臣恐後
世論者謂陛下不盡其用矣脩遂登用蘇軾中制科英
宗欲授以知制誥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
用要在朝廷培養成就之使天下著信然後用則人無
異辭今驟用士大夫未必以爲然簡累之也乃授直史
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蘇轍應賢良舉策
辭直擢知制誥王安石以爲轍意縱吏宰相但專攻上
身比之漢谷永執不肯撰辭琦從容曰此人謂宰相不
足用至欲求要帥德都處俊用之而猶以谷永擬之乎
命沈遘爲之辭太宗獵大名郊賦詩賈昌朝刻之石琦
留守藏班瑞殿壁中後韓絳代帥進之琦嘆曰向豈不

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不當更導之耳孫和甫使虜中過魏求教曰不以爲夷狄而鄙之幸甚錢明逸久處禁林出知秦州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歎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或以定策功詔之者必正色曰此先帝聖斷皇太后翊贊之力臣子何與焉琦處大事至愼密不洩白建儲得請大尉張昇見之以不與議爲望次日於殿上大言曰此大事不可輕帝曰此事與相公議熟不輕也退至中書又詰琦已亟琦曰甚入思議不亟也昇退琦微笑曰幸夫未早令之聞之也今早與議者敗矣及太后歸政富公在樞密不與聞既大驚曰勸僭位他事不當預此大事韓公亦不能共之耶或以謂琦琦曰此事常如出太后意何可得宣言於外也濮議作臺諫攻中書不已衆指目歐陽公諸執政咸避匿自解琦毅然曰此中書事皆共謀何可獨罪歐公具議始末榜朝堂及神宗立謂琦謹近有欲以二大國尊濮王者儻可行乎琦曰先帝遵典禮不可以爵父陛下豈可以爵祖且又當以何親稱也此堂濮議者必求勝故爲此不顧累聖德措先帝於重不幸耳帝乃止議具轉方國危疑時琦屹然山立不回琦知無不爲或問之曰公所爲誠善前有一蹉跌當奈何琦曰人臣盡力事

君當死生以之其成敗天也豈可豫愛其不濟顧輟不爲哉聞者愧服琦嘗言平生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其不死者天非所敢冀也琦勲德服天下然聞人小善則曰琦不及其取人長忘其短而用之至心所許與蓋舉世不數人嘗論時望諸公云人才器須可周八面入籠入細乃經綸事業諸公皆一面才也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慶於本朝特私服于曾又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居常言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爲胡廣趙戒若先以趙胡自處弊可知也又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成德則有受而不害者不然是一無容也又言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進論退曰處去就不可猛而有迹或問威克厥愛允濟臨事必以威何如曰待威而濟不若不威而濟之爲尤善也又恒言人保初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事事致力既老所夕常坐卧一室有坐卧內者見案上無長物獨唾壺與論語云歐陽脩常謂人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脩以文言大傳焉非孔子作又不喜文中子琦心不謂然而未嘗以之辨也猶終身與言未嘗及易耳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格清從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象高山大嶽蓄泄雲雨藏匿靈怪程淳公歎以

爲間氣云昔有玉蓋二安客藉以錦日召客宴酒方
神色不朝笑謂生客曰汝成敗自有數觀其目語也非
故也何謂之定州時少頃則視易其始琦爲學士
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則視易其始琦爲學士
身恐主史鞭之呼曰勿易其已詳執過失始琦爲學士
臨邛年甫三十天下稱韓公晚在魏遼使過移牒必書
名曰韓公在也子心彥以使事至遼遼主知其貌類
父也命工圖之其兄重外國如此鎮大名魏人爲立生
祠判相州人愛敬如父母有聞訟傳相勸止曰勿撓
吾侍中慶曆中與范公竝起任西事天下稱韓范治平
中與富弼竝相天下稱富韓云予五人忠義相宗有
給先宗於高宗時簽書
院事奉使不辱命
院事奉使不辱命
富文忠公弼字彥河南人少爲學有大志范仲淹見而
奇之曰王佐才也晏元獻爲相問壻於仲淹仲淹曰公
女必妻宜達非仲淹所知必國士則無如河南富生者
矣遂妻焉舉茂才異等科累知諫院時有嚴越職言罪
之禁弼以日食三朝之變請除之求直言延州民詣闕
告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政府以爲開奸民易
長上之漸請禁告者帝以問弼弼曰此非陛下意也必
大臣惡陛下知四方有敗故云然古有嘉石肺石達疲
民困急不得不訴之上今禁之將西走元昊北走契
丹矣帝爲悚然已又言邊事繫國家安危不當專委密

院今兵亟矣宜使宰相兼中樞相夷簡曰如此卽密院
謂臣侵官弼曰宰相之職無不統何謂侵官今直以侵
官藉口違難耳於是相臣並兼樞密使樞密使具平章
銜以知制誥糾在京刑獄按政府堂吏夷簡滋不悅會
契丹以中國困於兵使來求關南地於是夷簡薦弼主
北虜使弼使契丹定和而還語且狄志中如受命
命間男牛若省運行
得家書焚之曰使亂人意
遷翰林學士固辭曰歲幣增
國之辱也顧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臣不敢以死爭
故受賞乎命爲樞密副使力且言今虜旣通好議者徃
於無事邊備漸弛異時者虜脫敗盟臣死不足塞責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國之耻坐薪嘗膽爲脩攘計以告
納帝前而罷逾月復申前命遣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
使遼也乃受命是時弼與韓范並命爲兩府爲天子倚
信弼亦以社稷爲已任條當世之務易諸路監司不才
者而慎揀其人使澄汰所部吏白封建宗室以藩屏王
室皆國大以夏竦爲飛語中之罷知鄆州諸具帝紀
中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水民流弼賑贖
金活者五十萬人語具土田志詔褒勞加禮侍即弼曰
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齊州禁兵事妖人王則學妖術
將爲亂或詣弼告之弼非所部而弼念變作不可制適

中貴人張叔訓銜命至弼度其可用密付以卒不掩捕平之自劾擢遣中使罪帝嘉勞申前命又懇辭不受知鄭蔡河陽進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知并州至和中召與文彦博並相居無何以母喪去位帝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遭喪例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固辭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起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弼以兩宮間阻力辭曰制詞取嘉祐中議建儲事推恩此絲髮之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不亦倒置矣乎入對言天子以孝為大繼皇太后謂臣等言無夫婦人無所告臣誠不忍聞以笏指床曰非陛下有孝德何以居此帝為俯躬曰不敢一日進除目忤意帝怒擲除目榻下弼慨然撝笏拾除目懷之已進曰天子亦有怒焉出六軍討四夷陳斧鉞誅大臣是也除目常事非足怒必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請即誅帝引過慰謝以疾求解政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南弼固辭言國初不輕以使相授人仁宗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為已地願立法自臣始神宗即位判汝州已召相所陳對皆深慮大猷具紀已安石執政弼引疾判河南改亳州坐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以疾請後使相致仕卒遺表言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士庶畏禍規利浸成敝風去年未樂之役兵民死亡數十萬陝西團保甲勢若星火此豈諱過耻敗不思過之時乎願垂意休息末言此標也不耳若要道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君子小人耳君子與小人處其勢恒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以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至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後熙寧紹聖之禍一一如其言弼為人溫良寬厚汎與語若無所異同至臨大事正色慷慨人莫能屈撓智識絕人遠甚而臨事周慮不萬全不發宰相自唐來禮絕百僚至尊重弼及韓公相雖微官布衣來謁皆引與為禮坐語從容不厭也請老時或謂之曰公康寧上意隆厚蓋少留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之而後去豈謂知止足哉得請故事給全俸弼自司空俸月百二十千外皆不受清心學道謝客屏事書坐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自防約如此每早作入瞻禮家廟已危坐竟日子孫不冠帶不見治家嚴整閨門肅然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期須未嘗忘朝廷子紹廷建中靖國間提舉河東常平幹曰熙寧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北官論曰嗚呼豈偶然也哉方魏公舉進士高第甫唱名日

五史編卷五十三

卷之三

五八

十二三版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四

時郡鄧元錫纂

宋哲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哲宗皇帝

神宗第六子也母朱憲妃初封元豐八年

年春三月

尊皇太后高曰太皇太

后皇后

曰皇太后德妃朱曰皇太妃太皇太后同聽

政夏罷京

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滌河司蠲逋賦左僕射

挂卒

目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諛悅保位無匡改明目
二帝幸相以上殿進呈云收聖旨帝可否訖云

者領
云聖
已旨
得退

右僕射確蔡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知樞

密院續^幕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參政^亨

知樞密院

先事殿學士知陳州光馬司爲門下侍郎詔中外

州史公編

國卷之五十四 一月二十四歲

呂庶正言

政陽少民疾苦上封
臣等三略果田是
臣等曾會丞言人
丁

書左列

府界三路保甲罰次州增脩堡砦冬寸有一

片孝亦初

陽曆力田罷市易漕罷保黑甯後苑作院羅

增直鑄錢

元祐元年春

確
罷

陳州門下侍郎光祿祿尚書左僕射罷青坊

復常平法

詔許定役法左丞公著
魚門丁侍郎右丞

清臣

庶幾成器止蔽明之
 庶尚書左丞詔吏尚書
 庶尚書右丞

罪者 罷會

爭假法詒悖驚出知汝州 置訴理所以來

來訴罷

河經制財用司洛處士程頤徵爲崇政殿

書裏緝

免知穎昌 河北諸路旱高金租門

侍郎公著 為尚書右僕射致仕太師彥博 平章事
國重事班宰相上殿學士維 為門下侍郎詔侍從臺
諫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置春秋博士惠卿放建州秋
設十科舉士法罷青苗法左僕射溫國公 堯葬司馬
文正公大饗明堂 以神赦瑋罷 為尚書右丞丞大
防 為中書侍郎試御史中丞摯 為尚書右丞丞大
士母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詔察禁俗習奢偕者夏早
避殿減膳後制科清臣罷 為主熙豐法持之罷知河陽
石丞摯 為尚書左丞兵尚書存 為尚書右丞同知
密院 安知樞密院事秋七月 門下侍郎維 罷
崇政殿說書願 罷頒元祐敕令式 為尚書左丞
京而穀五十萬石損其直紆民左僕射公著 為司空
同平章軍國重事 中書侍郎大防 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知密院純仁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殿學士同 為門下侍郎右丞摯 為中書侍
郎右丞存 為尚書左丞試御史中丞宗愈 為尚書
右丞冬罷新創諸堡砦廢渠陽軍 為尚書右丞丞大
來貢 四年春司空申國公公著堯葬呂正獻公夏分

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確 放新州相純仁
右丞存罷學士戶尚書忠彥 學士將 為尚書左右
丞秋敕監司守以四善三最課縣令九月大饗明堂赦
冬左丞固 為樞密院事右丞摯 為門下侍郎試吏
尚書堯俞 為中書侍郎大食麻羅板來貢 五年
春太師彥博致仕同知樞密院趙瞻 為尚書右丞丞大
翰學士承旨頌 為尚書左丞夏知樞密院固 卒
私父鄭管城人純平不矯亢常言人當以聖賢為師
節之士不足學也又言以愛親之心愛君則無不盡
充俞罷其淳德 冬罷提舉修河司右丞將 罷
夏來歸未幾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轍 為
下侍郎摯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轍 為
尚書右丞夏 五月 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秋宗孟
罷冬幸國子監賜祭酒豐稷三品服相摯 罷
書侍郎堯俞 卒 為尚書右丞丞大
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左丞頌 為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忠彥 為樞密院事右丞轍
為門下侍郎翰學士百祿 為中書侍郎翰學士
為尚書左丞中丞雍 為尚書右丞丞大
十一月祭天地圜丘赦 為尚書右丞丞大
八年

相頌百祿罷秋殿學士知賴昌純仁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冬大雪振京城凍餒民復章惇呂惠卿官是歲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民流振之 紹聖元年帝春殿學士戶尚書清臣李為中書侍郎殿學士兵尚書潤甫鄭為尚書左丞拜宣仁聖烈皇后月未厚陵三相大防罷門下侍郎即轍罷政元白日追復蔡確官惇章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純仁罷復元豐免役法復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士法殿學士熹安為門下侍郎罷進士試詩賦追奪前宰執尤公著嚴叟贈謚貶前宰執大防擊輶並分司南京罷廣惠倉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河北水振之夏河北振饑夏復置律學秋復大理寺置獄大審明堂赦吏尚書將許為尚書左丞翰學士下為尚書右丞侍郎熹罷知河南○是三年春禁中災罷春子鈔申王佖端王秋八月放前諫大夫祖禹賀州安世英州廢皇后孟氏新太學敕今式是歲夏人饑入寇于閩人食四年春清臣罷知河追貶前宰執尤公著嚴叟等官復權本罷春秋科再貶前宰執大防擊輶熹純仁官安置循新雷化永州降太師彥博太子少保同知宿院

布曾知樞密院事吏尚書將許中書侍郎翰學士下尚書左丞殿學士履黃尚書右丞貶前學士軾蘇諫大夫祖禹范安世劉放嶺外州軍夏六月朔日食秋冬編管故崇政殿說書程于涪州是歲兩浙饑振之于羅蕃來貢州夷內附元符元年帝有夏六月改元銅元祐宰執子孫冬十有一月祀帝園丘罷合祭赦是歲澶州河溢振之及高麗贈征西二年春河快內黃口立劉氏為皇后右正言浩鸞管新州廢罷知毫置看詳訴理局 三年春正月帝崩年二十五上尊諡曰欽帝初即位太皇太后以遺詔輔政下詔言先帝臨御十有九年修政立事以澤天下恩施甚美而有司奉行失當成煩擾或苟且為具文其申諭中外務協心一力稱允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罷廢熙寧中諸苛斂繁役為民疾苦者十有四事斥近侍尤無狀者十有三人皆中旨下宰相王珪等弗預知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欲赴闕臨嫌干進不敢宗正丞程顥勸之行乃行太后素聞光名未至遣中使迎問所欲言光請開言路榜朝堂而輔臣造六語云若陰有所壞若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或迎合已行之今上微倖希進下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太后命持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

言則已言則入六事矣具論其沮抑政意詔行而下情始通樞副公著自知楊州召侍讀未至太后遣中使迎問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實省民力而建議者倚法以侵民民受其殃願與中正明達之士詳法紀利弊擇其中既至言上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務於脩德而脩德之要在於務學學緝熙于光明而德乃日新脩十事以獻日農日天日愛民日修身日講學日任賢於是光公著並相故事執政官率數日一集政事堂事決於其長同列莫得以及是時宰執日集堂議政故事三省並建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止奉行而柄臣得爲私及是歷史上編 國卷之五十四 六 四十一事干三省執政並取旨分行之仍著今當是時天下引領拭目觀寬政而議者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塞人言光居洛久見民苦新法其奮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改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立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庸得泄泄爲乎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或謂光曰熙豐舊臣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者殆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與公著同心輔政於中書得先帝手詔且存可覆者數緡表上之詔詰青苗之害曰常平泉穀以御水旱而盡散至十之七八當如後事何且今貸後償民受笞箠者必

衆矣責與利之弊曰大傷郵細有損國體安南四戎兵敗死傷二十萬手詔曰有司失入一死罪罪不赦今無罪罰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論官制曰所爲更官制者數吏治也今施行無緒啓寵四方必貽譏後世矣於是一推先皇帝本意欲更未暇與已更未定者與民順流罷保甲馬青苗市易及諸役法罷熙河經制財用司天下民權呼鼓舞以爲使而天下士亦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光以爲治亂在人人邪正分而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所進退皆天下以爲當然而不容已者疏河南處士程頤行義於朝微爲歷史上編 國卷之五十四 七 四十一崇政殿說書又言太師致仕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念齊魯凋弊甚起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謂之曰今復煩子駿於外誠非宜但朝廷欲救東土之民非子駿不可安得百十子駿盡布之天下乎以戶部本舊三司使之任用李常爲尚書或言常舊德非治劇材也光曰以舊德掌邦計使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庶聚斂少衰耳又請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歲於郡守中舉轉運使及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使人知用監司重慎毋刻急傷民又請升朝官歲各舉所知經明行修一人登第日升甲

以風厲天下使知朝廷欲人敦士行不專於文又以人才行各有所長當隨材器使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無官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無官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有官無官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有官無官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有官無官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有官無官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有官無官十一曰善治財賦科有官無官十二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有官無官十三曰善治財賦科有官無官十四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有官無官十五曰善治財賦科有官無官十六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有官無官十七曰善治財賦科有官無官十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有官無官十九曰善治財賦科有官無官二十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有官無官

舉試之事有勞效又籍之內外官闕取資試有效者隨科授職而皆嚴舉主連坐之令蓋主於舉官更役書河北轉運使杜純條利害甚詳尤大喜予書慰答曰朝廷無河北憂矣議棄河湟知河州孫路繪地圖奏記曰不可棄也自通遠通熙州僅一徑而熙北即夏境自北關壁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捍虜若棄之一道危矣光曰賴以訪君然持遵祖宗法度爲國是欲盡刻新法意時有偏主時過適而未用其中學士軾同知密院純仁議差役利病略相當不宜以前議自固光意弗執純仁引義爭深謝之而持之自若期五日復差知開封府蔡京救畿縣並改差如期以白光喜曰使人人奉

法如若何事不辦京以得進無何薨太皇太后哭之勸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人爲罷市相甲當是時天子幼冲德性未有定崇政殿說書程頤上書太后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成王之所以成德者由周公輔養之以其追也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皇帝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以不豫所謂輔養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乞

願選天下賢德之士備勸講講讀罷罷二人直日一人夜直宿於內誦讀之餘游息晏語以道義相切劘而入情物態稼穡艱難亦時以上聞積久通達比之常在深宮爲益大矣又言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傳聞焉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奄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以克服用器玩皆質朴諸華

巧靡麗之物室不令至前仍乞擇內臣十人充祿應候
皇帝起居動息使經筵官必知之有弱桐之戲則隨事
歲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於
為國本慮至深願性本矜莊在經筵念欲啓上尊德樂
道之意恭禮法自勅翰學士蘇軾以文章高一世豪多
所狎侮見頤嬪笑之以謂不近人情者偶也相次慶國
相次慶國
軾則不哭然笑曰若未可知也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
禮也然為謹然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光
庭等積久不能平遂劾館職聚問為謗訕軾遂力詆
願至以為臣平生疾事姦邪未嘗與之言求補外易光
庭等
入右司諫王觀言軾命雖雖失輕重然言語文字間
不問若悉考同異究嫌疑則兩敗遂分使七大夫有
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后以爲然亦重軾才置不問會
帝有疾不出閣頤請宰臣問宰臣曰不知頤曰二聖臨
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臥坐且上有疾而等於是殿中
相不知可為寒心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者於是殿中
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借事權報私忿左
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處經
筵而願罷管勾西京國子監賈易因劾陶黨軾兄弟誣
侵太師彥博相純仁至以涉情至和仁庇小人為身謀於是
洛黨朔黨蜀黨號起卒不可復合洛黨以頤為首而
蜀黨以蘇軾為首呂陶孔文仲為首明黨以劉摯為首
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惡
無黨至相與面事尚書右丞胡宗愈上君子無黨論以
僕射光不立黨

傾之右諫議大夫王觀劾宗愈傾仄不可以執政太后
惡其為黨也怒欲罪之相純仁太師彥博司徒公善入
為解太后未釋然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則疑於有黨昔先臣與韓琦富弼慶曆中柄用
各舉所知當時飛語目為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
相慶曰一網打盡此前事明驗也四極言前世朋黨之
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然宗愈自若而覲出知潤
州已大防與相純仁並命為尚書左右僕射大防推席
祖宗家法之美其疏言自三代以來惟本朝百二十年
中外無事則祖宗家法最善故也自古人主事母后朝
兄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來事母后皆
朝夕見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見天子本朝必先致
恭仁宗以姪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前代宮闈不肅
宮人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
內外整肅前代外戚多預政事致敗亂本朝母后族止
衣租食稅前代宮室華侈本朝宮殿止赤白堊為飾無
綺文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必輿輦出入祖宗皆步自內
庭出御後殿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簡褻祖宗來燕居
以禮法服肅恪前代用刑嚴深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本
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虛已納諫不好改過不尚嚴

好不貴珍異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必遠法前代但循行家法足矣又撫乾興來足爲典法者四十事爲上下篇曰仁祖聖學上之而純仁以博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故元祐中朝多正人民脫湯火及於寬政比隆於嘉祐然是時熙寧諸用事臣惠卿惇嘉問縮蔡確李足輩雖外斥皆惡根於心不可革而廷論守宋法不欲爲已甚不有能引繩排根放流屏遠之俾不得復進也其徒多中人依名勢附和者槩以異已皆外放又未能泰然與之更始解散其事安其心而最姦惡如蔡京之倫又以善迎合爲三館之儲皆含憤蓄怒伺間思逞而諸賢不悟各自爲黨洗垢索瘢以相命令得藉爲口實黨孽萌起替莫知其防相純仁憂之因疏前世朋黨之禍以進曰朋黨之起始於趨向異同而然斯已微矣然同我者謂之正異我者疑爲邪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投既喜其同我則迎附之奸易合於是真偽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於此而寧大臣如王安石初無邪心獨緣惡異喜同遂至黑白不辨此後事之殷鑑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而舉用正直則可化邪佞爲善人又何煩分別黨人傷仁化哉會蔡確以失勢久而已知其陽謀吳處厚撫其遊車

亭詩中語用唐郝處俊上元諫高宗傳位武后事以爲指斥太皇語深害臺諫交攻之執政請寘于法太師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七十年吾輩開之他日恐不自免大防意沮請詔確具折右正言劉安世等言確罪狀明著無事且折乃大臣曲爲之地詔安置新州純仁入謂太后曰聖朝寬厚未嘗以言語文字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端不可開也夫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豈不立減爲傷實多司諫吳安詩及安世等遂糾純仁黨確罷知河南左丞王存以碑所舉士出知蔡州右僕射摯性峭直有節槩不爲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爲相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典呂大防同政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摯常執其柄爲朋讒奇構遂與大防隙會邢恕謫監永州酒稅書抵摯摯故與恕游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文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通於是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附大防因論摯牢籠邪人觀後福復子明碑其文致如此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二人爲摯死黨當斥罷於是太后召摯面諭曰言者謂卿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慊于志也摯

皇恐退上章自辨而肅嚴叟果疏論救之太后益以爲黨曰垂簾初擊斥排姦邪實忠但二事誠過遂罷知鄭州肅罷知嘉昌嚴叟罷知鄭州而純仁復召相入謝太后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觀彭汝礪毋以爲也當與大防同心純仁曰二人實有十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而大防與終忤不可合知樞密院韓忠彥與侍郎傅堯俞右丞許將時皆稱正人議政事不合各求去朋黨之說後起而煽之御史上官均言大臣公忠體國當務協諧成和平閭閻之風使中外之人泯然不見異同之迹此治象也若倖倖然輒動抗論彼是相非即百僚何觀乞朝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國朝文正公

十四

廷舍茹以全國體得茲晉而大患日蓄於是熙豐舊臣知諸人間熾可抵也多爲飛語搖在位大臣休其說思曰全欲稍引用其黨平風怨謂之調停純仁怒亦頗主其說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觀周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經小人在內君子在內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爲復二陽爲臨以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有可進之道也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以陰雖未壯而居下方進有可畏之漸也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焉然泰之爲卦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伏於外安而無怨故泰之爲言安也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國朝文正公

十五

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惟君子得位陵異小人使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反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之戒可謂深切而詳盡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桐柝天下寧有是哉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引而去之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言不相容也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觀其措意本豈唐虞之君所能髣髴哉而一時臣佐不能將聖順德造作諸法率皆民心之所不悅二聖臨御因民所欲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九朝用事之臣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蹶躅若無所措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亦已厚矣今政令已孕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以調停其黨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自熙寧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之以禍誘之

以利而規遲其志，不加察遠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忠直，明信之士，得四五人，常在要地，使不仁之人自遠，不當以流言所惑，使小人一進，有噬臍之悔也。疏入，太皇太后深以其言爲然。未幾，太皇太后崩，帝親政，而命亂帝長稍不惠，以太后垂簾久，滋不悅，而中入侍語頗藉藉，非太后時所爲，而羣小爲飛語，洵乘其間入之。在位者顧望莫敢發，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且乘間起害政也，上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太皇保佑聖躬，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終始如一，雖德澤加於天下，而羣小怨恨思逞者爲不少矣。小人進言必將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設疑事以離間聖聽，不可不察也。方陛下初即位時，諸上書言法不便者，以數萬計。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共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政，因逐其人，其改之逐之者，爲其上負先帝下負此民，亦因天下所欲逐而逐之也。初豈有憎惡於其間哉？而怨怒滋多，襄毀必甚。惟陛下清心察理，辨析是非，深拒邪說，諸有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帖然矣。」

若稍入其言，則奸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陛下孝道所損多矣。時蘇軾方具疏諫，見祖禹疏，遂附名上。曰：「經世之文也，不報忽有詔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後入內給事，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召先內侍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也。』弗聽。於是羣小排太后時事，競疾刀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翕翕訛訛，一何薄也。』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知樞院韓忠彥以爲言，皆不聽。初，呂大防欲引楊畏爲諫大夫，范純仁以畏爲不端，不可用。大防微哂曰：『畏才士而公薄之，豈以嘗有言故耶？』蘇轍即從旁誦所撰彈文，憾之。純仁愕然，初未之知也。及是大防以山陵使出國，門畏即首叛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欲垂之萬世，今未一傳而罷廢殆盡。乞講求成繼述之道，帝大等之，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可用者，畏遂列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名以聞。且具言先帝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帝深納之。翰林學士承旨鄧潤甫以母喪闋入，對爲帝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開帝紹述，即以爲尚書左丞門下侍郎蘇轍疏諫曰：『先帝設施有百代不可改者，元祐以來，』

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是也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於前子效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脩鹽鐵權酤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龍去煩苛渾室乃
安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相遁人懷不安
章帝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
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宮英廟議朝廷洵洵者
數歲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仁宗神
考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輕事變易也哉事從其當不可
易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善擢任累歲不道之人

挾其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
得以漢武比先帝輒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相純仁從
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輒以比先帝非謗也
陛下始親政當進退大臣以禮不當訶斥如青奴隸帝
曰人有恒言曰秦皇漢武何謂非謗純仁曰輒所論者
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輒平日與純仁多忤至是
爲力救輒退乃謝曰公佛地中人也於是對進士策主
元祐者竝黜顯示天下所嚮而國是遂變矣用翰林學
士曾布言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召章惇爲尚書左
射僕惇既秉國盡反元祐之政召蔡京爲戶尚書主改

法林希爲中書舍人典變更貶黜辭命蔡卞爲國史脩
撰重脩實錄亂是非其書錄以王安石舊所作爲日錄
以黃履爲御史丞張商英來之邵等爲正言主彈射於
是臺諫交章言神宗威德大業而故相光公著摯大防
等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
戶部之行道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
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
岌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閱以明示嚴罰
下中書惇卞請發光公著冢斂棺暴尸帝以問計將將
力爭乃止奪贈諡卞所立墓道碑大防摯蘇轍梁燾等
皆貶官有差自是歲有遷謫之命盡罷元祐所舉行更
復者傳請復免役法命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尚書
復者蔡京曰熙寧成法行之可矣何以議爲遂定差
雇兩司馬光章惇邪正異意而京再
蒞其事成於掌如
久與純仁不相能而純仁見謂爲邪黨絀外至是大防
等竄遠州更赦不徙純仁欲上書申理所親勸沮之以
觸怒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今事勢不此中外無一
人敢爲上訟言者吾世臣誼當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
矣即不然斥死何憾因上書言大防等持心失恕好惡
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誠不能無過
然朋黨一位禍孔遂開牛李之事歷數十年不解此天

下治亂所係也願斷自淵衷厚收大防等昭平明之治
惇大怒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章惇議遣御史按嶺
南欲盡殺流人帝以問許將將曰此事惟漢唐有之祖
宗以來未有也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
戮大臣帝深然之惇意不快於是用中書舍人蹇序辰
請編類司馬光等章疏及一時所施行文書摺拾標附
明示取舍而元祐縉紳士舉無得脫禍者矣初神宗違
豫時岐王顥嘉王顥日入問起居及大漸太后命二王
毋輒入時蔡確柄國起居舍人邢恕爲之謀以二王太
后子而帝幼欲援立以爲功密語太后姪高公繪公紀
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岐嘉皆賢王也宜早定公繪
曰君欲禍吾家耶恕計不行乃大懼顧宣言太皇太后
屬意岐王與王珪吳充相表裏賴確擁護而定潛布其
語於朝及確失勢望太后詆之以自譽爲言者所糾寃
新州恕亦坐貶於是心憤恨求逞間道謁確於鄧與定
畫以無司馬光左驗難爲信乃給光子康公手書與確
稱確功既而恕帥中山置酒招高遵裕子士京屏人語
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事乎士京曰不知問
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死久矣恕曰此乃傳王珪
語言之人也王珪秉國意欲立岐王遣士克傳道言語

於禁中尊翁叱去之事遂已公豈嘗知之乎士京曰未
也恕曰此尊翁大節何得言不知第言知官爵可立致
也士京聞信之於是語流布益蔓初宣仁爲帝擇中宮
得孟氏女賢有德備六禮冊立爲皇后已而帝悅劉婕
妤嬖之皇后稍益踈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
醫嘗已後危疾故出入禁中公主有疾藥弗效姊持道
家治符水入后驚曰姊豈知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
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常情無異也后
即焚符於帝前於是內侍郝隨附婕妤構后爲厭魅未
幾后薨母信尼法端言令爲后禱祠事聞詔內押班梁
從政管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逮宦官官妾三十
人榜掠備至股體毀折至有斷舌者以周內其事獄成
命侍御史董敦逸撰錄之罪人過廷下氣息僅屬無能
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旁以言脇之敦逸畏
禍乃具奏當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天下冤之已敦逸
中悔不自聊乃發憤上書言中宮之廢事雖有因情有
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霾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
垂涕是人不欲廢后也臣嘗聞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後
世書上不省立劉婕妤爲皇后石正言郝浩諫坐貶官
時惇下恨宣仁至深恐元祐舊臣後復起欲誣宣仁以

廢立得羅織種誅之塞後禍以皇后逮事宣仁恐從中
為問不可破遂與郝隨構是欲附健好為功談成乃大
喜於是引邢恕為御史中丞以自助恕乃令確子渭上
書訟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等圖不軌陷其父置獄
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等雜治之羅織萬端獄成奏摯等
大逆不道罪當族帝乃太息曰元祐人不可信乃如是
乎會摯諫死貶所詔錮其子孫嶺南於是惇又言光摯
大防等結主崇慶閣內侍陳衍張士良謀廢立有端時
衍貶朱崖士良貶郴州被逮至蔡京安惇雜治之列鼎
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即貫賄不言死矣士良仰天
大哭曰太皇太后何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乞就戮京
等窮治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
于外竊人主腹心羽翼罪當死竟殺衍而惇亦自作詔
書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為庶人帝持未下皇太后方
寢聞之遽起叩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
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持惇亦奏立
引燭焚之郝隨以告明日惇下再具狀兩帝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已而元祐宰執
再貶竄太師彥博以阿附青降太子保一日帝與輔
臣語及元祐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

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帝親政九
年知藏廢在政亂民困而宋因以亡
論曰余讀史次元祐紀太后臨朝仁賢在政乃天子幼
而不英也悲之曰是於易為大過為枯楊之槁過而中
巽而說行儻猶及拯乎至三黨交訾曰嗟乎棟桡無輔
矣乃楊不枯而華哉迨調停之議作法然曰羸之乎也
何可無梏曰金梏言貞也柔不可牽也况縱豺于場乎
至紹聖無諭矣

司馬呂二相謨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若陝西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
人急持石前擊之兒登覽跌沒囊中囊皆走棄去光父
池官天章閣待制當任子及光并推與二從兄乃後受
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甲科君賜不可違也一花敗
將作監主簿丁母憂未除丁父憂執喪累年毀如禮父
之以樞副龐籍薦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給
鹵簿光曰昔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允言近習非元勳
大勞而贈三公給鹵簿其為繁纓也不亦大乎故相裴
諫諡文正光曰諡之美至文正而極疎何人可當此皆
執不可皆得寢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判州事光
咸藉知為之盡會元昊始臣河東貧瘠官苦糴糴而民

疲於轉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
天聖中禁民田河西虜乃得稍蠶食其地窺麟州爲河
東憂光白籍言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廂兵築堡河西募
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若耕窟野河西田者聽復賦役將
耕者必衆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又可使州西六十
里終無患籍從之而麟州將出築堡敵爭之醜不戒
而畝籍坐罷籍知青州光大慙以爲已負守關三上書
乞獨坐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自咎如此人兩
賢之以直秘閣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曰麟也光
以爲真偽不可知即真也非自然而至不足瑞如偽也

通鑑外夷笑宜却不受因奏賦以風從之擢修起居注

二四

判禮部日食雲陰不見言爲災滋其不常賀語且災祥
考判并州召知諫院入具三劄子上其一言人君之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按子育
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茂以過矣然踐祚垂
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尤有嘆怨意
者將於明武二德萬分一有不盡與聖廓日月融光奮
乾剛之斷輔至仁而行其二論御臣之道三曰任官曰
信賞曰必罰今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日
月積久則不問其賢愚而置之高位資塗相直則不問

其能否而委之重職非特如是而已采名而不采實誅
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
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長守有勇
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無功則降黜廢
棄而更求能者代之有罪則誅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
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未之有也其三言養兵之術
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
曰務寬帝其嘉納而力請建儲安宗社語具帝紀中除
知制誥辭改天章待制知諫院言近朝廷以胥吏謹謹

通鑑外夷笑宜却不受因奏賦以風從之擢修起居注

二五

爲逐御史中丞以聲言悖慢爲退宰相以軍人置三司
使爲非犯階級貸之諸以一夫流言爲變法推恩者甚
衆皆凌遲之漸不可長會仁宗崩光憲臨朝首疏言明
肅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社稷獨以頗親用外
戚少人負疵謗至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有忠正如王
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在
用其猥鄙譏諂如馬季良羅崇勳者當斥遠太后嘉納
已內宮疑問光以災異上封言當陛下得疾初皇太后
於先帝梓宮前叩頭祈請願爲之傷慈愛至矣尹也先
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授以神器惟以一后般公主屬

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懼心長公主數人屏處遠宮此夫人心致災異之大者願率先孝德光治本太后還政宮掖有取用有司自先奏得旨乃後供光以爲當卽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已具數奏太后防矯僞時曹佺以元舅除使相而兩府皆遷官光言佺得使相陛下慰太后心而可矣兩府皆遷何名乎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人孰無希望於爲濫滋甚已劾內都知任守忠離間非安置蘄州議追尊濮安懿王首持論當稱皇伯封大國隆一尊衆以爲國是語具禮儀志相琦欲刺陝西民爲義勇爭之力語具軍制中初仁宗崩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辭於朝光與呂誨請治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故恩威兩失近而戎啓釁而高宜不究北狄不輟而中祐得罷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焉自此多事矣請敕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徐以文檄往反有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安戎狄心除龍圖閣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諱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

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文學何讓焉而辭焉光對曰臣不能四大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又力辭乃受遷御史中丞疏君修德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昔爲諫官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獻英宗今又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是矣已論內臣寄資爲非制論內臣年未五十者不得爲內侍省押班論中人高居簡姦邪乞屏遠從之而內侍王中正使陝還知涇州劉渙等誦事之得進擢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以降黜又極論皆人所難言帝嘗手詔問光所言事何從知對曰事有無惟上察若無有臣不敢避妄言之誅必窮所自知則耳目之路此塞矣是時帝甚嚮信光而王安石爲政初行新法光屢疏諫於經筵又以講讀諫又書與安石反復諫諸具帝紀中安石持益堅乃求去帝好謂之曰安石素善卿卿何疑光曰臣誠與安石善但自執政來違迕多矣且臣善安石孰與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爲稷契後目爲其繇豈一人之身前後頓異乎亦愛憎之致變耳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旣至監司準新法分義勇爲四番番上更戍邊而選諸軍驍勇募間里桀少爲奇兵佐之敕民乾糲飯咸風戒雖內郡皆修城池樓櫓如邊而遣兵就糧於長安河中

三輔騷然光疏謂求興方咸凶公私殫弊不可以舉事
又一路不被邊諸城池樓櫓非急務宜緩乾糧餼飯令
夙造稍久皆腐爛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脫有變乏與
臣請伏怠事之誅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移許州不赴
判西京留司以歸既歸洛絕口天下事而帝終注信
光曰如光者使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右丞蒲宗孟詆訾
光以爲天下人才半爲光所壞帝不答張目直視者久
之曰蒲宗孟乃不可司馬光耶如光未論他事但辭樞
副一節朕即位來一人而已及天子以歲大旱下詔求
直言光讀詔泣欲默不能忍復疏論青苗免役市易邊
事保甲水利六事之害甚具且曰竊觀陛下英敏之性
希世絕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常主
高欲慕堯舜三代之隆下亦不失遼唐之盛擢俊傑之
士與之共政言聽計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抑退垂衣
拱手以聽其所爲莫之或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所欲爲毅然以周公自任耻爲碌碌守法循故
事之臣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大所
不忍聞災異之徵於古罕見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翼
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
異己而已矣陛下授之以戒福之柄使制作新法以利

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棄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胸臆
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
禍辱隨之人情孰肯棄福而就禍去榮而取辱者於是
天下之躁於富貴者翕然向之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
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而比年以來中外任事權之
臣無慮皆其私人懷忠直守廉耻之士皆排斥廢棄或
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所寄耳目以規
朝政之得失糾大臣之專恣者亦皆聽其自擇違忤立
逐必得其佞諛諂媚之尤者而後用之其奉使詞訪利
害於四方又皆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州縣
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而何敢與之爲異陛下見其文
書爛然州縣守宰咸以爲便詢謀僉同莫大乎是而不
知固皆宰臣一人之私議已也又令使者督責州縣奉
行不力者輒以沮格免罷皆不理赦又潛遣邏卒聽市
道之謗議者執而刑之是以賢士大夫憤懣鬱結仰屋
竊歎而不敢言四方萬姓饑寒憔悴嗟號泣而無所
告如此而望百度之成正四民之樂業頌聲興嘉瑞洽
豈不遠哉今天下北盡塞垣東被滄海南踰江淮西及
邛蜀自去歲秋冬雨雪絕少井泉溪澗往往而竭二麥
無收秋種未入中戶之家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

朝夕而當此之時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糧管綫
綫惟恐不及臣恐鳥窮則喙獸窮則搜羸者轉死溝壑
壯者不嘯聚山澤將何之哉今天下口祈心禱惟冀陛
下之覺悟速更弊政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
一日及今改之猶可及救過是而民力屈竭一旦渙然
乃始勞心安集殆無及矣臣在冗散朝政小小得失固
不敢言也視百姓苦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憂又不忍不
言自今歲來羸病日增恐湊先朝露是以冒死為陛下
言之儻陛下猶忽棄而不之信則天也臣不敢復有言
矣光緒洛十五牛為天下所傾嚮頃目以為真宰相雖
田夫野老亦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
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咸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
也所至民遮道觀馬至不得行光懼而歸洛蘇軾自登
州入朝民知其與光善也所至擁其馬首大呼曰寄謝
司馬相公願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卒起相元祐更宿
弊與民順流諸具帝紀中時兩宮虛已以聽光光亦慨
然知無不為以為身殉社稷體為羸瘠賓客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語戒之光曰此生命也吾何知為之益力迨
屬疾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議未決太息曰
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國

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公必勉之病
稍間詔免朝許乘肩輿三日起省光不敢當曰不見
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令子康扶入對小殿
命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及病革諄諄語如夢
中不復自覺皆國家大事壹未嘗及其私卒年六十八
皇太后為哀慟即日與帝臨其喪祔賻有加禮賜碑額
曰忠精粹德之碑京師為罷市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既歸陝送葬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致
祭自京師至四方皆畫像祀祠之飲食必祝子康孝以
居居處塊腹侍疾亟召醫民爭趨醫行曰百姓受司馬
相公恩厚深今其子病必速行醫至而康疾已不可為
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出天性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自少至老未嘗妄語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
天下敬信之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兄旦年八十弟之如父保之如嬰兒
不事生產居第僅數畝風雨有田三頃巷夫人質以為葬
具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其好學
甚不知饑渴飲食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
著諸書乃其誕吾不信也卧齋閣忽蹶然起公服
執手膝危坐或問之曰屬以天下安危為念敢不敬

始光操履行誼與王安石畧同以安石專國而復光數
爭不聽引去天下益信光而安石負譽議遂深已遂為
董猶安石卒光既秉國病在告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
但執拗耳贈恤宜從厚其德厚如此紹聖初惇卞柄國
奪贈謚什碑蔡京自書奸黨為大碑願即縣令益司長
民惡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公海內稱其正
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怨欲罪之民曰於
役不敢辭乞免繼安民二字靖康初還贈謚封建炎中
配享哲宗廟廷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壽州人相申公夷簡子也幼嗜學

忘寢食劉頴州歐陽公為守引為友王安石兄事之安

石博學善辭辯人不能難公者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

嘗言每疵吝不自勝見晦叔即豁然而反所謂能使人

意消者也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退恬賜五品服除崇

文院檢討進知制誥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畧不深論惟治亂

安危之統必反覆言之帝改容俯聽英宗親政加龍圖

閣直學士簡穎王府宮僚與韓維並啓沃為多神宗立

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中丞光以論事罷還經幄

公著封還敕曰光以舉職而罷是使有言責者不得盡

其言也詔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

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罪以正法帝諭之曰所為從光

者賴勸講非以言事也公著請不已竟辭銀臺之命知

貢舉言天子臨軒策士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請發

策咨治道從之為著今已安石專公著於帝前間適之

又斥呂惠卿為佞人出知穎州語具帝紀中豐元末起

知河陽過闕入見帝以青宮恩語深洽公著前謝病不

任治郡乞在京宮祠曰願得拾遺闕也帝大喜召入翰

林為學士已為樞密副使而公著與學士先並同洛至
為優勞程顥史顯曰呂公著世居又青宮舊臣以二公出處
不得不歸見上可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也帝嘗縱言

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

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又嘗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而治也公著對曰不

然貞觀之治以能為已從諫耳帝又言漢武雖以汲黯

為慙然不冠不見後見絀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可謂

客賢公著曰不然武帝之於汲黯言不用諫不聽僅能

不殺耳時天子臨御久群臣憚威嚴莫或敢進規至是

始與公著相唯諾疎然敬納之諫復肉刑諫西師諫詠

獻語具帝紀中出安撫定州徙楊州哲宗立以侍讀還

朝與司馬公光並相光薨獨當國諸調劑事具上紀中

已請老拜司空平章國重事卒年七十有二有友師申

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平居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惰容無嬉笑俚近語於聲利澹然無好也暑不揮扇寒不附爐簡重清靜蓋天性而克之以學智慮深敏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動其心與人交一出於誠意平生未嘗殺曲直聞謗未嘗辨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而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也每議政必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奪族子嘉問墜入官竊從祖公弼論駁新法草示安石得達或言言問敗壞家法惜也公者不答一客迎意言自史記上問 卷之五十四 三四 四月初大義公於人何所不容况族黨乎又不答既罷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終不答蓋沈遜如此至中書令居仁與中阿泰希亮不

文潞公彥博字寬潞州介休人爲人寬簡有弘度而沉幾能斷第進士累侍御史元昊犯邊邊將平戰沒監軍黃德和擁兵不救誣平降虜以解罪賂半奴證之往即訊得實德和有與援謀翻其獄獄成而仙御史至彥博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具矣事弗平彥博受其咎而德和受誅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今皆申覆彥博言將權不專法不肅敗道也

知秦州改知益州歲饑米騰踴立發官粟令就諸城門相近院館十八處減價糴榜通衢招之米價立減益平素驕易爲變彥博嘗擊毬鈴轄解中外喧其乃卒長杖卒不伏也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伏呼入斬之竟毬歸晝夜宴寒從卒譟折馬房屋爲薪彥博曰天寒又房且壞欲改造折與之竟飲而罷明日誅其魁召拜樞副參大政出平貝妖賊還得相帝爲言指紳奔競者多也非裁抑無以端士習彥博曰不若稍旌進怯退守道之人則競躁者耻矣帝問其人以張瓌韓維王安石對帝嘉納曰汰諸路冗兵減其廩糧三萬石爲侍御史唐介所詆而罷居久之與富弼並相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雖風聞然其中臣病其爲人謹直幸運之介以得召會帝得暴疾而儲貳未建賴彥博靜鎮之而安語具帝紀中尋請老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累徙鎮還尚書左僕射判太原英宗立入覲帝以定策功勞慰之彥博避謝不敢當召爲樞密使熙寧初上安石創新法彥博爲帝言祖宗法何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處宜博採衆論以靜重爲先安石奮然排其說御史張商英撫樞密事搖之驗無實商英坐貶而安石議分審官院

東主文西主武奪其權彥博曰如此則臣無從與武臣
接即有事何自知其才而任之又論市易司費果實損
國體力引去出知大名尋以太師致仕元祐初相光薦
起平章軍國重事頃之復致仕堂禍作降太子少保卒
年九十一復太師諡忠烈彥博逮仕四朝任將相五十年而
接物謙下尊德善如不及在洛與洛人邵雍程顥兄
弟賓接如布衣元祐初契丹使入聘蘇軾克館伴使使
入朝見彥博殿門外為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
曰八十餘矣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
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
不逮也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既歸洛西羌酋有名馬
因邊吏請餽其為外夷所敬服如此
論曰昔蘓學士軾論司馬公之德至感人心動天意而
約之以兩言曰誠曰一克斯言也於終條理乎幾矣豈
榮貌哉正賦精識將之以沈深潞公弘大又應機果唯
乃紹聖崇寧間兇焰熾然即金石流鑠焉謂天人可罔
也然黨碑石工弗錫也碑毀而彗滅也夫是亦何可得
問矣

由史上編卷五十四終

由史上編卷之伍拾伍

肝郡鄧元錫纂者

宋徽欽帝紀

南遷後學魯麟爵校

徽宗皇帝

諱神宗第十一子也母貴儀陳氏為封寧國

端王哲宗崩無嗣議立後皇太后向氏哭召宰臣曰國

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當以時定章惇時為首相抗

聲曰於禮律當立帝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婦無子諸

王皆神宗子皆庶也何必然其長君乎申王長然有目

疾於次端王信當立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

語未畢曾布視太后意已定申王入立屏後矣欲自為

功叱惇曰惇退皇太后宣諭甚當端王當立蔡卞許將

助為言以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百官進

皇后劉為元符皇后尊母陳為皇太妃兄佖弟侯似偁

進封立皇后王氏殿學士履黃為尚書右丞夏四月

門下侍郎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尚

書清臣為門下侍郎前宰執純仁等復官復先帝廢

后孟氏為元祐皇后下罷恕放均州下京邪安石子

皆家疏建白請賜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輕重不

思而中深阻寡言笑每論政惇毅然主持不勝不勝

其術中追復前宰執文彥博珪光公著大防摯等三十

三人官秋七月皇太后歸政八月薨永泰陵惇罷

廣利使右僕射忠彥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

樞密

院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平準務提舉太乙宮兼
知樞密院事左丞履罷為太乙禮尚書純禮為尚
書左丞是歲歲使弔祭賀即位建中靖國元年春
正月太皇太后向氏崩詔尊故大妃陳為皇太后高
平公范純仁卒傳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夏五月薨欽聖
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為太乙右丞純禮罷知密
院肅罷知密同知密院之奇知樞密院事尚書佃
為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清臣罷知大右丞佃為尚
書左丞吏尚書益為尚書右丞冬十有一月祀天地
園立赦改明年元是歲歲主其基卒孫延禧立河東
崇寧元年帝春相忠彥罷知太前宰執光彥博等四
十四人復奪官右丞佃罷知太左丞將為門下侍郎
右丞益為中書侍郎翰學士承旨蔡京為尚書左丞
吏尚書挺之起尚書右丞布罷知太京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焚元祐謫罷春秋博士置郡縣安濟坊養民貧
右丞挺之起尚書左丞翰學士商英張尚書右丞籍元
祐及元符末相侍從而下百二十人為姦黨刻石端禮
門冬之奇起罷元祐皇后位號復居瑤華宮中太
乙宮使下知樞密院事置西兩南京宗正及敦崇院
外處宗室非祖免親者是歲太乙等十一即地罷京畿
大雨水涼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福建熙河澤德郴州旱

二年春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毀范祖禹唐
鑑三蘇秦觀黃廷堅等文集左丞挺之為中書侍郎右
丞商英為尚書左丞戶尚書居厚為尚書右丞毀程頤
出身文字今監司覺察所著書置諸路茶場更贖鈔法
是歲于三年春鑄九鼎詔天下坑冶金銀輸內藏置
文繡院大內災夏復鄆州論功蔡京空圖熙
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重定姦黨
籍刻石朝堂復方田書侍郎挺之趙為門下侍郎右
丞居厚為中書侍郎學士承旨康國張尚書左丞刑
部書洵武尚書左丞立九廟復真十一月幸太學
官論定之辛辟雍司業下賜齊有差詔取士祀帝園
丘赦黎蜀蜀內附占城來貢大雨水四年春十罷知河左
丞康國知樞密院事今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瑀當
二夾錫鐵錢門下侍郎挺之起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尋罷為中太秋用新樂赦蘇湖秀三州水振之是
復銀州夏與羌西合兵宣威城知州五年春星
出西方中書侍郎居厚為門下侍郎同知密院遠創
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以太白書見
所禁京罷為中太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夏罷辟舉得
元豐選法冬遠罷知亳州是歲京朝瑀章大觀元

年帝七 春正月改元赦京復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置諸禮部於尚書門下侍 相挺之罷為中丞學士
正人無遺力以蔡京為得相 與爭權相詆詆為祐神觀使右永洵武 為中書侍郎
戶尚書子美 為尚書左丞吏尚書諤 為尚書右丞
此後次相登免不盡事 秋大饗明堂核民籍丁口收
邊功計京官 是歲治州 二年春封皇弟二人千七
人為王河東北盜起夏以復洮州賜京玉帶加童貫官
皇后王氏崩冬堇靖和皇后邢州河溢壞民舍振之
為特進尚書左僕射 是歲捕州楊文貴州以其地
中為特進尚書左僕射 置義軍瀘州夷內附以其地
為純州夏 四年春禁出奎婁赦商英為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立皇后鄭氏 九月祀帝園丘赦改
明元年 夏來貢 政和元年 帝十有 春商英罷
捕有覺章惇經制藥州商英著道七服長揖就坐與惇
語隨機折之落其冠上惇大言延為上客歸惇王
安石留監察御史元祐初為呂公著所抑不得進哲宗
親政召為右正言商英獄元祐大臣力攻之諫險激至
比宣仁馬呂武深畏其口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
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妄謾罷山亳州及是京久盜柄
中外怨疾商英能立回異人更稱為賢以得相時久旱
麥長竟天是夕戒明日雨帝大喜書商英二字湯之商
英小變京政以脫 貫使遼以李良嗣來謀伐遼 歲夏
貢 二年春京復太師致仕夏復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改太尉冠武階正三公三孤官改侍中為左輔中書今

為右衛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冬十月得王圭十一月
日南至受圭大慶殿赦京進魯國公執中為少傅 吏政
秩行給地牧馬 是歲蜀夷內附置 三年春追封王
安石舒王配享孔子廟元符太后劉累崩 三月朔夏作
寶和殿作玉清和陽宮頒五禮新儀頒新樂冬十一月
祀帝園丘赦 是歲賜方士王老志羅洞微先生等使行
四年 春置道階 夏祭地方澤以太祖配赦作延福宮
冬 貢真珠犀角象齒導河大伾 是歲以廣西溪峒
年春正月立子桓為皇太子赦關貫領六路邊夏作葆
真宮秋七月朔作明堂大伾三山橋成 是歲女真完顏
號金源南晏州夷反轉運使趙適等討平之 高麗子
第入學賜方七王仔昔察滿妙先生平江府常熟秀州
水 六年春上清寶錄官成會道士大內京正公相位
總三省事 秋詔王圭和陽宮上王圭上 詔冬十一月
祀帝園丘赦 是歲茂州夷內附賜乃上 詔冬十一月
貢 七年 春追諡院冊帝為 秋九月大饗助京五日一
赴都堂治事 天神降 閣閣領樞密院事作萬歲山 是歲
環慶涇原地 重和元年 帝十有 春受定命寶赦使浮
海如金約攻遼 夏五月朔日食以林靈素言趙真達靈
秋 經道德經莊子韓非子作神霄九鼎冬 置道官二十六
改元赦州本振之干閭高麗來貢 宣和元年 帝十有九

年春深為太宰兼門下侍郎輔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改元夏
 九月饗明堂十一月祀圜丘赦是歲京西饒淮秦
 年夏祭地方澤京致仕九月大饗明堂復遣使如金議
 攻遼冬十月朔建德軍妖賊反貫為江州荆南輔為少
 保太宰兼門下侍郎盜陷建德歙州中戰死陷杭州廉訪使
 之○是歲淮南三年春盜陷婺州守臣彭公陷處
 州夏盜平睦州境梓桐桐源諸谿洞賊有漆猪竹
 以左道惑眾因民不忍聚資之名詐朱勳起為亂官
 吏將帥以鬼神翕詠之時承平久人不識金華獄手
 命不旬日累殺數萬睦州梓桐桐源富陽諸縣進過
 杭州得官吏必斷斷肢體備楚毒以償怨王師匪不
 爾年之編興卷之五十一六七月十八日
 聞淮南令運使陳道來乞師帝以童貫為宣撫使
 譚頌為制蓋使率禁旅十五萬討之至吳和民困花
 石之板橋手詔罪已罷詔應奉造作局及花石綱運而
 民悅願以破平時淮南盜宋江亦以却政歸率其徒三
 十六人橫行河朔間掠十郡官吏得資弱不殺明之知
 海州張叔夜聚死士伏近城山輕負誘之戰方合落道
 人焚其舟賊聞之走伏兵乘之江乃降復置應奉司相繼及內侍秋黑嘗
 見禁中元豐末有物夜見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
 推倒聲形彷彿如曩長夾餘罪氣蒙之不了在氣所及
 及血既灑又或變人形少為驢晝夜出無明多在掖庭
 如人衣衣大色正黑不辨面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務
 雖白晝入人家誘患有刀者夜枕鎗自衛亦有托以作
 遇者久之乃息都城中西保朱氏女忽生鬚長六七寸
 貌秀甚美特詔追十文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大
 都城東門外鸞萊夫宣德門忽釋荷擔向門萬子雲
 云大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官涉改也捕下獄中
 獄間一夕方醒則茫然不知向所云為何也斃之獄中

立籍家放朱勳歸田勳字子綱為尚書右丞時中罷邦彥為太宰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東師攻門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邦昌為少宰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金紀君皇帝如鎮江兩河制置使神師遣率師入援梁師成賜死右丞綱克京城防禦使金退京師解嚴赦邦昌為太宰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敏中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少宰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同知密院師還罷金階隆德府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梁方平伏誅邦昌罷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使徐處仁為太宰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太上皇帝還京師帝朝龍德宮立子諶為皇太子貴安置郴州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師出宣撫兩河尋罷右丞綱代將援太原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京安量儋州攸雷州貫吉陽軍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京死潭州貫良嗣伏誅蔡攸父弟倫朱勳並賜死左丞綱罷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遣使由海道使金議和罷西南勤王兵冬金陷真定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之陷汾州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割三鎮昇金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金陷平陽陷威勝隆德澤州同知樞密院神師遣卒宣撫折彥質帥潰金齊河犯京師軍青城東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即金陷懷州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金攻宣化門遣間使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領諸道兵入衛甲寅大風大雨雪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乙卯金焚南薰門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陷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辛酉帝如青城十

二月癸亥帝至自青城括金帛遣使割兩河地以和二
年春帝再如青城太學生徐處仁之二月上皇與太后
皇后皇太子並入青城金人立張邦昌彥字子綱為尚書右丞二帝及太
后太子宗室並北狩初徽宗嗣位羣臣請皇太后同聽
政太后以長君辭王泣拜移時乃許時二惇二卞比而
于國政屏忠良天下側目太后及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中丞安惇沮之曰鄒浩當
元符立后時疏指斥得過今倭用其無乃彰先帝之失
乎太后曰立后大事中丞不言浩獨言正人所難何為
乎不可惇惇而退陳瓘進曰陛下欲開言路取浩既往
之善博乃騁私臆惑主聰宜明示好惡出判潭州筠州
推官崔鵬應詔言臣聞毀譽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好
惡所得而私也故青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
為姦而天下之人頌言之曰忠今相章惇左右以為忠
而天下之人訟言之曰姦夫與抵巇以固權寵謂之姦
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以求利
謂之姦可也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
操國家刑賞之柄執恩讎謂之姦可也蒙蔽主聰排擯
正士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名之指斥杜天下之口

便其私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
小人兇忍根乎天性譬則蛇虺見物必怒有觸輒發天
下無事不過讒賊忠良破碎善類而止積釀成禍以至
于緩急危疑之際必且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
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糾姦邪門下不駁詔勅
喑默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於何而聞之夫四
月盛陽之月也而逆陰于陽謫見于天於譴告明甚惟
陛下畏天威嚴民命昭邪正之辨侍御史龔共言昔丁
謂當國號為恣睢然當時所詆傷者猶冠準李迪一二
人而止及惇秉政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天下所
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有宋而來未之有也下懷
姦深阻外示沈默中懷螫毒凡惇所為十實發之望譴
黜以昭威斷於是臺諫陳師錫陳瑾任伯雨黃庭堅等
交章論劾惇分司池州下放潭州瑾復言惇在紹聖中
齊看詳元祐訴理局看詳官安惇憲序展於先朝言語
不順者加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毒如此請正
刑辟以示天下惇序展除名復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
著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內郡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子
孫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迎居禁中時惇下既
去而翰林學士蔡京愿隱木著時莫能指也侍御史陳

師錫以為京下同惡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內侍戚里
規大用此禍幾所伏御史龔夫言京治文及甫繼上詆
誣宣仁下歸過先帝必欲族滅無辜以逞其志其時諸
衆賸章疏具在誠按之其燬煉附會之迹者可得也請
覆按未報會御史中丞豐稷自河南召京迎謂之曰天
子自外服召公為中執法必有高論佐國家可得聞乎
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條列京罪狀最悉京出知永
興軍削林希官蓋僅數閱月蠲逋負復流人諸忠正名
賢並收用而公論甫定會太后崩韓忠彥與曾布並相
布為京言元祐紹聖兩君有失宜消釋朋黨明大中
深然之改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任伯雨入對
言國不可以有黨然自古未聞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
可以致治者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二者並用
終歸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而後亡唐德宗以此致播
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不聽由是邪正雜用
而國論始搖布既相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謂
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正人翊正道杜惇下復起之萌
而數月來所謂端人正士繼迹去朝今用以為侍從臺
諫者往往皆前日事惇下得志者也一旦勢異必且首
引之為固位計矣縱惇下斥不復用一蔡京自足兼二

人兄必戒之布不能用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
亘西南中由白氣白氣散復有黑氣衝侵之左正言任
伯雨曰陛下嗣位之初正歲之初而赤氣起於暮夜之
陰日為陽夜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
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小人謀君子下干上邪干
正而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相警告願進
忠紕邪嚴各分謹邊備以消復大異已又言章惇迷國
罔上毒流縉紳方先帝上賓時輒遲阻志何使其言得
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貨而不計國法廢矣臣
昨克錦伴聞北使言去歲遼主方食聞中國黜享放箸
而起稱善者再四謂南朝直錯用此人已又問奈何獨
行遣如是以此觀之如惇者不獨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雖蠻貊之邦亦以為可殺也會臺諫陳璘陳次升等力
為言乃貶死雷州初蘇轍謫雷州時不許占舍僦民
民究治以就券明甚而止至是惇至雷州問舍民曰前
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得也惇怒去後
州死時相布復進紹述之說而中丞趙挺之復排擊元
祐諸臣以為功左司諫江公望為上言元祐人才皆出
於嘉祐熙豐培養之際重以紹聖竄逐之慘今存者眇
矣神考之與諸臣非嘗有射鈞斬祛之際也先帝信仇
人之言而黜之使天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陛下若

立元祐為名刮摘之則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
有爭有爭則有讎而黨論復作陛下改元詔旨思端好
惡以示人本中和以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渝之
如皇天后土何不省已遂改明年為崇寧元年風天下
一主於熙寧而國是大變矣童貫者閹人也為供奉官
工巧媚先事逢意欲以故幸令訪書畫珍奇於二英留
屢月蔡京放居杭與之游不舍晝夜貫附語言奏薦之
太學博士范致虛與左階道錄徐知常善薦京才可相
知常出入宮禁為游聲內是宦官宮妾大小交譽京帝
信之會相忠彥與曾布交惡希引京自助召為翰林學
士承旨起居郎鄧洵武入對言陛下神宗皇帝子相忠
彥則韓琦子也神宗行新法利天下琦嘗論其非今忠
彥更神考之法是忠彥能繼述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
繼述非相蔡京不可矣於是忠彥以觀文殿學士知大
名而召京為尚書左丞進右僕射制下日賜坐延和殿
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助朕京頓首願盡死
於是首廢布私子壻陳佑甫以從官逐之遂柄國托紹
述之名今天子必從已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
講議司自為提舉官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
而未暇者列其舊為僚屬謨議之取政事大者如宗室

元官國用商旅山澤賦調諸事今分曹主之事三八於
是舉熙寧元豐諸興利法益培克為峻深焚元祐法籍
元祐中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
仁韓忠彥等待制而上蘇軾范祖禹孔文仲朱光庭等
餘官程頤秦觀張耒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舉百二
十人目為姦黨請御書刻石端禮門而籍示符末上書
人分邪正等黜陟之復廢元祐皇后竄豐稷陳瓘等于
遠州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覺察所著書毀之尋自
書姦黨碑頒郡縣立石於是京囊括四方之財實中郎
誇富強復榷茶法更鹽鈔法鑄當十大錢已又鑄夾錫
鐵錢詔天下坑冶悉輸內藏置京西北路交子收天
下利權畢自予而民生困瘁商賈流離遑儲枵然不恤
也於是京師帑藏乃盈溢京乃言今鈔幣所積贏五千
鉅萬有奇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此應豐法行之效
豐豫之極富制作以文太平而動以周官惟玉不食
說藉口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姍笑以為陋七木營造
率欲度前規而後後觀帝大悅命方士魏漢津定樂
先儒累黍之說用之焉身為度之文取鑄九鼎二十四鍾
帝指三節二千石定黃鐘之律鑄九鼎二十四鍾
置禮局討論古今郊廟宮室車輅服章若冠婚祭洽
革之儀制脩物采備器數頒五禮新儀行之詔作辟雍

於都城南為學制峻嚴禁史學專之於經義今取士由
太學置三舍法以積分升上舍乃入官州郡解發禮部
考試並罷置書畫算學置東西南北輔郡拱大畿於星
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
子位次孟軻子雋歸州伯從祀孔子廟庭以童貫監洮
西軍復洮州招誘蕃落入貢謬以為內附遣林摠使遼
使摠教怒以啓釁欲威四夷而佳兵置蕞杭應奉置花
石綱東南煩費劇焉京以天下花石什者在蘇杭道
大悅之於是置押運使勸領其事按別裁數斷一華石
在江湖不測之淵百方取之不得不止士庶家一木一
石舉把玩用黃封未識之護見不謹輒重罰已撤屋發
掘出之程督偷刻刻役者中家而下無慮皆破產窮子
京執政五年天下憤怨
禁出西方長竟天帝頗心動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達
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從之京翼日見之
各不可成也尋以太白晝見京罷免京今其黨言於
帝曰京所改者法皆稟上旨非私所建立皆學校禮樂
居養安濟等法何所逆天而致威譴如是且是非所為
紹述之意也得復召侍即達以專恣反獲罷知亳州又
三年京出知杭州又三年復召為太師賜第京師子攸
儵皆大學士儵尚帝女家人廝養亦都顯官媵妾封夫
人當是時帝惑方士言而道士王老志王仔昔之徒用

作延福宮宮五室宜堅五人分作之爭以侈麗高廣相
冷尚中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
文禽奇獸孔翠諸珊蹄尾助數千鳥花名卉怪石巖壑
幽勝若天成於北河鑿大坏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
橋調役夫數十萬而方士林靈素為帝言天子者神霄
玉清玉帝長子降生者也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
華使作明堂作玉清陽和宮作上清寶錄宮皆中通禁
署以便齋醮禱祠之事於是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
道言皇帝立道學胥道階求道教仙經于天下作宮觀
徧天下又造言天神降造天書雲篆而神姦謾誕之妖
國典上編 卷之五十五 十六 六月十日
作美語具與教考初帝以嗣子為憂道士劉混康以瀋
錄符水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協堪輿家言儻因形勢
稍增之使高宮有多男之祥命為數仞岡阜而後宮就
館者漸多帝喜乃益營又於寶錄宮築山曰萬歲山成
命之曰艮嶽已以金芝產萬壽峯更名壽嶽窮侈麗不
厭山周十餘里中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山
時有鳳池驛離亭山西北有樂窠西莊樂雲亭白龍潭
下設兩關閣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浮陽亭雪浪亭
西流為湖也半山北俯景福江上流作山閣西行
為漱泉對北岸有勝庵庵中亭曰冷亭又流別為山
莊為回溪又於南山外為小山曰一里曰芙蓉城
巧妙時蔡攸寵於帝見無時與王黼預宮中秘戲侍

宴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專宋氏出入
禁掖子行領殿中監寵信似其父嘗言於帝曰人主以
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幾何而自勞苦為於是帝益
放意於逸游聲色之樂而京攸父子權利乃相軋一日
京京方與門客語聞攸至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
作言視之曰大人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
無之攸曰宜同愛禁中方有公事即解去客竊窺見以
問京京曰朕曰君願不解耶此兒欲以吾為有疾罷吾
改事耳京曰朕曰果以太師魯國公及止朝明望帝亦寔寢厭薄京所為屢能屢
起且擇京不合者為執政扼之而京頑頓無耻乞哀于
澤無忌顧甘心之矣蓋再召柄國者二十年時宰執趙
挺之張商英鄭居中劉正夫張康國之倫皆以諂附京
得進獨何執中謹事京無可否朱諤林慮余深辟昂終
死傍附之餘競權利相貴望弗償相傾構往往也康
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而內侍梁師成童貫李彥括
權寵用事師成官太尉宰臣黼至以父事之雖京亦諂
附焉貫太帥封楚國公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前執政
冠帶執笏迎馬首彥坐自如一邑租錢增至十數萬
而天子時時為微行沉於酒由中便門過飲師成家已
後飲黼第酒因其至不能言夜漏盡五刻乃開龍德宮
後道小門入是夜諸班禁從為嚴衛達旦聖恩醒不甦
與朝蓋沉溺至於此太廟庶師方軫上書言京社稷

之賊懷不道塞陛下耳目荒其心下激流嶺南石正言
陳禾劾貫經臣怙寵弄權狀讀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
衣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
碎衣豈臣惜碎首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樂陛下
他日受危亡之禍帝感動慰藉之內侍請易衣帝却之
曰留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
不祥語謫監信州酒秘書省正字曹輔言陛下厭居法
官乘小輦出入阡陌翱翔郊坰之外極游樂忘反道途
流弊始猶疑惑邇習爲固然臣竊不意陛下當宗廟社
稷付託之重而玩安忽危至於此也夫君之與民本以
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蚩
蚩之民萬有一包藏禍心當與之不戒雖神靈擁護
而威重則已損矣又況有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乎有旨
赴都堂問狀參政余深詰以出位輔曰大官不言故小
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無小大一也輔陽顧同官
問之曰疏中言盤遊事豈有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
事雖里巷小人畢知之相公當國獨不知耶誠不知焉
用彼相編管郴州輔字戴德南當是時女直已威遼僭
號稱大金矣遼燕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汚不齒
聞貫以大閹使逮至盧溝則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戚燕

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
朝良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
本朝若自登萊浮海詣女直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
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以中國失雲燕爲大辱與
王黼力主其事於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直結好金
報聘遣良嗣以右文殿脩撰賜國姓名市馬實約夾攻
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
可攻金不可備備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敗盟者
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理天下其
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端自找
始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使
肝腦塗地乎乞斬黼貫良嗣以已難編管海外金報命
如約熙河將趙隆有正力贊欲藉以圖功撫其背謂之
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
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好乎今啓釁恐異時萬死莫贖
也貫默然樞密鄭居中於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
盟約而輕造此端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
中曰公豈不聞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啓釁即異時
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將何以居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
爲睦寇初年憚用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攘以爲功爲帝

言中國與遼盟雖久實敵國也何損於信今不取則燕
雲故地為金有將於何復之於是詔童貫為河東北宣
撫使蔡攸為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耶統制神師道
付師直為壯曲為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
棄之分其室也此其矣蓋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曰女
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
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為大國不取也救災
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對會遼將郭藥師
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察使導攻燕而
師敗于白溝貫顧効統制師道陰助虜戰不力以為解
曰今大軍破燕行而不設備有敵伏掩擊必危
也人聽至良卿而收延慶堡不敵前藥師曰燕
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矣燕內重鎮得奇兵五
人從間道擊之城可得也延慶曰善藥師因禁更戍于
此世簡師為後繼計之分及藥師所部夜半發虜
道惟質元登奪迎春門而入燕世約下夜前藥
師勢孤繼下走免心在燕分兵斷道遼將
二人繫帳中傳今日吾師二倍漢軍可免也明早火則
分左右而前兵衝其中必潰之乃逸其一入還言之
延慶為信即自焚營道士卒相蹂踐蓋是時中國
有餘里自黑山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
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枵然有外強中乾狀而將怯士頓
師伐遼輒劬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
足恃中懷悔誤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張覺者福州儒
生也與京並造東京厚遇之張升館令子弟從安學常

欲發危機動之一日呼諸生前命學走諸生拱揖曰
聞先生勅諸生言徐動莊今教之走何也覺張目大罵
曰天下為若翁所敗壞亂且作不以此時學走寧當從
俱死乎持大挺逐之諸生四走匿以為張先生患狂易
病妄語也以謂京京聞之心動夜持酒造之問病實咨
計甯曰今天下洶洶燕薊又接兵宗社危旦夕耳宜亟
引舊德老成置左右開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內外
庶猶可及救不者殆矣京大動問其人以楊時對時河
南程氏高第弟子也學成德尊為天下所注嚮又京省
人曾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
乃召為秘書即時至入對言古君臣警戒在於無虞今
大難蓄矣而一不之虞願為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
用出入之數又言熙寧元祐分二黨禍至今未殄願條
祖宗之法著為綱目宜於今者舉行之當損益者損益
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以趨於中又疏言燕雲之師宜
退守內地有轉輸募邊民為弩手殺常勝軍之勢又言
京都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宜亟脩戰禦備
時不能用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
如約來攻燕金許分道疾進攻居庸關關墜遂克燕
而中國師失期不出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而中國一

戰未嘗勝尺土未有得也金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
且獻俘先是約克燕日割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
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
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令人見中國師無紀數敗
輕之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
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晉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不
兵力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卽燕
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
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
者粘沒喝曰地自我得之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
諸懷而與之者也於租稅何有大國熟計如不許則涿
易吾土也請速追涿易之師無久留我疆良嗣還報命
而中國憚兵一聽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
稅往報命金終顧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厚有要王黼
欲功速成盡許之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
增租稅又增燕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溥送諸
叛人求糧餉又許二十萬石饋之於是金意滿乃遣使
以誓書及燕六州歸而天子論後燕薊功京輔攸皆進
位貫爵徐豫二公已增神宗詔復全燕地者昨土錫
爵貫進庸陽郡王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婦爲參人

所驅掠而北獨空城於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餉
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科免夫錢佐馬海內困弊轉
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雖悉力竭財懼後終難繼且條
燕山河北危急者五事以上帝怒奪一官初粘沒喝欲
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我許之何可忘也我
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
乞買嗣而張穀以平州來歸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
金以納叛人來責又由穀首昇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
中國諸山川道途險易迂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
盡得其要領粘幹喝與幹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
時於是粘沒喝帥諸將自雲中趨太原幹離不捷懶帥
諸將自平州入燕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紿云許割蔚應
飛狐靈丘付受地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
之使至軍責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
諸要塞膏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
我有未論第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
由金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
使持嫂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
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卽以
赴關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兼太尉宣撫使督

師矣太原守張孝純止之曰金渝盟主當會諸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一去則人心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東亦易未保願少留貫聽然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當貫置帥臣何為遂宵遁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師卒有變乃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穀而懼曰金人欲得穀即與穀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保乎於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勒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今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晉大喜歸為帝言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叛降金燕州縣盡陷天子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仇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開隙於燕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惟肆諸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為守備近邊州軍宜坐壁清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令復背受敵使無通都鄙若因仍不圖敵得深入薄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

附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於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官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輔所引用並邪佞庸瑣獨謾誣為侈驕左右焚汰聞師命即震懾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於是詔皇太子為開封府牧欲藉以委難太常卿李綱與給事中吳敏善夜過之曰聞建牧非將委太子以留守乎敏曰然綱曰今敵勢昌非正位號不足以有定尹牧無益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唐不再興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公曷不入為上言此宗社大計也翼日敏以聞帝即召綱入綱刺臂血上書力言之於是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為欽宗尊帝為太上道君皇帝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太宰竄王黼未州追殺之賜李彥死籍其家命蔡攸為行宮使奉上皇東幸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軍統請南幸襄鄆以紓難兵侍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曰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後有如都城者都城不可守就

焉可守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願將士撫民心與固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具城東濠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於此俟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即不具無損壞也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毋開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周將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以綱為右承旨親征行營使已帝入時中邦彥語欲決幸襄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乃復之此殷鑒也陛下卽即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兵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留守何益願為社稷故自勉內付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綱曰今為卿留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疏虞可也綱惶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

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乘輿已駕六宮襖被升車矣綱皇遽厲聲謂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殿帥王從濫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有一中道散亡歸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勅諭六軍皆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勒王葵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而軍相邦彥乃請割地為和以紓難金帥亦謬以議和緩四方勒王弛中國防禦隳其心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和好可得也於是邦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往且有激不可命左承稅往綱爭之曰虜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款以和然所為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稅柔懦恐誤國因反復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許金幣過適後不可繼且北狄婪稅往必張聲勢厚要求覘國俯仰儻有求輒得彼必肆無憚矣願陛下熟察而李稅竟遣至金師幹離不者南向坐稅北面膝行前皇極失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為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獨師

金五百萬銀五千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尊國主
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和遣宰相親王厚
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稅唯唯退與金使索賂邦
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然且
不能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間中山號三鎮實十餘郡地
塘濶險阻皆存割之以立國又保塞軍翼順僖三祖
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
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爲可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
雲合戰則尅即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可久
矣李邦彥曰都城破城在旦夕何有於三鎮况金幣乎綱
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
之綱退而誓書成日輸金幣金師矣會涇原秦鳳師神
帥道以其師入援師道素以忠義勇畧聞天下帝喜開
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師道老被病召入見命母拜命
肩輿入廟師道入再拜問敵情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講和矣對曰臣
以軍旅事陛下和非所敢知命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
王兵方金使在廷桀驁甚望見師道拜跪如禮帝顧
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伺情歸扼而
殲諸河邦彥不從而金肆李綱言金悖甚非決戰不可

且敵兵號六萬吾勤王師集城下已二十萬彼礮軍入
重地猶虎豹自投穽中一日縱敵數世之憂也今獨宜
扼河津絕敵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重兵堅壁勿與
戰俟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
半渡而擊之蔑不勝也帝然之而姚平仲者違師道節
制往劫寨而劬懼誅亡去幹離不使來責違約邦彥於
上前語使人曰上事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所爲耳非
朝廷意也議欲罷師道縛綱與虜以解難於是太學生
陳東與諸生千餘詣闕上書言綱奮不顧身以其身任
天下之難所謂社稷之臣也時中邦彥等唐謬媚嫉誠
社稷之賊今罷綱正墮金人計中乞復召而誅邦彥等
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面罵欲毆之邦彥疾驅免鼻敏
傳命諭諸生今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昇登聞鼓槌壞
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滌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
衆嚮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於是綱復爲尚書右丞
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言願望見种少保詔師
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
與聲喏而散明日王時雍請致太學生于獄禁伏闕上
書吳敏曰是速亂也但用宿儒爲諸生素信服耆爲之

師靖矣於是用通英說書時爲祭酒而定先是蔡懋主
城守禁不得輒施矢石士憤懣是日綱治兵宿成豐門
今殺敵者賞衆踴躍奮起夜發霹靂跑以擊虜虜大驚
翌日薄城挽神臂弩射却之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
者綱召至帳中執付御史臺推治諸內侍之守城者皆
罷誅浮浪不逞者數十人金度不能下撒圍去而京師
解嚴綱師道請亟發兵躡敵扼而殲諸河不聽而三鎮
爲朝廷守金攻之不下祭酒時言河朔國家重地三鎮
又河朔要藩也自周世宗至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得之
一旦棄之使敵騎馳驅吾腹心之地此大患也今三鎮
爲國固守願亟發兵救之三鎮拒其前重兵躡其後虜
可破也議者以隆言微禍沮之時爭曰今金人駐磁相
破大名虜掠無厭極肅王初與約及河而反今挾與俱
北此背盟之大者中國乃欲專守和議以待之不已謬
乎夫越數千里而犯人國都勤王之師四集故懼而自
歸非愛我而不攻明矣今乃割三鎮十州之地與之
助寇自攻何也今宜以肅王爲問以敗盟爲責徵其僂
擊之誦出師士踴躍受命抵邢趙又得命中罷知密院
綱爭復遣而將士解體矣於是治開邊誤國罪貶蔡京
童貫朱勛官各安置遠州祭酒時原本禍所從始上書

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中外切齒
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本夫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
王安石之遺言圖身利則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安石挾管仲之術飾六義以文姦言亂祖宗法度當時
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矣今日之事
若合符契京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
者不可縷數其釋鳧鸞守成之詩謂以道干成者役使
羣衆泰而不爲奢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而深訾仁祖
爲天下守財爲非是啓人主侈心其後京輕費妄用競
於侈靡王黼以應奉花石竭天下財力實安石啓之也
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孔廟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
不得作詔罷安石配享而諫議大夫馮獬力主王氏力
詆時以熙寧元豐間士無異論爲大學極盛猶頌言王
安石之爲功於是右正言崔鶯發憤上疏曰熙豐間王
安石除異己之賢著三經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
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明效蔡京又立學校之法駁
士如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苛錮多士至於此而獬
猶以爲大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
言之士以遺事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其

私人倡紹述紹述者名紹述神考實本祖安石也紹述
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
佞紹述理財而公私殫竭紹述造士而人才類靡紹述
開邊而塞塵犯天關矣京操術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
過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竄京儋州道死天下以不正
典刑爲憾而童貫趙良嗣蔡攸脩朱勔皆伏誅常虘退
時京攸貫黼從上皇南幸朝議遣移運使聶山卽圖之
右丞綱爭以爲今得此數人必震驚太上憂在乃陛下
今爲數人所覺挾上皇爲東求劔南一道其何以處
之不若先迎請太上回鑾而徐去此數人未晚也山乃
不果遣上皇還次南都爲數人所逢構相羊不肯前宣
言欲如毫焚脩因遂如西京而往往以改革政事爲患
下手札詰問且曰必召敏若綱來以內禪本二人所定
畫也帝蒙之計不知所出綱奏曰上皇所爲欲臣及敏
來者非他不過欲知朝廷動息耳敏不可去左右臣請
行帝初不許綱力請而行比至引對綱具言皇帝聖孝
日思慕效晨昏共養乞早還都意惻怛有動上皇泣數
行下因問卿頃何以去國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
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當時所言亦謂天地之變以
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上皇問災變應事機也信乎

綱曰譬猶一身疾在五臟必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
者知之觀變於陰陽以善其消復聖人御世其道亦猶
是也道君意稍和乃詢虜人攻圍及都城守禦次第綱
一一具言之得少寬已語漸洽上皇乃稍詰近朝廷所
爲改革政今之意綱從容對曰皇上仁孝抑畏得上札
詰問往往屢懼廢寢食竊譬之家長出而家遇寇家子
弟不得不從權措處勢難一一稟命而行不稟命亦何
能無一二違誤在爲家長者唯當以保家宅田園故重
慰勞之不當苛問其細小今皇帝受命適大敵入寇爲
宗社計豈容不小有變更今宗社無虞四方寧謐臣謂
宜曠然有以慰其心諸瑣瑣置勿問可也上皇感悟出
玉帶金魚袋以賜綱還復命而耿南仲議欵迎儀請先
屏從行左右近侍帝乃前綱頓首言如此則疑阻生矣
南仲謬爲愛上豫防執不可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
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推之可以爲堯舜
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然其人闇而多疑言不足深
采已上皇至和而父子驩然愉愉泄泄本綱變調豫順
之力也當是時虜退上皇還京師耿南仲等顧恬嬉爲
伎媚於平居不異臺諫日指摘京輦之黨以塞責等

齊肅宗諸防邊禦寇之策顧廢不講為國忠謨遠慮請
修邊塞者獲冊笑以為狂綱進知樞密院事為帝言虜
以天時熱而歸亦暫耳未少有創懲臣竊謂其冬必南
也條秋防禦敵之畧甚具南仲深心媚之會太原圍未
解宣撫神師道以病請罷奉祠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
沉毅有謀為山西士卒所眾服不可輕解其兵柄帝謂
其老病難用也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
楚漢宣帝老趙克國卒用之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
用老將成功者難以一二數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不聽
南仲請棄三鎮綱不可南仲曰必援太原非綱不可以
為河東北宣撫使代師道將綱辭曰臣書生實不知兵
向在圍城為陛下任事非得已也今為大帥寔不任敢
辭帝不許退連疏辭又不允或謂之曰公知朝廷所以
遣之意乎非為邊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公堅臥不
起使讒者得益行其說禍且不測中丞翰書杜郵二字
遺之綱不得已起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入謝言
今朝著翁翕訛說媚嫉成風其何以效功因錄裴度論
元稹魏弘簡疏上之瀕行帝勞之曰卿暫為朕巡邊行
即還綱對曰臣行恐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
行朝議無阻難無謗譖饟饋無不足進而死敵臣之願

萬一沮撓間之臣自度不能為當引去惟陛下哀憐全
君臣始終之義帝為感動賜宴勞而遣綱行至河陽練
士卒修戰車期兵集大舉而南仲等忽降詔罷諸召募
兵綱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秋兵盡集然且恐不
支又兩河日急未有一人一騎副其求者奈何兵甫集
又散道乎且臣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政府以片紙罷
之臣恐他時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而手詔趣綱
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德軍劉韜屯遼州相可求張
思正屯汾州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竝進而諸將皆承
御畫得專達進退自如思正等與瀕夜襲婁室軍乃大
敗言者遂論綱主戰器師費財罪罷知楊州尋落職安
置建昌軍於是金幹離不粘沒喝後分道南侵中丞呂
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遏其衝列勒王之師于畿
輔衛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
懼懼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幹
離不軍聶昌如粘沒喝軍且割地昌為絳民所殺南仲
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奔相州初南仲在東京官十
年未嘗言者不巳帝曰南仲誤國天下共知朕欲殺之乃
有道死而金將幹離不自真定兼行至汴都中綱家寄
粘沒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天下援兵為唐恪耿南仲

為是枕上肉不多慮不如聽選括金帛獻乃後執之也
 帝還宮朝士及大學生走迎極而哭日宰相誤我父子
 親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計三千
 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遺金以陳趙庭所彥質等割地
 使如河東命人庶金帛盡不可復乃邀中再至營辛有
 難色何東李若水勸之行宣贊舍人吳革白東言天戈
 帝座傾車駕出必墮東不聽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
 東若水相青城肅不遣東慙不食死金誦帝易服若水
 孔持哭不屈死金吳乞得降奉廢帝及上皇偽庶人
 報至粘汝喝令翰林學士承旨吳昇吏尚書莫偽庶人
 立異於而邀上皇如車駕將范玘切上皇與太后御轎
 車出宮郭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六宮有位號者皆
 欲金懼諸王諸宗至有留者日遣患督開封尹徐秉哲
 致之秉哲今坊巷五家惠保毋滯匿向二千餘人城未
 拔相繼屬無牌如金軍孫傳晉太子不遣宣贊舍人
 吳革欲以川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出傳欲匿之民間
 別求郭王太子者併官者數人役之知金人謀五日不
 定而開清肅急變切太子皇后共車出如金軍士臨
 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天聲震天孫傳從
 先革遇害已議立罪姓茶拓裨莫敢發相持雍私於開
 昌二字示之時雍乃決以邦昌入議閉百官尚書省
 環之兵諭之民唯唯待雍首署狀衆從之獨趙鼎呂同
 振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呂同
 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
 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共為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言邦昌
 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
 帝臨歸楚邦昌入內書省北向拜舞受寶冊升文德
 殿設位御案西受寶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東面拱立受是日風霾日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
 憂色唯時雍開倚瓊等欣然以為副佐命功於是幹離
 不遂陽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
 母常侍妃王夫人那氏由滑州去粘汝喝以帝后太子
 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淵庭司馬札秦檜等由鄭州去
 叔夜拒吮死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有勳哭
 什死者凡法駕西薄皇后以下車輅肉簿冠服禮器法
 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間主空澤大儀銅人刻漏
 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置
 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伶之屬盡北府庫舉空

帝自雲中至燕始見上皇于燕相抱立並遷書即晉郡
著右溪國也去燕北千里上皇帝謂宣贊舍人曹訪曰
我尋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民尚肯推
戴東王否愈欲致一音東王卿能為朕冒險行乎訪
對諾因解御木絹半臂書懷中曰使可與真王收父
事又諫勸曰見東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當悉行舉勿
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載大綱成無殺大臣與言
事官違者不祥夫人邢氏聞勸南亦脫所御金環使內
侍付勸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半相見也勸
向閣抵行在則東王即位南京矣以御衣進王覽之悲
慟已赴上京金主吳乞買封上皇昏德公問聖重昏侯
從韓州給田十五頃令種時自給紹興五年夏四月上
皇崩五國城是為徽宗三十一一年淵聖崩為欽宗自太
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二年丁未享國凡百六
十七年 論曰予考觀宋祖宗在御皆守終仁儉為家法
也即哲徽耗矣乃魋虐於夏癸殷受猶殊殊科宜足延
世而不延也傷之曰悲夫主不武不明御臣御小人御
幽史主編 卷之五十五 五月二十七 蕭蕭
夷狄之柄失抵此夫詩稱戎狄是膺書稱克詰張皇陟
禹之迹方夫起佳兵以固國也而守和戎為固是書難
壬人禮放流屏達易鼎折足覆餗者刑劉夫豈不懷以
匡國也而妨賢病國之奸居散地出守以為外小人周
漠重冢司貴相尊尊貴貴元首股肱之義依隆古而來
宋興韓富歐文以忠賢定傾保大非所謂社稷之固邦
家之基也嗟哉而時號正人賢士者不輸猷念相從激
肆為彈射也斯已絞矣國有大事不務審處而先抗論
不求濟事而先索名卒之黨禍作主聽惑一蹶而莫之
興此豈不悲哉 幽史上編卷之五十五

幽史上編卷之五十六

盱郡鄧元錫纂著

南宋高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學校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也母章夫人初靖康初金
圍都城少宰張邦昌奉康王詣金軍為質以求成是夜
帥師中將兵襲金營明日虜召詰違約邦昌恐懼流涕
王不為動虜疑以為是名王子非實王子也使王汴來
責邀更以他王為質於是遣蕭王代質而王還及金師
再入心忌王使王雲還言康王故與幹雖不結歡必遣
王使使好乃成帝從之遣王使使而雲以資政殿大學
士馬輔行王由滑漶行至磁州守宗澤勸王曰虜豺
虎也奈何以身試虎口必毋行雲爭之而雲前過磁勸
撤近城民舍運其粟入保為清野民怨之會王出謁嘉
應神祠為行禱雲從民遮道挽留指雲曰是撤我廬舍
者虜也謀殺之王因留磁州幹離不濟河遊騎日至磁
迹王知相州汪伯彥亟請王如相避之乃還相是役也
雲不死王必北宋不復聞矣會金薄都城殿中待御史
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始天意乞即拜
天下兵馬大元帥俾率河北兵入勤王何桌以為然募
死士持蠟詔如相至從頂髮中出蠟詔奏之王讀詔鳴
咽流涕軍民感動遂開府相州募兵得萬人分五軍進

進次濟衆八萬人矣會京師陷金遣甲士及中書令張
張激賚蠟詔稱天子命命王以兵付副帥身還汴後軍
統制張俊曰詐也王居外天授寧當復徒行入虎口哉
會兵尚書好問以蠟書條京城中動息聞且曰王兵度
能擊擊之不然宜遠避可也及金立張邦昌爲楚帝三
帝北兵尚書好問以天命人心歸康王勸邦昌推戴宗
室子崧知淮寧與江淮經制翁彥國等登壇歃血誓同
獎王室而移書斥邦昌曉使反正辭指激切邦昌乃遣
謝克家奉迎且勸進王時雖曰弱虎者勢小得下自熱
贊之邦昌不聽又上書自陳勉循權論宗澤等移師近
宜行國難誓不敢有他王後書辭論宗澤等移師近
都按甲以觀變時邦昌已奉元祐皇后居禁中垂簾聽
政矣於是皇太后臨手書告中外畧言國敵國師都城
之敗一守長慶官閣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枋謂三靈
之改一夢恐中原之無統好命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
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推莫濟內以拯黔首
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朝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余以衰病之質起於閒廢之中永言重數之
屯坐視用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繫祖之關
基實自高宗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其傳序九君世
無失德雖舉族奉北轡之繁而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
九王越居近服可拘羣情之請早膺神主之歸漢家之
計大常少卿靖康二年夏五月卽位於南京時宗澤
及權應
之而嗣延訓總管劉光世官撫統制韓世忠皆以元祐
會王至意天張邦昌來謁伏地哭請帝怒撫之元祐
太后遣內侍邵成章奉乘輿服御以來羣臣勸進命祭

畢哭道謝二帝遂卽位改元以是歲爲建炎元年
蔡京未劾本元氣已成
不救叙遙上靖康皇帝尊號曰孝淵聖皇帝尊元
祐皇后爲元祐太后迎居行
宮中遙尊母韋夫人爲宣和皇
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以張邦昌爲太保同安郡王
日一赴都堂衆決大政潛善與爲中書侍郎伯彥同
知樞密院事召殿學士綱李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行在兵尚書好問爲尚書右丞金陶河中
權府事邦
置御營司黃潛善爲總管使上伯彥綱之上淵府都先
制張俊爲前中統制楊
惟中主管殿前公事潛善爲門下侍郎邦昌效潭州
子東生放黃元祐黨籍及元
伯彥知樞密院事尚書右
丞好問能知宣州宗澤爲東京留守張所爲河北西路
招撫使提舉鴻慶宮翰林爲尚書右丞右僕射綱李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潛善黃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更
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奉太后和
東南避兵相綱罷放太學生
陳東布衣殿陽澈右丞翰罷冬幸淮甸次楚州軍部遣
王倫等爲金國通問使金分道入寇南陷汝州西犯同
州進犯高唐
二年春止月帝在揚州金南陷鄆州安
丁進京西州卽破宋興運軍置司使使伯彥綱之上淵府都先
使唐重等死之東犯鄆州州州趙伯振死之陷鄆昌後
守臣張玘犯東京留守宗澤遣將周平直之戰死攻
虎滑潭道將張撝援之戰死東南陷淮寧守臣向子諲
之北中其西師北鳳翔又和理原經客使景衡
曲端清將吳玠擊敗之入西京都護張巖戰死景衡

龍...命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金陷東京留守
宗澤卒有春霖夏旱蝗詔監司郡守條聞政上州郡災
甚者蠲田租金犯賊州將本收死之紀求興中將賈師
冬十月隆祐太后幸杭州十一月前相綱安置萬安軍
金陷延安通判程彥明死之陷漢之紀帝圖丘以太祖配
救金陷相德州守臣趙不試兵馬即趙不試殺之陷
降之金陷平陽府守臣趙不試兵馬即趙不試殺之陷
右僕射...三斗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陷徐州
行之陷淮陽守臣李政幸鎮江金陷江寧金陷寧波
駐鎮江揚州中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金陷寧波
徐徽言如平江金焚揚州蹕杭州潛善伯彥以罪罷
日中有侍郎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統制苗傅劉
正彥勒兵反帝遜位隆祐太后臨朝明受江浙制置使
頤浩禮侍即浚檄中外討亂夏四月帝復位尊太
后為隆祐皇太后勤王師至臨平傳正彥夜遁
相勝非罷簽書樞密院頤浩為尚書右僕射
制元祐石刻帶人官職恩賜追復本益皆今其家自
陳敗三首名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
參知政事立子吳皇太子知樞密院浚為川陝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久雨求直言秋傅
正彥伏誅皇太子男薨遣使金軍頤浩呂克為尚

書左右僕射竝同平章事克守建康
世宗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克節制九月朔先
使金陷磁州鎮守仁府進四南京克克金軍前
問使金帝至臨安如越州隆祐太后自吉如慶州
冠西陷黃州守臣趙令昇死之黃州潘江陷江州
洪州陷撫州守臣趙令昇死之黃州潘江陷江州
澤州之陷守臣趙令昇死之黃州潘江陷江州
邦又死之陷廣德守臣趙令昇死之黃州潘江陷江州
縣如溫台州金陷越州宣撫使李勤以城降衛上唐琦
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金犯明州破定海以舟師
之奉安和宗神御于福州金襲宿犯陝州守臣李彥仙
死之陷澤州守臣趙子諤亡去金屠城陷江寧府江
帝發溫州次越州金陷溫州守臣趙子諤亡去金屠城
政宗尹馬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秋金立叛臣豫為
齊帝寇揚州鎮撫使九月太上皇后鄭昀于金五國城
金陷楚州鎮撫使李彥先死之冬秦檜自金歸十一月
日南至帝率羣臣進拜二帝歲為常金陷州總管劉
紹興元年春正月帝在越州改元赦率百官
常檜知政事夏四月皇太后孟氏崩金人寇和尙原
檜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安撫作秋相宗尹罷宗尹
議請殺宗尹力鎮權過敏斬以得相自百有宗室于宮中
請殺宗尹力鎮權過敏斬以得相自百有宗室于宮中
華之帝終手割言不飲歸道君父檜同平章事
欽慈士大夫罷奉祠李回知政事檜同平章事
事及帝太費力擢之以得相封太祖後今時為安定

郡王九月大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錄順浩為尚書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參政回羅王破盜邵

吳玠璘力戰敗之青于崇明沙獲青送丁在孟慶知

盜救脇從者十月淮南京東西饑振之 春二年

正月帝移蹕臨安韓世忠州協范汝為自焚死置

御前忠銳軍分如安事知商州董先放等奏

汴詔太祖後宗室伯琮育官中親慮囚命百官日輪一

人入轉對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出大求

前金帛使附茶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前相安撫使綱討湖寇湖南盜平崇寧宮召川陝宣撫

使浚還知樞密院以諸故安火 三年春正月帝

在臨安金州詔春秋望祭諸陵金入興元使劉子

宣撫使飛擊虔廣盜

平之秋願浩罷提舉洞霄宮吳玠

四年春帝在臨安遺章誼等為金國使吳

州制置使飛取襄陽六郡復還宗室子伯玖育官中

平道龍良臣等九月大饗明堂赦豫以金分道入寇都

督川陝趙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冬十月

帝親征次平江加贈東詔降劉豫罪厲

六師知樞密院浚張視師江上金齊兵敗走是命吳

靜州夷 五年春正月朔帝在平江二月還臨安右僕

射鼎趙知樞密院浚張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義公三月上皇祖于金五風制置使飛擊湖湘盜平之

暴章悍蔡下詆誣宣仁罪追奪官銅子孫是歲

立 六年春興營田夏為齊兵陷唐州五練

言 秋豫入寇詔親征次平江豫大敗遁相鼎罷

是歲江湖福建浙東饑振之 七年春正月帝在平江

詔移蹕建康秦檜為樞密使上皇及寧德皇后凶問至

成服二月朔遣王倫為奉迎梓官使如金遙尊母宣和

皇后章氏為皇太后督府將鄺瓊以兵叛殺張景呂祉

奔劉豫九月相浚罷罷都督府前相鼎為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金人執劉豫是歲京西湖北饑振之 八年

春正月帝在建康二月還臨安以劉大中樞密院尚書右

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出東方冬大

鼎罷知紹興近金使來僧攝家宰受金書定議和

定都臨安 九年春正月赦河南新復州軍遣判宗正

事士儂詣河南修奉陵寢金人來歸東西南三京及陝

官是歲金人遣使來賀正旦歲為常

十四年男才秋前拒門旁還士

十九年春詔罷左僕射同平章事皇太后韋氏薨

末祐陵以王綸知樞密院
 事是歲湖秀諸州饑振之
 瑞廷封建王綸罷知樞密院
 事周麟之朱俸參知政事八月朔日食思退罷
 一年春正月朔日食夜風雷雨雪楊椿參知政事奉奏
 賜俸尚書右僕射恩平章事以吳璠為四川宣撫使
 王剛中同歲置軍者劉琦為淮南東海州起復成閭使
 禁出和食分道入寇宿遷人魏勝更海州浙西制置使
 湖北京西制置使市制西路軍臣宗祀徽宗于明堂祀
 帝赦金犯黃牛堡及大散關宣撫使璠敗之轉州人王
 友直起兵凌大亮自將入寇久詔殺之金人立雍亮
 入廬州犯揚州王權遣屯采石金人和州趨瓜州制使
 韓世忠參謀廣文王將召建康軍拒亮更采
 淮連勝即亮焚而去其金人亮退
 三十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在鎮江至建康金人帝還臨安
 帝聘廣文王為高州宣撫使
 帝還臨安
 金報聘命張浚提造西淮兼討制州御軍馬立建王瑋
 為皇太子更名睿帝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
 六年靖康中帝在河濟間親見相耿南仲唐恪等庸懦誤
 國而尚書左丞綱忠勇聞天下論主和誤國罪竄南仲
 恪邦彥懋虛中稅等于亳州論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
 追奪蔡確蔡卞章惇邢恕等官召綱相以承辦賊臣日
 所喜今雖專重宜更加同平章事綱為金人誘殺命
 綱宜及未至淮之母族敵怒綱曰臣朕直躬亦非
 金人所喜當如何賊謂果退然終不屏逐而賊與右議
 諫范宗尹等曰謀誣訾卿黃潛善注伯彥自謂有能辭
 力當得相乃召綱于外亦不綱入見涕泗交橫下用唐
 悅以帝方篤信未有以問也綱入見涕泗交橫下用唐
 相姚元之首陳十事堅帝意曰度言可行行之不可行
 乞寢前命其議國是曰戰守之于和一道也雖有萬城

深也弗能守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得而保也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規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成百有餘年兩國咸賴則和戰守皆得之也靖康之春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切寨之小釁而不戰和戰兩失僅僅得守策故全耳其冬金人再寇襲初春固守之畫而內不能撫厲士卒以捍敵外不能通達號令以召援金人登城矣猶降議和已定之詔罷四方勤王之兵使虜得盈厭其欲劫質二聖易姓建號而後去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者是戰守之策俱失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陛下繼大統以撫神器則今日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乎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吾不能逆折其意而猶以和議爲可信又將墮其計中不能以自存料彼廢中國之計必將曰割某地若干得金幣若干而後可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賂而金固未厭少有蠶端而功盡廢不盡天下以畀之勢固不止爲今之計莫若務自守而罷和議於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於沿淮沿

江置帥府要郡為控扼之計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
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扼其凌涉使
進無所掠退虞邀擊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
氣漸振將帥得人然後戰可得而議也他如中國能自
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其兇暴且將悔禍而變與可返此
今日國是之大者也其議巡幸曰國家都汴垂二百年
廟社一遷而天下之勢偏痺而莫之起夫是非苟安一
隅固守一方之所能振也必也權天下之勢畫久長之
策以長安為西都而以川蜀之財賦委之以襄陽為南
都而以荆湖之財賦委之以建康為東都而以江淮閩
浙之財賦盡委之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儲峙糧糗積金
幣以備巡幸而申勅其敦朴就簡毋繁費以病民鸞輿
以時巡順動覽觀山河之形勝首察牧守之治忽撫士
民問風俗收其豪俊以攘戎狄則國勢以巡幸之勤而
不失之太紡夷狄以巡幸之亟而莫測其所向四方有
望幸之期而姦邪有彈厭無觀覲之思此今日權宜之
大策也其議政本青成曰朝廷天下之大本中書政事
法度所從出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
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哀弱亦既極矣武宗
相一李德裕而威令遂行則知本故也德裕初為相即

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
歸中書國家自崇觀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嬖皆得
以干與朝政而宰相大臣輕進易退莫其於靖康之時
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
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宜撫制置使易者十五人
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其亟且暴者也是以大
臣坐觀勝負攘臂其間而禍變不可道矣且以金人觀
之自用兵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
謂粘沒喝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重權力足以
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萬戰而
萬不勝也願陛下於將帥大臣必公聽竝觀精擇其選
以克得其人則久任責成勿為細故之所搖多為小人
之所間則天下幸甚而歸本於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
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綱入見言二事乃今日政
刑之入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十年淵聖即位首推
為相方金人議易姓時今邦昌能以死守義明天下戴
宋之心虜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也彼方且偃然據位
號處宮禁止四方勤王之師偽命臣僚又從而從更之
幾遂革命及知天下之不與已乃不得已而推奉陛下
陛下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何以示四方偽命

臣僚咸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也且邦昌僭
逆豈可使之在朝今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於
是詔邦昌安置潭州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攸孫
觀安置高梅永全柳師州而頗博文以下倣唐法以六
等定罪邦昌時雍尋受誅邦昌以中死門黨情猶
之過元祐黨籍元符上書人若靖康中死義者咸褒蔭
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
猶有可爲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和于下庶幾靖
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直知先後
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修軍政變士風寬民力
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都守以行新政俟
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
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
者國之屏蔽也二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
都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
置司遣使以援其危困臣恐糧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
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憤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
兵矣今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人以爲
之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於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
者即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

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
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以蠟書募兵河北
河北爲響應即遣招撫計非所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
謫鳳州難之乃過潛善私諭意令掩瑕損用潛善陽驩
然許諾明日乃以所以傳亮對詔所以直龍圖閣撫河
北而亮經制河東會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
不可以爲東京留守於是澤以恩厚擢循軍民以忠義
激勸群盜俾爲使按舊都形勢休阻固各列若駐軍往
來校試之具具澤中於是京輔間聲靈昭絡河東北山砦民
兵各團結聽節制金犯順輒斬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
興復勢矣綱又言祖宗懲唐方鎮之弊削藩州郡奪其
權自沿邊諸路外並各藩入府無慮皆撤防
去兵以處軍事可也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無處而無
兵是唐方鎮之弊固是也今莫若於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
置帥其要領要領置總管鈐轄都監詳審察佐以便宜治
兵如馬燧之鎮太原李德裕之鎮澤潞皆有振也亦足
諸路置賞功司明旌賞制以申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
河習水師而已帝欲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二聖遠
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之養此堯舜之心
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修安攘之策則二聖不
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請無益也今遣
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毋爲議和策自強
固當若使入其語不通進左僕射而黃潛善亦並用

顧主和日夜為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三十三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萬有一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又如萬分一虜為不道將二帝母后甘心於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大感動綱忠義出天性論議英果而嫉惡已甚圍城中臣僚不能執節者欲悉按其罪尚書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必人繩以峻濫懼者眾矣綱不聽而黃潛善汪伯彥日夜毀短之帝遂有惑志會有虜警潛善伯彥交勸帝幸東南綱以為此廢興所繫入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為首矣縱曰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終已不復強

於是轉運使張益謙附潛善意言盜賊縱橫罷之使綱曰所尚留京師益謙河東和其驍援金攻圍河上無所歸綱命張為益謙制司招撫欲因而用之豈緣置司有盜賊哉今朝廷畫經累大計而益謙小臣乃為私意抑抑必有使之不慈無以戒後帝報可下而樞密使汪伯彥以益謙收兵于餘言痛詆招撫司上之傳亮言河東州郡多為金以備經制司招撫賊及餘潰兵曾不滿萬人乞於陝府暫置司訓練仍召募正兵充之在甲即不出者以佐軍帝許之而潛善伯彥謂不亟渡河失機會別取旨限即日渡河且詆亮逗遛綱曰亮受命行甫一月定畫進退自將時

之職有請逗遛門東自可憐護衛皆坐八所優經制司軍旅未集遽國之渡可適為賊餌何機會之得來綱獨對言潛善伯彥所為力阻張所為者曰招撫河上經制司河東皆臣所建白而所充又臣所薦而臣不知朝廷於所亮欲其成耶抑欲其敗耶不黨偏為淵抑欲其則罷去之已耳臣每密請東之臣和之失思綱一人者協恭共濟不謂一人乃設心如此陛下試慮綱之慮不謂然頃陛下客臣去全君臣之義謀議春位會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綱募兵買馬括財之事為非是欲論劾而鄉人噪齊愈者竊其草示綱綱方論僭逆受偽官罪而齊愈在圍城中實書邦昌姓名示眾者乃遂論戮東市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言國家本設臺諫為天子耳目而綱以私意論殺之漸不可長遂罷政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請留綱詆用事大臣潛善因激帝言東澈以布衣操人主之柄風不可長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遂命斬都市

東丹陽人藏尹孟度得命遣吏逮東澈澈以然行東謀食而行手書區區家事字畫如平時口授從者曰我先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與死即不殺言言之肯綮死乎頃之只冠帶出別已與澈同斬西市四明等獄收其屍處之東勇未詳綱特以國政為之死識不識皆為之流涕潛善既殺二人月府尹見其語具不關上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英發含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也力求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留綱者東戮西市吾廟堂可乎為東澈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提舉洞霄宮

後復召不至平於家翰字叔老杭州蕭山人綱去國而招撫制道二司皆罷招撫使所落職投嶺

南州人諸規畫咸屬東京留守澤順婉卒命杜克代

反其措注羣盜克斥金復入駕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

淪陷不復矣嗚呼南渡初祖宗德澤在人雖薄海板蕩

而混一之勢未遠也虜憤國難憑溢于民心而忠定中

興議恢恢乎規宇內以爲略雖舍垢之道稍隘而棟幹

已壯矣宗留守忠謨武畧殷殷填填聲振于朔戎乃險

膚詆訾需者迫使前宜夫者掣使後當敵則怯嫉賢

則勇務使用不效而扼腕以死也傷哉詩曰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蓋自古憤之矣當是時

潛善伯彥竝爲左右相日姦阿爲蒙蔽而潛善妒媚其

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於議和遺粘沒

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

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驚盜兩河青齊郡盡陷

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三年春二月天子在楊州聞之

大震駭即被甲乘騎徑瓜州渡江惟護聖率王淵張俊

數人及內侍康履從幕至鎮江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

聽浮屠說法罷方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

顧倉皇出乃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藉無不憤

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鏐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

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鏐方辨其非是而首

斷矣太常少卿李浚奉太廟主以行帝次杭州以臺諫

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英州死州汪伯彥知洪州英州死

州而贈陳東歐陽澈官初王淵事帝於潛以見信爲

御管統制董江舟帝自揚如鎮江如杭州不具扈軍不

能濟衆怨之遷然書樞密院事諸將藉籍苗傅自以世

將尤不平劉正彥以招劇盜有功賞不酬快快又內侍

康履藍珪等怙恩用事陵諸將諸將恨嫉於是傳正彥

與中大夫王世修等謀作亂伺王淵朝斬之梟首行闕

前分捕諸內侍殺之履走官曰帝統制吳湛引傅等排

闖入帝登樓呼傅正彥前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非

人帝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逮竄王淵遇賊不戰

走渡江以結康履登西府有心成怨淵誅已更乞捕康

履等誅之謝三軍帝不得已命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

腰斬履擣其肉猶不退問之曰陛下不可奉宗廟請立

皇太子而請隆祐太后同聽時子男生二年矣帝立

遣內侍迎太后太后至諭衆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

度重貫開邊釁致亂今皇帝無失德獨爲黃潛善汪伯

彥所誤今逐矣今強敵在外欲令我以一婦人抱三歲

小兒聽政其何以今天下乎傅等不可太后顧相勝非

曰今日事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造膝白帝

姑如所請以已難而徐圖其後可也於是詔傳位太子
退居睿聖宮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改元明受赦傳正彥
等各進官有美明日傳正彥議開聖尊請帝稱皇太
以爲人君位號何容輕變行之事太延詔天中丞劉
正彥乃寢勝非言故事行中丞進天必召禍傳
傳黨一人上殿釋其疑太后私語帝曰我知此而日引
王其在赦書至平江禮待即張浚時視師平江命守臣
秘不宣曰是必有變已得傳等所傳檄讀之乃慟哭謀
起兵張俊亦知其偽也引所部詣平江謁浚浚與相持
泣遂定計赦至江寧制置使呂頤浩曰是必有變其子
抗曰信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此何時顧遜位幼冲乎
變無疑也即遣人詣浚相結約然猶未敢領言討之也
會韓世忠以承宣使由海道赴行在俊聞之喜曰世忠
來大事濟矣因白浚遣書招之世忠和書以酒酹地曰
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與
張俊任之公無憂於是令世忠帥兵前赴關戒之曰投
鼠忌器今上在賊中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
福道大軍需並進傳正彥微世忠以兵赴江陰世忠起
行在時世忠妻梁在行在欲拘以爲質相勝非給之以
世忠以好來不若急遣梁返之厚薦撫庶可懷其心傳
等以爲然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而軍既集浚
遣梁入謁出即疾驅去一日庭會世忠秀州軍既集浚
騰書言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

處驚宮闕擅辱立主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
建炎皇帝不聞失德而大遜誰爲之願從諸將擊擅
廢立逆不道者傳等懼乃遣苗翊馬柔吉將重兵扼臨
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赴鎮誣浚欲危社稷責授黃州
團練使安置郴州頤浩將至平江浚輕舟逃之頤浩曰
最頤浩諫開邊幾死已任漕輓陷腥膻又幾死今得死
所矣於是命韓世忠將前軍張俊翼之游擊劉光世殿
而頤浩總中軍且上書請天子復位傳正彥乃大恐
相勝非給之曰平江師所爲動者以廢立故也今率先
百官六軍請上皇反正則平江師無名行自解矣盜信
聞東土編興卷之五十五 二二一
之命王世修具復辟狀呈太后太后喜即手札迎帝還
復位尊太后曰隆祐太后以苗傳爲淮西制置使劉正
彥爲副使賜鐵券復建炎紀年召頤浩浚爲樞密使大
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名反正而賊實握兵居內
勢不得中已賊不除必且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事
斬監也遂進師臨平敗賊軍入關傳正彥出走明柔吉
背負山前阻水多陳中流植鹿角便行用世忠舍舟
乘力張浚劉光世繼之賊少却世忠恨舍馬操戈前
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殺者斬於是士爭
用命明引神臂弩待滿待世忠瞋目大呼挺白刃突
前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動王兵入北關頤浩浚入
傳正彥擁精兵一千開湧金門走浦城入關頤浩浚入
見伏地泣待罪帝慰勞誅爲逆者而定帝握世忠手勸
哭日中軍號

吳湛逆其尚爾朕則朕能先誅乎世忠即以好語湛執湛手折其中指其繁之與王世修俱斬于市已也世忠討湛正務禽之自傳正彥為逆帝失位僅閱月而反正本二賊無深計亦浚頤浩世忠協忠之力也於是相勝非入見帝言曰日臣遇變義當死所為不死者圖今日事也今事定臣請明受之誅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今有廟社功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然此舉浚主之矣州知時浚建議言中興當自關陝始而地廣漠四達可控御莫大於荆湖臣請以身任陝蜀之事而願浩扈上蹕武昌填之別遣大臣與世忠鎮淮東令聲勢聯絡乃下詔頤浩為尚書右僕射扈蹕浚為樞密使宣撫京湖川陝開府泰州初在東京蹕道北遷者范曄又佐張邦昌最力及是自洪州入朝帝畏之以為詭計司提舉張浚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謀誅之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樞密者今皆甲而來招環及張浚劉光世諸將堂議軍為設食食已子羽入庭下取黃紙趨前擊浚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天

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頤浩曰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為邊面雖鄂岳庸愈乎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射僕杜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克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於胡俗異治自古初來未始有以比狄帝中國者也念獨以警宋室至深在不共載天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得之而甯氏可滅因立其姓主中國得遂撫有之也及出宋上編 卷之五十五 五月十三歲是規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東規厥宋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黃入江西歐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命劉光世移屯江州為控扼而世光不設備金師至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由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免而元木東渡江入建康晉守杜克叛降金先是克以帝怒問計相顧浩進曰敵習騎計不能乘舟揖與我競又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退復反彼出

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於是自臨安如越如明
州金隅臨安帝航海金隅越屠明州述帝舟于海帝復
如溫移台州避焉是歲四京盡沒于金而兩宮幾殆然
是時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耻深痛以武力
自奮又喪久狎於戰人輕死敢鬪而中國兵日益精
於是浙西制置使韓世忠扼兀木江中統制岳飛以步
卒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兀木大困而自是不敢復窺
江先是帝在浙東召世忠入扈世忠以敵不備人當北
江請出江上得扼其歸急兀木帝舟于海不得
州使岳飛安進帝舟上微北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
江逆之矣兀木遣使為期日會世忠世忠已督銳軍屯
江中世忠高可敵形勢者金山敵必登以現我乃遣蘇
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故
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
紅袍玉帶躍馬復其身乃得遁鼓士殊死兀木不
巴榜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士殊死兀木不
俘其金銀終不得渡於是兀木請歸所掠以假道
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軍
連艦出金師前從者特甲擊之聲達旦兀木大患之
或謂之曰老鵠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泰淮可通也通
泰淮可絕而兀木從之泰淮成先是兀木
自建康起廣德江淮統制符離軍部有連康賊之
實德六戰皆捷擒將符離軍部有連康賊之
軍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忍為鍾村舍所縛中
令使所管縱火凶縱擊大破之駐馬鎮村舍所縛中
飛呼岳飛爭降降兀木乃復自鎮江中會捷
遺遺百人老黑木柳營金軍擊目相擊至日坎龍潭
擊于新洲又大敗之兀木乃復自鎮江中會捷
自鎮江道幸華太一引舟來濟師於二箇軍山北兀
木軍江而而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上控其忠分海舟
為數道出其背後連一舟曳沒之兀木

寤甚水會語新清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舊土皆
聽矣兀木語其下曰南平使船如使馬奈何於是有關人
救之曰南船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官於小
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夾夾風息則出而
以火箭射其蓬蓬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則白馬祭
天是日風止兀木舟上皆小舟出江世忠絕其舟無
風不能動而舟上皆小舟出江世忠絕其舟無
火箭射之五船皆自焚煙焰天師遂潰士焚艘以救
敵得絕江夫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僅以
八千人拒兀木十萬眾兀木乃敗兀木死於江
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繼焚掠海官化而去統制岳飛遂
擊於靜安鎮大敗之金人自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
亦回蕩易慮不復敢輕渡江矣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
城立叛人豫為齊帝明年陷陝州宣撫浚迎戰于富平
敗績浚退保興元金以是有關陝已虜戰和尚原而敗
攻饒風關又敗入興元待制子羽統制玠夾擊之又大
敗自是不敢復窺蜀前受命治兵於興元上疏言
賊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請乘
待運幸劉子羽者崇安人忠義必基於此謹請乘
浙東子羽羽從守全破賊死於子羽守全破賊
金人寇子羽從守全破賊死於子羽守全破賊
關修撰知池州及是從後參謀軍而子羽薦趙鼎以
之轉運使總財賦開善理以見浚日蜀民力盡矣即
殊不可復加獨權貨賄有贏而食貨賴者所乾沒請
之紓一時之急浚曰是於是有贏而食貨賴者所乾沒請
策而軍用以饒以饒西人吳玠為食貨賴者所乾沒請
規其儲糧練兵規五年由同郡動會至兵革准其
本謀爭必出於玠玠由同郡動會至兵革准其
即兀木至召玠玠對劉錫泰鳳孫隆原劉錫泰鳳孫隆
西兵將情未之也玠之師四十萬迎擊之王玠諫曰今
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小舉進次富平
而玠室軍即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向敵諸將上玠家被

郎拜禮尚書已遂參大政檜既用宣言中國人惟當着
衣嚼飯國中與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之檜
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稍聞上因得相既相問二
策者何則曰臣謂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
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深中其說曰南
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爲然金在靖康中
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輒止之未嘗遣一
介報聘及是韓侂冑亦以金使來請畫江益劉豫而還
西北士民之存南者與檜語適合於是識者始知金憚
宋將武兵勁捷懶實縱檜還入中國爲內間今撤國衛
主和也當是時相顧浩與檜並相而檜欲傾顧浩獨專
政會顧浩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諷臺臣言周宣
王以內脩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蠶種分職成霸則
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內外圖恢復功
於是顧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士七十餘人以從檜
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賢劉清要而天子好春秋
於侍講胡安國說春秋津津入也有味乎其言而安國
信檜特深已顧浩知爲檜所賣則大恨欲去之問計于
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璫閣宜先去
會顧浩薦朱勝非代開府命下爲安國所持改侍讀安

國復持錄黃不下於是臺臣言安國偃蹇不盡瘁邀君
欲徵微罪坐行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不報坐
植黨專權罷榜其罪朝堂云不復用而臺諫從官二十
餘人坐檜安國黨皆罷當是時顧浩主恢復而疎檜主
和而險又罪狀未暴著海內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也
而逐之檜藉資得自附於仁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
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兵抗虜雖時挫衄而全蜀按
堵亦其功朝議疑浚殺趙哲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
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伺蜀未
敢遽離鎮而疏似不任於是中丞辛炳率臺臣劾浚喪
師失地跋扈不臣奉祠居福州子羽徙白州顧告柄國
時越法有縱舍蘇湖地震泉州水不以聞爲臺臣所糾
亦罷奉祠顧浩字元上齊州人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鼎除知樞
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又故輕其權鼎條便宜復爲
所沮抑具疏言頃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
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臣主相
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被竄逐者則勢使之然也夫
專黜陟之與托不御之權則小人之不安分者競生心
希冀謂爵賞可立徵也少不如意則缺望生而讒譖滋
起當其時蜀人士至醵金募人詣闕爲誹訕又遠月干

里將何道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勤而尸浚之職任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也帝為悚然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至舉朝震駭鼎陞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留相朕矣於是勝非去位而諱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退屈敵氣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六師趨常潤督諸將乘未集擊之勢必捷即不捷敵遠來深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故屈已請和而彼肆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隱忍也以孟使為行宮留守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瓊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撫江上劉九世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各自使避兵遣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晝既定鼎賓佐喻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六師臨江兵氣自倍殆其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何可必唯死生以之耳樗曰然則常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荆浙諸道兵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善即

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劉深京州平江不微行請易東南一即不得怒退嗔夫曰必我行向詔東也是冬金攻濟南豫殺其將解勝降金金以爲京擇可主中國者立之以扶宋諸所立豫以重寶路已遷得之金帝因號都大名建百官追命十祖考已遷九任豫而家屬在東南者厚撫之至名大月帝發臨安次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戰今兵未集而遽由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獨遣其子來宣當煩至尊耶帝乃止下詔暴豫罪于六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師大振而韓世忠勒騎兵大敗金于大儀時帝下詔召世忠與上議十一月二日世忠感泣曰主愛如此臣子所以生為使統制元帝必死會諸將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即下令嚴城變移率良臣周故世忠曰逆有詔移屯牛江身良臣至世忠度大儀新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其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帶將蕭兒李聖問南動息具以所見到學軍大章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軍別將旗色金人雖金軍身與世忠相長各士皆入河下所馬足敵騎陷淖中師疾前渡之人馬俱驚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敦亦敗金人於礮口順元至承州比遇敵談才半夾河陳一日十三敗宋決世忠清將往援又大破之泊至淮而還時桂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守荆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

事滿堂虎日先帝所以立陳者欲開疆保境今我身安
民息矣為屏蔽也今陳不能取退不能守而兵革未
結從其計則陳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小可謂也遣
元木提兵黎陽名應豫實觀豫自發兵三十萬遣子
麟由壽春趣廬州犯合肥姪猗取紫荊山出渦口犯定
遠孔彥舟趨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大師入寇鎮將張
俊劉光世憚賊銳請保江朝議命岳飛散襄鄂兵東防
江而手札付浚今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淮南
大江之屏蔽也俊等戰淮南則無為保江今渡江則無
准而長江之險步賊共矣且賊得淮南因糧籍資江其
可保乎岳飛為襄陽涉敵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
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旨舍
廬州趨采石矣浚今呂祉馳詣軍今日有一人一騎渡
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前禦敵
形勢且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倪至淮東島
遠歸淮西繫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俊軍順昌扼之
孤犯定遠欲趨宣化建康沂中以少一千進擊又敗
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以少一千進擊又敗
辛前賊陳平卻入軍乘之而自以精騎斷其後大呼
曰賊破矣賊騎遂奔麟麟在項昌聞聲收兵張若夫
孔亦奔亦已二相顧以問而隙相鼎去位相浚怒制
分淮西為六軍遣恭軍呂祉往節制而副淮將鄭瓊以

衆叛降豫於是詔罷都督府浚引咎求去得奉祠浚既
去言者至引漢武誅王恢事為比欲遠竄而趙鼎再相
請下詔撫淮西帝曰未也俟行遣張浚乃發庶稍厭其
心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詔曰浚母老且有
勤王功帝曰功過不相掩遂內批謫嶺南鼎雷不下詰
旦約同列營解帝怒未怠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
凡人計慮孰不欲萬全而恒失之者智不足故也儻因
一失遽寘之死地異日孰敢為陛下任事者乃以秘書
少監分司西京尋安置永州靖康中金詔立異姓浚與
及此相和得也也浚在軍遣恭軍呂祉入奏事
身開軒之社以也浚在軍遣恭軍呂祉入奏事
謝上書卷之五
折彥質請帝降詔浚入見曰天下事不倡不赴不
不成一二三歲間陛下一再再無士氣始振而民心頓
正當建康時望中原無幾乎浚忠氣起懦使三四人
不敵建康時望中原無幾乎浚忠氣起懦使三四人
起也本不能失又言劉光世在淮而浚初與浚和手
其門不直以浚大忤言於帝帝曰臣初與浚和手
以口証開而浚開矣今浚成功願陛下專任使令展
盡底蘊臣當去於是去浚獨相而意稍安浚劉監
世既罷軍浚欲以王德用代呂祉以督府參謀為都監
自兼都督使呂祉奉詔詣督府計事浚問之飛曰王德
素不才下一旦使之在督府上勢必爭呂向者不才
恐不才服也浚曰然則何人飛曰宣撫使飛也
其人暴而寡謀浚曰然則何人飛曰宣撫使飛也
德等不能以此事浚曰然則何人飛曰宣撫使飛也
浚而浚意大忤浚曰吾固知非人射不可飛曰即
以正問飛飛小故不盡思豈以得軍念哉上事乞
在何海求去為要君以張宗元監其軍如何王德
張宗元狀父訴于御史臺軍之爭詔召宗元還京

近中為淮兩制置使劉錡到之呂祉至軍諭曰張永
根但為人向能立功雖大過且開罪乎小過乎
公辨之復感泣事小定而祉乃客去乞其及統
命之則大懼諸將晨詣祉瑋袖中書大憲怒會問
制置劉永及馬公嶠等皆中書大憲欲走不得
遂帥所部四萬人擁祉北渡淮擊劉錡軍淮上
下馬立馬曰死此又其果曰漢道成禍中豈
無家何賴從軍乎及降祉手執其心後始悔
馬先渡象從之則淮西為劉錡所據於後始悔
用錡之言以與劉錡約而為之錡在事任人未
一在錡府與劉錡約而為之錡在事任人未
則氣脈長若同相一合方浚相主恢復而天子傷上
無為其後矣至其果然
皇及宣和皇后春秋高不得歸內深念欲和思秦檜言
後其官相浚亦悅檜薦以庶侍讀已幸說用檜日夕
為上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
大恨豈可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薨還自金寶始聞上皇
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遂尊宣和皇后為皇太
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即日以檜為樞密使恩數隆厚已
倚以為相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無益於抗宋有
損於國廢之矣初劉錡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事二人
廢裔以誅死粘沒喝以變而豫帥屢切於是金議故
廢裔之將至汴先召錡子麟至軍議之麟八言從三擊
突入官得豫與偕至宣德門乘以羈之豫露刃夾之囚
金明池已徙豫制器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逆豫廢
國無主可乘宜長驅取中原皆不報而王倫者使金以
檜書私於撻懶得許和許歸太后及梓宮帝聞乃大喜

留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二三
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為歲夫是
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先是王倫以請便諸金
為成謂倫曰此上親遣使來意甚多不協待使傳語欲
議和豈江南諸實乎抑有即自馬世言也倫曰使事有
結而不然命來何為人定者勝天亦言也倫曰使事有
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元帥深計之粘沒喝低回不
答者久之已忽至計中緩倫歸議和倫還上言金人
情偽甚悉相與浚以偽誕久不還至是始詔以爲奉迎
梓宮使後如金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以使情
而倫使奉時帝使檜通曉求助真得在於是隆興言
寸金主以謂豫舊地盡與宋遺倫及其太京川島陵恩
太常卿石慶來報命滿行檜送之曰好報江南今廢
豫遺路無可廷臣有引分美事曉譬者帝舉殿曰朕
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屈已
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早屈中懷憤亦人臣之忠庸
何傷乃獨留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
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顯與臣計臣
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
三日檜獨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
書願請和於是設疑似傾相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為患
勿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為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
第擇人為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御
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為
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於是從官張燾晏敦復

紅尹煒梁汝嘉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理朱松等皆以國
大讎爲辱不可和必屈已一屈已則上下離心國何
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我又何以自存樞密院
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
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大戎之天下以祖
宗之位爲大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
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
盡爲倍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
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逆豫也哉夫三
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
也堂堂天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
夫帝秦之虛名以天下大勢有不可也願斬王倫秦檜
孫近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上譏議胥
激憤雖帝心亦頗慚忿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
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樞家
宰詣館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導以從遂納書禁中
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報金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

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者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願
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尚麗之於本朝耳開曰
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
卑辱至此乎引古諺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
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
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
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范如圭
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且曰公不卷心不
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萬世笑矣於是爭者並斥外而編
脩銓以鼓衆劫持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銀
銓書於水流袁州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謫安遠丞
死焉故相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
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當
是時檜以母后故入天子左腹獲其心而其時爭者獨
言虜謬焉和款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不可後太后終
不可歸而不悟金憚中國實欲和倫固得其要領以來
也始與檜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及豫
敗屢度中國難制又欲盡舉齊故地而委之比金使歸
朝有舉朝所上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輕也
於是和益決許歸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宿曹單等州

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握重兵分鎮
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也日飛奉詔救淮遷延
不肯行帝至降王札敦諭乃移軍世忠校有告其陰事
乃上書索校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為然
乃用其黨王次翁計以諸將連捷召赴行在論功賞豐
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比至除世忠
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待恩賜自倍然實奪之權三宣
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隸御前營已又加楊沂中開府儀
同三司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能其軍已又罷淮西帥劉
錡軍於是中國之武衛盡撤初飛以恢復為已任焉槍
所深銜而兀木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亦以飛

飛不死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飛在諸將中
下之不快也方虜之難時飛奉命人舉國而南飛已
盧若長驅京洛河之役必奔命可破也下十利起
新黃而淅州已苦基戮力疾行後以糧乏所之不為止批
應反倡言飛遲還天濠以為自背鬼軍故請諸將世忠
以界後軍吏忿相與惡危言相傳于理軍以飛為世
忠飛聞地以告世忠得見帝自明俊危言飛遂相
天性豈以大言而忍為前設耶論議大夫張俊高黃幼推
又諷中丞何鉉侍郎史彌遠交論之飛至京師時
上使誘李王俊告飛即將張憲欲為變飛其親屬
天厚上可表此心死就對裂裳以背示諸自剄刺書忠
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韓世忠實無左驗心大動自明其
與太師張俊三子歲東節為指斥情理勿客易允准長御
北十三不即赴為擁兵遲延雲生與憲言令相置使
還軍皆當斬然時御札本言御書憲疾為等行國而忘
身不為為御書師還舒代今又賜札言卿小心恭謹
進退不專為得而雲木無書於是乃請錄飛家取御
札東之左端以成迹而書雲木已為憲所焚司內之冬
且盡未決槍手書小紙付獄而死矣安等乘車而飛
在獄大為寺示李王俊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並領其
無辜死乃使高所劾去示正卿士優請以百口保飛
片款之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獄死無辜不
勝忿詣檜詰其實檜嘻笑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存然
而傳成其獄者皆雲官洪皓在金嶼書地奏言金人
其死酌酒相賀而天子不哀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
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以守而亦其可以也和也微
韓岳劉吳即身航海祈請求延宗祀也何果得請哉乃
槍娼嫉以惡之霸國之衛報敵之讐斷其戰守之具

以為和吁戲罪不容於死諒矣先是金國書每誇歸地而持梓宮太后事不發邀中國之至是乃遣使與魏良臣偕來許歸太后歸梓宮獨更前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帝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已請和今信誓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以簽書樞密院事表表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所為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也於是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

出史上編 禮卷之五十六

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至臨平帝迎謁抱后泣以動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封恭愍太師魏國公放於是倚倚金虜自固權重於天子天子不能制縉紳茶毒彌慘矣郡隆在商州十年被荆棘及際諸來流散金州以成立至是割界至隆慈寧不肯去從金州舊時以兵出境上防伴顧初張浚與趙鼎並相論入望權聞恐梗和使人就之才劇稱檜引與共政鼎不謂然及罷相帝問代者舉趙鼎帝曰秦檜何如對曰比與共事方知其闇檜大恨及浚得罪鼎營救甚力而檜無一言鼎當國檜在樞府一聽鼎所為而陽毀浚以為恭肅顧安信之卒為所傾能陸辭為帝言臣去國必有以孝弟之說脅陛下者然

國願勿聽也出見檜一揖而去至是檜卒和議成浚乃益脩前怨以鼎嘗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為上言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臣則不敢願陛下誕皇子乃定立於是中丞詹大方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諸相扇微無妄之福蓋冲嘗為建國翊善故也遂徙鼎官陽軍遇赦不復用檜身不終歸且以一家乃自書墓中云及銘墓詩曰身寄荒尾歸天上氣竹山河壯本明遂不

出史上編 禮卷之五十六

毋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於鐵鉞不寧負陛下浚詔上疏曰今事勢如養天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謹察情偽備倉卒以安社稷檜大怒貶通州尋移州安置李光于藤州王庶于道州再貶胡銓于新州皆遇赦不徙於是瑞雪償日食不見賀木內有文賀而作太學築太社太稷壇建園丘祠高禘請帝書六經刻金石行鄉飲藉田禮置力田科以文太平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諸建炎紹興日曆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輒更易焚棄而建言私史清正史請嚴禁坐私撰史

毀謗得禍者甚衆卒實行追私詆訾者立捕論晚更以
熈子頃撰修實錄宰相子若孫並領史職前世未有也
檜性深阻如崖谷而浮爲好語悅人旋宰之同列論事
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據相位
十有九年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一善譽柔侏
易制者一言稍契合即登用稍抵牾立斥惟王次翁獨
四年以敗盟時論國是爲檜地畫罷三宣撫司德之也
凡臺諫糾劾章疏皆檜自操筆密授使上之士頑頓嗜
利無耻者爭爲用以誣陷善類爲己功立久任法以錮
士士淹滯不得調開門納賂富敵國始帝中懷見檜謂
和必可任倚信之而檜操券后梓宮以密制其命故相
得甚固及握權重事每與帝爭勝帝所惡獲擢用所親
信立斥帝孤立亦中慙不自堪省郡州事惟申中書省
無至御前者而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
氣詩駭駭乎有將心矣投獻檜書若詩者以臯夔稷契
爲不足必曰元聖晚歲畫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
一德格天閣必殺之宗室知泉州今衿觀檜家廟記訖
口微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竄汀州且行鼎子汾送
之殿中侍御史徐壽奏疑有姦詔捕劾逼汾自誣與張
浚李光胡銓胡寅等五十三人謀爲逆獄具而檜病不

能暑乃得解檜死楊沂中入朝奏事帝謂之曰朕今日
始免防檜作逆矣然憚金贈中王謚忠獻司小校趙鼎
實前劾制檜不中檜引問曰爾莫心周否余曰我輩
風天下皆謂我胡人報仇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耳
是每出句于熈觀代相諷臺諫爲言帝不聽終廢然檜
本絕後無子熈檜妻兄王煥孽子也當檜專國時省府
臺諫皆嬖阿無非其肘腋爪牙者又檜歸自虜攘衆議
獨克封郡王柄國以功名終無後患而沈該万俟卨湯
思退之倫相繼秉國祖餘說持和義爲國是而根固波
浸身新位特召其黨董德元湯思退至中書以後事
浸各贈之金于兩德元思退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
也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召用當是時金完顏
亮已弒其主亶自帝爲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梁勳言
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斷自朕志檜獨能贊
之成何得以檜亡故橫議耶竄遼州國子司業黃中使
還言金人泊汴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寺畢備此必欲
徙都誠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境矣宜早備思退
怒謫官禮侍即孫道夫使還言金詰中國失禮語甚厲
計必且稱兵帝始訖曰朝廷待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
夫曰主臣彼身執其君而奪之位欲與兵豈問名哉該
思退怒貶綿州前相浚時起判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
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所敗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暴虐

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為大臣當同國休戚也乃疏言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為生利天下之太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制昆夷彼皆翕之於始而張之於終汲汲乎修德紀時以生利為心而未嘗以和為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連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為說於夷考其所為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討戮播毒於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焉用者遂以破滅至於今為天下嗤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東南文武之才燕收並用於天下以得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為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為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分引黨與布剋要地聚斂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手加額以其違天拂人不忠於君而重惡之也今

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將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鑒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懷勾踐卧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該思退高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嬖語為兵端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偽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由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利兵頓始大驚失措相康伯言虜建天宮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將自焚况彼曲而我直人踊躍思奮惟及其鋒而用之虜無足憂於是召故相浚判建康詔故帥劉騎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衛大帥及侍從臺諫於都堂議軍康伯傳旨曰今日事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大軍六軍爭奮願北首死敵相思退該勒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不可乃決策親征時朝野多津遣其家屬歸籍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在揚州中使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問之康伯有言警奏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其底蘊人皆以安康伯字長勝信州弋陽人幼有學行在太學以舉為當國在朝省五年泊如也借吏部尚書使偽僞

汗不供餉門戶取不門入交館人扣戶不放亦
不對金使至以館伴論拜受書禮見謂為生事還和泉
川海盜作朝請勦捕康伯以上意招撫出降籍兵
而誅之不退倡者州以無事文得相帝太息之曰東
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故事宰相除劍場
銀絹不許出請曰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僚皆當
省以佐費臣受賜先足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書
何以風百僚乎德詳半
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請中警淮海備不
聽除直學士院及亮敗盟揚言出襄漢詔成閔制置湖
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為虛聲乘我分我兵獨宜急
再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曰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
尚在江池間急宣今軍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
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擇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固可
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為又可為淮
援是一軍而兩用之也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
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而會錡以疾病不能
軍還鎮江權棄廬和遁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
允文以府參謀奉命趣顯忠赴軍且犒帥比至江亮
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葉高臺臨江對峙旌旗二
葉者言日之夕明白馬祭天與眾盟以時敵兵號四十
族明祭江約晨炊玉膳堂中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十
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東甲坐采石路旁權既去顯
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諸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曰諾

請效死所親危之曰公受命犒師不愛命昏戰他人前
壤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
吾安所避咎命諸軍列大陣毋動分戈船為五一駐中
流二竝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渚俾不測
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
矢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曰汝膽略聞
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
日暮未退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
轉出虜陣後虜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今勁弩追射大
敗之夜犒士謂之曰虜明必復來然器氣矣可擊也夜
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虜果至後夾擊
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亮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
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
也願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
及造舟者二人趨瓜州漢臣教亮是役也微允文於槍
漢臣教亮是役也微允文於槍
攘呼吸問以其身抗難事幾殆又適虜自斃而定然已
幸矣已而為國者幸而已矣時允文遣李顯忠自海口
甘子公佐引舟師至楊林口截逆擊之與虜舟相迎
咫尺時中風大作不利南實時千石白神忽風自地
來聲如鐘風浪南來大氣自倍各操一弩待虜舟
舟者皆中原遺民恐虜兵入舟中使意離而
打擊戰舟夜神薄之鼓聲雷動薄波起立虜大驚方擊
打擊戰舟夜神薄之鼓聲雷動薄波起立虜大驚方擊

前附之煙船頓發頃刻延燒者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數
聖大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勝舉有
脆柔易折而不滅者則書皮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
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敗則大撫根楊州時房中
軍澤河造三閣儲水軍數尺又塞瓜州口楊州中成
邵宏淵諸軍京口按之衆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備
百戈船平之元文曰江過則必使戈船無用使戰艦
以江州米濟師舟既具亮至瓜州名文與勝存中當江
杜觀之命或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焉翔敵
亮怒其五上還揚州當是時金馬王烏祿已即位遼陽
敵元肆其兵亮聞大驚換高麗江中道日不測今入
渡江而大驚非諸將亦且併體今獨宜遣燕以北及遼
陽諸軍健關者軍渡江而敵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
日善乃駐瓜州勒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蓋殺之軍士
即更上
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滿里街市里行亡者殺
孟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諸房校名又令運鴛鴦船于
瓜州期必濟江是軍中人自思亂相與訟言前所
准者成擒矣今江岸未易渡即渡江無爲也聞遠鳴所
天下則有君矣不若相與行大事後舉吾衆北還
帳中取視之愕然曰我生也左不日時時亮曰時將馬
往方手中飛矢仆地衆從入刀之手足猶動禁而搖
之收子矩矯足謝曰等皆之是口急使人計殺
爲太子光英退平三十里請輸平始亮之而也悍制
使歸必生致用之下今有政言綺姓名者死特密告
亮改舉有朝者將問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
無應者金主曰自當之蓋爲之別陣如此制建大將
而卻將子權連節制衆數息駐清河扼師會疾病
石水入間疾騎驟馳亮父文手執公諸生棍死無地矣
但朝廷養養二十二年而功乃屬公諸生棍死無地矣
無向卒錡在楊州遺善州者沉其糧運蓋番城外皆
自屋房無所棲息房所過大水十餘白晝完亮亮
此金主意多忌見血強之遂也山入夫不可容珍人

慶云鶴字信叔德順軍人方亮渝盟召故相渡荆也
即日有人士自工東來者言房方亮渝盟召故相渡荆也
赴君父之急今少需如進渡州日渡被命傷二子來
風幾殆過池州將采石捷李忠已將兵屯江上矣那
渡江勢師渡賞之一軍以渡言言以爲天而一也
皆以手加額喜也又言而悲其久處潭澤池形容之瘠
也當是時金主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
即位欲用舊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張闌請嚴遣
使正書儀遣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祖
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若彼
能以河南地見歸者復屈已何滅蓋意終憚兵會金主
仁明急內帝亦內禪竟成和而定帝性本仁孝寡嗜
欲嘗以爲治道貴清靜置室名損齋屏玩好獨儲經史
時燕坐其間羣太后歸先意承志如不及一損膳輒憂
懼見辭色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適意諸外
事諱勿令知也儀王仲湜愛珊瑚高者直數百千把玩
不去手帝問即墜地當何如仲湜曰碎矣帝曰以民膏
血易無用易碎物何爲朕不忍爲也嘗言百姓家給人
足則租稅自辦故兵興倥偬而時蠲諸郡租然則明不
足中休於邪臣爲所制梓宮歸置淵聖不問戀位而忍
親好以甘言飲人無情實諸論恢復大計者輒慰諭衆
拂謂韓世忠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岳飛入內曰中

興之事一以委卿賜手詔無慮皆懇款布腹心然唯獨
浮言蓋口惠若耐示肺肝若揭曾未幾而若隕若墜無
少顧惜也甚哉乎幾至亡國始帝未有子而熙陵以下
旁近親穢於虜無可屬右僕射范宗尹前造膝請間以
爲言帝惻然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乃子孫曾不得
一日享也屬零落可憫朕意且法仁宗爲天下計慰藝
祖在人之靈宗尹頓首曰幸甚此萬世慮非臣愚所及
會上虞水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子而立弟
天下之大公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天下之大慮仁宗
感動詔英宗入繼項罹變故文子文孫獨陛下一人而
前星未耀聖躬孤立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欲陛下追祖
宗公心長慮之所在乎崇寧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
孫爲近屬餘降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寞無聞僅同民
庶藝祖在上莫肯居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惟陛下
選太祖後有賢德者秩親王建牧以待皇嗣之生書奏
帝感動詔選太祖後宗室子伯琮育禁中改名瑗已從
趙鼎言作資善堂封建固公出就學命徽猷待制范冲
起居即朱震兼贊讀以二人名儒極天下之選也進普
安郡王及秦檜當國衛盜作匿不以聞王入侍言之帝
大驚明日以問檜檜對臣策盜無能爲恐煩聖慮故不

敢聞即退偵知爲王所自發也大忌之屢中以危言鼎
冲震俱得罪檜疾篤燭秘不以聞謀代相急王必帝注
視檜疾破其奸帝至檜第檜已不能言流涕而已燭未
請代相者帝正色曰此非卿宜預即日檜父子皆進官
致仕是夕檜死帝欲立王爲皇子以韋太后年高不欲
開選之及太后崩尚書張燾請曰兩郎名分宜早定蓋
是時恩平郡王瑊亦幼育宮中嫌兩大也帝曰善直秘
閣范如圭已奉祠劉至和嘉祐中名臣章奏三十篇囊
封獻相康伯力贊決於是詔以普安王瑗爲皇子更各
增進封建王金亮南侵朝臣請避敵皇子不勝憤請幸
師前驅史浩以太子不將兵格之命撫軍亮死帝欲內
禪相康伯請正名詔立建王瑋爲皇太子開行帝召康伯
次庶子以嗣意難之朕殊不然東山曰召廷臣議秀
聖明超越古今亦易其所難耳帝大悅太子本生
王子偁封爵號名戶侍郎汪應辰議定稱曰太子本生
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母張氏爲秀王
夫人明年皇太子即位 論曰嗚呼天道恢恢豈不
哉藝祖以天下授晉王不歸者百五十年矣值大難宗
覆高宗旁顧卻立中無嗣竟成孝宗以揖讓終豈可謂
非天哉又於時親定秀王本生親之稱一衷於典禮萬
世繼嗣承統之典卓爾獨當矣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肝郡鄧元錫纂著

宋孝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孝宗皇帝

諱昀字元永太祖少子秦王德芳六世孫慶

五月即位

初中興十歲東時政關天下太上皇帝星

后御號

光孝皇帝太上皇帝后金人普原川秋江淮宣撫使浚

封魏國公

建追復少保岳飛官禮葬之制高師上

光官前相

鼎趙翊善冲范還恩數封皇子三人馬王冬

詔朝臣舉堪監司郡守者

義問罷奉祠張憲同知樞密

德興元年

春正月朔

帝朝德壽宮

浩史馬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宣撫

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孫宗魯黨無賴至

知樞密院事

詔求遺逸夏金人拔瑒州中臣浩罷知樞

以辛次應參知政事

浚遣將渡淮師潰于符離六月

洪遵同知樞密院事

浚遣將渡淮師潰于符離六月

蔡參知政事

詔罪已都督浚青授江淮東西路宣撫

使責將

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復都

督江淮軍立皇后夏氏虞仲賢等使金軍還辱命下大

理奪三官康伯罷

思退浚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

章重是歲兩浙江東水旱振之

二年春相浚視師金

兵退夏罷判福州

六月朔日食賀允中知樞密院事

楊在中

江淮東西路軍馬同知樞密院事

金分遣渡淮

知樞密院事

思退罷

居任詔親征前相康伯復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

樞密院事

伯致仕卒

名文恭知樞密院事

章事

汪澈知樞密院事

慶節及止

自是歲金人遣使來賀會

江東饑相

適罷知樞密院事

政所宜以

開安宅同知樞密院事

同平章事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申嚴賊吏罪罰

三年春

月皇太子

指薨

園丘赦

是日雷求直言相顯杞罷

是歲兩浙

四川旱江東西湖南湖北蝗振之

春

歲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

受上知得相帝欲大舉又以天時大閱是歲振饑漢
人事未至諫作意落職與祠卒大閱是歲振饑漢
浙江東西路明年五年春王炎奏知政事石川秋
夏稅和市之半樞使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同平
章事兼樞密制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才堪監司郡
守者歲三人溫台二川水振之六年春相俊卿罷
以諫遣使放梁冬祀天地圜丘赦加上太上皇帝皇
后尊號大閱西福建水旱七年春二月立子惇爲
皇太子赦復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才堪監司郡
守者歲三人溫台二川水振之六年春相俊卿罷
奏使宗皇帝于單洛京秋王炎爲樞密八年春僕射允
文參政克家爲左右丞相如故後同曾懷參知政
事允文罷爲西川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
文克家爭不得乃文力水云故九年春說同知樞密
院事江西北夏農桑蓋地利平益行大相克家罷
院事江西北夏農桑蓋地利平益行大相克家罷
承相張說知樞密院事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政明
年元早父吐貢淳熙元年帝十有二年春開夏
政事參知正太祖東嚮位知政事秋知政事懷復右
丞相說坐貶開罷奉祠參政開卒冬十懷罷奉祠參政
衛葉馬右丞相是歲賜交趾國名安南李天二年春
王澤園蔣市王炎秋七月有星蜀湖南江西被寇州縣
張說各遷州居住秋七月有星蜀湖南江西被寇州縣

租稅振淮南水旱參政衛罷帝命執政選其如金
邦彦根知因奏衛復故相鼎趙爵邑封豐國公
對客訕上語罷復故相鼎趙爵邑封豐國公
政加上太上皇帝尊號十上皇壽赦加恩三年春正
日立任子夏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監司守各五人
衡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知樞密院事立皇后謝氏詔民入
置印以奉使無狀未州管安
梁賑饑補官外餘鬻爵立罷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
是歲京邑諸路旱浙東四年春帝視學命蔡淵林光
承武學太學武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夏六月丁丑
廟九月朔日食冬通判知樞密院事大五年春敷
有司勞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耶魯請也浩史爲右
丞相以青宮恩復召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秋復制科
詔郡邑兩稅輸正色者毋重價折錢浩罷政長臣參知
政事參政雄馬右丞相王淮爲樞密院事是歲世宗知
齊牙貢六年春失參奪官錄前相鼎少保飛子
孫賜京秩夏復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監司守各五人
七年春周必大參知政事諸庶然簽事樞密院事
之許八年春詔省院印寺各置詔監司守令勸農桑
相雄罷雄資州人以疾請外以蜀人帥蜀事恩樞使
淮王馬右丞相江蘇兩淮京西湖北潼川慶州等路水
旱賑九年夏詔侍從臺諫各舉端亮彊明有風力充

也以能扞敵力戰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即中原之人
心盡失人心既失變為寇讐將且為虜用為我寇害豈
有極哉又渡淮自歸者既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
間諜於從何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
子之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幸安全而為父母者
拒戶棄絕使不得衣食於情理何如也且自用兵來大
軍以奔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以克若
北人不至即募止江浙游食之人歲費不下百緡而柔
脆不任戰將軍旅日削大事去矣帝感悟得不能已有
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計事入見帝
問浚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對
近臣言稱魏公不名蓋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
陝與大將吳玠議經略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
難守棄之便允文疏再曰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三路
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潛
窺蜀之路愈多矣浩持不聽於是德順棄而秦鳳熙河
永興三路新復州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笏畫地極陳
其利害甚辯帝太息曰此史浩誤朕也於是罷浩相而
倚浚益堅浩勤當是時檜痛鋤諸賢宿將既盡無卓然
任戰者又金主賢政修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復又

好先用固有雄志而短於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攻之
於是詔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預聞皆欲阻其成浩
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師不知安用彼相康
伯稱病去會招撫使李顯忠帥師復靈壁進復宿州為
副將邵宏淵者所沮撓師潰于符離中外喪氣於是帝
下詔罪已浚疏自劾帝賜浚書曰今邊事以卿為重卿
不可畏人言而猶豫日舉事狀與卿任之今亦當與卿
終之召浚于拭入奏事浚附奏乞骸臺臣尹樞附思退
劾浚誤國請降秩明法乃罷浚都督改宣撫使鎮揚州
督府參贊陳俊卿爭之曰浚不可用當別屬用賢將而
罷之若責其後效則降官示罰亦足以明法矣今削都
督重權實揚州散地一有奏請臺諫交沮何後效之得
圖議者但知惡浚不復知為社稷計願陛下幸察帝悟
復浚都督已金將紇否烈志寧以書移三省密院責歸
故疆歸歲幣責稱臣責還中原歸正人語雖悖實示欲
和端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觴則止不在和不知
毋為議湯思退者故逆檜黨也召復相急和請許之右
正言良翰曰前主和議使山陵隔絕疆場弛備北方忠
義士為虜用皆秦檜之罪不可復矣河北山東皆吾故
土虜竊據亦屬耳耳與鄧海泗又亮渝盟後吾以兵取而

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辭乎。虜要我四郡而輒從之，是
猶不折一兵不費斗糧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若
歲幣則待歸陵寢而後與，庶幾有名。帝曰：善。而思退白
遣淮西幹辦盧仲賢如金軍，報使陞辭帝，敕勿許四郡
而思退陰令許之。仲賢見金帥，懼失辭，都督浚具奏
其辱國狀。帝怒下于理，除名。京州先是督府參贊王
之聖入朝，為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
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移攻戰
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悅
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懷
逆主和成金亮之禍，而大罪未止，故使其黨得復出為
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
使之命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既失
如水一覆不可復反。臣竊憂之。且請帝幸建康圖進取
帝乃詔之望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
割之意。昉至金見止詔之望，以幣還謂浚曰：和之不成
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疏爭以危言搖上，且請宗
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牒尾曰：金無禮如此
猶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
大慙忿而忌浚益深。已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

守海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陳敏子泗州招徠山
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
壯士及江西羣盜實萬勝營又萬餘人治高郵巢縣兩
城修滁州關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為
防守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為積水櫃深之諸戰守備益
設於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
蕭琦故契丹大族沈勇有謀今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
丹約為援金懼敵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
者倚浚終可任恢復而兩淮備禦為足恃也。令之望過
淮即驛奏兵少乏糧盛毀兩淮諸守備為無實委四萬
眾守泗州為非計。正言稽本以諂龍大淵得進又仲賢
端禮宣諭兩淮即疏言兩淮名備守守未必備名治兵
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留平江八疏乞骸骨帝欲
全始終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既去思退急和
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勝營兵輟修船變折積水櫃及撤
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悉罷而諷尹穡言
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
擢穡諫議大夫而國是大變。浚去國猶奉勅上防壁
誤引或謂之日公忠勳至矣。今既先爾死口時事即有
召命無庸得赴焉矣。浚慨然曰吾荷兩朝厚恩難去

猶日冀回上心苟有見安敢不自益上誠復用後當
日就送安政以老病解朝省然爾寓餘日就易
日庶幾未死於學有德中承易象題左右下謹言諸節
飲食致命志友身德尋辛於餘千貽太師諸節
後月幼未嘗觀無益之書作無益之文就居陵寢定問
程學以潛心於學在學即親見二帝比侍皇太后被勞生
民余炭誓不與君但存根和議良友則中夏禽獸食人
之肉被然以正人心雪讎恥辱已任各老願壽然有
可疎聞於知人李公起也論片以耳晉書房珍云
泰會所則各有所起也論片以耳晉書房珍云
州廣漢人 已帝遣思退督江淮軍思退怯當難又恐
去左右事中慶辭不行而陰遣孫浩諭虜以重兵脇和
金僕散忠義遂與紇石烈志寧分遣自清河攻楚州魏
勝戰先楚州陷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朝議至
欲舍淮保江於是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寬
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望稽姦邪誤
國及鈞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遣死於
是帝召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
欲復有為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
正人報和矣初僕散忠義被明昉以書進金王金主亮
罪立遣還令論中國以善意而金主亮面諭之曰今遣使
書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
正名二退歸三城歲幣四不發而人止名謂不稱臣
所叔姪也杞退歸上事擬問對人上帝隨事盡可下
臣辭奏曰下擬命出疆豈敢不勉虜萬一無厭願速加
其帝善之杞行次引胎僕散忠義問和所以來且求
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國主當廷受不可託也善疑國
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既至金館伴以國書
大宋賜也去大字却不可見金主且言今天子神武才
康奮起人有敵愾心北朝用兵誰保必勝乎所為欲和

者以兩國冬德上念保有其赤也初兩國其福
我則兩國其禍金皆臣蒙德拱鍊金主許境歲許
不發歸正人許備殺姪命元不神帝性本英武沮群
罷兵分戌卒正敵國清還杞壽春人帝性本英武沮群
議而講和然中介然以復讐為心脩建康行宮汰元兵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
而宮中臺苑未嘗一脩葺上皇迺宮每徘徊瞻視為興
歎也宣撫吳璘卒於蜀輟知密院允文出蜀御正殿
宴遣之親書九事戒之今建節出都門寵焉每大閱常
親御甲冑習騎射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
下未能忘騎射者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為腹心
任雄武之將為爪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
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遠巡震疊於
千萬里之外豈必馳射百步之內為快哉帝深納之甫
定和相允文白遣使如金求葺洛山陵相俊卿爭之曰
陛下痛念祖宗思復山陵甚幸然事煩萬全今和甫成
而忽生事端失所圖將為敵國笑臣不敢阿意帝不聽
出判福州使至金不得請復以渝信誓歸過使再往金
主謂曰汝少主旅觀在此未葬也汝國棄不請顧請葺
洛山乎誠不請朕當為汝國葬之於是金堊欽宗皇帝
於葺洛以一品禮而中國自屈先侍郎張栻入朝帝以
其為魏公浚子主恢復也謂之曰卿比知敵國事乎栻

對曰不知也帝曰金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拭對曰金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拭曰主臣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信正恐彼實可圖而吾力未足以圖之也帝爲默然拭出奏劄請之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於大義固已未盡而論者猶以爲夢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得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我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效矣帝嘆息袞論以爲前此未始聞也除侍講曰欲直宿時得論咨也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分帝曰張拭當之矣爲時相所沮抑而罷龍大淵曾覲者潛邸內知客也初卽位召官樞密副承旨幹辦皇城司祐寵招權賂論者多坐斥中書舍人洪邁言於相俊卿曰大淵覲言某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信則二人者寔操用舍柄趨附者滋衆矣俊卿以告帝乃怒逐二人於外久之大淵死覲

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同知密院劉珙曰二人之去天下方健宸斷仰盛德奈何遽召此曹奴隸小人誠憐之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兩政使進退人才則紀綱紊矣命遂寢既而覲官滿相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進觀察而遣俊卿允文諫又奪之錢端禮起戚里參大政窺相位甚急俊卿進請實訓及外戚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幸陛下謹守張說之妻太上皇后女弟也得簽書樞密院事侍講拭切諫亦復罷後帝意少怠相臣益庸庸不任且有階近習進者又踵紹興故事宰執亟進亟退不專久而天子攬機務中斷有疑宰臣心於是曾覲後召入建節躋保傅王卅其昇招權賄進退士率以內批行而張說伐用中外莫能難故相俊卿起家判建康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問政俊卿對曰臣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民安幸甚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問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杆之門十纔一二猶然畏人知今公趨附十七八不復顧忌矣帝不爲忤而卒莫之能去也知南康軍朱熹言天下莫大於紀綱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心可得而正也今自宰相臺省

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以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而止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一二人之門名爲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也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帝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相雄令下羣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則疾之者無乃適以高之乎不若因所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乃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後康伯復相業已病或勸毋起康伯曰王室艱難我大臣當體國何收以病爲解程行

病爲解程行

也詔下摺入見更問曰一會朝許肩輿赴殿門非大事不累未幾左事殿門疾作輿歸第而卒帝悼惜之曰東宮有器量從容不迫臨終奏事無一語差謬可哀也前位八年同列好惡相攻以獨守正周旋其間無適莫心時言者欲根括江淮間沙田以佐國帑臣若子孫大體惟有陽仁政帝而止退朝坐一室沛几滿然不聞整飲帝嘗上早孝竭忠盡歡沒致哀遇恩平王友愛甚篤每賜不會嘗謂宰臣言唐德宗與陸贄論事每令中人傳旨夫天下事有是非面詰難徇恐未有盡也豈傳旨能盡耶事會間不容髮惟然失事多矣嘗內批館試策後言國朝宰相誤國大將敗軍一未嘗誅戮此已過人君要在擇相相當爲官擇人慶賞

思群臣守職刑獄衰少南渡後稱小康焉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周必大曰禮莫重於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請孝莫大於執器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意決矣出紹興傳位御札示必大遂傳位太子退居重華宮論曰孝宗剛明為南渡諸帝稱首也其致孝上皇則帝王禪讓慈孝之誼溢然乃符離一敗勢不復能自振非直浩思退罪也岳武穆韓劉之倫大生之寔為社稷衛宋高以虜內間而芟夷閹抑之不顧惜也天厭之矣故紹興隆興之際國虎臣漸盡計何能無出於弭兵况成狄有君居中國之地乎中國之人乎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遂極掌扼腕談恢復於乾道間者罔而已矣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肝郡鄧元錫纂著

宋光寧帝紀

寧遠後學徐懋校

光宗皇帝諱孝宗第四子母成淳熙十六年春二月

即位太上皇帝皇后尊號曰至聖壽皇聖后立皇

后李氏上皇太后吳尊號皇太子橫封嘉王土知樞密

能判潭州冬大閱是歲諸將大水命紹熙元年春正

帝制重華宮詔秀王榮王置明廟右相正為左丞相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詔罷行

事日主田志十一月祭天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

雨不成憂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

石永濟安興利果合編漢六州三年春以崇慶府火

水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

西湖北水四年春葛郊為右丞相

院事夏參政事陳參政知政事

汝恩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和院事冬十一月復見

黑子太白晝見是歲地大五年春上

江折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

官壽聖皇太后八十壽詣慈福宮

詔嘉王擴開疾六月壽皇崩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

定始孝宗以帝英武欲立為太子以非次遲之已竟立

在位詔中外臣僚陳政闕失詔百官輪對詔恤刑戒執

政猶從遷諫毋移書請託薦舉詔付從官各舉公正彊

敏任守令及職事官材堪御史者詔監司帥臣秩滿為

所部廉者詔內外軍帥薦所部有將才者詔諭郡縣吏

奉法愛民戒培克督促焉能傷治理者成民風習奢倭
士為文浮靡吏苟且飾偽者已制於后而惑后為太子
宗室謂其太后曰是婦將權不當且後必敗也敗其太子
皇山也所謀相以相前言后貴當立者也前皇太子
救今以皇太后后尊尊會又得心疾始不朝壽皇而遇宦
豎少恩宦豎因設疑似為離間壽皇聞帝疾購良藥欲
以饋宦者因問曰壽皇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意
殆不測也帝覘藥實有疑之已內宴后請立嘉王妾親生也
皇太子壽皇未之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
何為不可退持嘉王泣訴于帝帝以遂不朝二年冬祀
園丘帝宿齋宮后以黃貴妃有寵殺之以暴卒明翼日
出史一編 卷之五十一 二月一三歲
祀南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既傷貴妃死又值大異
驚疾益增不能朝壽皇往南內視疾戒勵后后怨愈益
深三年春帝疾瘳猶不視朝二月始御延和殿聽政夏
四月始朝重華宮已復疾不復朝月直四朝日及誕辰
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自宰輔百官主士庶交上請
不聽都人以為憂冬十一月日南至吏尚書汝愚入對
反復諫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之而兩宮情始通辛卯
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者竟日都人大悅明口后歸
恩使臣百 四年春正月朔帝朝重華宮已後久不朝顯
謨閣侍制黃裳言壽皇子惟陛下一人無毫髮可疑問

歷引古今父子相疑者各有端而明其必不然秘書郎
彭龜年言壽皇之事高宗憐極子道此陛下親見陛下
親壽皇子屬毛離裏此安所聞哉過宮日往往降旨免
朝者豈誠不願時時見上哉顧陛下之來也晏因為辭
責於人此其衷亦良苦矣願陛下垂愛變之思太常少
卿詹體仁陛對言易稱家道窮則乖故家人次睽睽之
上九疑極而惑所見皆妄見豕負塗見鬼一車見張之
狐皆非實有而妄以謂有也以為冤而不知其實媿也
夫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疑而惑湮鬱煩憤若
不能以一日居及群疑盡亡醒然怡然釋如遇雨馬
出史一編 卷之五十七 三月二四思成
壹何暢也願壹渙然除其惑給事中謝深甫言孝子愛
日太上春秋高不朝之日久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
一月既命駕百官班班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
中書舍人陳傳良趨前引帝裾帝怒拂衣入傳良從入
至屏後皇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帝竟入傳良
哭而出冬十月工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
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來欲與皇帝相見卿
等疏已今送卿矣至期復稱疾中外洶洶有離心丞相
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然中書舍人黃裳諫甚苦帝私
語之曰內侍楊舜卿覘知壽皇意不豫故不敢卿獨不

為朕地乎蒙曰安有是是獨卿卿關訖盡行誅內侍陳源嘗得罪壽皇帝特幸以為內押班龜年以為是讒構所自始請竄逐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有八人上書請釋疑間必過宮皆不報十一月始一朝五年元日朝已壽皇不豫不省視二月幸玉津園皇后及後宮皆從兵尚書羅點動之以危言不聽獨以上皇未底豫為解屬視朝起居舍人彭龜年不離班伏地扣頭不自休額血流漬楚見者酸鼻帝感然曰朕知卿忠欲何言龜年曰今上皇遂豫事無大于過宮者帝許諾龜年曰陛下許臣者數矣以入宮而變願即命駕終不往壽皇疾益甚諫者愈急命朝期期逝復不往臺諫交章劾內侍源舜卿林億年罪亦不報於是相而下伏閣爭者百餘人門閤和閣門韓侂胄傳旨曰出相正等出浙江亭待罪朝班為空侂胄奏昨傳旨令宰批出殿門乃出郊請自往宣押入於是從官龜年家有開乞遣嘉王詣里華宮問疾許之嘉王至壽皇為大動六月戊戌崩內侍計政府不上帝視朝以聞且請詣重華宮祔喪一日景不出宰執率百官詣重華發喪壬寅大斂復不出喪祭奠有司莫敢攝丞相正從工侍郎徐誼白疏太皇太后攝喪莫而正等率百官就重華宮成服而諡謚沸騰學士

適私於相正曰嘉王長誠豫建預參決者定矣正曰善請建儲不報越六日再請批甚好擬旨乙批付學士院草制則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以為上憲不可測也而太子未豫建遽即尊勢不順後無以處之乃大懼因朝臨伴仆于庭夕以肩輿出城遁人情益搖會帝臨朝忽仆地知院汝愚大憂之工尚書趙彥逾詣汝愚第與相視而泣汝愚微及內憚意彥逾喜之時殿帥郭果與禁軍汝愚知其於彥逾善也因繆曰郭太尉不可則奈何彥逾曰某即往說之明復命汝愚曰此大事既發口當立斷客俟明乎吾屏坐此遲君耳彥逾馳告果果諸彥逾還報汝愚乃大喜謀可以關說太后后者以韓侂胄母太皇太后女弟也知閣門屬之侂胄入以請太后以事重大意難之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遁退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告之禮曰君少留吾入言之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曰上不執器人心洶洶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如此時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亦旦夕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何得去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亦以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不獲勢不得不去誠皆去當如天

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默然已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侯命太后曰事順則可第諭令好爲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告宰執而使果夜以兵衛三宮時嘉王以謁告不入臨數日矣汝愚諭官僚曰禪祭重王不可不出翌日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請太后垂簾大行前率同列再拜言皇帝疾不能罷臣等請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皇帝批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今臣子宜欽承顧事體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惟太后畫一下乃袖出所擬旨進曰皇帝疾未能執忝屬有御筆欲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進請曰今同事取嗣君處分兩宮父子間有難自適者煩太皇於內調護太后曰敬諾嘉王以命不自帝疑非順辭不敢當曰恐負不孝名汝愚進曰天子以安宗廟定社稷爲孝今中外洶洶不填之亂生亂誠生置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乃卽位而中外太慘先是壽皇疾侍郎徐誼入諫出語相正言諠有言上面慰納而目瞪不得瞬意衆惚恍其疾也宜以疾禱祠郊廟示百官進皇子嘉王決庶政吏侍郎葉適曰上有疾父子相見須疾瘳非晚公宜播

白經天蜀監平董居誼 十三年 宣德使安丙及人
永州居住冬分道伐金 十四年 春金人使黃州
之之邑縣賈敗金天長鎮夏五月朔日金以宗室
子貴和為皇下更台或進封祁國公宗室子誠為沂
靖惠王後大寶明堂被京東安撫張林拔率家古是
歲浙東以西福清諸路早成階利四州水振之
十五年 秋八月琴出氏宣統參知 十六年 九月朔
結立夏主遵預賜位於其子惠旺 十七年 夏六月朔
太白經天秋閏八月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帝受禪
十七上尊諡仁文哲武恭方皇帝廟號寧宗
夕召侍講彭龜年入對慨然曰前祇聞建儲議不謂遽
踐祚辭不獲心慙至于今將奈何龜年曰此宗社繁重
安得已願盡孝誠得上皇之懽心因擬問上皇劄子以
進又與翊善蒙定過宮禮行之至宮寢門閣拜表退時
議欲別建泰安宮迎上皇居之龜年言古人披荊棘立
朝尚足以宣政行今况於重華豈為不足哉且使陛下
居隘陋而太上居大內天下人益以諒陛下之心帝曰
善於是詔即寢殿為泰安宮奉上皇民大悅召留正為
大行摺官總護使入謝訖復出避汝愚請帝手札遣使
召復相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罰徙吏侍郎汝愚
參知政事避讓乞自免帝慰勞拜右相讓論堅命為相
密使治內侍林源揚舜卿林億年等罪斥外帝自潛邸

侍從翊善黃裳直講彭龜年所知有世大儒朱熹業慕
用之矣及是汝愚薦熹帝手詔召熹及陳傅良沈有開
等十人姓名克經延講官時太后懼上皇不欲聞內禪
及太上稱也悶不待聞知帝未朝見也熹入對言陛下
當克前日未嘗求位之心熹負罪引慝之誠克今日未
嘗忘親之心致溫靖定省之禮然後大倫可正大本可
立而朝綱可振每進講務積誠意格上心以平日所論
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今可借諸行帝虛心嘉納時侂
冑以定策時關語言於慈福宮頗自功汝愚曰吾宗臣
君世戚何可言功惟爪牙臣當加恩推賞耳加殿前指
揮使郭果節度使而侂冑僅汝州防禦大失望知臨安
徐誼謂汝愚言侂冑兇異日必為患宜飽其欲達之業
適亦言今侂冑望不遇即鉞宜與不聽而侂冑以傳導
詔旨故寢親幸時時得乘間弄威福矣數以事詣都省
請謁相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拒之
侂冑大患曰當事之殷相君獨跳身走耳天子我曹
所定事既定顧薄我耶繼我耶大銜之會正與汝愚議
擯宮不合侂冑問之遂內批正罷相知建康而汝愚得
相時侂冑猶以與汝愚同功親附之而汝愚怒其逐正
不以告也來詣拒不見兵書黜曰公誤矣是易所謂壯

于頃也其必有凶汝愚悟見之而侂冑大不憚司知閣門劉棻有憾于汝愚見侂冑感之曰趙丞相所爲不授君節者君知其解乎侂冑曰不知也棻曰君知之禍幸免卽不知禍矣侂冑愕問故棻曰趙丞相欲專定策功自予寧能令君於是中分功耶此所以不授君節也以僕料之君何獨不得節鉞將且遂逐君城口矣侂冑乃大懼問計棻曰惟內批除臺諫擊之耳侂冑乃大喜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由是劉三條李沐等牽連進侍講朱熹大憂之於經筵後退面陳言君以制命爲義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求公議所在然後出命今而公行之是以命今詳審而朝廷尊安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王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畢當於理然且非爲治之體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竄其柄而所行未盡允乎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反亂也帝不聽右正言黃度疏侂冑罪欲上之爲侂冑所覺內批吟度知平江度言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復然辭新命奉祠去侂冑度侍講熹可得同今優人義冠博帶效熹進狀戲於前爲誰語問之以謂其迂闊不可用帝亦以熹爭修葺舊宮爭新皇

山陵爭禮祖祧爲事事矯拂上責之難堪也內批言閣卿省艾難立講除宮觀可知悉汝愚見大驚袖入且拜且爲請帝不省越二日侂冑恐門下執奏而熹素難進易退可逐也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卽日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皆坐罷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言內降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送熹家者是陛下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國門下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非常之舉也夫人主愚不知賢耳明知其賢而果於去是示天下以簡賢也愚不知公議所在耳明知公議而果違之是示天下以棄公議也願留熹以輔聖學不報更侍卽龜年以暴雨震雷約熹論侂冑會克館伴使章未上使事竣聞熹予祠止疏言陛下逐熹已暴而侂冑威福有徵何可長請竄逐不然天下將且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有以窺陛下也帝以爲侂冑於我有大勞而講官者黨其類必與我爭勝欲兩與祠知樞院陳騏爭之曰以閣門去二經筵何以示天下騏與趙汝愚素卻未嘗同堂語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乃元樞亦欲爲好人耶內批龜年與騏並罷而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顧出入宮掖自如彌肆無憚矣會工部

考逾自負定策功除蜀帥而惠陸辭日奮言汝愚罪甚夥疏廷臣者為汝愚黨姓名以上帝或之侂冑知既得間可去也問難其名謀於相京鏜鏜曰彼宗姓也指以圖危社稷立逐矣於是右正言李沐以白虹貫日言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之以尊安天位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且學士鄭湜以草制無貶辭免祭酒李祥言昨歲國遭大戚中外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解弛軍民將變國亂無象汝愚以樞臣奮不避家族之禍奉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貶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

謝州人國子博士楊簡太府丞呂祖謙兵侍郎章穎皆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辨師長冤於義安乎乃獨與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冤憤而沐以為父老懼呼何欺罔之甚也去歲之事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何能為方是時中外驚疑憂在旦夕汝愚在樞府柄兵不以此時為利乃今顧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臣恐沐自知邪正不並立必托朋黨以罔天聽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

矣疏上押五百里外編管而汝愚落殿學士罷祠監察御史胡紘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有將心而其佞黨推以為出楚王元佐為王統所在今鼓扇成禍當何極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放水州徐誼放南安軍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示欲殺之意而汝愚暴薨初汝愚夢符後以漢劉屈氂唐李林甫為比守錢登承能言意實屬之百端汝愚卒天下冤之徐誼字子直温州人有經遠大志能言朝廷利害制置使知建康金鈔暴注注人流通以東自紹興中司諫陳公輔書夜勞來移晷與卒諡忠文

言今世尊程頤之說倡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無傳焉傳之願兄弟狂怪無憚忌之禁止端士習孝宗時侍御史謝廓然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假誠敬之名濟虛偽而侍議熹時提舉浙東劾知州台唐仲友不瀟乞汰斥相淮此之吏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希准意攻之而道學遂為世指目會熹以提刑召對帝回許清要官侍郎林果大惡之遂論熹竊程頤張載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繩以治世之禮則亂人之首也語具學校志自是說熾然士大夫玷缺為清議所損者必因以醜正快忿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大患之帝初政入對言近世是非不白邪正互攻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禍福存亡所繫甚可畏

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至慶曆嘉祐盛矣不幸
壞於熙豐之邪說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間羣
凶得志絕滅綱常沸騰鴟張烈爲崇觀極矣此前事之
明驗也臣始至於國聞有議貶道學之說已竊憂之而
猶未睹朋黨之所分也逮去國六載其事盡見因惡道
學遂生朋黨因生朋黨遂罪忠諫至其潔身以退亦曰
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
默成風禍何所極願聖心卓然爲皇極主消道學之譏
泯朋黨之迹集和平之福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章
下讀之有流涕者何滄焉奪氣恍惚不自安餌定志允
數夕乃已而深心媚之及是謂佞冒言今世能自立議
論者非他皆道學之人也然以道學目之當有何罪獨
名之曰僞學與天下同其忿嫉可矣於是正言劉德秀
請考核直僞辨邪正詔下禁切而中書舍人高文虎當
制極詆訾榜朝堂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
一時臺諫皆欲以燾爲奇貨逢佞冒然猶畏公議未敢
也御史胡紘者故嘗謁燾建陽山中熹待學于惟脫粟
飯遇紘不能加大不悅語人曰是不近人情者僞也及
是銳然以擊燾爲已任物色無所得構經年成章會選
太常少卿不果上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燾語孟說以自

售至是爲御史得紘草即上之詆譏燾卡罪燾落職罷
祠竄其徒蔡元定于道州而光祖撰涪州學記言學者
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諱以學爲僞然
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張釜即効光祖佐
逆不成蓄姦憤欺世罔上落職放房州光祖字德修
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燾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
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遇自相講明耳果何罪太
皇太后聞而非之乃詔臺諫給舍毋及舊事而紘猶藉
建中調停之說環靖康之禍欲甘心之也當是時
尚書許及之歸事之居二歲不遷見僞冒流涕知
之恩逮之非爲長貽乞衣僞冒跪立還同知
院事僞冒生辰陳舉集上壽各有獻有趙師舉者
即從官取後主出小令曰願獻小果核作勝落之乃果
金蕭梳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張懸于前不及也
僞冒有愛妾張謂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名位者
又十人又劉北珠等四道西夫人上十人皆欲之未有
以應也師舉聞亟市此珠製十冠以獻遂升工侍即僞
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中自竹籬半舍顧之曰
師舉也僞冒因以爲名召從中舉集設褥于堂延自
候見之僞冒叙因以爲名召從中舉集設褥于堂延自
僞升坐再拜之從官見者皆踴躍上徐曰陳先生元儒
汨汨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除太極殿學士元儒
遷秘書郎月餘拜諫議大夫街中不旬日簽書密院
事已得相貪鄙招財賂即日大家煥然僞冒首遣之萬
緒執政判都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倍倍所失
之數自後僞冒恩主日恩主日恩主日恩主日恩主日
史達祖爲兄諫大夫程松滿歲未遷官市一妾以獻
松妻僞冒曰余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汝使賊名常連約
二人許之月其說論石德明事皆取附熱緩慢暑無

世變極矣。於是太府丞只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言：道學者古之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今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懷無君之心，而陛下猶然不悟耶？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躡致宰輔舊學之臣彭龜年等，安在蘇師旦、平江胥吏周均、韓氏廝役耳？今師旦以潛邸隨龍，鈞以皇后親屬，俱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有筠乎？侂冑欺朝廷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逐自強之徒，安國家不然事且不測。書奏，中外大駭。詔臨安府杖之百，配欽州。其友曰：自強兄也，諸人誦曰：吾不能忘見也。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至是，自強兄乃具書上程松故與祖泰游，則大懼曰：人知我與自強之可逆其書，我與自強乎？乃奏言：祖泰當誅，時祖泰期必死，其以自強共爲草者言之，吾置汝無怖色。府尹爲好，時爲之曰：誰教汝死？乃言而可受教於人，而與人議之乎？曰：汝病風，器心耶？祖泰曰：吾道本心，今附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韓氏，得美言者乃病風，心身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亦采施康年言，致仕太師同必大首倡，僞徒植私，賞貶少保，而知綿州王詵請籍僞學姓名榜天下，凡五十有九人。初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竊漏言，汝愚竄之，至是告汝愚時，有異謀，詔捕彭龜年，會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質書侂冑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重，然至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館

獄耳。公何爲蹈之？侂冑發慙曰：我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故耳。事得寢，然後知侂冑所爲狂悖者皆京鏜、劉德秀、胡紘、汪義端輩從更之也。其後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皆忤意罷。稍弛僞學之禁，趙汝愚復資政殿學士，累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傳，正俊少保。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葉適、項安世等先後復官。當是時，侂冑權寵震天下，而苞苴大昌。累官太師，封平原郡王。秉政者七年。又三年進平章軍國事。論者言侂冑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事則事成，比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天子亦拱手聽視，一聽其所爲。國史：上書，卷之五十七，十九，四月初一。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御批升黜將帥，不思矣。會金馬蒙古所獻北蕃部歲擾之兵，圯財匱而羣盜起。蘇師旦者，故平江兵馬鈐轄也。侂冑知平江時，悅之用爲腹心。及是爲樞密都承旨，獻計言當立蓋世功，各以自固。侂冑問之，則曰：莫如恢復。於是聚財募士，規厥金而恢復之。議起，會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幸招納而安撫使辛棄疾入見，帝言金必且亡，願飭兵以待變。當是時，南北和好者四十年，武備刊圯，賢士大夫忠力者盡屏棄，頑頓嗜利之人逢侂冑致位者皆怙怯不任兵。吳挺子曦以世守蜀有功，既失軍而身留行都。

不得意乃略佐曹帥蜀自效佐曹喜許之知密院何
澹持不可佐曹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
費士寅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用兵為
不可以避事亦罷而肘腋盡散荆湖用司獄中外財賦
為兵費今自強主之終培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
蔡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東陽破信陽圖德
安胡沙虎自清河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賴壽陷安豐
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滁入南州勢大猗俞
程松為四川宣撫使東川軍屬焉驍為副使屯河池西
川軍屬焉且命驍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從政禮驍
謝史上海編卷之五十七
責庭參驍聞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兩川軍千八百
人自衛驍抽摘去而松不悟金攻鳳州召驍援驍謬許
之而潛以驍成和鳳獻金以求封金師迫救不至松惶
躍跳身走自關順流至重慶書抵驍求裝齋束歸驍匣
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為劒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
乃金寶也喜過望程出陝西向人掩涕曰吾今始獲
保頭顧矣而驍稱蜀王反佐曹怒竄松澧州蘇師旦以
始謀誤罷官籍家賓詔州初北伐議起工尚書傅伯成
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鑄千孔兢兢防危然且
懼沉溺乃欲豫章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宜撫使丘嵩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倡非黨之
舉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固未可
期也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為任之佐曹意方銳不
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密篆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
或勸密棄廬和守江密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兵
守淮常是時金苦國殫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通
和端審以聞佐曹方悔前謀聞之喜遣使報金許為和
而金人欲罪首謀誅之也則大怒復銳意用兵中外憂
懼已乃極先函首送金而和成
謝史上海編卷之五十七
衛佐曹怒罷之引張繼代帥而募可報使或為方信
孫自蕭山召赴都命之信儒曰開鑿自後沒金人問
謝史上海編卷之五十七
首謀何以待之佐曹變然無以應命假制奉密院
院參謀侍嚴書以往示不遲出朝旨也至深州金帥統
石烈子仁欲示強實之信儒曰環守之絕新水以五事
要之信儒曰反得婦帶可也縛首謀於古無之信儒劍
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儒曰吾將
命出關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兄金相完顏宗
浩宗浩坐帳中左右陳兵夾死侍召見信儒之堅以五事
為要信儒辨辨中不少屈金不能難授報書而後議信
急和成信儒以林拱辰為國信儒信儒特國書往往謝
錢百萬信儒宗浩以中國信儒信儒信儒信儒信儒信
散關不成約而還佐曹以承和不得信儒信儒信儒信
問故何言信儒言欲所欲五事到兩淮一增歲幣二索
犒軍錢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勝言佐曹再三諾之信
儒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佐曹大怒奪三枝放歸江軍初
信儒立於船中佐曹不勝已也怒之使皇太子榮王驍孫
曹將不勝已也佐曹不勝已也佐曹不勝已也佐曹不
之勢請誅佐曹安社佐曹不勝已也佐曹不勝已也佐
動不收領言誅之也后請誅其兄楊次正擇驍正可任
也自陳中出御批示之云韓佐曹不勝已也佐曹不勝
已也佐曹不勝已也佐曹不勝已也佐曹不勝已也佐

煩君君必善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君坐也然言出彌遠
口入君耳語泄者族矣清之謝不敢乃以清之兼沂王
府學教授已清之譽貴誠賢不容口彌遠問何如清之
曰其賢更僕未易數然一言以蔽之曰不凡彌遠乃大
喜日媒孽茲之失深傾之矣嘉定十七年帝卽位之三
十年也帝不豫彌遠遣清之詣貴誠所告以將立意貴
誠默不應久之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日久使布
其腹心今不答薄之耶清之將何以復丞相也貴誠徐
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與彌遠共嗟嘆善之帝
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封成國公帝崩
彌遠宿禁中遣皇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
皇子先帝所立今何敢擅變七往反終不許谷乃泣拜
請爲楊氏百口計后默然良久曰今其人安在彌遠卽
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乃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
歲巷皇子也誤者斬時外間誼傳云帝崩皇子竝跣候
召不至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之已而
擁一人徑過屬天曠莫測也其感之昀入宮見后后拊
其背曰若余爲善乎矣彌遠引至柩前舉哀畢乃召竝
竝開命疾驅至宮門每門衛士輒留其從者無聽入
彌遠亦引喜極而哀引出帷冷殿帥夏震守之追百

官班聽遺詔引竝立舊班竝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安得
仍班此震給之曰未宣制而當班此宣制後踐昨耳竝
以爲信已仰視則遙見燭影中有人在御座矣宣制畢
閣門宣百官拜賀竝不肯拜震捽其首乃下拜而皇子
昀以遺詔嗣位是爲理宗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史記卷之五十七

史記

在月拾二

子工侍郎在入對言學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矣朕讀之不忍釋手恨生不同時也以視學下詔言孔子之道至孟軻而不傳我朝大儒周敦頤張載程顥顧真見實踐實紹之而學有指歸中興來朱熹精思明辨夾融偏激孔子之道益大明於世其封敦頤汝南伯載郡伯顯河南伯頤伊陽伯及信國公熹並從祀孔子廟庭王安石罷勿祀而諸儒張九成張栻呂祖謙陸九齡九淵沈煥贈官賜爵詔錄子孫有差後皇太子視學入謁祠孔子再拜從太子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栻並從祀得金選德殿柱所書毋不敬思無邪六字寶存之蓋

臣史七編 卷之五十八 五 四月丙子

信學如此嗣位初詔宮中服三年喪歲詔舉廉吏舉將才歲詔恤獄囚振饑歲詔宗室貧窶或失所嚴州郡贍給詔兩淮荆襄民避地江南州縣流離失所者計口給米詔蜀創殘宜綏撫蕩有諭朕軫恤之意詔襄鄆新復蠲賦稅詔四川制置司察屬郡誅求培克者詔臨安府創慈幼局給官田五百畝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置藥局療民病詔邊郡各立張忠廟以沒王事者守臣春秋祠祀之詔主兵官毋杖脊傷人命詔同家進士法歲久滋蠹先儒程顥顧兄弟酌古今科條詳明深切其餘具行於令甲中必寓崇經術察德行選材用能之意惠

陽建安軍亂討平下詔言聞者軍士盡為不靜抵於大戮朕甚痛之夫綱常之理在人彼其為非豈盡本心病在有司格勉苦役鬱悒阻遏赴愬無所致之也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朕之不明豈可悔哉自今三衙列閫諸主兵官各訓禮示信威儆恩卹使人自愛安紀律無怠肆出營室詔曰天道不遠譴告匪虛朕甚自痛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欺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章而直偽無別與抑牧守匪良狂猷多興封人弛備暴客肆志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糾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著明謹避正殿減膳示側身修行之意

臣史七編 卷之五十八 六 四月丁未

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告朕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旌孝弟卓異及世義同居者詔徵隱居行義著書明道者畢召見授官諸德意如此嗣位初相彌遠以擁立功秉國天子虛己以聽禮下之已甚鄭清之以舊學余天錫以舊恩皆稱私人見親彌遠欲收衆望自出召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召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以濟王不得其死為大倫攸繫也入對為請後帝不悻曰朝廷待濟王至矣卿未之悉耶德秀曰陛下友愛無不至然以謂措處盡善則未也濟王

前有逃避之迹後有討叛之效豈當貶降哉第觀舜之
所以處象今不逮明其人主當法古帝王秦漢而下不
足法也帝怛然曰此往事無及願勿言德秀頓首曰陛
下進德務學容諫用賢順人心以掩前失可也退疏言
雪川之狀未聞參聽於槐棘除淮蜀二閫帥出僉論所
期之外廷雖以耆艾褒侍伯成楊簡以儒學集柴中行
以恬退獎積蓄劉宰然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而忠亮敢
言如陳宥徐僑者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
中行經惺懼必橋言地厭天人之心了翁入對言人與
天地一本必德合天地然後可無曠天工今明事日亟
宜察時幾遵道悛謹法守汲汲為先事圖而極陳士大
夫風俗諛諂交煽之弊疏濬邸事引義劇上語切至彌
遠大患之以為二人者本所薦進而倡濟邸議軼已也
乃擢梁成大為監察御史莫澤李知方為御史倚齮之
知考疏言今士大夫正救之益少而沽激之意多扶翊
之美微扇惑之心勝始則慷慨激烈為麤翹之詞終則
懇切求去俟斥逐之命自為名得矣如國體何願下臣
章風厲中外立擢右正言會大理評事胡夢昱言濟王
不當廢劾除名羈管了翁以出錢糾改權工侍郎辭
出知常德於是諫大夫朱端常劾了翁德秀既誣謗主

欺世盜名奔秩罷祠一時仁賢並貶逐而成大言世稱真
德秀為真小人魏了翁為魏君子罪大罰輕請正刑典
帝以為已甚乃止嗚呼天子尊儒真魏二大儒召用而
無何罷辱甚矣道之難行也書金道於蒙古不一在爾
聖朝之規矩和苟安婦正人不叩如網而多被司
制置使賈汝以全歸求還朝全遂在振前忠義與已
軍蓋籍之併其半時准西折筭許國代帥主計金帛全
陽自下系之僑後鎮青州總其特劉夢福遠定州為
國走兵事聞無微欲舍忍請事知楊州趙范以為言
彌遠令諭范無出立專兵而全乃大倡以姚衍當與全
善命之無朝辭帝還之日南北皆吾赤子四分此御
乃朕撫定之卿以起議相治事而自彌遠誅佞胃相寧
宗十有七年寧宗崩廢濟王定策又獨相九年凡二十
有六年於古無二疾革求解政詔授保寧昭信節度克
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奏朝請二千一壻五孫皆進秩
加官卒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贈金帛千計彌遠
以濟王范論者四也帝於宗室羣姓中定策擁立之
終而心厭其所為其黨謀成大莫澤李知方之倫並逐
成大充險凡以賊害忠良者率懷情先之四方賂
置堂無導賓客觀之雖知李亦歸其為人太息曰所不
成大同傳耳帝始親政為精居五日即即洪咨夔入
對問當世急務以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布公對問當世
君子以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對明日與王遂並擢為
監察御史從太常少卿徐僑言復濟王官封政明年為
端平元年時鄭清之以舊恩得相亦頗以更化易弊為

意而李壘徐僑趙汝談游似杜範徐清叟袁甫之倫竝列于臺省當是時我師既平蔡賊金獻金俘太廟詔行功賞上下晏然動色相賀御史洪咨夔獨憂之以爲言會制置使趙范蔡建守河據關得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相清之乃主之今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狄新盟而退氣威鋒銳寧肯捐所得地以與人且行千里爭空城得之適勤餉饋若其不捷進退無據必相釁致兵矣知樞密院喬行簡方在告亟言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獲之機臣子有心能無奮發然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千

國史上新 卷之五十八 九 四月初五

不可繼則其憂始深耳夫自古之規恢復者未有不先治內而能冀外攘者也陛下視今日之內治爲已足乎欲用君子而君子之志未盡伸欲去小人而小人之心未盡革陛下有勵精更始之意有苞苴貪墨之禁而士大夫苟且不任黜貨無厭今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至於此乃欲闔閭宇宙混一區宇關北狄而奪其氣不已難乎且民心者國之本也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勢家之兼并饑寒怨詈凜不自保而欲緩急與之同功臨難責之效死雖韓白不任且武備又今世之所素易也天下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舉夫人知之直欲以億萬

猶保以功賞激勸曰推擇行伍卽將也接納降附卽兵也斯已疎矣籍令一如其言而百姓盡懸官督空竭國未知餽餉之所從出也儻兵緩於強敵民困於飛輓而潢池之輩橫終於內陛下又何以待之不聽而大師入汴入洛陽蒙古聞兵南出師大獲軍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械一委敵而中外大困已蒙古遣使來詰曰何爲而敗盟也邊日尋於吳襄蜀犂犂江陵孤危於是帝乃大悔詔罪已然既晚矣

學士吳泳嘗制御史王萬謂之曰今日民生危如髮詞此振興以與奮人心未從其言

修辭中右範幼津之啓崇危宗社于招權賄因併糾簽書密院中鳴與衆政史寅彭大雅以賄養交曲爲地

帝以清之舊學復等無罪不聽而範不入臺待罪

爲度亦抗疏言臺臣論清之上疏并論臣臣稿不自

豈以臣憂國戰戰兢兢正衛王和吳國即卒未斥退則安

家利社稷當先牛以之否則臣無家可歸而五湖

已矣亦出閣待放帝以其言懇懇勅召復職而率

臣疏鳴呼諸所爲自新者咸謂臣事實而天子聽

莫測其孰信也改範起若即提刑江東而鳴復出知

州

時翰學士德秀直學士院了翁召入對德秀至帝迎勞問政德秀原本召公祈天求命之說以對略言臣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惟敬德誠小民二言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既有一於斯皆足以害敬權臣之末貨賂公行民不堪命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室賄賂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宜諭郡邑停科調勤撫

經為祈天之本今天厭夷德中原無主正鑒觀四方擇
民主之時陛下能敬德以迓續休命施大德以固結人
心則中原固吾有也若徒以力爭而不反其本天意何
詎可測哉問進取德秀言用兵莫急於人才而舉世所
屬望者將曾不數人莫急於財用而塞下之積枵然漕
浙米入汴漕淮入汴汴久湮而陸運勞費甚於登天故
曰難兼此二難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而易之言兵
猶以和扁繼庸醫之後秦一藥而代為之受責也且言
戰守之論不同歸於為國不當用相管元祐中原廉向
治惟羣賢自相矛盾故小人得乘之願深以為戒帝甚
嘉納德秀慨然以斯文為己任以洛閩學為天子推說
洛閩學遂大光於世了翁入對言陛下以大有為之資
而權臣竊命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
之時值得為之勢而又有能為之資臣獨恐夫外而百
官內而妃嬪效諛取憐者白乃今皇帝之為貴也乃
今可及太平為樂也陛下試以古今成敗審觀之深宮
之中可信托者誰歟廟堂之上可保任者誰歟事變亟
來可繫天下安危之重者又誰歟藩垣屏翰國無一焉
則陛下雖處至尊處重之勢而巍然孤立也何可謂安
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怠惜慈

懇言之而以聲色財貨為深戒帝甚嘉納至漏下四十
刻乃退兼同修國史侍講進吏尚書德秀召五閱月參
大政而病奏祠卒帝其悼惜了翁在經幄乞定道汝愚
配享寧廟乞收還係全史彌遠家御札乞定履畝稅寬
民力乞儲將材備緩急乞分別襄黃二帥功罪明賞罰
在朝六閱月前後疏二十餘上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
共政而忌者以知兵體國薦出督京湖軍甫二旬又爭
言建賢為非是復召入簽書密院事前後牽掣進退易
亟了翁力請奉祠去殿中侍御史李韶疏懇留不得無
何卒諡文靖嗚呼直輒敬德格天之告先憂經遠淪洽
于主心而入朝輒沮如哽如噎也豈非天哉非天亦曷
有君臣兩相求不相值如此哉悲夫蓋是時天子優游
不斷明不足以知人而學士大夫承上意所稱說皆洛
閩理學語語爛然文真質混而難知至臺諫專以攻主
身詆相為風采不復起已量物垂意於其功其悖者如
狂制之大見人輒噬其甚者雖養蒙庸回為世橋樑而
交激時亦各往往以去位待放為名高嘉熙三年相行
簡請老以少傳平章軍國重事而李宗勉史高之召為
左右相高之者彌遠猶子也始以復三京為非計阻帥
命不用而師敗天子信之以得相而怙權寵排正人相

六年父喪詔起復臺諫交論不聽將作監余元杰言大
臣身任道揆不宜居寵利傷民彝又不聽於是太學黃
愷伯等四十有四人上書言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
數開府時以和議墮士心以厚賞竊相位羅天下小人
為私黨奪天下利權歸私門今彌縫貴戚買寵貂璫必
得起復以快志夫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
行於大臣是率天下為無父之國也武學京學宗學生
數百人頌上書論之帝曰學校論雖正然已甚元杰對
曰正論乃國家元氣願上保愛侍御史劉漢傑言昔富
弼之起復止於五蔣希之起復止於三今嵩之六矣虛
相位待者三月矣願聽其終國史編年卷之五十八 十二月 四月 初 恩 肅選賢臣備樞軸乃聽
嵩之終器而以范鍾杜範為左右相無何元杰出謁
夕熱人作夜四鼓指爪裂而卒劉漢傑亦暴卒嵩之從
子環卿上書諫嵩之言切至無何又卒時皆億為中毒
堂食時至無所下飭者於是學諸生伏闕言言小人傾
君子者不過使之流離道路死于變煙瘴雨之鄉而已
金蠻煙瘴雨不在嶺海在朝廷乞付臨安府推鞠給使
者然卒莫能明也嵩之服除為臺諫糾從官所攻不復
用而杜範得相元老舊德次第收召用舊人共政嘉祐
元祐諸賢所建白具條曰行時孟珙握坐兵居上前游

政忌其功名疑難制馭以術範推誠心與結約狗圍瑛
感服效命元入五河搗壽春範命淮楊鄂渚二帥為捍
角禦之迄以克捷無何卒範台州黃巖人從其父
後天子年寢高頗狎諸近侍貴妃閭氏盛寵與內侍盧
允升董宋臣表裏用事而宋臣逢上意起梅臺芙蓉閣
香蘭亭引娼優入宮娛說之而外招權賄太常少卿徐
僞入對帝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歎以為清貧也僞對
曰臣不貪陛下乃貪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嬖幸
用事將帥非材盜賊竝起帑藏空虛羣臣皆養交安祿
而陛下孤立故曰貪臣一身自足豈謂貧哉又言今女
謂國史編年卷之五十八 十二月 四月 初 恩 肅閣宦化為二豎以處國膏育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
是從世有扁鵲將聖之而走矣帝為改容監察御史洪
天錫疏宋臣罪帝護之出手札云已諭朕自戒飭天錫
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
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會天雨土天錫以其
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今蜀中地震閩
浙大水上下窮遠遠近嗟怨獨貴戚閹宦享富貴自若
彌其大命近止陛下獨能與數人者共富貴乎會吳民
怨宋臣奪田宅事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用屬御莊
不當白臺官亦牒常平使者今罷推天錫曰御史所以

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而控制之則內外臺
可廢且劾允升言內司本止供繕修今動藉御前為姦
府而貪墨老吏逃遁兇渠咸竄名其中一隸名籍卽有
司不復得舉手按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
良民也疏留中無何罷去而讒者言天錫論糾相方叔
參政清吏實主之方叔清吏得寵近幸猶以爲未快略
臺諫上書詆二人朋私誣上乞深罪使天下知上獨斷
於內非旁落優落秩罷奉祠相董槐治閩學爲帝所拔
擢在政頗格戚里檢下而丁大全者戚里婢壻也面色
藍詣內侍得右司諫使客私於槐請結交槐曰吾聞人
臣無私交吾一心事上終不敢私結約爲我謝丁君勉
奉職大全度槐不已容也日夜求其短傾之而槐入對
怵言全姦佞不可用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
臣與大全初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而噤
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
與俱事陛下矣疏乞骸骨不報於是大全乃露章醜詆之
章未下夜半以臺檄調方隅兵露刃圍槐第給以詣大
理置對輿出北關棄道上譟呼散槐步入接時寺罷州
制乃下槐論大駭道路以目賈似道者姦人也少無行
性淫好侈有婦入宮見寵爲貴妃因見謂爲才似道

相家於燕遊湖上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煜耀語
左右曰必似道也明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嚴之或之嚴
之對曰似道大年氣習有開慶元年帝卽位之三十有
五年也蒙古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全
千壇攻海州大第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詔兀
良合台以反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路出師
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壅蔽不時開怒罷
判鎮江連寬貴州移新州至藤州死召吳潛相問策安
出潛欲帝遠避爲忠愛請遷幸帝主靖康中死守畫心
薄之問卿當如何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懷嘻
笑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立拜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
田東上編 續卷之五十八 十六 四月二十九日
軍漢陽以埃鄂似道度不能抗禦乃密遣宋京如蒙古
申請稱臣割淮南漢上梓潼兩路地爲界歲納銀幣二
十萬以求成大第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太弟恐內
變不得立而似道遣東適復至乃許京解鄂聞悉師北
去時事秘中外莫測也於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
殺俘卒殿突爲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江漢肅
清言宗社無疆之福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而似道定
傾再遣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加少師封
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等各進官
似道在漢陽時相潛今移軍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

江閩爲防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潛爲欲殺已也天
街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祿爲太子以謂潛潛不可臣
無彌達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默然於是似道陳建
儲議逢上意諷御史沈炎劾潛竄循州使武人爲循守
毒殺之於是似道專國政立威中外乃出內侍逢上欲
作姦者董宋臣盧允升于遠州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
守要地官子弟門客不得干朝政上矯拂帝欲中轄臺
省百司下蕭戚里宦豎威行於中外似道既稱臣稱
和之事恐一時聞帥心不服也乃遣官詣諸鎮會邊實
汗蟻之以罪於是制置使趙葵史嵩之等坐侵盜掩匿
各罷官償所侵而蜀急時湖南使向士璧捐家貲百萬
以佐軍方元逢似道意劾其帶未夥逮行都責賞士璧
瘦死拘妻妾徵之又以出督師時部將高達曹世雄嘗
侮已而懷功之謀出劉整恐泄之乃以事誅世雄廢達
而整亦以邊費見糾整以瀘州叛蒙古圍合州自二月
至于秋七月不解守將王堅守不下以蒙古主死而免
加寧遠節度使而似道深忌之謫和州堅抑邑死方鎮
楊息信州訓坊得以趙葵徵給錢粟募民守禦會者
至坊坊曰不可以累官撫自他萬緒餘不能辦乃
人二州而棄于城豈可開於鄰國得免徵於是似道
以國計空乏專倚造楮和耀爲非計欲計所爲利國實

邊者用臺臣言行古限田之制以官資品格制頃畝多
寡逾限度者抽三分之一回買克公田募民耕而歲收
其租始所買先富豪已乃敷派二百畝以下免最後雖
百畝之家不免矣直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爲錢四十
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多給緡絹各半
又多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得虛告破家失業者甚衆
有司勒回買不願者以肉刑從事有本無田以歸併抑
責自經者其官吏奉行不力者劾奪官不復叙於是置
四分司田官督民爲官耕者租即蕪并家所爲豪奪佃
民之數督併取盈爲公賦而佃民最病租失額責償於
田王田硤瘠租惡佃頑者責換於田主而田主又最病
會彗星出柳長竟天夜參半見東方迨日高始滅詔
殿減膳求直言中外上書者皆以爲公田剝下愁怨所
致似道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蓋自古而然
公田公私兼濟業成矣一歲之軍餉仰此以遂罷雖快
議者意當如國事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詩不云乎禮
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宜安心體國臨安府學生蕭規葉
李等上書近似道害民誤國黥配汀州尋復行經界推
排法于諸路而江以南尺寸地皆有稅作銀關一準十
八界會子之三而楮益賤物益貴民愈不聊生蓋餒遁

乘國三年而理宗崩皇太子禪立為似道所自立既踐位似道朝必答拜稱師相不名而似道數引去要君重其權堊永穆陵訖徑乘官還越呂文德報蒙古兵攻下沱急中外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趣起之似道至加太師封魏國公然下沱實無寇也尋復求去帝至拜留之樞密使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君臣無此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愕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深心術之帝在經筵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帝私語所嬖王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慙逐萬里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八 十九 五月十二日

三年乞歸養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三四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交臥其第外守之特進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中書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母養其中似道於葛嶺樓亭謝自半間堂延有美色者為妾與飲輒人無敢窺其內者有妾兄來立府門欲入似道曰傳授夫人當與妾兄共處則無嫌矣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不許私交實玩建多害於是似道五日乘湖船一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聽署宰相克位而已似道雖日於酒人狎客游乎然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幾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官吏爭納賂求職八年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雨止

升輅胡貴妃父顯祖為帶御器械使請如開禧故事却輅輿道還還宮帝曰平章云何顯祖謬應曰平章已允帝還宮似道大怒曰臣奉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預聞乞罷政且疏顯祖倚貴嬪輕蔑臣即日出嘉會門留不得帝為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為尼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故青官僚也知似道忌之居杜門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召用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之徙衡州仰藥卒似道既專恣甚畏人議已製宋士輕去就為高節要君又不愛官龍一時名士而以權術駕馭之患太學生言事加餼錢寬科場恩例啗之由是言路斷絕益肆意窮凶德不厭鄰國解之明年蒙古遣其翰林侍講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華編願鄂功聞元使至恐諸稱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真宗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害請入見及反國皆不報理示聞有北使謂宰相曰北使來事體備請似道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儻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不入見蒙古遣使詣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來詰復不報及劉整叛蒙古以為變路行省整為元書以南重鎮在襄樊襄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取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

請賂之置權場置場築堡裏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帶
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為盜掠頗顯築土
牆護互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權場成亦我之利也
文德為請又聽之於是蒙古築堡於白河口時出兵哨
裏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造戰艦習水軍圍襄陽三
年似道悶不以聞久之帝問襄陽圍三年當奈何似道
曰北兵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女嬪言之似道詰
其人誣以他事賜自盡由是乃莫敢言右丞相葉夢鼎
以不從似道意省部吏得譴夢鼎曰我斷不為陳自強
力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不求進汝強
委以相今牽制如此吾不食死耳似道乃悔求解夢鼎
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去相馬廷鸞亦請罷知饒州入
辭帝惻然曰丞相何不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
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於殷強固孔棘天下安危人
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惟陛
下與元老大臣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出夢鼎台寧
人廷鸞
六年樊城圍四年詔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帥諸道督
師援之范文虎以總兵數敗忌庭芝輕已貽書似道言
請得無聽命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似道喜聽之庭芝

約進兵文虎與妓妾擊鞠飲宴以朝命未下為解庭芝
軍不得獨進時元固守急庭芝遣使襄陽西北清泥河
左右無慮其府下覆之令家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
庭芝得襄陽鄂山民只從關收死者二千人求將得張
順張貴者二人厚資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絕素為諸
將士所憚因用為部將以行軍中諸將皆曰庭芝
曰竹園張二人下今日此行誓必死敵置還心皆非
心矢死者宜承其父母為敗辱皆應曰若於走人自奮
願會漢水生乘順流奔舟稍置圍山下越二日進次高
頭港乃結力陳舟各橫炭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以備
夜漏下三刻乃起出出下以紅燈為號貴為首鋒將士
卒以前驅殿之犯重創至磨洪灘而上時元布百餘江
面無間可得入順等斷鐵鉅橫者百餘艘戰百二十
里元六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上城中場久絕聞順等
至皆踴躍出外望勇氣百倍及收軍蜀失順越數日有
浮尸通流上被甲背執矛矢直抵浮梁來者視之則順
也身中創創六矢氣勃勃如生存諸軍驚以為神結隊
迎之入城入襄陽文虎固留與共守其勇猛出
擊蒙古軍還鄂乃某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者三日
續數十里撤星燈標之雄魚蝦小舟渡一人遇清即斷
之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既定
貴乃別文虎東下點視所部年有帳前一八亡去者則
書有過被楚楚者也貴驚口事泄天宜坐行或彼未及
知乃乘小舟斷鎖破圍疾力進元兵既出險夜半
遊擊之也貴目擊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
旌械紛披以為鄂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
前迎及勢近欲合則告元兵也蓋文虎元兵得逃幸報
二日以風水驚自疑退二十而中矣又元兵得逃幸報
先據洲以待貴味不自意戰大用所部受傷殆盡身被
數十創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木不昂元阿木令卒四人
昇尸至襄陽城下幸之呼曰誰矮矮張都統否此是也
守陴者皆哭城中器氣文虎以貴是附家葬立雙廟
祀咸淳七年夏漢水溢朝議請出師文虎不得已將衛
卒及兩淮舟師十萬軍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為伏以待

歲計已罪又以虎臣新進出已上無聞志元伯顏令軍
中作大筏數十探薪芻具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
火備不虞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
軍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乘風進搗
之前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遁
衆譁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
似道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道聞錯愕失措遽鳴鉦
收軍舳艫簸蕩乍作乍合阿木以輕銳亟乘之軍大潰
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道夜駐珠金沙召
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目貴曰吾兵無一人用命
者貴噙笑曰吾血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安出貴曰今
諸軍膽落安敢戰師惟入楊州招潰兵迎駕海上五
守死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楊州明
日潰兵蔽江下似道作人登岸揚州招之皆蓋是時呂
文德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於是鎮
江寧國隆興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異州
皆降似道至揚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太皇
太后持不許殿帥韓侂復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煥不能
難守靖康畫請堅壁爲議上未下即稱已不能與大計
乞罷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附似

道驟得政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來宜
中問似道安在對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即上書乞誅
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
一敗失待大臣之禮命奉祠詔除似道諸所爲虐民之
政放還諸宦謫者於是三學生臺諫侍從竝上疏乞誅
似道謝天下似道乃表自劾且言爲孫虎臣夏貴所誤
乞恩全餘生有旨令歸越終制留楊州不行論者言似
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還紹興
紹興守臣閉門不納削三官居婺州婺人馬露布逐之
徙建寧臺諫言建寧實朱熹講學之闕里雖三尺童子
亦知向方聞似道名皆欲唾其面忍見之乎乞遠竄荒
徼禦魑魅乃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已殛死其
黨竄殛有差元祐泰州孫虎臣諱元祐土與苗根似道
軍寧之開元寺待安高數十人虎臣悉屏遣驅之行極
輻蓋其行秋中每各呼似道營厚百端一日入古寺
至於此似道不能對至泉州趙鼎李自漳州還賦詞汕
斥之以道俯首謝次每語鼎淡雅虎臣曰水清其何不
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我不死侯有詔即死矣十月
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即
廟上拉其臂殺之陳宜中當是時國勢岌岌王煥與陳宜
中並相不相能留夢炎自湖南入覲宜中請相夢炎而
求去太皇太后曰毋藉此違難以煥老爲平章學國重

事而宜中夢炎乃竝相論曰日備氏吾以爲以爲解天下之義亦奮請去使進留乃止命終督養世傑
中興門學元倫謂二州以一人督師不聽世傑之舟師
及元戰於山影續倫後言曰吳興去古所咫尺豈不
知而必爲此者以人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必大出
督而後有振也今以一而並其府而六之之不出即
諸將執紼使也夫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
此時尚堪幾幾也臣所不待其職又不符其言乙罷下
幸太后以宜中故位爲名高重之京學生劉九皋
等伏闕言其罪累言趙鼎趙鼎皆棄職適宜中乃諸
使過之其報私恩令鼎與趙鼎皆棄職適宜中乃諸
少卿之羽軍文天祥與勤王信讓而江陵之元兵薄
西門當出督而畏縮諸將勤王師不遺呂師夔狼子
野心而使之通好張世傑陸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
兵而用之於陸臣恐誤國不止一事也宜中以見科
爲名得遁去使者四輩召不至時議以九皋等論劾宜
以親之爲解太后自書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
遣其母歸之乃起召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

敵可却也宜中以爲濶不報時元伯顏分兵爲三道右
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
澈浦華亭伯顏將中軍趨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
降破相繼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清士大天陳乞差遣抑
士人覬覦恩例以爲公元陷廣德始倉皇發臨安民年
十五以上皆爲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伙入援
招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
諫議文天祥右正言李綱等又十人皆遺劾列蕭然簽書
樞密院事文天祥以劾將譴臺諫劾已章未上亟遣太皇
太后詔召朝臣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夫以禮吾與卿
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一策救國者而內之
庶僚時官辭次外馬守令委印乘城身目之司既不能
爲吾糾繫二三執政又不能爲之倡率平日讀書
自談謂何而撓蹕宵遁生何面目對人死以見先帝
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御史臺覲察以問以堅
爲左丞相常傑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文班止六時勤王
人相尋罷獨三學諸生矢死不去放釋楊出身時勤王
師尚三四萬人注東閩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張世
傑議以爲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敵後國
可及守也宜中白太后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其辭已
急甚乃遣柳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不
許求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以詞片勿有棄經權
誓執教有人我是以則錢氏終上李氏終降皆改國
故事何多言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太之小兒又何必
言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之及
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

我聽還顧欺我不息還耶脫簪珥授之地遂閉閣群臣
請見皆不納而伯顏軍亭阜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冊
國璽以降然中自慙是夜遁於是伯顏入臨安帝太后
蒙塵二王起闕廣平臨安不復都帝諱景度宗子昀日
七月即位大霧晦天目山崩王諭章鑑為左丞相並
樞密使以直學士督諸路軍馬孫虎臣總攝左右丞相
正月元術江州南東池州安慶德安皆降二月似有
以精兵入衛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為右丞相李
兵入衛似道免其相相鑑進召王檢以宜中為左右
相兼樞密使二月元術建康有星二屬中牙一星隕元
術王與安撫浙東府紹興六月朔日食諸州皆降
元術家子淳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散夢炎為左丞相
相並樞密使督軍秋七月似道放州州籍家歸左丞相
續相宜中遣樞密使召王檢以宜中為左右丞相
十月宜中復相似道逃死十一月左相夢炎遣陳文
參知政事元術獨松關湖南州軍陷二年春正月吳
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元術亭山遣使如元軍韓平不
許元術伯顏遣宋宰執交見資政殿學士文天祥韓平不
見止宜中表奉博國降二月朔日中有星二屬中牙一星
伯顏入臨安元術據江沙上而營太皇太后望于海元
日海有雲潮大作洪興三日不至伯顏以賊兵為
浙大帥府取太皇太后詔及三省樞密院機諭州郡降
附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印告章印官印
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才相印告章印官印
趙氏後伯顏許為祈請欲盡宋宰執如元軍都統
儒林不伯顏許為祈請欲盡宋宰執如元軍都統
宰相北行伯顏賂自免獨該翁廷不屈以為祈請使可
得乎未決也二月伯顏學士天祥與諸將議使
如燕福王與伯顏約入元軍伯顏對之皇太后及
帝請見伯顏伯顏曰未入朝不可以見而帝及太后
北入朝是月丁丑帝蒙塵年甫六歲福王與諸將
欲度京母陸夫人黃氏開麻仲三學生皆惟太皇太后
請以疾辭帝至瓜州制置李庭芝使姜才守瓜州使

軍黃連馬不克吳堅等至燕所請不得命諸中實
慶元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時諸公見以
太后則北至燕封壽春郡夫人已方元師迫時詔吉王
是進益王判福州信王昀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
鎮為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夏也追范文
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
留就死緩追兵乃陽為二王留也者止而待元後以太
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欲逐召二王還沈之江二王
及楊淑妃待步匿山中七日走溫州陸秀夫蘓劉義等
追及從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於
定海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
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
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撫
吏民檄諸路同舉王室王入閩將士多自歸兵稍振夏
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即位於福州是為端宗景炎元年
升福州為尊母楊淑妃為皇太后同聽政建上德祐皇
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廣王昀進衛王昀中李庭
相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是日郊赦黎明有大
宋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張世是日郊赦黎明有大
文天祥自元軍汎海至以為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
元與伯顏之北至燕紅車載客計許等十二人問關渡亡
天祥乃自與如揚自揚入溫州自溫州至海至福州拜
右丞相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許不許以相家使天祥

豪傑江准敬還溫進取陳宜中自以東溫州人開其
元允衡州故相新會令曾逢龍知兵會江西制置潘俊死之
部州州將呂師夔人海州逢龍死之戰死師夔人海州
弟與溫觀子孟使監軍趙由瑛察訪帝航海至泉州泉軍
亂如潮州帝至泉招撫使潘壽庚求諸請駐蹕世錄
庚則海船不令自便也世錄不繼之歸已而前小具
降元宜中奉命赴潮宗室及士大夫與之在泉者
知軍陳文龍死之帝州次惠之海豐至廣州轉徙使
良臣迎帝入州治世二年春元陷廣東諸郡使
州出江西帝駐秀山二年復與化軍文天祥是具自海
化事陳文龍死之元將務出板橋呂師夔元陷廣州十二月
帝有疾悸而疾元襲并海復航海相宜中通死三年

春二月帝舟還廣州元陷重慶制置使張珪死之西川
殺死三月駐潮州夏四月帝崩年十一先是陳宜中
札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秀夫亦悉心經營
已而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之曰今何時猶動以
臺諫論人乎宜中慙召秀夫還行在時天子播越海濱
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對羣臣語猶稱奴獨秀夫儼然
正笏如治朝或時於班行中潸然泣衣盡濕悲愴動左
右端宗崩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
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
具士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與為國耶乃與黎

共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罩空上既入宮
祥興上少帝尊諡曰祐文昭武皇帝廟號端宗大奸仍
同賊敗陸秀夫為左丞相張世傑為樞密副使孫劉黃
開府儀同三司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匆遽流離中猶日
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遷新會之崖山山在南海
海中島雷化犬牙與奇石山相對如壁龍淵沙所從出
入也故有鎮戍時官民共尚二十萬廣右諸郡尚有出
宋守者世傑不規城守謬以為崖山天險可扼以固
帝守崖山遣人入山伐木營行宮殿曰燕元場太妃居
之升高州趙祥興府資糧饒於諸郡造舟楫器仗至十
月始罷秋八月月會南斗有星隕于崖山不復見紅大
如箕中爆烈為五冬元分道入廣閩右相天祥敗績五
坡嶺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在崖山元張弘範由潮陽以
舟師迫崖山二月戰崖山師潰師寒海口則我不能再進

退矣蓋先據之幸而勝也即勝猶可西走世傑以
在海中日久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曰我輩在海何時已
乎遂焚行朝草市諸大舟千餘作一字陣海中已
外帥貴以大索四圍起樓棚如城寨奉命若其謂為死
守計人皆危之崖山北涉舟楫不可入弘範乃由山之
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計動
弘範縱火世傑命戰船皆塗泥縛長木柱之舟不焚弘
範道所繫船之不可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等承用
已云久承用已新汝尚欲飲弘範士民亦不應弘範乃以
舟師海山出師弘範南望弘範道士如提傳病海水飲
之才飲作嘔池乃大困一月有黑氣出崖山弘範乃
早潮退攻舟之北世傑以舟女殊死其北午潮上元
中軍樂作世傑軍少懈而弘範車驟攻其南俄一舟撞
旗已諸舟搖搖皆什軍大潰會日暮海勢大作起尺
不相辨弘範乃與孫劉黃維以十六舟奔港去帝舟
皆不得出相秀夫走帝所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
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不可再辱即負帝沈海中後

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水上首十餘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世傑行

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拊膺

大慟曰吾所爲忍死艱關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今

無望矣自沉死世傑葬之海濱潰衆稍集謀入黃而颺

作將士世傑登岸也傑登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

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未死者庶幾敵

兵退立後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愈其世傑亦

自沉死而宋亡自宋南高宗以建炎丁未立國至祥興二年已卯又百五十有三年合計宋三百一十七年

論曰自高宗禪而康惠後有天下歷光寧二世又絕而

宗起微細宅尊又無嗣母弟子立焉於是燕王後亦

竟有天下然宋祖得神以掩取其亡也以幼君謂天

不影響哉寧宗以舊學故召用碩儒引拔善類乃無何

至以學爲禁理宗於儒學數然矣明不足以格物與

史賈相終始少蔽而不知末哉末哉度宗之世大務擅

國譬病勢奄奄無復生氣而令庸醫焉迫之哀已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八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九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后妃內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宋初因唐五代制皇后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有昭

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有婕妤美

人才人各九如前代獨六尚局稍增損於其舊真宗時

置淑容順容婉容並從一位昭儀上已又置貴儀位淑

儀上諸婦職遷敘皆中旨下中書宣學士院命詞

昭憲太后杜氏定州安喜人太祖皇帝母也家世積善

歸宜祖治家嚴有澤周顯德中封南陽郡夫人陳橋之

變太祖遣親吏楚昭輔馳以白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

乃今果然既即位母爲皇太后太祖拜居廷上寶冊羣

臣從稱慶后愀然不樂久之謂帝曰吾聞爲天子大艱

難置一人之身於兆庶之上御得道乎則此位尊榮一

失其道求爲匹夫不可得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後不

豫命帝次及傳晉王而崩語具帝紀中謚明憲乾德二

年改昭憲太后有足今人太祖受命密琦先卒昭憲

入宿衛勸諭京邑盡內諸宰監人保寧國軍節度使

任命司對郎中姚恕判軍事佐之已而決計廢改文都

軍節度使諡溫肅帝追諡左右二十年勅農務本氏

便安無驕色伐北漢上言奉所部奉太原帝念其年

者不許卒趣駕臨其哭之勸諭王公

太祖元配賀皇后開封人右千牛衛率景思女五祖與
景思同宿衛相愛為太祖聘焉顯德中封會稽郡夫人
生燕王德昭薨繼室邢州王帝即尊追冊賀為皇后詔
孝惠而王皇后正位中宮乾德初崩諡孝明宋皇后洛
陽人左衛上將軍偁女母漢永寧公主也幼隨母入見
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中繼孝明而後太祖崩太宗號開
寶皇后者也崩諡孝章太宗以非元配罷不成服祭饗
別廟諫官王禹稱以為言不聽神宗時始升冊焉史稱
孝惠動有禮儀孝明恭勤孝章柔順皆賢日王繼勳等
亦多都度候權特衛行多不法太祖念后不罪也後分
司馬為三司馬各治一司命雷德驥鞠之具休手所殺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九 五月二十七夜
奴婢百餘 太宗元配尹皇后相州人刺史廷勛女太宗
微時薨繼符皇后諡王彥卿女周太后妹也太宗為晉
王娶焉封夫人薨帝即位追冊尹淑德符懿德皇后李
皇后上黨人刺史處耘女雍熙元年立性恭謹撫諸子
及嬪御甚恩真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崩諡明德而太宗
有妃曰真定李夫人生楚王元佑後夢日輪通已承以
稱光耀燁然驚而寤生真宗無何薨真宗即位追尊為
元德皇太后繼王彥卿者宛丘人唐莊宗為親從指
丹國晉師賜姓曰王水人馬多渴死又居下風不與
也彥卿嘗謂諸將曰與東手執擒乎無若從死中求生
衆遂奮諸將兵說出其後順風前擊之契丹大敗殲
呼將王馬病不飲斃必垂而呪曰豈符王耶漢改鎮

光加中書令封王太師即位加太師以女生而中
端端不自保得王妃薨太祖聘其季女安其心
謙克自下對賓客終日談笑語不及世務一戰功每
春乘小輿從家僮以遊計選保如此卒年七十八
縣鎮公事主簿樂詣相西孫外孫九風使焉之計
詔益善狀安得無詔果以賊重民河東刀河合諸
勢河由是安累西上闕門卒○詔皇后有子日
李昭亮為人勇悍事累殺前副都指揮中雖以恩
進然習軍統宿衛嚴肅易為怒卒博學敏於書
補誅其首者禁旅肅然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吏治
通敏委任僚佐仁宗以塗金紋羅書親勳勳中書令
馬從定州勳自言老不仕遂授景靈宮使卒中書令
諡良 與宗元配潘皇后大名人武惠王美孫女也帝在
韓邸娶焉薨繼郭宣徽南院使守文女在襄邸娶焉即
位為皇后諡約惠下戚里朝有服御華靡者必戒勗兄
子出嫁獨出其裝齋佐之終不為祈恩也崩帝嗟悼諡
莊穆而潘夫人冊為后諡莊懷後從章聖號具改章劉
皇后蜀華陽人祖延慶晉漢間古驍衛大將軍父通虎
捷都指揮使母龐夢月入懷而娠后生父卒母家旁落
無依外兄龔美者以鍛礪為業攜之入京師真宗為襄
王時后年十五以善播鼔得侍太宗聞之怒命斥去王
憐之不忍置宮指使張者家養焉及即位召入宮為健
婦欲冊為貴妃相沆持不可而止章穆崩妃德妃矣帝
欲立為后相迪學士億以為妃所從出微不可以竟立
事具帝紀中后性警悟通書史處宮闈朝典國故具記

賞為信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待之炬舉而水具沃之咸有頃供奉張茂則以衛士至賊就禽本賊所以禽滅者以後靜重應幾敏疾有道也時張貴妃者以巧慧善承迎得幸帝欲以靖亂為其功進封后意泰然以外庭持不可而止妃怙寵請假后蓋出游帝使自請后與之無難色妃喜以告帝曰置之外庭不汝右也已閣內姬與卒亂祈貴妃乞貸帝許之后不可具朝服見請論如法曰禁掖非法不肅不得請移數刻不退竟論如法英宗方四歲以宗室子入禁中后拊鞠周慎入為嗣賢策居多帝暴崩后悉歛諸宮門鑰置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至奉以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疾以羣臣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之為聽疑未決曰遲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立決也檢扼曹氏及左右毫不假借宮省肅然帝疾愈撤簾諸具帝紀中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神宗至仁孝所為承迎缺悅者竭誠慎從登既必先後扶掖太皇亦慈愛天至帝退朝稍晚太皇必自至屏屏後候之持膳飲食之也帝以太皇春秋高弟佾老數為言請召見不許已佾久疾瘥入見帝曰舅不面太皇久矣少憇內東門朕自啓之乃得召帝引見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二亭偕詣閣少選帝

先起欲令佾久侍得伸親親恩太皇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夕語之曰郊祀近吾累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帝請問今民所患苦以青苗助役告帝為悚聽為安石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欲有事西夏已詰閣白太皇曰師行必糧食賜予今備乎必簡鎧仗必練士卒今精乎對曰已辦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事誠捷不過紫宸南面受朝賀而止一不捷則億兆生靈所繫命不可輕也誠可取太祖太宗先之矣帝為感動然不能自還蘇軾以詩謗訕下御史獄太皇已違豫聞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甚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耶据撫至於詩過微矣吾疾今篤不可以寬濫傷中和帝大感動軾獲免疾甚帝侍疾夜不解帶者旬日崩壽六十四帝毀不勝哀冊諡慈聖光獻皇后葬永昭陵進佾中書令曹氏以推恩進官者四十人而仁宗有周貴妃開封人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復誦晝夜不解衣四十年徽宗時乃卒年九十三諡昭淑有淑賢妃在禁掖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則云佾和易美客儀通音律英壯自右神宗每歲皆以佾退朝終日誦未嘗一及政也終光貴宗每歲皆以佾退朝終日誦未嘗一及政也終光貴宗每歲皆以佾退朝終日誦未嘗一及政也終光

其無乃朕禮遇急也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作既惠民河水灌之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弟皆讀書知義客有帖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橋之頗能詩為梅堯臣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誘熱國典故有武惠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弟堯封皆舉進士堯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官卒后勿堯佐不收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院使諫官包拯陳升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能諫又從使不陵危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以宣徽使判河陽帝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
英宗高皇后亳州蒙城人太尉瓊曾孫太尉瓊者真宗
時助相準決幸澶淵畫渡河者也祖繼勳節度使母為
允憲皇后女兄故后鞠宮中時英宗以宗室子鞠中禁
年相若光獻命配馬入濮邸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顒
帝即位冊為皇后仁明有至德動循禮廢事光獻忠
敬竭婦道帝疾病兩宮有諱言后益祇稟詣合卒以調
帝疾平第殿內崇班士林者供奉久例當遷帝以謂后
后謝曰妾幸遭逢備位士林升廟籍已泰豈宜援先后
家為比復遷秩乎帝悅從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
慈宮帝欲為高氏營大第不許但斥望春門隙地以賜
凡營繕費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曰不敢以國公帑為
私家費也帝不豫立皇子延安郡王為皇太子請太后
雜同聽政是日太后下簾見珪等撫王泣曰兒孝順自
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祈福喜讀書誦論語七

卷矣絕不奸弄因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賀是
日敕岐嘉二王毋得輒入內起居又陰製十歲兒一黃
袍為踐祚倉卒備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時海內為
新法所患苦太后屢為言神宗以法為已所自立愼之
未改也神宗崩太皇與夫上順流更始即罷免數十事
百姓驩洽若更生召司馬光呂公著于洛屬以政又起
文彥博於洛為太師三人至皆遣中使迎勞訪政焉諸
大臣忠邪貞佞如辨蒼素委任者舊終始不疑放姦邪
屏斥弊政頃刻立斷也華孳以保養帝德佑安天下為
心每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故臨朝九年
而朝廷清明宗內康復華戒底定諸具帝紀中后從父
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垂嚴初相確欲媚太皇以自
固因言西師敗非遵裕罪乞復官太皇不可曰靈武之
役塗炭生民者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已徹旦
不寐惘惘也用驚悸致大故今免刑誅為幸吾何敢顧
私恩違天下公議乎確慚慄而止已用邢恕畫以定策
自為功為流言播之已游車蓋亭詩陰指斥亦實自為
地謫嶺表大臣請寬之太皇曰方先帝違豫時吾以皇
帝所書佛經示宰相獨王珪前奉質於是日定儲確何
與焉且皇帝以子繼父當有何間而確自謂有定策功

造事端為異時眩惑地乎吾難明言託訕上逐之耳此
宗社大計怨謗不恤也廷試天下士有司請循天聖故
事帝太后皆御殿不許受寶冊請御文德殿太皇曰母
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我常御哉就崇政
足矣黎明堂禮成請御會慶殿皇帝恭謝百僚賀太皇
手詔言皇帝臨御宇內晏安克饗天心再講禮祀吾何
功勤與被斯福吾自臨決萬幾祇畏菲薄其敢自為功
引先后為比乎其勿賀元燈宴中請迎太皇母夫人
入內觀太后曰夫人祇樓皇帝必加禮是以我故亂天
下法也不可命中使餽燈燭以為常姪公繪公紀例轉
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還一秩汰冗官詔捐外氏
恩四之一為宮掖先宦官宋用臣以罪斥祈神宗乳媼
乞哀后見媼來迎謂之曰汝非為用臣遊說如異時求
內降撓法耶吾斬汝矣媼叩頭謝不敢天下稱以為女
中堯舜元祐八年秋太皇疾不豫宰相入問疾帝在侍
太皇曰朕垂簾九年矣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
否獨馬至公外家男女病死皆不得一見言訖泣下又
曰今所改先皇帝時諸政本先帝遺意先帝追悔往事
至泣下言家宜深知身沒後計必有調問官家者宜勿
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賜出

社飯否對曰未也趣以頒曰公等歸喫一匙社飯明年
社飯時憶老身也又顧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明肅垂簾時勅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初仁宗盡子道
卿必濃之崩上尊謚宣仁聖烈皇后後二年章惇蔡卞
邢恕等造不根之謗亂視聽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而
定高宗刊正國史詔褒錄后家諸舅皆追王官從孫十
餘人始遷祿復武勝見鎮洮州知軍事刺州功岷
河岷學破之道龍神衛都指揮使涇原師清州鄂州團
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從弟惠基為供奉官
仁宗族人以法命遷惠基約東遷惠基率其家屬自
紹聖之禍不及為從姪士林累崇班殿直喜儒學自
紹聖中子公紀性儉約異聲妓無所好奉祿悉給諸
親任子均及孤遠而知西上門事世則從康王
康王中寢廣不少離王即位崇德軍節度使進開府儀
同三司 神宗問皇后河內人相文簡公敏中曾孫也
治平三年歸穎邸神宗即位為皇后哲宗即位為皇太
后太皇太后命葺慶壽宮以居辭謝曰安有太皇居西
內而婦處東者不敢乃即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
后太后敕向族勿以女真選中族黨援例干恩澤輒
不與紹聖中明宣仁保護功甚力帝大漸決策立端王
諸具帝紀中垂簾時悼卞所斥逐賢士大夫畢收用廷
臣引故事御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以請持不聽其上
言肅召故老寬後息兵愛民崇儉則喜見顏色立行之

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賴太后外慰撫二茵內潛圖復辟成社稷功見帝紀帝復位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事之益嚴金入冠帝幸建康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如洪州復命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從過落星石宮人舟憂溺者以十數惟太后舟完至洪州金自大冶趨洪州康珪奉太后如信州金追迫太后間道達太和覓舟舟人起為亂楊惟忠立潰康珪遁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行至虔州而免是日太后幾殆帝自航海還臨安諭輔臣言朕初未識太后而太后來自舊京視朕猶子也今遠在數千里厭於兵當亟奉迎愜朕朝夕慕念之意立遣宿衛帥以迎治行宮西殿治持之便朝夕至帝親迎行宮門外入宴侍徧問所過守臣治狀疊疊也太后誕辰帝張宴宮中前上壽歡甚太后忽潛然泣數行帝請故后慨然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而為姦臣所詆誣深痛難詔下明辨而國史未有定吾豈在天之靈不無望於上也帝聞之悚然明日命范冲更修神宗哲宗實錄諸姦詆誣狀畢露本后歷之也語具經籍記帝事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舊新品物必先獻後嘗及得疾旦暮侍衣弗解帶者連夕崩帝以繼體之重從重服凡喪祭壹用母后臨朝儀

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五十人后節儉謙謹有司月供至于絳而止諸上書請避太后父諱者不許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敕忠厚等毋得私第謁宰相毋得與朝政干恩后既崩詔擇地瘞殯事平歸園陵祔神主於哲宗室位昭懷既傾太后而自立諸臺諫論爭者皆獲罪徽宗初冊稱元符皇后數干政以不謹聞為左右所摘發慚自經而太后竟壽考尊養以榮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初后居隆慶宮易武備明宗立勸進元勳恩命忠厚等以非國典相進開府儀同三司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克勤使後山史之編卷之五十九十五十一百刀一法成貴秦秦拾遺為總護使除忠厚樞密使代行事世謂言官引故事論列州郡改判建康秦拾遺事孫思欽作一湯時忌劉上之得見樞密中丞磨大元配王皇后開封人性恭儉帝在端邸娶焉既正位生欽宗而鄭王二妃競寵后待之均平關堅承寵妃意為詆誣命置獄訊無迹罷已見帝無一語及上事帝憐憐之崩諡靜和而鄭皇后繼立后開封人小欽聖押班以賜焉貴妃端謹善承帝意帝欲以后族子心中任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用之姑今乞他職可也已廉得其招權賄事乞斥絕汴京破從上皇北遷崩五國城

替宮歸入境納聲衣柳中合攢永佑陵謚顯...
韋婉容實生高宗從北遷建炎初遷尊為宣和皇后...
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為比尊皇太后三代俱追...
帝以太后未歸日舉感欲急和議成金許歸太后太...
后慮虜反覆度方署役者必憚行乃陟稱疾云須秋涼...
乃發已稱貸于金使得金三千兩犒役者役者畢集...
集為用即起持官兼程行帝親至臨平迎見喜極抱持...
泣入居慈寧宮先是梓宮未還詔中外母用樂至是太...
后生辰行慶壽禮始用樂謁家廟親屬遷官者二十人...
太后謂帝言兩宮給使人宜相通不則分彼此問言...
所始也年八十崩謚顯仁太后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
壺斥不用用塗金得供進財帛積內庫後喪葬費仰焉...
欽宗朱皇后亦北遷并問不可得知矣...
屬半時絕不與動政乞歸留父太師鄭紳和留姪孫曰...
與喬下少叔父人親之分以賢不受諱以中義莊諸族...
巡幸輿衛官行憲案江東以珍軒建康帥請治行宮備...
守令咸否其法帝曰建康帥務習吏事命是江東刑...
即派乘冠冕及玩法法建康帥與高檢法更相為格月...
分界吏更不得為奸建康帥與高檢法更相為格月...
綱運為鈔法與喬紳不可海元餘來去不常調兵防邊...
常無及也各置澳其地寇至不次請率民兵相援更...
急帝嘉納如成州州其地寇至不次請率民兵相援更...
知對帝事知成州州其地寇至不次請率民兵相援更...
括涉補補之而克修學宮立義塚定民食升法教民...
以恩恩茅即大治寧宗立知明州兼沿海諸使而...
老卒即大治寧宗立知明州兼沿海諸使而

與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皆有位於朝○顯仁季...
第口常淵慕橫不循法帝慮其有過難行去遷顯仁...
子封平樂郡王迎境上賜即奉別請賜以在內不得還...
帝封平樂郡王迎境上賜即奉別請賜以在內不得還...
州安置數年復高宗元配邢皇后開封人初為康王...
夫人王出使留京師從三宮北遷帝即位達立為皇后...
虛中宮以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得以梓宮還謚懿...
節而吳皇后乃立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入康邸國多...
難常以戎服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和...
以他所而免航海有魚躍入于舟后曰此周王白魚之...
符也帝悅進才人久之進貴如顯仁太后還命冊為皇...
后顯仁性嚴肅后躬承起居務順適其意繪古烈女圖...
置左右為鑒取詩序之義扁堂曰賢志詔育宗室子于...
宮中張才人育伯琮而后所有者子曰伯玖及定儲后...
請于帝曰普安天日之表可立也決立為皇太子而出...
所字子伯玖居紹興高宗內禪后稱太上皇后累加壽...
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高宗崩孝宗欲迎還大內...
以養后以高宗几延在德壽不忍去則所御殿名慈福...
居焉與帝語用人必曰宜崇用舊德嘉王入侍少勉以...
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為先孝宗崩加號壽聖皇太后用...
趙汝愚議定策立嘉王宗廟以安及汝愚被貶顯太后

力為言乃免光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年八十三崩
謚慈聖懿烈皇后諡曰慈聖懿烈太后之號年八十三崩
察煥宗澤忠勇節恭儉自勵諡曰忠勇節恭儉太后之號年八十三崩
並以恩補官皆好書有師法益發學識女又益王繼
先相引重故姻族皆美官所連帥以擒賊以文資累直
後遷顯仁太后葬為贊官總議使進少保孝宗即位進
太師以奉寧節王卒諡莊憲蓋亦全節度使累以保
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金著節 孝宗元配郭皇
后奉直大夫直卿女也入普安邸為夫人生莊文太子
魏惠憲王及光宗薨贈福國夫人帝為太子追封皇太
子妃及受禪追冊為皇后諡恭懷後改成穆已立夏皇
后夏皇后者袁州宜春人初與丹陽謝姬並入宮為憲
聖閣中侍者孝宗在潛邸失郭妃頗悼鬱憲聖輟二姬
賜焉即位夏進賢妃謝進貴妃踰年上皇命立夏為皇
后崩諡成恭謝妃侍帝過德壽命立夏為后性儉慈減膳
半每食必先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光宗之上
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為皇太后光宗崩加號壽成
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崩諡成肅初成穆早世以宗待郭
皇后生有異徵夏父奇之納宮中而父居益因賜袁州
宮僧舍以沒后貴訪其家得母第執中與其妻以來或
兩使更配貴族為后華不徒后親為言執中學漢宋從
吾以對后不能無執中女外賤失德無他長既貴始從
師學作大字工已後習騎射射命中高宗誕節行慶
壽禮近戚親覲現以獻執中御入書一人有慶壽

金使豐服孝宗欲召用辭曰臣等不勝任他一無
宗立加少保全足矣寧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入恭邸生
嘉王光宗即位為皇后於宋諸后中獨諱妬且帝絕寧
宗立尊為太上皇后崩諡慈懿后父李道舉賜宗諡
使以開累功至捧日天武四衛都指揮使知荆 寧宗
南卒以後貴封王孫考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元配韓皇后忠獻王琦六世孫寧宗在平陽邸娶焉已
為皇后崩諡恭淑繼楊皇后少入宮忘其姓記其家會
稽人有楊次山者會稽人稱為兄因冒姓累貴妃恭淑
崩后與曹美人俱幸韓侂胄勸帝立曹而后機警涉書
史知古今帝愛而立之后深銜侂胄金索首造黨者后
命次山及禮侍郎彌遠謀殺之彌遠貴用事帝立宗
室子竑為皇子皇子不平理彌遠帝大漸彌遠囚次山
于谷以白后廢竑立昀則理宗也見帝紀尊后曰皇太
后同聽政人多言本朝世有聖后於垂簾宜俾也次山
季子石獨曰事何容易昔仁英哲三宗嗣位或年幼冲
或生由撫育母后之臨朝也宜上春秋長矢熟知天下
事不歸政必且有小人離間之者即密疏漢唐母后權
制得失以聞請謝收太后即擇日撤簾後以尊號曰壽
明仁福慈睿皇后崩年七十一諡恭聖仁烈恭淑父韓
父從良中從貴以庶里知開門帝之立有力焉因稱
國母勢重乃而同知開門帝之立有力焉因稱

子手書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念先帝乎見者爲墮涕
 已竟北狩崩於燕 慶宗全皇宗理宗母慈憲夫人兄
 子也父守潭死事理宗爲太子納妃后以慈憲故得在
 選帝召曰爾父没王事每念之令人哀后對曰妾父可
 念湘湖民荼毒尤可念也帝以全女言辭甚令深異之
 得之度宗崩尊爲皇太后從德祐帝北遷爲尼正智寺
 而終當是時內宮北至燕安定夫人陳安康夫人朱同
 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白縵死朱夫人遺詩衣中云旣
 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
 一貞元主忽必烈狄性也恚之命斮其首懸皇后寓所
 而楊太妃及女晉國公主自沈於崖山語在本紀中
 宋

帝以疾狀數求入對曰陛下當體朝朝不宜自退託
失天下望神宗初城濮兀端恩書趙普諫北伐以上
卒歸府儀同三司端恩性仁恩書公士貴器之
起復籍不拜入端恩卒州走其器歸其孝友如北
其後有張義誠尚英宗女紹聖崇寧中以
黨禍奪節人觀勿復節度寧遠使武卒
論曰自姜嫄任姒造周而女德無極雖漢唐盛世恒寵
溢以僭也逮宋而高向孟內助母儀卓然尚配于有
周雖其外戚終不聞驕溢之為患故有宋之家法特盛
也乃神宗忠養光憲高宗禮事隆祐孝宗奉慈福洽懽
亦足為帝者師矣故附之內紀

宋宗室王傳

始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匡義廷美季光贊太祖受
禪時光濟已卒追封邑王改曹王光贊天封襲土改岐
王而匡義易名光義封晉王則太宗也太宗立廷美封
秦王用驕恣廢具帝紀廷美徙居陵子十人免官廷
疾子承慶即股肉為養卒贈王承慶卒贈公克繼恭
業隸仁宗日朕家四水也訓子第力學一內登科至
十有二人孫叔部星祐初進士及第皇族及第自此始
德隆守沂州廷美子賢者曰德美判沂州生責時
肅聖即公卒贈王德文好學工文數言頗得名士為師
友特命翰林學士協贊與之游慶曆中太祖四子長
甘宗室四王德文進東中即王進中王太祖四子長
德秀仲德昭叔德林季德芳德秀德林人無後獨燕王
德昭秦王德芳有世家德昭事具帝紀薨贈中書令封
魏王改燕王所謂燕懿王也德芳至同平章事薨贈中

書今封岐王改秦王諡康惠燕懿王五人曰惟正曰
惟吉惟固惟忠惟和秦康王子三人曰惟叙惟憲惟能
惟正封樂安郡公早世無子惟吉生彌月太祖命有內
廷五歲作弱弓輕矢樹金錢為的戲習射命中太祖奇
之太祖崩惟吉裁六歲晝夜號不食累日太宗今日侍
食後八年出閣授開州觀察好學善屬文每誦詩至蔡
我篇輒涕泗交下真宗即位加使相薨贈中書令南陽
郡侯諡康孝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獻加太尉惟
山左干牛衛尉惟忠團練舒國公惟和好文學以禮法
自將永清軍晉後清源郡公慶曆中仁宗紹懿王後
以惟忠子從需襲賴國公惟以惟吉親賢追贈冀王而
惟吉子守異以冀王後最長封楚國公守異子世清友
愛諸弟作棣萼會邸中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號王熙
寧中神宗詔放太祖後玉牒屬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使
從獻郊廟世勿絕而康惠孫從式最長為安定郡王累
保康軍節度卒贈同平章事封榮王諡安僖而賴公從
諱子世準又長襲王世準為人內恕外嚴無玩好至保
靜節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曰成王第世間襲世開惟
和孫也學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子神宗召對使殿
論事其舉至秦國軍節度留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曰

信王世維襲世雄亦從諫子少力學知名徽宗時以行
尊得襲知太宗正事卒贈太尉封瀟王以從諫弟子世
福襲卒謚儀王世準而下皆燕懿王後而康惠曾孫令
蓋長又得襲蓋汴宋安定郡王封燕懿後四人康惠後
三人紹興初詔紹封如熙寧而燕岐二主後爭請襲禮
官言燕懿太祖長子後當襲制曰可而令時嗣安定郡
王今時德昭玄孫也能詩元祐中學士蘇軾愛其才薦
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顧德行何如耳庸詩何爲不用
軾被竄顧坐交通罰金已附內侍譚稹進積官右朝請
大夫高宗以其附稹也薄之改環衛官及得襲卒貧無
爲殮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今在襲知南外宗正事
命選宗室子有官中以伯琮伯玖應當上意命知泉州
卒命襲襲卒今於當以次襲今於亦燕懿王玄孫應博
學能文中舍選爲軍器監以言事奪官紹興中累都
官員外郎以請明張浚坐阿大臣罪知泉州歸寓三衢
與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意誹
之判衢州汪君錫檜從子壻也諷敎官莫汲劾謗訕侍
御史董元德希旨以賊劾下獄按賊狀坐謗訕奪官
於時安定絕封者十餘年令襲檜死令襲言今於長
常襲請以爵讓世令詔秘閣脩撰知台州而令於得襲

自是至于嘉定十人皆燕懿王後襲安定王封秀王子
嗣者峻康惠王子惟憲曾孫也居秀州中宣和令試丞
嘉興累朝奉大夫高宗選其子伯琮育宮中爲普安郡
王子傳卒王解官行喪王爲皇太子以今生父贈太師
中書令封秀王母張氏王夫人光宗立詔湖州秀園立
廟奉安信王建祠臨安藏神貌如濮王故事而以孝宗
母兄伯圭嗣秀王奉安僖王祀伯圭字禹錫高宗時知
台州有聲政明州命宗室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定海
在戍許浦伯圭曰定海實海衝當控扼倘不宜撤請摘
利司軍填許浦徙之海寇作諭降其豪又復其桀黠者
者齒撫用之每以無寇伯圭性仁恕蕃商死貲巨萬當
沒不忍也還之獲私鑄錢者不念法勸誘之後以無犯
在郡十年政寬和得民累開府儀同三司孝宗立拜少
傅伯圭居帝前不以近屬自居每宴見帝行家人禮伯
圭執臣節愈恭一日帝語潛邸舊故事爲樂伯圭曰臣
老不復能記憶再三問終不言帝益敬愛之帝欲廣其
居並湖爲樓閣度村矣竟固辭而止光宗即位遷太保
嗣秀王寧宗立詔贊拜不名肩輿至殿門請老賜第還
湖州薨封湖王謚憲靖子九人師夔師揆賢師傑爲淮
西提刑提屯田奏以荒土給軍士其屯田爲民世業者

勿奪從之及代吏請以羨錢二十萬為獻師授曰後將
病民卒不獻襲秀王卒贈太傅諡恭惠而湖秀王封於
宋相始終榮王希堧者燕懿王子真王惟吉七世孫也
寧宗選其子與莒入宮為母弟沂靖惠王嗣已得立為
理宗時希堧已卒贈太師中書令追封榮王配全氏封
夫人王考而上三世各贈太師封國公次子與芮淳祐
初嗣王理宗晚復無子立與芮子孟啓為皇子加與芮
太傅判大宗正事度宗立與芮進福王主榮王祀恭帝
降元從俱北元封為平原郡公是時嗣秀王與芮為浙
閩廣察訪使自以國近親多諫爭遂為眾忌嫉元兵逼
浙東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為講禦朝議言與擇
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政隆國本不聽竟
遣之瑞安受圍誓死守小校開門納外兵與擇及守洪
率眾巷戰兵敗死為第與慮子孟備被執亦俱死蓋汴
宋時太祖後以屬疎出居外得免於靖康宋南孝理嗣
統而太祖後有秀王榮王之封 太宗九子長楚王元
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魯恭靖王元份陳王元
傑鄧王元偃曹王元僖荆王元儼李元億早世楚王事
具帝紀神宗紹王後宗說封祈國公坐罪幽死弟宗立
嗣有文至使相贈王子玄孫宗梯輕財好施有故相子

帶之錢片親許服其誠事竟隱之幼於所生母
耶父婢語母生平愧涕泣楚贈東陽郡王諡孝憲
耶成太子元僖初封廣平郡王進陳王貌雄偉沈靜寡
言笑尹京五年無失吟覺無子帝追念作思亡詩賜今
諡仁宗時命楚王宗保為王後封燕國公宗保性仁恕
至千斛釋不問於座堂書忍子為心成可鞠官魯恭靖
中終身不自言卒贈王子仲卿亦賢孝也
王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檢校太保中書令改
越王雍王贈魯王娶李漢斌女持悍妬元份卧病帝臨
問見左右無侍者輟宮人為主湯劑今居惡無戚客有
謗上語削國封安置元份子三、長兄寧次、弟季元
江格法卒贈王子宗諱學號國公今贈王弟宗陳王元
肅宗子仲卿亦賢孝也
傑穎好學善屬詞建樓貯書二萬卷官檢校太尉贈尚
書今諡文惠封克王改陳王無子以允言子宗棠後高
孝即公卒子仲卿亦賢孝也鄧王元偃少好
學真宗勗宗子以學表元偃冠諸藩風之累使相兼尚
書今初封彭城郡王進寧王改徐王卒贈太師尚書
諡恭懿封鄧王子名炳恭宗時開書今封平復來
封王子宗繼恭恭王 曹王元僖以安定郡王進舒王
累使相檢校太尉中書令鄰失火盜因竊所服帶得之
貸不問浚井得錢復投之今贈太尉尚書今諡恭惠封
贈王子名無子子平陽恭王王荆王元儼者太宗弟

天舉黃潛善汪伯彥疑之以為非寬榛也尚宗識其手
書曰信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擴辭行汪黃授密旨令
幾察王且令擴聽諸道節制擴知事不成留大名不進
會有言擴將渡河入西京者汪黃枝詔擇日還京戊其
謀金人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將斷汲道皆陷擴
沒焉嗚呼戎軼中國毀廟社不思而骨肉起危難為國
警自奮獲深心忌之蓋收心之為禍烈也 高宗獨元
懿太子男堂內禪已早薨具帝紀信王璩藝祖七世孫
秉義即子彥之子也初名伯玖與伯琮同有宮中後封
忠平郡王就外第與普安王埈普安為皇太子因加恩
由宋三編卷之五十九 二月二十九日
稱皇姪各位始定孝宗即位授少保靜江軍節度使進
少傅卒追封信王贈少師 孝宗四子長恪早世次莊
文太子情賢厚亦早世魏王愷次當立帝以恭王惇
武類已立之封愷魏王妻封韓魏兩國夫人示優禮出
判宰國府命宰執設祖王津園慰其心王登車顧丞相
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蓋其危也王至邸總心民事築軒
田帝手詔嘉勞徙判明州輟屬邑田租以贍學勸課農
功得兩岐麥以獻尋薨帝泣然曰向所為越次建儲者
知此子福薄故耳 子一權早亡柄封皇與即王卒贈太
保封沂王諡靖惠下按早卒寧宗立
貴和為之後 寧宗八子皆數月而夭取燕懿王後與

愿養宮中賜名儼封榮王立為皇太子賜名旬又早世
曰景獻太子又鞠濟王竑不侍立具帝紀理宗三子皆
早世度宗六子端宗帝顯帝昀得立然蒙世大難而殞
餘早世嗚呼國將亡木必先彫而後枝葉從之詎不信
哉 宋公族以篤行著曰善應字彥遠漢恭惠王元佐
後相汝愚父也性淳篤有古風父病迎醫行禱暑不解
帶遭喪勺飲不入口既殯居廬歔粥祥乃食菜果終喪
比御猶弗入也獨母存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
者將扣門止之曰無為驚吾母也露坐達旦追門啓而
入母畏雷夜聞雷必披衣起往省閨隙有光則入否屏
而待雷已乃後去家食貧諸弟未製衣不先製已製矣
未眠不服也二瓜果必相待共嘗諸妹遠嫁者力致之
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聚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
洽人無間言比母疾刺血和藥以進母喪年既艾矣喪
麻柴立聞雷起拊視流涕三年之外言及親未嘗不揮
涕父以肺疾卒終身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且卯終
身不食兔菽戶有不能安其母者皆悔悟為孝平居自
奉甚約而汲汲然以濟人利物為務故人許珪死貧女
無所於歸即聘為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彞者為僚後行
過其鄉聞之死久矣彞不能葬走往哭捐貲葬之道見

病者必收恤廢餼家之半餉餉者夏不去草冬不破
壤慈憫至於此乎居謙與人語惟恐失辭色至義所
不可奪然無所顧雖以宗室而遠流落江湖而憂君國
如在廟廟江淮有虜警馬垂涕不食者數日同輩有會
飲者北望歎曰此豈樂飲時耶好讀書所藏書至三
萬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程督而躬行漸漬興於
善者甚衆子汝愚從屬籍冠多士故事未有也人皆爲
之喜而處之晏如及聞其入館與甫賢士林光朝者同
舍然後喜可知也汝愚守上饒來迎養固辭不往一日
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境訪政失得信宿無所忤乃稍進
至近郊人猶未之知故汝愚歷館閣侍從奉使興州皆
以風節惠愛爲名臣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嗟父之教
也善應卒少傅陳俊卿書其墓碣首曰篤行趙君之墓
而朱侍講嘉誌其墓如此汝愚字子直少有大志每自
言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宗
室趙彥端嘗令饒餘干以汝愚色子也謂之曰慎勿以
一魁先置胸中汝愚服膺其言自視欲如也孝宗方銳
意恢復汝愚以秘書正字入見陳先自治地策內侍陳
源有寵命爲浙西副總管汝愚權給事中言宗時內
豎不與兵重責與兵開邊釁卒以亂源不宜使總戎從

之爲著今制密院文書經都省乃下張說在兩府託言
兵機不宜洩請毋隸中書汝愚謂兩府朝廷治亂所關
天下事何一不當由中書國大事在戎而中書不知失
政大矣以集英條撰帥福建陞辭論吳氏四世專蜀議
漸以抑之宗時以同知樞密院選知院既執政拳拳
以人才爲意已定策立嘉王有社稷功語具帝紀中寧
宗立首薦大儒朱熹入侍講已熹以議祧廟於汝愚不
合至斥其納細人妄議遷始祖之尊置之別廟爲不祥
莫甚平日云相知者大不相知直倨如此熹予祠拳拳
爲且泣且拜以請也給事中黃裳簽密院羅點罷爲
帝言此天下之不幸非二臣不幸頃之爲韓侂胄所擠
竄永州卒事具帝紀中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充韓
琦富弼范仲淹自期及爲相將以夙昔所聞於師友之
言次第推行未果而難作自奉養甚薄爲夕即時大冬
衣布裘至爲相亦欲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得俸給悉
均之人無間言子直嘗言汝愚父死哀痛不飲酒食肉能
自乞休三自罷下史記正統間太師所公崇憲
明至有恩於國事皆大體任終直利閣經學安撫使
以必居居基監國學於黃輿才尚器轉戶部治察民
疾苦摩撫之政教兼舉亡如奏請卓然可稱云云○族
子進士以行能著者曰不意曰善俊曰善譽曰善淵曰
子誠曰子傑曰希輝曰汝淡汝源曰希諒與權之倫不
意太宗六世孫力幸爲學知永州錄靖州賊平反數十
百人皆人繪像祠之知開州有鹽井以養饒代民貧民

圖聞知黃州賊張遇抵城下今歲度不能出見
之遇以酒若為之者一舉而盡日知飲此必
願勿我我軍民遇一試公耳取毒酒天地為
心逐引去未幾丁進李成敗孔彥舟地為明
日而城陷協之洋罵不屈以酒拌不飲衣以
金犯州州知州伯振率兵巷戰死孟太后
至官兵未成訓之與射自仁分兵設伏賊
幸之先將劉秀亦死金遇江上元丞之迎
北信陽軍知事十真死金遇相知事不試
民兵死益謂其人曰今城中食不支不試
門啓與家益也登城與金人約必勿殺乃
還力城守將元入寇知安吉州良言提
關進入衛而城陷良淳開自新死德祐元
大祥兵敗廣運府不消及從子必向洪被
食楊死元滅臨安金華尉古墨太岳書
與宗止寺簿監軍敗見不屈死臨安降有
危社稷之罪逆我帝室之胃欲一刷宗廟
通于文虎怒殺之有財賞才慷慨有謂
招討別使每以偏師當一而空坑之敗走
屈死方二帝廿時右監門衛士昭夜半來
去徒步武安至磁州宋義兵敗萬力被
萬將上城守飛電碎其攻人以計生得其
還知洛州兼防禦使上入再犯洛州盡以
出赴行在雲平海軍水官使知南外宗正
謚忠靖有子時者金係累以廿來間變姓
髮衣僧本問行抵會稽自歸轉于牛衛將
論曰宋制皇子出閣封王王薨王長子封國
公不王後以次襲時乃有贈王即皇子王不
更封無定名既薨又易封為紛紛其授官自
環衛至節

使惟空銜州刺史乃稍頗得任其應科試得第授官遷
轉如異姓其疏屬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國慶
有秩賜月餼然稍遠約矣靖康之難駢首就虜紹興末
穢焉非以勢資寡弱鮮維城之助哉悲夫乃宋家法過
往代諸王子亦兢兢少過讀書循禮無大故而可稱紀
者具如篇

由史上編卷之伍拾玖本

明史綱目卷之六十

宋臣列傳

肝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宋興將相皆藝祖故等夷既推奉周相范質土溥魏仁
浦皆仍其故處不易獨加秩示恩而於時風氣樸淳三
人者大節散而各有其器業可述即從官無慮皆周材
具以清謹稱質字文大名宗城人舉後唐進士入晉為
桑維翰所器奏為監察御史累翰學士入漢為中書舍
人周祖起兵質亡匿民間得之令草太后誥議迎湘陰
公議蒼黃論撰皆稱旨擢副樞廣順初與馮道並相道
以其新進也易之質許慎守法故未嘗破律為谷治重
刺史縣以戶口版籍為先世宗因事怒質儀罪不測
質入請曰儀近臣過小當貸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
位宰相豈可使人主以暴怒致近臣死地耶儀獲免
道聞之惕息已大嘆服及宋禪首為帝言當事太后如
母待少主如子帝揮涕許諾嚴重之唐制宰相上殿每
命坐議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狀畫可下質等自以周舊
臣坐論終有覲又憚帝英寡難面相違覆請朝退用劄
子疏其事同列咸書字以誌請止曰庶盡稟承之方
帝從之蓋坐論之禮廢而奏劄滋多於是矣質為相清
謹率下未嘗受四方饋遺其恒言曰政府秉生殺慘舒

則蚤夜兢慎然且懼後憂况急肆乎加遣有枉直時有
險夷古今居其位者能全者何幾此吾之所懼也又曰
人能鼻吸三斗醋方可作宰相言相有度也家止一
居第無他產所得祿多以給孤遺燕食不貳品臨終命
子勿請諡立碑晉王炎義太息之曰宰相輔中持廉靖能
循規矩慎名器無如范公者但欠世宗一死惜耳質為
子果嘗不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詩曰戒爾學止身莫
必於是戒爾學千祿矣老勤勞藝聞諸格言學而優
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爾遠恥辱恭則近乎
禮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已相爾勿嗜酒在案非味能移
爾性八送子執事青史戒爾勿嗜酒在案非味能移
謹厚性行以除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慎樞機災厄從此治非
舉閣適足為累舉世中交游傾結金蘭契念恐容易
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居子心計注淡如水舉世好奉
昂昂暗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玩戲所以古人好奉
與威施舉世重游快俗呼為無義為人起急難往往陷
凶穽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
修肥馬衣輕裘楊柳遇閭里雖得市重憐還為識者鄙
我本羈旅中遭逢克濟座間重才不克賦成懷憂畏探
制起蕭水猶之進恐遷兩曹當調我勿使增作戾閨門
叔從跡滿首進石勞勞位重久居卑竟何足恃切盛則
必衰有隆運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頓顛約灼開中
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潤畔松樹鬱鬱合晚翠賦命有疾徐
諸即躁進徒自取禍所人好學手不釋卷仁浦涓人
寬務以德報怨居位自稱云久之趙韓王以親臣得相
謨議甚夥語具帝紀中其後有薛居正與沈倫之倫居
正寬爾儉約倫字順太康人宗諱正名倫少習三禮

家食貧於嵩洛間以講業自給太祖領三鎮皆署幕府從廉及受禪馬戶郎中使吳越還道出楊泗間歲饑民多死為郡長吏請以軍儲贖災貸秋收新貯之公私俱利師伐蜀為隨軍水陸轉運使歸篋惟圖書還戶侍郎進副樞已相太宗征太原留守盧多遜敗以同列失覺察降工尚書乞骸授左僕射致仕卒贈侍中

寶儀字可 蘇州漁陽人父禹鈞家法嚴閨門雍睦無譌

言儀兄弟五人皆列臺省禹鈞對客諸子立侍肅如也

儀與兄儼弟偁具以文學稱儼事周為中書舍人言政

本在擇相治本在守令世宗善之太祖克滁州儀主籍

滁州藏太祖遺親吏丐藏中絹儀曰初克城絹為軍俘

足下即傾藏取之可也今既籍則官物非詔命不可得

矣太祖心重之及即位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

謂宰相曰深嚴之地常使宿儒處之必謹擇其人相質

以儀對帝曰然非斯人不可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殿

學士矣召復翰林一日帝坐後苑召儀入對儀至門墜

見帝岸幘徒跣坐却疑立不前帝遽服法服見之儀因

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之滋

解體也帝歛容謝欲大用而相普尼之引薛居正與共

政及普以專得過帝召儀語故儀盛推普忠又尤勲不

足以小過辱帝為動容卒悼惜久之太宗以晉王尹開

封偁為記室賈瑛為推官使偁面質責之曰賈氏子何

巧言今色為也為之不內自愧於心耶晉王怒出之既

即位召參大政入謝語之曰以卿掌面折賈瑛故用卿

旌直臣○劉溫叟字永齡洛陽人重厚方正事繼母以

准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可法稱識蘧疏解太組雜其

代不曉九章晚遇明惠門帝方與中黃門散人登門建

繼觀溫叟陽為不悅也者而溫之傳呼如平時明日帝

問之溫叟曰人生非時登樓羣下或有希冀目所傳

呼過者山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曰善晉王尹開封道

吏為目識去明年吏更計溫叟見西舍錢封諸宛然還

以白晉王王嘆息曰我於卿猶不愛況他人乎他日與

清和溫叟者雅熙中徐州觀察推官楊希真求注官

進士第一判昇州陞辭敕都事不便者驛置聞加賜錢

二十萬而遣代還帝方征太原於行在立召見命直史

館入翰林為學士擢諫議大夫參大政已與趙普並相

普開國元老蒙正晚進歷官僅一紀普甚推許之罷為

吏尚書未幾復相至道初免判河南咸平中復相凡三

入中書質厚寬簡以正自將不苟向上意為前却每議

政非允必固爭甚者帝色變同列悚息蒙正終持之不

變也帝嘉歎之曰蒙正器量我不如其為相孜孜以薦

引人才為先務每四方官吏請謁必問其所在人才姓
石行事去輒疏記置之夾袋中有一人數見輒引輒先
用故在位四方無事蠻夷賓服有條稱得人堂元夕張
燈京師人集觀帝御門樓觀欣然語侍臣言朕微時行
游京師適京師火民物彫耗仰見慧宇其時觀者咸慄
慄以為無復太平之望也今蒙天貺五穀豐登黎庶殷
盛菁實已蒙正避席對曰主臣獨乘輿所臨士庶走集
故見調殷盛如此日臣出都城門不數里見寒餓死者
多矣願陛下視近及遠帝為默然正侃然復位比請老
臣辭勸帝以四海生民為念以弭兵為御戎上策真宗
東封待過洛蒙正出迎謁帝慰勞還聞已病即其家省
之引見其諸子問孰可用者對曰臣諸子皆驕不足用
其具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客有富者白見其
子請得特太祝學許之既見大驚曰此兒他日各位與
吾埒而勳望過之教諸子厚遇待則鄭公弼也嘗問諸
子曰我為相外議云何對曰大人居位甚稱但人頗言
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侵奪耳蒙正笑曰信我誠無能
但有一能能用士卒贈中書令諡文穆初蒙正大政時入
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也者
而過之同列不能平令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母知姓

名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宰相例隆于起
家即授祠部員外郎蒙正辭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時
止授九品官天下才能士老死巖穴不沾寸祿者何限
部郎資秩高臣男始離襁褓不敢當也授九品秩足矣
為著今朝士有以所藏古鏡為獻者曰昔照二百里蒙
却不敢受居洛陽時道中遇一樵子大用照二百里何
未嘗少把持云時蒙正封李穆寧陵劉黑闥次子餘慶
洛陽石黑闥蒙正昭素受易老昭素太息以焉可辨精也
其學授為儒故與盧多遜為同門主太祖徵時注識之
一日語次偶及穆見謂為仁善多遜前曰穆行端
召拜拾遺知制誥太宗時參大政卒帝哭之慟曰穆國
良臣方倚用之遽淪於非斯人之不幸朕之不才也
工尚書修慶事太和中洛陽與趙普李處耘俱後二八登
兩餘慶無少望泊如也己二人為左右所傾除為營
其力歷古居大位自處如寒素然素素太宗時即盡
其節見信帝帝親臨視而餘慶常端有社稷功事具帝
紀中助和厚不念舊惡在位小心能點然不替規諫帝
嘗問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交譽上功德助朕舉白居
詞云慈女三千放出官先因四百來歸朕識之幸
繁曰朕不及也助相中丞張洎謂必造請或詰之
曰李公以衆人遇于胡爾爾曰非為廷尉李公方來
政未嘗一不請求 錢若水成 河南新安人幼計學
吾所以重之也 山陳希夷先生構求學道希夷偉視之明日召麻衣僧
相馬僧熟視良久以箸畫地爐中灰作做不得三字已
而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舉進士為同州觀察推官平反
死獄以冠軍薦為秘書丞直史館遣行視原鹽等州制
置邊備條太祖時所以制邊事以上具言邊大患在戰

守不同心聖選沈厚有謀勇諳邊事者為邊郡刺史兼
巡檢使許召募勇敢士為部曲官為廩贍然後積芻粟
嚴亭障明斥堠寇來則互相救應合力驟除寇退則毋
令遠追務於安靜非惟不啓戎心亦復以勞待逸使其
州將非大過勿徙官有勞者加賞諸部署行營諸將悉
罷無久宿重兵於外語稱旨除翰學士草賜西夏詔又
稱旨擢同知密院事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
卻欲陷之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師趣芻粟餉軍調方集
則宣言八月不利期十月乃進散芻粟已則復檄立辦
猝不可復集因遂劾之與時帝憂邊甚乃大怒命中使
馳傳取轉運使三人頭以來二府惴惴不敢言惟若水
爭以為當推驗事有狀乃致法帝以謂阿縱轉運沮繼
隆不憂邊患之拂衣起入內二府皆退獨若水留廷中
不去帝聞出詰之若水對曰臣無狀待罪兩府富竭愚
慮不避死以稱塞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陛下據其一
幅書誅三轉運即有罪天下何自知如獲訊得實誅之
未晚也帝意解問不退者何對曰獻可替否守死不二
臣之職也臣未獲命何敢即安乃召相端等令如若水
議覆鞠而三人得帥府所下書期數易以上止黜官
而虜大入繼隆坐謫誕罷既參大政時帝在位久以祿

榮利為足廢天下士控送之也形色辭曰蒙正以僕射
奉朝請帝謂左右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曰蒙正
雖驟貴然風望不忝僕射亦師長百僚何至是帝為默
然已劉昌言能帝問樞密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對曰
見之帝曰涕泣乎對曰與臣等言輒流涕帝微哂曰人
情盡然在位時不悉心效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耳
若水前對曰主臣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上意言之
退慨然歎曰上有輕士心矣所為如此者士大夫未嘗
有秉節高蹈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耳遂草疏移
疾會帝崩真宗即位請益堅竟去久之邊事亟朝議簡
儒臣中知兵者行邊若水起知天雄軍撫陝西尋拜并
代經畧使知并州疾召還京師與僚友會食僧舍忽假
寐卒年四十贈戶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所至委任
參佐總綱領而治在政推進府賢士薦中書舍人王旦
可重任已為元臣張齊賢曹州宛句人少孤貧力學
慕唐李大亮之為人字師亮太祖幸西都以布衣叩馬
獻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
學曰耕籍曰選吏曰慎刑曰懲姦帝召見齊賢入從帝
前手摩畫所條上事侃侃也中四策稱善時天子方有
意河東恐謀不秘置下并汾說不用齊賢不解也執以

馬皆善帝怒命武七扶出還都語晉王曰我幸而都得一張齊賢可相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使異時為汝輔太宗既即位試進士奏第見齊賢名識之曰是嘗獻策者張生何落落後也於是盡一榜賜及第寵焉以大理評事判衡州代還遷左拾遺詔議邊齊邊上議言臣聞自古疆場之難非必盡由戎狄亦遘吏搜而致之若緣邊城寨具得人固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民獲休息則營田增闢邊費漸克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也又言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古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養外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其根本者誠慎擇諸路採訪使察州郡賦歛苛重者改之舊政不便民者條上齊一之使賦稅刑政皆灼然經久可為一代法則人民安利遠人之歸可立俟也帝嘉納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政所至慕思之雍熙初北伐屢失利帝憂邊齊賢以簽書密院請行邊帝喜即授給事中知代州領緣邊兵馬時楊業甫戰沒邊人奪氣齊賢至而契丹兵自湖谷入前薄州齊賢勵將士弔傷起病士眾競奮首挫其前鋒遣使詣酒美請濟師美許之並被命并軍毋動而旋師報至時邊兵滿川谷而陳

眾大懼齊賢曰虜知并師之來而不知其反可譎也發二百人人持幟一束芻二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夜殲懾然芻而出步兵二千於土磴皆伏而待遼軍遙見火光中有旗幟以為并師大至也駭而走伏兵起奮擊大破之士氣為振於是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縣今之曰代西有冠嶧縣師應之東有冠繁時師應之比接戰郡兵已集赴關為犄角矣於是契丹屢搆不敢窺代者屢年淳化中以大參入相為參政沆受過罷知定州徙永興軍真宗即位召拜兵尚書再相以朝會被酒罷景德初帝幸澶淵以兵尚書知青州兼青淄濰安撫使從東封拜右僕射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而老卒諡文定 向敏中字常開封人父璠惟一子督教嚴刻勵有大志第進士歷淮南轉運或以邊材薦召見辭以所著文獻加直史館還任累工部即太宗手書敏中及張詠姓名付中書並命為樞密直學士忠者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抵敏中求減下按實敏中對有之書及門觀姓名不啓封遣去有司未信也俄捕得侃僮詰之云信書廢臨江傳舍中馳驛使往撫封題如故太宗乃見慰諭擢右諫議大夫同知密院事時西北方用兵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購舉

察問如響真宗即位進兵侍郎參大政得相以誣讎罷
為郎延安撫使帝幸澶淵賜密詔西鄙事許便宜行敏
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平時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
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而待明日召官僚置酒縱閑命
儺入令跳盪中門外久之困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
盡出擒之果各懷短刃立斬以徇既屏尸以灰沙掃除
徐張樂終夕宴坐客皆股栗遡蕃攝服時舊相出鎮者
往往不以軍府事屑意雖冠準在大名獨日事宴遊張
齊賢獨儻任情所至尤不治惟敏中盡心職務帝甚嘉
歎召復相大中祥符中克集賢殿大學士天禧初克吏
尚書累進左僕射殿學士命下日上使人覘之門闌寂
然視庖中聞如也無一人宴飲者帝聞之曰敏中耐官
職乃如此踰年卒帝親臨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敏中
性端厚愷悌多智識大體居大位三十年帝甚優禮雖
疾病不得謝天下咸以重德歸焉其後西北邊無事而
羣臣爭言符瑞門代々發書密院馬知節獨慷慨為立
言天下雖安忘戰無干願上母諱言兵進副樞時王欽
若方以姦佞倖每奏事匿數奏懷中出一二進讀退往
往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義方中不能濡忍於上前
面質讓之曰懷中奏何不盡讀此詐徵也會瀘州上平

蠻功欽若持不決得賂立超擢知節面詆斥之爭帝前
忿急俱得罷嘗與欽若爭論退見相旦猶切齒曰某其
人蔽欺不可忍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君父濡
忍耳後復召為樞密以疾請卒諡正惠
論曰宋初葉時范王魏首翊戴在位而魯公先之以謹
靖士蒸蒸風焉於時效用者無慮多西北人多敦朴無
飾行譚言治象遠矣張公經世重國本而勲著於代州
向公揮袂當東刃之變而降麻日門闌閭如也正惠嶽
嶽有漢汲直風乃他諸名臣著史冊者甚眇風氣淳質
德未蕩於名以然哉噫古盛世類如此
張詠字復漢州魏城人少任氣為俠善擊劍不拘細行
赴舉時宿逆旅中逆旅主人者盜也兄弟三人耳目異
覺之自未半誘起行聲惡詠堅卧不起覺之連手異
白挺伏門側立兄排闥入詠之中第隨入又亮之連手
其三人乃起詣詠中手授其翁嫗尊食已燭其廬而去
行數里逢旅客羣來者指示之太息曰是所過旅舍中
夜火不自救俱燬可哀也士有僕持其除事淫其女
而詠不能難泣以告詠出請償償如所請僕舉進士知蜀崇陽土
藝茶詠曰茶利厚官行權之命拔茶植桑民苦之後權
茶他縣民皆失業崇陽獨柔桑沃然歲為絹數百萬匹
民慕思之嘗坐城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
詠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顧買之市乎笞而遣之
吏自庫出鬻間有錢視之庫錢也杖之吏勃然曰一錢

何足道而拔卽能拔我寧能斬我耶詠後立筆判云
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手劒下斬之
申府自劾五代來士卒凌主帥皆吏吏長官風未殄蜀
爲甚故力振刷如此淳化中盜李順陷成都中官王繼
恩來招討而詠知益州時關中民轉輸餉西師道不絕
而軍饑詠知鹽價高民有餘粟也乃下其估聽民得以
米易鹽民爭趨之小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歡呼以
軍儲支二歲奏罷陝石運帝驚詫喜曰向益州日以饋
運請以爲日不給也詠行方踰月乃有二歲備此何事
不辦已繼恩復成都兵不後出日置酒高會盜行剽諸
郡不擊詠念盜久且復蔓會軍請芻粟飼馬給之錢繼
思詠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曰賊餘黨尚多招安使
日張兵城中不捕逐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當於何
得之吾上章請之矣繼恩懼軍乃出臨發詠於城門外
舉酒屬軍校曰此行當盪平醜類報國恩若復老師曠
日則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諸將決奮多克捷詠揭
榜招脇從自首者免聽歸田繼恩以爲是且反側也欲
殺以爲功持不可曰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我化賊爲民
奈何殺之竟遣去乃他細事務彌縫與一體不與爲異
也繼恩有帳下卒夜縋城遁得之立摔入箝井無知者

蓋翕張如此而蜀平已龍猛軍叛掠懷安破漢州報至
詠方與宏燕燕如初掠臨邛又報復不問卽止請出戰
不許居數日詠乃言曰可出矣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
郡此其勢銳不可與爭鋒今氣驕逼吾城乃送死也兵
出北至方井當遇賊必破之果一戰而平時均數反側
衆洶洶未有定方大閱衆忽嵩呼者三詠下馬亦東北
聖嵩呼已攬轡行衆不敢譴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
食男女者請厭勝不許召賊曹詣市中緝揚言者捕斬
之而帖然或問之詠曰訛言與則沴氣乘之妖則有形
訛則有聲止訛與妖在識斷不在厭勝也民有殺耕牛
亡者拘其母許自首十日不出繫其妻一宿來詠立判
斬之諸伸縮不拘法時縱舍類如此頃之蜀頗定則一
意安靜以其地嘔游手多遇水旱輒艱食乃大修農政
按諸巴田稅歲糴米六萬斛至春以元估平糴之黑著
令蜀學校廢不貢士者二十年詠察郡人張及李畋者
賢知學延獎加禮敦勉之已皆登第而人勸於學有興
作籍工役番上滿十日罷去夏卯入午休申復作冬抵
暮給木札禦寒工徒皆勸寢一室張燈宴坐無侍婢聞
如也所斷決有情法不相抵者爲判語宣諭乃決大都
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明切快人心蜀人梓行之遽工

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坐私鬻鹽捕逮者數百人詠
去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令不以鹽自活當何庸
為生秋成國法固在也會又兩川亂真宗以詠前治蜀
有功效復以樞密學士知益州蜀民鼓舞相慶詠知民
之信之也易嚴以寬一主於惠利而蜀後大治問李旼
曰今百姓頗相信否旼對曰公威惠民信優久矣詠笑
然曰前任未也此任應稍稍耳詠訪民間事不以耳目
摘發專取於人無幽隱咸得或問之詠曰詢君子得君
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即蔽匿者鮮矣初詠
入蜀帝召對慰諭許便從宜事遣使撫蜀命之曰好謂
張益州渠在蜀吾無西顧憂詠患頭瘡手詔勞之曰卿
治蜀不易頭中瘡瘡可否蓋倚信如此故詠得展誠效
立功名歸朝掌三班領察院以腦瘍妨巾櫛求知
賴州帝欲委以青社今自擇辭不就命知昇州加左丞
大中祥符三年春州民以秩滿借留就轉工尚書是秋
江左旱命克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尚書而老初詠
與同年生寇準善在益州聞準大拜喜曰真宰相已而
曰蒼生無福或怪其語不倫詠曰準有相材他人千萬
言不盡者準片語立決此其所長然登用太亟寡術學
可憂耳乃進出守陝詠還自成都卒嚴供帳待之行送

之郊問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光
傳讀之至不學無術莞然曰張公謂我矣及丁謂領準
準得貶詠方燕飲聞之歎咤擲杯起罵丁謂不自休奏
疏言賊臣謂誑惑陛下造宮觀竭天下財力遂忠良折
陛下股肱乞斬謂頭置國門謝天下然後斬臣頭置丁
氏門以謝謂帝歎其忠本年贈左僕射諡忠定計至
蜀蜀人為罷市號慟詠本俠豪又下急不喜人拜跪令
違者詠即連升不已折節為學嘗曰吾幸生明時得讀
書知禮義以有今日不則當為何人言不可不學也居
恒言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勞効功不言已能可
以事君矣又恒言人大小事須用智智猶水也水不流
則腐百小事不用智臨大事寧富有智來耶又言臨事
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能行二也行能果三也謂李旼曰
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
屬陽陽主生變通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刑貴正名
名不可改也問政曰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
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樂之
矣旼若店詠謂之曰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
慎之靜久自愈矣詠少謁陳希夷希夷於約林谷博一見
希夷方張筵坐歌吟時忽一庖火起賴子撲之滅也
詠歷求入道得曰子性易燥安能學道既由界然曉以

承崖自號謂垂每違崇崖入利物也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已折節讀書
 進士克度文判官與使王仁瞻爭事不具其以上帝直
 恕仁瞻半貶使懼恕工即中其太名契州入寇詔浚賊
 壕增築工不集恕捕賊中豪一人會將吏相之豪叩頭
 流血力械首以徇一即股髀工立就累鹽鐵使恕有心
 立議勞逸猶宿弊殆盡復殿奏事得相讓相斂參印
 立職踏片無所容帝稍察前所折之至恕曰不憂太
 宗其器之題殿柱曰帝鑒其不恕遷費侍御史宗位
 加戶部恕與吏相刻深人不忍遷費侍御史宗位
 十餘年強力幹敏胥吏不敢欺給母喪去位後掌利權
 痞起復視事者數月疾增劇求館殿職自寬布日初求
 一人可代者噤不吐恕薦寇準遂以爲二司使而恕以
 集賢學士判院事準既代諒準恕前後事年改革事
 爲書及以所出榜用新板列之詰恕第請押恕不讓
 命除中外錢穀數以兩欠不道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
 秋却育庫克實恐且生侈心不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
 知貢舉避知江南貢士多黜落他州取其少者十所公
 曾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曰吾得二俊皆不世
 不時棉心者少望後竟服其知人及卒張忠定太息之
 日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爲國家欽愍於身自宋興言鹽
 鐵以恕爲稱首其後 王禹偁字元 濟州鉅野人九歲
 有張綸許士衡之倫 能屬文弱冠舉進士端拱初直史館賜緋衣文學帶龍
 馬即日獻端拱箴以規會詔羣臣籌邊禹偁獻策假漢
 事爲喻大都言西漢十有二言言賢明者文景昏亂者
 哀平而文帝時單于強盛虜候騎至雍烽火照甘泉哀
 平時呼韓邪委質稱臣邊烽罷警蓋文帝當軍臣強威
 之時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患者德也哀平當呼韓
 羸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時也今
 國家廣大不避強漢陛下聖明何讓文帝契丹強或不

其二言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
國足而兵彊其故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
粥專而不疑故也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
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故安在由
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
本魯人占籍濟上異時州止刺史一人司戶一人而未
聞闕事其後增團練推官一人增通判副使判官司理
各數人增監酒榷筭又數人舉一州而天下可知也官
冗甚矣古山澤與民共之自漢以來盡取以佐國用如
稅茶之法獨始於唐元和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今
數百萬矣冗官耗於上兵冗耗於下夫是以盡山澤之利
而猶且不給也願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
下其三言古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脩於家而後揚於
國國初進士歲不過三十人明經五十人重以諸侯不
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士有終身沒齒不材諸用
者太宗皇帝閱焉故臨御來不求備以取人思拔十而
得五在位二紀登第萬人雖有俊傑之才寧無造次而
得宜糾以舊章以舉選還有司使入官不濫其四言古
惟四民而兵不在其中以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
服農業已竝四民而五矣然諺曰執干戈以衛社稷不

可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代有增加
今天下萬僧日食米升歲用練匹是至儉然猶月費
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六十萬之費哉此生民之大
蠹也願沙汰無靈民其五言古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則同體之義也得其人則勿疑疑其人則勿用堯舜之
盛委任責成而已矣願精擇宰相用之不疑使擇諸司
長官使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庶幾垂拱之治疏奏召復
知制誥時相齊賢沆意不協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
黃州會盜起濮州禹偁言昔五代之亂方鎮據城壘分
割者七十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爲一其時議者
令江淮間州郡毀城墮散兵撤備守大郡者僅給常從
二十人小城減五人長吏僅同旅人郡城蕩若平地意
以爲強本幹弱枝葉之術然已過矣臣在滁州值發兵
挽漕開城無守以白直代主關閉城池頽圯乃徙維揚
稱爲重鎮乃與滁無異今至黃州城堆器甲復不及滁
有如水旱爲災盜賊竊發當何以待之濮賊之興慢防
之形影可見足爲寒心蓋祖宗時削諸侯跋扈之勢杜
僭僞覬覦之心勢不得不出於弭兵世久弊生當疾如
轉圜何可以膠柱爲也望許江淮州郡酌民戶衆寡城
邑小大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時蒐閱而漸募

城壁繕甲曹庶郡國有禦侮之備使帝嘉納行會州境
二虎鬪死鷄夜鳴冬雷禹偁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
帝以詢日官言占法守土當之帝為徙蘄州至月餘而
本年四十八計聞帝悼賻其家禹偁詞學敏贍以直
躬行道為已任好臧否人物以是為流俗所忌屢見擯
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不屈於道今雖百
謫而何虧天下聞而悲之二十嘉祐初言供知嘉言
偁奏章與之擢殿中侍御史會稽江都簿員宗觀禹
偁進士至工侍即入元祐黨籍○謝泌字宗欽人也
好學有志操端拱初為殿中丞上書言事者眾詔閣門
非涉僥覲者乃受泌言今邊鄙多事民瘼孔亟當聽納
以來忠言願采其可者毋拒其不可者庶顯順之情得
以上達淳化中王禹偁請庶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
樞密使預坐乃見杜請託奏可下泌疏駁之曰聞之書
言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稱姚元崇亦以為外則疏
於接物內則謹以事君與大臣之事今天下至廣萬幾
至衆陛下以聰明寄之輔臣輔臣以耳目寄諸百吏自
非接下何由周知若獨於政府候見屢進屢退豈能廣
視聽而盡下乎且元首腹心本同一體奈何疑宰相為
私而行衰世之事乎帝曰善為寢前詔仍以泌疏送史
館會修正殿施采繪泌疏諫命代以丹墀拜左司諫賜

金紫賜錢三十萬時羣臣升朝言事者得報可許專達
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
殺送三司禮奏已乃行從之解送國學士多黜落士羣
聚喧詬懷瓦礫伺泌出擊之泌請對得兼侍御史知雜
事以御史知雜則導從嚴人避憚之也出知湖州遷主
客郎中知杭州真宗初泌應詔言請省不急之務削煥
苛之政抑奔競求直言以致太平先朝侯莫陳利用趙
質之流媒媒利口以伺察為忠上下洵洵賴先帝聖聰
驅逐之而定然為患則已深矣宜為求鑒又言成康刑
措由任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故輔時佐主建不拔
業類非市井俗吏所能任惟倚老成輔政使得輸忠
力皆天下大體然不久於朝出知同福荆南所至民思
○田錫字表嘉州洪雅人耿介寡言自布衣時已有意
風化與進士歷官左拾遺直史館進封事論軍國要機
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論要機言王師平太原二年矣
軍功未酬願因郊籍頒封賞以駕馭戎帥其大體言聖
人務廣德不務廣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無所用
之願脩德以來遠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
駁左右史不升陛記言動侍御史不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經籍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

官無圖籍名實不正此庶事所由圯也願擇人任官各司其局二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關西苑廣御池軍營馬監佛寺道觀悉皆營建而尚書省轉郎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非太平之象願罷諸工役脩省寺以列職官三法獄官枷杻鉗鎖其長短有度輕重有數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繫背為除答背刑今時隆平將措刑不用而酷吏猶恣情虐用請一約之法四疏上帝手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况天植其性豈可以一賞回奪耶為河南北轉運使上書言居邊任者規馬牛細利矜捕斬小勝為功伐而賈怨結仇此動靜安危之機願慎慮申敕徙知相州改睦州應詔言天下混一持久承平而刑罰未省水旱荐至不可謂安而左右侍從不復補遺拾闕致陛下以太平自詡宰相平章政務秉天下樞要誠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慎擇而任之豈可置之為具臣而遇之若衆人也帝嘉納召知制誥作開寶寺塔塔高三百六十丈費億萬踰數年未成錫疏諫會大旱錫言陰陽失和乃調變倒置上侵下職之過出知陳州真宗初以吏侍郎知秦州未行以星變應詔言夏

州要地李繼遷叛臣不當舉要地界叛臣又不當後姓名附屬籍此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聞中書政事樞密不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帝召對獎諭尋遷諫議大夫疏時政闕失指斥在位甚衆退悉焚草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其副示後世賣直耶及卒遣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民居安思危在治慮亂帝覽之謂相沆曰田錫直臣也朝政有失方入思議錫章疏已入矣嗟惜久之贈工侍郎

○朱昂字舉之京兆人幼學有清節恬於榮利官翰林學士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乞骸骨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坐賜安玉津園兩館或在召賦詩錢行時第協佐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

論曰張忠定俠者也已舉西蜀於傾側擾攘之中而正席之不謂變由通濟歟又智沉而勇深則學之力也至以博陸傳勛萊公能負重而諷之於學淵哉乎有味其言矣王元之論冗官冗兵論外輕中汙安要窾而令輔臣不得宴見客微謝宗源其無乃已迫乎然當太宗真宗時二人者與田表聖均可謂撓直不撓矣

李迪字復濮人也深厚有器局舉進士第一歷知開封府真宗幸亳為留守判官知亳州代歸會咄咄羅叛帝內憂關中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陝西都轉運已入為翰林學士時頻歲旱蝗請對言祖宗置內藏本備邊及凶荒今邊幸無事願舉以振窮民帝許借金帛數百萬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即賜何謂借乎帝說他日召問曹瑋在秦州請濟師未許而請罷怯也誰當代者迪曰瑋知峭廝囉入寇意其窺關中請濟師非怯瑋有謀畧諸將所不及未易其代願安之且陛下帝發兵豈以將上玉皇號惡兵出宜秋門耶誠恐之獨分道關右兵以其半赴之可矣帝喜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曩使陝西籍兵以方寸小冊識之今在佩囊中帝大喜取觀即目內侍收筆札令疏當留及當赴塞者以遣已太息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也非久而峭廝囉果犯塞帝立召迪問備禦何如可得勝乎對曰必勝帝曰卿何自知之對曰峭廝囉兵遠來謀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意以激怒瑋而峭勒兵不動此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臣以是知其必勝也帝曰善居數日瑋捷奏果至帝由此益重迪及為相適帝不豫宰執以祈禱宿內殿時太子幼荆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

出適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盃貯水遞前欲問何之對曰王所須迪取案上筆攪水中令墨令持去遂見之大驚意宮中忌惡之毒之也即上馬去帝將立劉后迪數諫誅周懷政欲責及太子迪力寬譬冠畢電迪憤相謂罔上弄權請與俱罷以得貶事且帝紀太后崩御用左右三司使范諷罷知亳州徙開封府以元昊攻延州急迪上書願守邊天子甚壯其意然不聽也陰彰信節度知天雄請老還京帥帝數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魯宗道字貫亳州人也性剛正嫉惡真宗時官太子諭德帝遣中使召對適微行飲肆中久乃至中使曰儻上怪公久當河云曰質對耳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惡入見帝問何遲也對曰主臣有里人自故鄉來臣貧無杯盤就酒家飲之退問中使中使以宗道語對帝數其誠直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六員所上章由閣門進不召對宗道曰章奏辭難盡面對庶誠可通乞面對而上奏自通政司入從之嘗論奏忤旨自請曰直諫臣職也而陛下厭之豈欲臣尸素曠官乎必尸素臣耻之不能一日居也請賜罷帝慰勉而遣章獻臨朝參大政屢奏讜言語具帝紀中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議

書宗道不請曰館閣當育天下英才豈當令統袴子以恩澤處耶樞密曹利用恃權爲橫放宗道屢面折之責威憚憚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美其骨鯁也卒贈兵尚書諡肅簡○薛奎字伯絳州正平人第進士授隰州推官平反冤獄改儀州部軍餉積雨麥漬腐運使欲劾治奎曰兵久矣民轉輸疲苦今幸不乏與安用以陳粟重困民爲乎且積雨非罪也事得已改大理丞知莆田蠲魚蒲稅遷殿中丞知興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課入不償費奎不調更而課克擢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嚴擊斷京師肅清權御史中丞真宗以世平數召大臣宴大臣有被酒醉失儀者奎言非所以重朝廷帝益莊章獻臨朝契丹使願望見太后且言南使至未嘗不得見契丹后也奎辭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未嘗得一望清光竟却之有譖洩禁中語者改集賢學士和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軍食常不給奎務儉約謹商并歲積粟三百萬征募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又得芻粟十餘萬軍儲以豐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喜亂易搖奎順其俗稱惠利而時破姦伏中憎之嘗夜燕戍卒謹殺人民四走奎宴自如而密遣吏捕殺之坐客無知者久之參大政剛毅守節不苟合每事不可

其意憤歎咄咄爲不食或曰何必然拊膺曰吾上漸吉人俯愧來世耳請疾罷卒贈兵尚書諡簡肅奎性明知人掌吏部選見范仲淹龐籍輒期以公輔奇歐陽修欲妻以其女後皆爲元臣○蔡齊字子洛陽人舉進士真宗覽其賦異之擢舉首曰宰相器也比召見儀冠偉然帝大喜詔金吾給七騶傳呼寵之判兗州守賑急濟之以寬改濰州有僞刻稅印爲姦利者獄連數百人更十年不決齊嘆息曰必盡法使民無所逃過也爲解散其獄風化大行真宗崩相丁謂欲致齊許以知制誥齊堅謝不應謂敗入翰林爲學士明肅修景德寺成詔爲記命宦者羅崇勳謂之曰記成參大政矣齊故遲不上數越終不進明肅怒出守西京以便親改宋州會歲饑弛塩禁予民或問之曰使民得賣海水療饑不亦可乎召爲御史中丞民訛言荆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帝怒置獄鞠連逮數百人齊迹其所來無端白帝曰妄言獨起於細人不足治治之恐荆王自危一夕疏三上帝悟答數人而解拜樞密副使來吐民欵宜州自歸者數百人議者請勿納齊曰蠻去殘酷歸有道宜寬之荆胡間予閑田令自營今却之必不能自還必且入山谷中爲盜此他日之憂也爭不得後繼果爲亂遷禮侍郎參大

政與相曾相左右曾罷以戶侍郎知潁州卒贈兵尚書
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居大位謙退不伐少與徐人劉
顏善顏罪廢上其所為書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
子人服其德厚齊未行子以從子延慶後卒遺囑子主
延慶籍貫歸馬歷官至有政至吏
即○晏殊字叔
同撫州臨川人七歲以神童薦時真宗方
親策進士會廷中數千人宮臣衛官咸在圍聚觀殊
不自懾試文立就帝賞嘆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月召
試詩賦論殊自白臣私習此賦臣不敢欺請他題帝益
咨重之命為秘書省正字使悉讀中秘書自是出入館
閣掌書命仁宗以昇王出閣選為府記室參軍王為皇
太子克太子舍人進左庶子太子即位遺詔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相丁謂樞使曹利用欲以兩府首僚攝百
官得獨見奏事羣臣莫敢難殊建言請百官具得奏事
太后垂簾聽皆毋得見重至尊議遂定真宗末倚信
殊每訪訪率用方寸紙細書問之殊答已具以其彙進
人莫之知也及是帝閱真宗閣中章疏得殊所進彙類
為十卷藏之始知其獻替多至於此進樞副張耒以太
后舊恩為使殊論其不任忤太后從幸玉清昭應宮從
者持笏至後怒以笏撞之齒折為御史所糾罷尋參大
政太后崩罷知亳州徙陳州已拜樞密使西師起請罷

內臣監軍請毋以陳圖示諸將今應變為攻守又請率
先天下出宮禁中長物以佐邊他司歛財賄者悉罷還
度支一利權既得相元昊平而諸賢並登殊有力焉正
言孫甫蔡襄言宸妃誕主聖躬殊撰妃墓誌沒不書又
役官兵治儼舍規利出守西京然章獻方臨朝誌何得
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非其罪也久之以病還
京帥時年六十有五矣先帝帝東宮舊臣無在者殊
入見帝閔然曰予舊學之臣也留侍講邇英閣明年病
不能朝勅太醫日夕視較有司除道將臨視殊泣曰殊
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上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無何
卒帝震悼臨其喪以不即視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元
獻殊剛簡清儉遇人一以誠在大位與賢士大夫尊酒
相對油油無間也聞一善稱之如已出又明於知人當
世名士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子塔
也少為學迄老病不怠敏於為政而務以寬簡便民自
五代亂天下學久廢興學造士自殊始其居家嚴雖子
弟進見有時未嘗為乞恩澤壽考子孫福履稱最盛云
○杜衍字世
世越州山陰人東髮厲操行篤學舉進士歷
知乾鳳翔永興天雄聽覆精敏決疑獄稱神吏吐舌自
却制法施於民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徙鳳翔民

爭之界上夏人叛陝石困於科調市中求與語其人曰
吾不能免汝汝聽我能令汝不勞視物有無貧賤度直
里遠近寬期會為貿易轉輸物不踊而車牛芻秣宿食
來往如平時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他州民有破產不能
足至自經死者輾轉運安撫使所屬更有偷惰者委以
事使不得自暇有不慎敗者論以禍福使自還米糴糴
譴怒也因而遷善者甚眾其有文學政事殊絕者雖不
識面力薦之其稍能自引拔即寸善不棄也為御史中
丞言中書樞密古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復
日一對前殿何以盡獻替宜迭召見命坐命自竭又請
次州郡遠近戶口多寡課官吏脩常平法廣儲蓄州郡
關毋錢出官帑助之而察其名供軍信移者召判吏部
流內銓始視事一日而選者三人爭一關吏受丙昧對
曰當與甲乙不能爭授他關居數日吏教丙訟甲有他
負不當得因奪之衍悟所為賣召與乙乙謝得他關不
隨也衍笑曰吾未知法故耳命諸曹各具科格以白既
具問曰盡此乎曰盡此矣閱之具得其本末明日令諸
吏毋升堂各坐曹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吏不得為奸屬
動京師元昊反遣工侍郎知永興以太原虜衝加龍圖
閣學士知并州召權知開封開封治輦轂苦劇繁苦權

要于請衍獨有餘力自民事權要自惜不敢干以私元
昊反夏踈議大舉先人奪其心相士遜得象夷簡並王
之衍以為僥倖非萬全計爭甚力大臣至以沮軍詆之
持不變而師果失利擢同知密院事宣撫河東召為樞
密使與范富韓三人者同政三人欲革弊事修綱紀
衍力左右之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至數十通輒納上
帝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未對曰未也帝
曰衍大助朕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視所
封還多矣已契丹與夏人關各宿兵屯邊范仲淹自請
出行是以師從衍言二國方交關勢不暇及我無所事
兵仲淹故父事衍爭議急詆衍語直切衍不為恨然契
丹卒不來契丹塔剌三般亡命來自歸輔臣請館之訊
虜陰事持不可曰違約誓而納叛亡曲在我矣且天下
之患一也三般為契丹近親而叛君來歸豈可與謀國
乎詔從之而定及言者攻仲淹溺有噴言衍力爭不得
在位僅百二十日而罷知兗州請老封祁國公卒遺表
言願無久安而忽邊防願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
儲貳安人心語不及私年八贈司空謚正獻始天下以
浙人輕易動而少立衍自幕府至監司人猶未之信及
官兩府亮直忠信於帝前累執奏不移始頌共嚮服之

其語人曰士君子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又曰始仕而露圭角是自禍也又曰居宮清慎但默而行之必無求人知苟求知將譖譖者衆自禍耳在政時韓公爲樞副事至目韓公曰經大諫目未知經目者押行矣推誠布公至於此及歸老拳拳憂國之忠時見顏面第宅卑陋屋廡數十楹居之裕如也或勸其爲居士服者曰宦老而謝事尚欲竊高士名耶冠裳儼然疾病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墳早冢云○龐籍字醇單州武成人少有器識舉先產蓋讓其二兄舉進士除開封府曹尹薛奎歎以爲宰相器也爲刑部詳覆官轉對言前史上編 卷之六十一 三月二日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者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驛牧所覆奏帝爲賜一馬未三日又借之是相與爲欺往百官上奏事下中書密院近璽書內降寢多啓倖門往公主子毆吏輒停任近作坊物料注吏盜官物逃匿戚里家吏輒不敢問郡縣當奉法救屬吏祥符令檢下稍嚴羣胥相率空縣去覆罷今是使吏清強者自沮奪帝爲悚聽擢殿中侍御史章獻崩帝親政首言陛下躬萬幾用人宜辨邪正採公論大中祥符末左右頗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日盛願一意以儉約爲師中丞孔道輔歎之曰今御史多承望要人風

肯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坐劾范諷不如奏言言禁馬失實出知臨江軍除陝西轉運使元昊反進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已爲經略招討使行視邊要害置堡砦爲守部將狄青有武力倚用之悉復所亡地青澗吏訟卽世衡不法事下籍訊籍奏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前史上編 卷之六十一 三月二日勿問會元昊師久國頓弊欲輸平而天子亦厭苦兵密詔籍招納乃歸剛浪陵前所遣使以通意元昊喜報命然書辭故桀敖帝詔詞臣草報書下籍許之書稱剛浪陵太尉籍持不可曰太尉天子三公非陪臣得稱稱之則元昊終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仍本稱稱之義無嫌踰年元昊乃上書稱男稱父而不臣籍言名體本正持不上夏使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不稱臣非慢也請得至京師議之籍部致闕下密疏言羌人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帝採用其策而元昊輸平籍在邊每軍行因糧於敵馬芻皆卒自刈還其直諸軍興費皆出調度不及民民以不困及召入民遮道泣送籍既爲樞副以公私匱乏併省官屬請請汰士伍退近寨兵就食以稅筭得相儉智高反南方至師失利樞副狄青請自行諫官韓絳言青武人難徇任請

以待從文臣爲之副籍不可曰屬王師屢敗者大將勢輕偏裨得自用無稟承故耳青起行伍備位若以待從臣副之彼視之蔑如青號令不復行青沈勇有智略幸專以西南功責之臣任其必成於是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而師果有功青還朝帝欲以爲樞使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猶靳樞使不之與今青功未及彬而以爲使相則富貴已極且青起行伍備位無論紛然以爲國朝鮮有其比今青幸立功浮議方息若賞之已過將使青益爲衆忌疾臣所言非惟國體亦以爲青謀也而議者多謂賞不酬功石全彬復爲青訟功竟以爲樞密使而青果誣謗居無何坐御史絳糾堂吏受賄能知鄆州已帥昭德軍知并州還入到會新相文彥博富弼天子意自喜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對曰甚善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人猶謂其有私至於弼萬口一辭賢之籍對曰主臣臣頃與彥博在中書實無私惡之者毀之耳弼未執政朝士大夫未嘗與爲怨故交口譽之異時柄政以公議格天下事將譽者轉而爲毀今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幸堅信久任若以一人言而進之又以一人言而疑之臣恐太平未易致也帝曰善時籍以帝進退人驟易而倚注二相故豫爲地如此亦

因以自明改定州請老得召請益力進賴國公致仕卒
年七十六
○王堯臣字伯庸宋州虞人舉進士第一元
其反使陝西體量安撫將行言故事使者所至獨稱詔勞官吏將校而止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關中民勞苦甚請班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慰其心從之使還言賊犯邊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出賊來如風雨人自爲戰雖並塞有鎮城皆堡兵衆寡不敵勢不能禁禦具入易矣比既入我地分行鈔掠虜人畜輜重厥足而後反則情歸也若以精兵乘險扼控而旁設奇伏縱擊之此豈易出哉竊伏計陝西兵二十萬可戰者約不下十萬以散屯四路故勢分而不專若以二萬人屯渭州援鎮戎山外諸州二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援二萬人屯環慶萬人屯秦以制其奔衝涇原最近賊最要害以三萬人屯其中四州急輒赴應益圍土兵以佐之將賊不敢深入必衄矣時韓琦坐好水川敗徙秦州范仲淹坐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臣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而薦种世衡狄青可任將明年賊大入鎮原仲淹將慶州兵入擊却之帝思堯臣言始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而堯臣復安撫涇原堯臣言陛下復用琦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古之道也願許便宜行四路師

帶經畧以名者尚九人各置司出令爲十羊九牧請罷之因論沿邊鎮制及備禦策以上皆報可下本西事功成以臨仲淹忠勇有遠略而堯臣之規畫實當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後帥失撫御奪之山衆以怨畔堯臣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禍福遂降附焉中明約束如舊而事平以學士權三司使時軍興費廣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就舍錢十二三以佐興堯臣曰此衰世事召怨而携民變轉通請增鹽井課十餘萬又以爲國恩未能被遠人而狎牟厚利歛怨不可許獨推見財利出入盈縮之原而搜剔其膏敝根穴畢去之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其材且賢者期年償內藏錢數百萬明年餘賦積有司者數千萬遷樞副參大政卒諡文安

論曰昭陵初國風習淳質未大變魯薛二叅知特樸忠有先進風蔡方正不同意而仁心爲質矣元獻以少爲顯至許俊終始一德祁公史事斤斤明察而大受廓然此何可以先痿小知病哉夫固有特厚也龐醇之於西事持衡勦最謹王伯庸摩畫涇原秦鳳事至精韓范倚成焉乃其罷九經畧監罷文臣爲副專委任愛狄武襄以德務全其功名可爲後世法矣

包拯字希蘆州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以親老辭不就監和州稅重違義棄官歸比親沒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久之乃赴調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科數十百硯爲賂遺拯至取及額而止滿歲終不持一硯歸也累監察御史言國家歲賂契丹不可久宜練兵選將爲邊防請重門下封駁之制申錮職吏法慎選守宰諸蔭子孫者必考校乃任轉運撫細故劾下吏使吏不自安皆固體大者累三司使秦隴糾各造船材木率課民又七州賦河橋竹索數十萬悉奏罷漳河濱壤沃人不得耕種邢洛趙三州田萬五千頃

以擢牧棄不耕請舉以業民解州鹽科害病民請通商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請廣聽納辨朋黨惜人才請罷內降恩除龍圖學士河北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練土兵少給之餼糧此其費曾不啻屯兵一月之直而兵則精矣召權知開封舊制訴訟者不得徑造庭爲威重拯開正門令直前陳曲直吏不能欺給貴戚中官築園榭優惠民河悉毀去權倖斂手發摘姦伏無遺隱雖童稚女婦畢以爲包龍圖神明也遷御史中丞請建儲帝曰卿欲誰立拯對曰主臣臣所爲請者爲宗祏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以私臣年七十

中時天子寬仁言事臣甚寵日進覲而襄陽事感激
回撓所補益尤多天子至賜其母冠帔寵焉出守福州
從泉州勸學興善即士周希孟以經術教授親執經
有因器奉浮圖會賓客謁立修破者一厭棄為令禁止
俗有疾信巫覡斷絕之擇民聰明者教以醫藥作五戒
諭子弟之不孝者復百十塘以溉田又奏賊民而濟多
之半開人安利之距泉一十里日為安慶絕其口濟多
植松七百里墾名入至今賴治綱封諡矣無留事善
用國大器大慶皆倚辦事若有餘朋友之喪不御酒
肉為伯哭盡哀文章清道工書札仁宗愛之制製文必
詔襄為時曾孫光請諡忠惠沈清素孝愛所益月惠
政官至史尚書余靖字安直韶州曲江人舉進士以
集賢校理與尹洙以范仲淹故得罪慶曆中仲淹台大
用天子識人名親署洙右司諫靖右正言時大臣建
議修都治靖曰王者守有西夷今無故而修都城是舍
天子之大不事而為勞城自守計也開賀答災得舊歷
制契二編前卷二 四十 四月初

舍利夏入內傳頗有光怪時復建靖力爭尋寢具異故
考論更昧王舉正不宜在兩府論袁亮佐不宜以修媛
故得用皆人者太常博士王翼鞠獄西京毫陽服靖曰
前工部即呂覺以治獄祈恩陛下諫之口狀不微因陶
因故與人思也覺退以語臣臣書之起居注為後世法
今賜翼服外人不知將謂翼深文重法希陛下意而取
此寵也是非與奪貴乎一體顯裁慎權知制誥元昊諂
和議許歲賜三萬疋爭之曰往景德之患虜近在封
域之內先帝止捐金帛三十萬千之今西事遠在邊鄙
而許與過適臣恐啓戎心而疲國力也且是丹閣之何
渠不致款觀心乎戎事有機國力有損願卑無忽元昊
此端欲將行冊會契丹以夏援黨項遣使言請為中國
討賊毋與和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聽請得使即遣靖卒
屈其議而還靖使所過必籌所為獨御敵者皆客用
一字為識書之錄入群帝見之問夢所書者何靖以質
對帝方憂邊大言之指其字一一就問竟所畫乃退其
後西師辭聲止亦無事靖有力焉

官至工尚書卒贈刑尚書諡曰襄

王素字仲文正公旦子也舉進士累知諫院京師學太

史言月二日當雨帝期旦日禱西太一宮素曰臣非臺
史然竊伏揆之知是日不再也帝問何也對曰臣聞至
誠動天陛下幸其且雨而禱之是不誠不誠其何以動
天帝為竦然曰明禱醴泉觀素曰醴泉近陛下豈憚暑
難遠出耶願為牛靈自強勉帝耳為亦以厥明出禱太
一宮召素從是日日熾烈甚炎氛翳空比還天大雨震
電帝喜甚曰卿之力也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素聞以
為言帝召諭之曰朕真宗皇帝子卿文正子也有世舊
非他人比進女事有之然在朕左右矣當奈何素頓首
曰臣之憂止恐在左右帝動色立遣二女出宮而賜素
銀緋帝欲置相難其人以問素素曰置相大事也臣何
人得與固問之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耳帝曰
如是則富弼素頓首贊決於是召弼相素與同列有素
糾忤旨衆引退獨固爭必得允乃退時日為獨擊鵲出
按察准西時新置按察類苛責細小素獨持大體所批
繩必貪猾為民害者下吏畏愛已宣撫陝西原州莊莊
偕建議築大蟲堡扼敵衝敵攻撓之不得城偕懼自歸
死素曰若罪偕是墮敵計中獨責使自効總管狄青言
偕往必敗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素行矣卒
城而還知開封天大雨蔡水溢入城詔塞朱雀門素私

忿帝不豫兵民廩舍多獲厭眾方恒懼奈何更塞門駭
之乎命止役開封劇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
帥久頗厭事事不治盜賊數發為御史所糾出知許州
治平初夏人寇靜邊帝憂邊以素鎮原渭有功召拜端
明殿學士後帥渭蕃夷長老皆相賀敵聞解散去拓渭
西南城濬隍居三歲積粟支十年屬羌來納土因增募
弓箭手教以行陳出入之法自督之舊弓箭手領於兩
巡檢素曰夫是非募民兵意也遣歸耕有警乃團集士
益感奮嘗張宴謹傳寇至走入城素曰吾在此敵何敢
犯我此說也下今稱寇來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果妄
也熙寧初知太原天雨水令具舟而汾水驟發賴以全
以工尚書致仕卒諡懿敏從兄質字子野亦賢行判
久頗有言質問知從得守曰吾以從弟之賢知州
仁者之政以衛鈞人致之死而以為吾子守之賢知州
南有婦訟訴貧無貲以後期而俸吏即詣其家部流
有餘或請更選法質曰法具在如權衡在執法者不欺
其輕重已耳豈必更哉平生為倫誼樂與人急而妻子
常不自給累世貴盛視榮利泊然無憂履歷於儒生居多
號州時治胡黨方急質扶病率子弟錢東歸門外大臣
無之曰長者亦為此乎徐曰范公天下賢人欲傾之連坐
或賜厚天後亦富貴也質在陝聞之悲說不食卒○孫甫
者皆世素所善也質在陝聞之悲說不食卒○孫甫
字之倫許州馬邑人少好學舉進士第杜衍時事錄
衍以吏部南快求去衍與語語用引經據古事甚
切且歷歷言天下賢俊人行大善曰吾輩屬乃益友
為之受秘閣秘直長歲詔三館臣條言事甫按祖宗故
事及當世利病條十二事以上名聖政覽政右正言會

國失在將帥非人而爲敵所易也陛下思施動植視人
如鴈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刑權之今夫二千石
以上所宜與國同休戚者也坐視民轉死而淵泉聖
朝子育兆民之意哉詔深釋以達司論久之右司諫
以劾仁宗時官臺諫稱鯁正不阿者有鞠詠劉隨曹脩
古郭勸段少連孫沔慶曆後推馬遵王臻賈黯呂景初
吳中復之倫詠字誅之隨字仲章皆開封人西南夷來
李士衡以苛刻劾之夷與百人遮轡連謫詠曰父安在
事聞綱司諫論丁謂姦不宜還內地太后數幸家詠
力諫詠惟演曰亳州未創屬入相急詠言惟演檢朋丁
謂詠爲準後知謂且敗恐及禍復力攻謂者得相必失
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未去詠及
通判謂曰片惟演相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去詠及
古建安人詠下南越市翠羽修古舉與宗禁採絨毛事
爲此論罷之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姻戚斷役幾八十
人修古與勸交章論罷判杭州郭后廢帝道贊仲淹等
以爭繼小連言陛下繼仁聖之具美之骨鯁之良輔因
訥與士衡 關公之皆合 四四 四月乃下
訥與士衡之忿又積不達之章亦得譴御史與行孫沔亦
疏諫責知衡山沔未公責命復上言請逐制詠者以肅
才儒貪殘者以州民張公卿大夫之誦諛証詠者以肅
下簡掖庭幽張求錫夢之慶抑官侍重任任防眠進之私
書奏再諫監末州酒稅他具帝紀中知秦州入見帝勉
以秦事時懷智尚反廣南沔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蜀
當以廣南爲憂旣而蜀州陷將明帝嘉其蚤見加蜀南
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發清兵求武庫甲仗以行參政求
適折之口曰皇皇沔曰日惟以亡備至於此今賊猖獗
猶欲示鎮靜急事爲大耶大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此
亡道也後爲相副命諱溫成追冊文沔曰陛下以臣沔
讀明則可以樞密副命諱溫成追冊文沔曰陛下以臣沔
此臻論事主庇民澤主登王人恩勸諸召輔臣從容咨
訪而導言事不遇難可推行爲杜衍范仲淹所稱持大
子恭仁諫官言事爭敵射相高即過逝不顧眉山孫抃
惟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其非純糾才抃諫言今人持
爲進趨薄廉退以爲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
拾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臣諫有不能帝
得疏越視事命兼知樞密院并任言責不當兼事局
乃止判潭州吳中復康薦以任御史宋之議也或問之

并曰昔人恥爲身御史今豈必識面臺官耶帝欲用
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節持不可溫成恭命幸相監護
議建後參大政率領太保監文憲。田元字元均
其先冀州信都人五代時沒于契丹景德中父延昭脫
身歸世習邊人吳夏時授太保監文憲中父延昭脫
官疏亡不可言自稱邊人太保監文憲中父延昭脫
敗浦洛之戰死者數十萬人其氣忠憤復此不可言
其志曰攻不守者有餘今以爲守則力分而師大舉
期必克是守不足而攻有餘也此不可言者二夫三軍之
命繫乎工拙不繫乎衆寡故其莫先於謀神今雖兩路
十餘萬之師而未以將之所任其不可言者三自西賊叛
命而來雖數犯順然終不敢深入者非少也又非多
力不足若受我而不攻也直以中國之大習後多兵甲
威未易測而然耳今悉師深入情見計屈一有不戒損
下而勇故宜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折將
無其人而欲冀其干賞利之兵出成其事其不可言者
五計者又言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其巢穴但欲薄伐以挫
其氣臣謂乘虛葉掠既不能大有所當而殘戮孱弱添
怨厚毒又非王師甲冑拓徐之道况與師十萬敵行而
西其誰不知其除清野何計其挫其不可言者六自元
吳寇邊人皆知其詠賞之明計數之精今未有間而欲
決勝於一擲雖計者請自比王帳以待罪勇則勇矣
而不知國事之所定也乞召兩府大臣定議嚴勅變母
輕出師還右正言召對帝入時相言頗以名爲非獨
宜守故常況若論言名猶實而生非徒好而自全也
亮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俾若日月不能
蔽輝有賢美而然也方今政令實地百職不修二虜侵
軼燕民荼毒天下之膏血以資繕練然且不無具
甚失故不得已而用兵且是時朝夕憤發大有爲
以善其後而引日揚揚謙退守若恆弘志義張果明
發之事率以爲名而不爲則天下何望目聖賢之道
曰名教忠誼之訓口名而九古者所以專輔朝廷紀綱
人倫之具也今從而非之則教化微而義廢無恥競進
勸沮不行此豈聖人倡率天下之意耶且勸沮與契丹
金帛歲五十萬而通款又歲予二十萬疲弊之勢殆
不可復臣每念及此流涕已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
議未決中外搖蕩不知所爲此正所目觀也和祥既定
又復恬然無所關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治

訪時政曲賜討論庶幾風夜俱起宿留以緝熙大業其
後帝召輔臣於天章閣對皆自光祿之選起居舍人范
泰州丁父憂起復固辭不聽乞歸葬賜假三日事
求見泣請終制帝惻然許之師臣得終養自見
以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蜀政反側守得便宜擅威
現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今時賦所入多入德而歲
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今時賦所入多入德而歲
出多於所入者元祐會計錄上之其屬官論天下事甚
夥請併提舉院中書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
便殿備訪問請以錫慶院廣太學請與錄戎軍原渭等
州營田及諸所侵地毋違許歲幣以資軍用吳玠請以
盡行視兵論其甚備不盡行也始吳玠澶州客得中
國數百人其父延昭昭不盡行也始吳玠澶州客得中
八男子多知言其父延昭昭不盡行也始吳玠澶州客得中
榜招諭降其衆數千人坑其衆數百朝廷其決以大
用然卒以無功仁宗定樂命父延昭昭不盡行也始吳玠澶州客得中
第樂部學功仁宗定樂命父延昭昭不盡行也始吳玠澶州客得中
重於樂部學功仁宗定樂命父延昭昭不盡行也始吳玠澶州客得中
昭爲表益嘆乎命得寢夏曉死賜諡文正改言溫之美
得於文正諫行不應法而界之則謚不質行而使臣不
得其職爲負也流三上諫以吏諡召知制誥時相陳執
中以官資格之帝曰代言當擇人不當獨計日月卒用
之古惟知院吳起起右法言當擇人不當獨計日月卒用
自好諫而中書不能受直言致臣下寬謫今則不然上慈
仁好諫而中書不能受直言致臣下寬謫今則不然上慈
覆日食地震之變矣居五日鎮戎軍地震而風震甚
執中以罷相四年春正月朔日食鎮戎軍地震而風震甚
者上公之羣陰之長故曰食日食日食鼓千社所以責上
公退羣陰也及和而遷起居舍人時議以大給郊上天
子專勝敵曰尊猶非古也陛下有寶元來不受徽號二
十年復增教字於聖德何補也爲聖訓美乎今歲災
異疊見當自絕損奈何聖德何補也爲聖訓美乎今歲災
草英宗時兩自絕損奈何聖德何補也爲聖訓美乎今歲災
手言口舜至側微堯禪之以大位天師享之萬姓戴之
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尊爲
三州有惠政年楊奔發連使昌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
平反寬獄治郭永興皆早獄至必雨趙鼎飛去歲以登

流亡來歸客行請張道中這一縷錢莫敢取告之里正
爲守視客選取得之大以昌同姓五十年待府縣短
長悉犯法窮核之伏罪敵博學多通自六經百氏古今
傳記下至天文地理醫卜數術詩書先子之說咸加該
涉爲文辭敏贍嘗一日封皇子九人敵立馬却是一揮
九制文辭典美嘗奉使契丹虜人欲以國地險遠誇中
國導自古北田回山行者千餘里乃至柳河險處知其中
山川道里謂之口自松亭起柳河生近何不由虜多時
舌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鹿不識以問破
日此獸也爲言其形狀聲音且是虜大獸服弟致子來
世文字貢父官中書言一亦博記能文章尤憲史學王
安石在位建乞坐講放去避席立語古今事君之節
禮也君命坐以尊德樂道而可矣自請之衆非禮也又
貽書安石非新法出判無州從曹乞毫州治尚寬平人
以爲古者吏云奉世高重有法吏治安知成德軍訓
官至發書樞密院以章傳用事外知成德軍訓
字希深杭州富陽人父高太子賓客有文行終舉進士
知汝陰有能名避光祿承判常州有去思以爲德
秘閣校理遷太常博士時天下水旱蝗旱州河決
言按洪範京房易傳以爲政令逆時徵德不用茲謂張
脈災荒上下皆蔽茲謂滿其咎早夫風雨寒暑於天時
爲大信近日制所信宿願改適行遲止者之謂逆時
天下之順逆幾之衆陛下不出房閣何能周知而庭
之亞未聞破敷刻之召臣不諱之其胡夕在左右者
非恩即倖也之謂上下皆蔽奸邪倖進道毀窮出
多門俗喜日徑陛下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采
而宰相方累資考進吏無爲建白之者又欲德不用也
俗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恐不足回天仁宗嘉祐修國
史冰建祠部員外直集賢院以父老請便養判河南明
肅起二陵雖各鍾一不以煩公而事辦歲滿開封府
推官會大蝗餘疏言望巨田片坐入郭郭雖諸官寺
井區皆備春秋三書蟻穀深以爲家公田賦取於民
者已悉也漢諸閭京房息災異之術多以考功吏對
願附苛政前律良求聚歛之役務於安靜郭皇后廢陳
劉白華引中褒事以諷諍甚切至從三司度支判官上
書言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帑今復下有司取之
通商法所禁非民間宜有而後死自當備盤以市密院
然以信又言詔令不宜從中出及數易請由中書密院
然後下判吏部流內詮取州縣八田稅實之準其方之
切實差爲多少揭省中而官吏祿均選人冗而久積

明洪選人集於不逾旬而去外知鄂州以克靜治
有誘誘男女昏夜聚爲姦論設之即殺役民作堰
水就公以終欲殺召信平故泝成大門破新堰公水利
未就卒卒之日室無藏皆內縋二姓而三從孤弟妹聚
學者詩書傳終刊書亦
論曰方昭陵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康靖天子恭儉慈閑
於黎元翁受羣材以爲海內治于時俊又輩出自執政
兩府侍從文學政事之儒林林各效其行能而臺諫
謬自獻也兼容駢進而善惡聽其自明豈非盛世之事
而道之符哉詩曰高山崔嵬百卉植民何貴貴有德昭陵
近之矣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一

時都都元錫纂著

宋臣列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具奎子長 濰州北海人舉通五經累大理丞慶曆宿衛之變奎疏言涉秋來連陰不雨而變起肘腋皇城司官具受責而楊懷敏獨留人皆謂陛下私近幸而屈法且獲賊時傳令勿殺而左右立屠之此其意欲以威口也乞嚴糾舉賢良方正累同知諫院皇祐中以災異言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繞宜足致異又十數年來廢制舉之政置丞罷故羣臣百姓不甚信守宜大異之滋至也神宗即位自樞副參大政時曾公亮忌相琦尊用薦王安石間之奎上言臣與安石領羣牧所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不可用也不聽故事文德殿常朝首相時不押班相琦因不押中丞王陶以為負糾之輒且出殿上言琦宿德元功於今無二而陶所傷詆至寔非所以使大臣展布其四體也陶遂劾奎阿附宰相欺天子陶出外奎亦罷知青州司諫光言奎望重於陶而並黜恐大臣不自安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乃還奎中書帝嘗以地震問政府所由曾公亮曰陰盛帝曰孰為陰

公亮汎引以對奎曰不然殆為今小人黨盛發乎目公亮安右也帝不憚而罷平贈兵尚書諡文肅始奎少貧甚既通貴買田為義莊調族黨朋友卒諸子至無以為家云 陶為人反覆寡恩好傾人自其微時苦其友姜陶母之力陳辭曰無炊煙賜餅餠寒賈二十里訪之炭遺之又捐數百錢久之娶陶既貴賈之親肉藉尊酒問勞澤已福大德不若海矣陶生之一也為善林所訟雖為提刑即詆烈貪詐乞盡奪所文忠諫先爭之言然平生操守無實雖稍過關不合於中自猶守節之士保全以勵才俗若夫婦不識其母使節行之士為相趙抃道 衢州西安人第進士累擢所傷陶說乃不行趙抃道 衢州西安人第進士累擢中侍御史彈劾無遺境論相執中參政沆庸諂論宜微使王拱辰奸罷之時頗目為鐵面御史而抃居恒言欲為朝廷分別君子小人小人雖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介為後患君子即不幸有誣謬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其措意隱厚如此時諫官賢者多補外而歐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抃上言侍從賢如脩輩者無幾以不能諂權要故紛紛引去憂國者為之寒心願留意出知睦州睦民無茶地而有稅奏蠲免睦小於杭歲為杭市羊移文却之克梓益轉運使蜀地遠數萬里朝議寬假州郡吏吏乃更恣衙前以治尉傳破家者相屬也抃身率以儉懲賊吏如法吏望風丕變其行部即窮城下邑民生而不識使者畢躬至其地拊摩之父老驚喜相賀為右司

諫召時內侍引退董吉者燒丹藥禁中并引文成五
利鄭注焉比以諫陳升之以結內侍拜樞副并與唐介
呂誨范師道等亟劾之出知虔州虔地巖阻而民鬪并
自諫垣出人億其不樂也并欣然過家上冢然後行既
至遇吏民嚴而不苛召屬縣令告之曰令長民父母也
當自力苟事辦民安使者幸蒙成又何求令皆喜焉盡
力虔獄屢空改脩鹽法鑿瀨石疏江湍民賴其利虔當
兩屬衝宦兩屬者沒不能歸并收餘材造舟二百艘具
載之復臺給公使物飲馬歸者相屬還河北轉運行部
至魏賈昌朝以故相守魏來告言前此監司未嘗有按
視吾府藏者也并曰幸語賈公魏不案即他郡何觀夫
是使職也竟按視如法詔募義勇過期伍不克官吏當
坐者八百人并奏言河朔頻旱饑故募不克非玩怠請
寬進官知城都并前使蜀時蜀人有以妖祠聚眾為不
法者首論死餘畢黥配至是適有是獄皆太恐意并據
且以前法批繩之也并徐察其無他曰是特坐尊酒且
肉抵罪耳刑其首而釋之人愈愛戴帝聞大息曰趙并
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入知諫院至帝慰薦之曰聞
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稱是乎并頓
首謝無何參大政時王安石初信用立新法以辨持濟

其說并屢有諍論安石折之曰公等坐讀書不精博
并應聲曰皇鑒稷契何書可讀與竟忤以殿學士知杭
州杭俗靡無賴子弟謹亂俗并黥配其尤者乃戢徙黃
州青俗朴并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禾蝗自
淄齊來至青退飛墮水盡死成都成卒變帝憂之後詔
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近例無自政府出守蜀
老卿能勉行乎并曰陛下有命即法也豈謂例哉帝大
喜許便宜行至蜀人靖安居三歲乞守東南得越州會
吳越饑民殍死甚眾并至發庫勸分而身以其家財先
之民勸樂分故饑而不病後知杭州卒謚清獻并為人
和易敦厚與人言如恐傷之至當朝分別邪正毅然不
可奪凡旦晝所為夜必衣冠露香几拜告于天不可告
者不為也平生不畜聲伎不治產業父器廬墓側三年
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如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
其鄉塋墓骨施棺充多其為政一本於孝弟誠心愛人
所至崇學校興禮義要之以惠利為本而時濟以嚴晚
學道為養氣安心之術將卒晨起如平日召子岷與訣
安坐而逝子岷英神間大臣忠正有德厚者稱
趙康靖公胡文恭宿其忠正有大節者稱張康節其
後有呂惠穆公楊文簡京王右丞安禮之倫字叔

州人和平與人無怨惠雖仕事如不言然陰利物者甚夥以失舉繩池令張誥坐貶秩終念之不棄誥死恤其家參政修遇槩薄文躡知制誥及脩坐誣譏有獄焉抗章明其非辜知鄆州時法吏按前守侵公使錢三十萬以已俸代償其德厚如此宿平常州晉陵人爲人清謹忠實知湖州前守滕宗諒興學費以數十萬僚吏以爲汰不書曆宿曰君等佐滕侯之日人事有過宜以時諫白乃俟其去暴揚之耶且興學又何過也滕事白而湖學乃爲東南最人士感之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氏號曰湖公塘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宿有言禮大夫七十致仕今苟祿者衆請下有司按籍罷遣之宿以爲非優老待賢之義請聽文吏自陳全其節其武吏察任事與否去留之還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有詔擇詳議官選人有嘗監權以水災負課者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以白而薦其才或曰儻是是不用且奈何宿曰彼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以誠事主白首矣忍爲欺乎遷中丞卒以折支不時給稱亂寘卒法而劾三司吏逗遛三司使包拯護吏弗遣宿曰涇卒悖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則計吏罪也拯不自省而公拒制命紀綱盡矣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曾公亮守雄州命趙滋專治界河

北人捕魚伐葦咸禁絕宿曰此爭道也夫憂藏於隱微而患生於所忽南北通好者六十載今天時人事皆未至無爲以細故啓事端其職大體如此昇平果諱職人爲中丞事仁宗指切時事無所避帝謂之曰卿孤直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謂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悚然治平中官樞密使進太尉而老呂公弼司空夷簡子也司空四子長公綽通敏官右司郎中叔公著正獻公也諱季公孺廉恕守官官至戶尚書而公弼其子也先是司空沒仁宗終念之已問知公弼才喜自識名殿柱知成都有嘗卒犯法法當杖杆不受曰寧受劔不受杖也公弼曰杖國法劔汝自請也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爲羣牧使英宗居藩得賜馬券請易之不可及卽位召爲三司使曰三司主出納我曩請馬卿不與可守是官矣前使蔡襄主計多留事故遣卿公弼頓首曰襄勸官官未嘗曠廢言者譖之耳帝太息以爲長者遷樞密副時言事者與政府異輒求去爲名高公弼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而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安宜考言觀事而詳審進退之神衆立進樞密使時延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

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者餘千里若舍爲一路猝有難其何以應之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而上不中程者減廩從江淮公弼爭不可帝曰是且退爲剽員今雖稍減廩然優暇庸何傷公弼曰兵去本土又削廩食僅二十萬衆一旦爲反側將且爲國憂會王安石得政公弼將列疏新法不可狀以上從子嘉問稿其草示之安石先爲地奏上帝不懌以觀文殿學士知太原韓絳宜撫秦晉欲取囉兀城發河東帥二萬趣神堂公弼曰神堂險虜必覆而待不可往求和迂然安行無虞可往乃分兵由永和而諸道神堂者皆遇獲以疾請知鄆州會秦鳳謀帥帝曰昔公弼在河東倉卒時能精兵所伏可將也拜宣撫使判秦州過關召見慰勞之而道無何卒馮京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也張堯佐負官掖勢以上命妻之辭不就富文忠公弼女以其子妻之累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會吳克以論溫成追冊斥補外京疏爭相劉沆請併斥京奪一宮人爲翰林學士不特詣政府或曰亢京曰相君當國從官不敢造請以爲重非亢也出安撫陝西熙寧初改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於京爲同年生安石得政京擢樞副參大政與安石數爭事又薦劉敞蘇軾

掌外制意益忤罷知亳州安石去位帝得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以京終不阿復召知密院辭不至連補外元祐初學士范祖禹言京中立不倚爲先帝所稱且昭陵學士今獨京一人宜申樞密之命以老辭改仕卒年七始京微時江夏判南宮成者遇之恩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宋适飲出侍姬行酒詢之則同年生女也亟請而嫁之其守郡縣寬爲監司事苟與牘合而止不挾摘當斷者立決又報下捷疾吏不得輕重其間世歸德厚焉安禮甫和相安石弟也撫州臨川人早登科從河東使唐介辟爲幕僚以後使呂公弼薦召對時兄安石當國辭還直集賢院知潤湖州判開封偕尹人奏事帝獨留對甚鄉納而安禮以兄秉國慊慊自退也元豐中王珪蔡確爲政安禮以中書舍人知制誥應詔言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平不直謂心者不忠謂賢者不賢是非好惡不遵諸道耶用財委諸溝壑取利究於園夫干陰陽之和耶願幸深省諸祈禳小數貶損政事抑末耳未足以應天帝覽疏嘉嘆進翰學士知開封淹滯立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空書揭於府前遠使嘆異帝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粗

豆奪由余之謀今安禮動吏事鄰國駭服於古無愧矣
升一階臺史言氏墓道逼京城以不利皇子請徙葬安
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數十
萬人冢墓以利其後嗣者也帝惻然罷行累尚書右丞
師伐夏無功李憲請再舉帝召問相珪內主之言向所
爲不勝者患不足於財今上捐五百萬鈔供軍食食沛
然有餘必克也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
而爲粟今距師期僅兩月何以集事帝欲激輔臣太
息曰李憲一內臣耳猶能以西事自任乃卿等獨無意
乎昔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同今顧出於閣寺朕實耻
之安禮進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有李光顏李愬
之勇然猶竭天下之兵力歷數歲而後克今夏氏非淮
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愬光顏比臣懼其無以副上
意也帝默然已果敗沒徐禧城永樂安禮又諫不聽又
敗沒帝太息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勿與歛有以也先
是安禮弟安國以教秩滿赴京師帝以安石故召對
問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入安石
說謂之曰恨其才不能立法制興治耳對曰帝文自代
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待
羣下有節務以德化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加於

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能令今必行
今朕以天下之大顧不能何也對曰王猛教苻堅峻刑
法致秦祚不延願陛下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又問卿兄
秉政外議云何頓首而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帝默然由是別無恩授改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諫安
石以呂惠卿曾布誤其兄深惡之一日惠卿在臺安國
於內弄笛安石戲謂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應聲曰
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以鄭俠獄奪官
論曰書有之協衷和衷記曰適臣守和言王臣體國當
調劑茹納輪斂念相濟於不平也吳長文趙叔平胡武
平幾馬趙清獻申大易扶抑之義爲糾薦敷中和之政
安遠民於天心不有當哉馮江夏之中立不倚王和甫
平甫直不私其親善夫
唐介字子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官州縣錢以贖介時
尚幼不受也第進士判德州州當遠往來孔道驛吏苦
之北使至介坐驛門下令曰非法應給者勿與驛卒有
撲毀吾什器者吾能執之虜避憚去沿邊塘水歲溢害
民田中人楊懷敏欲割邑西十一村田豬爲池殺之介
念水雖溢不暴可堤也築堤捍水水不溢而田收多民
便安之累殿中待御史張堯佐以戚屬驟貴除宣徽節

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同官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罷百官班廷論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奮曰是欲與宣徽使獨假河陽為名耳復疏爭仁宗好謂之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詆相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得相今顯用亮佐以自固乞罷之相富弼因劾諫官奎表裏相望語切其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寬介徐讀畢叩對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竄帝大怒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固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得相此何語進用冢司豈諫官得預而薦彥博何也時帝怒甚介殊不自憚質言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免冠頓首謝不已帝愈益怒而是時在廷臣見介鷹鷂立莫不竊注視惕息歎以為獨言人所難也起居注蔡襄趨進曰介狂愚然出於盡忠幸全貸貶春州襄又疏春必死之地是以謫之殺之也改英州帝終慈慮介道死有殺且置名命中使護行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子方云居無何召復官入對帝迎勞之曰卿自遠謫來未嘗以私書至都下可謂介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發舒無顧畏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下交為泰不交為否願時延羣下與咨議又言嘗禁

千恩澤不由中書宜抑絕諸嬪御賜予費多於元朝宜裁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必精擇端良敦朴之士以克諸路走馬承受凌轍郡縣詰罷勿遣帝悉開納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入介請糾宿衛主史嚴宮省已請外知揚州相彥博常國請召用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中丞韓絳劾相弼介斥絳以危法中大臣絳得罷自嫌為宰相地請外知荆南晉權開封府治平初為御史中丞英宗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已出知太原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煩卿暫往耳蓋其節著信如此熙寧初參大政中書進除自未下請之帝曰已遣問王安石矣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一決於翰林學士哉如此臣等亦何名執政矣願先罷免帝慰謝已安石參大政介數與爭論安石強辯自信而帝主其說介不勝忿疽發背而卒疾亟時帝臨問流涕已臨其喪見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尚書諡質肅子淑問義問孫范鎮字仁成都華陽人少孤力學薛奎守蜀悅之載還朝有問奎入蜀何所得者輒曰得一偉人舉進士故事廷囑過三人禮部舉首得抗聲自陳鎮凝立不動至呼名乃徐出廷列無一言試學士院主司誤以為失韻補館閣校

勘處之晏然歲滿宰相龐籍言鎮不汲汲進取宜甄以
勵俗授直秘閣知諫院上疏言今天下官吏皆冗甚
民困請約祖宗來官吏兵數酌其中為定制以賦入十
七為經費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言周官以冢宰制國
用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制兵三司典財
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會契丹以虛聲動中國大臣請益募兵以塞責鎮言備
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
若寬蜀越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以衛民
而以之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九兵與貧
民也時有教凡內降非準律令者許執奏而都知任守
忠鄧保吉以手教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秩者又五六
人鎮乞正兩府不執奏之罪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
激訐至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
廷安危生民利病不言也論相執中無術學不任相宜
罷會執中有嬖妾笞殺婢臺臣糾之鎮又言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訟充斥常責相而御史捨大責
細暴揚燕私用其言是以一婢之故逐相也張貴妃薨
追謚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

劉沆前稱監護使後稱園陵使鎮抗言臣聞法吏辨法
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異同狀時帝春秋高
暴得疾而儲嗣未有定鎮首請板近屬之賢者蔡人
執政謂之曰今間言入矣為之難少安之鎮曰事當論
是非不當論難易公謂今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
今日乎凡見上流涕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鬢髮盡白帝慰諭之曰卿言是也更俟三數年後圖之
改集賢殿修撰知制誥鎮既解言職歲輒申前議因給
享言陛下許臣三年矣願亟定大計又奏給饗賦以諷
後定策立英宗本鎮自發之草韓琦遷官制引周公霍
光為諫官台誨所糾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召復翰林學
士知通進銀臺司數封還詔制與王安石忤力求去上
疏言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
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以為
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
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
造邊事敗置不問反為之罷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
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撫其過孔文仲言新法不便罷歸
故官以此二人為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臨
下亦可以洞鑒之矣疏五上最後言陛下有納諫之資

而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人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寧忤天臣不敢負陛下也疏入安石怒持其章至手顛自草制極紙之落翰林學士以戶侍郎致仕例所得恩悉奪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身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猶恐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上也天下被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元祐初追論嘉祐建儲功拜端明殿學士起侍讀不至卒鎮清明坦夷表裏
洞達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至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萬乘前無屈也學術本六經口不道申韓佛老之說而自言二十年來胸中了不起思慮閒居不甚觀書無賓客終日危坐目未嘗却顧抵夜深方寐了無倦意篤於行義兄鉉客死隴城無子聞有遺腹子徒步往東四川行求二年乃得之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少從鄉先生龐直溫學直溫子賁貧病卒蘇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熙寧元豐間士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君實者溫國公光也其道懿風流皆是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皆是榮辱天下二公

亦相得懽甚自以為莫逆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呂誨字獻可洛陽人正惠妄交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上章多訛誨言本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致廣采納補闕政非苟欲譽揚人曖昧為利也乞下詔懲革樞密別使程數結實俾致位論仁宗遠嫌有廖正王進湯藥均宮殿陳大義深切帝命大臣一人與進湯王進湯藥均宮殿陳大義深切帝命上書太后請歸政太后撤簾言太后輔佐先帝歷年久矣天下之計甚難事大者乞自容訪然後行而論內侍任守忠離間因速實謀議起主司為先議蘇軾伯執歐陽修出知新州熙寧初樞密史中丞王安石甫將入封學士司馬充亦將詣經筵首過之此馬行先家問今所言何事誨曰袖中揮文乃新參也充愕然曰喜得入奈何論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曰然則名然好執偏見誨曰信哉回音人依已聽其言明美於用則疎置諸事轉天下行受其恥先曰從未有此言也
呂誨字獻可洛陽人正惠妄交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上章多訛誨言本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致廣采納補闕政非苟欲譽揚人曖昧為利也乞下詔懲革樞密別使程數結實俾致位論仁宗遠嫌有廖正王進湯藥均宮殿陳大義深切帝命大臣一人與進湯王進湯藥均宮殿陳大義深切帝命上書太后請歸政太后撤簾言太后輔佐先帝歷年久矣天下之計甚難事大者乞自容訪然後行而論內侍任守忠離間因速實謀議起主司為先議蘇軾伯執歐陽修出知新州熙寧初樞密史中丞王安石甫將入封學士司馬充亦將詣經筵首過之此馬行先家問今所言何事誨曰袖中揮文乃新參也充愕然曰喜得入奈何論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曰然則名然好執偏見誨曰信哉回音人依已聽其言明美於用則疎置諸事轉天下行受其恥先曰從未有此言也
呂誨字獻可洛陽人正惠妄交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上章多訛誨言本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致廣采納補闕政非苟欲譽揚人曖昧為利也乞下詔懲革樞密別使程數結實俾致位論仁宗遠嫌有廖正王進湯藥均宮殿陳大義深切帝命大臣一人與進湯王進湯藥均宮殿陳大義深切帝命上書太后請歸政太后撤簾言太后輔佐先帝歷年久矣天下之計甚難事大者乞自容訪然後行而論內侍任守忠離間因速實謀議起主司為先議蘇軾伯執歐陽修出知新州熙寧初樞密史中丞王安石甫將入封學士司馬充亦將詣經筵首過之此馬行先家問今所言何事誨曰袖中揮文乃新參也充愕然曰喜得入奈何論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曰然則名然好執偏見誨曰信哉回音人依已聽其言明美於用則疎置諸事轉天下行受其恥先曰從未有此言也

與安石善並引為正言將援以為助雖條奏青苗之議
言或周除皆特以肅民之緩急故以國課為之急然國
為據釋之然如所明鄭東成乃引王莽受息無為之
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今以農民之絕將
補助耕斂顧比末正而征之息乎聖世講求先上之
法不當取疑文虛說為王政行之中常亦言於青苗
歛取取息以為本同官與王莽展折周官片言流毒天
下何異以沮格覺出知廣德軍常判濬州時南豐朱京
以太學錄召見權監察御史抗疏言御史殿之則重累
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此知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
直者不若柔從為智難得此百數何益京風神峻整見
自為真御史歷國子司業卒祈喻孔文仲以應制舉對
策詆新法法詆故官為國子直講又以不習王氏經義
策詆新法法詆故官為國子直講又以不習王氏經義
經父者今亡矣夫黨禍作自貶海州別駕
張方平字安道宋州人第進士舉茂材與等中賢良方
正科以著作佐郎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邊書激中國
冀得絕以激使其力平在睦上書言朝廷自景德來
天下忽忘意外之備三十年矣張用之必費明堂舍垢
陋史以上編 卷之六十一 四月十日李
臣環順適其意令未有以發我得以其間西師上堅
旅營為不可勝之計遣南集賢院知諫院西師上堅
皆得譴而安撫陳不預劾罷之久之師不解元昊亦困
弊方平言陛下猶天世父母豈與大系對狼顧勝
哉願以郊報引咎開自新之路帝青曰吾心也而元昊
輪牛遷三司使爭罷陳此議其貨賄志加端州殿
學士判太常禁衛軍發帝以張貴妃有寵功參政陳備
言當議所以尊卑之者方平請削中朝之曰馬建
好以身當其難不問有尊卑日皇后在而尊貴如足
嶺也果行之天下之噴言幸於公矣沈中變然如足
陝右用兵公私田多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策多不
得其要領方平明得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
日本末虛所以然之故以方今所為收治施行之務
以上帝大略當用坐事知濬州遷益州蜀人扇言南
詔祥入寇據守者應調方平便宜行方平日豪也道遇陳
步請往也成而許方平便宜行方平日豪也道遇陳
皆非遺得印部川譚人進言者果境上蜀以安召復三
司皆言言歸家陳留當起五疋之費非若雅洛有
山川扼塞得為固也何重者兵天聖而食尚特雅洛
其主也引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而食尚特雅洛

故水行地中其後漢評者以若其險費為功昨日以塞
今其高可仰是相尺寸而器立山也蓋十四策以上相
齊州此國計大本非常莫其詳施焉從之以工尚書相
秦州講告異人將壓境於平科士馬聲言出塞口而寇
不至中丞亦將其輕舉會全亮曰兵未出塞何名輕舉
寇之上至有備故也區區之邊臣益玩尚矣端議邊矣
神宗初參大破端新法出知陳州以宣徽使判應天
青州西事起召見延和殿問祖宗禦戎之策方平為天
平具言太祖太宗真宗時事帝曰賢元康定間事卿聞
之乎元昊稱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誓召封冊
皆出臣手因為帝其言其本末帝大息曰卿時已為學
士可謂德德矣詔遷院中事歲賜契丹金繒品府親
方平以宣徽使與安石因以天子修貢為辱最之主用
兵方平進曰今而府成在陛下弟問宋與契丹凡幾
戰自開國以來契丹大小凡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
之戰一勝耳陛下以此驗之與戰執利帝為默然又
論端制禁之害為安石所忌惡補外判應天宋征安南
以用兵起為言平年八十五贈司空文定方平錄
以史以上編 卷之六十一 四月十日李
臣環順適其意令未有以發我得以其間西師上堅
旅營為不可勝之計遣南集賢院知諫院西師上堅
皆得譴而安撫陳不預劾罷之久之師不解元昊亦困
弊方平言陛下猶天世父母豈與大系對狼顧勝
哉願以郊報引咎開自新之路帝青曰吾心也而元昊
輪牛遷三司使爭罷陳此議其貨賄志加端州殿
學士判太常禁衛軍發帝以張貴妃有寵功參政陳備
言當議所以尊卑之者方平請削中朝之曰馬建
好以身當其難不問有尊卑日皇后在而尊貴如足
嶺也果行之天下之噴言幸於公矣沈中變然如足
陝右用兵公私田多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策多不
得其要領方平明得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
日本末虛所以然之故以方今所為收治施行之務
以上帝大略當用坐事知濬州遷益州蜀人扇言南
詔祥入寇據守者應調方平便宜行方平日豪也道遇陳
步請往也成而許方平便宜行方平日豪也道遇陳
皆非遺得印部川譚人進言者果境上蜀以安召復三
司皆言言歸家陳留當起五疋之費非若雅洛有
山川扼塞得為固也何重者兵天聖而食尚特雅洛
其主也引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而食尚特雅洛

要乃自明帝覽之釋然其復用軍期元氣漸振
 紀名錄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請老龍圖碑學士
 知揚州未至卒贈左奉青光祿大夫諡章敏○李師中
 字誠之楚丘人父紳為涇原尉監坐累遷中年十五
 詣宰相抗辨以知名舉進士知洛川縣農時饑豐四
 農降自詣民貸官茶率賑士知洛川縣農時饑豐四
 自一歲以上得封投匭中之去日交滿盡償自移諸
 即乘於湯已罷不用冬大雪輪輸者求售不得師中出
 庫錢贖之數日得米數萬計輸者詔呼去而州使廩以
 克以蒸對轉太子中允從弟黃西州欲邑管故有軍馬
 五王馬不能夏多在帥中謂邑險無所事騎奏罷之持
 朝職開邊知邕州肅法議以所管蠻峒苗討交附云無
 需朝廷兵蠻徭追亡各城殺吏注又張皇為駭奏上之
 帝為軒食餉中幼汪生事征斂失眾心注秦州安置歸
 中驍帥食休兵相民招撫給洞超傳以諭意而中待聖
 泚河議起徙師中秦州賜漢班超傳以諭意而中待聖
 總大體前此屯重兵境上寇至則戰而內虛師中簡春
 守若山防塞而使善戰者居中下今日即寇至防塞車
 但堅壁無戰須甘去出戰土礮擊才約陳堅熟常因以
 取勝去詔謝差潤差上下城下海中議陳中今議修
 國史上編 卷之六十一 二十一 四月二十五日
 梁必顯發什磨發兵則聲勢張臣忌西蕃及洮河是部
 校生疑也不徐走招撫唐武勝諸番族計番族怨乞
 修筑些因所欲攻西寨修之可則建夏州縣後皆失陷
 却人歸心昔唐伐西域每得地則建夏州縣後皆失陷
 以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動產累貢土地自
 困也驍帥以為戒部又請置市易某人排邊地師中又
 勸其許主安方主詔說怒削職詎知舒州復待制
 知瀘州師中上書自訟呂惠卿劫其岡上貶和州團練
 副使卒師中習志氣每遇見多懷天人之際治亂之大
 畧局目稱許而當官明決底底罰務恩信所至去之日
 民遮道泣擁之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佐才屢
 黜不少棄好色極參大政人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
 曰包何能悉今知鄆將王安石者其人很多白似王敦
 他日亂入下者斯人也且先識如此○鮮于侁字子駿
 閬州人舉進士官江陵司理參軍部使者唐介知其賢
 欲薦之仇盛推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土之美乞移
 薦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侁早識其不適用反得政作
 以利路轉運判上書論新法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恣可
 愛患者一可太息者二他不可禁而舉也疏留中然天
 子甚愛其文辭云侁文學可用安石意不悉問陛下何

孝友聰明動循法軌嚮經學以日就於德今授室宜慶
選勳望家淑媛考古納采問名儀以禮成不宜苟取華
色皆格心遠慮除起居注邇英侍講時英宗初免喪恭
默不言維疏言邇英閣侍從皆論思獻納之儒陳於前
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法史也正陛下留永漏極咨訪
之時願發玉旨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統進知制誥通
直銀臺司及神宗起賴卽即位維以儒學知上意於微
以勸講傳古義言天下事不可以有爲焉也君設施有
先後又不可以併爲諸三朝實訓言真宗自瀛洲之役
既却狄十九年口不言兵言陛下仁孝自天性見昆蟲
蟻蟻輒引避而敕左右勿踐履此仁術也願推此心及
四海帝每嘉納維初卽王安石善薦之安石執政維議
國事多異同請外知襄州久之復翰林學士承旨京師
早請求直言開壅蔽後數日上疏曰近畿縣督責青苗
錢甚急鞭撻取盈民至有伐桑爲薪易錢輸官者早見
方劇宜寬貸今朝廷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服皆
虞之不疑行之甚銳至蠲除租稅寬減逋負救慈苦之
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奮英斷行之過而養民猶
愈於過而殺人也時兄絳以附安石得政遂避位神宗
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遣中使迎勞手詔

問欲言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
則思通誠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
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憊息法禁非人情所
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類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
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召爲資政殿大學士
兼侍講進門下侍郎時詳定役法維不專主差時欲廢
新經義維以爲當令與先儒之說並行踰年罷分司南
京以資政殿學士知鄧州紹聖中坐黨籍安置均州元
符初復官卒年八十二維天性渾淳於程伯淳正叔厚
善相切磋砥人服義虛已以聽故有造如此 劉摯
永靜東光人擢申科歷冀州南宮令縣苦賦重輸絹匹
折稅錢五百緡兩折錢三十摯援旁郡邑例請輕之得
弛責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既拜命歸語家人曰趣
治裝此非久安居地矣未幾對上言亳州興大獄意俾
前相躬宜寬中人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宜散
遣趙子幾增縣錢數千萬民日數千人遮宰相訴
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督兩浙賦嚴忌以羨除希賞
宜願責及入見帝迎勞問卿故嘗從安石學乎安石數
數稱卿器識也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實不識安石
追疏言今天下之論有二安常習故者樂於無事變古

更法者敢於有為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因
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朕
者爲之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其變喜有爲者
以爲法利道窮不大更化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
是也至鑒者爲之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
以從事彼以此爲亂常此以爲流俗此風浸成漢唐
黨禍必起矣會新法行東明民擊登聞鼓訴助役之弊
提刑趙子幾以知縣賈蕃不阻遏撫他故下之獄擊曰
是欲鉗天下之口也且陳率錢助役有五難十害安石
怒使曹布取所論條駁之且劾其欺誕懷向背下問狀
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厭於權力使天子不知利害之
實耶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末具言臣嘗謂欲言政府
事者譬治暴水可循理漸道而不可以提防激聞之發
其怒也誠激發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就職以來切
慕古之君子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
愚忠少悟天聽亦不敢悻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
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言官焉也是以兩月之間纔
十餘疏其言及役法者三疏耳不悟大臣憑怒至於此
今累朝舊臣鑄棄殆盡國家百年成法存者無幾天下
所謂賢士大夫引去者幾何人矣陛下獨不一怪之乎

夫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公內有大臣親
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外勢甚順易然曠日彌年終
未有定者則不順民心故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
以聞乃遽令分折交口相直其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
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
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
明日復力疏具帝紀謫監衡州監倉元豐初稍遷右司
郎中罷歸哲宗嗣位復侍御史首疏勸學請選孝悌惇
茂耆宿之賢克勸講時燕坐賜對廣睿智時蔡確章惇
在政地與數爭事摯以久早言洪範庶徵肅時兩若五
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謬議論排狠流
播四方可謂不肅政令二三更改無常可謂舒緩願進
良抑姦一政令以答天戒遷中丞率臺諫論相確十罪
惇凶悍輕脫罷之論官者李憲貪功生事與靈之役違
師期失蘭州患貽於今日王中正逗遛違詔喪師徒索
用董功役誅剝小民侵陵官司石得一飛書徂伺徃行
朝士都人相顧以目前相安石患卿諸人性行不同愛
憎必異而中書侍郎璟能探機變節左右順附各得其
歡心此妾婦之尤者宜屏遠各貶竄有差執憲數月百
僚敬憚比之呂誨包拯熙寧新學制愚煩密摯疏曰學

校馬育才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也雖群
居聚眾率而齊之不可無法而禮義存焉夫治天下者
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以應
之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已矣
顧罷諸束約之煩密者嘗於帝前論人才曰人才難性
忠實而才識兼長者上也才不足而忠實有守者次之
有才難保伴以集事者又次之懷邪觀望隨時改變邪
人也終不可用矣擊明達觸幾輒發不為威休利誘自
初輔政以至於為相孤立一意不受請謁子弟親戚入
官一格之選法以朋讒奇中而罷黨禍作謫新州卒紹
興初贈少師諡忠肅 范純仁字堯文正公仲淹中子
也少力學然燈帳中學徹旦帳頂如墨文正公在睢陽
遣載麥詣姑蘇舟過丹陽見石延年問之曰幾日矣延
年曰兩月矣何久也延年曰三畧在漢土欲葬之而北
無可與計者純仁即以舟載麥所五百斛昇之還謁侍
公問願見東吳故舊乎對曰未也獨石曼卿以三喪未
舉留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付
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業父子同心如此任為太祝第進
士調知武進以遠親不赴文正竟以著作佐郎知襄城
土不蠶織勸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

縣有牧地衛士以牧馬蹂民稼純仁捕其人杖之王者
怒曰天子宿衛士令安得杖訴諸朝詔即訊純仁曰國
設今牧民令出稅養兵使卒暴民出而令不得問即稅
安從出帝直之聽牧地隸縣為著令歷京西陝西轉運
使神宗即位還入對問所部城郭曰粗完問甲兵曰粗
修問糧儲曰粗備問邊備卿職司言粗何也對曰適如
是而足願陛下無留意邊功使邊臣觀望為他日意外
患帝為動客遷同知諫院命條古今治亂可監戒者作
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甚眷注以忤
相安石知河中允帝紀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以直
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環慶著威名今
在卿矣精備邊純對曰陛下使臣繕城壘愛養百姓不
敢辭若拓土開壤願別謀帥環州神古執熟羌為盜流
南方過慶呼冤純仁訊之非盜也請釋遣古避罪調訟
詔御史逮治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秦
自沈河者輩白神古以誣謫純仁亦坐黜知信陽軍又
連陷詔獄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尚以前忤安石
故也元祐初改天章閣待制為右諫議大夫遷同知樞
密院尋得柝以寬大廣帝德時盡改熙豐法遂其人純
仁爭謂去秦其者可也章惇得罪純仁言惇父老請置

往咎恤其私純仁前以鄧綰誣劾黜綰左奉言不寬錄人過太深確以車蓋亭詩貶新州純仁言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之過罪大臣諫官擊純仁黨確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召復相與呂大防蘇轍卻帝親政轍得罪為力救出知穎昌坐落職知隨州以論救大防安置永州諸具帝紀中時純仁以老疾失明矣怡然就道或請以元祐中爭役法議上明非黨當得免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致位宰相同朝論事不同則可今因以自免則不可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于姓多憤冤不平戒之當平心舟江行風幾覆而免謂諸子曰此豈草莽間史所為哉徽宗在藩州其賢即位日遣使賜茶藥除觀文殿大學士召還朝疾革口占遺表辨宣仁誣謗及疆場多事帑藏空耗語切至卒年七十五贈開國公同二純仁性夷易不以聲色加人至義所在則挺然不回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又曰忠恕二字吾一生用不盡何敢須臾離也又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擲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能勝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傳侍郎堯俞濟州濟源人幼

有異質甫十歲能文登第猶夫冠石介過之未嘗不見其靜處危坐也問之曰性不喜驚仁宗時為御史請建宗屬賢者為天下繫英宗為皇子又言陛下既以宗社計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日侍通慈孝之情時國用乏言事者尚機利堯俞言獨宜躬儉約為天下先重農通商為富實本專一切則天下殆矣英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兩宮隙言於太后曰天下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人之天下况皇帝明睿通古今豈顧間哉獨譏人交聞者遂則慈孝隆矣及太后歸政為帝言皇太后左右給使人宜錄勤勞加恩時帝初收謙讓任大臣堯俞曰大臣言是為行之善苟審其非違不稱可也無為失人王操柄問群臣忠邪對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惟陛下納諫好善則邪臣自遠帝意怒大臣糾劾對曰誠有罪陛下斥放之可矣安事臣言帝曰朕欲以公議付臺諫耳對曰若一之於公議則其人忠正臣不知其罪儻臣嚮上意言事是則罪之大者以濮議出知和州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堯俞知廬州滿抵京師安石素善之迎謂曰舉朝紛紛待公而定已議以待制諫院處君矣堯俞為具言新法之不便者安石不悅出為河北轉運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

不為所容請祠坐徐妖人扇亂不即捕削官稍起監黎陽倉草場守為調他吏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敢曠其職乎凡十年不遷哲宗立自知明州召入擢御史中丞補闕輔德舉直錯枉不扶人陰私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未嘗容心所薦引多吉士蔡確坐毀謗貶新州連坐者衆堯俞曰確恃妄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微干太和且罪獨止確旁及者衆則人將自危未幾卒太后謂侍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嗟惜者久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肅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而人不忍欺論事上前無回隱事已不復言或問之曰前日之言當職也當職而言豈其得已今非職司而咕咕與毀謗何異司馬光嘗歎清直勇三德欽之兼之也邵堯夫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知江寧縣稅賦籍多弊積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知之每訊事往往互問民鄰里丁產籍記之及定籍或自占不悉頌曰汝不有某丁某產乎何不言民大駭以為頌具得實也悉占不敢隱刻風蠹成賦而賦均民忿爭致訟者諭以鄰里鄉黨且睦親若以小忿故失歡後緩急何賴民感悟多謝去不訟

頌寬平處事精審過人以禮意尤盡誠心所至乎冷焉應天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經閱覽不復省杜衍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也以富韓表其廉退知潁州判趙至忠者本降人所至與守覲見頌感泣曰我夷人平生心服惟公與韓魏公而已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中牟長垣實京畿門戶而舊不屯兵請置營屯備非常不聽而長垣盜作神宗時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法盜賊多寡責巡檢尉頌上言巡檢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也今能使人不為盜而多盜民罹剽奪顧獨當晏然而已乎請以盜賊多寡為長吏殿最為著今時論念國勢積弱銳意立法度為富強入侍讀言人主不可一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懸示於人故好征戰則孫吳之徒用而民殘於干戈好刑名則張杜之徒進而民苦於組織好聚斂則桑孔之徒出而民困於拊克惟持盈守成庶之以無為則天下治使契丹還帝問其山川土俗及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民上下相安願勿以為國昔漢武謂高皇帝遺平城之憂勤征討而匈奴不服至宣元之代稽首稱藩唐憲宗慨然有復河湟之意不

得遂至宣宗三關七州乃自歸由此言外國之叛服
於中國盛衰無繫也頌和帝欲強兵威二帝意以諷帝
曰善時呂惠卿得政謂人曰子客鄉里前輩一詣我執
政可得也笑不應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坐故縱貶秘書
監知濠州後入坐寬重獄罷官後累更侍元祐中得相
務奉行故事使百官遵職守法杜僥倖戒疆場母生事
邀功時帝幼冲頌見諸大臣紛紜憂之太息曰君長當
必有任其咎者每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帝有言至無
應者惟頌奏宣仁訖必再稟帝宣諭必肅對後元祐僞
臣皆得罪有詆頌者帝獨曰頌事君盡禮無輕議卒年
八十贈司空頌內行甚修在館職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
與外族數十人婚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
然嘗沂桐廬水暴迅舟欲覆母在舟頌哀號顧天舟忽
正甫及岸而覆器局闊遠以禮法自將雖貴奉養如寒
士汎覽強記亦明習典故嘗議學校當以德行為升俊
之路欲去彌封謄錄使有司參考其素履登退之庶古
鄉舉里選之意知開封以京師浩穰多豪戚曰當以柱
後惠文治之至毫穎胥治也毫有婦法當杖而病每旬
檢閱稱未愈或請諭醫生嚴檢母為所欺給頌曰萬事
付公議吾何容心示以意人有觀望之者矣無何婦死

言者大欺服唯讀韓非書言肖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
目欲小耳鼻大則可小口目小則可大苟耳鼻小而口
目大人非之豈可復改哉嘗太息以為名言○王履更
名清平人年十八舉明經歷州推官南兩月開弟恭
即棄官歸養歷舉中從韓公梓佐北京幕韓韓氏歸
韓公去知安事呂申公公善守定州敗以為古良吏也
哲宗初以左丞擊粵學監御史論相確會天切自伐
韓公議賊狼戾議之遷左司諫兼給事中時命韓公不
當兼受錄以諫不聽韓公曰臣為諫官所當言承
乏給事又言駁非好為高論忤大臣也爭其力不得寢
遷侍御史時兩省閣正言久歲更言國朝政近制諸諫
官幾六員已少後復不降非所以廣納言者遠獲也願
止人補其而以直學賢之學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專與
勤在屏絕他好愈久不倦請實訓至節貴嚴更曰節貴
知開封慈聖太后族逮欲更言法訟部者不逮太
今建之長告許之風且慈聖仙逝未遠一旦因斷段之
吏連輪其戚屬非所以廣孝也欲得廉拜書樞密院完
則人謂言聖心當深察邪正正人選則朝廷安邪人進
則朝廷不安有為君子小人參用之說者必誤國也上清
儒祥官成太皇太后訓臣此先帝意也出閣中物營造不
與民最便進曰幸甚真成惠事然願以土木為戒帝
選后太皇太后得賢內助賢事最要曰內助雖其正家
之本在陛下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承初相擊為御史
鄭雍所擊連疏救見謂為黨罷知鄭州能河陽奉憲
作伯貶雷州列駕○王存字正仲湖州丹陽人年十二
辭親行千里從師學五年始歸第進士歷官修察御史
楊修呂公著趙鼎所知元豐初累右正言自熙寧末
臣被斥多積憤不辭每有詔獄法變深官制行存輒
意言諸臣情實納忠非大過宜寬貸官制行存輒
而比議法官治獄者乞不以赦原宜寬貸官制行存輒
防滿開不中死問疾一切杜絕非法意建龍圖閣直學
士知制誥有詔京師並河居人遷徙自廣反民墮舍
官道者或撤存曰此規禁也恐有產官之也為地役
部人難解相慶元祐初累官左丞存故與王安石不
善熙寧初不以貶求進又請召用言者為正人地於是

以言語深罪其以理自和不自持輕重如此者議其
無確以明駁學士如蔡州入為吏尚書與任事者其
德乞外招聖物乃老存平居恂恂不詭激此言官之
時不可不察也馬光毅以中書侍郎為中書侍郎
蔡京謝蜀書言元豐中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
不可用夏竦平請侵侵蜀師許之安意言京國者不
可好用兵亦不可畏兵好則兵畏則患患不可計也
初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已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州時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主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老何行志不與議也蔡州人京進士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初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功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釋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也京人自相攜族黨者多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可輕願擇厚通練之士又言無學重法今已父今適
之洛蜀黨有蔡州宗愈上君子無黨項之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知州州加秩知州宗愈上君子無黨項之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即位召入京丞相宗愈上君子無黨項之京則患之京不可計也
莫見其喜溫持正終始耳履謙遜不少變紹興初追
官范祖禹字淳忠文公鎮從孫也少育於忠文公甚恩
而祖禹自以早孤深悼痛每歲時慶集慘怛若無所容
也舉進士從司馬堯學呂公著以其子嬰之光在洛從
修資治通鑑者十五年公嘗當國以嫌故由右正言改
著作佐郎兼侍講哲宗既祥禪祖禹具疏太后言皇帝
聖性未定親儉則儉親奢則奢今即吉凡可蕩心意
耳目者宜斥遠以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耳不聽淫

哇則學問益而聖德日新故事服除為煇樂置宴祖禹
言服除而有故宴樂可也因服除設之非君子不得已
除喪之意夏暑權罷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
他日天下之治不治由之誠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而
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不學則小人皆動心引領
務邪諂以苟富貴人進學恒在於少時數年後恐不得
如今日之專也嘗講讀畢賜宴賜御書唐人詩祖禹謝
曰願陛下篤志學問勉進道德而後藝可游集帝王學
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學上之又上言仁宗四十二
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名而大端有五曰畏天曰愛民曰
奉宗廟曰好學曰納諫行此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集仁
宗時政數百事為訓典六卷以獻講孟子今樂猶古樂
曰孟子切於救民廣君心令與民同樂耳治天下國家
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乃為邦之正道講
好色好貨章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
刑家也孔子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蓋好貨則貪而害
民好色則荒而害政講王制巡狩時望之禮即深闢封
禪為秦漢侈心蓋拳拳室人主未萌之欲如此呂司空
慶拜右諫議大夫蔡確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來不窺遂
大臣者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震悚且確去位日久

廷臣多非其黨今以異議者為確黨斥之臣懼刑罰之
失中也蔡京帥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良士不宜崇長
遷給事中吳大水詔出米百萬斛錢二十萬緡賑之諫
官請考驗祖禹曰國家根本仰東南即奏災過實亦當
小闕略廣德施於天下加賑詰後無敢復言者東南赤
子無振矣冬大憲詔出內藏錢十萬貫賜貧民祖禹言
嘉祐前諸路皆有廣惠倉賑孤貧京西有四福田院收
養於寡廢疾者請申明其法委提舉使臣募賑濟不專
於散錢仍計存活死捐數為殿最詔從之兼國史修撰
為禮侍郎上言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監司郡守縣
今上下相維輕重相制皆與天子分土而治之者也祖
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要於中書今宜
委吏尚書取嘗為州郡者條別功狀上三省三省察其
足任者以次表用至官則今監司歲考課校優劣如此
則監司州郡得人而縣令可舉也巴京師喧言後官有
就館者召乳媪祖禹以帝方妙齡非近女色時大憂之
與劉安世合疏言自古人君鮮有不以聲色為大累者
至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固天真而養壽源灼
灼炳戒可為寒心今世俗有百金之產猶知自愛其身
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

累之基業而陛下撫有之庸可不自愛自重為乎若陛
下實未嘗有是則臣之說固為過防萬一有之則臣之
說為已多矣惟愛身進德專問學以綏福履又請太皇
太后為宗廟社稷計保聖躬帝俛首不言大皇曰無之
傳者誤耳明日留相犬防告之故今諭旨一人申疏言
臣侍經左右於道路有聞實恐私愛不敢避妄言之
誅凡事言之於未然誠過及其已然又患於無及惟陛
下寧受未然之言為先事之戒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慮小人乘間害政首上疏廣
帝意語具帝紀中已又言陛下承六聖之遺烈當思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
百官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司長享
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
法復祖宗之舊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願守
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
非皆了然於聖心小人之情專為私蔽求便於公專為
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
為刻骨之戒天下幸甚又論漢唐危亂皆由於宦官元
豐末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罪狀著白奏召內臣十人寬
中正子皆在其中宜斥遠時紹述之說有端而章傳且

復召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請外知陳州先是祖禹
以上命修神宗實錄直書王安石之過至是安石塔祭
卡論祖禹脩實錄為詆詆又據其諫乳媼事為詆上連
貶昭州別駕安世永州宜化州卒建炎二年追復官祖
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借在
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
上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以時事無一長語理義
明白粲然成文而山立玉色氣溫然飲人以和見者爭
動蘇軾以為講官第一云子中字元公以德行文學為
震講數經有見諷帝每稱善又與劉安世字
震克資善堂胡時以為極天下之選云
魏人也父航仕熙寧以直道廉力為名臣至太僕卿
安世少堅正有識第進士不就選受學於司馬光問盡
心行已之要可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
光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初頗易之已退而藥括凡日之
所行與所言矛盾者多矣遂深省力行七年而後言行
表裏一致調洛州司法參軍有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將
按之問安世安世為之諱已悔之曰是非妄語乎後讀
楊雄書有避礙則通於理固為親故諱也自此遇事坦
然嘗有餘裕元豐中光退居洛歲時問訊不絕及位祿
府不復通一書於是光薦為秘書正字尋擢右正言疏

言祖宗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
始快已行私隲累聖之制願出臣章示三省請自今更
始章惇以強市鬼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
邢恕素相結常自謂社稷臣貪天功冀復用據泄其禍
心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惇別籍異財絕
滅理義從薄罰何以懲懲已又論蔡確大不敬竄新州
廷諫議大夫時宰有調停之議引鄧潤甫平怨者安世
言潤甫出入王呂之黨始終履反今進用實繫君子小
人消長之幾力爭之不報請祠惇修怨安置英州同文
館獄起徙梅州惇與京士猶不快擢一士豪為轉運判
官必殺之判官疾馳至梅守遣客來勸安世為計安
世神色巋然對客飲酒談笑如平日徐書數紙付僕曰
我死依此行客密從僕所觀之皆經紀同貶者家事也
夜半聞鍾聲僕急起問則判官未至二十里所一夕嘔
血死矣而安世方鼾睡如雷也劉燧好立為后惇下發
安世司諫時及范祖禹諫求乳媼事以為后設遺心獄
會徽宗立而免還知鄆州京當國又七謫羈管峽州後
稍復承議郎居自便卒於家年七十六安世端謹靜一
家居未嘗有情容危坐久身未嘗傾倚作字不介其
忠孝正直皆則象溫國公光嘗謂光之言曰行已盡於

誠天道思誠人道人一也因舉左右手自顧嘆曰
只爲有此形故須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每廷爭直
上盛怒則解簡却立伺怒解復前抗辭音吐如鍾旁觀
者爲蓄縮悚汗目之殿上虎而安世田若也或有言范
公欲以大中消朋黨使其言用於熙豐後不至於紛更
用於元祐無紹聖報復矣安世曰不然微仲堯夫不知
君子小人不兩立如冰炭乃啓幸門延李鄧以入後二
人排正人如反掌此調停之效何謂益乎溫公爲相知
後日必有反復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不應
逆慮後日爲前却也方謫嶺表時度嶺望中原忽自念
秦父母遺體投荒常奈何因憶司馬公語比人在羣
鄉惟絕愁不病遂絕愁故宣和之末群賢凋喪殆盡而
安世歸然獨存梁師成心服其賢求小吏及事之者致
書无之安世笑謝曰吾廢斥二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
時貴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公地下他何求哉還其書
不答或勸以遠屏自全者安世曰心一擾如鼎沸鼎一
沸夫安有清冷地乎安世自處有素緩急自知死所何
避蘧軾論人才至安世必曰器之真鐵漢云 陳瓘
中南劍州沙縣人元豐中爲禮部貢院點檢官與范淳
夫同舍淳夫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程伯淳能之瓘

問伯淳爲誰祖禹默然久之曰君於天下猶然不知有
程伯淳耶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因以書函自謁自
是每得明道先生文必冠帶讀之紹聖初判明州章惇
召入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泛詢當世之務
瓘請曰天子待公爲政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
當先辨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舟載有偏重則不行移
左移右其爲偏一也公云云是欲平無勢而移左置右
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勃然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
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
其迹則不爲無非若指馬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
矣瓘今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意雖忤然
見瓘神色自若頗敬異之因有兼收屏中之語飯而別
至都召爲太學博士時蔡卞禁太學士不得爲元祐學
術議毀司馬光資治通鑑瓘因策士引神考通鑑序中
語爲問太學錄林目下黨也自繼謂瓘曰序豈神考垂
自製耶曰然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有
始有卒何少長之異自遽以告卞卞乃今學中道振萬
閣不敢復議毀棄矣卞議禁史學瓘謂天下事無常
惟稽往事有以知成敗失得而不迷於政故書春秋皆
史也王氏屏春秋廢絕史學士咀嚙虛無之言必且以

荒唐天下已主試事璫念卡逆已必取史學熟經生
且嫌學之也乃悉取諸談經用王氏學者為前列稍後
即取博學稽古之儒以克以焉不如是史學將且廢隨
時救時不必快目前也元符初為左司諫議論務持平
存大體未嘗發人瞻昧之過嘗云天子託言者以耳目
誠不當以淺聞近見惑亂其聰明惟論悼下邪怨之罪
特力而斥言蔡京不可用京因所親致情欵且甘言柔
之璫曰此國家大故非得已攻愈力聞者猶往往甚其
言迫京禍天下人始服以為國著蔡也遷權給事中相
布使客告將即真璫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論事多不
合而云然欲以官餌我也若受其薦進而為異同公
義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必投之以決去就且
袖書入就席出之布讀之大怒爭辨者移時至箕踞諄
語璫色不變徐起曰此國事是非有公論未可失待士
禮布豐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蔡京用除名竄康州久
之子正彙在杭告京欲動搖東宮杭守蔡疑批送京先
飛書報京使為地下制獄併逮璫逼使證其妄璫對獄
曰正彙得於道路謂京將不利社稷璫在數千里外豈
得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不忍
挾私情以待其說又義所不為然京姦邪必為國禍璫

嘗論之諫省固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鞠
聞其辭直失聲太息曰上止欲得實耳如言對可也獄
具正彙猶以誣告流海上璫安置通州徙台州璫嘗謂
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
可以信後居諫垣首論其事進日錄辨及遷合浦又為
尋堯集闢之京下患其書行欲焚廢以石城者凶人也
懼知台州今赴闕已乃之官時外議洶洶咸以為城將
不利於璫視事之明日即遣校詣璫舍發篋檢行李且
攝璫至庭陳獄具懼之璫色不動大言曰今日之事豈
被制旨耶城失措應曰有尚書省劄子請出示則以尋
堯集為詆誣取劄本繳申毀棄也璫曰然則今取尋堯
集耳何用爾且君知是集所為此名乎以神考為堯上
為舜曰尋堯安謂詆誣哉時相學術短淺心術險昧欲
以一指掩衆目故悖而為此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
議干犯名教乎城大慙無以應揖使退窘辱之百端終
不能奪京下猶以城為怯也而罷之璫平生論京下皆
拔摘其情隱最恨忌故得禍最酷云
語人曰此璫微也然其志必欲久居朝中不
自甘矣蓋知璫也雖曰鳴鶴起日使聞不
則就枕寢即與不悅仰上夜則置行燈於
側就案不煩僕使也酒量能斗餘每飲不
過五爵其飲
適惟璫戶
韓周家大故及中興垂簾事往付諸書之
宣和末歲

紹興中謚忠肅張魏公浚言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
限惟鄉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人以爲名言

○郭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判官府校
授呂正卿忠宣諱爲守禮遇之忠宣屬樸樸府爲不
可同翰林學士初爲之治戶翰林學士則以祭酒司業
則不可忠宣諱謝之元祐中爲右正言章惇相用事露
章勿其罪遂序展看詳元祐章奏浩言其公爲武職到
賢妃立爲皇后浩言上言昔郭后與二美人爭先仁祖
后并斥二美人下天下公及立后則不疑賢妃爲后
下於貴族以別嫌孟氏罷廢初天下執不疑賢妃爲后
者及謫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與歐以
爲國家不幸有此下下德服今賢妃竟立其無乃非四
方之望而上累聖德乎臣觀白麻所言不謂賢妃有子
及以祥符事爲證耳夫立后以配天子爲天下母誠重
誠慎若曰有子可立則未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
以德而後官故也詳列德妃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
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乃伏波之女德妃無廢台之
嫌何得引爲今日此乎頃年冬妃從享京靈宮是日雷
電上屬 廟卷之八 四十五 五月初一
○意其時今宣制後霖雨飛電奏告來陰淫不止上天之
意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累世公議爲畏帝曰此祖
宗故事矣獨朕若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何限陛下不
取法而效其小疵臣恐天下後世之議陛下也帝變色
待其章初召還復爲右正言入對帝以諫劄后事獎歎之
詢其章對曰焚之矣退以告東壇維日稱其台此乎異
時後人妄出一疏草不可得辨矣後遂果爲傷諫言
中禁曖昧不明之事以中法神察昭州瘴疾作傷諫言
省禁然除息德奉養以同事爲問時稱其過事如虛舟
堅挺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云紹興初贈實文閣學士
謚曰忠愍浩修家有志行記覽該總然曰觀和不士有
一善無費與進遜必下之章言六經千門萬戶其要在
謹獨一言但於十二時中看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始
收爲功去初浩與陽翟田疇仙游王回博學何官浩
任職畫往見日平主與君相許浩仙游王回博學何官浩
日上遇羣臣未嘗假辭色徑於浩差若相識者今天下
事不可勝言歎時信而後發聲有益耳畫然及到時
亦不勝言公曰忠完不言可也矣浩涕泣盡迎諸塗

○五死死矣蓋德表之外能殺人哉類母以此奉自滿
士所當爲者未正此也況懷德謝之回樞以飲受於
爲清裝祖送之遠賦除各回使按出都門行數十里
猶謂問家事不答去指少從陳學第進士知龍泉
所樂居者中者外不督責耳今俯首權門外仕宦
擇且外官所當得也去不顧知福清爲郡守會軍所知
軍布布方執政爲以爲太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造其
門也爲端王侍講明善府邸中人多與官僚相得獨
然不可親一有厭之微宗即召司封員外郎累中書
舍人布由國自以於揖有舊恩莫爲用終無回曉帝以
借學故多延訪揖每以禮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
當信吾言疏巧去以龍圖符制知轉州卒以藩邸恩
其文欲見之不往教授成都安厚爲僚借諸府停
毀所素學善者逢之安民退責其責友曰吾心實
之憂而交之耳安民曰如此則吾亦謂臣怨友其人也
○安民曰當與我直道還君安民曰處厚貴矣下事
知我時山神奉儀校是非耶安民妻陳氏與蔡確之妻
弟也確爲相安民絕不與通問知長州以恩信爲治人
不忍敗元祐初擢大理鴻臚丞拜監察御史論事得
國植黨論學士京森足以感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
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
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毀先帝法必逐
而後已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早覺悟而亟
之與暗羽翼成能侮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
者陛下知其意乎特借甘以復私怨非實本心也張商
英在元祐時上八著詩極諷美近乃乞借先公者利
碑周秩爲博士規定光謚爲文正乃請斷棺葬尸陸
下即此亦可以察其心矣方安民論諱時情禮所親
之日君本以學自聞於時奈何以言論自任與人爲
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論愈力會
始以安民爲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後併論布
大要明堂劉賢妃從安民以爲言特帝意漸益涿州
食處而急其事不治事即寸魯學與約爲山林遊安民
患災中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一人曰同方正有父
○學仲游字公叔文簡公士安曾孫陳見仲衍同春

元豐未調轉運司幹辦高導福而代其潛陝西渠給軍
元豐夫三十萬迫期至高給轉運使計莫知所計委仲
仲游今諸縣先修倉廩及當治者名影于籍籍糾
量數于既集洞徹倉儲壁注贏糧者至其所人自糾
給之不終朝軍然敵而軍行元祐召試學士加集賢
校理開封府推官廉辦有聲收秘閣校理知權州歲大
旱仲游先揭榜喻境內有儲亦相勸發漕民咸樂主它
萬石民受恩富室知有儲亦相勸發漕民咸樂主它
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
著不及用節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呂馬光公
後乃聖黨籍坎散秩而終年七十五方元祐初司馬
已極以羣賢並進天下譁然以為太平而熙豐用事之
言善視天下之勢者如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
諸人口後且有憂大憂衆共駭失之非微知遠之至莫
之能逆也故不憂於可憂而憂於無憂此名至夏
夫小人不能勝小人焉若陳蕃密武協心同力選
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於節甫之手成黨禍之
患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武三思得志卒以論
與此言世已為之禍也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
海內之英其早華於朝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
由今用賢如孤往派士如轉巨石而怨忿多積需時
而然其害必深愚竊伏以為憂公若得忠賢仲游
與司馬公書亦言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不其人故
法能必行今欲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怖者無
慮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參之然
東百之中存具十數其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
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廢
未罷乎以此救前日之敤如人又少間其父子兄弟
喜見顏色而未敢言以救之猶在也光得書聲然

論曰嗚呼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圖之於微謹之
於豫制之以其機牙尚矣至正反之極乎惕以號終揚
王廷告邑先自治也壯趾即戎者戒焉夫道豈一端而
已立已與敵而欲以衆勝之其將能乎

紹聖中臺諫輪忠諫敢言者有仙遊陳次升建陽陳師

錫成都呂陶元符初有明州陳永濤州龔共睦州江公
望眉山任伯雨陽翟崔鵬之倫次升學太學時學官以
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曰丞相豈秦學耶美商鞅能
行政而為李斯解嘲非秦學而何坐屏去元祐間以御
史補外傳下意其望用事者召復御史欲使為出力時
方編元祐章疏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導之言親
政來又榜敕許自新勿復言今考竟則前之詔今適周
天下而寘之罪也悼下請遣呂升卿為廣南察訪使欲
甘心流人次升言陛下無盡殺諸流人之意而升卿
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亦何所不至乃正不遺謫監全州
酒稅元符初召為侍御史極論悼下蔡京之姦言行崇
軍初編管循州神宗時置律學習律監祭御史師錫言
陛下少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
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導之於末
乎安石斥為說說出知宿遷元祐中蘇軾上其學行遷
秘閣校理尋黜元符初為殿中侍御史首頌言司馬光
呂公著之為功帝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史
記事天人之蘊性命之情治亂安危善惡邪正之迹咸
在幸留意毋淫於小者近者黨禍作削官放郴州熙寧
開制科進士呂陶拔舉新法之弊以對安石當讀卷神

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請意善之安石不悅出判蜀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指斥確悖罪無顧畏遷起居舍
人大臣有上殿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過
况史官乎大臣奏而令史官不得聞必所言私也時言
邊事者專西事不以河北為憂陶使契丹歸念北敵
邊乏守獨條請脩邊王輔新得政侍御史陳禾引帝裾
落者也黨陳瓘失官輔薦之為名禾曰寧窮餓死耳安
能以輔薦復官耶辭不就客游壽春童貫領兵道壽春
投謁不見餽不受貫歸言之帝帝曰此人素剛汝不能
容之耶卒贈中大夫諡文介而伯雨公望賜語關國
史上編 卷之六十一 王直 三月拾

大故具帝紀中

論曰宋至元祐初於時譬夏秋乎士林林可材矣而宣
仁以並材諸位故貞良臣若爭臣以能多若此然代有
風習焉宋士習已亢持所見自足而誹人即元老鉅儒
不免焉韓持國之深浮傳欽之之金玉范淳夫之溫潤
范堯夫之博大於風習超然矣乃劉忠肅之勁正劉器
之陳瑩中之誠節時謂國祚匪是將國無與立矣
呂好問字晦正獻公公著孫侍講希哲子也生數歲以
門蔭守將作監主簿時呂氏門生故吏滿臺省好問篤
學自晦匿日從碩師鉅儒游於異地未嘗一濡迹也紹

聖中以元祐子弟坐廢自止獻公時悉累賜振宗族無
留貲後再更黨禍家旁落主突不烟好問素親卷志米
鹽之問不干寢門而家人亦怡怡忘其貧也司揚州儀
曹時蔡卞為帥欲附善類以自解禮好問特異且薦之
兼官游穎昌客陽翟者二十年嗒然與世忘而學造愈
淵諸儒為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推重如
此靖康初近臣交薦以諫議大夫召賜進士出身無何
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
宗之政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
時政之利害闕失太上內禪詔盡具矣雖使直言之士
抗疏論列亦何以加此願陛下與九宰一行又言陛
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而首
廢未舉則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客養而
然也臣恐醇厚之德變而為頽廢請削王安石爵正
神宗配饗請褒表諫臣淵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
十上帝甚憐納每當食却御畢其說金園解帥退太臣
不復慮顧邊書警報復廢格如承平好問言逆虜屢犯
宮闕要盟劫質盈所欲而後反計必有輕中國心臣竊
料其冬復南也所為備禦者迫在於數月之內宜速講
求以濟大難今邊事即唇刻可辨者動延旬月臣僚奏

譚爾抑不行臣伏憂之疏奏大臣皆竊笑以爲過計未幾虜復南又大怖不知所爲獨遣使講解屬於路虜亦漫爲浮言相應答而攻畧日進諸將奉朝旨獨閉壁自守不敢抗好問言所謂講和不戰者以爲好也今彼領兵境上不攻城不虜掠則不戰而可矣彼今日屠一城明日破一縣於和何有而朝廷獨執議和之說束手就視以應之比得和而中國之荼毒已徧矣况虜獨以空言給我和必不可得乎臣以爲宜急揀選鋒以防河厚集滄滑邢相之戍遏奔衝列勤王之師于畿輔衛京邑川嶺可及救也條所爲防禦之策以上皆抑厭不行居無何虜陷真定中山上下震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請遣竄還吏侍郎而金薄都城諸道援兵爲耿南仲唐恪罷遣去無同難者帝始思好問言進兵尚書而事不可爲矣衛士數百人入都亭驛殺金使谷左掖門求見邀乘輿犯圍出天子御門樓諭遣之左右皆奔竄獨孫傅梅執禮與好問侍卒抗聲數宰執姦諛致敵語悖甚傅等莫能難好問前譬曉之曰若虜忘身族欲冒重圍衛上出誠忠然乘輿出必甲乘輿履屨無關而後動今虜劾且近冒重圍出難即得出虜以銳師來追以鐵騎蹂我將若等忠義翻成誤國矣卒首乃自赴

曰尚書言是也虜衆退帝再詣虜營好問從已留不歸好問悲慟移疾卧孫傅張叔夜見之曰此豈尚書卧疾時耶今天下所仗惟尚書奈何委之於是好問起視事而金人立張邦昌稱楚帝二帝在虜營太子諸王妃嬪皆出從無留者獨康王以大元帥總兵朔方元祐皇后居私第得全好問日圖所爲奉社稷者於是詣邦昌屏人語曰相公今居都省真欲自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在朝士大夫皆追君與上所擢用邦昌有此意誰則容之好問曰幸甚此宗社之福亦相公家族福也且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獨畏女真兵威耳女真去誰爲保帖然如今日者且虜本極漠非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讎夾攻之役從史之而來然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天意相公宜亟爲宗廟社稷計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於是好問傾橐中裝募死士以蠟丸封帛書走大元帥府具都城動靜以報已復說邦昌言相公雖勉塞虜意權以濟事然當示人以意省中非人臣所宜處蓋寓直殿廡晨出母衛士俠陛虜所遺玉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邦昌從之已而邦昌署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不可邦昌曰今政府位虛公不以特定虜遣甚

心腹以來且奈何好問矍然遂繫衛却俸而日署兵部
事曰上所命也時諸司文移去年號獨好問所下稱靖
康如異時吳开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殿好問曰
宮省故吏驟見御止衛必駭且變或不測奈何邦昌矍
然而止時王時雍范瑍吳开莫儔等阿邦昌自附於佐
命議肆赦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壁外皆非我
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於是好問乘間謂邦昌曰天
命人心歸大元帥相公若先群議奉推即功無與二如
撫機不發將他人有其功聲大義而來責悔無及矣邦
昌以道路阻塞為解好問曰第豫遣使雖未行亦足以
自明於是定遣使詣康王府勸進須金退而發及女真
且去好問度虜必留兵為防則動息為所制不得展
勸邦昌必力辭已而金酋果欲留兵為邦昌衛邦昌辭
不得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水土不相安則奈
何金酋曰然則留一劄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天向熱勸
董貴人有如觸寒暑致疾又奈何於是得不留而奉迎
推戴之事沛然無中制者矣虜退好問趣邦昌遣使詣
大元帥府勸進請隆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太后自延福宮入垂簾高宗即位除尚書右丞帝勞慰
之曰宗廟禮全卿之力也時好問起草布甫再閱歲官

冥尚書逢世大難不懣悚深圖回如此李丞相綱以召
至聞好問名夙敬之與相得甚懽事必咨而後行已綱
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按之以懲後好問曰王
業艱難政宜含垢若繩以峻法即懼者衆矣於是意稍
憐侍御史王寅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立維新之朝
出圍城中好問所賞貢帛書及虜退勸進表下尚書省
曰好問肝膽社稷無輕議而好問自効力求去且言臣
於是時閉門索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故甘受賢
者之責章八上除資政殿學士奉祠卒贈五官卿有
加禮好問體氣高亢儀觀嚴肅平生經籍之外無嗜好
居陽翟時年五十餘矣猶日課誦五經日終一帙少年
不逮也樂天信命處厄困詆誣無入不自得逢大變兩
陷虜營出入白刃間左右喘汗無人色泰如平時金酋
問康王今於何駐軍好問曰大國名王貴人並在國門
外猶然不知况圍城中乎酋怒目攝之曰尚書祗為趙
氏乎好問曰家世輔相實為趙氏羞淚俱下傍觀者為
縮頸汗出其危乃如此
論曰胡文定言方靖康變時京師人謂虜以張邦昌故
迫死德之也外有狄虜以定其位內有主時雍馬淵李
回佐其謀將有范瑍宿衛之兵張其勢使舜徒以其時

死難索一身耳故愁死受汗辱以濟大事卒之幹邦昌
尊隆祐后勸康王進而趙氏復延則世臣之道也嗚呼
世殉社稷而已矣

幽史上編卷之六十一 三定本

幽史上編卷之六十二

宋臣劉傳

盱郡劉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許景衡字少溫州瑞安人宣和中以侍御史言文昌政
本樞密本兵不可以久虛頗博遊忠賢補其闕重賞時
宜撫河東景衡論其貪饒不可用睦寇平江浙郡縣殘
燬而茶鹽比較如平時景衡言茶鹽之凜當以丁中數
寡為歲額高下今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比較如平日
是感民也燕雲之師作軍乏興與衡奏財乏在節用民
困在恤民今諸營繕共花石綱運非常賜予宜節省吏
員軍伍若無名功賞賚緣干請宜裁制和買和糴鹽凜
為害孔不報焉王黼所志罷歸靖康初以右正言召坐
殿侍御史李光正言瑋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
召遷中丞東京留守宗澤為言者所毀短景衡曰臣自
浙渡淮至行在人籍籍言澤為京尹威名卓然過
人縷縷也雖未識其人私竊慕歎之今苛責其細小忘
其大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罷澤不識
楮紳中孰其有威名政事加於澤足任重者乎疏入帝
封以示澤澤以安除尚書右丞為潛善伯彥所排沮罷
奉祠卒謚忠簡景衡為程氏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

時俯仰斥逐死而帝思

宗澤字汝婺州義烏人幼開爽有大志舉進士為趙

以趙為河北走集請升縣為州重其權不報澤歎曰他

日會思吾言知萊州忤部使者劾罷結廬東陽山谷間

以居泊如也靖康初起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

率憚避不行澤單騎就道磁經亂民流帑牒枵然澤繕

壁浹治器械募勇敢為固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

宜各蓄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應之是一郡而當

有十萬兵也從之兼河北義兵總管金破真定引兵南

自李固渡河恐磁兵蹶其後遣數千騎扣磁州綴之澤

縱擊多斬獲悉函獲頒士連破之金人懼乃分兵留屯

會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止王毋行王以全語具帝紀

中及康王得詔開府督天下兵勤王澤履水渡河見王

勸亟前會虜以帝詔來言和可成敕毋動澤曰此紐我

也君父方急難望援師何帝饑渴且急引師趨澶淵固

無害於和萬一敵有異則吾兵抵城下矣王從官注伯

彥等難之獨勸王遣澤行官難澤轉戰前遇金開德敗

之度金人必犯濮潛遣三千騎城守濮敵至又敗之金

趨開德與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敗之還至衛前

薄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進死退亦

死死等耳然進死死義况乃從死中僮生乎士卒奮無

不一當百金大敗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

而却必夜以鐵騎蹂吾軍軍立烹乃暮徙營四設伏金

夜至得空營大驚而伏發疾擊又大敗又時出不意遣

子涉河撓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澤以書勸

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

宣撫使趙納知興仁府曾楨令合兵勤王無庸者而二

帝北狩澤聞之號慟引孤軍走黎陽至大名欲據金歸

路邀擊之不克於是上書康王言今天下所屬望者惟

大王王行得其道則天下之心可得也失其道則天下

之心從失也所謂道近則正遠柔邪納諫爭拒諛佞苟

恭儉抑驕侈體憂勤斥逸樂進公賁退私偽是已因累

表勸進王即位召入見涕泗交頤下陳興復大計與李

丞相剛指合而為黃潛善等所沮除龍圖閣學士知襄

陽時朝議割河東西陝蒲解昇金以為和澤疏言河之

東西陝之蒲解此天下形勢之處陛下當兢兢業業為

祖宗守之者也奈何輕議割乎昔金師再入以和臣主

和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明黜陟

以再造正室而割地是自感其國自絕其民而饒天下

忠義之氣也臣雖為願冒矢石為將士先會開封尹闕

用相剛爲東京留守時都城新破虜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相聞而所在盜竄起京城樓櫓盡撤防子開如人情洶洶澤至勞來安輯首捕誅舍賊者數家嚴徵緝之令修樓櫓完雉堞畫防禦戰守之具甚設金入寇諸將誦斷河梁以自固澤笑曰昨金騎來無爲捍禦者政坐斷河梁耳河梁斷是戰士之氣而示敵怯也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分敵勢救諸道兵並會而勒諸將嚴護河金忽引去已自鄭驟馳抵白沙壓都城而軍僚屬懼問計澤方對客笑曰何事張皇劉衍單在外必能捍敵金與衍戰急而澤潛所遺精銳繞出敵後夾擊大破之衆乃大服當是時群盜河東王善者擁衆七十萬等念善難以倉卒破而其人義槩可動也乃單騎馳善壁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使有公等一二輩豈憂女真哉今志士立功之秋不可失矣善感泣解甲降有楊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餘擁衆各數萬皆宣諭降之推納不疑已朝命盜丁進以閤門宣贊徵京城進以其衆入謁賓佐請爲衛而見澤曰木石可感之使動况人乎立見撫勞之翌日詣其營勞軍進感服効死於是即京城四壁各置帥領招集之衆造戰車千二百乘邊敵衝於城外據形勢立壘壁二十四駐兵往來按諒之

其沿河鱗次列砦曰連珠砦而河東北山水砦起義民兵各團結聽節制於是京輔左右星羅棋布聲勢連絡金來犯輒軋大憚澤不敢名父呼之而東京翼然時黃潛善勸帝幸東南澤怒憤抗疏言舊京乃祖宗百十年積業之基業不可棄今又已完戢開封物價漸平不異於平時士大夫軍民懷忠義者日夜引領翹足願鑾輿旋蹕而偷安東南臣竊惜之靖康中固有倡和順旨冒富貴者矣亦有奮不顧身獲罪戾者矣以臣主觀之冒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前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前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垂審熟之思且京師天下腹心兩河郡縣雖稍陷沒特一指臂之不信耳以一指臂之不信而欲并腹心衆之豈不過甚也哉章十數上潛善等姍笑以爲狂且謂山東民皆名起義實盜也請止勤王師解散之澤疏諫曰往敵圍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爭奮自湘湖江淮閩廣連絡數千里爭先效命當時大臣無遠畧不因撫用使饑餓窮困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乃異時宰相措置乖謬之罪也今河東河北節義之夫不從虜保山砦自固至自黔以表忠而止之臣恐羣澤之士一旦解體也又遣子郢詣行關上

疏曰今伊洛後而金酋北走滑臺固而敵兵屢敗河東河北諸義帥日夜企踵望官兵之來時幾如此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可期也奈何不乘時幾奮發而日規規爲偏安謀乎傳聞四方必且謂中原不守將遂爲控扼江淮計耳尋疏言今丁進李成等以數十萬衆願護京城願扈駕還關楊進等兵百萬願渡河致死陛下及此時還旆衆翕然奮周宣漢光之業何遠哉乃聽奸臣之億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宣光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竊爲陛下惜之夫聖王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今上皇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修寶錄宮爲迎奉之所使天下曉然喻於孝弟之義愛敬之本帝爲降詔擇日還京而澤日夜經營北渡河契丹幽州人有歸中國及爲所捕虜者引與語勸諭以忠義人競咸憤給糧餉遣之賜分馭竣官軍渡河以爲信又爲榜文數百令散示陜沒州郡於是燕趙豪傑景喬澤趙日進師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及虜不虞分書諸將所從入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王再興等自鄭州復西州陵寢馬攢等自大名復洛相與定餘各以所部分道入師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及契丹兒前所

遺者必同心相應醜虜殄滅可期而聖願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外傳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使出兵爲外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而兩河可指日復矣願陛下早還京定蹕疏入潛善忌澤成功百方阻撓之澤抑鬱不自堪疽發背而病諸將入問病翼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因憤憤至此公等能殲敵即我死何恨不然長轍之日長恨矣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誦杜甫詩自歎恨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爲罷市弔哭者久之澤忠義自天性而機應神速每當食必歎息曰此君父側身嘗膽時也乃臣子忍安居美食爲耶信賞必罰威嚴不可犯粘罕據西京澤遣李景良遁澤爲中立發誓哭之遇虜中立戰於俊民降李景良遁澤爲中立發誓哭之憾獲景良責之曰不勝罪可恕亡何也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酋及燕人何仲祖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即不失爲忠義鬼今反爲虜持書來說我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自金酋曰我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死戰當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人爲敵脅而來非得已縱遣去趙世隆

者澤知磁州時中軍佐也澤去磁以州事付鈴轄李侃
金圍磁世隆殺侃以降權州事至是與弟世興將三千
人來入見拜訖澤詰殺守將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
陷沒乃朝廷澤令名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世隆
所將者兵露刃克庭世興佩刀立階下左右股栗澤徐
呼世興慰之曰汝兄犯濫汝能奮立功自足雪耻不相
及也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人謂世興曰為我取滑州
世興欣然往復滑州還厚賜慰籍之有降盜趙海者屯
板橋塹路阻行者澤卒八人過其壘海怒繫之澤聞召
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入澤方對客語詰之海具伏即
械繫獄謂次將曰汝領衆還管明日斬於市其用法翕
張類如此楊進王彥負衆不相下聞于天津橋澤出片
楮諭之曰為國之心如是乎當公戰時立功即勝負自
見何私闘為也各相視慙沮退恩或並濟故能以孤軍
禦強敵而填定大都子穎以忠義得士澤既沒都人相
與請以穎繼父任不許許起復判留都而以杜乞代將
竟至遂潛蓄善意盡反澤所為豪傑解體諸帥聚兵各
散大復為盜穎數爭不能得請終罷歸明年克秉其師

東京陷

李光字泰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觀喪哀毀如成人

第進士以師禮事劉安世于南京告以自無妄入服膺
之官司封即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過從
無諫爭之說以杜塞言路而怨嗟之氣結為妖殄為王
黼所惡出知陽朔縣李綱以論水火去國居義興先偉
之伺見於水驛即定交金帥急帝意欲內禪光為符寶
郎規知之恐蔡攸梗其議因納符以危言聳之攸懼不
為異欽宗受禪權右司諫言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
困於李彥而天下根本竭於王黼蔡京今公家無半歲
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請復舊制三省樞院通兵民財
馬一與戶部量歲入為出又言三鎮不可棄宜遣河東
北兩路壯勇尾掩擊之遷侍御史金通京師士太
夫委職去者五十二人同罪異罰光請逮于理公行之
金再入圍太原奏請委大臣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
八州民兵部主豪將之入勤王且請修京城壕堞為守
禦會彗出寅良間時相耿南仲謂應在外夷不足憂米
言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不懼也無
不省也今外夷威強如此何得以災異著之謂無憂乎
謫監汀酒稅高宗即位知宣州光以宣密通行都總城
池聚兵糧籍民以保伍為義社擇健武者統之又柵險
要謹屯戍釐城址為十分各署籍為守畫自便夜巡警

加嚴有急則戰民租故輸邑者令悉輸郡民勿謹言不
便寇至迄賴以全事聞進直龍圖閣金陷建康奔將散
卒至者給之食水軍叛繁昌立遣兵出不意擊破之御
營統制將不相能擁潰兵城下索闕光至諭以先國家
後私讐之義者感泣解去劇盜戚方破寧國傳城具砲
石前攻光編竹揭簾禦之砲石至即反墜作書射賊副
將馬前以疑之城急光寘匕首枕匣中敕家人必自
裁無陷賊會援兵至而解進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尋擢
吏侍郎光疏言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
保江浙其時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交豫司雍
諸州石季龍重兵屯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
之今駐蹕會稽三載矣淮甸咫尺了不經官長江千里
蕩無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是東晉之不若
也東南根本之地進足戰退足守者莫如建康宜屯兵
積粟命將士分信地以守調旁近兵佐之便時有詔金
深入諸郡守丞相守避所宜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
社稷之重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使遁
也復前詔帝欲蹕臨安命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督
營繕尤經營樽節不擾而辦奏蠲減兩浙積負及九邑
施德自近之意時戚方以管軍屬節制懼甚拜

庭下光握其手起之曰公昔爲寇吾爲守分不得不相
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力忠義勿以前事爲介方感泣效
命擢吏尚書大將韓世清苗傳餘黨也中宣城被調發
不行光請出不意除之乃命光招撫淮西遣宣城世清
入謁送闕下伏誥相頤浩以不預聞而怒除端明殿學
士撫江東知建康秦檜罷坐檜黨落職表祠後累禮尚
書光言今駐蹕東南而兩浙自冬徂春雨雪不已百姓
失業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大共誅討殺戮過當宜亟
選良吏撫懷之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議臣欲推
行四川交子濫於江浙光言非便事得寢出守台移溫
州已秦檜定和議素善光欲籍以鎮浮議召參大政而
光不棄其所爲也與大忤議和不可恃議淮南守備不
可撤三大將兵不可奪於楊前面折檜壅陛下耳目盜
國權因求去明日帝謂之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
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腹心何去也章九上除資政殿
學士知紹興尋奉祠以万俟卨論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使瓊州安置已陸升之告光中子孟堅撰私史呂愿中
又告光與胡銓等賦詩訕朝政竄昌化軍年八十始以
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自便至江州卒孝宗卽位復資文
殿學士謚莊簡幼子孟傳字文授光簡相表方六歲知
力學曾幾以其孫妻之以父恩歷太師

志已決遂引去以備選授入對政府故人所問問
幸少留孟備謝曰孤蹤遠涉一見清光幸失對畢
出閣與史備遠有聯以印使皆造別館之次無之納使
而歸常誠子系安身莫若此就修已莫若自保守
趙則福至長榮則來人以爲名言
程瑞字伯寓饒州人少壯太學試第一累兵部員外
郎靖康中議割三鎮命瑞往河東陳奏奉詔不許割
地不割還除左正言論徐慶仁康汴岳船皆備唐格頗
密請免別業英等計大計以中田和薛監州監運
之初爲給事中兼侍講明安國等坐擅當與詞久
之赴行在除中書兼侍講論金有輕蔑心者費
不致窺焉長帝曰且依十年計瑞再拜曰十年之說
必早反以思願陛下勿忘除其尚書竟佐補出知信州
上時年光華有義人夫卒
張守字子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
金黏罕將自東平入四窺行在黃汪以爲是李成餘黨
也無足憂守以監察御史請防淮防江毋玩寇請詔大
臣專選將治兵許庶政付諸司六曹忤二人意遣撫諭
京成還奏金必深入而金果渡淮帝航海後蹕臨安守
還御史中丞上疏言陟上處宮室之安則思二母后穹
廬轟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瘠肉酪漿之
味服輕煖之本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若若操予
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畢受制於人撫膺御
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則思二帝母后誰
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反身約已謹母欲縱而
天不悔禍未知有也且言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歲就

愈而今日朝廷之設施措置於前日未始而異也倘復
有維揚之變而後圖之雖斥逐大臣亦何救於禍除禮
侍即以趙鼎爲遷翰學士知制誥進參大政劉豫導金
人寇淮上而敗諸將來獻俘守疏言所俘誠金人及他
蕃種戮之可也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虜驅掠
以來豈其心哉宜諭以恩信聽遣還願留者聽已復上
措置方畧言神武中軍當專扈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
路一駐淮東一駐淮西一駐鄂岳荆襄使血脉貫絡聲
勢相聞又言今大將皆握重兵萬有一卒然不諱若賜
罷則所銳之衆安屬宜及今擢麾下士忠力者使爲統
制各將五千人募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此指
臂勢也閭自范汝爲之變公私赤立守鎮福州四年撫
綏彫瘵諸手朝蠲貸幣平緡錢十五萬民以甦引病去
久之復參大政張浚斥永州力管解弗得帝蹕臨安守
力言建康江流闊隘氣象雄偉可都而趙鼎意異以資
政殿學士知婺州初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後同樞府始
燭其爲人執浚手謂之曰守誤公矣彼其人趨向深僻
有患失之心公必慎之移洪州以郡縣供億科擾疏乞
蠲和買和糴而槍方損度支焉月進日憂財見守疏怒
罷奉祠卒諡文靖

親征行營使辟佐幕綱罷坐從貶建炎初判湖州應詔
管今巡幸所至營繼從之非嘗膽臥薪之意紹興中累
與侍即入對帝問朕一紀收效幾然病安在肅對
曰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後收成效者
陛下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而前卻者數矣所與
斷國論者大臣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代羅
無慮二十餘人此何以圖功哉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
誤帝為憮然權吏尚書金使至議和肅欲強帝意疏言
陛下受命得國出於天龍飛濟州天所命也敵騎數紀
行關無虞天所贊也宜謹邊防厲將士毋取必於彼而
取必於天金使還帝親拜受偽詔又力爭監察御史施
廷臣以贊和權侍御史莫將權起居即肅率其屬上疏
言御史臺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勾龍
如淵以附會得中丞衆論固譴然矣今廷臣又以迎合
故得超擢一臺之中長貳相化既同鄉曲又同腹心變
亂是非何所不至而其術者又以此而擢右史夫如淵
廷臣庸人將則又姦人也考其夙昔無所不至而陛下
欲與之謀王斷國乎於是將廷臣命皆寢而肅面折如
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所薦七人皆嘗北面張邦昌此何
以稱哉和議成則大正士儼朝八陵還疏言金人之

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耻陛下以梓宮兩宮
之故而通和然戎狄豺狼何可保持哉亂定禍非武不
克願修武備俟而動盡天子之孝未附言金玉珍寶
藏之足動人耳目又其為物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求
固陵願盡屏勿用帝從之又言朝廷以講和故戒勿遣
間探師我之動息敵無不規知願飭邊吏廣耳目為防
而兀朮果敗盟出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陞辭言蜀民
困矣官吏又從腹刻之臣願宣德意諸官吏虐民為茶
毒者得先罷後劾使一路速霑霖澤帝喜曰豈推一路
四川恤民車一以委卿在蜀四年戢貪吏蠲租賦賑荒
修學蜀以大治乞祠去民尸祝之檜死起家吏尚書贊
定儲先是置御前甲庫供宣索而內酒庫酷良醞侵大
農教坊樂工繁多肅以為言帝嘉納孝宗受禪除同知
樞密院參大政以老病不拜致仕卒諡忠定
肅教復字景初元獻公朱曾孫也少受程氏學第進士
官至御史中丞不任幹綜事乞養歸事母至孝冬至節取度牒
四百京好賜教後已矣兵興與黃廣巨佐國用老當
借事當官費戶門官是符陛下欲一職上萬壽不可得
又向舉平侍例慶賜為也事得履有卒失宣始得中
旨給檢有太醫以中旨免試教復言一半微事實官職
品而上演宸聰檢法自崇寧大觀來多入欺罔取
主壞紀綱此何可法也任伯彥子召嗣除監司使發言
伯彥庸懦誤國誤子無辜不可任在右省兩月論駁者
二十七事朝廷皆從之肅亦在右省兩月論駁者
諸事皆從之肅亦在右省兩月論駁者
肅事蹟及細務願由敕獨書意其人者遠矣使來詔

詔架開文宇南渡愛國典散逸而凶愷又諱不錄顯仁
皇后胡吏祖視葉惜辛老以古義足定大猷先一日
制之可也帝數息以爲真禮官及黨或謂帝憂勞可
臣攝事辛老爭以爲體速反而虞重也止仁者實諸
臣攝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疏求辛老
老從容言力多事令俊卿輩在論思拙宜有益詔復留
辛老元東方應詔言辛老氣所生衆思拙宜有益詔復留
辛老言辭其天皆盟當時以無准銀冊以爲利地爲情
施行起自蜀造則以家自從帝面議論曰一出蜀
獨謂恩私如遊使真能由辛老官中事又曰公論
所行有言竹表盡者具得其根本多所糾劾嘗大曰臺
自蜀論天下第一事若避畏不言則言其次其欺其心
不說其君者也故凡位稱骨鯁治罪課最焉
陳規字元密州安丘人靖康末盜攻德安德安守康城
遁規以安陸今攝守竟全城建炎初除直龍圖閣知德
安時群盜充斥有李孝義者以步騎數萬前薄城稱受
詔招討規登城視其營壘曰詐也亟爲備擊走之盜李
橫攻圍七十日造天橋填壕譟臨城鉤橋陷壕中焚之
橫敗去盜楊進至與相持百八十日不能難結好去盜
董升遣其黨李居正董進來求犒軍規以進橫肆不可
舍而居正可使也立斬進授兵使居正爲前鋒大破之
徙知廬州病奉祠後起知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除
屯營事宜以上諸屯營皆郡縣兼綜更置屯營官改知
順昌廣羅粟麥金敗盟順昌與劉錡同死守破敵本
琦所以破敵以積粟多而備豫規之力也語具帝紀中

利侯

高登漳州漳

宇固舊京威行於兩河鼎浚相岳武穆赴襄陽而故眷

夫

思大臣之道回帝意胡銓薦朱熹學術帝問允文熹奏

帝允文謂其不在程頤下遂得召以兵冗財匱與俊卿
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兵費大省而軍無怨言謀者言金
以祈陵寢故欲興師荆襄帥請增戎允文曰金繼亮自
焚決不敢輕動今使至請帝降榻問其主起居跪不與
固要之允文請帝還內下諭之曰帝還宮矣使人來臣
隨朝班上壽矣金但慚而起御史蕭之敏劾之帝謁德
壽宮太上曰方采石戰時之敏在母聽也帝為出之
敏而允文請留之關言路以與克家沮智覲見却復出
撫四川卒後四年帝幸石大閱見禁旅精壯喜曰允
文清汰之效也贈太傅諡忠肅

每云德壽文論古如讀道元水經各川支流畢貫穿
周匝也第進士試館職不就罷太學正上疏曰陛下外
嘗於和戰之事乎李牧在雁門守於守乃有和
祖述在河南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主於和
有戰與守也會三者為一天下定矣允文撫川陝時
時行此當國為以為正言忤中貴乃南陽吉川皆
不日奉

辛次膺字起萊州人第進士南渡初宰浦城邑為盜焚
燬次膺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之科丁壯治器械阨險
阻而靖遷審計司盜復作閩帥檄次膺賊平乃聽行竟
平之而行累右正言言者左右近狎久則干政乞攬恩
威自重言天下兵連不解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豈
取諸民此何可久也願節恩賜省冗官冗兵罷不急之

務奏檜在政私專兄王喚進兩官為次膺所糾卑不下
復疏言檜客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即國之紀綱臣之
職守皆格濫貴連宮掖親在肺腑言官得糾劾大臣
嫺姪顧不得引經直之耶出提刑湖南時湖南盜大作
據茶陵檜匿不以聞陛辭帝面諭言卿以母為請不
得留湖湘風土佳且無盜行矣卒歲當召卿抵長沙聞
盜大作戍將又別調始悟檜欲西之死也即單車趨茶
陵計擒斬其渠撫定之金好成極詆檜懷姦固位罷奉
祠檜好權給事中孝宗即位趣召對自紹興來宰執進
退亟疾次膺言陛下用賢必考覈功績勿以一人譽
毀為用棄出今毋如反汗納善當如轉圜是日除御史
中丞帝將以泰譽迎高宗幸玉津園觀游次膺言淵聖
服未闋金未悔禍宜盡罷宴游矧原野間禁衛闕疎當
重為之慮又懇與出費不下十萬緡緡惜人以佐興
兩淮遭寇次膺乞招遣昨歸業借牛種或募屯兵以耕
條成閔湯思退罪劾罷之言多裨益帝重之呼其官不
名同知樞密院事已參大政會思退復召力請奉祠去
帝王十朋才上觀擢而天下皆知臣嘗為其賢淵思退
本上歲斷而天下皆知臣嘗為其賢今十朋得罪而思
退不復何次膺孝友清介在朝蹇諤仕宦五十年未嘗
一掛吏議為政貴清靜尚德化所至人頌其不煩

陳俊卿字應興化軍人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遊多不與一日郡中火守汪藻走火所視之諸僚屬出飲假俊卿輿卒行於是咸以縱飲不當官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藻察知之問不自言何也俊卿曰不能止同行又資之僕以行安得無罪且公盛怒時恐自解事他人罪乎藻大歎服之孝宗爲普安郡王除府教授每勸講輒規諷累兵侍卽金主雍新立來修好或請正敬國儀或請歸舊疆曰復舊疆定利也俊卿曰不如正名百世不易者名名正而國威可立土地取與得失何常豈謂實哉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畫且請擇文臣有膽畧者佐軍俾習戎孝宗志恢復相浚出督俊卿以中合上書言吳璘以偏師深入而師久不決危道也宜分遣舟師擣山東令虜還自救使璘得以特定關中克松府判官符離敗於坐貶兩秩浚罷乞祠諸具帝紀中起吏侍郎修國史洵年同知密院事金檄遷吏取前叛亡人俊卿報以誓書云付虜遣叛亡人不違本朝兩淮民在上國者何限未嘗以爲言守信誓也今取之將兩境民不自安重得寢時曾覲龍大淵方寵副俊卿爲館伴公見外未嘗交一語納謁亦不謝會得大淵親視除拜之迹以聞帝爲出淵覲中外稱快參大政白百官

承御札須審奏方下從之已忽改命蓋帝中左右言宰相欲專擅格上旨示權重矣俊卿爭之帝曰今禁中一飲食必申審可乎俊卿曰臣所論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之類非宮禁細事也臣備位獨出納陛下命令所爲奏審者正取決陛下防矯僞豈顧敢自尊乎帝允行而政事稍稍歸中書已得相以用人爲已任獎廉退抑奔競其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密言之上拔擢之未嘗以語人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延見問政得失問人才賢否請於楊和要害地各列屯仍籍民爲兵農隙給兩月糧授弓弩教戰陳與屯兵犄角以爲防其兩淮諸郡守臣當擇才不當論文武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小過而責其成功詔允行然竟衆論所辯而罷初虞允文以俊卿薦得並相吏尙書汪應辰以議事忤允文求去而俊卿薦應辰剛正可大用允文申寢陵之議持不可出帥福州召判建康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贈太保謚正獻軍與學獨通賦一循行嘉政天性剛毅信道甚焉

陳良翰字邦台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第進士知瑞安縣俗彊急梗吏治良翰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期日聽訟咸得情民懷安之遷察御史時孝宗倚鑑

公浚督淮泗軍而議者請防江良翰疏防江却地奪利便為非計遷左正言金貴歸四州故疆邀歲幣相思還請許之良翰曰前主和議使山陵隔絕疆場弛而北方忠義十為庸用皆秦檜之罪不可復矣河北山東皆吾故土虜竊據亦屬耳唐鄧海泗王亮渝盟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辭乎虜書要我四郡而從之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若歲幣則侯和陵寢而後予庶幾有名思退已遣盧仲賢又白遣王之望往使皆力爭且言今督府議論廟堂皆陽為唯諾而陰百方沮其計萬一爽於事幾督府何得獨任其責時正言尹穉附思退撼浚良翰疏思退姦邪誤國浚精忠成老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帝曰思退議誠失然其人警敏冀可責後效至魏公則今人才物豈有出其右者豈容有他良翰頓首曰任相難使不得全才寧得惟頓朴忠之人庶緩急可賴思退小黠大癡不可任也且警敏一言充非人主卜相之法又面批穢稿愧恨結近幸合中外力排去之然後能督府而中外氣益衰會兩淮撤備金大入孝宗始大悔不州良翰言復召為諫大夫良翰言當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之衆趨韓魏江淮之軍擣青徐四川既已命大臣制置之矣荆襄

江淮亦當擇重臣臨之進給事中駁近倖奉祠後復召召為太子詹事兼侍講卒諡獻肅劉珙字共父建州崇安人少傳子羽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璽學蔭補即第進士以守正為秦檜所抑逐僧徒為吏部員外郎寘銓曹令式於庭中便選集者得繙閱以徵吏吏姦不能度為中書舍人金入寇帝親征一時詔檄多所草辭義激烈讀者揮涕兼直學士院從幸建康時張浚留守建康而帝以江淮宣撫命楊存中珙繼奏謂存中不任帝怒謂宰相曰珙父為張浚所知珙不書存中黃獨為浚地耳命再下或謂珙必毋再繼誠再繼適為張公累珙曰謀帥國大事珙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哉執奏如初事乃寢以星變應詔言比年來綱維解縱外則諸將刻削軍士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諸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競貪虐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順陛下登俊良遠邪佞戢近懲遠修軍政之關精擇郡守誅鋤賊吏厚民生而擴恭儉日新之德身允之又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強國有不易之澤曰扣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變不可豫圖者也至修政事使三者之權常在我而不在敵則不易之澤以忤近倖知泉州尋安撫荆南知潭州郴飢盜起州郡蔽不

以聞珙入境卽請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令必以便宜出師師至珙以師暑行疲怠也役丁夫迂之代任負至犒賜過望士咸樂爲用又下令募盜相捕斬車民捕得盜所隱賊無多寡不問於是盡誅其豪酋釋脇從而監靖帝手書慰勞珙布上德行章改廣召募厚撫犒嚴紀律湖南肅清商旅野宿焉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參大政夙夜圖所以敘進人才寬民力練軍實卒成上意之所欲者而尤以輔上德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已任以糾近習奏外祠以安撫使知荆南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固辭上書言臣材質庸下無以喻人陛下起之衰絰付以樞院界以荆襄軍務之任非以荆襄爲異而要害臣備員江陵粗知兩路事宜而然耶然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剛則四肢壯而口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溽不仁濕浸爲腫而病矣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陛下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圖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則有恢復之形而未有其實也夫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之覺有形無實則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嚴而何以待之必求其實願以修己爲本以求賢爲先

以生民爲重然後簡將養兵可次第而舉諸流事實未至者甚具最後言三年通罷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而臣乃冒金革之名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竟不拜免器復官召赴闕慰勞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荆襄政有民兵皆土著自愛且近邊知虜情輕鬪後稍墮廢珙隨鄉團結寬取丁之數弛其賦歲時簡練之而軍成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致之州野騷然珙奏曰象川於郊祀不經見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今使吾中國之疲民德於遠夷之野獸非仁聖宜有詔却之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急乃致死揭榜諭所屬各具數千人食待之盜果去其留境內嘯聚者一戰擒之移知建康安撫江南東路以早飢奏蠲二稅檄轉運司移粟振貸糾上流遏糧遣郡屬循拊而身蚤夜咨訪誠意孚格民無捐瘠明年進觀文殿大學士而病帝遣中使以醫來視病卒帝哀悼輟朝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稜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能氏早卒珙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第事繼母禮敬飾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依古禮而敬行之

在州郡寬於民而急於吏禁吏漁蠹而阜民厚俗之務
日孜孜焉事少失雖下吏言之改大修潭州獄麓書院
養士數千人禮張氏為之師告以古人為己之學民有
骨肉之訟解以義反覆辨告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
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前無避末嘗以死生禍
福動其心臨沒極疏近習田事之禍至引恭顯伍文以
為戒而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讐耻為深恨及卒所蒞治
軍民皆罷市巷哭與建祠祀之

王州中守時中錄州人選進士人收以故
當召試諸職其不諳已授洪州教諭外著
作佐郎累擢入閣學士制置四川蜀計吳璘蜀者
再世矣其子王彥等各連節一方以文治則玩以武
由史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十一月十七日
則室中教身以法遇以禮一不為崖壁恩威並行
羽檄分省裁決中樞會諸將時暇金走黃牛堡急守
乞濟師剛中自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走黃牛堡急守
內責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今敵在境而安得晏然
高枕而卧乎諸大將即起以書報剛中正珍請會師
諸將克期會師退還中謀功利帥表上之李憲數日
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事平差擇將帥衆所推
上之明備帥之選又蜀名將士也幕府之賢備部
使者州刺史之選又蜀名將士也幕府之賢備部
歲久於疏濬之累上為坊時廟柳其上繕學以風
諸葛武侯父亦忠正同朋友表賢彈惡以多風
禁軍閥額糧給之不能存命召試 卷別 卷後錄
熙寧四年已為軍閥中其有五害罷之孝宗立以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饒州為饒州人紹興中顯仁
皇帝嘗以侍御史按視運使奏言長樂未失其機甲
墓未嘗遷同朝官陞制丘權在封限內不遷者不
墓未嘗遷同朝官陞制丘權在封限內不遷者不

故封合附此其意甚深願毋遷以傷人心從之
使金還言勇且南牧時相不遠慮激言士不素練不可
以備今將驕卒情宜遣為防上元先一夕風雨
雷雪交作激言營成公時大雷電繼之雨雪交于
為八日間有大變諸書之春秋今一夕間二異交發
此陰孽之極殆為金且發燦而然今一異發江淮
之險因陳修德十二事上會余使來發難激上言
其強固無定形惟所川領蘇杭告中外益兵嚴備使上
兵強固無定形惟所川領蘇杭告中外益兵嚴備使上
之怯不任者金強而武昌令知帥吳拱運議之激言止
拱必固禦敵果至大敗之召余大政贊內彈出督車
制策襄漢敗汴汴不其前棘彌望激言古長奔鹿北
降民汰元卒令維耕其中二八也給牛種授以舍
客就舍張浚趙鼎大詔徵州州軍肅不可出安撫
河後召為樞密使時議金州軍肅不可出安撫
卒則金紫光祿大夫議金州軍肅不可出安撫
惟無私不欺自來清約難貴猶布衣時
惟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舉進士累官至右正言內侍
死賜諡諡茂良言中興名臣如趙鼎趙鼎如韓世忠未
有議議行之足以聳忠臣武士之心願獨掩於中人請
改命以星愛力論龍大淵會觀之奏帝論以二人乃
因借恩非古近習比目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
茂良曰昔唐德宗以李泌言人言盧杞奸臣杞預行道之人
必曰此杞所以為奸也夫大淵觀所干預行道之人
皆曰此杞所以為奸也夫大淵觀所干預行道之人
後二人而茂良起為東提舉學士與學士之出知建寧
諸中原未冠冠於南連歲早免積說止索通發廣賊
判江西運司知希連歲早免積說止索通發廣賊
疫厲作命醫藥治所全活無算召對言漢也弄兵之盜
皆南詔負未之民今諸部田荒者不少願詔監司
民力耕也平盜之本大政淮南早良請封爵
十四萬委清和之或持不可茂良曰淮南民困
民人未後業萬一為饑饉所逼或嘯聚害立見寧當
委指費乎帝嘉其忠慶壽位行中外恩澤良相
慨然曰此當以身為天下任然矣若何以此給茂良
月添俸給與來歲郊恩錄用當以若泰行相事者
止奏朱熹操行耿介且錄用當以若泰行相事者
不即命然亦不置相已乃召史浩相之茂良求去不允

已竟為首觀所構而罷茂良平生不喜言兵觀家使人
謀之云論恢復當得曹性非疏恢復片事帝大怒曰福
建子不可信如此為御史謝肅然所劾帝放英州監
後資政殿學士論莊敬

當孝廟時諸大臣在兩府稱賢者有休寧金安節潮州
王大寶福清黃祖舜晉江梁克家德清李彥穎仙遊葉
顥溫州黃洽之倫秦燾先贈太傅祖舜言燾預檜密謀
為國患追奪之金亮渡淮淮帥劉汜王權敗走帝欲誅
權汜以厲法祖舜言劉鋒病已殆誅二將鋒必姻恨死
是國家以小跌殺三將也相鼎既遠謫門生故吏至
者而大寶日從鼎受論語知連州浚偉不時給以經制
錢飲之為諫議大夫浚出督湯思退議罷督府補斥之
安節內行謹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大淵觀知閤門
還錄黃不署金渝盟顯知常州入對言故相浚久謫無
恙此天以輔陛下浚復用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芮
暉林光朝等皆侍從臺諫之選稱得人高登以上書議
切時相詔名捕頤摘令逸去登曰不為公累乎顯曰獲
罪所願也克家以相允文薦參大政允文主恢復每以
國力未振難之議遣汎使持不可及秉政戚倖不少借
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恨士大夫不附已日夕中傷
之賴力擁護而全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彥穎言臣下有

適宜顯遂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今諧毀潛行斥命中出
臣恐將陰邪得志善類喪氣也在東府三歲攝相事繳
內降甚多內侍藉名造軍器搞師發到椿諸庫錢動億
萬彥穎言虞允文本太祖封椿建此庫以備邊陛下方
有意恢復而用之不節失初意帝為震怒罷奉祠十年
日食米數合室無廼膝蕭然永日洽渾厚質直為孝宗
所知居恒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
人幽不欺鬼神孝宗甚注信之以為良金玉渾厚無
瑕云

黃中字通和武人少端穎為從舅游御史醉所器踰冠
入太學靖康之變虜議立張邦昌即日日出居外既而偽
詔以藥物勞諸生中獨無所污紹興中為相檜所抑惡
擢上第二十年轉徙外服泊如也檜死權園子司業使
金還言虜徙都汴必渝盟宜速備帝聞變然時相思退
高顧不悅曰沈監使還亦屬耳乃不聞此言今安從來
哉除沈介吏侍郎徙中補其處抑之既而虜使來果出
慢言發覺帝始以是日聞欽宗喪思退尚言不可以凶
服禮金使請俟其去乃發喪思爭之曰此國家大變臣
子至痛之節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故其
何辭以對乃發喪中為帝言朝廷與虜通好二十年虜

未嘗一日忘戰我未嘗一日言戰以我歲幣啗士卒
我日以削虜日以強幸天視其魄先墜言以警陛下惟
敢留聖心飾舉諸所為備御者蓋中自奉使至是三年
矣帝乃信用亮擁衆渡江駕親征而欽宗當廟祔思退
請省虞以速祔中持不可曰禮莫重於虞葬速反而虞
何謂省乎議者言凶服不可以即戎中曰上固以縞素
詔中外矣得如禮遷禮侍即入謝言淮西將不用命請
擇大臣督諸軍當事亟時朝臣爭遣家違難家人亦旦
暮請行不聽曰天子六宮在是豈可違難哉虜退惟中
與相陳康伯家在城中金主雍立來通好許新復州郡
而責補臣如故議者欲聽之中持不可乃正敵國禮而
定孝宗卽位詔給侍臣筆札條時事明年以星變復求
言中曰言非難行之爲難前給筆札時群臣敷言什未
行一二顧力行兼給事中肯下多繳奏明年天中節上
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用樂中奏言親喪未葬不除
服春秋君弒賊未討雖葬不書今淵聖實未葬願毋用
樂時相不聽張浚亦言德壽宮壽考不得以爲比中曰
太上皇帝於欽宗親第也且嘗北面恐尤非所安疏復
論得寢尋以謫去國居五年復召問勞其寵中自以舊
學臣以曩所論聖學爲帝精言之時遣使請輩洛山陵

中曰陛下聖孝及此甚幸然舍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未
盡於人心恐夷狄或以是而間我也不聽而虜果違言
進兵尚書兼侍講時中年亦已七十餘矣每入直帝遣
人候視至則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再見中前困於
說以去至是欲卒行其言條治天下要道十餘條奏
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尋乞骸歸欲再召以爲老獨手書
訪朝政歸又十年而卒贈正議大夫謚簡肅中天性莊
重在燕私儼然終日未嘗傾仄語默有常節未嘗戲笑
他人視之共不能頃刻安而中泰然終其身少貧寒炊
黍或不繼而處之晏然晚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其
舊不爲激許表襮之行以矜已取名而誠意乎格愈久
而上下信服之天子問進取必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
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及功利至其念山陵梓宮
之未反則論之終身比垂絕不釋也爲司業時芝草生
學廟不以聞官吏或陰圖以獻時宰詰治世之瑞何不
言中對曰治世何用此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
震所引用也張忠獻浚劉太尉錡之復用中有力焉晚
里居十五年門無雜賓朱熹載書以兄口今日之來將
再拜堂下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爲所
敬慕如此而中自謙讓與爲禮禮賓之熹志其墓以爲

古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云

汪應辰字聖信玉山人幼凝重嗜學舉進士第一時

年甫十八引見者掖而前高宗異之手書中庸篇以賜
欲即除館職相鼎言應辰少宜今歷外任練其材簽判
鎮東軍於是應辰從張九成學學益進召為秘書省正
字和議成諸爭者咸得罷應辰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
議成而因循無備可患也異議不息非所畏異議息而
上下相蒙足畏也金鉅通和疆場之間豈宜遽弛防以
啓而肆告中外褒寵將帥以禦豫處之縱忘積年之
耻獨不思異時有猝然不可測之患乎方朝廷排群議
之初大者竄逐小者罷黜而一言迎合即以不次擢臣
恐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
自全忠臣志士無以自立卒歸於上下相蒙而已矣
大怒出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之永年阮蓬蒿滿運一
室蕭然饘粥時不繼裕如也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盡絕
應辰時通問往吊其父喪相與死生崖喪歸過袁州應
辰判袁州操文以祭衢守章傑指應辰阿附為死黨伯
詔獄會檜死而免召為吏部郎以母老乞外知婺州郡
積欠上供十三萬繹詔漕司根治應辰謂急則民擾乃
命諸邑蠲宿逋去苛政定期會室湊漏悉補發而民安

丁母憂去執喪廬于墓樞密使侍即兼侍講高宗定儲定

太子本生之稱已內禪議大上尊號謂尊號始自開元
罷於元豐不當復大上不悅曰應辰數不喜朕帝宇詔
言尊號議已上聞安得已而應辰補外知福州以敷文
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命沿邊
戍兵徙內地就糧縱保勝義士復業時蜀大帥吳玠駐
武興精兵為天下冠制置蜀再世矣會老病應辰密奏
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當豫圖命攝宣撫而蜀安總所
牒委官數四川匿契稅應辰言妨農廢業長姦起訟且
縱吏為擾而秦民虛額糧除之乃還復言預借和糴之
弊一主於便民除吏向書兼翰林學士論失事侃侃中
實側目已帝朝德壽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
魚其上過之上皇指示之曰水銀乏獨買之汪向書家
帝聞之不懌以為應辰力言朕置廊房為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規利耶意薄之蓋為中八所弄亦上皇以廣
過嫌之也出知平江內侍韓玉以揀馬過郡應辰不禮
焉歸為上言平江不治車貶秩奉祠卒應辰接物溫遜
比遇事特立不回從呂居仁胡安國游為張栻呂祖謙
所契許嘗云克已私當如用兵克敵易愆忿室慈書剛
制干酒皆克義其好賢樂善出天性尤篤友愛以先時

王十朋字龜齡

溫州樂清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秦檜死

—

初拾

初拾數

上編 卷之六

老桂攀留虎立成竟青之一日

出於督府而出於督將業已爲典師之凶所奪其

時者此也論者謂緩急則准不可守蓋棄淮而守江昔
吳與魏力爭合肥而吳安李煜失滁揚而南唐感今日
棄淮而保江不知既無淮矣江其可得保乎淮東四十
五郡諸守帥陛下所與同緩急保安而防危者也今使
宰相擇之而宰相不為樞廷慮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
自己也緩急敗事皆諉曰非我陛下將於誰而責之乎
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且南北各有長技騎
引凡之長技也舟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技者日繕其
舟而南未有聞曰吾舟素具也曰繕舟擾也夫一日
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重事固有在於擾者今金
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永保疆場者何
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卿飲
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
地悟之今國家多事敵情不測而上下晏然如太平無
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異熒惑犯南斗守
羽林鎮星犯端門日青無光兩日相摩春日載陽雨雪
殺物五月地震茲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
敢奏地震在外州郡不以聞不信可也今天變頻見地
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自頃年來兩
浙最近則先旱江淮近則又旱湖廣差遠則又旱流徙

相續道殣相枕而平常之積名在而實亡入粟之令上
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於
何仰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古者足國裕
民惟食與貨今之錢鏐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深貯而
密藏之矣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萬一如唐涇
原之衆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則是可不為之
寒心哉古國之所以三者曰人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
名將如岳飛韓世忠金人憚之矣近時劉珙可用則早
死張栻可用則沮死一有緩急不知可以與國家者何
人可以專捍禦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
又胡可不為之寒心也或謂人之有才必用而後見夫
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
用乎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則後見成事
幸矣萬一敗事將悔何及願陛下超然遠覽勿矜聖德
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
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先王之懼災勿以臣
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
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主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
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
事軍務如富弼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

謀臣良將如蕭何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得施節如唐大曆之弊多使貨近幸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兩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齒唇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守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他務而精專於備敵之策庶幾上消天變下填敵姦而宗社永保矣抑傳有之曰水本有本原聖學高明顧名思其所以為本原者東宮講官關擢侍講宮僚以得端人賀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問水務何先萬里曰人才問今孰為才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對遷左司郎中先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朋黨之說為天下無形之禍言臣下竊上柄而難防者惟近習非其公竊之也私竊之而不悟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皆救時危言先是高宗廟祔議配享翰林學士洪邁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張浚不與萬里爭之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帝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出知筠州至是聖政記成當奉進壽皇猶不悅出為江東轉運忤時宰改官乞祠韓侂胄築南園屬為記許以掖垣不可侂胄改屬他人而萬里卧家者十五年不召已侂胄專僭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死

報皆不以聞忽族子自外至言侂胄開邊釁用兵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吾頭臚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謚文節先是吉慶陵胡邦衡銓以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斬王倫斬秦檜孫近寧赴東海死者也語具帝紀編管昭州徙新州孝宗召為起居郎符離師潰帝憂甚銓言願嚴敗將之誅而母以一觴自沮乃疏斥和而魏公浚子栻入奏事賜金紫則綴奏言不當以此待勳臣子啓寵已詔和以遣使集侍省臺諫議銓上議言自耿南仲主和而京師失守自何鼎主和而二聖播遷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而淮楊惇自秦檜力主和而完顏亮之變作則和之為言誠誤國之大賊也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夫一溺于和尚不能自立况能戰乎因言和議成可弔者十不成可賀者十去十弔則就十賀利害較然而莫之為是無勇也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臣以謂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久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先表子延之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為揚州府推官以邑丞入求補相後為江陰縣丞需次七年大宋正興間其前南齊趙汝愚已得謫帝遣仲富察之民頌其善

不絕口使還報且錄其東湖詩以上帝歡賞自是以
文學受知江東半從舉常平通振貸下戶租五十而
悉為之民無流殍累經院止棄左司以早集詔官
大帥之氣宣通川和聖則人心舒暢則流轉則志令
惟科峻急而於怨廟征可急而而旅怨差注流轉則
大夫之失職也怨廟征可急而而旅怨差注流轉則
久繁者因怨也怨廟征可急而而旅怨差注流轉則
死者怨和實不酬賈而而旅怨差注流轉則
加宜節以暢休澤除太常少卿會高宗廟恤德生
索酌裁以定廟額其禮儀中禮儀侍郎詔兼直學
士院辭內禪意決帝謂之曰旦夕制冊甚多宜莫如
乃拜命已內禪大制冊皆出其手美特立遷秩褒
駁特立諷言者以為周必大黨澤虛祠父之召除
中丞言曰袁老天紫無以報國上賞近管內降獄法
若難特旨不奉詔於是內降屏息歸走曹以和州防
使有旨得直轉奏激奏言正使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不
宜據國法則侍門手治公舊行執奏如初除禮部書
中丞平賄金紫少解大夫諡
顏如舉行幾聖澤外結泉人羅進士歷知莆田福清
縣與利振德復西調役法弊賦屬邑頃正歲小
義定實此中華代輪民便安之民有聖曠土成田
不耕者致豪倚齒之之施以盜種師魯曰以此將土
居所以內數直薦御史者師魯言今遷監祭御史有
居位可知有咎諸師魯言今結權倖汗即級他日
居位可知有咎諸師魯言今結權倖汗即級他日
學以治戶立誠焉本而獎其行能知約率以身先之
人士咸奮發持節更即克還爵禮信使坐金寶
吏尚書司元
論曰虞忠肅任難定傾有廟社功陳正獻肅於調劇
正人最力著高孝記中矣而他行具可書辛起季守職
中危禍猝倉定茶陵劉共父為湖北盜具數千人食而
留行者立誅何莽聲也他侍從臺臣論恢復先內治建

規模於理宗時譚理學辭爛然一律豈必心解直風會
使然故不著著其質行後言敦化靖俗無奇陵者先焉
乃胡邦衡耻北面戎虜至欲赴東海死也於魯運政同
朱文公至以為於日月爭光然言時已激楊廷秀地震
應詔疏則鑒鑒中窾的矣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二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宋臣列傳

肝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等校

周必大^{字子}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吉州因爲廬陵人父死鞠於母母課之學第進士登制科累中書舍人繳駁不辟會龍淵遷知閣門事不書黃帝不從爭之曰陛下於政府侍從罷而能貶而貶獨於二人焉遷就如此何謂非私帝怒曰給舍獨爲人鼓扇易朕爾太上時何敢然必大頓首曰審如是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也請祠去久之提點福建刑獄入對講詔中外舉文武士具籍之爲緩急使擢禮侍郎國史修撰帝以在位久治未效爲問必大曰陛下練兵圖恢復而將數易樞人官郡國而守數易臣所知婺州四年五易守平江四年四易守甚且如秀州一年四易守即吏姦何由察民瘼何由蘇乎帝爲撫然張說簽書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正言王希呂起居郎李衡力論之必大不草制皆斥外都人爲四賢詩美之說露章薦濟必大以爲說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濟就職必大移疾去久之權兵侍郎兼直學士院久雨奏請減後官給使實浙郡積逋命省部優恤除禮尚書進吏部兼學士承旨必大官翰

院者六年制命溫雅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已參大政必大曰往宰執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詞後踵爲故常願申救惟小事不敢隱則大事無由蔽欺帝深然之久旱帝念求直言時相恐詔下州郡求賑貸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吾儕領當阻遏之耶立草詔行有介中禁求爲郎者帝使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則法壞矣命下日臣等自當竭奏帝喜曰卿肯任怨如此耶必大曰此任職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辭帝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數語而決何辭山陽舊屯軍八千帥世方請減之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若今減而後增敵有言是自撤衛也得無減郭果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曰襄陽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也晉二千江陵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曷若明揚請今侍從及管軍官各薦舉以聞拜右相首言今內外晏然二紀正可懼不可肆之時當思經遠毋紛更秀州饑乞減太軍總制錢吏請勸必大立蠲之高宗升遐議用趙鼎趙鼎遣三使詣金必大言今昔體異持不可金賀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又不可請服縞素就喪幄引見思陵發引攝太傅爲山陵使封濟國公贊內禪拜左丞

相許國公光宗即位拜少保益國公為御史中丞何澹
所論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論不已以少保奉祠察
宗即位以少傅致仕學禁作御史施康年幼必大首唱
偽徒植私黨降少保後復少傅卒贈太師諡曰文

○李衡江都人初入辟雍從同舍生問程學勸衡論
語自是雖博通書以衡為根本進退爭先其進
而衡于君若退而不入于道則老后崑山結茅別墅聚
舊舊卷曰崇安縣沒沐浴冠紳簡然漸王希呂宿州人
性剛勁勇利害無回撓居官廉

陳傅良字君溫州瑞安人第進士累吏部員外郎輪對

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根本熙寧用事
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額增祥符一倍崇

寧繼增率十倍倍繼制起於豐和總制日構起於紹興

皆迄今為梗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今茶引歸都茶

場益鈔歸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賴於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有斛面有折變有科敷

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

寬願陛下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救民又言天下財力
竭於養兵而莫其於江上之軍都統帥謂御前軍政府
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糧版曹不得問於是中外之
勢分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在制置
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在轉運司無異則內外為一

謹而民力可寬帝嘉納時傅良浮沈州縣者久始華
按據精博議論該練帝太息之曰卿處安在何見之晚
也其必有所著書其以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還
秘書少監先宗即位得疾章疏不時下俾良以忠舍上
書言一國之勢猶身也蠶底則疾命事積羣不下姦佞
乘之為利而威福之柄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邇警不
聞而禍亂作矣帝乃稍視事以不過重華宮引裾爭寧
宗初年侍讀以爭留朱侍講真削秩罷後復官卒諡文
節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而下制度因革年經月緯珠
貫而絲絡之其論治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

利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禮義廉耻之心於君德內治常
欲內朝外廷為一體倣成周之所為盛者行於世

黃裳字文隆慶府普城人第進士累秘書郎嘉王府翊
善與羅點及彭龜年俱作八圖以獻上規太極三才本
性中陳皇帝王霸旁宗天文地理九流下次百官而約

之於心他日王過重華宮壽聖問何學王舉以對壽聖
曰無已多乎室曰講官訓釋明備心好之不知其多也
壽聖悅已入侍從容為帝誦酒誥問之曰希翊善教也

光宗亦喜壽聖策策又製渾天儀與地圖備以詩章獻
王親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坐陪

王親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坐陪

王親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坐陪

王親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坐陪

王親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坐陪

異域規恢復諸割至如此遷起居舍人廣上意言自古
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曰勝心曰忿心事
不出于公而以已見執之之謂私心私心生以諫者為
忤而求以勝之曰勝心勝心生以諫者為讐而求以遂
之曰忿心忿心生黜陟用舍謬而國亂矣試中書舍人
論荆襄形勢言荆襄居吳蜀之中地四平可擣使敵得
竊據則吳蜀中斷宜分鄂渚兵數萬人屯襄漢間張形
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晏安寘不省會上久不朝重華
宮棠棣裾諫不聽連疏言臣之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
曰翊善今三諫不聽是待制可廢不問安不視疾大經
大義已失是勸諫可廢陛下不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
翊皇子於善因出閤待罪嘉王即改禮尚書兼侍讀
力疾謝勸上以有始有卒光大業比疾革帝遣使視疾
手疏言日者大除授而政府不知臣聞之憂悸而疾劇
已遂卒帝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蒙為人純篤孝友
推賢樂善嘗勸講稱旨帝勞之曰於今問學無卿比者
矣蒙曰臣何敢望朱熹熹學問四十年精詣無比若今
勸講輔上於聖學天下幸甚熹以得召嘉定中謚忠文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舉進士官殿中侍御史言進
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苛責其細小趨何原

正雖小節出入不害為君子趨而不正雖小節可觀終
歸於小人陳賈以靜江守入奏事大中極論其庸回無
識首劾道學之名詆正事儻召入善類之福得不召
守御史兼侍諫言自秦檜罷三大帥而江東荆襄不復
設制置宣置如舊而使武臣副之以糾劾奉祠寧宗即
位召試給事中兼侍講韓侂胄請內交而卻大根之會
侍即起年以論侂胄補外而侂胄與內祠大中同舍
梅鑰徽奏言陛下龍飛眷理舊學然問無虛日天下仰
望不三數月或死或斥獨龜年一人存今又以盡言得
罪願垂念而斥侂胄折其萌帝曰龜年除煥章已為優
異若侂胄本無過可斥也大中復固爭不聽以救呂祖
儉駁汪義端補外尋以學禁落職屏居十二年或勸通
侂胄書曰縱不永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
禍何可倖而免侂胄誅召試吏尚書參書樞密事卒贈
資政殿學士謚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
遇害奮發凜不可犯朱文公熹以為常於古人中求之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舉進士為秘書正
字光宗不過重華群臣交爭以擇日為解安世言孝愛
本天性當必有油然而勃然之時願即其時駕過往早往
謂省臺往謂定何擇日為也遷校書郎寧宗即位應詔

言昔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其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閱圖今郡縣之版比祖宗若秦漢隋唐時孰多必自知其狹且少矣命版曹具一歲賦入增取之數比祖宗盛時若建炎紹興來孰少必自知其增且多矣又試命內外有司具一歲伊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徵養兵之費若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必自知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濫則內外上下之積安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安得而不竭也今天下之費重而當省者兵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當徐圖其當矣不忍省者陛下果於省而痛節之則外庭官吏四方州縣將從風而奔走之矣朱熹能予祠率館職上書留不報坐學禁廢開禧用兵起復知鄂州淮漢帥潰宣撫薛叔似以怯懦罷金國德安諸將無統安世不俟命徑遣兵救之圍解命為宣撫使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用臺章罷卒當寧宗初溫州餘道子宜永嘉葉適正則有經世大慮願州劉允祖德修有衛道至心臨江彭龜年子壽崇仁羅點春伯容啓沃深力諸具帝紀中佐

曾欲大舉伐金以通素至恢復召用之適以為今不審強弱之勢驟與問罪之師欲變弱為強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之事也而不虞其難願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經營漸進淮汭漢諸郡為自固計而後進取可言佐胃欲藉適卓詔動中外命直學士院以疾辭除知建康制置沿江軍金犯建康適謂士戰數餉氣不振不可以正戰募市井悍少選帳下願行者二百人夜斫營捷而行都稍安時羽檄旁午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被兵亡散不自保適於墟落依山水險為堡塢四十有七所首尾連絡剋石蹠定山爪步三大堡以屏蔽采石團靖安東陽堡二千家為軍習戰射而制司別募死士千人專劫砦焚糧江防翼然會旣胃誅以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佐胃用兵奪職奉祠然恢復本適所素守又每言審而後發非固附佐胃也卒謚忠定龜年心術正大議論簡直晚於洛學益探幾微不見顏面聞蕪帥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也禍韓氏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始此乎而佐胃果誅點不為矯異而端亮有守義利之辨較如方素未聞時龍泉孫逢吉以吏侍郎直日講講詩權輿權輿者詩以刺康公適賢者無終也逢吉援以為論論甚苦及

年出補郡逢吉入疏言道德崇重陛下所敬莫如高
志節端亮陛下所傾信莫如龜年今皆以佐胃廢臣恐
賢者無固志而陛下將獨庸鄙儉薄之人與居也亦奉
祠去

論曰度宗於儒學禮恭言順色從之矣時有孟子三見
而不言事務優游平格於其心庶有當哉乃舉朝俗采
習強諫力爭俾格闕厭棄也亦已劇矣必也葉正則之
先見徐子宜之遠慮彭子壽黃文叔之獻納不可以觀忠
焉

平棄疾者字幼濟州歷城人也金亮死耿京起山東遣

棄疾奉自歸召見狀魁岸如青兗語慷慨帝注視久之
目以爲將帥幹也授承務郎奉平節使告即賜京此
還東則叛帥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矣棄疾聞之太
息流涕曰必復讐白統制以數騎走金營必縛之安國
進方與金將飲而樂酣即衆中禽之衆莫測所自來相
視眩愕莫敢動也起關則格殺數十人得以來俘行
在棄之市乾道中判建康召對延和殿退作九議并應
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及技擊
長短地形要害甚具遷司農主簿知滁州滁罹兵并邑
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開屯營枹與枕樓

繁雄館爲控扼江北賴之遷倉部郎提點江西刑獄平
劇盜有功加秘閣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平湖湘盜
奏疏言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之倫皆能袒跣一呼
嘯聚千百煩大兵乃靖者由郡縣田野之民苦郡聚
苦縣科率苦吏乞取苦豪舉兼并無控訴故也夫民爲
邦本毆使爲盜已從而剽盜之其存者則幾願申飭州
縣以惠養元元爲意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錯
俗頑悍而防守不設度馬殷故壘若柵招馬步軍爲
中樞府以爲費數計撓其重至降御前金字牌罷之棄
疾入受詔出督役期一月成若若成始開陳本末繪圖
上帝意釋然方初時秋霖者彌月所司官處不易
棄疾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具矣今廟官自宜
舍神祠下至民家各取溝區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
鎮爲江上諸軍冠加右文殿修撰知隆興撫江西歲大
饑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次令蓋出公家官銀
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運糴期日於
江上發糴於是粟連樁至直頓減民賴以濟信州守乞
糴兼屬不可棄疾曰均吾赤子也以米舟十之三昇之
帝聞嘉歎進一官已入見帝言金必亡可棄臺論以爲
耐佐胃啓靈落職奉祠然棄疾憤國營其素心策金必

亡其蚤見非固附侂冑也嘗跋紹興伐金詔言使此詔
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譬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
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譬敵俱存也悲夫
亦可州其本趣激烈矣久之起福建提刑召見加集英
殿修撰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棄疾念福州枕大海為賊
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務鎮以安靜未期歲積錢至五
十萬緡勝曰備安庫會閩中連稔以備安錢糴之得米
二萬石又造萬鎗招強壯補軍又以臺臣王蘭劾落職
奉祠棄疾豪尚氣誼大理丞吳交如死無以歛棄疾歎
曰身列卿而貧若此廉士也夫厚賻之與朱熹厚善熹
歿學禁嚴門生故舊無至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悲壯激
烈今贈四官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請於朝加贈少
師諡忠敏

○自字宗卿江陰人也事孝宗以國子博士召問
恢復事曰恢復何可志烈何可易立效實才備內治遠
養十年乃可議此方遣使請山陵出請母遺命不悅曰
能請之固許而不復召矣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能請之固許而不復召矣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其已延平府人後召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州領領下而對後元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其已延平府人後召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事紀中尋命書罷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事紀中尋命書罷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事紀中尋命書罷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事紀中尋命書罷宗卿曰臣但能請之不能

院事卒
諡忠敏

倪思字正湖州歸安人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中書
舍人光宗制於后久不朝重華思以直學士侍講及春
秋姜氏會齊侯於濞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所
為不齊者由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
於陰陽失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如漢呂氏唐武
韋幾至於亂亡帝為失色寧宗時召試禮侍即時赴召
者未引對必先謁倪而倪又以前書之思不詣入
見言自己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寬
而布衣不敢極諫雖膠庠之士亦恐以去籍論以呈暴
則誰為棟肝膽而冒威嚴者頃北伐之舉士大夫願言
其不可者僅一二而旬旬列拜於權門者稱門生不足
稱思主甚且稱思父寡廉鮮耻至於此國家何賴乎晚
退見倪謂之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倪曰何謂也
思曰公堂中剖斷如流此明有餘為蕪師且簣鼓與兵
啓國戮此聰不足也倪思悚然奉祠去倪思諫名播
尚書兼侍讀入對言今大權有歸而入望未厭者以樞
臣兼宮賓用事而宰執不與也夫奏擬除目當政府同
之比專聽倪冑權已今樞臣復獨班進擬蹈往轍願違
嫌昵昭大公以樞使彌遠專目之也彌遠大恨之以竇

議閣直學士知鎮江彌遠拜右相舍人陳晦草創有昆
命元龜之語思太息曰董賢為大司馬冊蕭咸太息以
為免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則舜禹禪
遜又也思懼之矣鋪職卒諡文節

王介字元婺州金華人仙朱熹呂祖謙游舉進士廷對
言近罷拾遺補闕有拒諫之意厭薄道學有傷善之心
已直切如此為國子錄請過重華宮寧宗初論內降學
禁起落職奉祠久之還度支郎佐青隸人蘇師旦已逮
節介與省郎詣政府遇之皆踰階揖介不顧為御史徐
稱劾奉祠作書誅累國子祭酒以不雨本洪範偕恒暘

若之意應詔言下謀上夷犯華近習干政小人間君子
皆謂偕一儲足異况兼而有之哉漢法以災異策免丞
相今史彌遠以母喪起柄以乞令終喪擇公正無私者
置左右陞太子諭德太子索館中圖書欲張燈設樂皆
諫止權中書舍人有繳駁丞相召語之曰此中宮意也
盍聽諸介正色曰宰相逢宮禁意給舍奉宰相意即紀
綱盡矣不敢更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疏言陛下更
化三年而以言事得過者比五人矣倪思傅伯成蔡
幼學鄭應龍與奕也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此媚嫉
妨賢古人之所惡也陛下獨不為孤立憂乎以右文殿

修撰補外卒贈寶章閣待制諡忠簡

曹彥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從朱熹游舉進士攝守漢

陽金入寇敗去進秩知漢陽徙潭州時群盜起湖南朝

議招彥約言今不先討捕而議招招無威矣若盜中設

疑而辭款我美不得不撤兵兵撤而和不解且奈何趣

進師復桂陽盜懼請相圖以自効錄賞格報之盜遂解

散久之為利路轉運判知利州時蜀諸司並列權不一

而事紛獻議曰古之臨邊者求賢將而盡付之兵兵權

尊則體重兵權專則公一今愚士大夫亦詔令不力雖

名登用又以人參之雖付事權又從中繁維之使知事

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過矣昔秦隴民以忠實

健戰聞天下今領袖權者誠務約財省費簡練忠義民

兵頓揮帥撫摩之遲以歲月漸之禮義蜀可復完時不

能用理宗卽位累兵尚書奉祠卒諡文簡

陳居仁字安興化軍人舉進士家與秦檜有世好不與

通嘗辟魏杞幕下杞當國恣會需人不干也知徽州植

二表於庭有輪納中度而抑退抱所輸立東表下有冤

抑欲自言立而表下立替之吏不能措手隣州爭訟詰

罷決秩滿邦人祝留由間道乃得去入對請類編隆興

來寬恤詔令致意行之又言戰士出萬死扞禦乃老而

失餽至行丐于市可哀幸於恤會大閤命添差兩任衣糧三軍鼓舞會樞屬關員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今久爲郎者乎還檢正中書諸房公事有告徃執復者執政持不可不聽樞中書舍人言今名寬通自寬惠頑名赦罪繫實縱姦獨盡放天下五等戶以下丁庶澤究於下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築長堤捍江新安樂坊養貧病移建寧歲饑發賑弛逋負代輸畸零繭稅有告糴殺人者以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爲庶竟斃之移鎮江早請緡錢發糴因饑民治古海鯨港作石閘丹徒境上時蓄泄以漕所存活數萬加爲文閣

侍制知福州饑民嘯聚部近兵遮擊斬其渠進秩奉祠卒贈金紫_資祿大太子卓靖介有曾行當外制草李全禮爵詔准人咸奮太廟災詔罪已讀者爲感泣官簽書樞密院事卒不能喪謚清敏

王居安_{字資}台州黃巖人舉進士累太學博士遷御史論侂冑有非常之才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強姦愴附麗亂國經乞還竄呂祖儉祖泰兄弟各精忠當雪趙彥逾負相汝愚不當與樓鑰林大中意變並召疏具有徵知之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爲諫官纔十有八日而罷祖宗時二史得直前奏事於經筵力言之

以越職奪官楊簡歎之曰吾道增重矣已知太平時州當邊劇而歲儉盜赤地起居安撫循震刷威惠並行副將劉佑以告密逮死獄誣服居安辨其冤或以黨逆爲疑居安曰今郡有無辜死者亦奚以守爲乎竟白之擢爲著作_平而江西帥欲招降爲功民兵恚曰作賊得官吾輩捐軀壞產_平討之何得耶遂群挺爲變列城皆震居安宣撫江西劾吉守王招者罷之謂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君名武力可以圖功俊皇恐效死而靖節制江池軍賞厚罰信將吏憚憚設疑間使賊相捕繫以盡人尸祝之召工侍郎已奉祠

盜起居安以書諭汀守曰汀土瘠盜可盡禁耶且彼執首惡以自贖治首惡可也不聽而盜作命居安招捕盜即引退而汀守欲出不意爲功進薄之賊駭嘯復聚居安歎息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即拜疏歸卒贈少保

論曰秦檜韓侂冑以陰賊擅權然茂貞也於社稷罪鉅而韓殺身殞世禍慘烈特甚者則好殺者殃也而傅伯成丘岳之倫獨稱早見矣辛幼安果銳精敏有古名將風葉正則期於事情與權世儒莫先焉又恢復本素尙而金亡有明徵也乃以侂冑故絀之豈謂器使哉倪愚

至介曹彥約侃侃獻忠皆動中事會謂邦之司直非與
居安於兵事未之學於峒寇必誅於汀盜主招若翁張
時用然又何其閑達君子也

崔與之字正廣州人由太學舉上第知建昌軍新城歲
大歉有強發富民廩者折手足以徇而勸分有法貧富
安之開禧軍需擾天下與之獨以係省錢應之市告以
月解不登不顧也和羅今下以時直糴又令民得自柴
判邑州守武人許衣賜不時給卒大譴與之攝守安輯
之斬首事者一人而靖知賓州政清授廣西提刑行部
歷州郡裁決契廉効貪風凜然朱厓地產苦瘠民取
葉代蒸歲征至五百緡瓊女婦以吉貝織衣愈功苦官
歲責貢悉榜免他罷行甚衆瓊人疏其事為海上澄清
錄嶺海去朝廷萬里貪吏為非法酷與之疏十事痛
懲之瓊人刻行焉嶺海便民榜金南遷汴朝廷畏其迫
授直寶謨閣上管淮東安撫司權揚州宣入見勞遣與
之至浚城壕蒐士伍因山林阻固置若團忠義民居
之楚州兵苦役叛入射陽湖為亂給旗帖招之衆勸呼
至獨首事者置不前擊斬之金大入相彌遠遺與之書
命急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亟與之和祇取辱耳今山
若相聲民米麥畢輸載野無可藉諸軍與山若犄角驅

過勢必不害况東海漣水為我有山東歸順為我出而
議和必且携其心願安之金果退議罷兩淮制置與之
曰制閫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故幾事無失而
淮宗罷制閫則事事稟朝廷將且以稽延誤事矣且兩
淮分峙而無制閫總其權孰為使相救如左右手哉得
無罷召為秘書少監民遮道流涕與之辭召命欲度嶺
南歸而國有師命乃造朝言邊聲可慮者非一山東忠
義不急處必且有養虎遺患之憂擢工侍郎成都亂以
煥章閣待制撫四川知成都安丙卒詔盡護蜀師丙撫
蜀久人士自東川來者杖之不用也與之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士協和戎帥人大悅時金虜困弊歸正人間帥
不能納與之加爵賞招徠之鏤榜播諭歸附者踵至而
籍其精悍者隸兵於是金上下疑阻相屠戮以至于亡
在鎮數年寬征減賦府庫充實邊圉完固蜀人有其像
配張詠趙抃為三賢祠召為禮尚書以老辭不至理宗
親政以御札特召為吏尚書又不至會廣州權鋒軍以
成苦不撤上功不報遂作亂長驅至廣州與之時臥家
起登城諭告叛兵望見愕然曰我公也皆俯伏聽命首
謀者懼事定受禍又憚與之不敢攻去攻端州事聞即
授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與之即家拜命故陽賊不

起而潛檄將率討捕之人無知者已所調軍大集乃大
駭戮其渠降之東平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拜右相皆
力辭不至有詔訪以政力疾上書言陛下勸精吏始擢
用老成天下既拭目傾耳望太平矣然邪止雜揉用舍
午錯殆以正人為過闊難集事以忠言為矯激嫌近名
而任信不專篤也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
用而相繼罷去其敢諫之士忠於國者又言未脫口
而斥逐隨之陛下將孰與為理矣且臣聞獨斷以兼聽
為不兼聽而獨斷未有不至于偏聽成亂者也蓋謂
之獨斷必明於是非邪正之實曾中卓然有定而邪間
不能穢則兼聽其本也如名為獨斷而宰相進橫沮格
不行除命中出宰相不知則威令行於上權柄移於下
而立政造命之地愈益輕矣又言比年變異層出雷電
震驚星辰乘錯非細故而京城大災七年兩見豈數萬
生靈皆獲罪於天而然乎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此陛下
所當懷凜自省改者也書奏趣赴召控辭至十有三疏
乃得震卒年八封南海郡公訟清獻與之領鄉郡不受
祿俸餘皆均之親黨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節人以
為與張九齡齊名異代云

趙景緯字德臨安於潛人閩學與景緯以不及門焉恨

華味道語之曰度正同門中第一人也蓋見諸由是往
來味道正之間學詣以精舉進士授江陰軍教授丁母
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久之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為
先務首取陳述古論公文示諸邑取孝經庶人章為詩
歌使朝夕歌之乎化淳切有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平
刑懲姦豪橫欽迹建社倉六十六所浚河道九十里奏
蠲五邑坊河渡錢疏乞歸於赤城桐栢間衆藥著書以
崇政殿說書召三辭不許乃遣朝首講易言聖人體元之
要惟在幾康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
而無凶又言物物祇懼乃天心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
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處於安樂則憂危及
之以星變條時弊甚悉以直敷文閣知嘉興不赴召侍
講三辭不許權中書舍人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
慾而室嗜慾之要在思居思敬動作思禮祭祀思誠
事親思孝御一食思天下之饑若服一衣思天下之寒
者念起而思隨之則念消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寡志氣
剛健而致思以行之則德性克實而大業從之進權禮
侍郎有疾謝醫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卒贈四官謚
文安

洪容夔字德臨安於潛人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辭辟

淮東蘇府金犯六合帥欲閉揚州門設守客變曰金人
思楚撤其後必不遽至揚不當先示弱擾吾民第當遣
斥候精間諜簡士馬張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異時
帥從之而金果不至知龍州州歲貢金科鑄戶甚急咨
變出官錢以市江油民歲戍邊復苦饑饋請漕司免之
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曰奈何祀仇讐而忘父母還
朝為秘書郎史彌遠當國應詔言割甚父見疏喜曰吾
能喫茄子飯汝無憂亟上之為李知孝梁成大所排錫
二秩歸彌遠死帝親政五日以禮部員外郎召對擢侍
御史語具帝紀中京潮函金主骨來獻相清之欲侈其
車行慶賞咨變言第當告祠九廟以函葬葬埋守足矣
今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宜鑒崇宣端門受
俘之失不宜論功行慶遣敵人笑進權史侍郎三京之
役諫不行乞祠言臣備員臺諫而不能止六月之師何
補於朝况病久當去去猶足勵俗不允兼給事中言比
狗師成俗所持以一公饒萬私者獨陛下而好營繕昵
近倖護舊臣猶若未能無繫累者然幸深省又請建國
本請立濟王後會史嵩之相力求去而卒詔遺澤執
政贈兩官

蔣重珍
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第一紹定初史彌遠

以援立功柄國行都火重珍時以秘書省正字判鎮江
應詔言昔周勃握重授文帝而是夜帝即以宋昌領南
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明年即稽首歸政今陛下臨御
八年矣進退人才興廢政事一關之丞相則是以天下
生靈宗廟社稷為輕而一身富貴所從來為重也不
惟上負天命亦豈先帝聖母及公卿百官所望於陛下
者哉天降之災宗廟都城燔燬殆盡固將以譴告之也
臣之所為痛心者九廟至重祖宗至嚴不撤小塗大
防於火之未至而承相之華屋穹居則焦頭爛額迄全
於火之既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而无忌上
矣帝讀之感動及彌遠死重珍慮君心縱而大權旁落
也作為君難六箴上之召為秘書郎入對言昔之壅蔽
主德者相也故臣得以大故詆權臣今昭明君德在陛
下故臣敢以責難望君父疏警戒甚悉而乞召真德秀
魏了翁用之無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關白務積誠以
悟主每草奏必齋心盛服將之有密啓則手書而削其
草還著作佐郎三京議起重珍以國力民心爭不聽而
師郢議復之重珍言若耻敗而必求勝是忿兵也忿兵
者戒且億兆生靈之命詎可以忿怒用之又言史化來
舊弊未去者五事徇私調停遮護姑息依違是也今更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柳為臣而魯削滋甚豈類是乎嗚呼道之不勝時久矣

趙方字彥衡山人慷慨有大志以策見張魏公浚浚雅敬之表右職不就命子栻與定交舉進士授泰寧監教授地陋甚方擇可教語者訓誘之人感勵奮學自是有祭第者知青陽守史彌遠問政對曰催科不擾乃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則刑罰中教化從京湖帥辟知隨州適旱徒步走四郊禱一夕雨蝗盡死時定和諸郡縣武備浚弛方獨招兵擇精為豫防提舉京西常平兼判轉運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師事之進秘閣脩撰知江陵撫湖北荆門有東西兩山險方築堡增戍迺其衝又增修三海八櫃為阻固權工侍郎京湖制置使知襄陽時金困於元憊甚而易中國責歲幣不時至數犯邊朝議選使未敢顯然絕之也方大憤一日夜半呼二子范葵謂之曰余吾世讐異時和已為辱况胡運已蹶猶然甘困辱乎今朝議未有定徒亂人心疆場之事吾任之遂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議遂定申飭諸將遇敵境上無使入而遣兵護民速收穫而清野俟敵金入犯輒動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以顯謨閣直學士召權刑尚書得疾命歸藩病革起勞軍第功賞曰未

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諸將入卧內勉以徇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是夕大星隕襄陽贈太師諡忠肅方起儒生帥邊者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整栗令諸將必自較當今日可戰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當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旼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若危再興孟宗政皆起土豪任兵推誠擢用能致其死力故是時淮蜀諸方邊虜者咸毀而京西宗安方之力也方四子范葵軍中而葵尤果敢遇敵深入一日願將士不歸父人其機變善策事如此金和襄陽時邊將久想兵停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前戰敗走之明年春附此河以軍合破又破之金犯新州范葵走之甲辰金在襄陽而急攻唐何也范葵若撤襄陽之甲則唐而唐固而新黃之師日已可擊矣於是引兵走唐則金之金旅師來以背山分二半以待范范日此朝氣不可擊令軍中聞鼓聲乃奮敵未至十五步范動者乃聲金之金山別將再與范葵之命范葵相屬相持至夜分范日金雖却而欲其自固先退者范葵萬人依所掠子女禽餘得幅里山極諸葵水務所知襄陽軍范主安撫司內機密李全作亂范時以提洛而范葵知除中央策討誅全端平初議以京而人心而亂奔賊奉祠葵參大政撫江東封冀國公致任以功各終

疾定子不願衣而者六旬卒或骨立外除知夾江廣所乞權家果至矣乃發歸廣給諸富家俸以

獨宿適萬計召肇工侍郎即序丁八全與董宋玉桐表
 之嘆御史反章劾子才在郎貪帝疑之同安吉守吳子
 對戴慶福進口頗聞子才嘗繳吳職制有諸帝曰然
 何曰慶福明兄子今子明云然則公論所在雖私憾不
 爲禮仁師時似道自謂再造坊肆意逃罪者並斥召
 開慶時天下豈步今復安不知天將去吾疾吏遂無後
 憂耶抑顯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願陛下
 懷安之說毒明開暇之政刑取祖宗詩士愛所天下
 命者循行之又言直言國家元氣今言及受與尚見優
 寵車關麻廟念及立形此何可畏也帝曰作卿不照此
 言命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以丑里疾告聞帝爲憐
 免之悉兼督學士院先是假道多疾免子才如直帝
 賜詩嘉獎每直輒召至內殿語多至夜分就賜酒果上
 仕卒子才事親爲弟子方客无公安扶其板褥安吉女
 第在眉山張其家于午夜之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
 時期以遠大所爲士若李機趙鼎登劉黼家或後
 以忠類沒家無餘貲子識大理少卿
 安兩字子才文廣安人舉進士累蜀四川隨軍轉運使
 臘懷壯志詣安撫使程松陵十可憂不省也反併松
 軍逐之僭號建官以丙爲中大夫丞相史推胡省事
 度不佞乃賜受命而稱疾陰圖之監史川倉揚巨源
 者陰結容討賊丙延入問內屏人語巨源太息者久之
 問何歎巨源曰曩僕聞安公天下義士也豈以公而甘
 爲賊賊丞相史即丙泣曰此丙之志也恨無與共憂者
 天以君開丙丙其不忠巨源曰意決乎丙曰天誓曰
 決久矣賊誅賊即死死忠也何恨巨源乃人壽曰非公
 不足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資結約而去當是時
 與子將李好義好問亦結客討賊三源聞大喜與結
 而好義願丁見安史以爲信巨源曰事且密不密者
 敗矣吾先爲長史言來日令長史君問君先密以爲信
 日好義早丙丙廷母之曰卿與君尊人同僚楊省幹
 盜談卿才美甚旦夕以微事相委矣於是遂決
 月晦夜襲子才受甲三月朝昧爽巨源手持詔乘馬稱朝
 使好義帥其徒四十人走偽宮宮門開矣好義馳入大
 呼奉詔誅反賊安長史爲宣撫敢抗者族曠衛兵聞
 有詔皆棄廷走曠世戶逸執斬之以獻首地迂丙宣詔

軍民而定職備位... 及所受全詔印以進而... 附者必能討賊乃下書... 宣使與論恩數視執政... 西和守而成都黑公兩... 鳳州結關義士月給糧... 其軍以州進四川則置... 西與元出定租稅金... 上此用內告晉之... 言大十心金入武林... 言安相公宣撫乃定... 受國恩義不敢辭... 作臣無施赤心莫... 饒才以老... 萬時開外... 行而師... 宋驥而... 望之... 於朝... 取秦... 少保... 初好... 廷討... 成山... 丙所... 以私...

正仲正仲知丙丙... 余玠字義... 提兵擢安豐冠軍已累功至大理少卿... 入對言今天下輕武甚矣世冑之彥場屋之士出里之... 豪一即戎衆輒以噲伍相詬病夫武事於天下何可一... 日廢也願陛下視文武為一體母偏有所重偏重非國... 之福帝以時危念欲重武事聞玠對大喜又其人魁然... 壯夫也偉視之太息曰卿人物議論足獨當一面以權... 兵侍郎宣諭四川陞辭帝慰勞曰朕以全蜀委卿玠... 首曰臣當手擊全蜀還陛下願勿從中御功可日月而... 其帝愈益喜因遂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蜀帥數更... 不得人蜀以益壞玠至思有大振之策招賢館于府... 之左供帳如帥居下今日集思廣益武侯之所以用蜀... 也有不鄙夷玠欲與共事者近自詣遠者於郡縣自言... 郡縣禮遣玠請得身事於是蜀士至者相踵玠具賓... 接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厚遣謝遣播州冉璉璞者兄... 弟也好讀書騎射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聞... 玠賢起曰可以出矣詣府謁玠素聞此二人者名喜即... 倒屣出迎之引上坐為上客居數月無所言謝去玠怪... 之置酒宴餞酒酣坐客紛紛有陳論璉兄弟相視吟然

飲食而已感以微言亦不應玠曰是觀我遇之之禮何如耳明日更爲闢別館留二人者居之而使人潛窺其所爲二人者終無言以垂書拙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墁去玠愈益怪之又旬日請問乃言曰某兄弟庶明公禮盛矣則所爲保全蜀者書冀少裨於高明籌未熟未敢請也今敢請明公得無意乎玠躍然起拜曰此玠之夙夜所禱祠而求者也顧計安從出二人者前對曰其從合州城平玠驚喜起執其手曰此玠夙心顧未得其耳耳先生何以命之二人者曰必釣魚山山俯瞰蜀口於青居大獲雲頂天生諸山相羅絡可壅而守也誠築砦基布星列而徙合州治所填其中任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先生謀玠其敢自爲功即密表以聞請不次官之詔以璫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璫承務郎權判州事命下一府大驚訟譁然以爲不可玠曰城成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諸君無預也於是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餘城皆壘山爲砦而釣魚山爲治所屯兵聚糧其中移金成大獲移沔戍青居移興戍釣魚備內水移利戍雲頂備外水於是蜀口砦塞星列基布蔚望之巉巖過之望翼也而誅漬將連卒以肅軍開屯田成都蜀以富實本玠

招用此二人之力也利都統王夔奏而發蜀吏民愚者之前帥憚其兵強莫詰也玠行部至嘉定夔帥所部兵就謁獨贏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強舊矣今不稱所聞何也夔對曰恐驚從者不敢見儻許之敢見玠曰諾語未卒千人奔起班聲如雷江水起立已合爲圓陣旗幟精明器械林立沙上人猶望無一人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命吏班賞雍裕如無人變退謂人曰儒生中顧有此人乎太息者久之已而玠盡得夔不法狀欲誅之召親將楊成以微言感之成曰侍郎以夔在蜀有威名孰與吳氏玠曰不如也成曰吳氏以百戰保蜀傳四世根本固矣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逆誅之如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其罪縱兵殘民奴視同列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後禁則難制也玠喜曰無以踰卿乃夜召夔計事而潛以成代領其衆夔離營新將已持軍符單騎入軍矣手軍符以帥府旨指撫軍軍愕眙相顧已相率拜賀夔至立斬之而軍安玠即薦成爲文州刺史玠治蜀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文炳接賓客遴選守宰脩學養士輕徭寬民薄征通商已遠罷京浙之餉散隸南之成而蜀閭完安玠欲革軍帥自代之弊而戎帥

舉姚世安玠遣別將代不受也屬丞相謝方叔家人子
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介以求方叔為與援方
叔因倡言玠失所戍心日毀短於帝帝意頗疑之世安
聞益肆與玠抗玠鬱鬱不能難會言者交劾詔召還暴
卒蜀人聞者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死諸設施罷廢而
蜀遂不可復守矣玠在蜀勞苦功高然性頗奢汰又久
假便宜不自嫌而南宋士意忌多讒賊故卒以得謗既
卒簿財籍家丹鑪一外進晉似自諷言者論之金
汪立信六州人第進士從帥趙葵蔡辟克使司參議官
鄂州圍解賈似道欲污巖諸閫帥自為功馬光祖帥荆

湖以燈宴沒錢三萬緡為茲負立信力爭之曰趙公功
勤至矣而公以非理撝拾之他日公去後來者效尤則
何如光祖慙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
異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立信直不為耳果為之誠不
效公所為投劾去累兵尚書荆湖安撫制置使時襄陽
圍六年樊城圍四年矣似道冥為若不聞也者而易之
立信移書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大之不假易也從
古而然矣此誠上下交脩以還續天命惜分陰以力事
功之日也而玩愒宴安師師非度百姓鬱鬱無告以欲
折衝萬里猶掩目而捕雀也不已遠乎為今之計其策

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出之江千以實外圍今見兵約
猶可七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
屯屯有守將距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輒參倍
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檄有事則東西齊奮戰
守並用而選宗室親王若忠良有幹用大臣為統制分
東西二府以督之得率然之勢千里為一此大策也久
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為辭請禮而歸之愉歲幣
以緩師後二三年邊境稍休蒞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
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行則天實為之銜壁與觀之禮
請備以從矣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以立信一日眇眇
之曰瞎賊狂言敢爾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及元兵四逼
似道督軍江上四顧無可用者召立信為江淮招討使
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即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
拊立信背太息曰不用公言至於此今當奈何立信曰
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
淨地立信去獨尋一片趙家地為死所爾至建康則守
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乃仰天太息
流涕被面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何恨獨恨死無益
於國負國耳尋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泗為後
圖已聞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

死宋土也乃置酒召庸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
子書屬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拊案者三
以失聲後三日扼吭卒遺表贈太傅元帥入建康或
惡立信於伯顏以二策及其死告請孥戮伯顏歎息者
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
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其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
論曰安長史以楊李合謀討賊不淹晨而定也乃細其
功不列又殺之何哉吳制使當傾仄擾攘中開誠集思
設阻固守國真全蜀於完堵而卒困於譏汪招討設江
防屯守之畫率然千里令用之可須臾無亡猶媚妒如
平日也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終隕絕險曾是不億
億忤心之為禍烈也如此夫

如藝祖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今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詢
所為治政者乃遣而詔侍從各保薦所知能牧愛者以
充監司○歲糾舉所屬吏殿最以聞有善政賜筆書錢
帛章服寵焉其犯贓者斥不敘甚且棄市太宗時蔣元
振知白州政清秩滿民詣部使者請留任十有八年姚
益恭知鄆州填城清白有方幹輓垂不死任十年天子
下詔褒嘉賜无振絹三十匹粟五十石賜益恭對衣銀
幣絹五十匹已遣使廉察諸道長吏漕蒞事公正惠愛

在民者八人降重賞獎勞如累時太常博士祖庸使陳
靖言京東西千里多曠土請擇通知民事者行檢荒地
募民耕賜耕者室廬牛犂種食今州縣勸課天子大善
之謂相端曰朕欲復古田未能也靖策合朕意召見賜
食下三司議行事中沮語具主田志故吏治丞丞神宗
謂宰相曰祖宗以下戰得天下州郡今付之庸人常切
庸心其慎所為選任之者終宋代舉進士科皆選授判
簿尉更歷筦庫乃得令若守嗚呼重民也夫

陳堯叟大 閬州人與弟堯佐並舉進士占對明辨太
宗顧左右問誰者子曰是樓煩冷省華子也兄堯咨亦
舉進士第一帝喜召省華為太子中允以能教也堯叟
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加意撫字嶺南俗病者不報藥獨
禱祈堯叟有集驗方刻布之又以地蒸暑為鑿井植樹
以蔭賜十里為置置為亭民便之先是歲調雷化高遷
容自諸州眾泛海餽贈州多漂溺海北岸有遞角場地
直瓊每風便可一日達而水與諸州通堯叟因規度為
倉困移諸州粟輸焉而調瓊蛋戶狎水者詣場受以灌
輸咸便安之咸平中詔諸路課民種桑堯叟言所部
州多山石非桑果土土獨宜麻芋歲三收其苗一固其
本可十年不衰請以州所種苧麻頃畝折桑果賦制曰

可權東京留守每裁剗雖大辟亦止面取狀決遣獄無
繫囚真宗聞之命重事付埋官參鞠堯佐判潮州苦鱸
魚爲民患捕得爲女告戮之鱸魚屏息知壽州歲飢自
魚糜食餓者吏民聞競勸出米多所全活爲河東轉運
以地寒瘠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語人
曰轉運征利之官散財王政之首也利有本末下有餘
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河決滑州躬暴露晝夜督工爲
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殺其暴又爲長堤護其外滑
人號堤曰陳公堤知開封以誠信御下嘗曰任威以擊
強盡察以防姦譬激水而欲其澄也不可得已吾平之
自定故事元霄放燈恐惡少因緣爲暴并繫之獄堯佐
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
其肯爲惡耶縱之去午夜無一人犯灑者堯佐十典大
州六馬轉運副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灑然未
嘗按黜一下吏以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
專威福外補十有五年所親以久次勸少自貶堯佐曰
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召入天聖初呂夷簡請罷帝
問代者夷簡曰陛下必欲用英俊喜事之人非臣所知
必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良苦則無如陳堯佐
者遂得相然見謂不稱罷卒謚文惠堯叟亦樞密使

不責事謚文忠堯咨學士歷武信天平軍節度知河陽
謚康肅堯佐慈仁戒殺器服敗必隨補葺曰無使以不
完棄也自號知餘子云

張逸字大鄭州滎陽人第進士知鄆城有治行襄州守
謝泌薦之設几案置章其上北面再拜曰老臣爲朝廷
得一良吏知長水徙青神貧不能自行留守王嗣宗假
半歲俸資之乃得行至縣與學廣教而邑人士繼踵登
科邑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舟多覆逸禱之不踰旬
灘徙者五里累兵部郎知開封有僧求內降下免寺稅
逸執不聽僧復請仁宗曰有司守灑吾可撓之乎以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騷長殺人斃其貲執遺旁行者
爲盜獄之獄具而逸至訊之殺人者丁囚逸異之曰囚
色寬中者氣索然何也鞠之乃具伏蜀人以爲神會歲
旱堰江水以溉出公田租減價振之方飢時民以殺牛
食罪配流逸言殺牛活將死之命與盜殺異宜貸往
所爲禁之者懼牛死廢耕今小稔請貸之報可下未幾
本官民祠祀之

李及字幼鄭州人清介簡嚴喜獎薦人善知杭州杭俗
輕靡事宴遊身儉約帥先天大雪出郊行衆謂當置酒
召客也及獨造逸士林逋所清談竟日而反居官數年

米嘗市吳中物比去唯購白樂天集以行知河南杜祁公衍以提刑至張宴會具其疎薄會中貴人用車者至留之亦無加品衍甚嗟嘆之至御史中丞卒謚恭惠李允則字莊并州孟人也與宗時以畢士安薦知潭州州承馬氏恭欽計丁口出絹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稅綱名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死猶輸名枯骨稅秦蜀之湖湘多山田可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州月所給馬芻輸本色山田悉墾湖南饑請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不可允則曰須奏必驗月乃下捐瘠多矣復請又不可請以貧為質乃得發募饑民願隸軍籍者得萬餘人安撫陳堯叟列治狀以聞遷入對悅之連召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以滄為虜衝當豫防乃濂浮陽湖葦管壘官舍人間多穿井人莫測也頗見謂生事未幾契丹入寇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勸米代砲圍得解帝復召見勞慰之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帝曰卿為我運籌畫可矣何必當矢石也每下諸路勅先允則省而後行以安撫使知雄州以契丹輸平治城壘修阨塞益設以爲通好久後益頽圯惠不可測也車具邊防忘中知鎮州徙潞州卒允則機變

應發而簡易無城府間步出遇民可語者輒命坐與語故其知閭里隱情訟至無小大之斷善撫士具得其力盜駭輒獲人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肉在河地二十餘年盡北事最夥時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省焉
陳希亮字公眉眉州青神人幼孤少學年十六自請兄贖出從師學兄富倨不貴學出息錢三十萬使治之希亮悉召千錢家燔其券而去業成歸諭兄子共學遂並舉進士知長沙有僧海印國師者山入章獻太后家與諸貴人通恃勢侵奪捕盜濫一縣大聾知縣丞言有排衣三人出行火聚民爲禱祠不者有火災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坐訊外威奸盜事得實以誣構廢用富鄭公薦知房州盜黨軍于作亂房無兵希亮召宋城卒及部民日夜簡習之賊帥雷甲以兵百餘人微盜恣寇奪民以爲盜也走告盜入境且至希亮立勒兵前阻水拒之命持滿無發士植立如偶人射之不動問之曰房州兵也問誰將曰長庚乃下馬拜吐實希亮使捕盜自贖盜平黨軍子亡去供幕官捕盜所嘗舍者民向氏殺三人尸之曰黨軍子也希亮察其寃捕下獄竟獲黨軍子得抵滬華險人服

西走夏為元吳謀臣詔管其族曰口於房皆寒餓欲
死希亮曰元軍虛實不可知即有之為逆者終不顧家
徒坐其為賊耳且又皆疎屬無罪言之朝釋之老幼拜
哭庭下去國其形祀馬還大理少卿希亮曰肅吏守文
非所願願一郡自効知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費
壞舟希亮作飛橋無柱水不激以不敗往來使之詔賜
繖下其屬諸路移滑州提舉河北便糶都轉運使所
幼廷辨之帝直希亮使奪官希亮還滑會河溢魚池壩
且決希亮大發卒築之廬於所當決處不去吏民涕泣
更諫堅不動而決塞人比之望尋盜起宛句人洵洵曹
馬盜衛仁宗問執政孰可守曹者未父對帝曰朕得之
矣以希亮為曹州盜卒徙廬州壽春中卒反誅首謀除
卒徒者洵洵不自安令給侍左右而靖入判三司部勾
院榮州十八并歲久益澹竭官責課如初沒民產以償
希亮白還之民謫歲額益三十萬為京西轉運石塘河
役卒謀為亂希亮規知之即出行遣遇二十四人詰之
卒也各前訴所苦勞之曰若等以自首免然必有首謀
者不得隱捕斬之而定移知鳳翔于闐使入朝過秦州
為暴希亮曰虜使者為暴皆譯者實教之遣人持符告
譯者曰虜使入吾境秋毫不如譯者斬汝矣戎使至無

一人譯者希亮漸動寡慾不以色辭假人自王公貴人
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
○趙尚寬字汝之河南人如平陽縣邑獄大以獄計
人遂入身尚寬每對出捕盜不謂我徒來意方歸
往引也必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
悉復之知州俗為盜殺人不寬揭治嚴懲市中索
馬索沃壤山代則止不耕土曠賦不足議者請遷州
尚寬曰尚寬曰土曠可開民勤可此徐何處州乃按漢
召信臣陂渠故迹復年疏之為三限一渠限田萬餘畝
又教民自田支渠轉相灌而四方來耕者雲不窮
口分限貸之錢今買牛以耕助課勞來比二年榛莽多
膏腴增戶第二限包拯與部使者上其事天子下
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若大校唐為匿名書上發事
寬集之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率別諱何寬去唐教
恩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至司農卿平賜錢五
十萬
○陳樞字樞之湖州長興人進士尉陽今得盜五
人使為功不受令宜黃名樞樞然令旌旌旌旌旌旌
輸米蕪湖路回運多費請輸錢便民州有賦調他縣皆
奉行樞獨曰非土產而賦之民後將不堪持不下爭至
十反守志語之樞益爭州聽然後止知縣縣故輸
參鄧陽倉樞給以百俾各得所便其為吏平易教村於
州寧失有罪惟樞樞人於城役度所不可調除者然後
調與樞為期會未告取存爭先所罪民紀樞樞者
留之以問乃得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
室庇之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
以成廣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
者有可慮免為若令於是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樞
曹輩為請奏課與恬退還尚書都官郎辛官辛銘其墓
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朴質也所廣而安
鄉外累也所守而固為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詞
以銘之其常存也
○程師孟字公闕吳人舉進士歷知南康軍進州遷

○魯有開字元翰參政崇道子也陰入官知帝城盜不
入境知礪山大知府官前短長為負莫此縣擊治之與
人謀殺獄中當死者數十人有問曰欲殺人安所用多
運王安石新法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也極惡其
今宜稷有治行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
淮治平初南宮令劉摯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華皆以
治行聞稱河朔三令摯自有傳而青州無肅知臨印削
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姓名使自召皆如期至于度
知陳留年饑盜作勸分振之而行保伍法以察盜饑而
不害頓丘趙延進者守河中歷梓相青三州徙鎮州皆
有治行及代鎮吏民數千守關借留詔許留一年改鄧

州飛蝗不入境於汴宋具以循良稱
薛季宣字士溫州永嘉人少治程學令武昌武昌縣難
治建敗數令去時季宣年甚少部使者難之季宣曰縣
所為難治者在下難而上不知操切之即愈益難耳知
其難願少寬得自効部使者喜許之乃以便利為處置
嚴而不殘密而不碎金亮渝盟防守急縣鐵冶營田故
基布而亡命姦人得出沒其間季宣修保伍應因地形
為總排蚤暮習射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
更至庭閱勞之總各以旗幟別色甲仗亦如之以候望
于撤死者輒予棺得家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相號召
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得徑入吏毋得預聞邑溝瀆不
潔夏潦溢溢在事者病之役夫莫敢睥睨及保甲成
大雨季宣出坐道衢傳呼總隊具各歸賦丈尺三日而
畢市多火戒保伍具鈎繩梯缶暮夜索畢具連且整火
不能災於縣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
戰艦三日分里羅絡之色遂翼然大軍宿州縣客主不
相能多聞暴季宣曲盡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
而明假借之乃皆大服詔部內郡米輸邊民見調與親
戚為死訣季宣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
憮然陽應之曰諾既發隊伍次舍準師行與役夫同苦

察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
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即安號今齊一道上擔肩
相差如引繩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肅整如
是既知其為武昌白丁也相視歎息之役罷行者千八
百人獨步一人除安全還民謹以更生以大理主簿行
淮西收淮北民營田季宣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
玕於黃州故治立二十有二莊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
丁共一牛若犁鋤鋤六丁一犁以田每甲軸轆二水
車一種子淺丁五千廩其家及新而後止流民已為大
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自將命至還計道里往來
私察邊郡檢麥田之日多專田事者僅數月而墾築治
鑄斷削皆受成於公堅緻修整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
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以謂耳目所
未親也於是季宣乃言曰吾營田非直為今日利也合
肥之田可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古株地可扼蔡衝諸莊
輯則西道可屏也其措意深遠如此自程學與而治道
之精粗總絕大備高第弟子既熟晚出或為空無不
足以涉事耦變而獨季宣之學為有用也

○程道字可久沙隨人進紹興之餘姚登進士第授州
縣與丞折獄多平恕存教化民吏無微不舉迨日力田
者農米斗直九十五文以通於稅賦而出糶非足禁也
縣無他實易可得錢苟禁禁即輸官錢亦安從出乎

以靖民也為地禁縣人水亡稻麥即蠲租不全放過力
錢猶是猶用其二也則租庸調但今損十矢而復復役
是也神其舍諸道居官政寬而明今因循不化而損
後以數計以革政則有一語昨去者若若吏姦其子弟
典祀不為民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
公意密其轉聞至行追距古人釋經訂史則其來學
之多云

劉清之字子臨江清江人舉進士至建德簿賦平訟息
丞萬安郡檄視旱自徒步阡陌所蠲除且得實請均境
內地馬八俾有粟者各振其鄉官主之饑不以害發還
使欲徇集州縣時零賦為羨餘上供清之曰是損下益
上而損也不聽判鄂州俗計利尚鬼家會子壯則出
習為當然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尚火葬清之皆諭止
之權常州政衡州時衡以軍興民里困清之獨董督經
賦而實其襁征舊逋賦無預折勾簿籍惟謹吏乾溪蠟
繩之公帑佐經用先是郡飭厨傳悅監司清之歎曰今
何時也忍剝下奉上乎裁具而已郡計漸裕而民獲
作諭民書一編言畏天積善四民各勸教以其職諸
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娶葬之類

范應鈴字

隆興豐城人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

飢此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買糴及減抵常平息出
錢萬七千緡予貧民提舉茶鹽罷浮議經界地稅補者

言我府人地鹿野日行法必自貴近始論口上累禮
侍郎辛鹿卿居家孝友厚不形恩慈俱氏宗族郡黨
名得甘歡心居家肅清無毫
妄不妄取一應僅鹿卿云

汪綱字仲徽州縣人也蔭補平陽今縣包溪峒蠻蛋爲
其境綱遇以恩信無鄙夷心桂陽歲貢鹽二萬而平陽
當三之二綱上言向銀鑛全發雖課已沙猶可應今竭
矣轉求之他郡價倍徙以得錫界頭牛橋二砦盤萬山
間旁惡少以饑故據之前後今未嘗敢一涉其境綱徑
造砦呼若官責不能防守狀除苛惡八人發粟賑貸民
以安徙知蘭溪決掘如神歲旱饑郡倚辦勸分綱謂勸
分所以助義倉不逮耳一切行之非所以安富厚俗也
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循環迭糴以濟又巡行諸水利
可興者勸浚築使饑者得食力全活甚衆而歲以有秋
以言者論邑人走投匪直其事還知高郵軍陸辭請於
揚楚二州各屯軍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既至以高郵
三面阻水爲湖澤與區戎馬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天
長乃無險乃隨地經溝塹爲阻固而招水卒五千人造
舟白鰲列三砦成非常時范文正所築堰障爲塢鹵毛
澤民所置石礎疏運河壞久矣綱具增脩之加秩提舉
淮東常平先是淮米過江有厲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
廬莫保歲凶又轉徙無歸年豐必糴又重以苛禁自

畛域非爲民父母之意請下金陵糴三十萬通淮西之
運京口糴五十萬通淮東之運從之制置使訪備禦之
宜綱爲言淮自古號財賦之海而有鐵冶東富魚稻利
足以自給海右多山淮左多水足自固誠合兩淮爲一
家通兵財爲一體即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州
郡儲蓄足支十年今宜濫先朝故事令商旅入粟近塞
而請錢貨於京師守之以信則邊儲可州郡禁兵本
就糧州郡而使共力得緩急不復可倚宜擇土兵伉壯
者隸御前軍額分摩蘇給助之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
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計其便於此淮東鹽醴半天
百歲久滋弊負兩總司五十萬亭戶二十萬借檢又五
十萬坐窳不支綱挾槌隱伏凡虛額詭出移那諸弊或
革課乃更羨所盡償所負人庸金三十萬緡置樁辦庫
備塩米之缺添置新窰五十餘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
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廉推戶部即總淮東市馬財賦
以疾請得直秘閣知婺州早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盤
旆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惑衆須更雨
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至管浙東安撫司
公事兼提點刑獄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白明
於久不可舟浚之復創開江口使淤不得入甓塗遠城

者十里屬縣成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故饒瀕海之利勢家率封植埂岸為圩田明流東匯不得去而稍多則溢入邑居田廬數為敗網清治後之於是招水軍置甲仗以控海道威重赫然會歲旱發粟蠲賦捐瘠領蘇權戶侍即致仕平越人墜涕綱學有本源多聞博記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小吏一言中理慨然立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刳敝不更
冷應徵定隆興分寧人舉進士初調廬陵簿即以廉明稱旁他邑有訟想請部臺下訊知萬載與學造士旌其通經勵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聽民收養所棄者父母後不得復問全活甚衆景定中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豁峒條遂挺起為亂應徵未入境持檄撫諭僚感悟獨其渠為危言搖之未解散也應徵部銳士出不意入峒擒其渠還農者千餘人乃請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以徇境內帖然初經畧使以德慶急度應徵必請師及是竟不勞一卒而定薦之朝屬縣租賦諉遺阻不時至應徵之期曰首輸都城分像至者償所減民爭輸恐後不日而訖事應徵以民當劇變後畢力撫摩之奏罷抑配益法等五事即拜本道提

舉常平兼轉運使劾守今食橫不法者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主管廣有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領漕吏如故五司叢劇應徵分時日釐務不擾不勅嘗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急吾輩安得清談拱手以誤世為乎陶士行卞望之是吾師也尤重慎刑獄即笞杖審慎未嘗以易心將之民懷思焉
黃震字東慶元府慈溪人舉進士調吳縣尉吳豪家告私債輒屬尉多瘦死獄中震却不為理判廣德軍置田代社倉漕見土田志郡守賈世蕃似道族孫也嫉震劾免之起知撫州會歲饑震單車疾馳至坐傳舍約者富軍集傳舍中誘勸分而親為搗食餓者秋成而後入府寺轉運使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更阻饑豈堪重困哉以官田三莊所應之請於朝旌諸救荒與勞者脩復朱文公祠樹晏元獻里門補刻儀禮禁民俗浮競課民種麥郡以安新城於光澤地相入民隔嶺而處歲忿關至旅拒為焚掠震劾罷其邑今貪無狀者諭其民散去定役濶興水利廢陂堰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人稱神明被論罷奉祠後召為監察御史為內戚所尼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福王與芮判紹興詔兼府長史

震曰制藩王驕監司得察糾今為府長吏則其屬也職豈可得舉哉固不拜震剛介居官恒未明視事至立決自奉儉約人有急必調嘗言曰非聖之書不觀無益詩文不作所著日抄一百卷先經學後著撰卒門人私謚為文潔先生 上衛吏

○孫子芳字元寶餘姚人舉進士調吳縣有妖人稱水仙者火其廬沈其人大湖口歎爾水仙吾實之歷知金仙殿仙佐蓬萊界義校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創之待遠方遊學者爾盜作屬大小子秀知衢州立保伍治土象擇有以者來之新盜以禽走水學所及為治於梁修縣師完城壁助葺中憲舍南商招雜泰獨為苗代以夏移其用後南渡後孔十高孫寓衢州子秀撤佛寺奏立其家南如里以此最遷大常丞為事等官舉舉風采凜然進直學文昭提浙東刑知衢州非便移浙西遠近稱神明言者以凌際州縣幼罷以知發州年
○胡湘州湘潭人性惡言神異果進士歷知平江堤所江州所至毀淫祠千區移湖南衡州有靈祠吏民風民事撤之作水誌堂奉其母之安撫廣東潮州寺有大祀前後官潮者信奉之否者輒死徙賴至今僧昇來至大如往而黑載以閉檻令之兩有碑三日見變怪去過三日死矣及期盡然成之毀寺罪僧賴正前神開強記在湖也王中辛二人出行切制之理宗召謂曰如著鄉新日臣不敢屈陛下之法有陛下非收嗜教由帝為默然
○包恢字安父建昌南城人舉進士累知台州有妖術以九月為五王生日靡金穀餽奉之版日彼非大聚發刑會海盜作賊單車就道討平之逮到關備探知陸更洗妖婦於水化為狐民皆神之即有母死子不孝者處子主道不言接續乃其母撫之與僧惡子諫誣之也謂言平陸步不離肖養之僧無山至母託言大諱

大寺板僧實本帛籠中以歸視使人要請途置車次日僧來矣元之江婦有姑死假其棺以葬之其言之極板怒罵之始知其婦同棺中就掩而登之府此所食也幸僧與吏治盡款謀盜噫收歸於累案書傳院封南城縣候板父孝父疾淋瀝拚捨之役不令傳請病革令無厚致作者別親友而逝有乞賻地贈少謚文肅 上能吏

論曰宋亦一代之史也乃所稱紀循吏宣何其眇耶其所紀多凌雜求其政無聞焉非以磨勘濫竽吏不安其官徒無常然耶後又益輕外臺從官不稱若失職乃補外然耶又舊史起州縣稱善最而他自臚騰仕者不列則黃穎川吳渤海終冠於循良非耶大都宋循吏當以程純公晉城扶澤朱文公南康建州陸文安荆門漸於化為稱首業其訓傳中乃南渡建安廣漢諸及開愛學者往往布州郡稱良吏甚衆今旁采附焉善之乎純公記晉城縣令題名推言之也其記曰國民治於久長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效也其紀綱條教必本之人情衷之天理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積久乃淳固而不遷今之為吏者三歲而代業已遷之雖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為設行之者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至不同善者從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憶以易息之政而又疾以託其傳自非有大

功德於民矣夫凶殘之極爲人所傳誦者固宜其泯然
而無聞也則次前政之名氏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
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不亦猶古侯國設史記事之遺
意與嗚呼深矣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三定本



ZW 21181888541781